

乙
8577

8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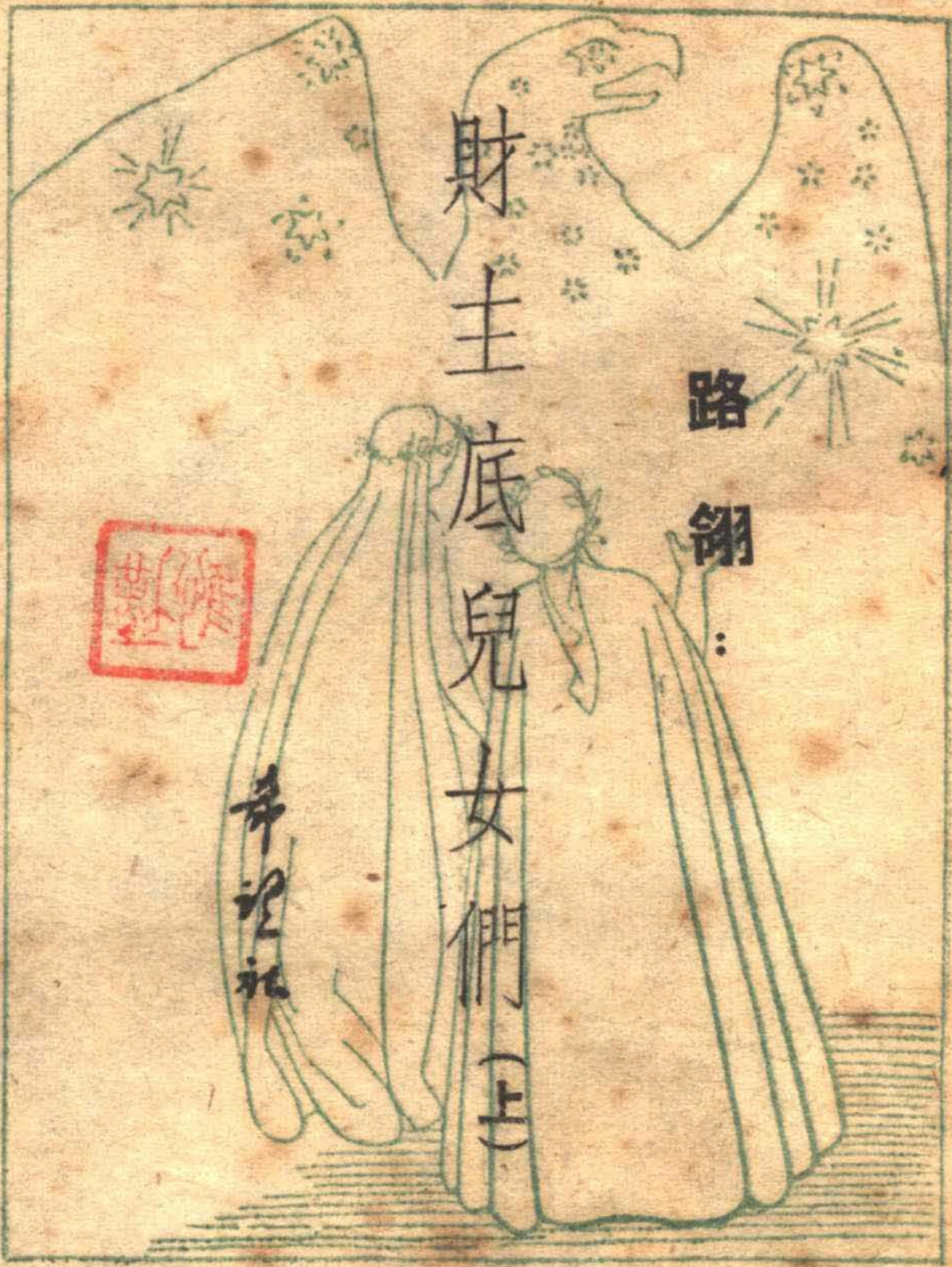
財主底兒如仙

改
知



(上)





財主底兒女們(上)

路翎:

年望祀



序

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底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在這部不但是自戰爭以來，而且是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規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詩的名稱的長篇小說里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識份子為輻射中心點的現代中國歷史底動態。然而，路翎所要的並不是歷史事變底紀錄，而是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洶湧的波瀾和它們底來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靈在歷史運命這個無情的審判者前面搏鬥的經驗。真實性愈高的精神狀態（即使是，或者說尤其是向着未來底精神狀態），它底產生和成長就愈是和歷史的傳統、和現實的人生糾結得深，不能不達到所謂「牽起葫蘆根也動」的結果，那麼，整個現在中國歷史能夠顫動在這部史詩所創造的世界里面，就並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在封建主義里面生活了幾千年，在殖民地意識里面生活了幾十年的中國人

民，那精神上的積壓是沉重得可怕的，但無論沉重得怎樣可怕，還是一天一天覺醒了起來，一天一天挺立了起來；經過了無數的考驗以後，終於能夠悲壯地負起了這個解放自己的戰爭底重擔。人能夠概括地對這提出簡單的科學的說明，更應該理解這裏面的浩瀚無際的、生命躍動的人生實相。在那中間的青年知識份子，一方面是最敏感的觸鬚，最易燃的火種，另一方面也是各種精神力量最集中的戰場，因而也就是最富於變化的、複雜萬端的機體。這種夾在鎚和砧之間的存，人能夠簡單地對它提出科學的分析和批判，但那裏面的層出不窮的變幻，如火如荼的衝激，鮮血淋漓的鬥爭，在走向未來的歷史路程上，却有着多麼大的教育的意義。

在這里，作者和他底人物們一道置身在民族解放戰爭底偉大的風暴里面，而對着這悲痛的然而偉大的現實，用着驚人的力量執行了全面的追求也就是全面的批判。說全面的，當然不應是現象底巨大俱收的羅列，而是把握住精神現象底若干主要的傾向，橫可以通向全體，直可以由過去通向未來的傾向。我們看到了封建主義底悲慘敗戰，兇惡的反撲，溫柔的嘆息，以及在偽裝下面再生的醜惡的形狀，我們看到了殖民地性個人主義底各種形式，一直到被動物性主宰着的最原始的形式，一直到被教條主義武裝着的最現代的形式。在這中間掙扎着忠實

而勇敢的年青的生靈(們)，雖然帶着錯誤甚至罪惡，但却是兇猛地向過去搏鬥，悲壯地向未來突進。這一切，被自一·二八到蘇德戰爭底爆發這個偉大的時代所照耀，被莊嚴而又痛苦的民族大戰爭所激盪，被時代要求和戰爭要求鞭打着的這古國底各種生活觸手所糾纏。

人沒有權利懷疑作者爲什麼把舞台限在後方，爲什麼不正面地接觸到勞苦人民底世界，因爲這不是作者要在這里負起的任務，人却應該感受得到，在這部史詩里面所照耀的，正是勞苦人民底神聖的解放願望和他們底偉大的戰鬥目標。人更應感受得到，作者底一切努力一切爭鬥，正是爲了和讀者們一道地向那個願望，突向那個目標。

作者自己說，一切生命和藝術，都是達到未來的橋梁。正是這個把自己變成達到未來的橋梁或踏腳石的志願，才有可能產生了把七十個左右的人物底運命旋轉在那個願望那個目標下面的磅大的氣魄。從這里就可以理解作者所說的，他所追求的，「是光明、鬪爭和交響和青春的世界底強烈的歡樂」。

是的，是「歡樂」。但可以把這換寫爲「痛苦」，也可以把這換寫爲「追求」。歡樂，痛苦，追求，這些原是「我們時代的熱情」(借用那個蔣純祖底用語)還沒有找出適當的表現語的那個 passion 所必有的含義。時代底 passion 產生了

作者底 *Passion* 和他底人物們底 *Passion*。作者說，作爲他底對象們底綜合性的人物那個蔣純祖，是舉起了他底整個的生命在呼喚着，然而，人不難感到，作者自己更是舉起了他底整個的生命向他底人物們和讀者們在呼喚着的。

原來，作者底對於生活的銳敏 感受力正是被燃燒似的熱情所推進，所培養，所昇華的。沒有前者，人就會飄浮，但沒有後者，人也只會匍匐而已罷。沒有前者，人當然不能突入生活，但沒有後者，人即使能多少突入生活，但突入之後就會可憐相地被那縫夾住「唯物的」腦袋，兩手無力地抓撲，更不用說能否獲得一種主動的衝激的精神了。

不過，這些當是易於被人感受的，除非他是一段木頭，但人也許不易感受到貫串在這裏面的神經系統似的要素，作者底深邃的思想力量或者說堅強的思想要求罷。沒有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現實主義就沒有了起點，無從發生，但沒有熱情和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現實主義也就無從形成，成長，強固的。前者使教條主義狼狽地潰退，後者使客觀主義不能夠藏身 但若就一部作品底創造過程說，這三者總是凝成了混然一體的、向人生搏鬥的精神力，而這裏面的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的成份，開始是起着引導的作用，中間是盡着生發、堅持的作用，同時也受着被豐富被糾正的作用，最後就收穫了新的思想內容底果實。人會吃驚於

這部史詩里面的那些痛苦的境界，陰暗的境界，歡樂的境界，莊嚴的境界……，然而，如果沒有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這些固然無法產生，但如果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不是一種深邃的思想力量或堅強的思想要求所武裝，作者又怎樣能夠把這些創造完成？又怎樣能夠在創造過程中承受得起？正是和這種被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所武裝的對於生活的感受和熱情一同存在的，被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所擁抱所培養的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使作者從生活實際里面引出了人生底悲、喜、追求、搏鬥、和夢想，引出了而且創造了人生底詩。

正由於抱着了這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所以作者能夠創造出「光明、鬥爭的交響」。說交響，當然是在乾聲底和鳴中間始終有着 條主音在。人不難看到，被民族解放戰爭中間的時代要求和人民要求所照耀，被對於半封建半殖民地意識形態的痛烈的批判所伴奏，迴旋着前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底由反叛到收北，由收北到復古主義的歷程，這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底在個人主義的重負和個性解放底強烈的渴望這中間的悲壯的搏戰。

在那個蔣少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控訴：知識份子底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結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義所戰敗而走到復古主義的泥坑里去。這是對於近幾十年的這種性格底各種類型的一個總的沉痛的憑吊。而在那個

蔣純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號召：走向和人民深刻結合的真正的個性解放，不但要和封建主義做殘酷的搏戰，而且要和身內的殘留的個人主義的成份以及身外的偽裝的個人主義的壓力做殘酷的搏戰。這是這一代千千萬萬的青年知識份子應該接受但却大都自願誠實地接受，企圖用自欺欺人的抄小路的辦法迴避掉的命運。不用說，和一切真實的心靈一樣，作者是向着未來，爲了未來的，所以他底熱情的形象到了以蔣純祖底傳記爲主音的第二部，就更淒厲，更激盪，更痛苦，也更歡樂而莊嚴。

在被丟掉了的初稿里面，相當於蔣純祖的那個人物，是走上了比他更年青、更單純、也就能夠直線突進的，在這里的少年陸明棟所走的路，但这里的蔣純祖却留在了後方，承受了痛苦的搏鬥，而且終於倒下了。這是，人物性格底內在要求不能不這樣，作者自己的思想要求也不能不這樣。走向未來，當然有種種的路，那里而也當然有直線突進的路，但直線突進的路並不能變爲對於此時此地的負擔的逃避，而蔣純祖底性格更不是這樣的幸運兒。他得承受更大的痛苦的搏鬥，從他底搏鬥裏面展示出更深更廣的歷史的意義。一個蔣純祖底倒斃啓示了鍛鍊了無數的蔣純祖。就這樣，作者完成了他底史詩底構成和他底人物底經歷。

在我們底文藝領野，矗立着魯迅的大旗。在今天，人會承認這面大旗，人更樂於自命是這面大旗底衛士，但人却不願或不肯看見，多年以來（包括魯迅在生的時候），雖然也有一些來自這個傳統的真誠的戰鬥，但却有多少腐蝕這面大旗，淹沒這面大旗的烏烟瘴氣。什麼是魯迅精神？豈不就是生根在人民底要求里面，一下鞭子一個抽搥的對於過去的襲擊，一個步子一印血痕的向着未來的突進？在這個意義上，不管由於時代不同的創作方法底怎樣不同，爲了堅持並且發展魯迅底傳統，路翎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

自新文藝誕生以來，一直肯定着學習世界文學底戰鬥經驗。然而，雖然不能抹殺那努力下來的痕跡，但可悲的倒是太容易發現結構底模仿，主題底竊取，人物底抄襲……。世界文學底戰鬥經驗應該指的是，那些文藝巨人們雖然各在時代底限制和思想底限制下面，但却用着最高的真誠向現實人生突進，把人生世界里的真實提高或藝術世界里的真實的，那一種戰鬥的路徑和戰鬥的能力。那麼，由於人類解放思想底武裝和我們偉大的時代底要求這些有利的條件而擺脫了他們底思想上的限制或苦惱，從戰鬥底需要出發，汲取甚至征服着幾個偉大的作家（特別是L·托爾斯泰）底現實主義，路翎也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

但作者是二十幾歲的青年，而且成長在生活在激盪一切的，偉大的民族解放

戰爭時期，所以他底搏鬥，人生上的和藝術上的搏鬥都燃燒在青春底熊熊的熱情火燄里面。人如果能夠看出這灼人的青春底火焰的對於我們底人生、我們底文藝有着怎樣的寄與，人就能夠把作者自己所說的「失敗」和「弱點」只當作青春的熱情所應有的特點來理解的罷。

所以，「財主底兒女們」是一首青春底詩，在這首詩里面，激盪着時代底歡樂和痛苦，人民底潛力和追求，青年作家自己的痛哭和高歌！

就暫用這節幾句話當作對於這首詩和他底讀者們的祝福罷。

一九四五，七月三日，記於渝郊避法村。

胡風

題記

這部東西，是在一九四〇年就起手寫的。最初並不長，因為對於生活和熱情缺乏認識的緣故，寫得凌亂而浮薄，它祇是在急於傾吐什麼這一點上有一點意義。後來它在香港底砲火下丟失了。我底導師和友人，並且是實際的扶助者，胡風先生，從砲火過後的敵人下面逃奔出來。來信說要結束一下過去。那時候的他底心情，雖然看來很沉重，却似乎是特別健旺的。感染了這種心情，我就又着手寫起來了。因為時間底增長，又因了心情底沉重和鬭爭底迫切，它就有了現在的規模和份量。

但它仍然有些凌亂，並且有些地方還不免浮薄罷。我特別覺得苦惱的是：當我走進了某一個我所追求的世界的時候，由於對這某一個世界所懷的思想要求和熱情的緣故，我就奮力地突擊，而結果弄得好像誇張、錯亂、迷惑而陰暗了：結果是暴露了我底弱點。但這些弱點，是可以作為一種痛苦的努力而拿出來的；它

們底企圖，僅僅是企圖，是沒有什麼可以羞愧的。我一直不願放棄這種企圖，所以，也由於事實上的困難，就沒有再改掉它們。

我所追求的，是光明、鬥爭的交響和青春的 world 底強烈的歡樂。在有些地方，如前面所說的，這是失敗了。

我所檢討，並且批判、肯定的，是我們中國底知識份子們底某種物質的、精神的世界。這是要牽涉到中國底複雜的生活的；在這種生活里面，又正激盪着民族解放戰爭底偉大的風暴。但由於我底限制，我沒有能力創造一部民族戰爭底史詩。我祇是竭力地告訴我設想爲我底對象的人們，並告訴我自己，在目前的這種生活里——它不會很快地就過去——在這個「後方」，這個世界上，人們應當肯定，並且寶貴的，是什麼。

我不想隱瞞，我所設想爲我底對象的，是那些蔣純祖們、對於他們，這個蔣純祖是舉起了他底整個的生命在呼喚着。我希望人們在批評他底缺點，憎惡他底罪惡的時候記着：他是因忠實和勇敢而致悲慘，並且是高貴的。他所看見的那個目標，正是我們中間的多數人因迷信無辜的教條和勞碌於微小的打算而失去的。

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亟待毀滅，也亟待新生、創造的時代。一切東西，一切生命和藝術，都是達到未來的橋梁。人們底生命是一個鬪爭底過程。在世界上，

沒有什麼永恆的宮殿，何況我們周圍的這些宮殿是紙糊的；沒有什麼恆久的監牢，何況我們周圍這些監牢是偷偷地掩藏着的。年青的生命，敢於輕視、搖動、擊毀它們，這種輕視和攻擊，在我們就等於創造；它們自然要，也必得和這個世界上的那種深沉的、廣漠的，明確而偉大的東西聯結在一起的。但假如這些年青的生命們前進了幾步就期待着一勞永逸，豔羨起那些紙糊的宮殿和陰暗的監牢來了，那麼，不管他們臉上是掛着怎樣的笑容或眼淚，他們都必得被織起的人們，以那個偉大的東西底名字，重重地擊倒。我希望告訴我設想爲我底對象的人們，我希望我們都能夠真的知道，是渴望着這個民族和他們自己底新生的人們，就必得有怎樣的精神和勇氣！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六夜。

路翎

第一章

一二八戰爭開始的當天，被熟人們稱爲新女性和櫻果子的女郎的，年青的王桂英，從南京給她底在上海的朋友蔣少祖寫了一封信，說叫她再也不能忍受舊的生活，並且厭惡那些能夠忍受這種生活的人們；她，王桂英，要來上海，希望從他得到幫助。等不及得到回信，王桂英就動身赴上海。因爲停泊在下關的日本軍艦砲擊獅子山砲台的緣故，熟人們都下鄉避難去了，王桂英沒有受到她所意料的，或是她底強烈的情緒所等待的阻攔。

王桂英底哥哥王定和在上海經營紗廠。因爲王定和曾經企圖強迫她嫁給自己底朋友和仇敵，上海金融界底某個有力的人物的緣故，兄妹間底感情差不多已完全破裂。王定和是有名的蘇州蔣捷三底三女婿；大女婿傅蒲生缺乏野心和才能，二女兒還沒有出嫁，兒子們則和父親有着不愉快的糾紛，因此王定和看來像是百萬富豪的蔣家底有

力的支柱和正直的繼承人。蔣家底兒子們和父親的糾葛逐漸地更不愉快，王定和所承擔的財富底幻影就逐漸地更強大；南京和蘇州底那些閑談的嘴巴，對於王定和和她底妻子蔣淑媛，是有利的。就憑着這種財富底幻影和這些嘴巴，王定和在上海底實業界獲得了初步的勝利。王定和隨處表明着他是被蔣捷三所支持；蔣捷三自己也願意相信這個。

蔣少祖是蔣捷三底第二個兒子。由於某些機緣——這些機緣往往是決定人底一生的——他十六歲便離家到上海讀書。這個行動使他和父親決裂。在這樣的時代，倔強的、被新的思想薰陶了的青年們是多麼希望和父親們決裂。但這個決裂會給他，蔣少祖帶來那麼多的東西，却是他沒有想到的。這個決裂帶來了姊妹們底祕密的溫柔的關切，大量的金錢，以及蔣家底叛逆的兒子的光榮的名譽。蔣家底姊妹們對他給予得特別的多，因為眼淚和回憶是必需的，並且祕密的溫存是特別快樂特別深刻的；她們是那樣的動人。

在這個社會里，龐大的財產和可愛的女性在各方面都具有着決定的力量。蔣少祖是蔣家——那樣的蔣家底第一個叛逆的兒子，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在最初，蔣少祖還是一個單純的青年，是不懂得這個的。那些為蔣少祖所崇敬的，進步的人們，迅速地接近了蔣少祖，用那種被財產迷惑了的眼睛注視着他，向他提示，他底繼承財產，是可能而且合法的；有了這一筆錢，就可以奠定一個偉大的事業底基礎。但蔣少祖，

雖然有些動心，却覺得這樣的想法是可羞的。他是有着那樣的自尊心；他要叛逆得徹底，並且他愛父親，不願對父親這樣不正直。

「爹爹已經很痛苦！他會覺得我是自私的！我要自己走路，讓他明白！」蔣少祖想。

無疑的，財產和叛逆造成了他底順利的境遇。他漸漸地就懂得這個了，並且學會了去理解他所崇敬的那些人們了。崇敬的感情，就慢慢地淡了下去，他是聰明的，活潑的青年，有時露出那種女性的溫順，有時則古怪難測如權勢的世家公子，而這一切都優美。漸漸地他就明白了自己底力量 and 優美，開始激賞自己。不容他自己有所思考，他捲入了政治活動，——他當時尚沒有能夠知道這件事決定了他底生活——大學畢業後他和朋友們辦報紙，以後，環境有些灰暗，他突然非常的髮鬱起來，跑到日本去。

他不能知道在前面等待着他的的是什麼。像大多數的青年一樣，他祇注意自己，娛樂自己。他非常厲害地憂鬱起來，覺得時日業已消逝，一切都不可復返，人世底事情一無可爲了。他覺得自己已經衰老，需要休息了。於是在去日本一年後便結了婚。

他底妻子陳景惠是他底同學。他們戀愛，他覺得她是樸素而善良的。去日本的時候，蔣少祖非常的煩惱，覺得她是難以使他滿意的，用他自己底話說，難以理解他。但在逐漸濃厚的髮鬱里，蔣少祖需要安慰；這件愛情便有了新的光采。並且蔣少祖覺得，日本這個國度對於家庭生活是最理想的。於是這件愛情便確定了，蔣少祖寫了很

多的信，陳景惠離開在鎮江的家去日本，一切很單純，並且很愉快，他們結婚了。

但半年後蔣少祖便懊悔，覺得這個行動太荒唐，覺得自己並無結婚的理由；正如一個前程遠大的青年並無結婚的理由。他底心境起了變化，朋友們來信鼓勵他回上海，他思索了在他胸中誕生着的事業的情熱，認為這個結婚是痛苦的。他重新發覺到陳景惠不理解他。在婚前，蔣少祖被愛人底善良感動，在婚後却被這個善良苦惱。不知爲什麼，像很多人一樣，蔣少祖覺得一個妻子像這樣善良是不好的，不必要的。

九一八事變的前半年，蔣少祖回上海，把家庭生活底破碎了的幻想拋開，開始了他底活動，接近了那時候的所謂社會民主黨。他並不認為他是屬於這個社會民主黨，雖然大家認爲他是這樣。他認爲他祇是和他們暫時同路——在他確定他底理想以前，暫時同路。他似乎即刻便明白他底理想是什麼了。他覺得，所謂社會民主黨，是充滿呆想，空想的東西；而正在激烈的變化里鬥爭着的另一個政黨，則是那些在現代文明里面迷失了的人們所組織的，一種表徵着苦悶的東西；這些人們底迷失，是可以從他們底誘惑力上面明白地看出來的。蔣少祖認爲，必需勇敢地走向現代文明，才能解決這種苦悶。蔣少祖需要激烈、自由、和優秀的個人底英雄主義。

他覺得，所謂社會民主黨里面的人們，是平庸的；他們不會懂得這種英雄主義。但另外的人們底那種組織和權力使他嫉恨；他覺得它是陰暗、專制、而自私。這就使他暫時更接近前者。漸漸地，他覺得自己是單獨地作戰着。

但沒有人知道他底心意。他是年青、優美，地位不固定，顯得很單純；大家都能夠認爲他是朋友。他有很多的錢。他慣常是謙虛、自信、微諷。他認爲每一個激烈的態度都應該獲得一個實際的效果。他一個仇敵也沒有遇到便走到這個圈子裏來了，於是，在覺察到自己底力量的時候，他便開始尋找仇敵，公然表露仇恨。

蔣少祖，爲自己，爲那種政治家風度裏面的不屬於自己的性質，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一、二、三戰爭使他經歷到空前的興奮和緊張。先是熱情的迷惑和騷亂，然後便有了傲慢的、冷淡的、頑強的心情。在這種心情里他愉快地認識到一切是怎樣經過的；一切事情都留下了強有力的、嚴肅的印象。

蔣少祖，是在他底熱情里，嚴肅地走到他底朋友們里面去的。他是尊敬着他們的，但終於不能忍耐了。這些人們底喧囂使蔣少祖厭惡起來。蔣少祖已經在他底朋友們所經營的一家書店里獲得了一個編輯的位置，並且很寶貴這個位置，因此，對這些人們有着義務，就是說，他應該使他們覺得他是忠實的。蔣少祖相信着他底朋友們常常宣稱的他們在軍隊里面所有的政治力量。希望在目前戰爭里能夠有所成就。但兩天來除了疲倦以外什麼也沒有得到，他開始覺得自己底那種熱情是淺薄而可羞的。第三天清早起來，他便發覺到自己是有着傲慢的、冷淡的、頑強的心情。他覺得他能夠，而且必需單獨地行走了。在這種心情里面，他覺得他已經澈底地認識了，目前在上海進行着的一切。

他接到了王桂英底來信。

他在南京，在三姐蔣淑媛結婚的那一天便認識了王桂英。她給他，一個青年，以愉快的印象，以後王桂英來上海讀書，由他介紹讀他底那個大學底附中。最初兩年王桂英很用功，對自己底前途，她是有着抱負的。蔣少祖和她感情很好：親戚們都覺得這個婚姻是最好，並且是毫無問題的。但某些機緣破壞了這個。

第一，是蔣少祖已經戀愛陳景惠。第二，蔣少祖在和王桂英的關係里感到某些拘束，而這和他底家庭有關。第三，王桂英熱情而倔強，使年青的蔣少祖在煩惱中變得傲慢，故意地冷淡她。但奇怪的是，蔣少祖自己祇抓住了一個毫不相干的理由，就是王定和要把她嫁給商場；他，蔣少祖，應該厭惡這個，他想。在當時，和很多人一樣，蔣少祖是並無分析的能力的，他滿意他自己底理由。陳景惠是給了他以甜美的青春底詩歌。

結婚底失敗使他重新想起了王桂英，在複雜的感情里希望王桂英不會有幸福的前途。他憂傷地想到王桂英是在南京底美麗的湖畔生活着。他們已四年沒有見面，這次的突然來信令蔣少祖激動。

但蔣少祖，面對上海的血與火，心情嚴肅而頑強，決定不回答。這個決定使他快樂。

王桂英熱情地感覺到自己要在這個人間行走的是一條艱苦的，不尋常的道路。在感情底迷亂和孤注一擲的心情里——這是常有的——她預感到自己底生活將荒唐而悲慘；在不明瞭束縛着人們的實際的一切的時候，在幻想裏預嘗着這種甜美的荒唐和悲慘，她心裏有大的歡樂。這種歡樂，在目前的這個時代，是很多人都經歷到的。似乎整個的人類生活就是這樣改變了的。王桂英底赴上海，是一二八的光榮的、熱情的戰爭所促成的多種行爲之一。

三年來，王桂英在南京玄武湖畔教小學，經常地和蔣家姊妹們來往，生活平靜而清淡。現在她突然覺得，這三年的生活，是空虛可怕的。青春的年華不是常常有的。特別因爲這個思想：王桂英渴望試驗自己底熱情。給蔣少祖發信的那一天，她關在房裏唱歌，唱得極嘹亮。她做了一些動作激賞自己。她覺得蔣家姊妹們底被砲聲引起驚惶是值得鄙視的。她覺得她是從此和舊有的一切脫離了。

她覺得她來找蔣少祖是當然的；此外她沒有再想到什麼。她搭着一艘運米的汽輪赴上海。汽輪靠岸的時候，從低空飛過兩架敵機，全船驚叫起來；然後，在看到碼頭上的端着槍的日本兵的時候，全船是死一般的寂靜。王桂英，憑着欄杆，緊張而矜持地凝視着日本兵，聽着在寂靜中發出的，漸漸緩和下去的，震頭的馬達聲。在寂靜中，這馬達聲有特殊的意義，王桂英從它得到新的勇氣，並覺得全船的人們都從它得到了勇氣。王桂英覺得馬達聲美麗如詩歌。

王桂英看見了遠處的火光。激動着。這一切都證明她必需到上海來；她，王桂英，怎麼可能失去這一切！她冷淡地走過持槍的日本兵，覺得他正在注視她，不僅因為她是中國人，而且因為她是堅決而美麗。走到街上，她奔跑起來了。

想到她會找不到蔣少祖，她便淒涼而驚恐。直到晚上她才找到蔣少祖的家。她極端地嚴肅，眼睛閃爍，拖了一拖毛絨外衣，提起綠色的短袍快步上樓。

蔣少祖不在家，樓門鎖着。她喘息着。她的頭靠在門上有半分鐘。隨後她下樓詢問房東。得到肯定的回答，她再上樓，檢查鎖，取出自己底鑰匙打開門。

窗上幻着奇異的微光。王桂英走到窗前在桌上摸索，打開了黃罩的台燈。燈光驟然照在狼藉地推滿着書籍的紅色桌面上，房間裏映着諧和的，熱烈的黃色。——王桂英站住不動，覺得這裏面有着某些尚未發現的，不可理解的東西。她熱切地，淒涼地凝視窗外，聽見縹緲的人聲和遠處的砲聲，同時看見了莊嚴地映在高空裏的闌北底火光，明白了它們底意義。

她垂下頭來思索着，豐滿的下頷微顫。然後她推開內房底房門走進去，找到了燈，打開它，生疎地站着，她關上燈——她覺得這樣好些——走向床，拖起被蓋蒙頭臥下，聽自己心臟底強烈的鼓動聲。她未意識到她底行為屬於這個家庭底哪一種友誼。她未意識到這些；或許她認為蔣少祖夫婦是和她很親切的（她見過陳景惠），或許她是過份的淒涼和痛苦。

她想到今天是舊曆除夕。祇在早上，在擁擠可怕的輪船上她想到過這，後來便完全遺忘了。她想到往昔的除夕底景象，這些回憶令她更傷心。她忽然覺得她在人間已經孤獨的，可怕的孤獨的了。

一個高身材的，有着憂鬱而激動的腮臉的，穿着舊而厚重的黑大衣的男子迅速地上樓，笑着——好像覺得很滑稽——推開房門。王桂英掀開被蓋跳起，驚懼而歡喜。暫時她未能看出來者是誰，但認為是蔣少祖。

她發出了某種喊聲。來客笑出熱烈的聲音喊大嫂，王桂英懷疑地站了下來。

王桂英困窘，但熱情地走出，親切地看這個兩腮有黑鬚的、不安的、年青的男子。「我也剛來，我不知道，先生。」王桂英用北平話說。

來客奇異地笑着向她鞠躬，未問她姓名，未問她從那裏來，準備退出。顯然他覺得假若問這些就會和這位女子有太親切的危險。他整理大衣，振抖它，好像他極歡喜這件粗糙的，笨重的黑呢大衣，隨後他又向她笑，笑着轉身。

「我從南京來！」王桂英，回答他底笑容，高聲說，並露出那種驚恐的嬌媚。希冀他站下。無疑地她覺得他是朋友，善良的，親密的朋友。

來客懷疑地看她，但羞怯地笑了。

「很嚴重的戰爭啊！」王桂英帶着她所特有的熱切說。

來客憂鬱地點頭，在手裏撫弄禮帽。

「這樣的戰爭，這樣的，偉大！」王桂英笑，不安地環顧。

「打得很激烈……」

「完完全全祇有十九路軍嗎？」王桂英嗅鼻子；「欺騙多可惡……我以前在上海唸書。在南京，他們欺騙，像你是小孩。」她說，忽然臉紅，露出潔白的牙齒發笑，以疾速而碎小的步子走至桌前。

「啊，先生，您有事嗎？」她用漂亮的北平話說。

「沒有……」來客笑，誠懇地回答。他是可以說沒有事的，但是他寧願留在這裏，留在這個動人的，熱情的，有理想的女子面前。戰爭擾亂了感情，並擾亂了對於現實的某些正直的屈從，人們相信奇遇；相信強烈的感情和迅速地獲得的理解，並相信俠義和英武；這一切顯然對於被不尋常的事變所驚擾了的人們，是那樣的必需，並看來是很容易完成，一定會完成的。

這位年青的，有些稚氣的男子是新聞界人物。顯然他具有自己所特有的不安定的，但深沉的生活力量；他可以說是生活在那種寬大的、率真的冥想裏的，他覺得一切都好，一切都能使他底冥想豐富，而主要的，任何人都無罪。因此時局底變化並未使他頹唐或神經衰弱（這是他們愛說的）。但現在的這個除夕，晚間的風雨，孤獨的行走。却令他淒涼。像一切這種人物一樣，他簡直不明白他怎麼會突然在這個晚間孤獨

起來的。但他很憂傷，相信這孤獨是必然的。

他有着那種單純的嚴肅態度，怕羞，怕錯，顯得嚴肅。但現在這個意外的女子却喚起他底憐憫和憂鬱來。他覺得這一切不是偶然的，——這個美好的，神祕的女子出現了，她需要什麼，她一定需要的；需要別人替她打開門，這不是偶然的。這是很可能的，並且好像是一定如此的。卽這位姑娘有着淒涼的身世，他孤獨，在戰爭旁邊流浪，她底道路是人類底悲劇。

於是他輕輕地，憂鬱地看了她一眼。他底這種眼光顯示了他是有着怎樣的精神生活。

「先生，您一定很忙。」王桂英羞怯地笑着說：「我覺得上海祇有我一個人的閑着。」

「不然。」他回答。

「啊，先生，您貴姓？」

「我叫夏陸。夏天的夏，陸地的陸。」於是他用眼睛問她。

王桂英給了回答，並在手心裏寫字。來了沉默。這種沉默好像是虛偽的，王桂英不安，移動支在桌上的手，並且環顧。

夏陸拿着禮帽站在牆壁前面，單純地看着她。

「砲聲呢。夏先生以爲我們中國人能打下去嗎？」

夏陸笑。「能，也不能。」他用胸部的低音回答。

王桂英高興他底態度，活潑地輪動頭部，並舉手撩頭髮。

「當然可以打下去的。」夏陸單純地，愁悶地說。

王桂英領悟完全不同的事，點頭。

夏陸已經興奮，這興奮像他底每個興奮一樣，要繼續下去。他底富於表情的眼睛和憂鬱的，有鬚的，年青的臉笑着。

「很令人氣憤。」他拿着舊污的帽子做手勢，「我們祇是不能工作，弄成了孤立的局面。昨天我看見一個老女人在路上被日本飛機炸傷，很快就死了。看樣子是很好的人家，她有一個五歲的小孩……」他說，激動、顯然這件事給了他很大的刺激。

王桂英誠懇地聽他說，因他底話語底組織和激動而同情他，並同情那個老女人和小孩。王桂英點頭。

「是呀，很……多少生命財產啊！」

「奇怪的逃難，愚蠢的工作，散漫的，沒有組織！……人時常有美好的希望。但希望很容易破滅。」夏陸用較高的聲音說，走動了兩步；高興自己意外地獲得了自由，人們即使在親密的朋友面前也很難如此自由地表達的。

「簡直不能想，啊！」王桂英女學生般誠懇地說：「夏先生，懇請坐。」

「決不止此！中國人要過人的生活！」他說，做手勢；未坐下，好像沒有聽見她。他底態度很激烈。但覺察到她底不安和沉默，他善良地，歉疚地笑了。

傳來了鈍重的砲聲。街上繼續有車聲和人聲，但這砲聲顯得是另一種存在；威力的、強力的、莊嚴的存在。砲聲和人聲不相關聯，好像無論人聲怎樣高，它總可以聽見。它是深沉的，好像從地底發出。砲聲給房內的沉默以特殊的意義。

王桂英想到今晚底無着落，淒涼而苦惱，垂頭坐在桌前，背向着燈光，忘記了夏陸。忽然她抬頭，捉住了某一個砲聲，覺得這個砲聲是特殊的，它一定傷害了什麼，毀滅了什麼。這個思想令她感激，她熱情地、悽惶地笑，拖毛絨外衣，站了起來。

她看見了夏陸手裏的禮帽，不知爲什麼這個禮帽增加了她底不安。

「夏先生，您不把帽子掛起來嗎？」她急劇地笑，說。

夏陸沒有動。他覺得周圍充滿砲聲，清楚地感到每一砲所毀滅的生命，他底有鬚的、年青的臉上露出大的嚴肅和悲哀。

「啊，是的，」他用震顫的聲音說，顯然這個神祕的奇遇令他痛苦。「我聽見。假若他們回來，請轉告我來過。」

他凝視她，這眼光表示真率的、淒涼的愛情，但同時表示他必需走開，因爲砲聲；因爲砲聲是要毀滅愛情的。

在這眼光下，王桂英莊嚴；像每一個少女一樣，變得不可滲透。

「外面不好走吧。」她用漂亮的北平話說。

「外面在落雨……」夏陸髮傷地說，未說再見，緩步走下樓梯。

王桂英抗拒苦惱，浮上一個頑皮的粗野的笑容。這個笑容好久留在她底因受涼而蒼白的臉上。

二

蔣少祖和苦惱着的陳景惠在夏陸走後不久便回來。蔣少祖在一天內跑了很多地方，晚上到陳景惠底一個親戚處去找到了陳景惠。這個親戚底家毀在砲火下了，全家五個人逃了出來，沒有帶一件東西。兩個小孩因受涼而生病，躺在稻草舖上。陳景惠給他們帶了一些錢去，就在那裏留了下來。大人們彼此沒有談話，小孩們底每一次的哭聲都使空氣更陰慘。陳景惠坐在小橈子上，想着自己，覺得蔣少祖是因戰爭和別的東西而遠離了她，覺得毀滅將不會有底止，覺得再沒有什麼力量能使一切恢復轉來了。蔣少祖在下午遇到了一個從火綫後方來的軍官，這個軍官是簡單的、快樂的、有些輕薄的人；因為戰爭的熱烈和艱苦的緣故，蔣少祖想像他是直率而樂觀的人；就是說，蔣少祖想像這個人是簡單而快樂地忍受了戰爭底可怕的熱情和艱苦的。這個軍官說了一些事，其中沒有新消息，但因爲對這個人底這種善意的想像的緣故，蔣少祖覺得從這

些消息裏面得到了新的啓示。隨後，蔣少祖遇到一個朋友，這個朋友給他看了他的組織義勇軍的計劃和反對分裂的文章；在開始看這些東西的時候，蔣少祖便覺得自己底臉上停留着一個輕浮的、虛榮的、可厭的目光。蔣少祖在肉體底厭惡裏顫慄了起來，沒有能夠看下去，但假裝着看下去。這個朋友要求他底意見，他艱苦地笑着說他極高興這兩篇東西，走開了。這個朋友是幫助過蔣少祖的，認為蔣少祖是同志。他說他明天早晨要到蔣少祖家裏來。

回來的路上，蔣少祖簡單地安慰着陳景惠。在他底興奮的心情裏，那個家庭底苦難是沒有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的。他需要愉快，因此安慰着陳景惠，告訴她說，今天是過年，他們回去應該關起門來生火，弄一點好的東西吃。但陳景惠沉默着。

注意到樓門開着，房裏有燈光，他們以為是什麼一個朋友來了，陳景惠此刻特別不願意有人來，露出了一個憤怒的表情。這個表情使蔣少祖不快。

「兩個心境不同的人，爲什麼要拉在一起？」蔣少祖想。

王桂英站在桌旁，臉上有迷惘的、怯弱的笑容。台燈從側面沉靜地照耀着她。

蔣少祖認出了她，站下了。王桂英繼續着那個微笑。蔣少祖臉上短促地有了同樣迷惘的、怯弱的笑容。

「啊，是你麼？」蔣少祖平淡地說，向內房走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底每一個動作，心裏有迷惘的喜悅。

陳景惠已經忘記了見過幾面的王桂英，但立刻便發覺她和王桂英是最親密的；目前的苦難，特別是蔣少祖的態度，使她，一個單純的妻子，有了這樣的需要。對於在南京的蔣家姊妹們，陳景惠是無限地渴慕着，王桂英和蔣家姊妹們底詩意的關係，使陳景惠覺得自己底某種疑慮的感情是可羞的。於是她就特別地對王桂英親愛起來。

陳景惠領王桂英進房，興奮地和她談話；她底觀察的眼光，違背她底本意，長久地停留在王桂英底身上。在這種興奮裏——這種興奮愈來愈強大——她底心情是完全改變了。蔣少祖蹲在地上生火，雖然不時因她們底談話而笑出愉快的聲音，他底表情却是異常嚴肅的；每次的發笑後，他的表情裏就加上了新的嚴肅。房裏彌漫着辛辣的烟霧，蔣少祖從烟霧裏注意到王桂英底興奮的、不安的笑容和陳景惠底觀察的目光。他覺得這目光是冷酷的。

陳景惠更興奮，蔣少祖更嚴肅。陳景惠覺得過着和平的生活的蔣家姊妹們是幸福的；她使王桂英不得不覺得她們是幸福的。

「啊，那麼你說，淑華自己怎樣想呢？她要結婚麼？」陳景惠問，好像她不但見過蔣淑華，而且和她很親密。她在房裏活潑地走動着。

「她做了很多舊詩。」王桂英站在桌邊，笑着回答。「她回過蘇州一趟，又和你爹爹鬧翻了！」她笑着向蔣少祖說，嗅鼻子。

蔣少祖注意到，陳景惠以觀察的眼光看了她很久。

王桂英，感到溫暖和幸福——雖然這一切和她底想像完全相反——輕輕地走到床邊坐下，以手托腮，眼睛笑着。蔣少祖從火旁站了起來，脫開了那種迷惘的感情，嘲諷地笑着看着她。

「我們就這樣的過年了！」陳景惠說，提示這個過年是特殊的，警告着蔣少祖。於是她憂傷地嘆息，開始向王桂英說客氣話。她說，沒有菜，沒有佣人；但蔣少祖覺得她在說：「聽吧，有砲聲。我看見人們毀了！我們的生活裏有這麼多的苦惱，這總是因為我們中間有人犯了錯；也許是我錯！我傷心，什麼都不敢信任！」

陳景惠下樓預備晚餐。蔣少祖拖椅子坐下來，看着火。

「我們底用人昨天走了。」他特別嚴肅地向王桂英說。注釋陳景惠底話。

倚在床欄上的王桂英點頭，好像很明白這種嚴肅。

有了沉默。笑容留在王桂英臉上，她安靜地凝視着火。蔣少祖在沉思，動着下顎笑了一下，於是在高頰的、年青的臉上露出強烈的、冷淡的表情。周圍沒有了聲音，人們好像癡匿了，但砲聲頻繁而沉重。天地似乎更擴大，更無邊際了，而鈍重的、無情的砲聲充滿了這個廣闊的宇宙。這好像不是在戰爭，而是宇宙間在進行着某種非人類的、冷酷的、可怖的事。

王桂英底愉快的笑容驟然消失。同時，愉快的笑容出現在蔣少祖臉上。
「怕嗎？」蔣少祖帶着那種年青人的單純態度問。

「不。」王桂英說，從腮上迅速移開手，笑起來。

蔣少祖發笑，因為她笑，單純地看着她。

嬌小的王桂英在那種羞怯的、慎重的、自愛的微笑以後顯得特別動人。她底簡單的、靈活的衣妝給人以溫柔的、熱情的、崇尚理想的印象。她支起腿，並揮開披到額上來的髮。蔣少祖帶着感動注意到她底小手底迅速的閃動。

「我收到你底信了。」蔣少祖溫柔地說：「但是，你究竟爲什麼來上海呢？」

王桂英嚴肅地沉思着，看了他一眼，聽見一個砲聲，像前一次一樣，感到這個砲聲傷害了什麼，毀滅了什麼。蔣少祖希望得到她底熱情的笑，但她未做這個。她沉思着。

「因爲我不願再蹲在南京。我覺得厭了。新的生活。應該的，再沒有機會，而別人又要傷害我了。」她說，嗅鼻子，「我現在不再計較什麼，我是爲我自己生活的，就是說，我心裏祇有我自己。」她說，「我不願爲別人，並且不願讓別人知道。多少人都犧牲了，何況我！」她說，凝視他。

蔣少祖愉快地笑，覺得應該這樣笑，因爲王桂英底話喚起了他底苦惱，而掩藏某些情緒是他底習慣。「你心裏沒有我，並且不願讓我知道麼？——在她說話的時候他妒嫉地想——這個思想警覺了他，於是他愉快地笑。他是慣於這樣做，並因了不是老練，而是年青的、優美的單純，他是做得很恰當的。

他笑，似乎滿意她底話。那種重逢的熱情和年青的幻想，和對過去的悔恨在他心

裏激盪，他敏銳地考慮到了它們，但他現在不願承認它們，因為戰爭使他看到了現實的多面，並且，主要的，他現在在用全力在這個多面的現實裏把握自己。

但他務必表現得使王桂英不覺得他在輕蔑她底熱情。他沒有這個意思。他必需對她保留很多東西，甚至保留某種愛情；這是他意識到了的。這是某些年青人，即便是已經結婚的年青人常有的情形，他們不能管束這種熱望，相反的，他們覺得祇有在這種熱望裏才能找到真實的生活。

他開始優美地、溫柔地說話，替她解釋她底志願。他說這是應當的。人應該有要求在心裏祇有自己，並追求自己的權利。別人是沒有權利要知道，更沒有權利毀謗的，他說，但社會常常很冷酷；爲了不使自己失望，他做手勢說，應該一步一步地走。主要的，一個人，尤其一個女子，不要太相信別人。

他強調了這一點——她覺得他是在誠實地告訴王桂英不要太相信他——溫柔地看着王桂英。

王桂英感動，覺得這個蔣少祖已不是從前的傲慢的蔣少祖，相反的，是體貼的、可愛的蔣少祖。這印證了她心裏底某種想像。在他底溫柔的注視下，她感到愛情存在，而無疑地，她，王桂英愛他。在他底平靜的、溫柔的聲調下，王桂英心裏發生了可怕的衝動，這種衝動不顧一切，要毀滅一切，而得到瞬間的滿足；她在來上海前夜便充滿了這種衝動，這是生活在動盪中的人所常有的。她看着他，臉頰發紅，但她突然露

出那種處女底羞怯的、自愛的、謹慎的微笑，於是一切都過去了。

她在這個可怕的印象下站了起來，走向火盆。

「你坐嗎？你穿得太單。」蔣少祖說。

「我要站一站，坐久了。」她說，注意到蔣少祖底眼光未離開她底身體，迷惘和嬌媚閃過她底臉；「啊，你告訴我，這幾年你怎樣？」

「你看，我結婚了。」蔣少祖說，沉默了一下，「活動一些事情，我怕這個戰爭打拐我。但相反的，我看見我可以站住。你呢，啊？」他生動地問。

「我常常很亂。但是現在到反而安靜了。」她嘆息，想起剛才的衝動，謹慎而安慰地注視着他底高額的、動人的、年青的臉。

陳景惠捧着湯糕走進，進門便笑，溫柔地說客氣話，聲明她從來不會做菜，並說在這個苦難裏，一切都缺乏，她底微薄的心意是受着委屈了，希望客人原諒。她感動着，說得很低，帶着一種細緻的感情。這種細緻好像是很特殊的，蔣少祖嚴肅地看着她。

這時夏陸悄悄地走進來，拿着那頂舊禮帽，臉上有感動的神情，看了王桂英一眼，向蔣少祖興奮地微笑。他說了什麼，又笑，在微笑裏他底有鬚的臉上的悲愴的感情更深沉。然後他冥想地凝視炭火。顯然的，燈光和炭火感動了他。

他底整個的身體說，他不知為什麼會這樣孤獨，並且他又這樣孤獨地走來了；外面是風雨的、嚴寒的、危險的暗夜，這的確是令人悲涼，很不尋常的。他原來是並不想

來的，但一切是這樣的深刻而動人，他自己不能做主——他的表情說。

「我在這裏過年了。」他說，瞥了王桂英一眼。

「當然。」

「有酒麼？」

「都有。那麼你先吃糕！」陳景惠可愛地笑着，說，跑了出去。

夏陸滿意地歎息。

「我剛才來過……這位王小姐在這裏。我找你：沒有什麼事，」夏陸笨重地坐下，努力不看王桂英。「張東原說，他下午遇到你……你今天跑了一跑麼？」

「張東原還說了什麼？」

「他說他給你看了兩篇重要的文章。但是他說印刷所垮了，因為某方搗亂。」夏陸憂鬱地說，

蔣少祖在夏陸提到文章的時候輕蔑地笑了一聲，然後皺眉，沉思起來。

「你對於這一切有什麼意見？」他問。

「我。」夏陸疑問地看了他一眼。「我沒有意見。」他非常憂鬱地說。

「各人都說自己對的，但是要看誰真的做出成績來。」

「對的。」

「你相信誰？」

「我不相信謠。」

他們沉默了。陳景惠拿來很多東西，把椅子拉到火邊來，小心地擺好。夏陸打開酒瓶，他們開始喝酒。蔣少祖勸王桂英喝酒，王桂英喝了；夏陸好奇地看了她一眼。

陳景惠，明白他們的談話要長久地繼續下去，低聲地勸王桂英吃菜，一面安靜地織起毛線來。

「我聽說，」夏陸說，「廠裏有幾個工人到前方去，兩個被打傷，一個死了！」蔣少祖沉默着，預示激烈的態度將要到來。

「有人說，」郭紹清曾經表示，他不信任全民族的戰爭這一次會成功。「夏陸說。

郭紹清是被他們所注意的，一個有力的人物。蔣少祖嚴謹地沉默着。

「很多人都這麼說。」蔣少祖說。

「是這樣！」他突然激烈地笑着說，「我們不必管各方面的小東西吧，這沒有影響！罷工是一種示威，祇要主要的是對付敵人！我已經不再相信張東原他們了！完全完全露出了狐狸尾巴！他們說張東原前天還哭了！」他說，激烈地，輕蔑地笑着。

「我知道，我知道！」夏陸大聲說，激動地沉默很久。「他哭，說，我底祖國呀！這麼多的陰謀包圍着你呀，而……黑暗的……」夏陸激動地，混亂地笑起來，吃力地做着手勢。蔣少祖愁悶地看着他，好像不知道他為什麼覺得這樣好笑。

「老百姓底生命財產啊！」夏陸嚴肅地說。但又笑了一下。「今天真茹空戰，是南京的航空隊。」

「我看見的，飛得那樣高！」王桂英激動地說。

「哪裏，根本是一個美國人自己飛出來的！」蔣少祖說。他沉默着。「你想想我們看見這裏就是了！我不知道張東原們爲什麼看不見這一切！而且我憎惡那種左傾幼稚病！」他激烈地說，於是他沉默。特別因爲王桂英在注意地聽着他，他感到歡樂，像一切人一樣，他覺得祇有他自己才是無比的公正。「我們無需發什麼宣言，無需說什麼大話，我們祇要像一切老百姓一樣！應該看得遠一點！我一向認爲某方面的組織是現代文明底苦悶的產物，但是難道你能否認它底原因底存在麼？」他雄辯地問，這是常有的情形，在興奮中，人們祇竭力說述自己的思想，而認爲自己是在替對方解答疑難。「難道你想是麼？」他抱着膝蓋，問，「是的，現代文明的苦悶，問題是在於，把文化交給人民，這就可以免除現在的那種苦悶的形式，和一切專制、偏狹、機械主義的缺點！……是的，人們應該管自己底生活……應該多多地思索，管自己的生活……」他低聲說，向着火，顯然這個思想於他是極重要的。他溫柔地笑，表示寬慰了一切。然後他嚴肅地站起來，走到窗邊，打開窗戶。冷風吹進來。

蔣少祖靜靜地仰頭看着天空。夏陸站起來，沉思地徘徊着。王桂英不安地走向窗邊，站在蔣少祖身旁，看着窗外。

夜已經很深，王桂英辨認火光底方向，想起了幾年前讀書的地方也在砲火中，浮上了安靜的、悲哀的笑容。蔣少祖未看她，但感到她底呼吸和笑容。砲聲在暫時間斷之後又開始，起初是較鈍重的兩聲，然後傳來一個短促而深沉的吼聲。接着又是鈍重的一聲，好像鋼鐵相碰擊。蔣少祖忽然想起兒時和蘇州的家庭，感到惆悵。

「那邊的火光，你看，我記得……」王桂英低聲說，但即刻沉默。

蔣少祖疲乏地、渙散地笑着看她。王桂英覺得他是故意地如此。

「你記得？」他低聲問。感到這句話是不尋常的，他垂下眼臉，而疲乏的，渙散的臉起了變化；這種表情沒有離去，但它變得強烈。這種強烈的疲乏神情使他底臉動人。他笑，眼睛微顫。

「十年一覺揚州夢！」他低聲說，眼睛在動人地笑，「你倔強而蠢笨，我說你沒有前途，你哭。啊！」

「我記得並不是這樣。火燒去一切！」王桂英嚴肅地，諷刺地回答。

「不然。如果可能，你哭；如果不可能，你哭！」蔣少祖熱情地，諷刺地笑出聲音，「如果並不如此空虛，你哭；如果現實磨滅你底幻想！」他頓住，凝視她底被打動的、嚴肅的臉，然後笑着搖頭，洒脫地轉身離開窗戶。

「如果這個世界還是蘇州底後花園……」他說，向陳景惠和夏陸愉快地笑。

王桂英轉身，依在窗檻上，抱着胸，動人地，迷戀地笑着。

「你錯了！」她高聲說：「你底好哥哥還在後花園！」

「那個花園很大麼？」陳景惠不安地問。不知何故耽心王桂英會做錯事。

「很大。有花、有樹、還有宮殿！從前裏面住了一個王妃！」蔣少祖撥炭火，露出嘲諷而悲哀的古怪的神情說，做了一個安適的、聽命的姿勢，抱膝在火旁坐下。

夏陸停在火旁，吸氣，蹣跚，看他，目光掩藏地變得幽暗。蔣少祖在窗邊向王桂英說的話他和陳景惠都聽見，這些話令他胡塗。這些話使他看出在蔣少祖和王桂英之間是存在着深刻的關係，感到渺茫的嫉妒。其次，他覺得蔣少祖有了那種他所熟悉的不可捉摸的感情。他以那種蠢笨的努力來適應朋友底這種狀態，傻笑着掩藏地看着蔣少祖。蔣少祖向他愉快地笑，但他覺得蔣少祖是故意地如此。

蔣少祖開始覺得夏陸妨礙他。他向他說了什麼，又轉向王桂英。陳景惠加入談話，談起了蘇州。他們底談話使夏陸不自在。但他坐着，在擾亂裏變胡塗，好久不能決定自己應該怎樣。這種狀況是很痛苦的。他疲乏地，沮喪地看談話的人，不時發笑，好像他很安適。

他笑，點頭，使對方滿意，希望這個談話結束。

「淑華又要回蘇州。」王桂英說。

「是的。不知爲什麼。父親原來很喜歡她。閨秀氣派啊！」蔣少祖說：「花園後面有一座松林，他們大家認爲這座松林是奇怪的，松林裏有一個很小的池塘……」他

情。人們覺得這些回憶是極美，極可貴的，因為毀滅已在進行。蔣少祖柔和地笑，用柔和的、低沉的聲音繼續說下去。

夏陸吃力地想了一下那個松林，急劇地笑着點頭，希望蔣少祖已經滿足。

「那麼，沒有人住麼？」陳景惠惋惜地問。

「你怎麼會想到沒有人住？」蔣少祖憂鬱地說：「他們都要去住了。假若父親……怎麼，那些太太小姐們不準備大大地去一下蘇州麼？」他特別憂鬱地問王桂英。

「南京也很好玩哪。」王桂英說，頓了一下，思索地凝視炭火；「但是，在戰爭裏，大家都犧牲了，人不能那麼自私。有些人是寧願投火的。好像飛蛾。」她低聲說，擺了一下頭，嚴厲地嗅鼻子。

蔣少祖嘲諷地笑，但即刻嚴肅，凝視着她。她未看他，下頷打顫。

夏陸感到可以離開關於他們的蘇州的談話了，嚴肅地看着蔣少祖。這眼光表示對過去的不幸的或甜美的回憶他是有着更深沉的情感的，但他不想在別人面前提起，因為現在空前的災難正在進行。

「那麼，你不預備回去了麼？」蔣少祖問王桂英。

「我這樣想。」

「真的，你不回南京了麼？」陳景惠帶着驚恐問。

王桂英簡單地笑了一笑，然後看了夏陸一眼；他正在看她。夏陸羞慚起來。

「玄武湖還是那樣麼？」蔣少祖又問，臉上的那種疲乏的表情更強烈。

王桂英，覺得自己明白蔣少祖底情感，明白他爲什麼老是這樣地向她發問，悲哀地笑了一笑。她抱着腿，把下顎擱在膝上，凝視炭火。

「這幾年變了，這幾年一切都變了，舊的東西變少，空地也變少，繁華起來了！」她嘆息着。「一切都變了。我想你不會認得你底弟弟妹妹了，你是蔣家底英雄哪！他們又還能怎樣呢？」

陳景惠問弟弟妹妹怎樣，王桂英簡單地回答了；顯然王桂英不願離開她和蔣少祖所共有的那種深沉的，淒涼的情緒。蔣少祖顯得疲乏而苦惱。王桂英底坦率使他不安——這種疲乏的表情是他在不夜里常有的。炭火很旺盛，水壺開始發出輕微的響聲；燈光沉靜地照耀着。夜深了，砲聲更清晰；在鈍重的敲擊聲中間有低沉的吼聲。談話間斷，夏陸變得安靜，聽着砲聲，想到在這個和平的燈光外面，血在湧流，覺得人類底生活是奇異的。

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失去了什麼再不可得的東西，錯過了什麼了。在清晰的砲聲中間，時間沉靜地過去，人們覺得每一分鐘都帶來新的苦惱，新的負荷。王桂英沉靜下來，漸漸地覺得委屈，心里有惶惑和淒涼；她現在不得不看到她底熱情和幻想和眼前的現實是怎麼不調和了。另一面她有些無聊，她看着夏陸，覺得他有着一種說不出來

的可笑。陳景惠用陰慘的、驚異的眼睛看着跳動着的水壺蓋，但不去提它。沸水落進炭火，發出聲音。

王桂英輕輕地提下水壺，隨即恢復了原來的姿勢；抱着膝，下顎擱在膝上。

「在我小的時候，過年的時候家里燒松樹椿，老太婆說是吉利。」夏陸突然用低沉的聲音說；感覺到王桂英在看着他，露出溫柔的、天真的笑容。「我們是鄉下人家，很窮！」他說，伸開腿，看着鞋尖，沉在回憶里。但隨即他想起了蔣少祖剛才的關於蘇州的回憶所帶給他的煩惱，覺得他已對別人犯了同樣的錯，歉疚起來。

王桂英有趣地，簡單地笑了一笑。蔣少祖疲乏地，淡漠地看着他。

於是憂傷的、惶惑的夏陸站起來。

「好，我要走了。」他說。

蔣少祖站起來，沉默地看着他。

「夏陸，不走罷！」陳景惠憂鬱地、憐憫地笑着說。

「張東原說是他要公開反對罷工委員會，雖然我們都贊成罷工，但是他說委員會落到那些官僚手里去了！」夏陸帶着奇異的、解嘲的微笑說，因為蔣少祖那樣地看着他。「而且，我聽說，大家要招集文化界的會議了！」他加上說，溫和地、怯弱地笑着；他覺得這些消息都是令人淒涼的。他眯着眼睛：他底心跳增劇。

他滿意他能夠在最後的時間說了這個。他怕自私。他拿起帽子來，好像很幸福地

笑着，聽着砲聲。蔣少祖直率地，沉默地看着他。

「夏陸，不早了，不要走吧。」陳景惠感傷地說。

「不，要走，因為……」他說。瞥了王桂英一眼；他底潮濕的眼睛說了因為什麼。

「外面在落雨……」送夏陸轉來，蔣少祖恍惚地說。

「多麼好的一個人啊！」陳景惠說。

蔣少祖看了她一眼，重新露出強烈的疲乏表情，坐了下來。

「桂英，我想你大概已經懂得一點上海底現實了吧？」蔣少祖突然用乾燥的、嚴酷的聲音說。——至少王桂英覺得是如此。「幻想是不行的！……」他加上說。這樣地對待王桂英，掃除了他心里的迷惘。他感到驕傲的愉快。他覺得王桂英一定會服從他。

他笑着嚴肅的、強烈的笑容。

王桂英無表情地凝視他。「是的，我在別人底家里，受着委屈！」王桂英想嘆鼻子，突然流淚。

「Miss王！桂英，桂英，啊！」陳景惠叫。

王桂英揩眼淚，憤怒地看着蔣少祖。蔣少祖疲乏地假笑着，站起來，走到窗邊。

「你傷了我底心，這麼多年，無情義的東西！」王桂英想，毫不注意自己，冷淡地看了感動着的陳景惠一眼。她覺得這一切全是由於陳景惠。

「王桂英，在中國，生活是艱難的啊！」蔣少祖說，動情地笑着，倚在窗檻上。從土桂英底眼光和面容，蔣少祖覺得她已被他征服。這個勝利是他所希望的，但同時他體會到深刻的苦惱。他不能明白自己底目的究竟是什麼。

三

在戰爭期間，年青的蔣少祖每天得到新的興奮，新的激勵。他樂於告訴自己，王桂英已不可能成爲他底苦惱；幻想熱情，不可能再迷惑他。經由夏陸底間接的介紹，王桂英得到了救護傷兵的工作；蔣少祖安心了，覺得自己嚴肅而堅定。

蔣少祖避免再見到土桂英。他告訴自己說這是由於王桂英和自己並沒有較爲深刻的感情的緣故，但同時他又並不相信這個理由。他模糊地感到自己底情緒，但不去想；他想他是沒有時間去想。

在戰爭期間，蔣少祖在最近一年接近有的朋友們，一般地稱爲社會民主黨的，是相信着自己底力量的；他們認爲他們是公正的。他們在正在從事戰爭的軍隊底上層中間有着力量，因此他們覺得，站在民族戰爭底最前線的，是他們；他們在一些進步的政客中間有着力量，這些政客們，是能夠站出來說話的；並且他們有錢。

但那些關係，與其說是政治的，不如說是人事的，和因人事而產生的事務的。這

些人們，是零零碎碎地幹過一些事業，現在聚在一起，在權力底熱情底支配下，企圖建立一種政權了。這個政權，在後來的一年，在各種複雜的關係中間，曾經短促地在福建建立起來，但在目前的上海，他們不能比別人多做些什麼。他們底那些零碎的事業，是在一個大的潮流里面暗淡了，這是他們覺得痛心的。

政府已經從南京遷到洛陽去辦公。上海底情緒是複雜而混亂的。前線底戰爭最激烈的時候，黨派間底鬥爭也最激烈。社會民主黨——大家這樣稱呼這一批人——的鬥爭底對象，是一般地稱爲左派的人們。社會民主黨反對得最激烈的，是左派的人們底對文化界的壟斷——他們覺得是這樣。其次他們爲罷工底問題爭吵，因爲他們底印刷廠被破壞了。

在戰爭中間，那些被稱爲文化人的人們，在各處與奮地流浪着，有些便聚在一起了。這些人們，是比另外的職業里的人們更容易聚在一起。他們希望在戰鬥里獻出力量，大家覺得有在抗日戰線里把各派的人們聯合起來的必需。於是產生了一個著作者抗日會，發表了告全國民衆的宣言。

蔣少祖參加了著作者抗日會，他沒有提一般的意見；他底意見是，現在大家應該注意上海底買辦資本案，這些買辦資本案破壞抗日，抓住了老百姓底血汗捐款，企圖把它交給萬惡的市民維持會。蔣少祖說，這些傢伙底目的，是要用這一筆錢來維持公債。他提議用暴力打擊這些買辦資本案。他底提議沒有得到反響，但他仍然覺得愉

快，因為他覺得自己底避免偏狹的紛爭的用心和遠大的、實際的目光是有大的價值的。

蔣少祖，在這幾天裏面，接觸了各方面的人。他覺得他是一個自由的，單獨地爲理想奮鬥的人，雖然別人認爲他是社會民主黨。他覺得某些人們在他面前譏諷社會民主黨，是愚笨可笑的。他保留着他對於他底朋友們，和另外一部份有力的人們的批判和看法，沒有對任何人表露；這個祕密，像小孩們藏着糖果一樣，使他喜悅。他確認他底看法是對的；從很多人們底身上，他看出了現代文明底苦悶。他憎惡他底幾個朋友底那種昏熱，覺得自己已經看到了遠大的東西。他常常是興奮的，但不騷亂。

這天，蔣少祖在和一個軍官討論了組織義勇軍的問題之後，去看一個重要的朋友。這個朋友不在家，他意外地遇到了被他們大家所注意的那個有力的人物郭紹清。在這個短促的會面的全部的時間里，蔣少祖被各種狂奮的思想襲擊着。

這個朋友底家位置在較爲冷靜的處所，蔣少祖是去商談組織義勇軍的問題的。夏陸昨天曾經告訴他，這個朋友底地位最近略有變化，張東原差不多已經和他決裂；夏陸並且說，這個朋友可以弄到一千枝槍。蔣少祖注意着這種變化了的地位，並注意着這一千枝槍。這個朋友是上海的政治界和文化界底最有錢，並且在地方上最有勢的人物之一。

女主人回答蔣少祖說，她底丈夫出去了，大概很快地就會回來，蔣少祖在小沙發上坐了下來，想着各種印象，一面觀察房間。房間底佈置是華麗而幽暗的；有點嫌過

於幽暗。沙發對面的牆壁上掛着一幅山水畫，可以說是完美的，然而有些平庸。蔣少祖，對於這一切，是很有鑑賞的能力。蔣少祖想着，究竟什麼東西，是這個可尊敬的主人底熱情底中心；蔣少祖想到，新的人物，有時是會在多麼奇怪的形式下生活着。這時門開了，郭紹清迅速地走了進來；一線陽光從外面的走道上面投到紅漆地板上，閃動了一下，迅速地消失。

「王先生在家嗎？」郭紹清。顯然已經看清楚了蔣少祖，安靜地向內室喊。

「啊，是郭先生嗎？」女主人迅速地跑了出來，顯然雖然知道了這個重要的約會，却不知道郭紹清究竟是什麼人；「他馬上就回來，馬上就回來！請坐！」

女主人不安地看了蔣少祖一眼。郭紹清看錶，笑着向女主人說他來早了一刻鐘。蔣少祖曾經在另一個場所見到過郭紹清，發現郭紹清裝做不認識他，感到屈辱。蔣少祖想到他應該同樣的冷淡，但在興奮中不自覺地站了起來。

郭紹清向蔣少祖點頭，坐了下來。蔣少祖小心地坐了下來。郭紹清悄悄地開始抽煙，他們沉默着。

女主人喊僕人倒茶，然後躊躇地站着。一種苦惱的思索顯露在她底敷着脂粉的瘦臉上。她認識蔣少祖，但不認識郭紹清。她底丈夫在早晨告訴她說，這個約會是很重要的，此外她便一無所知。對這個重要的來客表現了熱烈的殷勤之後，她便有些苦惱起來，怨恨她底丈夫把她一個人留在家里。她化了很久的時間考慮着是否要給郭紹清

介紹蔣少祖。假若是在交際場所，她是無需思索的，但目前的情況顯然不同。

她沒有決定應該怎樣。在智力不夠的時候，她用行動來決定；她是憂愁地站着的，使蔣少祖在他底大耳與唇中注意到她底戴着鑽石戒子的潔白的修長的手指——現在她伶俐地笑了起來，走了一步。

「這位是蔣少祖先生！」她帶着貴婦人底風度說，「這位是郭先生！」

客人們站了起來，又坐了下去。蔣少祖眼睛笑着，看着郭紹清。女主人對自己滿意了，輕盈地走進去；在門邊回頭看了一眼。

「我們見過。」郭紹清簡單地說。

蔣少祖表情嚴肅，傾身向前。同時他想到，像女主人這樣的婦女，和丈夫生活在完全相異的世界里，對於她底朋友是一件苦惱。先前，在觀察房間的時候，她懷疑他底朋友底人生興趣，但現在，因為郭紹清底來臨，他就特別同情，特別憐憫這個朋友了。

但這種同情，像常有的情形一樣，是含着敵意的。雖然蔣少祖明白圍繞着這個朋友的複雜的一切，並明白他底處境底艱難，知道他是值得尊敬的，但蔣少祖却選取了那種基督教似的態度：他是寧願同情，並且憐憫他底朋友的。

他眯着眼睛凝視着那張山水畫，他憐恤他底朋友是在世俗的權勢面前屈服了。他底表情里有着一點感傷。在他底這種詩歌般的心境里，郭紹清就成了世俗底權勢底象

微。他不覺地歎了一口氣。帶着一種奇特的諂媚，他希望郭紹清，這個世俗底權力，能夠懂得他底這一切。

「我常常能夠愛人們，因為理解，就是愛；我很容易原諒一切，我知道這是我底弱點。」蔣少祖甜蜜地想，縫着眼睛看着郭紹清，後者在安祥地抽着煙。「我理解你，你以為你是權威，我却明白你底可憐的內心……你是這樣一個，好像是很沉着的人，你不知道你祇是一個工具，唉，我們可憐的人類啊！」

郭紹清拿開紙煙，向蔣少祖淡淡地笑了一笑，蔣少祖底這一切憐憫和輕蔑就都消失了。蔣少祖想：這個笑容是什麼意義。

「這個傢伙把自己膨脹得如此之大，他希望我先開口。但是我要明瞭，我是不能被任何東西動搖的。當心這一批可惡的年青人！」郭紹清想，不覺地淡淡地笑了一笑。「我想我們應該理解別人，理解一切。」蔣少祖，順着他自己底思索路線，說；好像他和郭紹清很熟識。經歷了熱情的思考，他的確覺得他和郭紹清很熟識。他是平靜地說了這句話的，但剛說出口，就感到熱情底襲來。

「這個傲慢不遜的青年！」郭紹清想，淡淡地笑了一笑。但即刻便露出一種歡悅的、活潑的態度來好像他是非常的熱愛蔣少祖。這種態度使蔣少祖短促地迷惑了。

「近來好嗎？」郭紹清用他底溫和的、悅人的聲音說，「我們還是三個月以前偶然地見到過……我讀過你底文章！」他緊緊地接着說，他底眼睛燦爛地笑着。

「沒有什麼……」蔣少祖小聲說，臉紅了。

郭紹清底溫和的、可愛的態度是使蔣少祖迅速地跌落到低劣的地位上來了。雖然他，郭紹清，是這樣的溫和可愛，但總顯得優越；他自己練達地掩藏這種優越，因此這種優越就更雄辯。他很懂得，在他底地位上，和一個青年雄鷄似地對立起來，是不值得的；這些青年，是正在渴望着這種雄鷄似的對立。

「日本人放幾砲，弄得我們多頭痛啊！」他說，興高采烈地笑了起來。

「我要使他明白那莊嚴的一切。」蔣少祖想。但他却說了別的。他說：「是的，是的，我們都覺得。」並且露出了困惑的、諂媚的微笑。

郭紹清笑着。

「張東原他們，是沒有實際的工作可作的！」蔣少祖說，覺得郭紹清底微笑向他問了這個。「現在又不能研究哲學！」他加上說。他希望諷刺，但他底聲調過於呆板。於是他困惑地皺眉。

「是啊！」郭紹清說。

蔣少祖望着他，他臉上的那種安靜，使蔣少祖有些憤恨。於是，在攻擊了張東原之後，蔣少祖希望進一步地表示自己底獨立性。

「罷工委員會底事，我不能同意……我覺得，」蔣少祖紅着臉說，「對於真理，我總是敬重的！」他說。他覺得他已經嚴厲地批判了郭紹清。

郭紹清嚴肅地沉默着。

「郭先生到這里來，是不是爲了那一千枝槍？」蔣少祖問，睜起眼睛。

「我正要跟你談這個。」沉思了一下之後，郭紹清低聲說。他拋開煙頭，搓着手，露出精力來。他底臉嚴厲，在沉默了一下之後，又重新變得溫和。顯然他希望給蔣少祖一種印象。他說，在這一千枝槍上面，他正需要蔣少祖底幫助。

「我怎麼能夠幫助呢？」蔣少祖懷疑地、生怯地說。

郭紹清不答，友愛地望着他。

「啊哈，當心他底圈套！」蔣少祖想，睜起眼睛來。「他用權力、虛榮來激動我！他想收買我，一如他收買這里的這位主人！但我是蔣少祖！」他想。

「但是，郭先生，對不起得很，這一千枝槍，正是我底目的。」沉默了一下之後，蔣少祖傲慢地，困難地說。

「你拿它們去做什麼呢？」郭紹清平靜地問。

「打敵人。」蔣少祖高貴地說。

「你有人麼？」

「我有。」

「那麼……我們聯合地組織起來，怎樣？」

蔣少祖，灼燒着，變得像雄鷄了。他不屑回答這個平凡的問題。他因激動而發

白，右沙發上胡之胡胡着。

「我們應該明白大勢！」郭紹清激動地笑着說。

主要的，郭紹清是被蔣少祖底傲慢激動了起來。於是他們中間的情形就變得有些不愉快了。郭紹清竭力顯得平和，彎着腰，碰觸蔣少祖底手臂，低聲地說着：然後搓着自己底手，憤怒地笑着。

蔣少祖憤怒地、痛苦地笑着，躺在沙發里。

「蔣先生，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應該顧全老百姓底利益。你自己剛才說過張東原是什麼的人。在我們這方面，我們最痛恨那種自私，那種幻想！」郭紹清說，憤怒地笑着，拉着自己底衣袖。

「但在這一千枝槍上面，我無論如何有優先權，王學植先生不能出賣朋友的！」蔣少祖說，嚴厲地稱他底朋友為先生，在沙發上坐直。

「我不懂得你這青年何以如此頑固！」郭紹清說，迅速地站了起來，走到窗前。

「我的確頑固！我祇愛真理，……」下面的話是：「我反對獨斷，我反對機械、麻木，我反對對人性的殘酷的污蔑！」但他沒有能夠說出來。他站了起來，輕蔑地笑着，看着郭紹清底背影。

在憤怒裏蔣少祖感到大的歡樂：他和權力宣戰了。這時主人王學植迅速地推門進來，詫異地盼顧，並且匆促地笑了一笑。這是一個瘦小的、焦燥的人。

郭紹清謙虛地向王學植鞠躬，並且溫和地、友愛地笑着。蔣少祖迷亂地笑着，他不懂得這個人底表情何以能夠變得這樣快。

郭紹清顯得謙恭而可愛；他燦爛地笑着，小心地坐了下來，顯得溫良而優雅。他並且向蔣少祖溫和地笑，好像剛才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我們剛才爲那一千枝槍……」蔣少祖驕傲地說，站着不動。

「槍！槍！槍！」王學植跳了起來，憤怒地叫。「漢奸破壞了，破壞了，真是王八旦！」

蔣少祖快樂地笑了一笑。

「郭先生，請喝茶。」主人恭敬地說，郭紹清欠了一下腰。郭紹清皺眉，嚴厲地看着蔣少祖。

「再見！」蔣少祖冷淡而愉快地說，向他們鞠躬，拿起帽子，走了出來。

「官僚，權威，權威，官僚，投機，出賣！但是又在太陽下面行走，我覺得愉快！」蔣少祖想，走過充滿了陽光的走廊。「是的，可憐的人類啊！」他想。

蔣少祖接着到印刷所去。他是那樣的興奮，以致於忘記了他爲什麼要到印刷廠來。他覺得到這里來是愉快的。印刷廠里除了一個辦事員和一個在打掃着院落的工人以外沒有別的人，四間房子完全寂靜着。蔣少祖聽着街上的縹渺的人聲，繼續想着和郭

紹清的會面，在房間里坐着。陽光從骯髒的玻璃窗上照進來，照在狼藉着的廢紙上。蔣少祖因某個思想而笑了一笑，然後更嚴肅。

「這個民族是在進行着怎樣的戰爭啊！這個民族是在進行着怎樣的戰爭——多麼輝煌，多麼複雜啊！……我，能夠勝利！」蔣少祖想，站起來。在凌亂的紙張中間徘徊。這時一個文弱的、相貌憂愁的軍官走了進來。這個軍官衣著不整齊，沒有佩符號，左手裹着浸着血的紗布。

「張東原在這里嗎？」他焦灼地、憂愁地喊。

「不在。」蔣少祖說，走出房。「哦，是你！怎樣，你也下來了嗎？」

「我有一點事。」軍官憂愁地笑着說。

「你看戰事會怎樣？」蔣少祖問，沒有覺察到對方底心情。

軍官坐了下來，沉默着，陰沉地看着玻璃窗。

「我們用步槍打飛機。」他嚴肅地，疲乏地說。然後是長久的沉默。蔣少祖笑着，憐憫地看着他底文弱的身體和文弱的、憂愁的臉，這一切和他身上的軍服完全的不相稱——至少蔣少祖覺得是如此。

軍官突然站了起來，輕輕地在房里徘徊着。蔣少祖帶着更顯著的同情看着他底不健康的身體。

「我是來托老張帶點東西給我妹妹的……」軍官說。「光是十九路軍，不能担負

這個大的責任。」他說。

蔣少祖沉默着。

「是的。」蔣少祖感動地說，垂着眼睛。

軍官站住，沉思着。然後向蔣少祖恍惚地點頭，說再見，走了出去。

「是的，『我們用步槍打飛機』，多麼悲痛的聲音！」蔣少祖想，「郭紹清們是不是能理解中國底軍人底嚴肅的內心！他們能否理解這個民族底嚴肅？是的，他們底生活是那樣的狹小，完全是一種苦悶的形式！」蔣少祖想，笑了一聲。像很多人一樣，蔣少祖嚴肅地體驗到自己底內心生活，認為別人缺乏這種生活。

蔣少祖往外走，在院落里遇見了張東原。

這是一個身體極高，身體極瘦的，有着大的嘴巴和銳利的小眼睛的人。這雙眼睛永遠在窺伺着，很少向它底對象作直接的、坦率的凝視。這個人，有着傲慢的、感情的氣質，常常要哄笑；嘴巴大大地張開，發出刺耳的、宏亮的聲音，而小的眼睛快活地閃閃着。這種笑聲是對於全世界的一種浮薄的傲慢；它不是歡樂的。在這種哄笑里，這個人就享受着 he 底唯一的快樂了。而在靜默的時候，焦燥和憂傷在他底臉上閃顯；他靜默着，運動着他臉上的皺紋，誇大着他底苦惱。然後這苦惱又疾速地被他哄笑代替了。這個人，對自己底那些熱情，是盡量地誇張，極端地輕信；對別人，則是極端地懷疑。他是那樣地容易衝動。蔣少祖知道，在戰爭期間，他已經哭過兩次。

蔣少祖已經有三天沒有碰見他。在這些日子裏面，蔣少祖對這些人的感情和思想已起了變化。他常常經歷到那種他以為是自由而神聖的孤獨感，他認為他和這些人就要分離了。這個內心經驗是嚴肅地完成的：他，蔣少祖，愛真理；爲了真理才接近這些人，所以也當爲了真理而離開。

張東原已經聽到蔣少祖對他的諷刺和批評，開始對蔣少祖懷着敵意。想到自己以前是那樣的愛着蔣少祖——他以為是這樣——他有些傷心；他認為他是非常的傷心。於是他底這種敵意，就變成了一種俠義的行爲，像他所有的行爲一樣。

蔣少祖是有着嚴肅的、興奮的心情，高興遇見他。蔣少祖冷淡地告訴他說，某某找他，到他家里去了。蔣少祖冷靜地站着，希望張東原能夠明白他底坦直的、嚴肅的態度。「沒有關係，他會等的；我正要找你。」張東原說。

蔣少祖沉默着。他們走進房，坐了下來。張東原把皮包放在膝上，看着窗戶，又看着紙張；但實際上他是看着蔣少祖。

他向蔣少祖疾速地瞥了兩眼，露出了一個苦惱的、嚴重的表情。

「聽說你去找槍，結果怎樣？」

「漢奸破壞了！」

「詳細情形呢？」

「沒有聽說。」

「啊！啊！」張東原點頭，壓了一下膝上的皮包，露出權威者底冷酷的表情來。然後是痛苦——他意識到自己在爲中國而痛苦。

蔣少祖以透明的眼光看着他。

「但是——郭紹清弄去了吧！」他說，快意地眯眼睛，於是突然地哄笑起來，仰到椅背上去。

「沒有聽說這回事。」蔣少祖冷淡地說。

張東原快樂地又笑了幾聲，充分地感覺到權威。

「郭紹清！」他憤怒地、刻薄地說，在椅子上騷動了起來。「我要澈底地打擊他們！」他興奮地大聲說，顫抖着。

蔣少祖，在此刻的冷靜中，判斷在自己底面前的是一個可憐的人，感到快樂。

「我絕對地不贊成組織義勇軍而被人利用！我準備在前方組織一個戰地委員會，」張東原確信地大聲說，「把戰區附近的農人工人商人武装起來，成立一個新政權的基礎！」

「是的，很好！」蔣少祖說，狡猾地笑着，希望張東原繼續吹牛下去。

「而我要用這個來打擊他們！不是吹牛皮，沒有人能找到這種關係！」張東原興奮得發冷，大聲說，瞥了蔣少祖一眼。正是因爲明白蔣少祖底惡意的懷疑，他底牛皮才吹得這樣大；「而且我準備實現我底市民抗日政府的主張，老實說，沒有人能夠提

出我這樣的主張來！對那種騎牆派，我是深惡痛絕！」

「但是，有時候，中立可不可以？」蔣少祖，明白張東原是在攻擊他，笑着問，因為張東原曾經發表文章聲明自己底中立。

「戰旗報和紅旗都在攻擊我底社會民主黨底政治主張，但是沒有攻擊你們！」張東原大聲說，顯然因被攻擊而覺得榮耀。

蔣少祖，在狡獪的用意下，讚美地笑着。

「所以他們歡喜說，中立並不存在。」他說。

「老兄，你要知道，中立是時間性的！」張東原，在權威的歡樂里面，忘記了攻擊蔣少祖，或許正因為要攻擊蔣少祖，欠着腰，伸長頸子，向蔣少祖耳語起來。好像他所說的，是大的祕密；好像他和蔣少祖很親密。蔣少祖笑着點頭。

「老兄，說來話長！」張東原憤恨地說，「在江西各地的農民運動建下來的基礎，被方志敏屠殺破壞！在湖北講習所的幹部，被毛澤東弄進監牢，而北方又被官僚破壞！現在呢，就是這樣的文化壟斷！叫人笑，叫人哭！啊，自由自由！」

「我聽你說過。」蔣少祖冷淡地說。

張東原銳利地看了他一眼，露出冷酷的表情。

「好的，再談！」他說，站了起來。「我是不怕別人破壞的！不管他怎樣投機，怎樣有勢力，我是窮光蛋，又是小百姓！」他發出短促的哄笑，向外走。

蔣少祖，在這個攻擊下，露出輕蔑的表情。

「我希望你底政府成功！」他諷刺地說，艱難地笑着。

張東原站了下來，毫不思索地發出短促的哄笑，隨便地點頭，走了出去。

「招搖撞騙的東西！」蔣少祖想，往外走，發現心里有苦悶的感覺，站了下來。有人嚴肅地工作，有人盲目而機械地服從。有人在砲火里面死去，有人荒淫無恥，招搖撞騙！到了現代文明底岔路口了！——他思想，懶洋洋地走過空曠的院落。那個打掃院落的工人，扶着大的掃帚，站在那里癡想着。……

四

十九路軍底行動，實現了這個民族底意志。而在戰爭期間暴露出來的政治鬭爭，表明了這個戰爭底意義。

二月二十九日，中國軍在各種壓力下撤退。三月三日，由政府宣佈停戰。於是原來的生活迅速地恢復。經過更多的時間，中國人就更能明白這個短促的抗戰底意義。

蔣少祖家里搬來了逃難的朋友。但他不常在家，因為這些朋友，尤其是一位太太令他厭惡。這位太太醜陋而粗暴，是某個書店老板底妹妹，她底丈夫是因為一個編輯的位置才娶她的。他們經常地在房里唱戲，打牌九，使蔣少祖煩惱不堪。

戰爭結束的這天，蔣少祖在跑了一些地方之後，去找王桂英。在這一個月中間，他們祇見過一次面；蔣少祖問她對工作是否滿意，她底回答是肯定的。不知什麼緣故，蔣少祖對這個回答感到不滿。

王桂英和一個朋友住在她底回了南京底大哥所留下來的舒適的房子里，每天到戰時傷兵醫院去工作。這個傷兵醫院，像這次戰爭里的每件工作一樣，是在複雜的政治環境里面組織起來的；但它本身，在艱難的工作里面，却熱烈而單純。一些男女們底自動的服役，產生了良好的結果。王桂英，在這個組織里面，和周圍的空氣調和，心情很單純。她不懂得組織方面底複雜的、艱難的情況，她認為這個組織是極堅強的。她依賴，並且崇拜它。她底周圍的那種獻身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她；因此她以她底同伴們底友誼為榮。醫院里面的人們，特別親切地體會到戰爭底痛苦和戰爭底熱望，因此對於戰爭底結束感到驚愕。政治界底人們，每天都認為戰爭會迅速地在妥協中結束，在焦燥中生活着；但實際工作里面的人們，尤其是熱情的青年男女們，在他們底宗教般的心情中，認為戰爭將無限地展開，無限地延長。

王桂英，和她底同伴們一樣，被熱誠的獻身和單純的工作感動，未曾想到在她底周圍存在着的各種實際的力量。傷兵醫院底艱苦的處境增強了那種宗教般的情緒。王桂英底幻想飛得很遠，不時有狂喜的情緒。她覺得偉大的時代已經來臨，她覺得她底工作是神聖的，她將要做一切。每次走進骯髒的病房，看到那些痛苦的，蒼白的傷兵

們的時候，她心里總有這種感情。那些傷兵們愈痛苦、愈可怕、愈不幸，她底感情就愈甜美。她覺得這樣地遺忘，並且輕蔑蔣少祖——她心里的那個蔣少祖，是最好的。

辛勤的、苦重的工作，王桂英變得蒼白而消瘦。但她覺得一切都愉快；在遙遠的後來，她確認這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時間。上海底富人們底殘忍，藥品底缺乏，以及病房里的可怖的情況，未曾妨礙王桂英和她底同伴們底興奮的、良好的心情。

這個臨時醫院里，原來有三位醫生，其中的一位出發到火線上，在砲火下犧牲了。這是一個身體衰弱的，冷淡的人——王桂英覺得他冷淡。第二位在勞苦的工作中病倒了。現在祇剩下一位，照護着一百多名傷兵和病兵。

王桂英最後才知道，在砲火下犧牲的那位醫生，和剩下來的這位醫生，是有着政治信仰的。王桂英好奇地注意到，在同伴底死訊傳來時，剩下來的這位醫生並無特殊的表示。這是一個胖大的、好性情的人，喜歡幽默。在企圖和他接近時，王桂英注意到，他底幽默是一種防禦。

這位醫生底獻身，他底沉默的、溫和的態度，他底嚴肅的幽默，加強了醫院里的那種宗教般的情緒。從這個人，王桂英覺得這個醫院要在世界上永遠存在。

在這種浪漫的幻想和宗教的虔敬里，王桂英簡單地回答蔣少祖說，她滿意她底工作。

戰爭結束的前兩天，王桂英從夏陸那里知道了醫生們底歷史，對醫生們發生了無

限的同情。從下午到夜里，王桂英自動地隨着這位醫生工作。看着他底變在傷兵們身上的胖大的身軀，王桂英希奇地想到，一個醫生，怎麼能夠有信仰。

夜里四點鐘，醫生離開可怖的病房。王桂英疲乏而昏沉。醫生，因為過度的疲勞，幾乎在門檻上絆倒。王桂英在他已經站穩以後驚動地去扶他，他向她笑了溫和的、疲乏的笑。

王桂英憐憫地看着他，同時想到，這個人，是有信仰的。王桂英幾乎從未想到蔣少祖是有信仰的，但頻頻地想到醫生是有信仰的。她驚動地、憐憫地看着這個醫生，好像企圖看出來，在這個人底身上，究竟哪一部份藏着那個叫做信仰的東西。

「吳醫生，您要喝開水嗎？」王桂英，覺得對方已經發覺了她底目光，問。
醫生迅速地搖頭，好像開水是什麼可厭的東西。他們昏沉地沿着潮濕的、昏暗的走廊走去。

「你今天還要回你住的地方嗎？」下樓的時候，醫生問。

「要回去。」

「夜很深了啊！」

「路很近。……我喜歡夜里走路。」

醫生沉默着。

「吳醫生，張醫生的家住在鎮江嗎？」王桂英問，提起死者。

在幽暗的光線下，王桂英看見醫生底疲乏的胖臉上有了深刻的感情。顯然的，在舊日的職務後，在這樣的深夜里，醫生樂於聽見一個單純的女子提及死者。

「他家里有些什麼人？」

「一個太太，還有兩個小孩。」醫生說，悲哀地笑着。

「啊，多可憐！」

「再見！」醫生說。

王桂英底疲乏已經消失了，她躊躇地站了一下，興奮地往外走。但沒有多久又回轉，因為忘記了圍巾。她特意走過左側的院落。冷風吹着。她看見房里有燈光，醫生伏在窗後的桌上專心地寫字。她站了一下，聽見樓上有野獸般的、可怖的呻吟。

王桂英含着眼淚走出門。這是感激的眼淚。

戰爭結束，房主驅逐醫院。這是一座兩層樓的堆棧，主人是上海當地的有勢力的人物。在戰爭期間，醫院里的忙碌的人們損害了棧里的殘存的、打包的貨物。

蔣少祖來的時候，醫院正接到解散的命令；遺散的工作已經開始。這個命令使大底心情完全改變。這些男女們，對戰爭底結束感到失望，在這個命令下失去了忍耐，變得陰沉而憤怒。

是晴朗的日子。蔣少祖在路上得到了新鮮的感情。蔣少祖想到，戰爭已經結束，

他可以沉思一下，開始新的努力了。戰爭已經結束，街上的忙碌的、時裝的男女，疾馳的車輛，以及奔跑着的、說聲唱歌的小孩，給了他以生動的印象。

蔣少祖走近醫院時，正遇着昇床抬着一個頭部完全包紮的兵士出來。這個兵士覺察到了晒在身上的太陽，動彈着四肢，在呻吟。接着又是一個。第三個是一個斷腿的兵，破爛的衣服上佈滿了泥漿水和血污，那隻完好的腿、顯然比斷了的腿更痛苦，可怕地痙攣着。他沒有呻吟。但睜着遲鈍的眼睛，無血的、收縮的臉在打顫。祇有他自己明白他失去了什麼。

蔣少祖脫下帽子，靜默地站下，讓昇床通過。然後他向內走，眼里有淚水。

有人在院子里高聲咒罵什麼，但蔣少祖沒有聽見。他覺得他心里有了一個熱烈的、靜穩的東西。他慢慢地、輕輕地上樓。有兩個穿灰布棉大衣的女子跑下樓，接着，一個工人模樣的有鬚的男子扶着一個衰弱的、斷手的兵士下樓，他站下讓路。

那個衰弱的、斷手的兵士奇異地微笑着，好像對某件事情有些抱歉。

「他們打完了！」他低聲說，衰弱地、抱歉地笑着。

「你當心！活生生的讓人家騙你！」有鬚的男子回答，憤怒地看了蔣少祖一眼。蔣少祖走進病房。沒有看見王桂英，不知道誰是負責人，他向內走。外面的一間已經搬空，地上狼籍着血布和稻草。蔣少祖謹慎地、不安地穿過走道，走向另一間，那種濃濁的，藥品、血污、和堆棧底酸氣相混合的氣息更重，他聽到了動物的、痛苦

的呻吟聲。

傷兵和病兵分成兩列躺在凌亂的稻草里。有人在中間走動。這個房間里居然容納了這麼多的兵士，令蔣少祖吃驚。蔣少祖不能明白他們是怎樣睡下去的；他們沒有翻身的可能。各處有呻吟。左邊牆角有呼喚母親的慘厲的聲音。右邊有一顆頭抬起來，用憤怒的、痛苦的目光向左邊搜索。

蔣少祖踏著腳走過去，這個呼號的兵開始哭泣，用手挖牆壁。蔣少祖突然想到，既然在人類里面有這樣的絕望而可怖的境遇，那麼這種境遇使很可能即刻就落在自己身上。他苦悶地想到，爲什麼自己一向沒有感到這個。不解決這個，爲什麼還能生活。蔣少祖看到，在那個號叫的兵士旁邊，躺着一具僵直的屍體。蔣少祖全身發冷，覺得自己底血液已經凝結。在死人底另一邊，躺着一個年青的、肩部受傷的兵。這個兵抬起手來，向蔣少祖微笑，顯然不肯承認自己底恐怖。

陽光衰弱地從天窗射進來，增加了這種慘厲。

「他死了！一年青的兵士說，恐怖地笑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右邊牆角，有人暴怒地喊。

蔣少祖臉打抖。是的，他死了。是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的，全上海底窗戶，對他們底爲祖國而流血的兄弟們如此殘忍！

那個胖大的醫生帶着怒容走了進來，在他底身邊，是一個憔悴的中年女子。蔣少

祖指他們看死人，他們站下，沉默很久。

「可憐……爲了……誰？」女的說，哭了一聲，去扶那個哭號的兵。但她立刻便放棄了這個無用的企圖，快步跑了出去。

「什麼都沒有，而上海是很有錢的，同志，這是仇恨！」醫生說，蒼白的，浮腫的臉上有憤怒的笑容。

蔣少祖聽說過這個醫生，嚴肅地看着他。

「搬到哪里去？」他問。

「總不會是大街上。最好是大街上，我說，同志！」醫生說。蔣少祖感到親切。醫生和他很親切。醫生蹲了下去，溫和地低聲說話，把那個號叫的兵扶了起來。

蔣少祖悄悄地往外走。覺得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覺得犯罪——他；蔣少祖，穿得這樣好，有着一切，從孤立無援的、瀕於絕望的、爲這個民族流了血的兄弟們身邊逃開。

一輛無篷的卡車在門前停下，有人跳下來，憤怒地說着話。蔣少祖站住，看見了王桂英。

王桂英跳下車子，拍着大衣上的灰塵，向身邊的身材修長的女子快樂地笑着說了什麼——蔣少祖覺得她是故意如此——向蔣少祖走來。

王桂英興奮而嚴重，走向蔣少祖。蔣少祖，在痛苦的心情里面，沉默着。

王桂英仍然在緊張的，興奮的情緒里面，周圍的一切使她驕傲，蔣少祖底出現給了她底工作以新的、莊嚴的意義。她不能感覺到蔣少祖。

「我到這里來看看。」蔣少祖平淡地說，企圖打擊她底興奮。

王桂英匆促地笑了一笑，然後轉身向她底同事大聲說話。蔣少祖冷淡地微笑着。

「我們很忙？」她向蔣少祖說。

「是的，我知道你——但有什麼用？」蔣少祖底眼光說。

「你們怎樣？」他從齒縫里問。王桂英覺得他在憤恨她。

「我們被解散了！馬上就要完了！我們用汽車送去。」王桂英冷淡地說。

「好，有空來玩。」蔣少祖點頭，驕傲地走開去。

王桂英短促地站着不動，臉上有恍惚的微笑。她突然明白了蔣少祖爲什麼要到這里來。她突然覺得，眼前的一切是不重要的、遙遠的。

那位因逃難而暫住在蔣少祖家裏的書店編輯先生梁哲如九點鐘才起來。假若不是睡在地板上妨害走路，他還要起遲些的，因爲他夜裏睡得很遲，他有遲睡的習慣。

矮胖的，面孔狡猾的編輯先生起來後，便伏在自己底紅色漆皮箱子上整理標準國語教科書底原稿。這個稿子他已整理了戰爭底全部時間；他底這種心情很使大家欽佩，在戰爭裏他更會嘲笑，顯得極安閑，除了整理這部稿子外便唱戲，說笑話，打牌九。

他屈膝蹲在從窗戶照進來的陽光裏，用紅鉛筆在稿頁上劃一些字，並且吃力地唸出聲音。他底醜陋的太太被另一位太太鬧醒，看見他又在弄稿子，憤怒地皺眉。太太嫌惡梁實如底這個工作，好多次聲明要把這些稿子燒掉。顯然她覺得因為這，她才沒有愉快的生活的。

另一位太太開始攻擊梁實如，譏諷他貪財。醜太太披上皮衣，走向梁實如，奪下他底稿子。因為她要從箱子裏取東西。醜太太披着衣服動手梳洗，在房裏走動，頭部凌亂，臉上有厭惡的表情。

另一位太太，嬌小的太太要梁實如唱戲。

梁實如在衣裳上擦手，狡猾地看洗臉的太太。

「你唱，你唱吧！」醜太太大聲說。在嬌小的太太面前輕蔑地表示了對丈夫的威嚴。

梁實如笑，坐了下來。終於他選了一個沒有被注意的機會唱起來。

嬌小的太太披着大衣，露出了她底粉紅色的襯衣，走進內房，又走出來，拍手看着梁實如。她對梁實如夫婦懷着嫌惡，她用這些行爲來發洩她底嫌惡。

梁實如開始和這個太太接龍時，有名的情書聖手和戀愛小說家趙壁冬和夏陸上樓。趙壁冬狡猾地笑着看太太們。醜太太很喜歡趙壁冬；興奮起來了。

這個趙壁冬，被這些太太們寵愛；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在戰爭中間還戀了三次

愛，帶女友上咖啡店。實在說，太太們批評他沒有道德，而他底小說誨淫；但這並不妨礙她們寵愛他。這個年青人穿着合身的舊西裝，長髮，有高鼻子和蒼白的、機智的臉。

他們開始推牌九。在戰爭期間大家很窮，所以每次以四角錢爲度；嬌小的太太堅強地保衛着這個原則。陳景惠在房裏寫信，沒有參加。夏陸想不參加，但心情很亂，終於坐了下來。

夏陸已經聽到臨時傷兵院被解散的消息，以爲王桂英會在這裏。她底這個工作是他介紹的，所以他想和她談談。發覺她和蔣少祖都不在，他感到失望，擾亂起來。含糊地問了陳景惠後，他坐下來參加打牌九：每次都輸。

蔣少祖這時走進來，向大家點頭，走進房，然後又走出來，站在旁邊看着。

「你哪裏去了？」夏陸問。

「吳先生那裏。」

「啊，那個傢伙，」胖子梁實如大聲說。「你這是惡魔派！」他大聲說，因爲嬌小夫人奪他底錢。

「吳先生說，中國軍隊是惡魔派，日本軍隊是古典派！……不，六毛錢我決不來，趙壁冬！」嬌小的夫人高聲說；「我們頂多四毛，不像你。好的，胖子，你點？」

「我決不告訴你！」胖子狡猾地說。

「好的，浪漫派做莊，看你的！」醜夫人興奮地說，並且拉攏皮衣。梁實如懷疑地看了她一眼。

趙璧冬含着笑容指胖子，擄起衣袖來。於是他擺開腿，含着懶意的、嘲笑的表情動手砌牌。

然後她點燃香煙，以明亮的、淡漠的眼睛看着大家。

「不要失戀！」醜夫人大聲說。

「這要看。」趙璧冬說，「我們瞧瞧看，一塊錢怎樣？」

「不許，太大！」醜夫人叫。

趙璧冬揮開長髮，嘴部有狡猾的笑紋，輕蔑地看着大家。

嬌小的夫人是努力捍衛原則的，但被醜夫人底叫喊激動了嫉恨。於是不再是開玩笑了——這裏面有了某種嚴肅的、陰沉的東西。

嬌小的夫人輕蔑地笑，看定趙璧冬。

「好吧，看你，就一塊！」她說，豪爽地放棄了她們底原則，因為醜太太保衛它。

她擲下一塊錢去。瞥了醜夫人一眼。醜夫人迅速地放下錢，看定丈夫……。梁實如遲疑了一下，狡猾地笑起來，聲明退出。

趙壁冬閉起左眼，用右眼看他，然後看錢。

「夏陸，你那是兩塊是一塊？」他笑着問。

「呵，我放錯了！……」夏陸不安地說，收起一塊。

趙壁冬啣着烟，閉起左眼分牌。

「我的！」他說，欠腰看桌面，然後放下自己底牌。

他發出笑聲，伸手撈錢，醜夫人粗聲叫起來，打他底手。他求恕地微笑。

「這次非叫你！」嬌小的夫人興奮地高聲說：「兩塊如何？」她掙下兩塊。

醜夫人遲疑笑着，依然押了一塊。但夏陸却跟着押了兩塊。大家沉默着。趙壁冬優美地分牌。

「你輸了，好太太！」他說，仰起狡猾的、蒼白的臉。

「胡說！」

「你看！」

「不，先看你底！……啊，不，你有鬼，趙壁冬，我祇押一塊！」嬌小的夫人發笑，叫，但猛然臉紅。

她奪起一塊錢又掙下，好像燙了手。趙壁冬快樂地看着她，她臉紅，眼里有痛苦的、羞恥的淚水，翻起衣領。

夏陸激動，看着蔣少祖，同時輕蔑地推自己底錢給趙壁冬。

蔣少祖在笑。忽然他擠開梁實如，坐了下來，笑着伸手取牌。

「我做做莊看。」他說。

「浪漫派，你押多少呢？」他懶散地問，懶散地笑着，雲雲眼睛。

這種神情使他底臉很不尋常。他底臉蒼白，在懶意的笑容下藏着某種熱情底冷酷和惡意。他點起煙，他底半閉的眼睛在煙里顫慄。

趙壁冬放下兩塊錢，笑着看他。蔣少祖輕輕地提衣袖，打開自己底牌。

「你們放開來，啊！」他壓住牌說。

「你贏了，浪漫派！」他用特別溫和的聲音說，推過錢去。

「這次如何？」他笑着含着女性的嫵媚，問。

「趙壁冬應該下五塊！」夏陸啞聲說。

「遵命！」

趙壁冬放下錢，向太太們笑。

蔣少祖面容特別溫和。他含着奇異的、強大的歡喜開牌。他又輸了。

「恭喜你，啊！」他笑着說，歡喜地摔過錢去。

他底對這個人所懷的厭惡和勝利的驕傲使他顯得特別溫柔：他底蒼白的臉上有光彩。顯然他以輸錢爲歡樂。

嬌小的夫人嚴肅，皺着眉，不再下錢。

沉默來臨。蔣少祖感激地、溫柔地看了她一眼。

「怎樣，再……？」

「不，我們不來了罷！」夫人打斷他，惱怒地說。

蔣少祖盼顧，站了起來，眼里有了冷酷的、憎惡的光芒。他假笑着走進內房。陳景惠走出來，懷疑地看着大家。接着蔣少祖走出，面容嚴厲。未看趙壁冬。

「去，我們去吃一點東西。」他低聲說。

「我，我請客。」夏陸快樂地笑着說，不看趙壁冬，向前走。

趙壁冬向醜陋的太太嘲諷地笑着聳肩，大家沉默地走下樓梯。醜太太在樓梯上抱住梁實如，向他笑，要他替她扣好皮袍底領扣，並問他她臉上的脂粉是否均勻。

黃昏的時候，嬌小的太太和編輯先生夫婦搬走，陳景惠出去看朋友，蔣少祖和夏陸有了一次長談。談話是意外地生動起來的。最初，他們都覺得自己底心緒惡劣。他們都認為對方底思想與戰爭底結束有關，而對於這個，由於在惡劣的心情裏面的矜持的情緒，他們認為是無可談論的，就是說，他們都覺得自己認識得最深刻，因此最舌惱。

夏陸提到那個傷兵醫院，蔣少祖故意地不理會這個題目，談到未來。對於中國底未來，夏陸抱着大的熱情，而蔣少祖却用懷疑的口吻提及，於是他們開始辯論。夏陸

興奮地大聲說話，蔣少祖瞭解地，但激燥地笑着看着他。他們互相做手勢阻攔對方，表示自己對於對方所說和所要說的已經知道。並且深刻地想過。

談話沿着曲折的路線進展，在談到戰爭中間的某些事故的時候，他們體會到回憶底愉快的情緒。於是談話以笑話爲中心，他們覺得一切都是可笑的。有些他們認爲可笑的事，他們重複地說了三次或四次；他們所強調的那些要點爲什麼是可笑的，祇有他們自己能夠明白，這個不自覺的回憶工作完結，他們沉默下來，有了愉快的、嚴肅的心情，特別親切地意識到戰爭業已過去，新的生活已經開始。生活也許和戰前並無不同，但他們覺得，過去的不可復返，時代已經劃分，新的生活正在開始。

夏陸提起了王桂英。

「既然張東原那樣對付我，我自然不客氣的，」蔣少祖嚴肅地微笑着說，對以前的談話下着結論，沒有理會到夏陸底關於王桂英的問話，「我們將要分道揚鑣。」他說。

「王桂英，是的，我很瞭解她。」蔣少祖說，愉快地笑着站了起來。

夏陸愁悶地笑着。

「戰爭完了，她怎樣辦呢？」夏陸問。

「大概還是回南京吧。」蔣少祖嘲諷地說；意識到，對於自己心裏的那個王桂英，他是勝利了。心裏的那個王桂英所給子的甜蜜的、憂鬱的情緒，現在是被另一種

甜蜜的情緒代替了。他覺得他已經看到了遙遠的、悲壯的未來。他底工作和雄心將沒有盡止。他，蔣少祖，在中國走着孤獨的道路……。

夏陸離開後，陳景惠回來，告訴蔣少祖說她沒有找到佣人。她爲佣人的事情很痛苦，她自己從來沒有在廚房裏忙碌過。

蔣少祖坐在燈前看報。蔣少祖移開報紙，對她底怯弱的、驚慌的表情不滿，以陌生的眼光看着她。蔣少祖想到，而前日這個時裝的、愛好虛榮的女子將給他生很多的小孩，變得愚笨而衰老，使他底雄心在家庭裏面覆沒。蔣少祖重新看報，未說一句話。

「她打扮得這樣的鮮妍，是的，對於上海底婦女們，這就叫做戰爭結束了！或者說，生活開始了！」他思想。

「他不理我！他一句話都不說，而他和別人說！」陳景惠想。走出去。

「是的，她走出去了！因爲我是不到太太小姐們爭妍的場所去的！而她，除了這個，沒有地方可去！而且撲克牌，跑馬場！」蔣少祖想。

「我們到街上去吃點東西好不好？因爲我晚上要到……周那裏去。」陳景惠重新走進來，勉強地笑着了說。

「你先去吧。」蔣少祖說。「我等一下自己去，我現在不餓。」他加上說。

陳景惠苦惱地站着。她明白蔣少祖底故意的冷淡。

「但是，你總要吃東西呀！」她說，憤恨地笑着。

蔣少祖向她底身體迅速而銳利地看了一眼，低下頭來看報。

「那麼我就不出去好了！」陳景惠憤怒地說。

「你去。真的，你去。」他說，沒有抬頭。

「是的，你底心在別的地方，毫不希冀我！」陳景惠想，於是拿起大衣，冷淡地走了出去。在年青的夫婦間，這種情形是常有的，同時對這種情形，他們並沒有較深的思慮。他們還是比較的單純，他們常常覺得，各人底心是不應該有勉強的。但是漸漸地一切就不同了。

蔣少祖站起來在房裏徘徊，忽然聽到街上有嘈雜的，激動的人聲。最初是微弱的，遙遠的聲音——這聲音迅速地變得迫近而強大。好像洪水汎濫。蔣少祖走到窗口，看見了在大街上通過着的人羣底洪流，房門被衝開，王桂英叫喊着奔了進來。

王桂英按住狂亂的胸口，激動地、迷惑地笑着，告訴蔣少祖說，中國軍隊已經克服了真茹。蔣少祖沒有來得及表示意見，被王桂英拖出房。他們跑到大街上。

隣家底女兒在門口攔住蔣少祖。說消息是從法蘭西來的。（她指法租界），王桂英更正說，是從前方面接來的。不知爲什麼，蔣少祖向這個陌生的隣女般勤地鞠躬。

激動的，強大的聲音。人羣和車輛底洶湧的洪流。車輛浮在人羣上，好像船隻浮

在水流上。有的車輛上飄着國旗。從附近的樓窗上，燃放着的鞭炮擲了下來。對於這個新奇的，狂烈的刺激，人羣以狂熱的歡呼報答。上海底屈辱的、煩悶的市民們在慶祝勝利。勝利的消息是間接地傳來，值得懷疑的，但沒有一個人願意去懷疑。

蔣少祖被捲進人羣，意外地重新有了頑強的、傲慢的心情。他高興看完他底同胞們底這種狂喜和陶醉，他樂於明白，這些人們是愚蠢而苦悶，麻木而荒涼，經營着可憐的生活的。在那個陌生的、怕羞的鄰家女兒突然和他親近起來向他熱切地說話時，他底對目前的這個世界的態度便確定了。那個鄰家的女兒使他有了甜美的、憐憫的、冷靜而生動的心情。

他明白這些消息底虛偽，並且明白目前的這個激動的世界底真實——他覺得是如此。他覺得，在所有的人裏面，祇有他一個人如此的冷靜。他頑強，傲慢，同時異常的謙遜。擠在人羣裏，他充分地意識到在他底肉體上發生着的平靜的快樂。

他愉快地欣賞着王桂英。王桂英是有着狂熱，或者是帶着某種矯情追求着狂熱。王桂英，在突然的瞬間，覺得自己是極幸福的。這種幸福感迅速地消逝，她有了疲乏，但立刻她又振奮起來，追求，或者創造這種幸福。人羣，聲響，特別美麗、特別熱烈的燈光，成爲王桂英的創造狂熱的幸福的豐富的材料。她不能用另外的方式感覺它們；正如蔣少祖，在他底頑強的心情裏，不能用另外的方式感覺它們一樣。

醫院已經解散——戰爭和她底不平凡的時代結束了，在到蔣少祖家裏去的路上，

她是疲乏而煩惱。她不知道她將要怎樣；並且她對蔣少祖懷着驕傲和戒心。但現在她忘記了這一切。她確信戰爭是重新開始了。

王桂英和很多女子一樣，是從小說和戲劇裏認識了這個時代的。她不满意她底生活，因為她確信，祇要能夠脫離這種生活，她便可以得到悲傷的、熱烈的、美麗的命運。像小說和戲劇裏的那些動人的主人公們一樣，她將有勇敢的、淒涼的歌。她覺得，在這個時代——多麼驚人的時代！——人們是熱烈地、勇敢地生活着的。因此一切平常的生活於她毫無意義，她不理解它們。

戰爭底熱情和激動使她快樂，首先就因為平常的生活已經脫離。她認為她從此可以得到那種浪漫的生活了——由於熱烈的想像，她把醫院裏的艱苦的服務認為是浪漫的。在深夜的街道上漫步，聽着遠處的砲聲，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這種生活是快樂的。在幻想底遊戲裏，王桂英體會到自己底心靈無限的溫柔。

現在，擠在激動的人羣裏奔跑，王桂英有着狂熱和矯情，覺得自己應該做一件驚人的事情。她要使所有的人看見她，崇拜她，擠在人羣裏，想到自己是那樣的美麗，那樣的動人，王桂英眼睛潮濕了。她不懂得為什麼在這裏除了蔣少祖以外沒有人知道她。

在他們前面，一個穿綠色西裝的男子在人羣裏憤怒地擠動着，保護兩個盛裝的年輕女子，顯然他有着騎士的感情和正義的驕傲。另一邊，一個粗野的工人用脾肘亂搗，

高聲喊口號，並揮打一個戴小帽的、瘦小的人；顯然這個工人企圖用或種狂熱的方式控制羣衆。人羣湧起浪潮，蔣少祖和王桂英被推湧上前。從那個他們停留了很久的熟悉的地域出來，他們覺到了新的環境中，有了新的興奮。但立刻面前的一切就又變成熟悉的、親切的了。蔣少祖覺得一切是親切的，特別因爲他在頑強的、顫動的情緒中覺得自己瞭解這些人。對於王桂英，位置底變動，刺激了新的熱情，她覺得她將在這個海洋裏永遠浮動向前。小孩們銳聲啼叫着。鞭炮從高處擲下來。汽車喇叭狂鳴着。各處有浪濤和旋渦。王桂英臉上有陶醉的微笑。

「請您讓一讓，請您！」她向面前的一個高大的、穿西裝的男子說，嬌媚地笑着。

「是的，她用這樣的聲音說話！因爲她覺得自己是可愛的！」蔣少祖想。

面前的那個男人沒有來得及回答，浪潮又湧了起來，他們向前漂浮。王桂英憤怒地搗動肘肘，突然她發覺面前的人羣鬆散了。街道轉彎的地方騰起了強大的歡呼聲。王桂英鬆開了蔣少祖底手，陶醉地向十字路口上奔跑。蔣少祖快樂地笑着，跟着奔跑。

王桂英，陶醉在奇異的力量裏，被這個力量支持和誘惑着，突然地跳上了十字路口的崗位台。她戰慄着，莊嚴地在崗位台上走了一步，明白了她是自由的。她做了一個動作——她掠頭髮在那種肉體底特殊的快感裏，感覺到這個自由是莊嚴而無限

的。她明白了她底新的地位：她站在高處，羣衆在她底腳下仰面看着她。她明白了她底動人的莊嚴：特別因為崗位台上的熱烈的紅燈，她有了嚴厲的表情。

警察向她走了一步，向她揮手，要說什麼，但頓住了，意識到羣衆底意志，凝視着她。警察底左腮在紅光裏打顫。

王桂英看見下面有波濤和旋渦，——先前，她是被吞沒在這些波濤和旋渦裏面的，但現在，她成了這些波濤和旋渦底目標了。王桂英莊嚴地凝視着人羣，舉起手來。

她底目光掃過人羣。人羣安靜，她開始演說。

「各位同胞，一切都擺在我們面前！生和死擺在我們面前！死裏求生或者成爲日本人底奴隸，要我們自己選擇！」王桂英憤激地大聲說，並且做手勢，「我們失去了東北！我們底同胞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說了什麼？我還要怎樣說？」她微弱地、溫柔地想；從這個思想奇異地得到了慰藉。——「我們難道還能夠苟且偷生，貪生怕死！」她大聲說——「他們感動了，是的！」她微弱地想——「我們要組織起來，爲了我們底祖先，爲了我們底兒女，爲了這一片土地，我們要求生，要反抗，要勝利！」

「是的，我說得多麼好！」她想，甜蜜地流淚。

人羣裏面爆發了強大的、激賞的喊聲。大的波濤湧了起來。王桂英感到自己已經被愛，將要被面前的這個不可抗拒的、歡樂而可怕的力量捲去，在大的幸福感和甜蜜

的煩惱裏面慌亂了起來。她臉上了有了迷惑的笑容，好像哀求人羣——哀求它把她吞沒或者饒恕她。

一輛小轎車駛近，衝散了人羣。崗位台上紅燈熄滅，同時綠燈發亮，照見了王桂英底失望的、慌亂的面孔。那個不可抗拒的、歡樂而可怕的力量消失了，王桂英恍惚地、羞辱地走下了崗位台。

在王桂英演說的時候，蔣少祖對她有了不可解的、仇恨的情緒。他突然覺得一切都是無聊的；王桂英是虛榮而虛偽的，羣衆是愚蠢的。他未曾料到的那種強烈的嫉妬心在襲擊着他，使他有了一種仇恨的情緒。他注意到面前的一個男子爲王桂英底演說而流淚；他注意到周圍的人們底感動的、驚異的面容。人羣感動愈深，蔣少祖對王桂英的仇恨情緒愈強。

他開始反抗他底這種心理，但這反抗很微弱，然而在王桂英羞辱地跳下崗位台來的時候，這種情緒便突然消逝了。顯然的，王桂英在紛亂中走下崗位台來時的那種寂寞的意味令他喜悅。

王桂英迷惑地走向他，睜大眼睛看着他，好像不認識。人們向這邊跑來，蔣少祖冷淡地向街邊走去，王桂英，好像被吸引着似的，跟着他。

街上奔馳着車輛，人羣散了，蔣少祖冷淡地走着，不知要到那裏去，但希望王桂

英從他得到懲罰。他們去吃了東西，離開飯館時已經十點鐘，他們的臉上有著同樣的冷淡表情；在這種看來極爲堅強的冷淡下面，某種火燄燃燒着。他們自己充份地意識到，他們底一切動作都趨向某個目的。在每一次的反抗後，這個目的就更明顯。

他們底心情已經完全變化，剛才的熱情和失望，顯得是很遙遠了。蔣少祖已經在心裏和王桂英和解。王桂英疾速地、緊張地走路，不時露出嚴厲的、焦燥的表情。街道逐漸寂靜；潮濕的冷風鼓盪着；他們沉默着。沉默愈深，他們互相愈了解。

「是的，一個這樣的女子，她是危險的，我也是！」蔣少祖想：「我們是不自由的。然而爲什麼我們不是自由的？怎樣才叫做生活？爲什麼我底心這樣柔弱？爲什麼？」

「我怎樣辦？我應該怎樣！現在一切都過去了！難道就這樣結束了嗎？難道就要回南京去過那種生活嗎？那樣長的日子，那樣呆板，無聊！命運是多麼可怕呵！他怎樣想呢？我能夠屈服於他嗎？不，怎麼能夠有這樣的想頭！」王桂英想，因羞恥而臉紅，露出嚴厲的表情。

蔣少祖引王桂英走進一條小街，然後走進一個空場。他們走上一個土堆，燈光從左邊的樓窗裏照射下來。面前是一道破毀了的柵欄，再遠些是沉寂的小街。小街的瓦房後面，豎立着放射着燈光的高樓。

蔣少祖心情柔弱，這種柔弱可以是一種甜蜜，可以是一種懲罰。他底面孔冷淡，

他樂於相信他是爲了和王桂英談話而到這裏來的。王桂英恐慌着。看到她底火熱的、明亮的、異常的眼睛時，蔣少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對她有錯，而因了由這雙眼睛所表示的那種不可抗拒的力量，蔣少祖覺得這種錯誤是幸福的。

蔣少祖捉住她底手。

「蔣少祖！」她嚴厲地說，把手縮回去。

蔣少祖柔弱地、侮慢地笑了一笑。

「是的，我要達到我底目的！我要使她明白我是對的！」他想。

「一切都結束了！我不懂得爲什麼剛才你那樣的興奮？」蔣少祖用假的聲音說，然後浮上有罪的、懶散的笑容。他底談話愈嚴肅了。（他相信自己爲了一個嚴肅的，高尚的目的，）他底心便愈柔弱，愈驚慌，「是的，你那樣的興奮，對於這些上海人，你期望更多的東西麼？而你現在似乎很憂鬱！」他雄辯地說，但他不知自己說了什麼：他底柔弱的表情說了別的。他浮上了怯弱的笑容，沉默着。「要永遠反抗生活，永遠保持自己底明澈的心情！要大胆地破壞這個世界底法律，從自己底內心做一個自由的人！」他用痛苦的啞聲說：他底柔弱的表情更明顯地說了別的。

王桂英，被他感動，看着他。

「我，以後：決不做夢了！」王桂英說，臉紅，可憐地看着蔣少祖。

「爲什麼不？」蔣少祖痛苦地叫。

「我會向他屈服嗎？不不不！」王桂英想。

「我覺得很牛望。說不出來爲什麼！」她嚴肅地說。

「是的，你預備留在上海嗎？」

「怎樣留法呢？讀書或者做事，我都不願意。」她說，可憐地笑了一笑，沉默了。「是的，我已經考慮了，我決定回南京，我現在決定了！」她堅決地說，她底明亮的目光說，因爲他，她才要回南京。「我現在覺得我喜歡一種閑散的生活，我要什麼事都不做，我有錢，我要懶惰，我要欺騙一切人！而我覺得在南京我可以佈置這樣的生活！我要和太太小姐們周旋，我要整大的在湖裏睡覺，我要忘記一切，好像我從來不會有過什麼熱情，而我是可以快樂的，沒有人妨礙……」

王桂英，在這個熱切的敘述裏觸到了自己底內心底深處；那些描述使她甜蜜地憂傷，她流淚，在流淚裏沉默。

「桂英！」蔣少祖溫柔地喊。

「不，不能向他屈服！……是的，也許我愛他，是的，我可以說出來，沒有什麼妨礙！」她想。

「蔣少祖！」她說，流淚，下頷顫慄，「在四年以前，我曾經做過怎樣的夢！我是一直做着怎樣的夢！我到上海來，是做着怎樣的夢啊！這個王桂英，是在夢裏生活啊！然而她能夠倔強！現在夢醒來了！看見那些受傷的兵士，聽着他們在夜裏叫

喚，我底夢醒來了！但是或許我又做着另外的夢了！……我是悽涼的，我是……」她流淚，沉默着。「這個王桂英，她是等待着靜悄悄的死亡了！她底靈魂是有了不可癒治的創傷！」

帶着這個時代的矯情，用着這些字眼——這些字眼給予了無上的甜蜜——王桂英表露了她底最深刻的感情。在這個表露裏，王桂英覺得自己是得到了無上的幸福：她，王桂英，美麗地生活在這個時代。蔣少祖抓住了她底手，她沒有反抗。

她底這種表露澄清了蔣少祖底感情。他凝視着明亮的樓窗，聽着王桂英，明白了王桂英底情感，他警告自己說他應該理智。

「我決不願在一個女子激動的時候欺騙她的！」他嚴肅地向她說，抓住了她底手。

「是的，我向他屈服了！而這就是人生！」王桂英低頭，憤怒地想。他們站在冷風裏，沉默着。

「但是他爲什麼不說！多可怕！多羞恥！他是多麼自私啊！」王桂英想，戰慄着；爲了試探蔣少祖，她縮回了自己底手。

「但是有誰能夠妨礙我們呢？爲什麼我不是自由的？」蔣少祖想。

王桂英抬起頭來，發冷，迷惘，以奇異的眼光看着蔣少祖。

「桂英，我希望你明白我。」蔣少祖說，嘴唇戰慄。

王桂英浮着冷笑沉默着。蔣少祖環顧。然後低頭吻她。但當他企圖第二次吻她時，她把他推開。她底嚴厲的眼光使蔣少祖畏縮。

她無力說話，她向街邊走去。

「桂英！」蔣少祖苦惱地喊。

她回頭，痛苦地看着他。

「現在已經遲了！」她說，戰慄了一下。「有空的話，你和你太太到南京來看我……」她加上說，浮上一個悽楚的輕蔑的微笑。然後她迅速地走過街道。

蔣少祖看着她消失，臉上有迷惑的，憎恨的笑容。然後他沿空曠的街道走去。經過法租界的時候，他被巡捕扣留，因為已經戒嚴了。在惡劣的心情中，他向巡捕可怕地發怒。第二天，由於奇異的心理，他和陳景惠一路去看王桂英，但她已經回南京。時間流逝，沒有機會去南京，蔣少祖樂於認為他和王桂英之間已再無糾葛，但這個晚上却留下了奇怪的，痛苦的印象。使他在極端的隱秘中思念着王桂英，企圖獲得，並且征服她。

第二章

一

蔣捷三家是蘇州有名的頭等富戶之一，它底主人是晚清末年的顯赫的官僚。由於三女婿王定和，蔣捷三在上海底某個紗廠裏投了很多的資；他曾經聲明要親自經營那個紗廠，但他從未出門。蔣捷三很久很久都確信自己是廠主，命令王定和逐日地向他報告一切。他精細地記下這一切，發命令，撥款；但其實他對於這個紗廠並無所知。

老人和大房兒媳住在蘇州。他打了前任縣長一記耳光，並且他是對的，這件事使他在南京很有名。他底生活很刻板，像一切老人一樣。在這個籠罩於權勢底暗影和現實的財富下的古老的家庭裏，老人底強力的性格無處不在，使時走進去的人感到某種寒冷；好像他們遇見了某種東西，這種東西他們認為已經成了做惡夢的資料的。

六月，王定和和柳襟傅浦生同來蘇州。傅浦生在實業部以惡作劇和事老出名。他是去上海玩的。在上海時所遇到的某些事情——尤其是昨天晚上的某些事情令他煩

惱；這中間還有良心底煩惱，但他仍然愉快而自足。

真正使他煩惱的，是天氣太熱。下車的時候，他全身都汗濕了。他叫喊着要去吃冰，但同時站着不走。

王定和站下來等他，用左手抓住右手腕，然後彎屈右手；王定和皺眉表示煩厭。「可愛的蘇州姑娘不在蘇州了。」傅蒲生說，他是指美麗的小姨；這個思想使他興奮了。「可憐的，啊！」他看着王定和，希望他贊同。

在蔣家胡同里，牽牛花和薔薇鋪展在高牆上，在微風裏擺動；青石地上有着可喜的投影。下午的胡同很沉寂，到處是暑熱底嚴威。停下轎子，傅蒲生躍上高台階。

但他並未即刻敲門。他舉起手來又放下，回頭看着王定和。做了一個活潑的、可笑的正臉。

「你要揩乾淨臉上的灰。」他快樂地說，向門縫裏張望，然後古怪地伸直身體敲門。

沒有人答應，於是他推門。黑漆門笨重地移開，小院子裏有了脚步聲。傅蒲生直視前面，愁悶地微笑着。

「啊！馮家貴，儂來，儂來！」他大聲叫——顯然有些裝假：「看我長胖了沒有？」

頭髮花白的老僕人馮家貴疾忙地掩着胸脯（他未扣衣服），露出驚訝的、快樂的

表情跑進了門廊，看到王定和，他底發紅的老臉變得恭敬。

王定和點頭，垂下眼睛走過大廳（彷彿他不願看見），走進廂房，未抬眼睛，把上衣拋給馮家貴，迅速地坐下。

「馮家貴，老太爺午睡嗎？」他輕聲問，沒有抬眼睛。

「午睡，姑老爺。」

馮家貴出去倒茶時，王定和站起來，走到大紅木椅子前面，彎腰看着窗外。有白色的影子在槐樹底濃葉間閃耀，跑進來。王定和前額貼在窗上，浮上喜悅的、諷嘲的微笑。

年青而美麗的蔣蔚祖跑進來。他底白夏布長衫飄曳：在白色裏露出了他底潔白的小手和紅潤的，快樂單純的臉。傅蒲生跑近去，抓他底手，然後用力按他底肩。王定和點香烟，站在紅木椅子旁，向他點頭，微笑。

「好嗎？」王定和用低緩的、溫和的聲音問。彷彿他很掛慮，彷彿蔣蔚祖通常都處在不好的情況中。

「啊，你們！」蔣蔚祖露齒微笑，不知說什麼好，跑向椅子，然後跑向王定和，又跑向椅子。終於站在房中央，快樂地歎息。

「我嫌悶裏悶。」他說——顯然選擇了這句話——，笑着動手脫長衫，「我預備出去。啊，幸虧我沒有出去。住幾天嗎？」他坐下，快樂地、興奮地看着他們。

「要陪你喝酒……素痕好？」

「啊，不。」他笑。「我想……二弟好嗎？」

「他有什麼不好。一、二、八打仗，他和……他給巡捕房關了一夜，說弄得……有趣極了，關了一夜！」傅蒲生說，愉快地霎睛眼，表示這中間有更有價值的事，需要等下詳談。

「他要辦報紙。」王定和冷淡地說，他不時看着門。

蔣蔚那搖頭，又笑，然後變嚴肅，沉思着看門。

「南京他們……？」他不知說什麼好。他又笑，這笑和他底話無關。

「一樣的。」

「我要去南京，」他咬嘴唇，可愛地笑，環顧兩位姐夫；「你們歡迎？」

「來了。」傅蒲生說，嘲諷地微笑着站了起來，王定和隨後站起來，瘦臉皺蹙，好像在笑，露出恭敬的、愁悶的表情。

「貴客臨門，有失遠迎，罪過罪過！」婦女底嘹亮的聲音在走廊裏叫 穿寬袖的綢短衣和綠色繡花鞋的金素痕走進來，停在方桌前，即刻就伸手理頭髮

「我責備你們，忘記了蘇州……請坐，啊！」她高聲說，同時閃動至肘的寬袖走向傅蒲生，開始用低的、愉快而鄭重的聲音說話，彷彿她承認以前的話都是客套，現在才是正文，是她好久期待的。傅蒲生胡亂地點頭，露出崇拜的表情表示極注意，

表示對每一個字都了解。王定和踮腳走向蔣蔚祖，坐在他旁邊看信，聽見了金素痕底每一個字。

「啊，你看，這一點都不假，老人這樣說。」金素痕愉快地低聲說，皺眉加重話句底意義。「老人總是喜歡管閑事，」（傅蒲生點頭。）「但他不注意自己底事；南京的事情弄得那樣混亂，沒有人收租，大家欺騙……我和蔚祖商量，我們去南京，我讀書，蔚祖在實業部做事，順便……總之，他們不想依靠蘇州，我們盡力。蒲生，蔣家誰是能夠盡力的人呢？」（傅蒲生崇拜地點頭。）「蔣家底事是這個世界上最嚴重的問題，少祖弟說，他在開我們玩笑。定和姐夫是一把有力的手，我希望你底廠順利，」她向王定和笑。「王定和適度地（他自己覺得很適當）點頭。一然後我們在我們底河邊……啊，我說得太多了，我們要去南京。姐姐好嗎？媽媽身體好嗎？媽媽年紀大……」（傅蒲生點頭，好像他明白「媽媽年紀大」這句話底意義，金素痕說完，他底滑稽的臉從崇拜的表情裏解放；他露齒發笑。）

「蔚祖，你陪姐夫，我去看阿順……」她向門口走去。在門邊轉身點頭，幌動美麗的寬袖走出。

「好啊，我底耳朵；剛才像八哥……」傅蒲生歎息，向蔣蔚祖望眼睛；「有福氣，好老婆，老弟！」

蔣蔚祖忸怩地笑，企圖制止這個微笑，他底嘴唇顫動着。在金素痕說話的全部時

間裏，蔣蔚祖未動，沉思地凝視着窗戶。顯然金素痕所說的，主要的，她底態度所表現的，於他非常重要，並且是他底苦惱。

王定和站起來，陰沉地徘徊，最後站在蔣蔚祖面前。

「你們要去南京嗎？」王定和問：顯然關心這件事。

蔣蔚祖點頭，咬嘴唇，預備說什麼，馮家貴走進來，通報老人底接見。

蔣蔚祖起立，領姐夫們走進隣室，老人習慣在這間房裏接見別人，因為這裏底傢俱，——不是最華貴，而是最笨重，最多。這個房間底特色是，椅子最多，但進去的人却覺得無處可坐。老人不願別人安適。字畫掛滿牆壁，但剛剛走進去的客人却不能看，且不敢看它們，這些字畫也令人侷促。房裏有檀香底氣息和某種腐蝕性的氣味。傅蒲生好久未來，走進去時愉快的面孔突然陰沉。他嗅鼻子，隨着王定和坐下；坐在右邊，這裏可以清楚地看見走廊。

王定和穿好上衣，露出嚴肅的、冷淡的表情。傅蒲生發癡地思索地看着門。

高大而彎屈的白色的身影使走廊裏的陰暗的光綫變動。蔣捷三傾斜上身，大步地緩慢地穿過走廊，走進房，未看起立的、恭敬的女傭們，點頭，把手裏的大紙卷遞給蔣蔚祖，走向桌旁的椅子坐下：他習慣坐在這裏。

老人禿頂，頭角銀白，有高額，寬額，和嚴厲的、聰明的小眼睛。嚴峻黃而打

皺，但嘴唇鮮潤。他架起腿，抬眼看着女婿們。他微笑，安慰女婿們：他覺得自己在仁慈地安慰女婿們。

笑的時候，他底高額上的皺紋疊起。不笑，他底兩腮的肉袋無生氣地下垂，加強了他底嚴厲。

「住兩天？」他說，取出手帕來揩鼻子，兩腮下垂。

「不。想明天回南京。」王定和恭敬地說：「打仗的時候廠裏虧的，這個月恢復些。託老太太底魄力，總要支持下去。上海大家問候老太爺。」他說。

「老太爺要不要去上海看看？」

「我去上海，啊！」老人輕蔑地笑，然後恍惚地笑，「帶來的東西，我看看，晚上看看，你底錢，這個月我不能撥。說了，不許再提……！」

「老太爺，你太把我當小孩了！」王定和高興這個機會，愉快地說。

老人看着他，好像要親眼看見他所說的。然後看着傅蒲生。

「你，怎樣？」他含着顯著的愉快問。在舒適的午餐和良好的午睡後，老人顯然處在愉快的心情中，雖然他更看重王定和，這種愉快却祇有在傅蒲生面前表露。老人時常古怪地親善傅蒲生，因為傅蒲生是平庸的，好像人常常喜愛比自己弱小的人一樣。

傅蒲生微笑着回答了什麼，老人輕蔑地大笑。

「胡塗！」老人叫，盼顧，從馮家貴手裏奪過扇子來，提起綢衣使刀搨：「我要

叫他們跑給我。你看你一臉汗——」

傅蒲生快樂地笑，揩汗。王定和看他，看老人，他剛才在沉思，未聽明白誰爲什麼要跑給誰看。

「剛剛過去三個月，大家忘記了，什麼打仗！拿年青人要猴子！我要看見，」老人大聲說，額上的皺紋疊起來，「他們在一起，你們，一他思索着，拋開扇子，「中國和日本是百年的冤孽！……」他憤怒地大聲說，然後垂下眼睛，並把手放在膝上，做出失望的，嚴厲的姿勢。他底兩腮下垂。但顯然他頗快樂。他開始思索。

「沒有一件值得做的事，有一件，吃耳光！……你們就相信這些！噢，看見百姓底疾苦沒有！水深火熱，成千成萬，幾代的生命！交在誰的手裏？」老人發火，在桌上支肘：他底小眼在濃眉下閃射如星芒。「啊，不遠了，不遠了！」忽然他動情地叫，起立，打落馮家貴手裏的扇子，走向窗邊。

「這不是誰個人底力量能夠挽回的。」王定和用低而打顫的聲音說。

顯然這話觸怒了老人。老人健壯而孤獨，需要發火。

「誰的力量？中國這大的地方，這多人，幾萬年怎樣活下來的？偏偏到你們手裏，可憐的畜牲啊！」

「啊，老太爺，不必生氣，罪該他們受。」傅蒲生溫和地說。

老人未回答，大臉流汗。馮家貴走近替他打扇子，他大聲清喉嚨，左腮打抖。

「哪個該受罪？是你？是我？是窮苦的百姓。是他們乾淨的年青人？可憐啊！」
蔣捷三用怪異的聲音喊，兩腮無生氣地下垂，顯出老相，向蔣蔚祖揮手，然後走出去。
兒子皺眉跟隨他。馮家貴走在後面使力打扇。

二

老人回房，支肘臥在高榻上，喚姨太太燒烟，並教訓兒子：他反對兒子去南京。他說女人要去，讓她去，她借口娘家在南京，好去玩，因為她是女人。說話的時候，他揮白鵝毛扇給姨姨，但即刻又奪回來，注視她底臉，嚇退她底假裝快樂的、愚笨的笑容。於是瘦弱的女人露出憂傷，她底瘦臉顯得忠厚而率真。在假裝的快樂表情違反本意地消逝後，或在單獨地對着自己底小孩們的時候，她底愁病的臉總是如此，忠厚、仁慈、而率真。

金素痕使女僕抱來兩歲的男孩阿順。她知道這個能打斷老人底狂言。蔣蔚祖抱過小孩去，憂愁地沉默着，坐在椅子裏。老人凝視孫兒，然後看着窗戶。

「她自己不能帶小孩嗎？啊！」

他那樣看蔣蔚祖和小孩，不看他們底臉，而看他們底頭頂：老人在不快的時候看人總要看得高些。這總是如此的，蔣蔚祖不知道是否被看，不安起來。老人底灰色的

明亮的視線好久都靜止不動。並且他全身不動，除了他底多肉的、龐大的胸膛在起伏着。

姨娘看小孩，又看老人，覺得應該讚美小孩，露出虛假的、愚笨的笑容。

「拿來我抱！」老人忽然說，但同時側身抽烟。蔣蔚祖皺眉放小孩在榻上，好像他是一件東西。小孩經不起煙，懼怕，開始啼哭。

姨娘抱小孩，同時虛假地微笑着看老人。

「啊，哭了，呆子，可憐！」老人推開煙槍咳嗽，大聲說，他輕蔑地，但仁慈地看小孩。小孩不哭了，老人在煙燈上用肥大的、帶刺的嘴唇吻他，他又哭。

「鬍子刺……」姨娘小聲說。

老人盤腿坐在榻上，輕蔑地、慈愛地搖動着大鼻子，企圖逗小孩發笑。

「好，抱開，小呆子！」他忽然發火地大聲說：「蔣家全是呆子！」

「要去南京，你自己賺錢！」他揮手，向抱小孩出門的蔣蔚祖說：「去就不回來，全是呆子，全是騙子！」

姨娘明白後一句話指蔣少祖。老人很少提這個兒子，但這些話總是指他，姨娘很明白。她沉思起來，忘記了自己底快樂底義務，露出憂愁的、善良的表情。

離開老人後，姨娘底憂愁更重，枯乾的臉上皺紋深疊着。她底四個小孩圍繞着她；小孩們臉上有某種嚴肅的東西，但母親軟弱而憂鬱，那樣單純地愁苦，使看見他們的人覺得他們全體頂多祇有兩個人，並且兩個人等於一個人。他們這個團體在走過

大廳時總是無聲的。雖然老人有時對小孩們極好，但他們總是恐怖。老人在他們是一切森嚴駭人的事物；讀書，禮節，罰跪，愛撫，……等等底神祕的來源。

母親牽着最小的（三歲的女孩）走在他們中間，仁慈而嚴謹，用目光做暗號，帶他們通過大廳和走廊；小孩們通常祇在後園角落里玩耍，那時才有較大的、有生氣的聲音。顯然母親有一種自覺：小孩們將來的兇險是很明白的，他們將蒙受恥辱和不幸，因此她，可憐的母親必需使他們知道嚴謹底必要，同時使他們在可能的時候多得一些保護和慈愛，這些他們將來（說不定什麼時候）都會失去，母親在她底小孩們中間是仁愛而憂愁，有時她笑那種率真的笑，這祇有一個母親才笑得出，而在這種時候她底柔和的臉表露出：她從前是那樣美麗

黃昏，小孩們在洗澡後是紅潤而精靈，由女僕率領走過假山石，假的小河和小橋。女僕異常整潔，白蘭花押在頭上；蘇州底女僕總是那樣精緻。男用人在石路上洒水，並打掃草地，把微少的落葉積成堆。小孩們停在茅亭前等候正在洗澡的母親。母親走過石橋，帶着出浴的莊重拉着衣服，散發着香氣，嘴唇發紅而打皺。

細瘦的、莊重的女人走近小孩們。最小的女孩向前跑，她抬起眼睛，露出了幾乎不可覺察的憂愁而安慰的微笑。

「阿芳哪，看你底脚，阿是醜醜！」她抱小女孩，向最大的，十二歲的女孩叫。

「阿弟踢我！」

「踢，踢！啊！」她含笑說，取手帕揩眼睛，走進茅亭。

「聽我，阿芳，儂弗要，」忽然她抓住大女孩底細瘦的手臂，懇求地微笑着說；潔淨的額上有了皺紋，「弟弟總是弟弟，自家底弟弟，娘辛苦！昨晚怎樣說來，你阿是頂大？十二歲要學做人，要辨神色，要做事；對長輩恭敬，弗是弟弟……啊！」她說，女孩愁悶無表情，她搖動她底肩頭，帶着假裝的歡樂看着：「啊，你答應，答應：：你點頭，說是！」她用力搖女孩底瘦肩，耐心地，振作地向她耳語。她慣常總向小孩們耳語。

母親向女兒耳語很久，熱切而振作地向女兒底耳朵反復說那幾句話，懇求女兒回答一聲是。最後她停住，面容嚴重，把自己耳朵貼到女兒嘴邊。但女孩懼怕這個懇求所含的嚴肅；這種嚴肅要求她瞭解母親課給她回答的那個字底意義，和目前這一切底意義。她顯然不能明白這意義。十二歲的阿芳是有對痛苦的早熟的理解，但還無法明白母親底耳語和要求，為何這樣嚴重。她不敢回答。她怕錯誤，她知道母親要爲錯誤而痛苦。她臉紅，呼吸頻促。妹妹們嚴肅地站在旁邊。

她底胸骨突出的瘦弱的胸膛艱難地起伏着。母親底耳朵沒有離開。

「阿芳，好阿芳，你何是乖，你可憐，你說一句，說，啊！」母親又耳語。

阿芳底美麗的眼睛苦悶地閃爍着，她底臉變白了。她凝視母親底耳朵，嘴唇打抖。

「娘，是……」她用窒息的喉音說，臉更白，流淚。

母親歎息着，抬起充血的、發紅而光輝的臉來，大姐姐流淚，大男孩眼發紅，因為覺得這一切由於自己，他踢了姐姐。小孩們嚴肅地站立不動，而母親底臉充滿了安慰和慈愛。顯然這種狀態是他們這個團體底特色，而這個團體是命運給老人的將捷三所留下的唯一的寄託。

看見傅蒲生和王定和，母親底臉起了變化。兩位男子走近茅亭，姑娘迅速地點頭，向前走，露出假裝快樂的、愚笨的表情。

「姑老爺姑老爺……難得哉！」她愉快地盼顧，企圖讚美黃昏。「阿芳阿五，叫姐夫！」她莊重地說，給小孩們讓出位置。

十二歲的瘦女孩上前，——她是受過嚴酷的訓練——垂下手來鞠躬。……

「好，好！」傅蒲生伸手至女孩下頰，抬起她底蒼白的臉來，然後發笑。

「啊，風涼爽！」姑娘大聲說。這個聲調和恭敬同時，意外地叫出了憤怒。這似乎不可解，但這確是由於傅蒲生底淡淡的笑聲和阿芳底困窘不安的臉；這些使她痛苦。她激動地笑着，並且盼顧，假裝不看女兒。

姑娘領着小孩穿過假山石走開去，風吹起大女孩底白綢上衣。傅蒲生和王定和站在茅亭階下凝視他們，然後對看，同時露出憐恤的，然而不快的笑容。

這個家庭在夏天底黃昏有着較愉快的生活：老人在洗澡後走進後花園時要聽見小孩們底戲耍的笑聲和叫聲，到過蔣家的人決不會忘記兩件東西：古董和後花園。前者是老人個人底娛樂，而這無疑是很重要的；前來告貸的窮親戚都知道老人在摩挲古董的時候有好的心情，那麼他們便明白應該何時說話，以及說什麼。後花園則對於蔣家全族的人們是淒涼哀婉的存在，老舊的家庭底子孫們酷愛這種色調；以及在離開後，在進入別種生活後是回憶底神祕的泉源。這特別在蔣家底女性身上表現得鮮明。

後院大約半里見方，靠近正廳底左右側建有舊式的樓閣，姨娘和她底小孩們住在左邊，蔣蔚祖夫婦住在右邊，但上空着很多房間，好像建設它們的人具有着強烈的對於繁榮的想像力和意志，好像他底強力的手臂要想完成更大的東西更大的樓宇和莊園：它們白晝時在江南的太陽下雄偉地閃耀，夜晚則燈火輝煌如宮殿！使他，這個沉重而森嚴的安心立命的主人，在世界上有了一個人所能有的最大的存在。但他沒有完成。他做了千分之一，後來便把他底天才的大力化費到對那個不肯放鬆他的塵世的可悲的、流血的鬥爭里去了。

但這些樓宇並未頹敗，這個主人還有力量保衛他底最後的東西。這些樓宇，它們底巨大的灰色圓柱，它們底森嚴的廊道和氣魄雄大的飛簷，使這個莊園成爲蘇州最好的建築，成爲中國最好的古色古香的建築之一。

花園是華麗的，人工的，但和屋宇底建築相和諧，正如老主人底不自然的，高度

原书缺页

是落在荷花池里。傅蒲生拖起她來，她却全身水濕地仍然向金魚缸跑，並且蒙臉淚泣。

老人娶過三位姨太太，另外兩位已在五年前陸續故去。在這很遠以前他娶過一位歌女，爲了這個他把髮妻送到南京去，以後她就一直住在南京。那時最大的女兒才五歲，蔣捷三件那位歌女住在蘇州，戀愛，並雄壯地經營產業。這確然是一次戀愛，雖然是奇特的戀愛，並且時間很短促。蔣捷三在一生里祇有這一次癡狂，他兇猛地進行，好像要償補青春時代的這一部份的損失似的。這對蔣捷三是那樣的重要，他不許別人輕視這位出身不潔的女子，他竭力在家族中提高她底地位；假若可能，他要把她置在天上，那裏一切損害都及不到；他聲明他底產業是爲她設置的，他要爲她揮霍。

這位女子不美，勢利，且生病。但癡狂無法遏止。後來它自行完結了，這位女子鬧出了不名譽的行爲，死在蘇州。她弄了很多錢，但一文也未帶出去。蔣捷三從腐蝕性的大悲哀和仇恨里醒轉，但正因爲族入底非議和蘇州上流社會底攻擊，他改變了原意，給這位不幸的女子安排了一個最闊綽的葬儀，並且強迫自己底親戚們來蘇州送葬……於是這個葬儀轟動了蘇州。

第二年他接髮妻回家了一次；以後開始討姨太太。做這一切祇是爲了磨滅創痕和安慰老年。老年來臨了，生活里再不會有什麼新的東西，除了最後一次的風暴，而這要揭露舊的創痕……據說那位歌女給蔣捷三留下了很多紀念，最重要的便是園端那片里面有着池塘，松林，據說那片林木是爲她底病而栽植的，松樹都從十里外的山上移來。

那次癡狂幸而沒有使他損失財產。想起這個他都要戰慄。他在那以前和那以後都是以嚴格治家出名的人，他不能想像假若癡狂使他損失財產，他底兒女們要怎樣生活，樹底希望在果實，於是他老年的精力全化在兒女們身上，他教育他們，愛撫和責罰他們，感到風波是不留痕跡地過去了。但這個家庭總似乎是有深大的激動藏在里面的，它底兒女們是那樣多情而優美，這便是不幸。後來的遭遇使蔣捷三倒寧願在最初的風險里傾覆一切，因為在癡狂里毀滅自己總要比在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底失敗時倒下要好些。

松樹成林，覆蓋着荒蕪的草地和閃光的池塘，老人站在假山石後凝視它。蔣家的人們每人愛這個後花園的一部份：大女兒蔣淑珍愛大金魚缸，二女兒蔣淑媛愛葡萄架，蔣蔚祖喜愛荷花池，蔣少祖，在他未離家以前（他十五歲離家）則女性地愛着松林里的那個小池塘。各人有各人的原因，這些原因很簡單，但在他們自己是神祕而悽婉的。

老人洗澡後走進花園，吩咐在大葡萄架下開晚餐。老人摩挲着黃金大掛鍊走向玫瑰花叢。

他彎腰嗅花香，並用手指彈掉倒掛在枝上的敗葉，滿意新灑的水，跨過濕潤的草地向金銀花壇走去。他不願大兒子去南京，並且懷疑媳婦，覺得他們在爲了奇怪的原由爭吵；他沉思着。他穿過假的山洞，皺眉凝視着另一道假山後的松林，松林頂上照

着當日底金紅光。他底眼袋下露出憂戚的皺紋。這種表情是很少讓別人看見的。

最近的樓閣旁有孩子們的叫聲和馮家貴底蒼老的、快樂的笑聲，他笑得像叫。另一處，水仙花壇旁有男子底愉快的、沉思的話聲，老人聽出是王定和和蔣蔚祖。老人在花叢中，向葡萄架走去。

王定和對蔣蔚祖很誠懇，他愛他；王定和不會對別人這樣。顯然他們在密談，花底濃香，濕潤的晚風，近處小孩們底遊戲聲，松林和樓閣上照耀着的紅光——江南底黃金般的黃昏給了他們底談話以深刻的詩意。

蔣蔚祖倚在一株柔軟的槐樹上，抱着頭，以微笑的、憂愁的眼睛看着王定和。王定和捲起襯衣袖子又抹下——反覆着這個動作——輕輕地在草地上徘徊着；嘴部有固定的微笑，眼睛看着地面。這是自信的男子特有的姿勢。

「啊，我底目的不在這里。我可以說沒有目的，況且我做事，而不喜歡空洞地追究……」他沉思地微笑着，在草地上彎腰跨大步。「聽，婆婆鳥，啊！」聽見布穀鳥底叫聲，他抬頭，抹下衣袖，愉快地看着蔣蔚祖。

「還有一種雀子，在這種時候……」

王定和憂戚地搖頭。

「我不懂雀子；除非住在蘇州……你沒有什麼不舒服嗎？」

「我，我很好。」蔣蔚祖回答，好像這個美好的黃昏要求他這樣回答。

他們原來在談蔣蔚祖去南京的事的，但他們忽然談了這些；好像是，假若不是在這種可驚羨的黃昏里，他們便不會談這些。

「那麼你作詩嗎？」王定和笑，彎屈左手。

「我拿給你看好不好？」

「不，現在不看。他們說少祖要做官了，但是靠不住。老人近來提他嗎？」

蔣蔚祖未答，他未聽清楚。他搖動身體，使槐樹抖出愉快的聲音，並且發笑。

「蘇州，啊，」王定和說。蔣蔚祖點頭。

樓頂上的霞光消逝了。空氣澄明潔淨，金銀花呈顯出素淡的惆悵的白色，王定和驚羨地看它們，覺得它們在白天里是沒有顏色的（他在白天里並未注意它們），而祇在現在才有顏色，這種白色，愁苦的、羞怯的白色。有婦女在花間走過，發出話聲，話聲特別嘹亮。這種黃昏，好像一切都是孤獨而自由的，但是彼此愛撫而和諧。小孩們底聲音聽不見了，鳥雀在幽處啼鳴。樹木和花叢底陰影豐滿了，一種幽微的哀感和渴慕散播在空氣里。從幽暗的葉隙間可以看見天上的最初的星。樓宇底暗影里，假的溪流閃着白光。

「啊，老人老人！這是他底天堂呢！我明白你們蔣家！」王定和諷刺地說，愉快地笑了出來。

蔣蔚祖離開槐樹，輕輕地嘆息，溫柔地笑着。他整理白綢短衣，向金銀花壇慢步

走去；聽見近處花叢里的婦女底喊吃飯的叫聲，他站住。

王定和以令他吃驚的快步走向他。

王定和捲起衣袖，抓住他底手臂，匆促地微笑，露出牙齒，並且舐嘴唇。

「這對你說或許很有用，我相信，你要想一想；是你負擔蔣家，不是我，太太底意見有詳細考慮的必要，你太癡情，蔣家底癡情，而我們是……是外人，到時候祇有你們自己！」他含着某種激燥頓住了。他抓住蔣蔚祖底手臂，凝視林木；「對於你們夫妻，外人沒有資格說話，但是我看得見，……啊，你去南京，留老人一個人在蘇州，並無不可。財主大少爺去做小事，可以的，這是現代的社會，我們是現代人！但是素痕說去讀書，要學法律，我不能了解！她父親是律師！」他說，放開妻弟底手臂，離開一步，嚴肅地看他。

蔣蔚祖憂鬱地注視王定和很久，冷淡地搖頭，向小路走去。

「到南京……再看吧。」在花叢中他說。

親戚們對蔣蔚祖談及家庭事件時總是用這種調子，好像他們在表示，雖然很同情，却不能負責，一切都在蔣蔚祖；但蔣蔚祖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金素痕，他們表示對蔣蔚祖底婚姻很惋惜。這種態度在愈親近的人身上便愈明顯，好像蔣蔚祖是小孩；他們說：「你要決定一切！」接着他們嘆息，用嘆息表達其餘的。蔣蔚祖很厭惡這個。蔣蔚祖是無條件地，滿意自己底婚姻，熱愛金素痕。

原书缺页

吃飯的全部時間里老人未再說一句話，金素痕則談論不歇。兩位客人很爲難，他們不知道是否該贊同她，因此不時看老人。這種困難，是來蔣家的親戚們時常要感到

的。

飯後，僕人撤去碗筷，老人捧起水煙袋，淡漠而安靜地環顧大家，然後抬頭凝視下墜的葡萄串。他底這個動作表示他要說話了。他用小指底長而彎屈的指甲剔牙齒，彈出聲音，並咳嗽，大家知道這個咳嗽是故意的。

「你們，明天走嗎？」他用啞的、疲乏的、蒼老的聲音問。然後咕咕地吸水煙。顯然他要用這種聲調和態度造成一種嚴厲的印象，封閉金素痕底伶俐的嘴。大家沉默着，聽見僕婢們打扇子的聲音。老人繼續吸水煙，未抬眼睛。

他抬眼看着葡萄串，額上露出皺紋。

「爹爹，不要讓他們明天走，留他們玩，啊！」金素痕忽然活潑地說，傾身向老人；她底態度是那樣的自然而親切；王定和瞭解地微笑了，凝視着老人。

老人垂下眼臉，在膝上彈手指。顯然他在忍耐。

「爹爹，我想起一件事，」金素痕說，微笑着。

「素痕！」蔣蔚祖焦灼地喊，企圖制止她。

「啊……」金素痕斜眼看他，但微笑着起立，「我就來！」她說。

老人做手勢制止她，她笑，重新坐下。

她底態度時常令人驚異，因為老人底忍耐底限度是很小的。但她很自知；她底態度很和諧。她慣常用這些態度來破壞老人所造成的嚴厲的印象。並自覺有把握。她明白了，老人有幾百種理由要打翻她，但有幾千種理由要對她忍耐。

老人兩腮下垂，在膝上彈手指。

「你們，明天回南京嗎？」他重複地問，用同樣的聲調。

「是的，」王定和回答。迅速地霎眼睛。

老人沉思着。

「田租的事，馮家貴交給你，你清理過了嗎？」他問蔣蔚祖。

「清理的。」

「有多少欠的？」

「大概……五百。」

老人沉思着。

「阿順怎樣？」

「他睡了。」金素痕回答。

老人輪流地，遲緩地問了這些，忽然皺眉環顧大家。

「我剛才想過，戰事不會結束，中國人底災難要來了！」他猛力握緊椅臂，抬頭看天。「你們有力量負擔嗎？」他低沉地問，環顧男子們。

王定和，不知因爲什麼原故，胸中發生了莊嚴的微顫。在他底同輩，所謂現代人中間還不會聽到用這樣的聲調問出的這樣的話，而他是具有這種渴望的。這是這樣的：假若傅蒲生此刻也感到這個，那祇是因爲受了這種情緒的感染，但王定和却覺得從老人汲取了力量。

王定和底表情強烈而深沉，他嚴厲地沉默着。

蔣蔚祖皺眉。

「那麼蔣祖，」老人說，停住，等待兒子底視線，「你要去南京嗎？」蔣蔚祖看着他，不回答。

「你應該自己說話！」老人用重濁的聲音說「自己」這兩個字，然後寬恕地微笑。微笑即刻消失了。

蔣蔚祖堅持不看金素痕，但感覺到她底視線，並覺得這視線是熱烈的。

「你要去讀書？」老人忽然問媳婦。媳婦笑了。

「不一定。看爹爹底意思。爹爹覺得怎樣？」

「啊，啊，哼！哼！」老人說，然後站起來，向蔣蔚祖揮手，走出葡萄架。

「你們看，」老人和兒子離去後，金素痕坐到大籐椅里去，活潑地說：「爹爹屬脾氣多怪呀！啊，蘇州真悶，我投錯了胎！」

「你是才智雙絕的。」王定和含着不可滲透的微笑恭敬地說。

「開玩笑，你這個人！」金素痕揮鵝毛扇，挺出胸部，大聲說。

「我昨天讀了『少年維特之煩惱』，我在蘇州讀這種書！」她笑出聲音，一種幼稚的表情出現在她臉上；「蒲生，請你給我摘一串葡萄！」

傅蒲生愉快地拋去香煙，跳上桌子。

「我要一瓶酒！」他站在桌上向僕人們大聲說，然後摘下葡萄來。

「這個夜多麼美啊！」金素痕右手接葡萄，左手罩在紗燈上，含着驚愕的、有些天真的微笑向王定和說。王定和仰在椅子裏吸煙，點頭，並且微笑了。

蔣捷三心情焦燥，在鬱熱的房里，在笨重的傢俱間大步徘徊着，教訓兒子。

「你坐，」他說，「你坐下聽我說。你聽了就忘記了，你要想想，沒有多少時間讓我們糟塌。我是老年！……」他看了兒子一眼，「你又要去南京嗎？啊！少祖給你的主意還是定和？」他急劇地揮手；「少祖混得不錯，小流氓，好，好！哼！哼！他要參加打仗，你是他哥哥，比他大一歲，你要教訓他！」他在桌前站下來，喝茶，然後露出遲鈍的表情。「那麼，是素痕底主意了？」

「我自己的主意，爹。」

「不希奇，不希奇！你底老婆要讀書，囑子！呆子！」他惡毒地笑。

蔣蔚祖恐懼地看着他。

「你底老婆多漂亮！你就黏住她一生，她比你高明！」

「爹！」蔣蔚祖搖手，痛苦地說。「不是我自己結婚的！」他莊嚴地說。

「胡說！」

蔣蔚祖凝視地面，閉緊的嘴部痙攣着。

老人徘徊着。

「淑媛，你們！」他說。「電影好看，牌好打……秦淮河有花燈！」老人出聲思索，然後背手在敞開的大窗前站下，沉默很久。窗外，密葉叢底深遠處有燈光。涼風吹動老人底白印度綢衫。「那麼，你是死心塌地，你去嗎？」他用老年的聲音問。「啊，才歇了半年！下關的房子是爲你買的！那時候你爲什麼又要回來？」

蔣蔚祖懷疑地看了父親一眼。

「你去，好！」老人用威脅的大聲說。老人承認了。形勢是很明顯的，他無法把他底大兒子，他所最愛的大兒子留在蘇州。「動亂的歲月吸引……」他說了這一句，走至榻邊，坐下，脫下鞋子盤起腿，然後垂着頭。

他開始用一種安靜、憂愁、寂寞的聲調說話，眼角聚起鬆軟的皺紋。

蔣蔚祖憂傷地凝視着父親，注意他眼里的柔軟的光輝，逐漸露出深沉的、淒涼的、聰穎地理解人世的表情。他在桌邊托有腮，點頭，並且歎息。老人說完，他以女

性的姿勢從桌上滑下手臂，大聲嘆息。這個嘆息表示，他一切都瞭解，但事情常常是兩難的。他底離家是不可避免的。父親底孤獨和痛苦，妻子底熱情和願望，他自己的需要……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聽見他底嘆息，老人向他凝視了幾秒鐘。希望和老年的孤獨在掙扎，並且受騙，這個時間於蔣蔚祖底善良軟弱的心是痛苦的。但老人忽然跳下床，燥急地穿上鞋子走向他，不給他以吃驚或理解的時間，伸手抓住了他底兩臂，把他從椅子上拖了起來。

老人底腐蝕性的熱氣噴在他底臉上。

「那麼你說：」老人說。

蔣蔚祖下顎打顫。

「姐姐過生我去。秋天回來看爹爹。」

「你要錢，我給你！」老人大叫，推他坐下，跑向窗戶。

「當心老婆拿錢買胭脂……」老人憤怒地說。

「我自己會支配自己的……」蔣蔚祖痛苦地，柔弱地說。

老人沉默着，看着天。

「那麼，我問你，」他說，「你們昨天怎樣吵架？說一本書，什麼書？」

這個爭吵是這樣的：蔣蔚祖發現了金素痕底「少年維特之煩惱」，發現那上面有

誰的題贈字樣，於是偷看了這本書，並且把它藏起來。金素痕在他底書房里找回了這本書，晚上夫婦間便口角。蔣蔚祖發怒，聲明自己不去南京；但最後他哭了，求妻子饒恕他。這是這種致命的愛情底特色；這個男子所希望的並非饒恕，而是憐憫：他永遠如此。

蔣蔚祖臉色蒼白，看着父親，然後垂下視線，搖頭否認。

「哼！哼！去罷！」老人焦灼地說。隨即他喊馮家貴。馮家貴帶着那種與老年的身體不相稱的活潑的態度，（他總是如此），跑了進來，然後跑出去，往後院喊姨孃替老人燒烟。

「啊，你在蘇州住一個月看，假若你不相信，並且我警告你……」蔣蔚祖在門廊外遇見金素痕和客人們；金素痕微醉地，嬌媚地高聲說：「你不大會相信這種生活除了六十歲的老頭子；……」看見丈夫，她微笑地止住，並且站下，站在樹影里，廂房底燈光照在樹上。傅蒲生肩着上衣，臉上光輝煥發，浮着快樂的幸福的微笑。

樹影落在金素痕身上。她是多麼可驚——那樣美麗！她底頭髮凌亂地下垂或蜷曲，遮住她底潔白的前額。她底白手抱在豐滿的胸脯上，顯然是快樂而故意地，並且很精細地，做出那種微微吃驚的姿勢。她與高彩烈地笑着，不想掩飾她底快樂，並且顯然企圖把這快意分給別人。蔣蔚祖驚訝而陰鬱地看着她，最後把眼睛停留在她底赤裸的手腕上。

「你們喝酒？」他問王定和。

「蒲生負責！」

「對，我負責。怎樣，禁止？」

「對天發誓！」金素痕笑了起來。

蔣蔚祖眼睛炯炯。他點頭，走過他們，舉手蒙住眼睛，走入槐樹叢。

他向他所遇到的第一個僕人要一壺酒，興奮地唸着詩，跑過假山，跑到荷花池邊，盤着腿坐下來。他高聲誦詩，猛烈地喝酒。荷葉和荷花在靜夜里散發着濃郁的香氣，這香氣和酒，和內心底慘痛混在一起，以後他永遠記得。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三章

在南京的蔣家底人們，在他們底親戚和朋友中間是很容易識別的。熟人們喜歡談論蔣家，酷愛對於蔣家底未來的命運的任何暗示，並編造和誇張它們。這不是沒有原因的。蔣家底人們是呈顯出那樣斑斕的色彩，他們是聰明，優美，而且溫柔多情；如傅藩生所說，他們是「蘇州底典型」。蔣家底女性是很自知的：她們相互間那樣親愛，她們無時不表露出她們底高貴的教養，並且，在她們底互相的愛撫里，是流露出一種對未來命運底高貴的自覺；她們要協力分擔一切打擊和不幸。因此人們很容易在很多人中間辨認出誰是蔣家底人。他們底令人注意還有一個原因，並且是很重要的，這就是京滬沿綫底龐大的財產。

因為這個原因，蔣家底人們底各種表現和活動便鮮明起來了。照耀在財產底光輝中的，老家主底可敬的生涯和性格，金素痕底女性的英勇主義，或者野心，蔣蔚祖底

軟弱，以及蔣少祖底沉默，隨時繪出關於蔣家底未來的命運的強烈的暗示，而蔣家底姊妹們在這中間所做的溫柔的奮鬥，是最令人感動的。

金素痕在蔣淑媛三十歲生日前來南京，但並非爲了蔣淑媛底生日，而是爲了進法政學校，並在南京長住下去。這件事令熟人們激動。蔣家底熟人們對金素痕總懷着戒備或敵意，他們認爲這是由於金素痕是，用他們的話說，罪孽深重的女人；說這句話時他們總帶着古怪的，但天真的嘲笑，好像他們覺得這句話是一種對大家的寬恕，或他們自己也並不相信這句話似的。

他們對這件事是這樣看的：第一，來南京決非蔣蔚祖底意志，金素痕騙他出來，爲了向老人要錢；第二，長久住南京，就可以用老人底心愛的大兒子來威脅蔣家；攬得田地房產；第三，南京底場面於金素痕是必需的；她在南京有情人。

這個判斷直到蔣家底第三個女兒蔣淑媛生日那天爲止還沒有讓蔣家姊妹們知道。她們之中，除了雍容華貴的蔣淑媛，是沒有一個人注意什麼判斷的。她們是在全心的全意地、憐愛地注意着她們底蔣蔚祖，反覆傾訴，詢問蘇州，詢問神祕的後花園；她們祇在沒有提及金素痕的可能語勢里才詢問，蔣蔚祖究竟爲何來南京住。蔣蔚祖回答說找事做，但她們搖頭；她們不相信，並不能忍受這種委屈。

並且蔣少祖夫婦來南京，出現在他們中間，也是一件意外的事，雖然事前打了電報和寫了無數的快信去，但大家肯定他們是不會來的；從日本歸來後，蔣少祖就不會

來過南京。大家都說蔣少祖完全變了；大家覺得他以前是憂鬱的，但現在却洒脱而歡樂，很歡喜說笑話。蔣少祖的確這樣，他有這種性質，且這是一個從艱苦的事業里回到家庭，感觸到那種溫存和撫慰的男子所常有的，他們要盡可能地享受這個短促的休息。主要的，他們回到這種家庭里，覺得一切都良好，全無責任感；他們用虛假的允諾欺騙別人和自己，有時並承認這種虛假，露出嘲諷的微笑。

蔣少祖含着特有的愉快表情出現在這一部份熟人們中間。這種愉快是自覺的，它好像在說：「你們看這個蔣少祖吧，他在風險里獲得了最初的勝利，你們底擔憂和預料都錯了！他現在回來，因為他高興這樣……假若他有愁苦，他也決不在你們面前表露。他底愁苦屬於另外的世界，而對這個世界，你們是完全無知的。但我高興你們底這種無知。沒有力量的人需要愚昧。是的，完全是這樣，很可憐，但是很歡快，」這種表情說，「你們享樂吧。」

常常是這樣：人在自己底生活里擾亂地苦鬥的時候，覺得自己差不多完全失敗了，於是他心境陰沉，蔣少祖在二一八以後兩個月便是如此。但假如他由於某種緣由，離開了自己底生活位置，暫時離開那種關係，那個空間，而走進另外的生活，屬於可驕傲的回憶的，但自己對它已卸脫了一切責任的生活，看見那些熟悉的，可愛而可憐的人們——在這種時候，他便經歷到一種情緒，勝任愉快地回顧到自己剛剛離開，且即將回去的那個關係，那個空間，而覺得有力量，覺得自己底力量是生發在強

固的基礎上的、並覺得自己是完全勝利了。

來南京，這種可貴的心情，於蔣少祖幾乎是一種必要，他決定不想任何東西，不批評，天真地度過這幾天。

但某種焦慮和惶惑藏在下面，雖然他努力壓制。這是由於對王桂英的感情。在那個可紀念的，奇怪的晚上的第二天，王桂英便失望地回南京，以後幾個月便一直對蔣少祖守着沉默。不知爲什麼，蔣少祖覺得這個沉默是不妥的。在蔣少祖底回憶里，那個晚上是可怕的，他覺得在那個晚上他做錯了一些事。他希望補救。

在一二八當時，蔣少祖滿意在接到王桂英底來信後和她來上海後自己所感到的和所表現的，他認爲那一切全是由於他底意志；祇在最後的晚上他感到惶惑，但那個惶惑被洒脫的態度和後來的英雄似的情緒所遮掩，他自己未曾特別考慮。事情過去，這個惶惑留下了，且那樣深刻，蔣少祖含着一種不確定的痛苦明白了它。最近兩個月，在王桂英底憤怒的沉默里，他不時想到那個晚上，明白了自己底限度，並且明白了自己在那個時候所懷的玩世不恭的惡意，——他覺得是這樣——深深地感到不安。

王桂英沉默了，於是蔣少祖覺得自己對她是有罪的。他希望能有機會說明，並且贖罪。但顯然這個說明和贖罪祇在某種模糊的愛情希望里才有意義。

這是蔣少祖來南京的隱秘的目的，在現在他不復覺得自己在欺騙妻子；他認爲這正是對她誠實，顯然他覺得假若自己對王桂英的感情不固定，他才真的欺騙妻子。一

個家庭有很多困難，很多風險。陳景惠善良，愛好表面的奉獻，——她不能理解他底心，使蔣少祖深感痛苦。他能在這裏找出對王桂英的愛情的原因。這種持久的愛情令他吃驚。蔣少祖還年青，有才能，和這個時代的這些進步青年們一樣，企求過一種強烈的、壯大的、英雄的生活。他們還沒有獲得基礎，但認為別人也並未獲得，——認為中國還沒有任何強固的基礎，因此強烈的英雄主義將啓示光輝的前途。

陳景惠極渴望來南京，極渴望和丈夫底優美的姊妹們會見，她久已知道她們，但尚未見過。她覺得祇要會見她們，被她們理解，她底生活便毫無遺憾了；並且她底家庭便顯得更堅實了。

做生日的前兩天，王定和派人去蘇州接老人和姨娘，老人拒絕了。老人說：生日沒有什麼了不起，無需鋪張，蔣淑媛很痛心，要親自去蘇州，但被丈夫勸住。

蔣淑媛做生日的前幾天，未出嫁的、憂鬱的、生肺病的二姐蔣淑華從洪武街的母親底老宅帶着精緻的玫瑰花束來玄武湖畔看妹妹。蔣淑華最近會因病去蘇州，去時充滿憂鬱的詩情，但祇住了四天：她痛苦地發覺自己不能忍受老人。回來便未出門，未和因生日忙碌的妹妹見面。她們在黃昏的憂愁的台階上見到，互相悽愴地笑着，好久不能開口說話。

「我昨天本要來看你，秀菊說你還發燒……」肥胖的，穿戴華貴的蔣淑媛說；

「你還燒？」她用手背輕輕貼姐姐的額角，然後她蹣跚，用肥胖的面頰去接觸。

瞥見姐姐左手里的用綢巾包紮着的花束，她閉緊嘴唇，搖頭，然後責備地嘆息。蔣淑華憂愁地微笑着，小孩般皺起嘴唇，輕輕地解開花束。

她高瘦，穿着寬大的白衣。她用她底特有的明亮的眼睛看妹妹，然後向里面走。蔣淑媛困難地，快樂地跑進房，打開飾着華美的彩罩的壁燈，然後到鏡台前取花瓶。蔣淑華放下精緻的玫瑰花束，理好了寬大的白衣坐下來，以憂鬱的女子所特有的靜止的視線看着妹妹。這種視線使幸福的妹妹不安。她們中間常常這樣，妹妹興奮，企圖將歡樂分給姐姐，但姐姐却疲乏而憂愁，使妹妹遺憾，憎恨自己。

蔣淑華側頭靠在左臂上，伸右手撫弄花葉。

「你都弄好了嗎？」蔣淑華問，指生日的事。

「忙，頭痛。」蔣淑媛嗅花，透過花葉瞥了姐姐一眼。姐姐陰鬱地靜默着。蔣淑媛沉思，然後想起了什麼似地走進後房。

「是的，我要告訴她。我非要她答應不可。」她在後房的桌前坐下，興奮地想。她所想的是如下的事：最近表妹沈麗英向幾個親近的人提起「蔣淑華底婚事」，因為她們不能看着她永遠地孤獨憂傷。對象是沈麗英的表親，一個在海軍部供職的性情極好的男子。她們認為這於蔣淑華是最後的，也是最好的。蔣淑華錯過了一切機會，因為大家庭底女兒找尋對象有時特別困難，因為老人最初寶貴她，罵走一切求婚

者，最後又和她決裂。三年前她便到南京來住，染了不幸的病，變得銷沉。青春底最後幾年，這些漫長難耐的日子裏，她底唯一的寄託便是做詩，以及跟在蘇州的大弟弟寫很長的信，她和老母親住在一起，但她於幼小的弟妹們才是真正的母親，她照料他們，給他們錢，替他們做衣服。她底這種生活是姊妹們底最大的痛苦，她們在她面前覺得有罪。她們希望看見她歡樂，否則就看見她發怒，但她從不這樣，她永遠帶着那種艱苦的溫柔，那種高尚的安命態度出現在她們中間。大家都知道，假若她有悔恨的話，便是悔恨她和父親底衝突。這是很奇怪的，父女間在最近數年從未和好過；這次回蘇州顯然又失敗了。但她從不說這些，並且老人也不提這個，彷彿他們之間存在着某種慘痛的隱密。

蔣淑媛在後房興奮地思索着這些，把白而肥胖的、戴金鐲的手臂平放在桌上，嚴肅地凝視着前面。

「今晚沒有別人來，這最好，我要跟她說！」她熱烈地想，「假若他不肯，我要想法子！不，決不會不肯！」

她站起來，堅決地皺眉。她向外走，但又站下。

「姐姐，你到後邊來好嗎？」她喊。

這件事大家並未派給蔣淑媛做，大家是派給老姑媽的。但她現在覺得這是她底責任。她做這個也的確最好，因為在態度底堅決和機智上，她超過任何人。她在床邊坐

下，果決地看前面，然後露出悲苦的、嚴肅的表情。

蔣淑華走進來，坐在椅子上，環顧擺設華麗的周圍，向她微笑，這個微笑，沒有任何意義，但蔣淑媛認為有意義：她明白姐姐對一切幸福的家庭的謹慎態度。蔣淑媛有時對這種態度很不滿。

「我問你，姐姐，你坐到這裏來，」她要她坐在自己旁邊；「蘇州還是老樣子嗎？」

「蔣祖弟怎麼說？」

「蔣祖說——但是他會說胡話。」蔣淑媛說，笑了一聲。

姐姐露出憂戚的表情。

「蔣祖要做事，也好。」

「不，不好，姐姐。我們蔣家沒有一件好事！」蔣淑媛堅決地說。

「你身子好些嗎？」她又問。

「好些。你看見素痕沒有？」

「她？」蔣淑媛冷笑。但即刻露出深的悲戚，表示在這種談話裏，這個她是不應該被談及的。蔣淑華疑惑地看着她，同意她底悲戚，含着幾乎不可覺察的憂傷的微笑站起來，輕輕地摩擦手掌。

「姐姐，你坐下。」蔣淑媛親愛地喚，「有一件事和你談，你看見過汪卓倫那個人嗎？」

「哪個汪卓倫？」蔣淑華不關心地問。

「在海軍部做事。姑媽底外姪。啊？」

「他怎樣？」

「他是多麼好的人，爲了父親，一直沒有結婚。我們想做這個媒，你一定要不要叫我們難受。因爲你不曉得我們多麼替你難受，一天一天地，你自己當然也覺得。啊，汪卓倫是多麼好的人！」她迅速地說，有了眼淚。

蔣淑華低頭撫弄手指，然後陰鬱地笑着。

「你看見過他嗎？」

蔣淑華不答。於是蔣淑媛湊近她，握住她底手；開始向她用祕密的、煩惱的低聲說話，祇有婦女們才能這樣說話，蔣淑媛幾乎沒有再說什麼具體的東西，但她表達情感，蔣淑華也覺得妹妹說得很多，很中肯，因爲她需要這種融洽的情感。

於是蔣淑媛條理分明地說了她們底蔣家，說了弟弟妹妹，說了父親。最後她又說到汪卓倫。說到汪卓倫時，蔣淑華忽然露出特別陰鬱的表情；因爲她感到所提及的這個人與這件事和她底被前一段談話引起的對蘇州的詩意的回憶和對父親的溫柔的悲傷不適合。蔣淑華在孤獨和近兩年來的詩生活裏培養了一個美麗的理想，且對這理想很積極；她企圖在一切親近的人裏面實現它。這個理想是很難說明的，但它在回憶裏存在。在憂鬱的孤獨的女子所特有的溫柔而痛苦的感動里存在，在小孩們底笑聲，杜宇的

啼鳴，落日底霞光，潦倒的旅客等里面存在。

蔣淑華實際上還是那樣地單純，比她面前的這個妹妹單純得多，她這次和父親底衝突就是爲了她底理想：父親冷淡地拋開了她採給他的花。當然，老人不懂這個，老人覺得花原是在枝子上生長的，因爲留在枝子上比採下來好得多。

蔣淑華理想一個純潔而溫柔的大地，像杜宇那麼悲哀甜蜜，像落日那麼莊嚴華貴。即使她有家庭底渴望，她也不願別人提起，因爲別人所提起的，總是一幅庸俗的圖畫。

她陰鬱地注視着地面。

「姐姐，你不會想到你需要一個家庭？一個歸宿？」蔣淑媛溫柔地、安靜地問。然後緊閉嘴唇，露出堅決的表情，表示一切都決定於這句問話。

「一個歸宿？淑媛，一朵雲，一隻雀子，它們不想到這些。前天我回來，站在江邊，在月亮下，江水在月亮下流着，而一隻小船漂開了……」蔣淑華用淒涼的小聲說，垂着眼睛。

蔣淑媛習慣地眯起眼睛，堅決地搖頭。

「那麼，姐姐，你要同意我們。你同意了，啊？」

姐姐抬頭，向她興奮地、迷惑地笑了。這種表情蔣淑媛已好久未從她臉上看到。「姐姐，姐姐！」蔣淑媛熱切地喚。

蔣淑華凝視前面，眼睛明亮，她想起這個汪卓倫（她半個月前還在沈麗英處見到他），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但同時感到希望和恐懼。她底面孔發熱。

「你答應嗎？」

「我？不，我不！……」她底唇打抖，「命運，人不能做主；」她站起來走向桌邊，突然她哭，舉手蒙住臉。她恐懼地想到在月光下漂離江岸的那隻陌生的小船。

蔣淑媛感到自己是勝利了，走近去安慰她，然後覺得她需要哭一哭，謹慎地離開，喊僕人開晚飯。蔣淑媛是並不懂得那隻在月光下漂離江岸的陌生的小船的。

蔣淑媛爲生日忙碌，希望盡可能地節省，又希望最漂亮。她是蔣家底女兒們中間最有主婦才能的一個。她堅強。她吝嗇，但愛漂亮，這個她處理得很好。蔣淑華覺得做人是艱難的，因爲這是一個憂鬱的、不潔的長途；大姐蔣淑珍覺得做人是艱難的，因爲家庭很苦惱，因爲丈夫不忠實，主要的，因爲她軟弱，她底無窮的慈愛時常白費；年輕的妹妹蔣秀菊覺得做人是艱難的，因爲世界上好人太少，因爲擺在她面前的東西是那樣多；蔣淑媛覺得做人是艱難的，則因爲在現實的家庭和社會裏一個被人注意的女子太難取勝。太難恰如自己所希望的，同時又恰如別人所希望的那樣生活。

在丈夫從上海歸來前，她找廚子，配菜，發請貼，修飾庭園。其次她應付送禮者，坐車出去看親戚，並和次長夫人打牌。她過慣那種悠閑安樂的生活，在日常生活

裏一切都有規律，無需怎樣操心，但這次的忙碌是特殊的，且不時激動，因此她顯著地消瘦下來了。宴客前兩天的下午她未出門，因為王定和說好這個時間回來。她等得有些焦燥，露出怒容，穿着拖腳在房裏亂走。

住宅臨近玄武門，從樓上的窗戶可以看見城牆。宅後是植樹區，大塊丘陵上稀疏地栽植了矮小的樹苗。左邊是停車場。這個地帶是南京最好的住宅區之一，周圍幾十丈見方原來都屬於蔣家，但後來除了這座住宅地基地以外都被市政府買去了。樓房是四年前這對優秀的男女結婚時建築的，王定和很愛它，因為它喚起一種可貴的滿足和激勵，這種心情是祇有一個經歷了風霜，有了自己底建樹的男子才能理會的。樓房周圍建設了西歐式的花園。樓窗全部裝飾着印度綢的綠窗簾，夜晚燈光在空曠裏照得很遠；假若窗簾下垂，就顯得神祕而美麗；一種柔和的、寂靜的光漂在花園裏，漂在整齊的楊樹和草地上。

王定和自己有父親留下來的房子，位在玄武湖正面左邊的林木深邃的村落裏，他嫌它地勢不開朗，便沒有翻修，現在留給弟弟和妹妹住。但這個房子却被蔣家姊妹們愛好，她們時常去那裏，遊湖，並和王桂英做一些婦女們所喜愛的遊戲。這房子埋在果樹叢中，低矮而開敞，果樹叢裏雜草茂生，整個夏季漂浮着那種爲果樹園所特有的甜美的濃郁的氣息；夏末和初秋，果樹看守者來往巡梭，企圖捕捉那些行竊的學生們，而熟透了的果實發出沉重的聲音，在炎熱的空氣裏落入草叢。

王桂英被大家叫做安祺兒，叫做檢果子的女郎，後來便叫做檢果子的。她時常帶果子給蔣家姊妹們；她在附近教小學，和果園主人相處得很好。

在蔣淑媛焦燥地等待丈夫的時候，王桂英戴着大草帽，捧着桃子跑了進來，在台階上大聲喊嫂嫂；有兩個桃子滾下來，她放下其餘的，蹲下去檢它們。她穿着白布衣裙，在草帽下有晒黑的、健康的臉，她底頭髮很亂。

蔣淑媛喜愛她。首先就因為她好像總是在恰當的時候來到，帶來生氣。蔣淑媛穿着繡花拖鞋疲倦地走出來，疲倦地微笑着。

「桃子，啊，」她打呵欠。說。

「聽說你們跟淑華姐姐做媒，她，」王桂英捲起草帽用力搨臉，說，「啊！」於是她無故地發笑，跑到桌前去播弄桃子。

「梨寶，梨寶呢？」她問。梨寶是蔣淑媛底五歲的男孩。

「他睡覺。桂英，天氣好困人！」

蔣淑媛沒有提起跟姐姐做媒的事，沒有問王桂英怎麼知道的。她在王桂英面前總很愉快，但很少談他們所謂正經事。這好像表示，對王桂英底生活，她是不大同意的，但這並不妨礙她們中間的愉快。

她們簡單地談到天氣，後湖洲的故事，以及南京底各種離奇的糾紛，然後王桂英抓了兩個桃子，跑上樓去睡午覺。

王定和和蔣少祖夫婦同車到南京，他們並且在門口下汽車時遇到蔣蔚祖和他底高傲的、美人的妹妹蔣秀菊。陳景惠立刻走向蔣秀菊，被她底美麗驚動，紅了臉大聲說話。蔣秀菊打量她，然後看了二哥一眼，燦爛地發笑。蔣淑媛穿拖鞋迎出來，於是在台階上發生了婦女底愉快的、生動的話聲。

蔣少祖站在旁邊，露出恭敬的、微諷的表情看着她們。他底表情說：「你們包圍了她，但她是我底太太。怎樣，你們使我站在這裏。但我高興。」

姊妹間已兩年未相見。但她們被興奮而臉紅的陳景惠驚動了，一時忘記了蔣少祖。這是很奇怪的，她們沒有在心里替這個蔣少祖準備，她們並且好像覺得和蔣少祖談話是很困難的。在她們底記憶裏，蔣少祖是非常陰鬱的，因此現在她們不知道怎樣才能夠適應他。

蔣淑媛最先向蔣少祖走來，臉打顫，笑着。

「弟弟，弟弟，你忘記了我們這些可憐的！……」她高聲說，流出了憤恨的、甜蜜的蜜的眼淚。

蔣少祖感到強大的幸福，他未曾料到在這裏得到這個的。於是那個溫柔的、聰明而天真的蔣少祖在姊妹們底注視下出現了。

「啊，是的！」他說，看了年輕的妹妹一眼，她站在陳景惠身邊，臉上有稀奇的嚴肅。他看她，覺得才看見她：她底美麗和精神底表現令他吃驚。在他底記憶裏她僅

僅是一個胆怯無知的女孩。

他們發出歡快的腳步聲走進房。

蔣少祖臉上有了微諷的、幸福的笑容。他精神煥發地看房內，點頭和搖頭，並且無故地向哥哥發笑，好像說：「是的，我料到是這樣！」

他跨着優美的、柔韌的大步走到桌邊。婦女們在談話。王定和上樓換衣服。蔣蔚祖坐在愉快的、單純的姿勢裏，不時拘謹地瞥陳景惠一眼。

蔣少祖在桌邊伏下來，拋開手邊的火柴，支着面頰，愉快地看着哥哥。

「怎樣，嫂嫂來南京了嗎？聽說你要做事？」

蔣蔚祖沉思地笑着。弟弟底話顯然祇是因爲愉快，並無分担愁苦的意思，但蔣蔚祖却覺得弟弟理解他，祇有這個多年遠離的弟弟理解他；用蔣少祖這種聲調說到自己底事，蔣蔚祖幾乎還未聽見過。所有的人都幾乎是帶着深重的憂愁和神祕說到這件事，他們提出責任，並加重責任，把它架在他，蔣蔚祖肩上，但這個弟弟底話句裏却全無這個，這是使他感到意外，並且樂意的。

他決定找一個機會向弟弟傾訴一切。他覺得祇有弟弟理解他。

他眼臉微顫，暫時未作答。忽然他動情地笑。

「這幾年你幹了些什麼？」

「我嗎？」蔣少祖笑。沒有具體答復哥哥，轉向婦女們。

「妹妹，我問你，」他愉快地大聲說，「你讀匯文嗎？」
妹妹愉快地笑。

「你信基督教嗎？」他快樂地問。

蔣秀菊臉紅，眼睛明亮。

「少祖，秀菊是若瑟。」蔣淑媛高聲說，「她受洗的名字是若瑟！」

「若瑟？」

美人臉更紅，用小手巾搥臉。

「若瑟嗎？」陳景惠歡樂地說，抓住蔣秀菊底手；「我有一個朋友叫做瑪麗。馬大拉底馬麗。」

蔣少祖又轉身，帶着那種爲年青的男子所特有的肉體的愉快轉身，抓起桌上的王桂英底有藍色絲帶的草帽來，用它搥臉，同時愉快地、無意義地看着哥哥。

王桂英醒來，無故地感到頹唐，感到夏日的荒涼和空虛，像無故地感到那種年青的、洶激的、粗野的生之歡樂一樣。她理頭髮，最後又忿怒地把它弄亂，疲乏地走了出來。在門外遇見用手巾揩臉的哥哥。她沒有說話，繼續向前走。

「桂英，」王定和用緩慢的、冷淡的聲音喚。

她生氣地站下來，看了他一眼。

王定和繼續描臉，凝視妹妹很久。

「蔣少祖在下面。」他用同樣的聲調說。

王桂英迅速地瞥了他一眼。然後迅速地轉身走進房，關上門，跑到窗前。

王桂英從上海回來後，便經歷到一種深刻的內心憂傷，頹唐好像從內部開始，她覺得以前有過的熱情不會再來了。很明顯地，她讀過一些書，信仰過蔣少祖這樣的人，並且她具有一種好像是乖謬的激情的性質，她不能照別人一樣地生活。她所具有的，不是普通少女的熱情，而是某種精神活動，某種可貴的，然而時常顯得乖謬的激情。自由的生活使她稍稍粗野。她自己無法找到一個活動對象，但她本能地在等待着這個對象，它一直到現在還是蔣少祖。她底女性的本能反抗他，但她底精神需求他。這裏面就存在着無數的驚懼、煩惱、頹唐、憎恨，和可怕的、不可抑制的熱情。王桂英在別人眼裏，總是熱情而活潑的，但她很寂寞，她覺得目前的生活平庸，一切男子都平庸——除了蔣少祖；她有些懼怕他。

她苦惱不知如何生活。她勉力去遊戲，企圖忘記這個苦惱。她最近生活得很胡塗，整天遊玩，胡鬧，陪太太們打牌，陪蔣秀菊彈琴唱歌，並且亂吃東西，胡亂地睡覺，但有一個驚懼伏在她底心中。剛才，在睡覺的時候，這個驚懼突然強烈，她頹唐地醒來。

聽見蔣少祖底到來，她跑到窗前，重新感到這個驚懼，甚至恐怖，她奇怪一三八

在上一刻的時候她爲何未感到這，爲何在愛情底那些緊要的時間她却那麼勇敢坦然，未感到這。

顯然在大的熱情和委身的意志裏人不會感到這個，在那個時候人覺得一切是應該的，幸福而美好的，真正投入炮火的兵士不會有恐怖。恐怖產生於幻想，希望，產生於顧此失彼的平庸的生活。

在這種恐懼裏，王桂英迷失了好久，呆站在窗前。她覺得，她是弱的、可憐的、無經驗的——她是女子。

她底臉變白，肌肉緊張。她開始徘徊，喃喃自語着。

「這是多好！多好！」她說，猛然感到夏日的太陽和窗外的園林城廓已不再是荒涼的，它們都顯得愉快而鮮美。她站住，凝視窗外，不解爲何如此；「他爲什麼？……他怎樣想到我？他痛苦不痛苦？」於是她重新徘徊着。

忽然她跑到鏡子前面整理衣服，並且梳起頭髮來。

「啊，您是多麼好啊！」她向鏡子裏的王桂英點頭，並且迷惑地微笑。

鏡子裏的王桂英穿着西式的、白花布的、露肩的、有長摺縫的短衣，臉上顯出驚奇，早顯着特殊的迷惑和柔軟。這個王桂英嘆息，從鏡子裏消失，有力地、鎮定地向門口走去。她打開門慢慢地走下樓梯，穿過精緻的小廳，聽見了蔣家姊妹底生動的語聲。沒有停止，出神地，專注地往前走。

王桂英心跳增劇，感到羞慚，但未停住，出現在愉快的房間裏，未看蔣少祖。但覺得他在進門時便知道他站在那裏，以及用怎樣的姿勢——那種美麗的、自在的姿勢是她所熟悉的。她最先看陳景惠，向她點頭，帶着那種迷離的、假意做出的疲懶的笑容。蔣淑媛說了什麼，謹慎地看着她，又看着蔣少祖，蔣少祖臉上有同樣迷離的、假意的笑，站在原來的姿勢中。

蔣秀菊結束了自己底話，站起來跑到心愛的女伴身邊。

「好哪，檢果子的，你什麼時候來的？」她仰手放在王桂英肩上，快樂地說，快樂地盼顧。顯然王桂英是她底驕傲；顯然她覺得王桂英底出現增加了自己底地位。王桂英未進房以前，她苦於無法表現自己；這是常有的情形，人們在和這一部份親蜜的人快樂地在一起時，會渴望另外的朋友出現，以便快樂地招呼，向兩方面驕傲自己底地位。而在婦女們中間，這種驕傲常常是可愛的。

「我四天沒有看見你，檢果子的！我要來玩，好嗎？」她細緻地整理王桂英領上的結帶，笑着說。

蔣淑媛和陳景惠在笑，但有一種不安從她們散播出來。陳景惠躺在椅子裏，垂着眼臉，矜持地、輕蔑地撫弄着皮夾。在上海的災難中，她未曾對王桂英如此。

王桂英開始匆忙地、假意地和蔣秀菊說話；但不知自己說了什麼。蔣秀菊點頭，好像她明白。王桂英感到陳景惠的表情，假裝尋找東西，盼顧着，瞥了一下蔣少祖。

他在玩弄她底草帽，臉上有某種快樂的、不安的表情。

蔣少祖在這個時候不似在上海，那時他是包圍在沉重的氛圍中。在這裏，他是愉快而自由的，這是那種強烈的、肉體的愉快，他未想到要克服它，相反的，他覺得它是生命；他好久便等待王桂英，認為這是某種精神的需要，即他要向她說什麼，等等。他未更往深處想，他在快樂的本能上停止；想到他要向她說什麼，他便感到神祕而迷惑的歡快，未見到她以前他感到惶惑，見到了她，他便忘記了其它的一切，覺得快樂，這是那種自信的、年青的快樂，蔣少祖想像它是贖罪的快樂。

王桂英進房，他感到自己有價值，並且光輝，感到那種強烈的、年青的歡快，強健而驕傲的青年的肉體的歡快。他覺得王桂英是爲他而來，並且，顯然的，王桂英迷惑而驚動，並未向他發怒。他祇看到這個，在這種強烈的情緒中他無法注意陳景惠。他看了她，但未說任何話，未做任何動作，他滿意自己能夠這樣。

王桂英露出不安的、疲倦的神態和蔣秀菊說什麼，注意了陳景惠底輕蔑的姿勢，向誰點頭，快步走向蔣少祖，好像她有很重要的事。

「請你把草帽給我。」她冷淡地說。

她臉上的頹唐的、惱怒的、野物的表情令蔣少祖吃驚。

「哦，它是你底嗎？」他懶意地笑。「很好的草帽。」他輕輕地把草帽交給她。「謝謝你。」她說，打顫的眼睛向着地面。

「我回去了，秀菊。你來玩。」她笑着說，顯然努力不看蔣少祖，然後堅決地走出。

蔣少祖抱歉地笑着，隨手抓起茶杯來玩弄，好像他底興趣是一般的，並非特別喜愛王桂英底草帽；好像手裏闕着使他很不安。

二

開始了關於家事的談心，責備、惋惜、希望這樣希望那樣，然後坐車出去看親戚，打牌，重複同樣的談話。

蔣家底姑母爲姪女底生日從龍潭趕回來。她每年夏末都要去龍潭一個姪女處，她喜愛鄉村，喜愛這個樸實的姪女，喜愛她底忠誠的奉獻；她每年都從龍潭帶回很多臘味和瓜果。今年她去得早些，並且因爲和女婿吵了架的緣故，沒有帶小孩們去。

她把姪女蔣淑媛這次的生日宴會看得很重；這首先是一個過了五十歲的、全生活充滿不幸的女子才這樣看的。她底哥哥底家庭對她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存在，她二十三歲就守寡，假若不是有這個顯赫的蔣家放在她底後面，她便不能生存；族人們便會爲財產的原故把她逼死，使她底一對兒女落入最悲慘的命運。其次，她本能地覺得三姪女底這生日將是蔣家最光榮的、最好的場面，在這個曖昧的認識下面藏着不幸的女

人底無窮的辛酸。

姑母年青時守寡，壯年時死兒子，其後是女婿底死，女兒底帶着兩個小孩的再嫁……她底生涯充滿不幸。她是靠了蔣家底存在才生活下來的。她丈夫底家庭久已破散，不再留下什麼。這是一個散亂的、無秩序的商人家庭，她底一房本來很富有，但後來破產了；後二十年她便和女婿女兒同居，期望過繼給自己的孫兒女長大成人，和這個破落的家庭斷絕了一切關係。

四十歲以後她成爲剛愎的、精明的女人，對人世有了固定的觀念，知道什麼是自己底，什麼不是自己底；什麼是可得的，什麼是不可得的，以及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而在這個觀念裏，一切種類的人格和道德感情，慈善和勢利，利己和犧牲等等，都找到了一個權衡的尺度。

老人帶着瓜果回來，進門便大笑大叫，因爲孫兒女攔路搶劫。鄰居們從他們各自底窗口伸出頭來。（姑媽住在南京底最複雜的地方）。女兒沈麗英抓着針線跑出來，然後快樂地大叫，跑進堂屋去放下針線。

她單純地做出那種神祕的表情，重新跑出來，做手勢指樓上。從樓窗裏伸出女婿陸牧生底戴眼鏡的大臉。然後傳來粗重的脚步声。在這個時間裏，沈麗英給小孩分了果子，提果籃走進堂屋去了；老人疲倦地，但快樂地走上台階，伸頭給女兒，女兒向她密語，並且發笑。

她從女兒底表情看出來女兒要向她密語；她愉快地伸頭。

「你們說了沒有？」她歡喜地問，同時做手勢驅趕小孩。

「牧生在說。」沈麗英回答，笑着走開。

「啊，奶奶辛苦！」陸牧生大步跨出來，興奮地紅着臉，用他特有的粗聲快樂地說，並且露出羞怯。他五天前和丈母爭吵了的，但他總是即刻便忘記，並且他現在處在愉快的心情中；他是那樣的單純。他笑着，看着果籃。

老人簡單地笑了笑，表示並未忘記，但願意忘記。於是她轉身招呼另一個男子，她底外姪汪卓倫。她向他幸福地、寵愛地笑着。

汪卓倫跨着安靜的步子出房來，溫柔地向老人笑着，低聲說了什麼，顯然他處在溫柔而憂鬱的心情中。他底身體很秀美，唇部有中年人的鬍鬚，穿着灰色的、樸素的中山服。在笑的時候他意外地歎息；覺察到這個，他笑得更溫柔，蹣跚走到姑媽旁邊。

他未說話，或者他低聲說了什麼，姑媽憐愛地看着她。

沈麗英走出來，以明亮熱情的大眼睛輪流地看着他們。

「媽，你洗臉。我們吃西瓜。」她快樂地說。

大家進房。汪卓倫在床邊輕輕地坐下來，他底溫柔的眼睛靜靜地追隨着走動着的沈麗英。她在用她底姿勢和表情宣示某種幸福。汪卓倫溫柔地看着她，憂鬱地摸鬍

聲，嘆息着。他底歎息說：「你說的那個東西於我是不可能的，看吧，我什麼都不能有，雖然我需要。」

老婦人匆忙地洗好臉，拋下了手巾，走向汪卓倫。女兒用眼睛向她做暗號，她未看見。

「卓倫，好兒子，你都知道了。你怎樣想？」姑媽說。

汪卓倫看了她一眼，微笑着搖頭。

「好兒子，我要看見！」她憐愛地、熱情地說，做了手勢。

沈麗英明白母親不可能中止（她原想把這個話放在最良好的情勢中說的），快步走上前，笑着，愉快地紅了臉，凝視着汪卓倫。

她翻轉平伸的手，搖頭。她覺得她是在做暗號。

「明天淑媛請你，你一定要去，啊！」她以她所特有的嘹亮的高聲說：「你一定要去，不然我得受罪。就是她們蔣家！」她說：在她眼里存在的是女性的蔣家。

汪卓倫站起來，柔和的、詩意的臉上有深重的悲悵。他輕輕地看了表妹一眼，兩位女性同時說話，姑媽上前，抓他底手臂。他笑着閉起眼睛搖頭。

陸牧生快樂地發笑。

「去，去，去，」汪卓倫疾忙地點頭，好像怕她們；「不過……好，去去！」他站住不動，垂下眼睛來。他底蒼白的臉上的深重的悲悵感動了沈麗英，她覺得自己已有

錯，好像在別人底苦難前幸福總有錯；她突然苦惱，用顫抖的聲音說了一句什麼，向後房走去。

姑媽快樂地感傷地揩眼睛，大聲歎息。

「你們真會做媒，啊！」汪卓倫強笑着，說，臉上有某種軟弱可憐的東西。「牧生，你有酒嗎？你要請我喝酒」他說，向快地笑着的陸牧生看了一眼，開始徘徊。「我們才會做媒！做媒還要請喝酒！」沈麗英在後房大聲說，然後跑了出來。

第二天上午，姑媽底家庭在忙碌、叫嚷、找衣服、責備小孩子之後領汪卓倫去蔣淑媛家。人力車停下時大家遇到了蔣家底大姐蔣淑珍和她底大女孩傅鐘芬。蔣淑珍在付車錢；裝扮得像花的，擦得通紅的九歲的傅鐘芬，站在車杠旁，臉上有着對於強烈的快樂有所準備的、嚴肅而癡迷的神情，看見沈麗英底大女兒陸積玉，傅鐘芬莊重地點頭，好像成年的婦女。

沈麗英精明而迅速，奔向蔣淑珍搶着付車錢。她帶着那樣堅決的、無可懷疑的神態，以致於蔣淑珍毫未抗議便退開，認為應當如此。她退到女兒身邊，露出她所特有的慈愛的、歉疚的、軟弱的笑容。

「姑媽，你看！」她說，好像企圖責備沈麗英。

姑媽迅速地搬動小腳向她走去。但她看見了汪卓倫，不知何故有些不安。汪卓倫

嚴肅地向她鞠躬，她熱情，不知如何是好，但向他走來。

「我說你要來，卓倫。」她用她底愁慮的，悅耳的聲音說。「你好久都沒有到我們家裏來，……」

「我有些忙。」

「我盼得要死。」她笑，用那種眼光看這個嚴肅的男子，好像他是令慈愛的母親焦心的小孩。

小孩們彼此招呼，走在一起。大家走進庭園，蔣淑媛和陳景惠最先跑出來，其次是傅蒲生和蔣少祖。姑媽尚未見到蔣少祖，她搬動小腳疾速向前跑，發出責備的、快樂的叫聲。

「看哪，死東西，小鬼頭，蔣家底禍害！」

蔣少祖點頭，笑着。

「啊，是的，媽。」沈麗英叫。指陳景惠。

陳景惠快樂，來不及說話，臉發紅。姑媽尚未見過她，她抓住她看了很久，滿意，又叫起來。

「看哪，怪不得我們都老了啊！」

大家通過鋪滿樹蔭的水泥路走進前廳。廳裏的客人全站起來了；陌生的客人們不知道是誰來了，但覺得來的是重要的客人。姑媽跑向蔣蔚祖，跑向金素痕，跑向老嫂

嫂；廳堂裏充滿了生動的、快樂的叫聲和話聲。

乘着這種活潑的空氣，大家把龍鐘的、壞脾氣的、穿着紫色的綢裙的蔣家底媽媽，和穿着黑緞子裙子的精明的姑媽，以及別的一些老媽媽們放在一起。老媽媽們，因耳聾而大聲喊叫着，年青的婦女們繚繚地響着綢衣，談笑風生地走進內房。

因爲人數太多，她們大家都有些裝假。她們在說客氣話的時候溫怯地笑着；她們在開玩笑的時候高聲叫喊。她們互相觀摩衣妝，其中以金素痕底袒臂的、黃底紅線的綢旗袍最出風頭。她們大半都穿着精巧的繡花鞋，少數的，穿着高跟皮鞋，顯得很艱難。她們這樣地彼此注意着衣飾，因爲，祇有她們，才懂得一個女人在衣飾上所受的痛苦。

「我們還是在表嬸那裏會過呀，表嬸底那個舅爺來了嗎？」「阿福底病好了嗎，謝天謝地！」「他就是這一點不成氣！」「啊，我們老表親，你不用客氣，小孩子底事情，你萬萬不能破費！」「你底衣裳多時髦呀！是上海底料子！」「不，素痕，你這個小妖精！」

她們叫成一團，而後，她們安靜了，重新有了綢衣底繚繚聲。

接着她們就叫起來了。

「我們底頭腦是封建的呀！」「淑媛姐姐才是維新派！」「她是細皮白肉！」「啊，我們老了啊！」

大家稍稍有點疲乏，空氣變得自然了。不停地響着吃瓜子的聲音。有人打起呵欠來，大家都打起呵欠來了。她們用她們底精緻的、戴着鑽戒的白手掩着嘴巴，她們眼裏有疲乏的、愉快的眼淚。

在男客們裏面，談話生動了起來。這主要的時候因為有新奇的、生動的、善於雄辯的角色在——這個角色是蔣少祖。

蔣少祖覺得，在他底身邊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這些人已經被生活所壓倒，愚蠢而自滿，蔣少祖愉快地對他們取着驕傲的態度，最初大家談笑話：有一個留着小鬚的傢伙是特別地善於談話。但在笑話裏面，蔣少祖笑得很勉強了，他顯得有點疲乏。接着，陸牧生攻擊他，王定和用搜索的、含着敵意的眼光看着他，他活潑了起來。他底譏智的諷刺使滿座驚倒。

王定和輕視蔣少祖底信仰，但蔣少祖對這個顯得毫不介意。在王定和底敵意的熱情裏——王定和毫不掩飾這個——蔣少祖就成了中心人物了。

蔣少祖，他並沒有那麼愚蠢，來和這一批人辯論理想和信仰。他底花花公子式的愉快的機智，是足以應付他們的。從王定和底口裏，大家都知道蔣少祖是年青的政治家，而對於所謂政治家，大家是懷着惡意的，於是，不管相識與否，都攻擊起蔣少祖來了。蔣少祖應付這些攻擊，是勝任而愉快。

「依你看來，中日會合作麼？」陸牧生問。

「中日合作，像這樣子：中國是馬，日本騎馬。」蔣少祖說，比着手勢，懶洋洋地躺在椅子裏，愉快地笑着。隨後他滑稽地做了一個歪臉，好像在嘲弄這匹馬，和這個騎士。大家笑了。

在大家底笑聲停止了的時候，傅蒲生在電扇後面大聲地笑了起來：他才懂得這個。王定和笑着看了大家一眼，對客人們底愉快感到滿意。

然後他用搜索的、嚴肅的目光看着蔣少祖。

大家談到民主、獨裁、國際上的某某和某某。蔣少祖，以他底豐富的知識和機智，使大家不停地哄笑着。但談話並不就這樣結束：一種嚴肅的、興奮的東西在王定和底身上表露出來了。這是，在對蔣少祖底批判裏，痛苦的熱情所產生的結果。嚴肅的內心鬥爭，是在輕鬆的哄笑下面進行着。

陸牧生說，他對一切感到悲觀。他嚴肅地說了很多，但就在這種興奮的敘述裏，他安慰了他自己。王定和攔住了他，用尖銳的聲音向蔣少祖說話

和陸牧生所說的話相反，他說中國底前途是樂觀的，但他却又並不是在反對陸牧生。他是在反對蔣少祖，雖然蔣少祖對於這個題目並沒有說什麼。

王定和，帶着一種熱切的感情，說他懂得政府底痛苦。

「我們知道，一個當家長的人，總是不被兒女們理解的，我常常這樣想。」王定

和用興奮的、痛苦的聲音說，憤怒地笑着，看着蔣少祖，「你知道中國底情形是多麼複雜啊！」他說，忽然親切地笑着，希望說服蔣少祖。「是的，祇有實實在在地處在那個地位上，比方說，才曉得當局底痛苦。」他嚴肅地說；「你看南京吧，這幾年是進步得多快，但偏偏，比方說，有一些叛逆的兒女，對於這些個叛逆的兒女，一個家長怎得不痛苦，這個家長說『祇要你回頭，我總會爲你殺豬宰羊，忘記過去的一切的……』而我們却自私，沒有良心……」他痛苦地說，流出了眼淚。

「這是浪子回頭啊！」蔣少祖嚴肅地、優越地大聲說。他匆促地笑了一笑，企圖遮藏王定和底眼淚所帶給他的痛苦。

大家沉默了。電扇傳出強大的聲音來。坐了一下，王定和和陸牧生一道走了出去。

「賣弄小聰明的東西，可惡已極！」王定和憤怒地說。

「他根本是小孩子！」陸牧生說，快樂地笑着。

王定和又進來的時候，大家正在圍着汪卓倫談論中國底海軍。談話在一種拘束的、莊嚴的空氣裏進行着，王定和底進來使大家停頓了一下。顯然王定和，他底那種違背做主人的心意，並違背老練的世故而暴露出來的激昂和痛苦，是這種拘謹的空氣底原因。

在以前全部時間裏，汪卓倫帶着他底溫和的，憂鬱的神情坐在蔣蔚祖底旁邊，

蔣蔚祖顯得困惑而遲重，他們兩個人都沒有參加談話。王定和走出去以後，爲了打破沉默，那個小鬍鬚的、談諧的客人向汪卓倫問到中國底最大的軍艦有多少噸，日本底最小的軍艦有多少噸——他認爲這個問題很聰明——等等。汪卓倫，帶着一種輕柔的、嚴肅的笑容，用低而清楚的聲音回答了他。汪卓倫回答這個問題時所有的嚴肅的表現，使談諧家有些失望。但別的客人却因此開心地問起很多問題來了。

汪卓倫，他底明亮的、酸濕的眼睛輕柔地笑着，他做着優美的手勢，柔和而清楚地回答了大家。他在說話的時候用他底美麗的、率真的眼睛看着對方，他底這種目光，以及他底柔和的聲調和安靜的、優美的手勢，顯示了他底嚴肅的、豐富的精神生活，感動了蔣少祖。

「這是一個誠實的人！」蔣少祖想。

「啊，他是孤獨的，高尚的，毫不做作的！他是這一羣裏面的一顆珠寶！」接着，蔣少祖感動地想。

蔣少祖感覺到，在汪卓倫底一切表現裏，有着一種高尚的孤獨的自覺。他對別人是這樣的親切，但同時他又是很莊重的；他保衛着他底孤獨的內心。

談話停止了，汪卓倫帶着憂鬱的表情坐在那裏，眼睛半閉，凝視着窗外。這種憂鬱的、瞑想的表情，在一個男子底身上，會有這樣的美。蔣少祖從不知道。忽然汪卓倫輕輕地嘆息，看着蔣少祖，向他笑了溫柔的、憂鬱的笑。

這時王定和底弟弟王墨衝進房來了。這是一個快樂的大學生，身體優美有如體育家。顯然他絲毫都不介意哥哥底威嚴。他跑了進來。不管這裏面是些什麼人，跑向傅蒲生，向他說了什麼，大笑了起來。

傅蒲生沒有來得及明白他底大笑底原因，金素痕，閃着光輝，出現在門口了。金素痕，她是多麼嬌媚呀！

「你這個死東西！」她伸出她底赤裸着的手臂來，指着王墨。她嘟着嘴，然後笑了笑。「手巾還出來，死東西！」她說，響着高跟鞋輕盈地走了進來。

大家笑着站了起來。蔣蔚祖底困惑^々臉發紅，然後發白。

「搜吧！」王墨大聲喊。

傅蒲生動手搜他。紅綢手巾從他底襯衣里面落了下來，他大笑，跑了出去。

「死東西！氣死人！」金素痕笑着罵。「對不起各位！……她們要行禮了！」她嘹亮地說，走了出去。

王定和愁悶地笑着向蔣蔚祖點頭，他們走了出去。大家陸續地走了出去。但蔣少祖沒有動。他做手勢留下了汪卓倫，使他坐在他底旁邊。

「我們底家庭不要從整個的方面來看，已經沒有了整個！」蔣少祖說，雄辯地做了手勢，「我們要個別地看它……儘是銅臭，啊！這就是現代中國社會！」他迅速地站起來關閉電扇。「……我很同情我這個哥哥，還有淑華姐姐！」他非常憂鬱地

說。

汪卓倫以柔和的、酸楚的目光看着他，同時笑了他底莊重的、憂鬱的微笑。這微笑說：「我是一個孤獨的人——我底善良有什麼價值呢？」

「我要勸你一件事，淑媛妹妹！你們忘記了……在年輕的時候大家玩玩，但是你今天一定要答應我這個姐姐！淑媛妹妹！媽媽在這裡……你們忘記了！」蔣淑珍憂愁地、熱切地向她底做三十歲的妹妹說，並且抓住了她底手臂。她們是站在樓上的過道里，面對着後窗，可以看見花園底綠蔭。

「大姐，究竟是什麼事呀！」蔣淑媛煩惱地說。顯然她極不願意姐姐來干涉她底一切佈置。

「淑媛，我們的家庭門第高貴，我們不必怕別人笑！」她說，覺得說錯了話，煩惱地笑了起來。感覺到妹妹底冷淡和不满，她就說得更熱切，更混亂了。「淑媛妹妹，你聽我說一句，我們可不必假充時髦，我們蔣家就是這個樣子的……老實說，淑媛，我覺得一個女人還是守舊一點的好！」（蔣淑媛露出了冷酷的、煩悶的表情）「我不是說，妹妹，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底意思……」

「你究竟要說什麼呀！」

蔣淑珍可憐地笑了。

「我是說，妹妹……」和說話同時，來了眼淚，「妹妹，我心里真難受，我老了，雖然今天是好日子，我不該……」她揩眼淚，做出勉強的歡笑。「妹妹啊，我要你點個香燭，替祖宗，替媽媽姑媽叩個頭……也教訓教訓素痕。」她說，可憐地笑了。

「哦，這個！——行的！」蔣淑媛冷淡地說，以高貴的步態走下樓梯。

點了香燭，叩頭開始了，大家吼叫着。蔣淑媛顯得莊嚴而不可親近，叩了頭，接過了媽媽和姑媽底紅紙包。然後她輕蔑地笑着走過金素痕，走進房。她進房便因悲傷而流淚。她露出富泰的樣子重新走出來，看見了遲到的蔣淑華，對她表現了非常的親熱。

在這種親熱下，蔣淑華有些困窘；另一面，因為金素痕底在場，她露出了絕頂的孤高。她底頭上，插着黃色的小花，使她顯得深刻而動人。她提起寬大的白衣走進房。於是，男男女女坐在一塊，就開始了那種競爭了。

蔣少祖不覺地和王墨站在一邊，和金素痕鬧着玩笑。這是很快樂的；他並且覺得，這是援助了他底悲慘的哥哥。喧嘩的沈麗英和富貴的蔣淑媛聯合了起來，企圖壓倒金素痕。但不覺地成了人們底注意的對象的，是孤高的蔣淑華和沉默的汪卓倫。

這種孤高，這種沉默，和即將發生的某一件事情，使一切種類的喧嘩和風情減色

了。蔣少祖因王桂英底在場而不安，但仍然爲他底二姐感動。他忽然帶着他底那種優美的、機智的態度指着蔣淑華向大家介紹說，她是蔣家底公主。大家笑了起來，蔣淑華蹙起眼睛，好像什麼都沒有聽見似地，帶着一種冥想，凝視着窗外。汪卓倫困惑地笑了一笑；汪卓倫覺得自己有錯。

「我告訴你們一個，一個公主底故事！」蔣少祖活潑地說。於是他說了起來。這個故事是，愛坡羅，和一個人間底王子，爭奪一個公主；人間的王子勝利了。他希望這個故事能使蔣淑華快樂；他並且希望，這個故事，能夠給王桂英以某種啓示。但他沒有能夠說完，小孩們衝進了房間，打斷了他。

但汪卓倫是已經被那個土子深深地感動了，小孩們從後房跑了進來，九歲的、活潑的、擦得通紅的傅鐘芬跑在最前面。她突然覺得她喜歡汪卓倫，她向他撲去。汪卓倫抱住她，同時含着憂鬱的、酸楚的微笑看着蔣淑珍。

「鐘芬！」蔣淑珍責備地喊。

女孩跳了起來，發出笑聲，向蔣淑華奔去。汪卓倫含着酸楚的微笑看着蔣淑華，蔣淑華突然臉紅。

「鐘芬，你們出去玩！」蔣淑珍，替妹妹感到狼狽，喊。

小孩們跑過房間。沈麗英底男孩陸明棟，帶着一種猛烈的神情，看了傅鐘芬一眼，傅鐘芬笑了起來。陸明棟底姐姐陸積玉最後走過房間，紅着臉，垂着眼睛。

「多麼文靜啊！」一個女客叫。

陸積玉剛剛走到門口，一個穿短褲的、興奮而粗野的少年跳上了門檻。他用明亮的眼睛看着大家，懷着一種敵意。看見陸積玉，他顯得有些慌亂；他皺着眉頭走了進來。

「啊，三弟！純祖啊！你看是誰？」大家叫了起來。

「我請了假……走路來的，本來我想騎腳踏車，」蔣純祖說，盼顧，眼前的五朵繽紛的一切使他昏亂，他什麼也沒有看見。他來這裏，主要的是爲了陸積玉。在少年們中間有着做夢般的戀愛。

認出了蔣少祖，他臉紅了。

「二哥。」他說，善良地笑着。

「放假了嗎？」蔣少祖快樂地問。

「沒有。」蔣純祖回答，羞恥地看了與奮着的陳景惠一眼；然後盼顧，顯然在找尋什麼。

「弟弟，請叫人呀！」蔣淑珍走到他身邊，小聲說。

蔣純祖煩惱地皺眉。於是他癡呆地站着不動。蔣淑媛嚴厲地看着他，要他請叫大家，他惱怒地皺着眉頭盼顧。

宴會開始了，大家談笑着走了出去。蔣純祖站在門邊，戒備地看着他們。他帶着

困惱的表情，敵意地凝視着走過他底身邊的金素痕。

大家出去了，他抓了一把糖塞在衣袋里，露出緊張的、狂喜的神情跑了出去。

「你看啊，那個傢伙來了！」傅鐘芬大聲說。正着陸明棟跑過太陽下的草地，躲到花叢里去。

「我們嚇他？」男孩說。

「不，不許。要不然我就哭了。」

蔣純祖在林蔭路上走了出來，時而非的憂鬱，時而熱喜地笑着，低聲地向自己說話。陸積玉從樓房後面走了出來，譴責地皺着眉頭，假裝沒有看見他。

他喊她，她愁苦地站了下來。她用眼睛做暗號，告訴他說周圍有人；然後她向葡萄架走去。

「你恨我嗎？」蔣純祖跟着她，痛苦地說，完全像一個多情的男子；「你恨我嗎？」

女孩不回答。走進葡萄架，她垂下眼睛；接着她流淚了，覺得戀愛太悲傷。

「你恨我嗎？你不回我底信！……」

「你欺侮我……你曉得，我生活苦得很，我們沒有錢，而且……」陸積玉說，委屈地哭了起來。

「啊，你怎麼像『草原故事』里的姑娘……『草原故事』，你看過嗎？……我不管什麼的，我也不怕，我祇問你，你恨我嗎？」蔣純祖癡幻地、猛烈地說。

「我……怎麼能夠……恨你！」陸積玉哭着說，完全像大人。

「我們多麼不幸啊！」蔣純祖叫。他底心，是跳得這樣的厲害；他顫抖着，他覺得他就要死去了。他很想嘗一嘗，他很想抱一抱陸積玉，但傅鐘芬在花叢里尖利地叫了起來，使他恐怖地戰慄了一下。

「討厭！」陸積玉厭惡地說，然後看着陸明棟。

「弟弟！」她說。陸明棟，在她底嚴重的聲音下面屈服了，跟着她走出葡萄架。「明棟，我求你絕對不要跟媽說，又不要跟奶奶說，我以後要報答你。」站在太陽下，陸積玉可憐地說；「要是你說了，我就去，去尋死！」她說，遮住了眼睛。

「我不說。」變得慘白的男孩回答。

「小舅，你以後不許！」陸積玉嚴厲地向走近來的蔣純祖說，迅速地走了開去。失戀的蔣純祖垂頭喪氣地走到花園里去。大家找他吃飯，好久好久才找到了他。

在宴會里面，傅鐘芬唱了「可憐的秋香」。離開筵席，走上樓，傅蒲生得意地唱着「秋香秋香。」在宴會里，王墨和蔣秀菊瞎鬧，使王桂英覺得很不快。王桂英並且因蔣少祖底不可捉摸的態度而覺得煩惱。王桂英和蔣秀菊一同離開正廳。她們走到花

園里來。烏雲遮沒了太陽，涼風活潑地吹着，王桂英感到涼意，覺得悲傷，走過草地時低聲唱着：「秋香，你底媽媽呢？」

「桂英，你是不是不舒服？」蔣秀菊憂愁地問。

「沒有……有一件事，我明天告訴你。不，我不告訴你。」王桂英說，堅決地抬起頭來。

蔣秀菊委屈地沉默了很久。

「桂英，我們家里的事多麼叫人頭痛啊！」

「哪個叫你要這個家！」

「但是，桂英，我不理解你。」蔣秀菊委屈地、怯弱地說。

「秀菊啊，你理解我，我也理解你。我怎樣才能夠報答你底好心腸啊！……秀菊，我覺得，恐怕我們以後再不會這樣理解了罷。」王桂英說，有了眼淚。

她們並肩地坐在草地上，她們底美麗的頭髮在活潑的涼風里飛動着。讓着金邊的、雷雨的雲已經昇到頂空了，風勢漸漸地增強了。蔣秀菊，帶着她底憐憫的表情，沉默着。

「秀菊，常常在深夜里，我醒來，我覺得世界很荒涼，我心里是多麼悲傷啊！我想，人總是自私的，我不愛別人，別人也不愛我！」

「願主寬恕我們！」蔣秀菊，就是若瑟，凝望着雷雨的雲，想。

「人生無非是夢境，荒唐的夢，享樂的夢，追求幸福的夢——啊，你看那雲後面的金光多美，要下雨了——而我，是終於要從夢里醒來的吧！」王桂英以癡幻的小聲說，「就是說，大家從此忘記我了，」她繼續說，「我，生活過了，什麼也沒有得到，又消失了！啊，我是一點樂趣也沒有啊！」她帶着一種激情，喊。

「桂英，你不能告訴我麼？」

「啊，不！」王桂英堅決地說。「你是多麼純潔啊！」

「但是我並不像你所想的那樣純潔……桂英，雨就要來了。」

「我想向你借一點錢。」王桂英簡單地，冷淡地說。

蔣秀菊臉紅，打開包包來，拿給她二十塊錢，並且謹慎地問她夠不夠。王桂英臉紅了，接過錢來，沈默着。

然後她站起來，說，她要回去了。

「雨來了。」

「不。你明天來玩。」王桂英說，接着就跑了開去。

王桂英跑過林蔭路，同時低空里起了雷聲，暴雨狂亂地降落了。各處有了尖銳的、喜悅的喊聲，雷雨更威猛。蔣秀菊跑到台階上，在狂風里挺直身軀，高聲地喊叫着。但王桂英已經消失。

「仁慈的主，你寬恕她罷……」蔣秀菊說，眼睛潮濕。

台階里面，小孩們歡跳着，唱着歌：

風來了，雨來了，

和尚背着鼓來了！

蔣淑珍拖蔣蔚祖替她「挑水」，走下樓來，在小孩底房間里找到了蔣淑華。小孩在睡覺，蔣淑華躺在椅子上看書。蔣淑珍少女般笑着，懇切地看了她一眼，問她看什麼書，隨即便向她提起了汪卓倫。

兩姊妹談了幾分鐘。這幾分鐘是難忘的，他們談得那樣融洽。好像因為窗外是雷雨，旁邊是小孩底睡眠的呼吸，特別好像是因為蔣淑珍來得那麼突然，而蔣淑華正在看書，她們才談得那麼融洽。雷雨、小孩底甜蜜的呼吸、蔣淑華所看的破的小說，和低聲談論的心腹話有着神祕的、美妙的關聯，彷彿這個談話一定是如此的。兩姊妹帶着感動的、莊嚴的神情走出房來。蔣淑華走進樓下的後房，坐下來，凝望着窗外。

「啊，卓倫，你來，我問你一句話。」蔣淑珍使汪卓倫離開留聲機，微笑着向他說；「你看見少祖嗎？」

「沒有。」汪卓倫回答，不安地明白她並非真的問這個。

蔣淑珍歉疚地，慈愛地、天真地笑着。

「你有空，你來。」她說，領汪卓倫下樓。

汪卓倫走得很小心，好像每一步於他都是極重要的。他明白蔣淑珍領他到什麼地方去。在樓下第一個房間前他心跳，感到那種溫柔，發覺不是這個房間，他臉紅。蔣淑珍沒有注意到這個，沒有說話，領他穿過正堂。

他感到軟弱，想停下來，但仍然機械地跟着戴大耳環的蔣淑珍走着。這個中年男子不能用俗世的方式來應付這件事，因為他誠摯地明白他自己底無經驗：他沒有接近過任何女子，他是羞怯而善良。同時他並未堅強地具有那種失意者底安心立命的情感，因為他還是小孩，善於寬恕，人生里的一切於他都是神聖的。他是那樣地擾亂不安，雖然他為在內心和外部應付這件事已經準備了好久。他想到別人在這種時候是怎麼做的，想到一些客氣話，想到冷淡的、強有力的表現，並準備這樣做，但這個艱苦的建設在事情臨近時便完全被遺忘了。穿過正屋時，由於羞恥和強烈的、擾亂的責任感，他忽然覺得他對蔣淑珍是有錯的。或將要有錯的，他覺得艱難、不幸、和某種憐憫。

汪卓倫生長在貧窮的家庭，——原來也是那種大家庭，但在父親一輩底手里便破散了。而因了由破散帶來的獨立的努力，慈愛的母親便在新的小家庭里創造了很多光明的景像，因此，汪卓倫底幼年，雖然飽受貧窮底痛苦，却也充滿了溫暖。然而母親早死，常常是這樣的，慈愛的母親早死，留下了孤獨的、苦撐門面的、憤嫉人世的父親。父親辛勞到六十歲，最後十年便把擔子卸給汪卓倫了。除了金錢以外，汪卓倫還

需要負擔父親底壞脾氣：傷心、嫉憤、酗酒。

早死的母親留給兒子神仙般的印象，並留給他那種慈愛的、憂鬱的、軟弱的氣質。犧牲了自己底青春，忍受着父親底一切乖戾，汪卓倫把家庭擔負了起來。認為結婚會使父親更不幸，他便沒有結婚。父親希望在自己死去以前看見兒子成家，——這在汪卓倫看來是一個奇想，因為很多例子，都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但不幸他死得比自己所預想的還要早。

由於父子兩輩底努力，家庭可觀地恢復了，汪卓倫很早便能結婚的，但他有很多擔憂，竟至於認為自己是不適於結婚的。在這種社會里，一個中年人底結婚，常常也是困難的，因為熱情已經消失，猶豫是那樣的，對於他，世界上是不再有什麼絕對的東西了。汪卓倫并且感到假若有任何女子到他底生活里來，那個女子便要不幸。

但他單純如小孩，某種隱伏着的感情燃燒，他底世界便要完全改變。這兩天他所感到的那種搖動使他覺得一切都不尋常；這種搖動並沒有替他決定了什麼，但却使他看見了，在自己內部，還有着什麼。他承認自己將要做一件美好的事，但不知道應該在實際上採取怎樣的態度。

「我應該答應呢還是不？不，我要看。」走進前房時他想，一度感到強烈的猶豫，但明白自己是帶着最好、最寶貴的東西走進這個房間的。

看見潔白的蔣淑華，他立刻露出了那種單純的、嚴肅的、歡悅的態度。好像他好

久便準備了這個。

蔣淑華有些屈辱，有着那種悲傷的、冷淡的心情。這種心情底出現通常是不管對方是怎樣的人的：一位孤獨的、高尚的女子需要保護自己。她是帶着這種冷淡的表情站起來的，但汪卓倫沒有注意到這個，他進門，向白衣底所在鞠躬，然後帶着極大的嚴肅凝望着窗外。

進門前他感到她在，並且感到了雷雨。他凝望着雷雨，向蔣淑珍嚴肅地、羞怯地笑着，好像告訴她說，這雷雨，是給了他以非凡的印象。他覺得一切都很简单，他有了最善良的可能——他在小沙發上坐下來，看着蔣淑華。

「南京常常下雨。」他說，帶着極大的率真。

蔣淑華摺好衣裳坐下來，玩弄桌邊的白蘭花，好像沒有聽見他，但她看了窗外，明亮的黑眼睛看向雷雨底深處。

蔣淑珍開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她歡喜而羞愧。她感到她騙了誰，而這件事假若結果不好，那麼這個誰便要痛苦。

「爲什麼我不和他說明白呢？淑媛說了什麼？」她苦惱地想。「不明白總是不好的。」她想，坐下來，想到離開要好些，她又站起來。

「我去找少祖。」她有罪地小聲說，笑着，紅着臉，輕輕地走出去。

蔣淑華和汪卓倫凝望着她走出去的門，感到精緻的房內有了極大的安靜，他們需

要這安靜；而雷雨在窗外，窗前的槐樹在雨中搖盪着。

沉默了很久。這沉默是充實的。

「今天你沒有打牌？你好像不喜歡。」蔣淑華說，意識到說得過於親切，臉微微發紅。

「不，我喜歡。」汪卓倫率真地回答，眼睛笑着。

「令尊前年歸天的時候，我去你們家里過。你那時候不是很忙嗎？」

「啊，混亂得很。父親死了，兒子總不曉得怎樣是好的。特別是我。」

「你底責任重了。你……」她止住，嗅白蘭花，覺得由自己一個人提出話來不好。汪卓倫溫柔地沉默着，這是彼對父親底回憶引起的。他底潮濕的、美麗的眼睛里而有了嚴肅的微笑；他坐得很安適，覺得從未這樣安適過。忽然他覺得過去的一切是非常的遙遠了。

「我們家庭很簡單。早就破散了。你們家庭，現在正經歷最大的試驗。我覺得一切是沒有頭緒的。一個人是一個頭緒。」他誠實地說。

「是的，是的。」蔣淑華感到他說得最適當；「早就有人聲明了，各人走各人底路！」她笑着嘆息，溫柔地擱下白蘭花，看着窗外。

於是他們都感到互相談家庭是不好的，這顯得太露骨；而他們已經意外地很親近了。這種感覺證明了他們底親近，於是他們企圖拉開些。但一切已經確定了，那種溫

柔的安靜，在充滿着雷雨底辛辣的氣息的空氣里浮漾着。兩個人臉上都沉着沉思的、嚴肅的笑容。

「她，祇是她在房間里，我沒有想到，我是多麼幸福！」汪卓倫想。

「你底病近來好些麼？」他問。

「好些。——她笑了，「我不喜歡在城里住。我想到鄉下房子里去；我派人去打掃……」

「我也喜歡鄉下。」

他們互相看了一眼，好像驚奇他們底興趣是相同的。

「這個人多麼好！但是我不要和他說這些，不說！」蔣淑華幸福地想。

「下的好大的雨啊。」她說。

「你喜歡下雨麼？」

「你怎麼知道？」

「我也喜歡。」

蔣淑華臉紅，抬起眼睛來看着雷雨深處。

「她會把那朵花拾起來。」汪卓倫想。果然她拾起了花。「我要給她很多花。我們在鄉下，也是這樣的雷雨，一切便會不同了。啊！」他吃驚自己想了這個，皺着眉。「不，不可能的，沒有什麼理由，不可能的！」

實際上他沒有看見蔣淑華。他祇感到崇高的白衣和她臉上的深刻的表情。他決沒有用世俗的眼光看這個女子，而這是無比的幸福。風吹進雨絲來，落在這個女子底臉上；她未動，有兩縷頭髮從她底頭上飄了起來。在強烈的電光後傳來了猛烈的雷聲，汪卓倫就不她受驚或受涼，想使她坐開，但又覺得就這樣最好。

「我頂喜歡雷聲之後的雨聲，聽見好像是很遠的聲音。」蔣淑華笑着小聲說；「小時候。我們蘇州園里有被雷劈倒的一棵樹，我和蔚祖在那里玩。啊，好爽快的雨！」她露出振作的，受驚的神情，抖了一下纖瘦的肩膀。說。

汪卓倫點頭，笑着；他明白這些話對於她的意義。

「啊，純祖，弟弟弟弟，你過不來了嗎？」她忽然站起來向窗外高聲叫。她看見了蔣純祖，他站在花棚下面。他疾速地跑出花棚，向葡萄架的方向跑去；但又轉身，向這邊的窗戶跑來。

他跑到槐樹下面站下。他全身淋濕了，年青的、稚氣的臉快樂地發紅。雨繼續淋在他底身上，他抖着身體，快樂地、惡作劇地盼顧着。他底身體很強健。

他向姐姐榮耀地笑了一笑（他認為淋雨是光榮），然後又向汪卓倫笑了一笑。

他喘息着，閉起眼睛來。

「你進來，死像！」姐姐說。

傳來了雷聲。少年盼顧着，顯然雷聲是他底歡樂。

「啊，我……你聽！」他說。

「你進來嗎！」汪卓倫笑着說。

「好，好的。不，」蔣純祖探身到窗戶里面來，嚴肅地看着他們，突然明白了，笑了羞怯的笑，轉身沿着牆壁跑開去。

蔣淑華歎息。

「他沒有受過我們所受的那種教育。他們佔了便宜。」她向汪卓倫說；同時她底溫柔的笑容表示，無論如何她應該承認，她所受的那種教育毋甯是最好的。

「是的，年青人不同了。」

蔣秀菊無意中走進來，站住了，預備退出去，笑着，紅了臉。

「妹妹，你坐。」蔣淑華羞怯地說。

「啊，不，該死，我找大哥！不，你們談！」他臉紅到耳根，笑着往外跑，活潑地跳出門檻。

「妹妹，你來，我要生氣！」蔣淑華苦惱地高聲說，追了出來。

蔣秀菊站下，好像犯錯的小孩。

「姐姐，原諒我，我實在不知道。」她動情地、可憐地笑着說。

蔣淑華想說什麼，但止住了。她伸手到妹妹肩上來：她底羞怯的、苦惱的眼睛里面有了晶瑩的眼淚。

黃昏以前，牌局停止了，客人們陸續地離去，門口有車輛底聲音，林蔭路上不時有婦女們底愉快而疲倦的叫喊聲。雷雨停止了，園里有着涼意和新鮮的、愉快的景象。雨雲稀薄、流散，露出了澄碧的藍天，水滴從濃綠的、發青的、垂着頭的樹上滴下來。水滴下，綠葉輕微地顫動着，好像生命在甦醒。人們可以嗅到玄武湖底清涼的氣息，一切是愉快、明靜、新鮮。

大家要汪卓倫去看戲。汪卓倫答應了，但輕輕地歎息。他覺得大家是忘記了蔣淑華：蔣淑華是決不願意去看戲的。

「要是在蘇州的話，她就絕對不敢！——時髦個屁！她一家子放白鴿！」沈麗英和蔣少祖走出林蔭路，沈麗英憤激地小聲說。顯然她們在談論着金素痕。

蔣淑媛和陳景惠走到花園里去。

「這裏有水……你想，第一，騙錢，第二，要田，第三，恐嚇，分家！」蔣淑媛興奮地說。顯然她們也在談論着金素痕。

蔣蔚祖在草地上焦灼地走動着，好像被困的野獸。傅蒲生在他旁邊嘻笑地說着什麼。在另一邊，金素痕走了出來，招呼陳景惠到一起，興奮地說着話。

「我希望有一個和我談得來的人！我總希望遇到一個知識和見解比我高的人！」金素痕愉快地說。「你來了，真好！」她說。

陳景惠興奮地笑了。

「你是在學法律嗎？」她問。「唉，中國底法律……」她說，希望表現自己。

「你慢慢地就會知道他們蔣家了！唉，她們蔣家！」金素痕閉起眼睛來，憂愁地笑着搖頭。

陳景惠贊同地笑着，一如她在蔣淑媛面前所笑的一樣。

整整一下午，蔣少祖處在失望的、煩悶的心情中。晚上，大家去看戲，他沒有去：他說他很不舒服。

「也許是受了涼，少祖。」陳景惠愉快地向他說。

「是的，受了涼！」蔣少祖憤怒地想。他憤怒，因為，在愉快中，陳景惠是這樣的愛着他。他們底汽車剛剛開走，蔣少祖便披起衣服，跑了出來。他是去看王桂英。

他出了玄武門，迅速地走過熱鬧的湖堤，向黑暗的、僻靜的小路跑去。他昨天上午還和蔣秀菊來過王桂英處，但現在，因為黑暗，他迷失了道路。他好久都不能找到那個湖灣（他記得那里有一隻擱在岸上的破船），站在茂盛的雜草中。在他底附近有一座桃林，空氣里有著濃烈的、迫人的、蜜餞般的氣息。

他焦灼地、憤怒地找尋着道路。找到了湖灣，看見了那隻破船，他突然經歷到一種感覺，好像剛從昏沉的夢中醒來。

「我爲什麼這樣熱情？這里的一切，和那裏的一切，難道不是同樣的空虛？我爲什麼要欺騙自己，欺騙別人？但是我應該怎樣生活？」他對自己說，一隻腳踏在破船上，扶住頭。

「多麼痛苦啊！」他喊，向桃林奔去。

他看見桃林深處有燈火：這是一個農家。他跑過這個農家，瞥見里面有昏暗的油燈，一個老女人在桌子旁邊靜止地坐着。這個靜坐着的老女人，給了他以非常的印象。「她底熱情已經消失了，她是多麼幸福！但是我決不願和她掉換位置！」他對自己說，在茂草中跑了過去。

他跑進了王定和家底舊宅底大門，看見了王桂英底窗上底燈光。他從院落里繞了過去，站在卑濕的草地上，遠遠地看有窗戶里面的王桂英。周圍是異常的沉靜。

王桂英在激情中淋了雨，回來便睡去，此刻剛剛醒來不久，正在寫信。她底衣服沒有扣整齊，她底頭上繫着一根絲帶，在恬靜的燈光下，她是顯得非常的迷人。她寫好信封，封了起來，以癡呆的眼光看着前面。忽然她底頭落到桌上；她哭了。

蔣少祖跑過去敲門。

「桂英，是我！」他小聲說。

王桂英打開門，以一個憤怒的、堅決的凝視迎着他。

「哪個叫你來？我在這里生活，不需要任何人，沒有任何信心，蔣少祖，當心你

底姐姐！」她嚴厲地說。

「但是你已經替我打開了門！」蔣少祖不快地說，皺着眉頭。他底這句話，含着對人世的不敬，是有着雙關的意義的。「剛才你哭了，爲什麼？——也同樣不快地問。」

「因爲要哭。你沒有權利干涉我！」

蔣少祖突然歎息，並且悲涼地笑了。

「桂英啊！」他說，眼里有淚水。王桂英垂下了她底驕傲的頭。「那一切對我都沒有意義，我是爲你而來南京，而且將要爲你而走到任何地方！桂英，幾個月以前我傷害了你，沒有能夠向你說清楚！」他掩上門，走了進來，繼續說——我覺得空虛，我底道路渺茫，這是實在話。我也許很有能力，我非常自負，但是我不幸生在中國，——和你一樣。……桂英啊，除了你底心沒有什麼東西能夠留下來，你也許能原諒我——底罪惡的熱情的吧！」他憂鬱地笑着，說。

王桂英低着頭，沉默着。忽然她抬起頭來，以搜索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蔣少祖！我是一個孤獨的女子，你不能欺侮的！」她用威悚的聲音說，但她底整個的存在說了別的。蔣少祖擁抱了她。她掙扎，紅着臉，痛苦地做了勢要蔣少祖開窗戶。「你要，你要記着！」她可憐地說。她在黑暗中驚慌得流淚。在熱情中，他們兩個人都很痛苦。

「桂英啊，我將記着，我將……」蔣少祖說。但沒有能力再說下去了。

蔣少祖懷着悔恨的心情走過湖灣。他告訴自己說，一切太可怕，他不能夠去想，他迅速地走過湖灣，向黑暗的湖面瞥了一眼，同時看見了那隻擱在岸上的，舊破的船。

「在孤獨的老年，受盡了，並且解脫了一切的罪孽，迎遞死在被船底龍骨下面了，因為祇有這隻破船是他底朋友，而在年青的時代，它曾經伴着他做了一個英雄的航行！啊，我底金羊毛！」蔣少祖說。他底心要求和諧與撫慰，他意外地說出了這個美麗的思想，流下了孤獨的英雄底悲傷的眼淚。

「這是社會底罪孽！」走進門，他想。

他剛剛躺下來，便聽見了汽車在門前停住的声音。接着就有了脚步声和疲乏的、愉快的談話聲。「我懂得這一切！」蔣少祖想。

「睡着了嗎？」陳景惠推開門，負疚地笑着問。

於是她站在門邊和蔣淑媛談話。

「她真笑死人，跌了一交！」她說。

「還是你不好！你看，素痕講王熙鳳好，她說鳳姐說：『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哈哈哈哈！」

「淑媛，你看見我底拖鞋嗎？」王定和在遠處以疲倦的、不快的聲音說。

「都是一樣，沒有誰能夠逃脫！」蔣少祖厭惡地想，轉身向着床內。

原 书 空 白 页

第四章

宴會以後的第三天，蔣家底人們有了一次關於他們底家庭事務的長談，但沒有結果。男子們認爲這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婦女們在內的緣故：她們慣於把談話引導到感傷的慰藉上去。蔣蔚祖和蔣少祖，由於不同的理由，對這個談論持着沉默。

男子們後來又圍着蔣淑媛談了一次。他們最先提到財產問題，其次提到人力底影響問題。這次談話，雖然還是沒有結論，但大家認爲已經把一切弄明白了。這次蔣少祖懷着陰鬱的興奮說了很多。

蔣家有着龐大的財產。但這個財產却是死的，大部份在田地房產上，其次在古玩珠寶上，十年來，老人搜藏了極爲可觀的古玩珠寶。但這些名貴的東西正在逐漸地被蠶蝕。女兒們拿走了一些，蘇州底姨姨拿走了一些；族人們偷了一些；金素痕弄去了大部份。大家認爲金素痕在南京藏有八萬元以上的古玩珠寶，並且因此結識了一個年

青的珠寶商人，造成了蔣蔚祖的不幸。

大家在談話里最初沒有提到姨姨。後來，在提到珠寶時，蔣淑媛提示說，姨姨家里已經靠這些零星的東西在鎮江開設了店鋪。大家沉默着。

姨姨很年輕，大家稱她為小家碧玉。她是被老人用錢買來的。蔣家底女兒們，因為不常在家，所以對她頗好；但她在這種家庭里決無地位。金素痕好多次指着臉罵她，老人却裝做不知道。

老人對待金素痕的苦心是大家都明白的。老人最愛蔣蔚祖，而蔣蔚祖是絕對地被操縱在美貌的妻子手里。他們結婚已經四年，最初幾個月住在蘇州，然後。由於金素痕底志，他們便開始來往於南京蘇州之間，每次住兩三個月，最多在南京住過半年。

這種流動顯然是有着不小的目的的。到南京，爲了向老人要財產；回蘇州則爲了調查並監視財產。老人痛苦地和媳婦爭奪兒子，甚至勸他再娶一個，但這一切毫無效果。遠在三年前，爲了兒子，老人向媳婦做了最初的讓步，在南京下關置了二十萬元以上的地皮和房屋，暗示這是給他們的，把租錢劃給了他們。老人底邏輯是，盡可能地順從媳婦。使得媳婦盡可能地順從兒子——最初是這個邏輯，以後還是這個邏輯；以後是不得不是這個邏輯。

但這個購置房產自行動招致了不幸。最初是，市政府大規模地動手建設南京，把下關底這一塊地皮劃爲工廠區，出低價收買。老人焦急了，在運動和賄賂上化了很多

的錢。市政府緩和下來了，但又不能收到租，因為房產地皮全為流氓光棍估據。這些流氓光棍承認蔣家是主人，但不給租錢。這里面有着複雜的、黑暗、重利盤剝的關係，孤獨的老人無力打進去，而光棍們發了財。大家知道這些光棍們和金素痕底父親，有名的大訟師金小川有着血肉的關聯。這筆財產就是由他介紹購置的。

其次，老人在購買這筆產業時，因為現金不夠，向蘇州底一家錢莊支借了十萬。事情拖下去，每年要付一萬元左右的利息，老人陷在困苦中了。

但這還不是什麼不幸，雖然是很大的打擊。不幸的是，金素痕並不懂得老人底邏輯。她不斷地聲明房租收不到，不斷地向老人索取。有一次她跑回蘇州，說丈夫生病，逼迫老人寫支錢的字據，她推倒姑娘，劫取了老人底存摺和圖章。而這一切——老人底這一切容忍的結果是，蔣蔚祖因不堪打擊而衰弱了，不時單獨地跑到蘇州求父親饒恕，但在父親堅決地扣留他時，他又啼哭，絕食——逃往南京。

最近一年，金素痕在南京生了小孩，回到蘇州去，和平地和老人相處，老人因得了孫兒而快樂，情形似乎好起來了；但金素痕現在又回到了南京，並且要進法政學校。蔣少祖在談話中提到說，金素痕是用小孩來做新的資本，他說他以爲金素痕底頭腦是極腐敗的。大家同意了他。

王定和說起了蘇州收租的情形。他說他不大清楚，但大概是那樣。其次他提到工廠。老人最初給了這個廠五萬，以後又陸續地給了一些，但最近一年冷淡了，並且有

了要收回那五萬的意思。王定和說，實際上，老人已經收回了好幾萬。

蔣淑媛說，她對金素痕是不放鬆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當天晚上，蔣少祖又去看了王桂英。第二天清早他和陳崇惠離開了南京。

蔣家底人們認為金素痕在嫁到蔣家來以前便懷有財產底企圖。他們認為她，金素痕是和自己底父親商量好了，講好了條件才到蔣家來的。以後大家發現她在婚前便有情人，於是補充着說，她是在和父親講好了，在奪到了蔣家底財產後便脫離蔣家，和情人私奔這個條件後，才到蔣家來的。

有一段時間大家商量到分家，但這顯然是辦不到的，因為金素痕也以分家為要挾；而倔強的老人無疑地是在有生之日決不容分家。於是大家又防備金素痕私奔——置蔣蔚祖於死地。

金素痕出生於沒落了的，改變了原來的面目富有人家。父親金小川有着小小份財產，原來是訟師，最近幾年，插足到南京底紛雜的土地糾紛里面去，掛起了律師底招牌。這一切是很順利的；南京很多破落的富戶便是這樣又起了家的。這種家庭粉飾着新式的門面，好像它很可以存在了。但它里面是有着可怕的、可怖的混亂和墮落。

人們說過金小川有亂倫的事。但最近兩年，這個小老頭底全部心思是在財產底獲得上。金素痕底姐姐一直未結婚，但交遊廣闊，有很多情人——沈麗英們稱這為放白

鴿。金素痕底年青的、時髦的、大學生的弟弟則娶了一個女子僅僅爲了騙嫁妝。這是一個有錢而有名的律師底女兒；剛嫁過來半年，金小川底兒子便把她打回家，提出了離婚。但女人有了孕，不肯離婚，但也不回來，於是金家便弄到了價值數萬的嫁妝。這個名律師起了訴，金小川用各種方法鬥爭，他們底官司整整地打了三年。而在這個期間，那個大學生的年青人又結婚了。

這個名律師會被騙，尤其這個精明的、嚴厲的蔣捷三會被騙，是很奇怪的。顯然他們兩家在締結婚姻之前是並不知道這個家庭的。——酷愛老舊世家的蔣捷三在最初顯然認爲一切老舊的家庭都是和自己底一樣；那個名律師則顯然認爲一切律師都要比普通入好些。於是他們就照南京人底說法，上了當了。

金素痕在這種家庭里長大，受了相當的教育，很快地便超過了同輩的婦女們，成爲新式人物了。——但她底頭腦却又是一回事。她談法律、政治、談張學良和汪精衛，也談維特。但她底頭腦却是呆笨而荒謬的。因爲她是年青美麗的，所以她是聰明智慧的。

她認爲她對蔣蔚祖的感情是無可非議的；她並非不愛這個秀美的，聰明而忠厚的蔣蔚祖。但他底軟弱是她底苦惱，並且，後來的一切破壞了這個愛情。

蔣家底形勢和她自己底生活範圍注定了她底命運，注定了她不可能爲什麼一種愛情而進蔣家。從跨進蔣家的第一天起愛情便是不可能的了。而後來，這是當然的，財產爭奪底進展、風頭底追求使她不得不破壞了一切。在愛情上她很經歷了一些痛苦。

而這個痛苦造成了她底荒唐。

在蘇州，她是穿得非常的樸素，但到了南京便完全不同了；她跳舞、聽戲、出入宴會場所。

她哄騙蔣蔚祖像哄騙小孩。她總是把蔣蔚祖一個人留在家裏。有時她天亮才回來，於是蔣蔚祖使天亮才能安靜。在她不在家時他總是懊悔自己放走了她。他熱亂、痛苦瀕於瘋狂；他哭，他在街上亂跑，他撕裂衣服——但一看到她，一聽到她底溫和的呼喚，他便安靜了。

蔣淑媛做生日以後的第二天，金素痕又出去了，晚上還沒有回來。黃昏的時候，蔣少祖單獨地來看哥哥，被哥哥底哭紅了的眼睛和昏熱的臉驚住了。

蔣少祖是在看了朋友之後來看蔣蔚祖的。他企圖弄明白哥哥生活在其中的這個環境，所以進門時便非常注意。金素痕和父親、姐姐住在一起。這是一座新建的樓房，屹立在周圍的密集的、污穢的瓦房和棚屋中央。蔣少祖在大街旁邊下車，走進一個骯髒的、兩邊全是窮苦住戶和小店舖的小巷子，懷疑地站下來，不相信有錢的金家會住在這個地方。但再往前走，便看見了樓房，昏暗的燈光照着律師底招牌。蔣少祖懷着厭惡走進門來。聽見了左側房內的嘩笑聲：顯然那里在賭博。走進不潔的小院落，蔣少祖遇到了一個高瘦的、臉上有昏倦的神情的、衣服不潔的老人。蔣少祖站下來，詢

問他。

看見這個穿西裝的、洒脫而表情陰沉的來客，老人便遲鈍地站下來，把手彎到胸前，不自然地、卑賤地笑着。

他卑賤地笑着，同時探索地看了蔣少祖很久。蔣少祖厭惡他，低聲地說了要找的人。

「他？他，在家！」老人在衣服上擦手，卑賤地笑着，說，眼光閃灼；「貴姓？」

「姓吳。」蔣少祖說。

「好，請您來。」

老人引蔣少祖穿過正堂，走上樓。一個豐滿的、梳着高頭髮的、眼睛深邃的女子帶着憤怒的表情跑下樓來，站住看了年青的來客一眼，同時迅速地舉手理頭髮。蔣少祖嚴厲地看了她一眼，记住了她。

「蔣祖，吳先生！」老人推開門，說。「好，請，少陪……」他向蔣少祖鞠躬。但聽見蔣祖喚客人爲阿弟。他很狡猾地、會心地微笑了。看見金素痕不在房內，蔣少祖憤怒地關上門。

蔣少祖臉打顫。在小沙發上坐下來，厭惡地注意着房內的華貴的陳設。

「剛才那老頭是誰？」蔣少祖問。

「她爹。」

「剛才在樓梯上，一個穿黃綢衣的，高頭髮的是她姐姐？」

蔣蔚祖點了一下頭。

「底下房裏打牌九的是些什麼人？」

「不大清楚。」

蔣少祖點烟，嚴厲地看着地面。

「嫂嫂呢？」

「出去了。早上就出去，她去收房租，因為……」

蔣少祖浮上憂鬱的笑；他明白哥哥爲什麼要辯解。

「我悶的很。」蔣蔚祖說；「你攏不攏蘇州？」

「我後天走。還不一定去不去蘇州。你知道，爹爹不願見我。」

「不是這樣的，阿弟。」

「怎樣？」

蔣蔚祖淒涼地嘆息；溫柔地笑着，看着弟弟。

「你好幾年都不回家了，阿弟。這回來的時候，爹跟我說你，他說你應該回來。」

爹爹年紀大了，阿弟。」

「對的，是這樣。」蔣少祖冷淡而苦惱地說。「但是我被牽制了；你看，」他笑

了一笑。想起了王桂英，他底臉打顫。

「你還記得蘇州麼？」蔣蔚祖更溫柔地笑着問。

蔣少祖匆忙地笑了一笑。

「你記得麼？但是河裏現在不好玩了，河裏現在寂寞了。」蔣蔚祖友愛地說。

「是的，我記得，我不會忘記，但我無需記得。」蔣少祖想；「看見他這樣真是不能忍受的，一個女人使他不幸福。但我却使一個女人……不，這是不對的。怎樣從這間房離開呢？一切陰沉、痛苦，一切懸念壓迫我；但是把他留在這裏麼？留在這個房中？是的，留下，但他是囚犯麼？預備向他說什麼呢？他能懂我底話麼？是的，無需說，不必說，痛苦很容易忍受。」他想，壓着手指。

蔣蔚祖含着悲傷的微笑凝視着弟弟。想到這個弟弟就是以前那個頑皮的，溫柔的男孩，他就覺得非常淒涼。

「他在想什麼？」他想。「阿弟。」他喚。於是蔣少祖抬頭，驚異地看着他。

「少祖弟啊，什麼都離開了我，什麼都去了啊！」蔣蔚祖說，同時滾泣了起來。

蔣少祖動着下顎，眼部有虛假的、掩藏的微笑，看着他。

「不，不是這樣說！」忽然他用啞的興奮的聲音說，猛力壓下手指去：「爲什麼要這樣說？首先是你自己。……我想你愛嫂嫂。但是世界並不是這樣簡單的，唯一的辦法！……」他頓住，露出激燥的，思索的表情。

「你應該安心，安心，出去玩玩，活動活動。」他說。

聽到這個結論，蔣蔚祖就變得陰沉了。接着，那種憤恨的，冷酷的表情，就在他底眼裏出現了。蔣少祖說要走，他沒有作聲。蔣少祖站起來，勉強地笑着說了什麼，他冷酷地看着他。

蔣少祖覺得難受，走到門邊又走回來。

「我後天走了。明天你去嗎？」他問，謹慎地、困惑地笑着。

蔣蔚祖冷冷地點了一下頭。

但弟弟剛剛離去，他就感到可怕的孤單。想到金素痕還沒有回來，他就痛楚地叫了一聲，抓着頭髮，倒在床上了。

覺察到有人走動，他跳起來，打開了燈。但看見是金小川，他就厭惡地皺着眉頭。金小川喜悅地笑着看着他（他多半這樣看他），自在的地坐下來，開始吸水烟。他從煙裏喜悅地看着他，好像他是令他高興的、順從的小孩。

「剛才來的，是你弟弟嗎？」他笑着，安閑地問。

蔣蔚祖不回答，皺着眉頭向梳妝台走去。

「是你弟弟嗎？好新式的年青人！」

「是的！」蔣蔚祖憤怒地回答。

「他在上海幹事……他每個月能收入多少？」金小川和悅地笑着問，在膝蓋上擦着左手心。

蔣蔚祖再也不能忍耐，憤怒地看了他一眼，走出去，猛力地帶上了門。

蔣蔚祖沒有吃飯，沒有睡覺，夜深時還在房裏徘徊着。最後走到街上去徘徊，注意着每一輛車子。每一輛車子在遠處，在昏朦的燈光下都是可親的；但在走近後便變成可恨的了——它們載着別樣的人們。車子陸續過去了，或在另外的門前停住了。空了的車輛發出輕微的響聲，通過着街道，賣夜食的小販在遠處用淒涼的長聲叫喊，並且敲打竹板。空洞的街上，細雨飄落了。遠處有嗚咽般的、間斷的、孤獨的聲音，很難分辨是什麼聲音。

痛苦的，灼燒的蔣蔚祖靠在電線桿上，仰着頭。

雨落在他底臉上，他舐着嘴唇。他是發了怎樣的誓，要懲罰金素痕啊，可是看見了那輛輝煌的，張着輕蓬的包車——這輛包車終於來了——他底心立刻就恬靜如嬰兒了。他跑近去，呼喚了一聲，立刻就跟着車子走起來。

金素痕輕輕地在蓬子裏面回答了他，——這種情況她是已經習慣了。車子停在門前，蔣蔚祖拉開了車蓬，她就莊嚴地走了下來了。車燈照見了她底浮亂的頭髮和蒼白的、帶着厭惡神情的臉。

「我在等你。你到哪裏去了？」痛苦的蔣蔚祖問，小孩般皺着眉。

「替我拿，蔚祖。」她冷淡地說，指車內的包裹，「死囚，你總是這樣！誰叫你等！」她說，提起衣裳向裏面走去。

蔣蔚祖憤怒地、痛苦地看着她。

「下雨你也不怕！」她在門廊裏用譴責的、疲乏的聲音說；「頭髮都濕了！生起病來，我怎麼是好！」她說。

「都是爲了你！」蔣蔚祖生氣地回答。追了上去。

「死囚，總是！今天我一直跑到下關。……死囚，今天不許胡纏！」她低而疾速地說，走過照在微光裏的院落。

二

金素痕進了所謂法政學校，有了整天不回家的藉口。她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有時，從浮華裏悽涼地驚醒，她便回到家裏來，整理財產。這個工作總是給她帶來了恬靜的、憂鬱的心情。

七月初旬，她和侵佔了房租的父親有了一次劇烈的口角。她回到蘇州去，然後，因爲很多房子需要修理，向老人要了一筆現款。臨走時，她歡歡喜喜地向老人說，小孩長得很好。秋季他們要回來，於是她又弄到了幾件古玩，據馮家貴說，這時候，老人打開了櫥，她笑着自己動手來取。老人無表情地看着她，在她動手拿一件極其貴重的東西時，就紅着臉撇开了她底手，憤怒地關上了櫥。但她笑着說，爹爹錯了，她祇

是要看看。等等。

這些情形，在南京的蔣家底人們都曉得；馮家貴總是即刻便把這些告訴他們——或者爲事務來南京，或者寫信，用他底拙劣的、崇敬的、可笑的文章。但在南京的人們已沒有能力再注意這些事；他們已不再爲它們激動；他們覺得，較之不來的一切和失去了一切，這些事都是細小的。

他們在這一段時間裏，是在忙着將淑華底婚事：這是那樣的令他們懸念。在全體底積極下，蔣淑華底婚事進行得很順利。蔣淑珍領汪卓倫去了蘇州。老人滿意，答應了。老人是那樣的滿意，在無窮的煩惱中這是一件難得的快樂，老人並且答應了來南京主婚。

從蔣淑媛生日的那天起，汪卓倫便成了蔣家底親密的人物。汪卓倫幾乎每天都來，有時到蔣家母親底老宅，經常到蔣淑媛那裏。他做了在他底身份裏應做的一切；他有禮，耐心，陪太太們看戲，應付冗長無味的談話，並且給蔣家底老人和小孩們送禮。他做這一切顯得很愉快，但實際上他心裏很苦惱，因爲這一切都是他所不習慣的，他常常要覺得羞恥，並且嫌惡自己。

他對於這件婚姻還是很害怕，首先，他朦朧地覺得，他將要釀成錯誤。其次，他覺得，這個時代，人們爲金錢或別的什麼結婚。但他，汪卓倫不能夠這樣——他很怕別人以爲他是這樣。他認爲結婚所帶來的金錢會使兩個人都幸福。最後，蔣淑華身

體很不好，也許脾氣也不好。

他對這些有着繁重的考慮。首先，這個婚姻底提起喚起了他底深重的悲哀，他覺得他，汪卓倫，不能夠再適應別人。雖然多年來他在同事們中間生活，很有一些朋友，但他却是孤獨的：很少參加宴會和娛樂。他孤獨地、單調地生活着，對這種生活有着明白的意識；他想自己是止在腐朽，死亡是逐漸地來臨，他對這個思想已經習慣，毫不覺得它可怕。他對各種社會事變不大關心，他期望能在靜穆的鄉間，消度以後的歲月。因此，在那天和蔣淑華談話以後，他對自己底幸福意識發動了強烈的譴責。他認為自己是不能忠實的。他認為較之家庭幸福，他寧是更喜愛那種死滅底自覺，——至少後者是於他更適合些。

所以在後來幾次和蔣淑華會面時，他底沉默多於說話，快意地感到自己心中底陰冷。但別人使他做了一切——他慣於順從別人。而他所做的這一切使他承認了他底幸福意識了。

他不明白他究竟決定了沒有，不明白一切是怎樣進行的：在蔣家姊妹們帶小孩出現時他就送禮，在她們請他時他就去，而最後在蔣淑珍邀他去蘇州時，他認為這是應該的，就向部裏請了兩天假。從蘇州回來，他繼續考慮着，悲傷地明白了這一切正是他自己所要做的。

從蘇州回來時天在落雨。和蔣淑珍分開後，他坐人力車回家，車子在下雨裏行走

着，泥水在下面發響。凝視着灰黑色的房屋和低沉的雨雲，不經心地看着就在眼前經過着的那熟悉的一切，汪卓倫感到悲哀和疲乏。想到等待着他的的是空虛的、熟悉的房間，他感到滿意。他想到他底用了五年的嗽口杯已經開裂，考慮是否要新買一個。這時車子滾過泥塘。

「不，不要買新的！一切舊的、破的、它們要留下，因為它們是我底！」他想；「無論怎樣，我不能再過什麼新的生活，就誤別人！我並沒有向她們提半個字，這是對的，在還沒有錯誤的時候——我留着我底嗽口杯，我不買……」他看着灰色的雨幕，對自己說。「我覺得心裏安靜，沒有什麼引誘我，這樣最好！我沒有錯。我沒有墮落。讓我安靜，逃開，死去。一切已經過去，……爲什麼還要再去看她？」車子走近時，他注意到了住宅左近的池塘：它已在他離開兩天內漲滿，並且變得清潔了：「多好，——是的，祇有這個才是我底，祇有這些才屬於我，沒有花開，但是秋天底蕭條的樹木爲什麼不好？……」

他走進門去，嗅到了熟悉的氣味，看見一切都照舊，心裏充滿了感激，隨後他就安適地睡去了。醒來時，已經下午，雨仍然在落。房間裏的一切使他異常感動，他用手墊着頭躺着，寂寞地繼續着以前的思想。

有了輕輕的敲門聲。他沒有動。

「我不需要任何人……有誰來呢？他應該回去，因爲他自己也是煩惱的。」他

想。「哪個？」他低聲問，坐了起來。

聽見是蔣淑華，他皺眉了。他開了門，笑着，有禮地向她點頭。

「實在是一回來就很累，太匆促，沒有去你們那裏。」他煩惱地微笑着，說。

蔣淑華坐下來，把繡有黃花的白色的提袋放在桌上，說了關於天氣的話，沉默了。談話不繼續，蔣淑華不時臉紅。顯然她覺得她到這裏來，是不對的。假若所遇到的汪卓倫還是那個溫柔的，羞怯而憂鬱的汪卓倫，那麼她到這裏來更是對的。但現在這個汪卓倫是冷淡、拘謹、煩悶。

「你，你覺得蘇州怎樣？」她用假的聲音問，臉紅了。

「很好。」汪卓倫回答，不安地看着她。「我還是頭一次去。」他說。

他底看向洗臉架的，沉思的眼睛說：「是的，破了，但是正因為破的，才是我的。」

蔣淑華順着他底眼光看了看他底嗽口杯，又看了桌上的提袋，想說什麼，但又止住。

「下雨，走路不方便的很。」汪卓倫說，憂鬱地笑着。

「是的。」蔣淑華回答，環顧着。「你這個房間，好像動過的樣子。」她說。

「沒有。」汪卓倫笑着，「我喜歡老樣子——一直是這樣。」

蔣淑華感到失望，並且厭惡自己。於是她笑着站起來，說妹妹等她，她要回去。「這里，」她說，打開了精緻的手提袋：「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我跟你帶來了兩

條毛巾和一個杯子，你看你底都用不得了。」她說，紅到耳根，眼睛潮濕而發亮；她底手，因激動而慌亂，從提袋裏取出毛巾和杯子來。

汪卓倫臉紅，看着她，看着杯子，看着洗臉架。……於是汪卓倫沉重地嘆息，他底眼睛潮濕了。

蔣淑華看着他，悲哀地笑着，他底美麗的睫毛在顫抖。

「你自己也很疏懶！」她憐愛地說。

「是的，我很懶，我過慣了，但是，你怎麼……」汪卓倫激動地說，用淚濕的眼睛看着她：「是的，是的，謝謝你，因為我以為我——不，我以後再告訴你！」他說，垂下頭來。

婚禮在九月末，在蔣淑華底生日那天舉行了，蔣淑華對於自己底在秋天的生日感到特別精緻的情意。

這個喜期是選得非常的適合。她底病沒有什麼變化，經常是那樣子，但精神好起來了。她回來不相信醫生，她像老人一樣嘲笑醫生：但在婚前她順從了蔣淑媛，到醫生那裏去做了檢查。蔣淑媛事先和醫生說好，要他向未婚夫婦「說一點鼓勵的話」。因此檢查底結果很好，蔣淑華異常的自信，開始對醫生有了好感。

這對夫婦有他們底理想，但不明白他們是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中——他們結婚了。

老人來南京給這對夫婦主婚。對於由蔣淑華底意志所安排的這種樸素的形式，老人已不能反對；他過去是對這個女兒反對得太多了，但蔣淑華對老人却很經過一番考慮。她很需要他來，因為她愛他；但同時她怕他對她所決定的一切不滿。她自己底幸福和父親底愉快是同樣不能輕視的，特別因為她已經不幸了這麼久，而老人底晚年是這樣的——有些淒涼。

在姊妹們中間蔣淑華是特別倔強的。她很可以依照自己底意思去做，像蔣淑媛曾經做過的那樣，但她認為蔣淑媛是爲了俗世的利益，而她，是爲了那個崇高的境界。事實上，老舊的婚姻禮節是完完全全被蔣淑媛推翻了，蔣淑華是可以很容易地做下去的，但正因爲這個，她想她不該這樣。

蔣淑華有着特殊形式的愛好。照着她底意志，汪卓倫搬到蔣家底新修理的寬敞的房子裏來；照着她底意志，他們買了東西，佈置了住宅。汪卓倫覺得，順從她，是幸福的。

但老人却根本沒有想到要反對。實際上，在他底意志成了蔣蔚祖底不幸之後，他便考慮了另外的兒女們，對他們底自己尋求幸福的意向同意了。也正是因爲這個——這中間的痛苦的支持——蔣淑華底婚事才遲到今天。

老人給蔣淑華帶來了龐大的嫁奩。

但這對於新夫婦是有些意外的，蔣淑華曾經向汪卓倫說，祇要能夠過活，此外她

什麼也不需要：爹爹底處境很困苦。汪卓倫，被她底坦白和高尚的意念感動，但同時覺得很惶惑。

蔣淑華是在苦惱地等待着要知道父親將要給她什麼。她很想要一些足以保障生活的東西，但同時覺得這是很可恥的。並且她想要一些寶貴的紀念品，夢想把它們留給她底未來的小孩們，但一想到父親會不給她，她便要覺得恐怖。

老人比預定的早一天來南京，事前來了電報，蔣家全體趕到車站去迎接。但這個電報大家沒有通知金素痕，因此也未通知蔣蔚祖。

.....

蔣家底多數的人們在聽到汽笛和車聲後從休息室裏跑出來，擠在月台上。這個圖景是很動人的。

他們底臉上是有着那樣的緊張的成動的神情，他們不許小孩們說話，老年人看不見黑烟，向姑娘們笑着。在新夫婦臉上，是有着大的嚴肅，它表現了對於命運的高貴的容忍。

列車衝進了月台，猛烈的水汽使他們向後逃跑。但即刻他們又跑近來，注意着每一扇窗戶。傅蒲生叫了一聲，追着一扇窗子向前跑去，於是被裙子和長袍裹着腳的、驚慌的婦女們在紛雜的、憤怒的人羣中跑了起來。

老人伸出了他底銀白的頭，婦女們銳聲叫喊起來。

老人遲緩地走下車來，大家擁了上去。

老人慈愛地，溫柔地笑了。發現蔣蔚祖不在，他皺眉，但即刻又笑了，眼裏射出動人。光輝來。

老人輕輕地撩起藍色的緞袍走過來。蔣淑珍伸手去扶他，他笑着搖頭，一面向流淚的老年妹妹用低沉的、溫和的聲音說話。然後向老年的妻子說話，然後笑着盼顧小孩們。

「啊，你們都好嗎？」他用低沉的、溫和的聲音說，笑着，被大家簇擁着走了兩步。然後他停住，吩咐傭人們取行李。

當大家發現所帶來的東西一共有二十件時，他們是怎樣的吃驚！——他們每個人是有着怎樣的感想啊！

生病的、瘦弱的、詩意的新娘在回家以汽車裏便哭倒在大姐身上了。她覺得對不起父親，對不起姊妹兄弟們；她覺得父親是在心裏流着血，在整個家庭底厄難裏耐了。她這些東西的。於是她決心什麼也不要。

老人被擁進洪武街底寬敞的陰涼的老宅，顯得很安靜。吃了點心以後他吩咐傭人去找蔣蔚祖。於是他開始和兒女們談話。他顯出極大的和平與安靜，顯然他怕大家怕他。老宅門口圍滿了鄰人們。行李從人羣底驚羨的眼光中運了進來。行李運完以後，

老人喚蒼白的、柔弱的蔣淑華走進後房。他關上門，查點行李，在房中慢慢地走動着。

蔣淑華被這種東西壓倒了。她嚴肅地、蒼白地坐在靠門的大椅子裏，看着老人。老人向她笑，她垂下了眼睛。

「這是一樁事。」老人低聲說。

「爹，我想和你說話，晚上和你說。」

老人搖頭，慈愛地看着她。她垂下美麗的眼臉，她底下顫抖着。

「爹，我想帶你去看看房子，我弄好了。」她啞着聲音說，移動着身體，想到父親心裏不會滿意，她嘆息了一聲。

老人看着她。

「這些，我不要，爹。」忽然蔣淑華用興奮的聲音說，臉更白了；「因為我不能要，我也不需要，我祇求過活，我在這十年裏對不住爹爹！」她說，蒼白的臉上有了一嚴肅的、堅決的、矜持的表情，眼裏有了淚水。

但老人搖着頭向她憐惜地笑着。

「爹，我說了，我心裏……你，你總該明白我不講假話！」

老人笑出了諷刺的、虛假的聲音。老人顯然很痛苦。

「呆子，小孩子，啊！」他說，徘徊起來。

「我祇要那個房子，祇要——頂多，祇要水西門外的那一棟！我喜歡鄉下，我們去修理。爹要是肯，就給這個。」蔣淑華固執地說，「另外，我要，我要蘇州一點小東西。不過沒有多大關係。我想將來這是很有價值的。爹，並不是錢。」她說，瘦乏地靠到椅背上去，以火熱的眼睛看着父親。

老人站住，焦燥地做手勢使她停止。

「呆子！」他說，「你要什麼，我曉得。啊，不許再說！爲什麼你這個鬼像，哪個敢說你拿多了！哪個敢說！」他憤怒地大聲說。

「不是，爹，決不是！」蔣淑華銳聲說。

「傻子啊！你要的，我曉得。」老人憤怒地說，「不許再說，我給你看看，看是不是，看看！」他說，迅速地在箱子前面蹲了下來。

蔣淑華沒有動，看着父親底在箱子前面移動着的身軀。看見父親從一口箱子裏翻出了貂皮和狐皮一類的東西，她痛苦地皺着眉。

老人又打開一口箱子，同時笑出聲音來。蔣淑華站起來，走了過去，立刻蹲下來，伏在父親底肩膀上潑泣了。她潑泣，因爲這口箱子裏的晶瑩的東西正是她夢想留給她底未來的孩子們的，因爲父親是這樣的理解她，並且，她潑泣，因爲過去的、黃金般的時代不可復返了，因爲那個黃金時代是被各種錯誤和矯情損害了。

老人左手抓着一件東西，用右手輕輕地撫摩着這個回來的了，但又要離開的女

兒。老人嗅鼻子，滾下了眼淚來。

三

老人對蔣淑華所精緻地佈置的一切很滿意——至少在外表上是如此。因為在蔣淑華領他走進明亮的、潔白的、窗前掛着紗幔的房間，驕矜地、帶着那種雅緻的審美態度向他指示傢俱底置和陳列，並且說明她雖然也喜歡父親所喜歡的，但現在的南京妨礙了這個時，老人曾經愉快地笑着點頭。他在蔣淑華底雅緻的世界裏站了很久，顯出很大的耐心。

蔣蔚祖當時就來過，帶來了禮物，這些禮物顯出他底漫不經心。它們顯然不是金索痕選擇的。蔣淑媛問她買了好多錢，他不耐煩地回答了大概的數目。蔣淑媛興奮地描寫說，他一定是買東西時沒有和店家算帳，不要找錢，掉頭就跑。他煩悶地點頭。回答說：「我不像你們那樣小氣。」這個回答使蔣淑媛不快，於是老人譴責了蔣蔚祖。

老人顯然不願提起家務。這次來南京，他對一切花錢的事表示了讚許。於是大家買燕窩之類的東西給他——這些東西他其實是並不缺少的。「夠了。你們幹什麼？」他說，這句話在大家無疑地等於讚許，他深思地、但簡短地提到蔣少祖，大家說這次蔣少祖夫婦有事不能來，已經來了電報，他就沉默：談到別的上面去。晚上他向女兒

中間的一個簡短地說，他願意蔣少祖夫婦回一轉蘇州。「有些事情要交代。」他說。第二天，年老的世交們來訪，下午，金小川和金素痕來。老人在和世交們談話時，譴責當代，預言未來，顯得非常的興奮。但一和金小川交涉，他便顯出渙散、沉悶、不願意。

因老人底來到而淡妝了的金素痕，在問好之後便退了出來，金小川諂媚地看着老人——好像他是奴僕。金小川即刻便說到下關房產的事，說必須主人親自去交涉。

老人抽着水烟，沉默地聽着他，不時看他一眼。他說得愈久，蔣捷三便看他愈頻繁，並且面孔愈沉悶。

「你看，親家，他們全是有後台的。小陸家是如此，梁家也是如此。親家，他們市政府底路子很通。」蔣捷三看着他，他恭謹地笑，沉默了一下。「有價錢，親家，賣掉何如？」他甜蜜地，用溫柔的假聲說，欠着腰。

蔣捷三看了他一眼，兩腮下垂，閉着眼睛抽烟。

「這回是鐵道部。也是風聞，頭緒却是很難！」金小川挺直身體，正直地說，「不過，這個數目……」他豎起兩根手指，欠着腰，溫柔地，甜蜜地小聲說。

「怎樣？」蔣捷三疲乏地說，小孩般皺眉。

「十四萬，親家，啊！丟開，丟開，讓鐵道部上當去，他們去打架！」蔣捷三頻繁地瞥他，沉思着。

「不賣。」他回答。

「親家真是生性固執生性頑強，可嘉可佩，但是現在的南京可一日千變哪！」金小川搖頭，大聲說。

老人底兩腮嚴厲地下垂。

「現在的南京可風雲莫測哪，市政府一個計劃下來，警察廳一道公事，再加上司法院……」

蔣捷三忽然壓下眉頭，眼裏有了憤怒的光芒。金小川笑着沉寂了。

沉默了很久。

「你出去。」老人低聲說，看着金小川。

金小川看着他，被他底眼光所支配，站起來，嘀咕着往外走去。在門口他轉身，笑着鞠了一個躬。

「親家，改日奉訪，啊！」他用甜蜜的假聲說。

婚禮時，快樂的，怕別人笑鬧的汪卓倫在聽到老人底祝詞以後改變了心情。老人意外地說得很多，並且說得很廣泛，使新郎有了嚴肅、冷靜的心情。禮堂就佈置在自己家裏，禮堂很小，但客人極多，除了老人底故交以外還有汪卓倫底準備笑鬧的同事們——客人們一直擠到院落裏。伴着新娘在笑鬧聲中走進禮堂時，汪卓倫怕錯，快

樂而羞怯。但老人使他改變了心情——使他變得冷靜而嚴肅。

老人安靜地，嚴肅地站在燦爛的顏色和輝煌的燈光裏。老人在說話之先取出大的白手巾來揩了一下嘴。

「今天你們結婚。」蔣捷三用低沉的、安靜的聲音說：「你們底結婚要算很遲。不過結婚得太年青是不算好的，尤其在現在。在現在，你們脫離了我們所過的生活，同時你們須看到，在現在的時代，在你們底周圍是些什麼。是荒淫無恥，傷風敗俗，不知道祖先底血汗，不知道兒孫底幸福；上不能對祖業的祖先，下不能對後世後代。」老人停頓，兩腮下垂，用手巾揩嘴，「我指望你們，你們都是乾淨清白的好孩子，你們要小心。」他用更低沉的聲音說。「過去的錯處，你們推給我們，是可以的，但是未來的……那是你們自己。不過，這個話是和結婚不相干的，」他思索着。「應該快樂的時候，你們快樂。好。」他低聲說，看着大家，然後嚴肅地鞠躬，走到旁邊去。

「是的，他說了這個，但是怎麼我沒有想到這個？」汪卓倫想：「我從前是想到的，但是近來竟然完全忘記了，但是他說了什麼。他說：要明白自己底祖先，而將來，那是在於你們自己！那麼，怎樣我祇能想到我們兩個人？不，不是兩個人，是大家，是我們大家。我們在大家中間，生於今之世。」汪卓倫想。「爲什麼？」他在鞠躬的時候想。「是的，是的，是這件事。」他對自己說，嘆息着，跟着被蔣秀菊扶着的新娘走動，避免踩着地底紗。

老人在第二天去看了下關的產業，然後回到蘇州去。

蔣淑華底嫁奩使金素痕驚動，她覺得老人是在企圖盡量地在自己死前用這種方式分散一切。

婚禮後的第四天，她和蔣蔚祖來看蔣淑華，快樂地、誠懇地請求蔣淑華給她看「蘇州貨」——蔣淑華冷淡地拒絕了。但後一天，蔣淑華不在家，她單獨地來了，要求汪卓倫給她看。

蔣淑華忘記和汪卓倫說這件事。在洞房底快樂裏，汪卓倫感到另外的一切是毫不重要的，他愉快地允許了金素痕，帶她走到後房去。

金素痕驚羨地笑着，讚美着房間底佈置，並且讚美他底詩意的夫人。汪卓倫幸福地單純地看着她。

「老太爺，這個陪嫁轟動了南京城，爲什麼不展覽一下呢？尤其我多麼喜歡看一看啊！」金素痕生動地說，「總是，有一種懷念，我覺得過去是好的！啊？」她用力搖頭。

汪卓倫站在房間中央（想到他是在這個房間裏他便完全幸福），那樣地笑着看着金素痕，好像說：「你說得很對。但是過去，也許是好的吧，不過我不知道。我並不看重財產。我什麼都不要，真的，但是你讚美，我仍舊快樂！」

「你多好的福氣啊！」金素痕說，用力搖頭。

「哪裏。」汪卓倫柔和地說，眼睛笑着；「這些東西，我們並不需要，累贅得很，我自己都還沒有看過。」他底笑着的明亮的眼睛說：「我怎麼有時間看這些呢。」

汪卓倫搬動木箱，打開最上面的兩個。他蹲下來，把貂皮和綢緞撩了一下，站起來，皺着眼睛笑着，含着特殊的悲哀注視着金素痕。

「啊，這個……不過，我怎麼好動？」金素痕活潑地說，活潑地笑着。

「你看吧。這是你們蔣家底東西——古色古香。」汪卓倫說。

「嗯，是的。爹從北京弄來，爲了……現在是不容易看到的哪！看到這個，我就好像回到從前，很遠的從前去了！……」

金素痕蹲了下來。汪卓倫不再看她，爲了——對妻子的貞潔。但他仍舊笑着，而那種特殊的悲哀神情更鮮明。他覺得金素痕是應該悲哀的，因爲他還追憶那個幽暗的，無可留戀的過去。

「這是二姨姨手裏的東西，你看，這是二姨姨底針線，多麼好！」金素痕喜悅地說，挑起一件小孩穿的貂皮氈來。「這個，你不知道，淑媛姐姐才想要，她爲了這個還氣哭過！」她笑着，繼續翻開來。「你看這個。現在簡直不能穿了，要改，沒有這麼巧的裁縫；爹上回說給我，我沒有要，啊，連這也在！多巧多巧，看哪，紅裏面帶黃

色……」

蔣淑華走了進來，汪卓倫帶着那種悲哀向她笑着，她皺着眉，注視着金素痕。

「哦，淑華姐姐，多好的福氣啊！」金素痕回頭，吃驚地笑着高聲說；「我是一飽眼福！看哪，你記得嗎？爹說這是二姨姨底針線？從前的舊式女子多會持家啊！」

蔣淑華冷淡地看了她一眼。

「新式女子也要持家的。」她輕蔑地說，走向桌子。

「可是我們是另外一種生活，另外一種頭腦了。我們也許在別人眼裏是罪大惡極的，不過，淑華姐姐，是社會風氣造成人的啊！」金素痕站起來，嬌媚地，抱歉地大聲說，「我們總不免有時犯錯，不過，人生是一場夢啊，我們總希望世界寬大爲懷，……」

蔣淑華迅速地轉頭和汪卓倫說話，打斷了她。她痛苦地笑着，沉默了。顯然的，她此刻所處的這種不利的地位使她說多了話，傷害了她底自尊心。

蔣淑華靠在桌上凝視着地面，眼睛裏有着輕蔑的、諷刺的微笑；然後這種笑容出現在嘴旁，她凝視着金素痕底脚部，用着那樣的眼光，好像她在看地板。

「淑華姐姐，幾點鐘了？」金素痕問，困惱地笑着。

「不清楚——大概十一點。」蔣淑華回答，看着她底脚。

「啊，這樣遲了？蔚祖在等我，又要急！你們多如意啊！房間真雅緻！……」她說，笑着轉身，向外走時她底面孔變得嚴厲。

汪卓倫溫和地送她出去。

「尊夫人脾氣大。」在門口她向汪卓倫說，同時親切而憐惜地看了他一眼。好像說：「我同情你——你以為你很幸福吧？」

這個眼光使汪卓倫有了冷淡的表情。在現在他不能接受任何單獨對於他的同情，更不能接受這種同情。他沒有回答，他轉身，以強韌的、自信的大步走了回來。

走進房，他感到了苦惱，他做錯了事。但像人們常有的情形一樣，他想說明他並沒有錯：他做這個是因為蔣淑華所給他的強大的幸福。

僕人在搬箱子。蔣淑華坐在桌邊，在聽到他底脚步聲時看着門。

「這種東西！要不是爲了弟弟……」她說，感到他底情緒，沉默了，看着他。

「她——其實很可憐。」汪卓倫溫柔地笑着說。這幾天他覺得別人都可憐。

「你不知道，她俗惡不堪！她全家墮落！而她自以爲了不起，這是最壞的，我不能想到我會和這樣的人同在一個世界上！」蔣淑華說，臉變白，顯然不能抑制她底激動，「你不知道，她昨天就要看東西！我說，東西不在這裏！」她露出自制的、怨恨的表情看了不安的汪卓倫一眼，沉默了。

汪卓倫站在她面前，苦惱地，小孩似地笑着。

「那麼，我不應該，」他溫柔地說，「我是太高興，覺得看一看沒有關係，而且這些東西無意思……」

「但是，這是我們父親底紀念，你知道我底半生。」蔣淑華淒涼地說，低着頭。汪卓倫苦惱地沉默很久。他還不知道她有這個情感，在以前，她對這些東西是特別輕視的。

「我不應該，是的，我太喜歡，也許不應該太喜歡，但是我是這樣……滿意……我錯，啊！」

蔣淑華認爲他懷疑他底——他們底幸福。常常是這樣，說話和聽話同樣是很難的。她底下顫抖着。

「你明白我們底家，你……明白我底半生。」她激動地說，迅速地播弄着衣角。汪卓倫注視着她，有了懷疑。但同時他決定完全認錯；不說任何話，完全認錯。他懇求地，溫柔地，凝視着她。在接觸到她底哀愁的視線的時候，他就嚴肅地微笑了。「淑華，我會經想，我要做一個女人底最好的兒子，也要做一個女人底最好的丈夫！」他說，帶着強有力的，激動的表情。

蔣淑華抬頭凝着視他，流淚了。汪卓倫怕激動——他明白他說了什麼——帶着淚濕的眼睛走開去。

十月初的一天，金素痕和蔣蔚祖到下關去收租，大部份的租錢是可以收到的，但總要金素痕或金小川親自去。收租以後，金素痕把錢全部地交給了丈夫，要他買一點東西，然後繞小路進城，她告訴丈夫說，她是去找一找表姐，蔣蔚祖看着她底車子走開，慢慢地走進城。

是晴明的、溫暖的日子。蔣蔚祖安靜地走着，挹江門內兩邊的斜坡上的變黃了的草木令他愉快。想到好久以來都淹沒在女色和塵俗中，現在又能夠感到自然界變化——在塵俗旁邊進行着的靜穆的，端麗的變化，他底心里充滿了新鮮的感覺。草色變黃，在暖和的、金色的太陽下，行道樹在悄悄地落葉。在城市上面，是淡藍色的，高遠的天空。天上飛着什麼，一定地、經常地飛着什麼，——鷹或者鴿子；一切是這樣好，這樣和暢。

蔣蔚祖想到他底生活是那樣的黑暗，那樣的痛苦，是墮落得很深了。想到人類是墮落得很深了，但自然界却永遠柔順、靜穆、崇高。他拾了一片落葉，嗅着它，帶着溫柔的，安寧的心情慢慢地行走着。

「我以前常常有這樣的心境，那時候——多好。」他想：「我為什麼不見，不相信？她是沒有錯的，但為何她不見這些——這些草，這些落葉，是的，總是責怪。

但是產業有什麼好處？要那麼多錢做什麼？人生短促，怎麼能夠爲了金錢，留給哪個呢？留給兒子，像父親留給我們一樣，那是無益的！並且現在人是過着怎樣的一種生活啊？她怎麼能夠不瞭解，以她底聰明，她何以能夠不看到在這個太陽下，這些菓子變黃，而且落下來？」他興奮地想。「她到底如何？」他想避免想到她底美貌，安靜地向前走去。「多不容易互相瞭解，知己是多麼難啊！人們底利欲的心，人們底搬弄是非的嘴是多麼可怕啊！」他低聲吟哦，撫摩着黃葉，「又是一度秋色，又是一歲年華！光陰催人老啊！」

他低着頭，背着手，癡幻地走着路。走完草坡，兩邊出現了店家，他站住默思了很久。

他坐車子到新街口，意忽地，懶散地買了東西。想到今天是星期六，妹妹此刻要回家，他便決心去看她，於是替她買了皮鞋。他抱着東西再坐上車子。車子離開鬧市，迎着夕陽走去。他惆悵地凝視着落日底光輝，感覺到人世底無常。

洪武街底憂鬱的老宅，是沉浸在落日底光輝中。落日通過它背後的草場照着它。瓦上，稠密的瓦松間有綢緞般的光影；院牆上有着光輝，另一邊是潮濕的，陰涼的暗影。院內沒有聲音，因蔣淑華底離去而頹敗了的花壇沉在陰影裏，一切都顯得頹敗。

蔣蔚祖從蔣淑華搬開以後還未來過這里。他往里面走去，覺得有了變化，於是悽涼地想到白衣的蔣淑華已經離去，已經有了另外的家。他走近花壇，扶起倒下的，枯

婆的花枝，想到姐姐從廊下提着酒水盞走出來的景象。他站住不動了。

但同時他好像看到蔣淑華正在走出來。她安靜地、無聲地提起衣裳跨出門檻，向他點頭，明亮的眼里有那種他所熟悉的哀愁的、憐惜的微笑。她好像在走近花壇，但沒有聲音，沒有佔有空間。「淑華姐姐啊，連你也忘記了我！」他悽涼地說。於是看見了從廊下走出來的身體笨重的老母親。

老人在女兒搬走後更易怒，她覺得她底生活完全被別人毀壞了。她是不識字的，愚笨的女人，她底一生，是完全敗壞在粗暴的妒嫉里面了。她給蔣家生了這麼多的兒女——傅蒲生稱她爲蔣家底功臣，但兒女們都遠離了她，並且不覺得這是不該的。

蔣淑華離開後，她更寂寞，覺得缺少了什麼，因此更易怒，時常要砸東西，打用人。她底氣力很大，她底舉動使得女兒們悲傷而厭惡。女兒們有時來看她帶東西給她，但很少有好的結果——她底怪戾簡直令人痛苦。老人不信任，古怪的覺得一切都虛僞。親戚們虛僞，兒女們虛僞，他們底衣妝和動作虛僞……

看見蔣蔚祖，她就憤怒地皺起臉來。蔣蔚祖喊了她一聲，她沒有答應，好像沒有聽見。她注視着蔣蔚祖手里的東西。蔣蔚祖再喊她，她皺眉，明白了這些東西不是買給她的。

蔣蔚祖很孝順，但不比姊妹們細緻；他慣常順自己底心情做事，有時對某個人特別好，有時則不覺得他存在。他今天是來看妹妹的，因此，他雖然買了很多東西，却沒

有想到母親。

蔣蔚祖走向母親，笑着，不覺得有錯，但老人露出怒容。

「你買這些幹什麼？」老人厲聲說，擲響着柺杈。

「素痕買的。」蔣蔚祖不願意地回答，沉下臉，往里面走去。

「站住，你！小畜牲！又是那個婊子叫你，又是：你錢多，你家里成千累萬！」

「媽！」蔣蔚祖憤怒地喊，走進蔣淑華底空了的房間，憤怒地關上了門，他聽見母親繼續發怒，發哼，聽見椅子翻倒的聲音，他站在房里咬牙切齒。不知何故這個憤怒特別令他痛苦。近來他特別不能忍耐，特別頻繁地經歷到痛苦。在痛苦中，他覺得生活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他覺得一切都荒謬可憎。他憤怒而恐怖，感到一切都崩潰、模糊，自己已瀕於毀滅。

他想走開，但聽到了輕巧的皮鞋聲，皮鞋聲消失在對面房里，然後，幾分鐘後又響近來。面容顯得特別的莊重，甚至顯得嚴厲的高條的蔣秀菊走進房，用明亮的眼睛看着哥哥，走到床邊坐下，然後她開燈，皺着眉，煩惱地看着哥哥。

「她們都這樣對我。」蔣蔚祖想。「我給你買了一雙皮鞋。」他冷淡地說，推過盒子去。

蔣秀菊敷衍地看了皮鞋，勉強地笑了一下，把它擱在床上。

「你買了多少錢？」她問：

「你不用問吧。」

「你買了這麼多東西。但是，我自己有皮鞋。不過謝謝你，你關心我，在我們家里已經沒有了像你這樣的人……我不喜歡二哥，他不負責任。」她帶着特殊的冷靜說，淡淡地笑了一笑。顯然她心里有着嚴重的事。

蔣秀菊再看皮鞋，這才注意到它，於是脫下鞋子試了一隻。大了一些，但她沒有說。

蔣蔚祖機械地看着她穿皮鞋。在她底剛才的冷靜的表白後，蔣蔚祖已經不再注意皮鞋了；他看着她，希奇她底冷靜，同時覺得這冷靜使他自在。

「你今天沒有事？」他問。

「朋友邀我去看電影，我沒有去，今天我睡在這里。」她非常冷淡地說，穿上了原來的皮鞋；「淑華姐姐去了。」她機械地說，看着窗戶。

「我剛才看到花倒了。她去了，這里沒有人注意。但是剛才我好像看到了她，這是一種紀念——姐夫多好的性情，比他們都好。」蔣蔚祖說，熱情地笑着。但同時搜索地看着蔣秀菊

蔣秀菊忽然抬頭凝視着他。這種凝視使他覺得可怕，蔣秀菊底臉上有了憤怒的表情。

「你今天到哪里去了？」她托着腮，看着桌面，小聲問。

「下關，和素痕一路去的。」

「後來呢？」

「後來她去看表姐，先走，我就進城……」他惶惑地說，有了某種不幸的預感，但同時想到落日底光輝。他向窗外看了一眼。窗外已經黑暗了。

在蔣秀菊底臉上，出現了猶豫的痛苦，和某種不尋常的憐恤與溫柔。她沉默了很久，看着桌角。她又看皮鞋，然後輕輕地放下它們。

「什麼事？」蔣蔚祖不幸地問

妹妹猶豫地看着他，看着窗戶，搖着頭。「你：我看見嫂嫂。」忽然她低聲說，痛苦地避開了他底視線，「我在中山路看見嫂嫂，在汽車里，另外有一個男人。」她堅決地、迅速地說，凝視着他。這個視線於蔣蔚祖是殘酷的。

「她，但是她沒有坐汽車。……」蔣蔚祖變白，移動着身體說：「你說是什麼樣的……」他窒息，昏迷地環顧——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拯救他——於是頹然地倒到椅子裏面去，他底頭撞在桌上。

他不動，再沒有聲音，蔣秀菊嚇呆了；她冷靜地考慮過這個消息底可能的結果，但沒有想到會這樣。在她跑向他以前他突然地跳了起來；她站住了，因為他底臉使她恐怖。她不知道會這樣，不知道會這樣——不知道這個愛情底致命的強烈，並且不知道愛情。

「蔣蔚祖，蔣蔚祖！你從此完了！」蔣蔚祖用非人的聲音叫，然後向外面奔去。蔣秀菊恐怖地叫喊起來，並且哭起來了。

「媽，攔住哥哥，攔住哥哥呀！」

她往外跑去，母親走出來，懷疑地、憤怒地看着她。母親大聲叫她，但她不回答。她跑出門，不顧一切地大聲地向哥哥叫着，終於她追上了哥哥，抓住了他。

她並且把哥哥送到金小川家里，深夜里她回來，跑到每個姐姐那里，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帶給她們。

聽到這個消息，蔣淑珍整夜不能睡眠。肥胖的、好精神的、然而悲觀的傅浦生睡得很酣。在他底均勻的鼾聲里，蔣淑珍，撫摩着剛剛一歲的乳兒，把嘴唇貼在他底發汗的、涼爽的額上，想到了過去。她想到了父親，二姨，想到了蘇州，並且想到了蔣蔚祖底婚禮和蔣少祖底逃跑。一切細節她都想起來了。這些細節清晰地喚起了她當時所有的感情。

蔣蔚祖在蘇州結婚的那天，她是特別感到幸福的；蔣少祖逃跑的那天，她是曾經跪在震怒了的父親面前求饒——這些情緒好久就遺忘了，但現在又淒涼地出現在她心里。她想起了蔣蔚祖底婚禮底佈置，想起了她少女時代所住的房子，於是想起自己底婚禮。她吻小孩底涼爽額，凝視着帳頂。夜很深了，但院牆外面還有着小販底淒涼的

叫聲，這個叫聲使她悲傷地想到了於她不相干的很多事，想到了，在南京，很多人是睡得很遲的，他們過着墮落的生活。她聽到了蟋蟀底寂寞的叫聲。

她覺得太的不幸要來了，生活要崩頹了。她叨小孩。

「可憐啊！——她想，「就是我自己這樣的家，也沒有什麼根據，種種不安使什麼都沒有根據了。假若蒲生再胡鬧一點，再在外面亂玩女人，是的，就什麼也沒有——誰能保住小孩們呢？在現在的時代，天天發生這樣的事，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不能叫做家庭。」她恐懼地想，「爲什麼？什麼使得人心這樣墮落無恥？不能，不能，不能這樣啊！……在兵荒馬亂里活過來的人。」她想，「他們總不安定，不能知道明天的事，於是弄成這樣子了，可憐的爹怎樣在兵荒馬亂里支持這一份產業啊！這些年的中國，多麼黑暗，殺人是多麼多啊！那些人是多麼可憐啊！誰能保住小孩子底將來呢？純祖將來怎樣呢？……總之，他們根本是這樣墮落。」她想到了金素痕，「不可挽救了，他們底家庭多麼醜！但是可憐的蔚祖！假若我是有力量的，我要喝這個狠心的女人底血！……爲什麼當政的人不想到這些人底生活，爲什麼還讓這種人存在？爲什麼使我們這些弱者這樣孤立無依啊！」她想。

第二天她帶着柔弱的，悲哀的面容起來，竭力振作地向傅蒲生說話，——不讓他爲她底痛苦而不安——服侍他去辦公。然後是女兒底囂鬧，要錢。女兒上學後，她安頓了小孩，帶着那種柔弱的、悲哀的面容去找妹妹們。

蔣家姊妹們和沈麗英一同去看蔣蔚祖。這是很困難的，她們應該商量一下，但蔣淑珍底無主張的悲哀和蔣淑華底憤怒的悲哀好像已經確定了她們底態度，大家覺得沒有什麼可商量。大家覺得這件事情是很明白的，因此應該持着這樣的態度，即兩位姐姐底悲哀所顯示的態度。

蔣蔚祖整夜糾纏如毒蛇怨鬼，天亮時碰在桌上昏厥，說着胡話睡去了。金素痕陷在紛亂和痛苦中，沒有想到蔣家姊妹們會來。

這個夜晚於金素痕是可怕的，她幾乎沒有力量支持下去。她厭惡丈夫又憐惜丈夫。在她底行為僅只被懷疑的時候，她不覺得自己有錯，但現在她覺得自己不能再生活了。她底一切是可怕地混亂，那在先前是鮮明的，快意的一切現在是顯得混亂、黑暗、愚蠢。蔣蔚祖說到小孩，並且懷疑小孩不是他生的；他叫奶媽抱來小孩，把他交給她，然後跪在她面前，求她處死他。金素痕極端痛苦，逃出了房間。蔣蔚祖拖她回來，向她懺悔、哭訴，聲明要回蘇州去把父親殺死，把財產全部交給她去享樂，——金素痕又逃出房間。但這次她自己回來，哭了，說他誤會她。她咒罵造謠的人，說一切是由於別人底妒嫉。但現在說這些，蔣蔚祖已經不能相信。

金素痕痛苦到極點，於是用了最後的辦法，以溫柔來征服蔣蔚祖。這於她自己也是很殘酷的，但色情底印象使蔣蔚祖恐怖——想到她能同樣地擁抱別的男人，他撞在桌角上暈去了。

全家被驚擾了。金小川敲門好幾次，被金素痕罵走，最後，天亮時，金素痕凌亂地披着睡衣走出來，敲姐姐底房門。姐姐房里有人，但金素痕不知道，她預備在姐姐房里睡一下。

姐姐穿着單薄的紗衫開門，用充滿睡意的眼睛看着她。

「什麼事？你們整夜鬧什麼！」

金素痕沒有回答，她底疲乏的、蒼白的臉在黎明底微光里打抖。她向內走，姐姐沒有阻攔她，但她即刻退出來了：在姐姐底床上，睡着一個年青的男子。她用異樣的眼光看着姐姐，看着她底半裸的身體，意外地在嘴邊浮上了嘲諷的、憐惜的笑紋。

「你冷，進去吧。」她柔和地說，輕輕地嘆息。

「不，並不冷。」姐姐說，向她笑了一笑，關上了門。

金素痕走回房來，那個嘲諷的、憐惜的笑容好像被遺忘了一樣，好久都留在她底臉上。她勉強地睡了一下，蔣家姊妹們來到的時候她正在梳洗。……

這是一件刺眼的事情，這麼多人來看蔣蔚祖。最困難的是她們並無顯著的理由。但這只在走到金小川家門口的時候才被發覺：她們在心里覺得並無顯著的理由——那種能被言詞說明的、啓示適當的態度的、增加勇氣的理由。她們底理由是不能用言詞說明的，假若光說是來看蔣蔚祖，那麼特別在這麼早的時間，對於這麼多人，這個理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地向她說話。

「他怎樣？他病了！你們可憐他，誰可憐我？」金素痕叫，停住了，下頷打抖。即刻她迅速地走向蔣蔚祖。「說，蔣蔚祖跟金素痕，生死潦倒，用不着別人可憐！」她堅決地說。

蔣蔚祖看着她，又看着姊妹們，他底灰白的嘴唇打抖。

「說，蔚祖！」

「我們，生死，用不着別人……」蔣蔚祖說，哭着，悽涼地看着姊妹們。他底朦朧的眼光說；「姐姐妹妹們，我們永別了！」

「好，高貴的蔣家，你們去辦你們底罷。」金素痕說，揮開頭髮，重新走向梳妝台。

有了沉默。蔣秀菊跑向哥哥，蹲下來。蔣淑珍茫然地、悲哀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柔順地走向金素痕，抓住她底手臂，向她懇求，低語。

「素痕，好素痕，我們家里從來……」她向這個女人低語，這個女人，她夜里還想着要喝她底血——她低語，氣促，又哭泣。金素痕厭惡地看着她。

這種景象傷害了驕傲的妹妹們。蔣淑媛厲聲叫了什麼，上前拖開姐姐，拖她往門外走。她無力地依在肥胖的蔣淑媛身上，哭着，向蔣蔚祖說着什麼。

蔣蔚祖帶着悽涼的、驚恐的神情看着她們出門。「她們走了。我們——分別

了。」他想，用兒童的眼光看着金素痕。

金素痕在梳頭，臉上有冷酷的，沉思的表情。

她轉身向蔣蔚祖走來。

「你記好，蔚祖，除了我，你沒有別人——你不許向別人說任何話！」她說。

蔣蔚祖看着她，沒有聲音，露出瘋狂的，陰慘的笑。金素痕發慌，坐下，抓住他底手。

「怎樣？你心里怎樣？蔚祖，你心里……你認識我麼？」她問。

「認識你，認識你，認識你。」蔣蔚祖重複地，單調地說，野獸般地抓住了她底

手。她叫，脫開來，恐怖地凝視着她底瘋狂的，陰慘的臉。

於是，蔣蔚祖就瘋狂了，兩天以後，金素痕帶他回到蘇州去。絕望的老人到上海

去請了醫生來，用了各樣的方法，然而都沒有效果。老人曾經要和媳婦拚命，但即刻

便忍耐下去了，他很明白，兒子底生命，是維繫在媳婦身上的。

於是金素痕就又帶着丈夫回到南京來。她向老人發誓說，她要醫好蔣蔚祖，然而，很顯然的，在這個世界上，是再沒有人能夠醫好蔣蔚祖的了。一個月以後，蔣蔚祖底身體康復了，但他底癡狂，被這個世界刺激着，帶着一種矯情，是變得更加可怕起來。於是，絕望的，痛苦的金素痕便進一步地委身於荒唐的生活。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五章

一

在這一段時間里，王桂英因自己底生活而疏遠了蔣家，仍然在湖畔教着小學。疏遠了蔣家以後，她底生活從外表上看來好像已經完全平靜了。秋初的時候，她曾經參加了蔣秀菊所讀的那個教會女中底募捐表演，大家去看了她底戲。但這以後她便沉默了，連蔣淑華底婚禮都沒有參加。大家記得，在整個的上半年她都在說要離開南京，但現在她再不提這個了。並且，在冬天到來的時候，她辭去了小學底職務。這種冷靜的、沉默的、含有無限的愁慘的變化使大家注意了起來。

她說她所以辭去學校底職務，是因為學校內幕底黑暗。學校內幕底黑暗是真的，大家都知道，但顯然這不是她辭職的原因。她在學校里雖然倔強，關係却並不頂惡劣，並且她已忍耐了這麼久。於是由於她底辭職，她底慘痛的隱秘便被揭露了。

募捐表演以後，王桂英發現自己懷了孕。因此她更不能忍受學校底紛擾。兩個男

教員追求她；一位女教員在校長面前播弄是非，王桂英和這個有後台的女教員吵了架，藉口辭了職。很快的，她底隱秘便從小學里傳到蔣家來。但大家都還不知道這是由於蔣少祖。

蔣少祖，由於他底理由，半年未來南京。王桂英給蔣少祖寫了無數的信，最初是熱情的信，後來是痛苦的，恐怖的信；最初直接寫給他，後來發現了陳景惠底阻攔，便寫給夏陸轉交。蔣少祖回信很少——顯然他不知道應該說什麼——但給她匯了不少的錢。整個冬天，王桂英隱藏在湖畔底寂寞的屋子里，有時披着大衣在湖畔散步。特別在凜冽的寒風里她到湖畔去散步，因為在暖和的、晴朗的日子里，湖畔有遊人，他們總是顯得很討厭的。

王桂英在辭職以前開始了對蔣秀菊的冷淡。這種情緒於她自己也是很意外的。因為最初她沒有向蔣秀菊告白，後來便覺得再沒有可能告白了。她現在覺得一切都是無益的，不需的。驕傲的蔣秀菊很經歷了一些苦惱，懷疑她底生活，有兩個月沒有來看她。

王桂英斷絕了一切關係，希望小孩快些出生，孤獨而淒涼地住在湖畔。她覺得，只在小孩出生以後，她才可以稍稍被安慰，才可以重新計劃生活。她底想法是很單純的。但她並不完全孤獨。比她小一歲的王墨還時常回來。這個粗豪的，好出風頭的，漂亮的青年在這裡很表現了一些深沉的感情。他很快地便知道了姐姐底痛苦。他守着

祕密，替她料理一切。他向哥哥要錢，替她買東西、修房子，並且有時小孩般地強迫她出去划船。王桂英多半是依從他的。

在晴朗的日子，弟弟撐着舵，說笑着，唱着歌，她坐在船頭，癡癡地凝視着水波——這種情形於她是難忘的。有時她覺得自己並不痛苦；相反的，她覺得她從來沒有如此平靜過，覺得以前是混亂的、不安的、空虛的，現在却是充實的。在某些良好的時光里，她清晰地感覺到自己底身體和精神底莊嚴的工作。

但在十二月末，因為弟弟好久沒有來，因為好些日常事務使她疲困，最後，因為身體底顯著的變化，她重新陷入恐怖。

她想到蔣秀菊是可以替她去上海找蔣少祖的，於是她送信去要她來。

蔣秀菊在星期日早晨來看她。天在落雪——從夜裡起便在落雪。堤上積着雪，赤裸的，稀疏的樹枝上好像包裹了棉花。積雪的、迷茫的堤上寂寞無人，蔣秀菊撐着傘，在雪里踏出愉快聲音，安靜地、沉思地行走着。有時她站下環顧，帶着嚴肅的、憂愁的神情凝視着在迷茫的天空下的、寂靜的、鉛色的湖水。

蔣秀菊在雪里行走着，充份地感覺到自己底年青，充份地感覺到自己底健康和善良。她充滿嚴肅的思想——最後想到上帝。被皮鞋壓碎的積雪發出了鮮美的聲音，她除下了精緻的白絨手套，又戴上，想着上帝，想着她以前是否感到過上帝，以及爲何未感到上帝。

原书缺页

蔣秀菊帶着矜持的，嚴肅的表情收下雨傘，走入廊簷時，正遇着王墨從王桂英房裏走出來。剛才這個青年還向她那樣笑，但現在他臉上有悲哀的、愁慘的、情；眼里有淚水。他走着遲疑地看着蔣秀菊，好像不認識她。他點頭，臉紅，咳嗽，向院落走去。蔣秀菊進房後，他還站在院落里，站在稠密的雪花底下看着房門。

他剛才單純地向王桂英說了哥哥假若知道這件事，事情便會極討厭等等話。王桂英沒有回答，臉色很難看，他感傷了，跑了出來。

王桂英包着大衣坐在炭火旁邊的籐椅里。她無力地向蔣秀菊點了一下頭，使她坐下。

她抬起眼睛來嚴肅地凝視着蔣秀菊。

「你曉得不？」她低聲問，皺眉。

「不曉得。」蔣秀菊懷疑地回答。

「我要生孩子了。」王桂英低聲說，垂下眼睛，拉好大衣。

她們沉默很久。

「你真的不曉得，她們沒有宣傳……但是她們好像都曉得。」王桂英說，含着
一種敵意。

「真的不曉得，真的。」蔣秀菊說，無故地紅了臉。

「你知道，你知道是誰？」王桂英問，臉上有了解唐的、然而惱怒的神情，下頷

原书缺页

慎起來，這種謹慎，是無經驗的少女們常有的。

「我不理解他。我和他很疏遠……。」王桂英說完，蔣秀菊謹慎地說，嚴肅地看着她底朋友。

因回憶底激動而臉紅的王桂英凝視着窗戶，思索着朋友底這個反應；忽然她笑了，眼睛半閉着，掩藏地、沉思地看着朋友。

「原來就無所謂理解不理解的。」她冷淡地說，笑了痛苦的、諷刺的笑。

「你想，他，他不應該做這種事，這多麼不好！」蔣秀菊激動地說。

「是的，多麼不好，但她是不懂得的，」王桂英想：「她們向來是這樣，裝得很神聖，說這個不好，那個也不好，安靜地坐在這裏，同情我，批評我……她在烤火，在想我這樣犯錯，而且，她底上帝說——好蠢，爲什麼我要去找她？不需要，一切都不需要！」她皺眉底站了起來，走向窗戶，把臉貼在玻璃上。蔣秀菊嚴肅地凝視着她底腰部。

王桂英貼在窗上看落雪，有了冷酷的桀傲的痛快的心情。她覺得她是被埋在雪里；覺得她心里充滿了潔白的、寒冷的雪，它們痛快地以酷寒燒灼着她。

蔣秀菊低下頭來，思索着，替王桂英覺得可怕。很久之後，她低聲喚王桂英。王桂英回頭向她微笑，於是她意外地臉紅。

王桂英笑着用那種赤裸的、挑弄的、諷刺的眼光看着她。她不知何故臉紅，笑

原书缺页

「不講話麼？」

王桂英不回答，疲懶地靠在窗上，玩弄着手指。

「你想想，桂英，怎麼能夠這樣做！我們中國底環境怎麼能夠比別人？你總是——我想假若你給救濟院底托兒所，那麼沈表姐有辦法，她有朋友在救濟院做事，我可以替你托她……但是你……？」

王桂英撐住腰部，挺直身軀，看着窗外。

「但是我？我要照自己底意思做。」她陰沉地說，「我不會怕的，我要養我自己生的孩子！是的，私生子——但是我，我不怕！」她憤怒地說。

「並不是說你怕不怕……」蔣秀菊說，沉默了，想到了蔣少祖。「他居然做出這種事來！」她想，「不要名譽，不顧家庭，要是姐姐曉得，她們要怎樣傷心啊！要是爹爹曉得了，多可怕！而且將來連我們都不好見人了！」她苦惱地想。

「我想，我還是勸你給救濟院。」她莊重地說。

「秀菊，你想想，你假使有孩子，你給救濟院麼？」王桂英激烈地笑着，說。

蔣秀菊皺眉，露出特別憂愁的表情來，瞪大眼睛看着窗戶。

「不要生氣，我開玩笑，若瑟！」王桂英說，悲涼地笑着。

蔣秀菊憂愁地搖頭。

「我不生氣——但是我替你難受——而且，你這麼久都不告訴我，不認爲我是你底

朋友……」她興奮地說，紅了臉看着朋友，「桂英，我希望上帝救護你……」她說，有了眼淚。

王桂英送蔣秀菊出門，並伴着她走入桃林。桃樹底茂密的，堅硬的枝條被積雪壓彎了；稠密的雪花在林間無聲地飄落着。王桂英帶着悲哀的、莊嚴的神情，慢慢地走在朋友底身邊。蔣秀菊用小傘維護着她，雪落在她們底身上。

她們在被農家掃開的小路上慢慢地行走着。一個迎面走來的肥胖的農婦向王桂英笑着點頭，王桂英站下來，笑着和她說話；蔣秀菊停下來，覺得王桂英是故意地停下來和農婦說話。

蔣秀菊迅速地走過桃林，回頭看時，身體臃腫，頭髮凌亂的王桂英仍然站在落雪的林間和農婦說着話。蔣秀菊並且聽到了王桂英所笑出的，不快的、清晰的笑聲。

夏初，王桂英生產了一個女孩，王桂英在生產以後的最初幾天是處在極大的安寧裏面，不時有喜悅的，幸福的情緒。在她底心靈中她是完成了最美好的工作的母親，她未曾想到在她底這個世界旁邊還有一個世界——那個正在注視着她的，險惡的世界。她好久都沒有想到別人對她的毀謗和壓迫是可能的；在她底陶醉中，她覺得別人

即使對她不滿都不可能，因為她並不妨礙別人。她根本不需要，不感覺到別人。

蔣秀菊直到最後還守着秘密，蔣淑媛曾經來看過她，聽她說她底愛人是一個同事，便憐惜她，說本來不願意她去做事的；並向她保證一定暫時瞞着王定和，然後在最好的情況中使他知道，但在王桂英生產後，陳景惠從上海來信向蔣淑媛訴苦，揭露了這個秘密。

蔣淑媛對蔣淑華和蔣淑珍隱瞞了這件事，爲了避免傳到父親耳裏。同時她打電報給王定和。王定和回家後，蔣淑媛冷靜地向他敘說了這件事，沒有附加任何意見。王定和找來了弟弟。王墨不肯說，但頑強地表示對這件事，無論如何是不該責備的。王定和發怒，和弟弟吵架，趕他出門。

兄弟吵架後，蔣淑媛顯得非常冷峻，表示雖然不願干涉這件事，但對犯罪的，破壞家庭名譽的，不道德的人却不能原諒。同時她對王定和底發怒表示不滿，認爲他應該各方面都想到。王定和不能容忍她底冷淡的批評，和她拌嘴；於是她說她懷疑他們自己底生活，說王桂英底墮落使她聯想到別的墮落，說她不願孤單地、無保障地住在南京。……

她好久便懷疑丈夫底生活，這種懷疑使她有了冷峻的，毀壞別人的意念。不知爲什麼，她姊妹王桂英，覺得王桂英太自由，太放浪——引誘了蔣少祖。王定和變得嚴厲，不和她說話，顯然他企圖做一件事給她看看，使她屈服。他們兩人都處在極惡劣

的情緒裏面。

第二天清早，王定和派人去找王桂英。王桂英不肯來，於是他要蔣淑媛伴他去湖畔；但蔣淑媛又不肯去。

於是王定和單獨地到湖畔來。

王桂英在知道哥哥底態度後，想起了以前所考慮過的一切，覺得果然不出預料，有了極度的憤怒。她拒絕去他家裏，準備了最毒辣的話等他來。但她決未料到哥哥會驅逐她。

王桂英總是一切想得太單純，像一切年青人一樣，把世界想得過於美好。以前她雖然有過華美的幻想，現在她却只想養活她底小孩，發覺了蔣少祖底困難後，她唯一的希望只是養活小孩：這個希望底意義只有她自己知道。生活對她有什麼意義，只有自己知道——因此她不可能想像別人會不懂得，不尊重這個。因此她雖然聽到，並看見過無數毀滅，但却不相信毀滅會臨到自己。

就是這種信心使她還保留着希望；就是這種信心使她感到哥哥必定會蒙受羞辱。幾個月以來的強烈的，真實的精神奮戰使她決心抗拒一切，養活她底小孩；在她底這個最後的執着裏，她相信，假若誰要來侵犯她，便必定會蒙受羞辱。

王定和來到以前，女孩睡在柔軟的小被里，她坐在床旁的藤椅中，感到女孩在，感到她底柔弱的呼吸，以靜止的、嚴肅的目光凝視着門。她靠在藤椅里，在膝上絞

弄着手巾，長久地，不動地凝視着門。在失望的情緒里面，她安靜地想到了過去的一切，想到了自己還是小女孩時候的一切，想到了一二八、上海、朋友們，想到了蔣少祖——而在這種夢幻般的回憶裏，她感到女孩在，感到她底柔嫩的呼吸。她不時看小孩一眼，伸手理她底小被，然後又緊張地、靜止地凝視着門。她已經忘記了，她為什麼要凝視着門。

她看到門打開了，蔣少祖笑着走了進來，嘲諷她底幻想，然後走過來吻小孩。於是她看小孩。「沒有，沒有他。」她想，盼顧，又看門。於是她聽到了蔣少祖和夏陸爭吵的聲音。她悲哀地微笑着，覺得這種爭吵是不必需的。

她突然地嘆息了一聲，露出絕望的表情。

「假若他離婚——可以嗎？可以的，應該的，我要去上海。但是……最好不要想，現在不要想，她在睡，可憐的小東西！」她想，安慰着自己，現在是這樣的時代，她怎樣長大，又怎樣：不，也不想，日子是一秒鐘一秒鐘地過的，非常悠久，但是，停住在現在多麼好啊，我沒有別的想法——小時候，我們在鄉間過活：在那棵樹下，世界是很小的，有花草、田地、稻場，還有那個說笑話的老舅舅，他死去很久了——我們沒有別的想法！怎樣呢，我怎樣長大的？是的，是的，這樣長大。」她想，嚴肅地、吃驚地看着小孩。「誰來？」聽到腳步聲，她想。「人很健忘，可怕的熱情——誰來？好的，讓他來吧。」她想，於是她底激情爆發了。她坐正，憤怒地、驚悸地看着門。

王定和走進來，關上門，站在門邊，冷酷地看着她，看着床上的女孩。

「好事情！」他細聲說，臉打抖。「你想瞞哪個？」他說，憤怒地笑着。

王桂英靠在椅背上，手肘擱在兩邊，看着他，憤怒地、痛苦地呼吸着。

「你想瞞哪個？王家沒有出過你這種女人？好事情，公然擺在這里，讓大家看見！」王定和用細弱的聲音說，好像有什麼東西壓迫着他；仍然站在門邊。

王桂英底失色的唇邊現出了冷笑，看着他。

「沒有別的說，——早二十年的王家，你得死！現在替我兩天以內滾出這個門！」王定和叫，上前了一步。

王桂英憤怒地站了起來。

「這是我底房！」她叫，戰慄着。

王定和猛力地捶着桌子。

「閉嘴！」他以冷酷的、尖銳的高聲叫；「滾出去，帶着你底髒東西去找蔣少祖！限你兩天以內走，這里是路費！」

「哥哥，你有兒子！」王桂英叫，憤怒而恐怖。小孩哭起來，她向床走，但即刻又跑回，在小孩底哭聲里向哥哥衝去。王定和給了她兩下耳光，她倒在桌邊上，痛苦地顫抖着，不再能說話。

王定和走了出去，憤怒地帶上門。

「爲什麼我一句話說不出來？不行，這不行……沒有如此的容易！」王桂英向自己說，恐怖地跑了起來，隨即跑向女孩，抱起她來，憤怒地搖幌着她。女孩大哭，她用奶頭塞住了她底嘴，嗚咽着在房裏徘徊。

即刻，王桂英把女孩交給了僕人，忘記了身體底衰弱，向王定和家奔去。她帶着那樣的毒意、憎惡、和瘋狂奔過街道，覺得這個世界，這些人們，對於她，祇是卑鄙的、可殺的存在。她迷暈地奔上台階，在門前站了一下，推開了門。

蔣淑媛和蔣秀菊坐在房里，翩然她們正在談她。蔣秀菊站了起來了，驚嚇地看着她。她問她們王定和在哪里，然後衝上樓。「哈，她們多自在！她們在談我！」她想。她推開門，兇惡地站了下來。王定和正在書桌前面寫信，看見了她，擲下筆，伸手指着她。

「滾出去！」他用尖銳的聲音叫，同時站了起來。

「沒有這樣容易！我要和你說清楚，從我們底爺爺說到我們，你總不會忘記！」王桂英憤怒地說，扶住門，免得跌倒；「你忘記你是怎樣來的！你忘記爺爺是在田里爬過來的，你卑鄙醜態地賺錢，騙錢，侵佔我們底財產！你攀附蔣家，乘火打劫！你欺凌我，要把我賣給混蛋！現在，你忘記了爹爹底……」她痛苦地呼吸着，失色的嘴唇打抖，狂怒地看着王定和。

王定和疾速地雲着眼睛，帶着冷漠的，頑強的表情在桌前徘徊着；顯然沒有聽她。這種冷漠的，頑強的態度是王定和底最大的特色。……他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王桂英沉默了，他站下來，踏着腳，浮上了諷刺的微笑看着她：

「我決不能饒了他！」王桂英痛苦地對自己說。「你自以為你底生活美滿，你自以為你前程遠大，但是你卑鄙可憐！」她大聲說。於是王定和又徘徊起來。「我沒有用過你底錢，一切都是父親底，你沒有權利管我，我也不需要你底卑鄙醜惡的錢，我更看不起你底卑鄙醜惡的家庭！好幸福，好美滿！」她冷笑，說，「現在，我馬上就離開南京！你記好，我要報仇！我並不是怕你，而是我有自由！」她說，突然感到所說的是什麼，流下淚水來。

王定和背着手站下來，冷靜地看着她。

「自由自由！」他冷酷地笑着，低聲說，同時踏起腳來。「好吧，就這麼辦。限你兩天以內走，要錢來拿。」他霎眼睛，坐下來，點燃香烟。

「好，卑鄙的東西，記着！」王桂英咬着牙叫，她昏迷，靠在門柱上打抖，同時她流着眼淚。王定和皺着眉頭看着她。她突然衝進去，拾起桌上的茶杯來砸他；他避開了，同時叫了一聲。茶杯擊碎在牆上，王桂英轉身跑出來。

聽見聲響的蔣淑媛正在上樓。王桂英憎惡地看了她一眼，擦過她底肩膀跑下來。蔣秀菊帶着愁慘的面容站在樓梯口，她走過了她，走進房，倒在籐椅里，蒙住臉，她

底流着奶汁的胸部痛苦地起伏着。

蔣秀菊走近來，看着她底底沾污了的胸部，嘴唇打抖。

「桂英，桂英！」她說，「不要着急，我要姐姐勸他，……」

「你知道什麼！」王桂英喘息着，搖頭，說。

「你不是我底朋友。」王桂英用顫抖的低聲說，搖幌有走向沙發，倒了下來。蔣淑媛帶着煩悶的表情走進來，皺着眉頭，向王桂英看了一眼。

「她怎樣了？怎麼這樣？」她低聲問妹妹。

「我怎樣？我應該怎樣？」王桂英說，挑戰地看着她。然後蔣秀菊要她喝水，她拒絕了。

「桂英，不要急，我幫你忙，你就暫時避一避。」蔣淑媛坐下來，冷靜地說：「你知道，這是名譽問題，你底名譽也要緊！」她冷靜地說，露出煩惱的，不可親的表情。這種神情是她底作爲王定和夫人的最大的特色。

王桂英跳了起來，揮開頭髮，喝下了杯里的水，然後挑戰地看着她。

「我不要名譽！你們才要名譽，你們是名門望戶，大家閨秀！」她喘息着，憤怒地說：「謝謝你們底好意。我不要幫助，我自己要活！你們是有名的人家，我哥哥是有名的人，你們才要道德，我看見你們底道德！」她說，露出了燦爛的冷笑，堅定地看着蔣淑媛。蔣淑媛看着地面，臉上有着那種冷然的，不可親近的表情。

「你們多美滿啊！你們多得意啊！可惜的是，現在，日本軍艦就在下關！——你們也有兒女！好一個卑鄙醜惡的王定和！」她說，站起來，驕傲地走了出去。

「不識抬舉的東西！」蔣淑媛強笑着，說。

蔣秀菊憎惡地看了姐姐一眼——她沒有想到這個姐姐會這樣的。蔣秀菊憤怒地走了出來，追到湖畔去。

三

王桂英迅速地走着，有時跑着，她闖進了桃林里的農家，找到了那個她所熟識的，肥胖的女人，她止在灶前燒火，她抬起頭來，驚異地看着王桂英。

王桂英扶住門柱，竭力地平靜着自己。

「我有一件事求你，你一定要答應。我有一個女孩子交給你養，我給你錢。」她迅速地說，同時露出了怯弱的，可憐的笑容。

肥胖的女人站了起來，看着王桂英，一面搓着手，最初她顯得不瞭解，雖然王桂英說得這樣的明白；顯然是王桂英底聲調和表情妨礙了她底瞭解。隨後她懂得了。從王桂英底聲調和表情，她懂得了，這件事，是複雜而嚴重的。

她困難地，客氣地笑了一笑，同時繼續用圍裙搓着手。王桂英覺得她底笑容是冷

離的。

「王小姐，你說哪里話，你們富貴人家，」她笑着搖頭。「這種年成啊，我們是……唉，王小姐，你請喝茶。」她說，冷淡地笑着——王桂英覺得是如此——往外而走。

「不。謝謝你了。」王桂英冷淡地說，走了出來。

「她多麼幸福，然而，多麼可惡啊！」王桂英憤怒地想。她看見了向她走來的蔣秀菊，但假裝沒有看見，低頭走着。蔣秀菊喊她，她不回答，走得更快。……

她走進房，帶上門，倒在藤椅里，她模模糊糊地聽見了蔣秀菊底悲痛的喊聲，她同情這種喊聲，同情蔣秀菊，她漸漸地就昏迷過去了。

……
深夜里王桂英醒來，一切都安靜了，那個得了錢，受了蔣秀菊底囑付的女僕——蔣秀菊囑付她千萬不要睡覺——也沉沉地睡去了。

王桂英醒來。電燈刺眼地在沉寂中照耀着，女孩在她底身邊酣睡着。

「他們怎樣了？」王桂英坐了起來，想，不信任地看着周圍。於是那種失望的、燒灼的、痛苦的情緒重新出現，而且增強。「是的，一切都離開我了！」她咬着牙齒，說，眯着眼睛，痛苦地、辛辣地笑着：「一切都離開我們了！……我底不幸的女兒啊，你這個可憐的、無知的小東西啊！全世界都不容許你生存！而我，你底不幸的

媽，不幸的母親呀！」王桂英，含着微笑和眼淚，側着身體，迅速地撫弄着襯衣上面的絲帶，以悲傷的、激動的聲音向酣睡着的女孩說，同時欣賞着自己。常常的，人們愈是不幸，便愈能欣賞自己；人們愈是覺得自己被欺凌，便愈能覺得自己美麗。像那些在這個世界上流浪着的失意的詩人和藝術家一樣，王桂英底天才，是欣賞自己。……親愛的兒啊，你底母親就要離開，兒啊，她將從此離開她少年時代的世界，到那樣的遠方去，在這個殘酷的世界，開始她底淒涼的飄泊！兒啊，你底罪惡的父親遺棄了你，你底罪惡的母親（王桂英甜蜜地微笑着）也要遺棄你！親愛的女兒啊，從那最初的一天起，我們已經相處了一年，可是如今，我們不得不分別！我們互相深深地祝福！你還不懂得孝順——讓他們那些混蛋孝順去吧——可是我卻懂得了慈愛！女兒啊，我們必得承擔命運，你是不必懂得人世底苦難，我們分別了啊！」王桂英以激動的、沙啞的大聲說，甜蜜地笑着，流出了眼淚。她吻小孩，然後抬起頭來。於是那種輕蔑的、堅決的神情在她底臉上出現了。

她下了床，披上了衣服，回過頭來，帶着她底輕蔑的、堅決的神情看着小孩。然後她決斷地掉過頭來，走到門邊，打開了門。

她是在欣賞着自己，雖然她不會意識到。她迅速地走了出來，站在台階上，凝視着在夏夜底顯赫的星光下濃密地，牆壁般地矗立着的桃林。涼風悄悄地吹着，周圍充滿了蟲聲，那種哄亮的、單調的蟲聲。

「夜很深了。」王桂英決斷地想。她心里的痛苦的、恐懼的情緒毀壞了她底自我欣賞，使她不覺地走下了台階。她踏着亂草，走進了垂着果實的、稠密的桃林，嗅到了那種濃烈的、迫人的氣息。

她低着头慢慢地走着，用她底身體推開那些低垂着的枝葉，含露的、潮濕的枝葉拂在她底胸上和臉上。她底赤裸着的腿同樣地也沾滿了露水。她向桃林深處走去。在嘴里咬嚼着一片葉子，然後又是一片。那種痛苦的、恐懼的情緒變得更強了。

「唉，這麼多的果實啊！」她站了下來，以柔弱的、打顫的、可憐的聲音叫。於是她輕輕地、低低地哭起來了。

「天啊！天啊！你們總要可憐我一點的吧！天啊，我得到這種懲罰，爲了什麼啊！」她哭着，說。她繼續哭着，把頭撞在樹幹上。接着她就焦灼地、疾速地在亂草里徘徊了起來，好像憤怒的野獸。她徘徊着，不時笑出那種諷刺的、痛苦的聲音來。

「我應該怎樣辦？我把她丟到別人家門口去嗎？不，不！」她說，笑了一聲。「我就把她丟在家里，留一點錢，是的，這樣頂好……但是這還不如把她丟在這個林子裏，丟在湖里！是的，我要把她丟在湖里！」她說，笑了一聲。「但是我……是的，我要殺死她！悶死她，她還小，不懂得痛苦（她寒顫了一下）祇要一分鐘就完了！」

「是的，我殺死我自己底女兒，我自己親手埋葬她！這樣最好！」她說，痛苦地

笑了一聲，抬起頭來。

於是她迅速地奔出桃林。

她推開門，於是在燈光下站下來了。

她痛苦地看着酣睡着的女孩。

「不啊，我底女兒！」她輕輕地、抑制地哭着，說：「我怎麼能夠這樣，親愛的女兒啊，饒恕你底不幸的母親！」她說，向她底女兒跪了下來。在這種情緒和這種表
現里，她又開始欣賞自己了。她靠在床邊，輕輕地哭着。

「但是我把燈熄了，可以的！她睡了什麼也不曉得！」她迅速地站了起來，恐怖地看着她底女孩。「不，不用怕！」她向自己說。於是她帶着冷酷的心情低頭吻女兒。她吻着，她輕輕地吻着，就在這個接吻里，她壓到女兒底身上去，勒緊了她，在兩分鐘以內把她殺死了。

「我殺死我底女兒……我自己親手埋葬她！」她站起來，說，帶着這種冷酷的，瘋狂的表情。接着她倒到椅子上昏去了。她底年青的、豐滿的、被乳汁浸濕了的胸部在輕輕地顫慄着。

這件事使大家非常的驚嚇，大家整天留在她底身邊，防備再有什麼意外發生。但王定和仍然不能原諒她。王定和聽到這個消息，顯得很冷淡，當天就回上海了。

王桂英整整地躺了一個星期，神情顯得有些失常了，什麼話也不對別人說。一個星期以後，她收拾了她底一切，就是說，丟下了她底一切，到上海去了。

她在上海的一家華貴的旅館里住了下來。

第二天早晨，她到報館去找夏陸，請他通知蔣少祖下午五點鐘到他們以前常去的那個咖啡店去會她。在夏陸底不着邊際的憐憫和驚異里，她沒有說別的話，但請他避免陳景惠。

夏陸立刻就跑到蔣少祖家去，不知爲什麼異常的激動。蔣少祖聽到這個消息後長久不作聲，夏陸無故地憤激起來，走開了。

蔣少祖脫下了優美的、灰色的外衣（本來他愛好舒適和漂亮），上床睡下，但即刻又爬起來，穿着皮拖鞋走到桌前去，取筆寫字。後來他揉去紙張，轉動圈手椅，望着牆壁。陳景惠走進來，開抽屜取錢，溫和地向他說到電影院底新片子，他瞥了她底懷孕的身體一眼，向她悲哀地笑了一笑。

「真要命呢，頭又痛！」陳景惠皺着眉笑着向他說，然後走出去。

「在夫妻間有着怎樣的關係？」蔣少祖想，凝視着牆壁：「她爲什麼要來？爲什麼早不來？爲什麼一切不更早一點？她怎樣了？她底孩子怎樣 她住在哪裏？夏陸不

說：「可惡而愚蠢！啊，可怕，可怕，人生是這麼多的糾纏！」他轉動椅子，凝視着門。忽然他站起來，顫慄着、昏亂地徘徊着，「這樣可怕，可怕，但是要解決，必需解決！這幾個月一切都變了，我怎樣就變了！」他站在床前。他底額上的皮膚靈活地向上游動，摺出了皺紋，「最不幸的是有一個家庭，以前你覺得一切都是好的，至少可以敷衍，但是時機成熟，你就得收穫一切！但是應該倔強，蔣少祖，」他想，額上的皮膚壓了下來。「她一定把小孩帶來，一定說：我交給你，我要生活，你是無恥的、罪惡的，不義……這我都承擔，無恥，罪惡，不義，但是沒有誰更好，要拯救這個，需得神聖的煉獄底火燄，而且我無疑地要生活，要爭取勝利！——不能讓別人知道，所以必需想法子！可是一切都已經想過，……啊，我心里是怎樣的火燄，我底眼睛發熱，燒啊！」他嗅鼻子，徘徊着。「做了惡夢，全中國在做惡夢，全人類在做惡夢！惡夢的世界，惡夢的戰爭，叛逆！——但是我並不想到福建去，我和我底事情留在上海！有一天一切全解決了！但是中國是造不出英雄的共和主義來的！但是她是多麼不幸啊！大家已經知道，她怎樣能住下去啊！過去的甜美的和平！但是我們好像沒有一天平靜，我記得我沒有平靜，我甚至於前兩天還想去南京，我底孩子，我底愛人，——殘酷的世界把這一切全粉碎了！覆沒了！但是，很簡單，以殘酷回答，活下去！我們沒有自由，專制的世界逼迫我們犯錯——錯？這些原是我們底權利！我們要留下自由的天地，用血肉生命，赤手空拳！不，我無需想，很簡單，橫豎是這樣一個

生命，怎樣安排都是無所謂的，可以衝破！有誰敢向我投第一個石子？我沒有智慧，熱誠，忠實？那些可憐的混蛋和蠢貨！郭紹清，他怎樣？我知道他底嬌滴滴的太太是怎樣來的！……：「你們要走到孩子們面前，向他們懺悔。」如此而已，這樣黑暗的社會，崇高的理想沉沒了！」他想，竭力壓下興奮，走到穿衣鏡前面去，動手穿衣服，「我有這樣的風度，這樣的年青，這樣的才幹和魄力，——我要取得！」他想，繫上領帶，揩了臉，做了一個憎厭的表情。然後他啣着香烟在房里走着梳頭。

他出去看朋友，談閒話，消磨時間。四點半鐘，他帶着驚慌的，溫柔而頑強的心情走進了擁擠的，燈光明亮的咖啡廳。

王桂英因復仇的，炫耀的慾念而穿得非常的華麗。她穿着深紅色的綢衣，戴着髮網，並且打了口紅。她四點鐘便到咖啡店來了。她叫了很多的食物，坐在內廳的角落裏，通過屏風凝視着來往的食客們。流浪的白俄在咖啡廳里拉琴，她聽着琴聲，嚴厲地凝視着屏風外面。衣裳舊污的、可憐的白俄挾着提琴走進來，卑賤地向她笑着，側着身體鞠了一個躬。她冷酷地揮手，驅走了他。

「是他！」她想，埋下了憔悴的、顫慄的下頷，以發光的眼睛凝視着食物。

蔣少祖一時沒有能夠找到她，並且在找到以後不敢認識她——他從未見過她穿這種衣服，同時她底向着食物的緊張的臉是這樣的和以前不同。他在屏風外面站住了。

王桂英抬起頭來，向她奇異地笑了，而從她底明亮的眸，她認出了她是王桂英，那個熱情的、單純的王桂英，「可怕！她變了！」他想，機械地向里面走。

「坐下呀！」王桂英嘲弄地嬌聲說，並且歡樂地笑，顯然的，她企圖用誘惑報復他。

蔣少祖脫下上衣來掛好，在小沙發里坐下來，看着她。她在蠱惑地，嘲弄地笑着，好像她和蔣少祖非常的親切。

「桂英，我向你辯解，爲了我底忠實，我必需……」蔣少祖立刻迅速地說，移動着身體：「我知道你爲什麼來，是的，我不忠實，沒有良心，不義，使你冤屈，我知道南京那些人底情形——你應該不原諒我，我希望你對我更殘酷，因爲世界殘酷。」他停住了。望着地面，「孩子呢？」他低聲問。

王桂英笑得更輕蔑，更歡樂，在白桌布上搓着手，沉默地看着他。

「她怎麼這樣？怎麼這樣？可怕！」蔣少祖想。「我能忍受任何殘酷，」他說，看着她。「毀壞我底家庭也可以，我是有力量承擔的，因爲你也承擔了你底一份，」他以興奮的聲音說，「宣布我底罪惡也可以，我不怕社會——我自信有力量支持！」他說，看着黃綢屏風，浮上了冷笑。接着他沉默很久。「那麼，告訴我，一切怎樣，孩子呢？」他迅速地瞥了她一眼，用溫柔的低聲說。

「死了——我殺死了她！」王桂英嘹亮地回答，迅速地舉手擗了一下臉，笑容沒

有離開。

蔣少祖做出了強烈的，激動的表情。從王桂英底表現，他已經料到了要得到這一類的回答，但他仍然做出了強烈的表情，因為相信這是必需的。

「怎樣，真的麼？」他難受地、誠懇地問，下顎顫慄着。

「我不騙你，蔣少祖，我從來不騙你！殺死了！——我不能讓她活在這個世界上，殺死以後，我就來上海！」她底呼吸變得急迫了，她底聲音有些顫抖，她笑着那種痛苦的、諷刺的微笑。

蔣少祖痛苦地看着她。但同時感到重擔已經卸下了。他底額上的皮膚顫慄地向上游動着。

「桂英——怎麼……你居然……啊，是我！」他嘶啞地說，低下頭來。「桂英，罪惡！怎樣，究竟怎樣……你請說詳細！」他說，在痛苦已經不確定的時候誇張他底痛苦。

王桂英輕蔑地笑着盼顧

「怎樣？死啦！」她說，然後她迷惑地皺眉。

「那麼，你……？」

「我要活！」她突然瞪大眼睛，拋下手里的火柴棒，露出憤怒的表情。「我來上海找你，要你告訴我怎樣活，怎樣？」

蔣少祖痛苦地呼吸着，望着屏風外。

「你說你能擔負殘酷，我却不能，我身上沾滿了血，我在畜牲中間殺死了我底女兒，我從畜牲中間逃出來，我又逃到畜牲底世界！我很高興，因為又看見你，而你居然痛苦！最好你哭，但是我不哭，我看着，我殺死……」她底頭突然地落在手心里。她底瘦削的肩膀顫慄了起來。

「桂英！」

「桂英，告訴我——……」

王桂英抬頭，咬牙，憤怒地看着他。

「告訴你什麼？我並不是來告訴你，並不是來要求你，更不是來向你——要錢！我祇是來看看你，就是這樣看看你！」她以燃燒的眼睛看着他。——「你舒服，出風頭，有名譽，事業成功，與我何關！你痛苦，懺悔，你羞恥，與我何關！已經遲了！生命不再回轉，死人不能復活，我不認再是無知的孩子，你也不能再是拯救中國的英雄！也許你是的……」她停住，因為呼吸過於急迫，「也許你是的。」她說，冷笑着，「但是我——走過去了！」

蔣少祖眼里有了淚水，他看着屏風。「是的，她明白——走過去了！但是我愛她，我愛她的。」他想。

他悽涼地說了他所想的。

「不可能！」王桂英堅決地回答。「你能離婚麼？」她問。

「這要看。也許……能夠，不過我要說明……」

「算了吧，蔣少祖，我不過試你一下，果然如此！遲了，你要說明什麼？你真看錯人了，你想我是陳景惠麼？」

「桂英，我忍受你底侮辱。」他低聲說，額上的皮膚向上顫動。

「嚇，你！你盡可以不坐在這裏呀！」王桂英盼顧着，「虛偽的東西！那麼，蔣少祖，怎樣？」她突然嬌媚地說，笑着巽感的，譏諷的笑。

「她高興怎樣就怎樣。不能沾惹她。」蔣少祖痛苦地想。但他低聲說：「我愛你的，桂英。」

王桂英笑着看着他。他皺眉，想到他底生活。

「不過，當然，你不再能讓我愛你。同時我也有責任。」他說，看着鞋尖。

王桂英意外地露出了溫柔而悲涼的神情，好像忘記了一年來所發生的和她自己剛才所說的。這種神情繼續了頗久，她底美麗的眼臉顫慄着。她眼里有淚水。

「不，不，我不要！不可能。」她想。她剛才企圖用誘惑報復蔣少祖，現在她却要抵抗這個誘惑了。

「桂英，我明白你。我要盡可能地爲你做一切。」蔣少祖愛傷地說。

王桂英揩去淚水，看着他。

「你要爲我做什麼？」

「桂英，你告訴我。」

王桂英坦率地看着他。

「蔣少祖，你明白，一切都過去了，我說一切都過去，你應該高興。我原諒你，你也原諒我——雖然我是對的！你記着，一個女子爲你不幸——我很明白，無論怎樣我也不能再挽回，你記着，她爲你毀滅了一切，親手殺死……再說一次吧，殺死了她底女兒，」她痛苦地呼吸着，「好，停住。話都說完了，將來再見吧。」她站起來，於是她癡呆地看着前面。

蔣少祖站起來，臉發白，向前走了一步。

「桂英，再坐……再坐一分鐘，我有話說。我萬箭鑽心，多痛苦啊！桂英，桂英，請你……」他表現出極端的痛苦，又向前走了一步。

「請你把錢付一付。」王桂英冷淡地說，抓起皮包來迅速地走出屏風。

五

第二天晚上，蔣少祖向夏陸詢問王桂英底住址，夏陸回答說他不知道。蔣少祖明白他不肯說，露出了威脅的，輕蔑的表情，走開去。

但夏陸不再像以前一樣怕錯，不再像以前一樣悔恨、擾亂、痛苦。在這件事上他堅決地信仰他是對的——他總有一次要立在實在的基礎上，擊退感情底侵擾，而信仰自己是對的。因此這個信仰特別頑強。

王桂英早晨來訪他。那時他剛起床，還沒有洗臉，顯得狼狽而胡塗。他從宿舍走出來時，同事們和他開玩笑，快樂地譏諷着他。他覺得這件事是嚴正的，他底心更是嚴正的，因此別人底笑鬧使他發慌，發火。但走向王桂英，看見了她底蒼白的，微笑的臉，他就失去了信心，覺得自己果然是有錯的了。他羞怯地、喜悅地引王桂英走進了會客室。「不應該和她到別的地方去，祇應該在會客室——這是對的嗎？」他想，引她走進了會客室。

王桂英向他說了一切。

「是的，我早已想到，……我看出來；尤其昨天，我想到一定有什麼不幸。」他說，年青的，有鬚的臉皺了起來，眼里有淚水；「你怎麼能支持！……但是我不願意批評我底朋友。」他說，「誰都有錯，我也有錯……他底心靈太狹窄。」他加上說，他底眼睛說了他不會說出的一切。

王桂英說她不能原諒蔣少祖。於是夏陸覺得一切都起了變化，一切都變得溫柔、甜美、悲哀，而自己無錯。於是他開始信仰自己是對的——他覺得他是第一次信仰自己是對的。

「我爲什麼而生活，我明白；我有我底見解。我堅強，我要向一切人表明，不是輕蔑他們，而是讓他們同意我，因爲驕傲是不好的！」他想。

於是他問王桂英需要什麼，像一切男子在這種時候所問的；王桂英說住在一個旅館里，一切還好。並且給他留了地址。

從這天起，夏陸有半個月沒有來看蔣少祖。很快地他便決定和王桂英結合——王桂英答應了。

這天，夏陸決定了什麼，來蔣少祖家。蔣少祖正預備和陳景惠到杭州去暫住。陳景惠蹙着額在檢查箱子，聽見夏陸來，以爲夏陸又帶來了王桂英底信，走出內房。

看見夏陸憂鬱地坐在椅子裏翻報，而蔣少祖在安靜地繼續寫字，她抱歉地笑了一笑，問了什麼，走回房去。

半個月以內，蔣少祖以極大的努力壓下了擾亂和痛苦，恢復了日常的生活。他底面色顯得疲乏而不靜，但目光冷酷。在這些時候，他底思想似乎已經有了變化。他時常發表無根據的、出人意料的思想，態度陰沉而暴烈。在他最近的一切思想里，他強調最激烈，最極端的東西，這些東西里有一些是他以前所反對的，另一些則是被他觀望的。在一篇文章里，針對福建底事變，他表示必需組織強有力的裁判委員會。……在隨後一篇短文里，他咒咒中國，歌詠超人底悲觀，號招一切人都「從這個中國走過去」。

夏陸來的時候，他幾乎沒有抬眼睛，他繼續寫着字，露出威脅的，陰沉的表情。夏陸帶着艱辛的態度坐下，隨手抓起報紙來。

陳景惠又走出來，向夏陸友愛地笑着，說他們準備去杭州。

「啊，去杭州嗎？」夏陸說，笑着。「什麼時候？」

「後天。」蔣少祖回頭，冷淡地說。「有什麼消息？」他問，因為說了第一句便必需說第二句。

「美國政府表示要用強硬的態度來解決失業工人和退伍軍人的問題。」夏陸說，因為對蔣少祖底敵意，並且因為所說的句子太長，紅了臉。

「這個！」蔣少祖說，乾燥地望着朋友：「美國底事情，中國人是可以不必耽心的罷！」他冷淡地笑了一聲，轉身摺上紙張。

「這個我不知道。」夏陸說，興奮地笑着。

「還有消息麼？」

「沒有。」

「你看到我底文章沒有？」

「看到了……」夏陸說，皺着眉頭盼顧，沉默了。在他們之間，仇惡的情緒燃燒了起來。

「我不同意你底看法。」夏陸矜持地說，皺着眉，好像看見了什麼可厭的東西。

「你當然不同意的。」

「爲什麼呢？」

「別人渲染你。對於目前，對於他們底看法當然應該尊敬，但決不可一開始就被嚇倒，相信他們是真理。我不相信他們是真理。」蔣少祖轉動圈手椅，額上的皮膚向上顫動，露出眼白看着地面；「我近來很安靜——從未如此安靜過。」他說，壓下手指。

「你當然安靜！把一個女子棄在污泥里！……」夏陸想。「但是，我也並不相信你是真理。」他用細弱；聲音說，避開了蔣少祖底搜索的眼光，他底頰部充血。

「怎樣呢？」蔣少祖說，壓制着憤怒。

「你說什麼超人，因爲你想逃避一些事……你想想魯迅先生。」

「又是你底魯迅先生——他要沒落的！你這樣想，因爲你太老實！」

「就是吧。但是你想想在我們中國底愚昧的、善良的，我說是這個……或者你再想想歐洲，我知道你對歐洲很有研究，現在是怎樣發展了？」夏陸痛苦地、軟弱地說，看着他。

「你對歐洲怎樣看？」

「要有風暴。」夏陸說，正直地看着蔣少祖，並且緊閉着嘴唇。

蔣少祖冷笑了一聲。

「風暴，你總喜歡好聽的名詞，老夏，這是他們騙年青人的！」蔣少祖說，焦燥地看着夏陸，「歐洲倒是要有陰謀——風暴遠着呢！你看吧，在歐洲，繼續是克雷孟梭式的陰謀和麥克唐納的陰謀！獨裁者就要站出來！這是現實。說句笑話，我倒也許讚成拿破崙底方式的！歷史底現實總是進步的，誰都無罪！但是中國底情形就複雜了！那些幻想和那些高調啊……當然，是進步的，不過有時候情形顯得特別危急，比方福建……這方面再不向高處起來，我們看吧！」他停住了夏陸一眼。「而一個東西，你不能抽象地看。你總是抽象地看的，所謂風暴就是這個。」他加上說，抿着嘴。

「那麼，你底聯合政府不抽象麼？」夏陸問，同時他想：「是的，我們在談這些，好像應該談，但我們不再是朋友了！」

蔣少祖搖了搖頭，站起來，露出陰冷的，厭惡的神情徘徊着。

「我們目前是要喚全國學生們起來。」他說。

「他們自己會起來，況且已經起來了。」

「但是需要領導。」

夏陸沉默，小孩般皺着眉，露出深沉的悲哀凝視着地面

「爲什麼要說這些？他沒有靈魂！……他能否看到最善良、最不幸的？而

我們在這種關係里爲什麼還說這個？是的，和他說，然後立刻就走。一夏陸向自己說。

「我到你這里來，是想說，我知道了你和……那個女子的事。——他困難地低聲說，看着地面。」「我要責備你。」「他更低地說，免得被房內聽到。——蔣少祖站下來，冷酷地看着他。」

「夏陸，下去說。」蔣少祖說。

他們下樓，穿過房東底小廳，走入狹小的院落。

「怎樣？」蔣少祖問。

夏陸激動地笑了一笑，然後，閉緊嘴唇。

「我以朋友底立場責備你。現在我告訴你，我準備和她結婚。」他堅決地說。

「我已經知道！」蔣少祖說，冷笑，走了開去。

「我本來無需告訴你……」

「怎樣！」蔣少祖走了回來，威脅地說：「你認爲我不對麼？我是對的！你把她撿去吧！」他說，他底嘴唇打抖，「告訴你，她現在可以倒在任何人懷里！」

「你侮辱我！」

「夏陸，你從前不是這樣的人！……爲了一個女子，哈！」蔣少祖笑着說，「你並不能破壞我！你這些時候的鬼把戲我都知道！」

夏陸憤怒了，臉脹紅，痛苦地閉上了眼睛。

「我不需要你相信我！我對得起……我並且……我來告訴你，沒有想到你居然，你……」他說不出來了，他發火，搖幌，看着蔣少祖，「我現在跟你說……你侮辱我，我們決鬥！」他說，痛苦地笑着。

蔣少祖冷笑着，一面擦火柴點香烟。

「但是我不和你決鬥……真是好一個騎士！好，再見！」他說，大步走出院落。

夏陸流淚了。「爲了她，我要永遠憎恨，一生復仇！」他向自己說，走了出去。他跑到王桂英那里去。她正在午睡，他喊醒她，坐下，又站起來。

「我和蔣少祖說了！也許你不同意，也許你會傷心，啊，也許你仍然愛他！但是，我說了，我告訴你，桂英，我要憎恨他，我要復仇……現在，你做最後的選擇，我底命運……」他說，含着眼淚，混亂地、激動地看着她。

她坐在床邊，輕輕地搖着她底赤裸的腿，嚴肅地看着地面。

「這有什麼！」她抬起頭來，說。

「但是……」

王桂英哀愁地，嬌媚地笑着，站起來，赤着腳站在地板上，吻夏陸底有鬚的、年青的臉。

原 书 空 白 页

第六章

蔣蔚祖得病以後，金素痕便和蔣家姊妹們斷絕了來往。夏天來到的時候，金素痕和自己家里不和，帶着蔣蔚祖住到下關江邊的房子裏去。

她有時去蘇州，有時各處去玩——她很苦惱——很少在家。蔣蔚祖對她糾纏愈兇，她便愈狡猾，幾乎每次總能逃脫，事情逐漸變成可怕的：很多次蔣蔚祖睡在門口地上，不吃，不動，不要任何人，阻攔她出去或等她回來；等她可憐地俯腰呼喚他，等她向他微笑或流淚。有時蔣蔚祖在深夜裏坐在附近的街上，假若她不出來，便坐到天明，或坐到無可奈何的警察到家里來報信的時候。

但金素痕已經沒有了眼淚。這一切成了習慣，而這個習慣令她厭惡；這不是心理和生理健康的人所能忍受得了的。她不再顧忌他，她因羞辱而惱怒，告訴看熱鬧的人們說，蔣蔚祖是她家底窮親戚。於是她把這個窮親戚領回家，鎖上門，又跑了出去。

她過着難堪的、荒唐的、瘋狂的生活。她有一個信念，就是，蔣蔚祖不會死。而假若死，她便要到蘇州去衝翻蔣家。

一切醫藥都無効，一切努力都枉然，蔣捷三祇有儘可能地給錢了。這些可怖的醜聞——它們傳遍了南京——他還絲毫都不知道。女兒們瞞着他。他對於金素痕底悲哀還有着微小的信心（這是和他底世故經驗全然不相稱的）；他認爲兒子在養病。痛苦無盡止，事情愈來愈可怖了。處在這種境遇里，既不能離婚，又不能謀殺丈夫的金素痕相信連自己都瘋狂了。某一個夜里她揮霍了兩千元以上，爛醉地被她底情人帶到最淫賤的場所去，——最後失去了知覺。天亮時她穿着薄綢的睡衣不顧羞恥地在外面跑，被警察攔了回來。

但蔣蔚祖在完全沒有希望的時候却多少是清醒的。最壞的是他還有希望，最壞的是金素痕在最初向他流淚，而在每次出去和回來的時候總甜蜜地哄騙他。於是一切都無法挽救了。

在他們底行爲成了習慣，而金素痕決然地表示厭惡時，蔣蔚祖變得狡猾了。他不哀求她，但偷偷地跟蹤着她。第一次發現蔣蔚祖是幽靈般地追蹤着她的時候，金素痕是異常的恐怖，那是在夜里，在一個小巷子里面。於是金素痕以後每次出去總坐汽車。蔣蔚祖有很多詭計，很多思想，但總無法實行。秋天的時候，他底變狠毒了的脆弱的底做了一個大的決定；假若有證據，便殺死金素痕。這看來是很簡單的——他動手做了。

第一天他出去買手槍。當然他不知道在哪里買，並且別人決不會賣給他的。他跑遍了下關的店家和黑市，於是想到夜里到警察底身邊去偷。但他立刻便注意到街上的警察都是并無手槍的，都是大槍或木棍。

「哈，我是這樣的癡，如此的蠢！刀子不是一樣？刀子是街上都有的賣的！所以就不必急着買，而要先捉她！」蔣蔚祖向自己說。

一個星期過去了——這個決心持續了一個星期——，蔣蔚祖沒有捉到金素痕。「讓他們來家，最好讓他們來家，我要發瘋，就有證據了！」他想，於是換了清潔的衣服，向金素痕說要到姐姐處去住兩天。天曉得他在哪里混了一天，夜里他藏着刀子回來了。但個人說，太太在他走後便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於是他決心等一下。金素痕午夜以後，還沒有回來。他走出、走進、擡東西、捶胸膛。

「我要睡在地上。我要睡在門口，啊，我又瘋了，不，我沒有瘋，我永遠不動，不聽她，讓她哭。喊我，我不動，她認爲我死了，是的，我死了！那麼她就傷心，自己把什麼都說出來了！她要說她對不起兩歲的兒子，她對阿順說對不起我！就說另外的男人！」蔣蔚祖說，「啊，她現在在何處？是否和別人睡覺。但是我已經說過，我不管，我要死了！不，最好明天叫阿順來，可憐的兒子啊！這是禽獸的世界！禽獸的父母，禽獸的夫妻！那麼，我應該死了！但是她是不是還愛我呢？不，我頂好像莊子那

樣做做看！不過，假若我真死了！那麼爹爹怎樣啊？」他說，「不，這是禽獸的世界，我已經是禽獸！所有的詩書禮義，所有的人偷毀壞無餘了！但是，假若我死的了？那麼我便看不見這個房間，好漂亮的房間呀！里面住着禽獸呀！我也就看不見她了！那時她便和別的男人睡覺去！我終究不能死呀！」

他在房里走動着，不停地摸刀子，他底眼睛燃燒着。

「我底名字叫蔣蔚祖，我還有一個號，但是我底名字有什麼用？我小時聰明溫順，在蘇州沒有人比我做得更好的詩文，寫得更好的字了，但是我做了什麼？大家都說我討了好看的、天仙一樣的老婆，大家都說我有了兒子，然而，我確實沒有！這祇有我自己曉得！那麼，這個世上所有的家庭不也是一樣？但是他們好像有事做，不發瘋！他們竟然不發瘋！他們這些人，一天到晚來來去去哭哭笑笑，談國事談私事，好像過得頂好！啊，多麼黑暗啊！我記得從前我在一切地方都覺得別人好，我們是受了謙遜有禮的家教！……好了，夠了！何時完結，我們太寬大了！女人有什麼值得迷戀！但是，可怕呀！她多麼迷惑我啊！怎樣好，怎樣好，禽獸地活着呢還是禽獸般死呢？我死了她會哭麼？傷心呀！」

「刀子刀子，我有刀子！但是，從哪里殺進去呢？從胸上，那樣的胸上，不成啊！從頸子！不，不好，最好從背後？不過，我終歸要死，讓她活着快樂幾年不也是一番愛情麼？愛情怎麼能夠要報償……不，我要證據，她也是可憐的，我要她說出

來，那麼我假裝死了！但是人死了心是不跳的，怎樣能叫心不跳？」

「好，有了，最好把紅墨水，潑在身上，潑在地上，手里抓着刀子，刀子上也要染點血，那麼，她就來不及看心跳不跳就要哭起來了，要是不哭呢？啊，可怕呀！但是不哭便是證據——要把刀子抓緊！」

他找出兩瓶紅墨水來（金素痕常用紅墨水寫字），把它們打開，沾在指頭上看了很久，滿意地微笑了一下。然後他睡在地上試了一下。

他等待着。天亮時有了敲門的聲音，佣人走過廊道去開門。於是她往胸上、地上、刀子上潑了紅墨水然後把瓶子藏起，蹣跚着左腿在地上睡下來。

他大口呼吸着，然後，在金素痕推門時屏住呼吸。在寂寞的燈光下，他底陰慘的臉是完全像死人。

「現在，她走進來了！她哭不哭？」他想。

金素痕在回來的路上很清醒，特別冷靜地想到自己已經發瘋——比蔣蔚祖還要瘋狂。她冷酷地想到，這個瘋狂，是很痛快，很有趣的。一真好，老天有眼睛，兩個瘋人住在一起——但是我是真瘋，他是假瘋！」進門時她向自己說。

推開門，發現地上的、血泊裏的蔣蔚祖，她做了一個順從命運的、悲苦的姿勢站了下來。她底眼光閃射，蒼白的下頷強烈地打着抖。

「要找張媽做證人，不然他們會認爲我殺的！」她想，疾速地跑出去，叫喊了起

來。

「怎麼，她跑掉了！——沒有哭？」蔣蔚祖失望地想，坐起來。「不好，她要喊人來……」他向自己說。

而正在這時候金素痕已經極快地拖着那個臃腫的、凌亂的女佣人跑進來了。看見了坐着的蔣蔚祖，就放開女佣人，發出了恐怖的尖叫。

蔣蔚祖被嚇得打寒戰，握着刀子慢慢地站起來，以發呆的眼睛看着她。

「你幹什麼？」驚慌的金素痕惡叫，退到門邊，防禦着自己。

「放下刀子！不放下我馬上就走，再不回來！」她叫。

刀子從蔣蔚祖手里落下了。在他臉上有瘋人底尷尬的笑容。

金素痕疾速地跑上前去，拾起了刀子，然後吩咐女佣人出去，關上了門。她帶着痛苦的、驚慌的表情，握着刀子，走到桌前去坐了下來。

「蔚祖，你幹什麼？」她嚴厲地問。

「我一個人無聊，在好玩。」蔣蔚祖尷尬地笑着，說。

「說！不然我馬上就走，你天涯海角都找不到我！」她厲聲說。

「果然她偷人！」蔣蔚祖想，那種瘋人底笑容沒有離開。

「是誰指示你這樣做的，說！」

「原是我自己好玩！」

「混蛋！這也好玩！誰指示你的！嚇，高貴的蔣家！」

蔣蔚祖看着身上和地上的紅水，看着她手里的刀子，小孩般皺眉。

「這有什麼稀奇！你看，都是紅墨水！哪個叫你不用毛筆寫字的！」

「混蛋！」金素痕叫，架起腳來；「我受不了！我們都發瘋！我們兩個瘋人！天呀，這種時間何時完結呀！」

「要完結就完結。要不完結呢，就當然不完結。」瘋人笑着，低聲說。

「混蛋，瘋子！哪個跟你說話！啊，我也瘋了，我也瘋了！世人哪里知道這樣的金素痕啊！」她看着刀子，然後用抓着刀子的手蒙住了臉。

蔣蔚祖含着天真的微笑看着刀子。她以為他要奪刀子、驚嚇地，向後退。

「這是禽獸的世界，禽獸的父母，禽獸的夫妻！」蔣蔚祖忽然用尖聲發表思想了，他捲着衣袖，徘徊着，「你和我睡一次要和別人睡兩次！你也許駭怕，但是你不得不這樣做！我是無用的人，一點都不能使老婆快活，又不能使家庭美滿！我是罪孽深重的兒子，偷了珍珠寶貝戴在媳婦身上，媳婦就把綠帽子戴在我頭上！但是我真蠢，我不懂一個女人和別的男人睡過覺以後還能夠回來向丈夫笑笑，哭哭，又親嘴！真是多才多藝了！……」他說，輕蔑地笑着。

「住嘴！」金素痕恐怖地、嚴厲地叫。

蔣蔚祖天真的笑着看着她。但突然嘴唇顫慄，顯出極大的苦悶和恐怖。

「好吧，你聽別人說就聽吧！好在我也快瘋了！」金素痕冷笑着，說、同時站起來，「這些話虧你說的出口！好吧，我們離婚，懂嗎？現在我馬上就帶這把刀子到蘇州去！」

她抓起支包往門走去。蔣蔚祖恐怖着，哭出了難聽的聲音，上前拖住她底手，跪了下來。

「我錯了，素痕，錯了，不要上蘇州……」他哭着，說。

金素痕站下來。再堅持了一下，看見他已經完全屈服，便走回來坐下去。

蔣蔚祖蹲在她身邊淒涼地啜泣着，面部溫柔、動情，像小孩

金素痕大聲嘆息，脫下皮鞋。

「把拖鞋拿給我。」她說。「瘋了啊，我們都瘋了啊，兩個瘋子啊！」她說，歎息着。

二

金小川在做六十歲生日的前兩天托大女兒來找金素痕，要她在生日那天一定帶蔣蔚祖回家。金素痕向姐姐訴了苦，兇罵了父親，但沒有回答到底去不去；第二天她回家和父親提起了房租的事（他們是爲這個吵架的），其次又提起古玩的事，要父親歸還。金小川讓了步，於是第二天蔣蔚祖夫婦回到家里來。

金小川有很多原因要女婿女兒回家。首先，關於蔣蔚祖夫婦的謠言傳得很厲害，這些謠言多半是怪誕的，金小川怕蘇州知道；其次，他正在和那個名律師爲兒子底離婚進行訴訟，這次做生日的主要目的便是拉攏和這個訴訟有關係的某些人，而在這個場面里他需要金素痕底幫助。他並且需要蔣蔚祖底出現的幫助，因爲那個名律師舉了例，說他們家底婚姻完全是以騙錢爲目的。——他想當衆表示他對蔣蔚祖是如何的關切、嚴謹、慈愛。

這個宴會是非常的熱鬧的。頭一天晚上金小川便開始擺設賭場，并且搜羅了夫子廟底名歌女來家。到場的人有法官、推事、律師和親戚們。金小川奔跑得焦頭爛額，當天早晨七點鐘還跑到法院里去找客人；他怕他們不來

最後，他指點了一切，換上了長袍馬褂，笑容可掬地走進走出，向所遇到的一切人點頭。遇到廚子，他說：

「啊，有了嗎？配到了嗎？好極了，乾淨點，有賞！」

他向西裝畢挺的兒子說：

「啊，換了領帶？好看！今天，記着，你要有禮貌。」

金素痕和蔣蔚祖來到時他特別笑容可掬，好像他們是客人。

「啊，好了嗎？唔，長胖些了！要多吃東西！今天天氣不錯！」他說，拍蔣蔚祖底肩膀，實驗他底關切和慈愛，這是他立刻就要表演的

客人愈來愈多，屋裏愈紛亂，他笑得愈緊張，愈快樂。

金素痕穿了深綠色的、長得拖地的旗袍，帶着輕蔑的、不經心的、愉快的神情走了進來，向一切人點頭，高聲地說着話。她不注意任何人，但向任何人說話，因此感到這些人是一個流動的，可以控制的整體——這是她底戰場。她開始笑得更愉快。向年青的推事先生說到日本武官柴山底滑稽故事；向律師先生說到日本飛機底速度和效能；又向某位穿長袍的老先生說到張學良。

然後她轉向幾位年青的太太。

「啊，真了不起，國家大事放在他們手里呀！」她揮手帕，笑着。

「你想，金小姐，國家大事怎麼會在我們手里。真是！……留鬚的，瘦長的法官先生憂愁而滑稽地說，看着手。

「要打手心！」金素痕笑，表示談話完結，迅速地走進正在賭博的房間。

金小川走近呆坐在椅子裏的蔣蔚祖，向他笑着，使大家注意他，（大家早已注意他），於是稱讚他底文雅，並且拍他底肩膀，然後他坐在他底旁邊，翹起了腿，向法界底人們提起他底訴訟。

大家帶着憂鬱的表情聽着他。

「我金小川老了，這些事情也足以令我疲乏！」他以異常宏亮的大聲說，笑着搖頭。「小兒底婚事，原是他們自己做主的！他們在學校里戀愛，真的是如此！他們要

離婚，當然就離婚！各位，現在是民國啊！又不肯離婚，又要說什麼錢！各位，哪一本法律條文里有？哪一本里有？哪一位找出來我白送他十萬！他還是律師！……我金小川這回是被告，我就不說話，看他們怎樣解決！……沒有路子，錢就沒處花，一他小聲向年青的推事先生說。「他底老人家就跟我說過，」（他指蔣蔚祖）「說打官司要正直，花錢也就正直！我這個人治家是向來讓兒女們自由！我並不是老式人！」他大聲說。

「是的，是的。」瘦長的法官先生說；「不過，清官難斷家務事，私下了結怎樣呢？」

「這個，要看他——這種人家真是混蛋！這種混蛋人家！下回各位看吧，我一上庭就罵——現在是民國！」金小川叫。

法官先生笑了笑，站起來走進房。於是金小川湊近年青的推事耳語，並且霎眼睛，比手指；年青的推事先生不住地笑着點頭，不住地從微笑變嚴肅，好像他極同意金小川所說的。房里有哄笑聲，年青的推事先生露出快活的、好奇的表情，笑着，不住地向金小川點頭，走了進去。

「唉，中華民國怎麼得了啦！」金小川說，顧盼，笑着看着蔣蔚祖。「啊，高興嗎？」他諂媚地笑着說。

在思索着什麼的蔣蔚祖透露了瘋人底微笑。金小川搖頭，走向肥胖的律師，抓着

這位律師底手臂向他耳語，並且推他進房。

蔣蔚祖狡猾地盼顧着，坐到另一張椅子上去，思索着。

「大家都看她，她是賣弄風騷！這些人全是混蛋豬狗！他們爲什麼要活在世上！哈，他們有什麼高興要笑！他們底老嫖偷人，而他們自己斂財，他們真高興！我要指破他們，叫他們不敢向她笑！叫他們哭哭啼啼，那麼，我總得有個辦法！啊，想一個辦法！」

一個妖冶的歌女從賭場笑着跑出來，看見這位年青的、衣著高貴的先生，便站下。

「哎呀，你一個人坐着嗎？」她用手巾揮臉，走到他底身邊，坐下來。

「哈！一個女人，一個妖怪！不理她！」蔣蔚祖想，轉過臉去。

「哎呀，真是，你好像頂愁悶！你們這些先生！」

「她說什麼？罵她，罵他們！不，等一下！」蔣蔚祖想。

「您有心事嗎？」

蔣蔚祖轉臉，向她怒目。

「啊哈……，好大的架子！」

歌女坐進了另一把椅子，沉思起來。蔣蔚祖繼續思索着。

「一個男人要有脾氣，有時候應該把桌子推翻！」他想，「有時候要打架！有

時候又要特別有禮貌！爲什麼有時候這樣有時候又那樣？是哪一個規定的？不管它，還是想我底辦法！那麼……啊。她在偷看我！」他轉過臉去；「我年青，我好嗎？爲什麼素痕不說我好着呢。啊，她看我，因爲我有錢！」他想，覺得歌女還在看他，站起來，走進賭場。

他擠在人堆里觀看着，監視着金素痕。金素痕異常高興，大聲吵鬧着，因爲贏了錢。

「啊，九點，天門！她是天門！」蔣蔚祖想，「這個混蛋胖子是癩子！這個小狗是紅的！這個叫花子（他喚這個人做叫花子，因爲這個人用叫花子般的眼光看着金素痕），另外，這里兩匹豬，一個小狗！」他看着哄笑的人們。「好，有！他們賭錢，我去叫警察！」忽然他想。「不，要叫素痕出來！」

於是他擠過去碰金素痕。金素痕回頭，叫他等一下。所有的眼睛全看向他們，金素痕臉紅，惱怒地皺眉。

「素痕！素痕！」蔣蔚祖喚。

金素痕不回答。很多眼睛注視他，他向這些眼光怒目，轉身走出來。

吃飯以前金素痕走出賭場，上樓化妝。蔣蔚祖出去找了警察來。

蔣蔚祖含着得意的笑容領着警察進來，把賭場指給他看。這位警察顯然是熱情的生手。看見那些華貴的先生們，便莊嚴地向他們鞠躬，推事先生跑進房去。大家哄

原书缺页

大家議論着警察，從警察議論到市政府；大家同情地看着金素痕，向她說笑，免得她過於傷心，金素痕笑着和他們談起市政府底趣聞來。歌女坐在桌邊媚笑，準備着表演——宴會因警察和蔣蔚祖而意外地生動。蔣蔚祖坐在位子里，思索着。他覺得這些人全和他敵對。

他看着金素痕，看着歌女，比較着她們；又看別的女人和男人，思索着。

「你們這些豬狗！你們是禽獸！」忽然他用憎惡的細聲發表思想，輪流地看着大家，使酒席頓然沉寂，「你們應該羞死，你們斂錢，偷竊！賭博又殺人！你們簡直吃人，你們吃的是人肉！」他大聲說，咬着嘴唇。他底眼睛可怕地發着光。

金素痕叫了一聲，跑過來拖他往內房走。他垂着頭，順從地跟隨着她。金素痕把他推在床上。

他憤怒地笑着，面朝內，繼續思索着。

金素痕氣得打抖。

「你要我死！告訴你，我死了你也不想活！……好一個蔣蔚祖！一她說，喘息着。

蔣蔚祖因思索人生而淒涼，沒有聽清楚她在說什麼，做手勢要她坐下。
「還不出來嗎，搞些什麼？」金小川伸頭進來，焦急地問。

「滾開！」金素痕憎惡地叫。「你要死！你要死！」她向蔣蔚祖說，然後憤怒地走出去。

「她又去了！但是我等一下，我想一想——人生好淒涼！——蔣蔚祖想，流着淚。金素痕帶着惱怒的、輕蔑的表情走了出來，坐下，不再說話。她底憤怒使大家暫時不敢再看她。但她身邊的狡猾的、牟青的推事先生笑着向她低聲說：

「你真能忍耐啊！」

金素痕冷淡地看着他底甜蜜的笑臉。

「你真大度，……」推事先生說，帶着忠實的、傷心的神情。

金素痕皺眉，向着酒杯，眼睛潮濕了。隨即她離開酒席，上樓去，走進了姐姐底房間。她坐到椅子裏去，以痛苦的、癡幻的眼睛凝視着窗外的灰白的天空，她底身體不時抽搐，彷彿她處在燒熱中。

弟弟上樓找她，被她趕走。

「是的，完結了！但是怎麼辦？他非死不可！但是蘇州老頭子要先死才行！是這樣的，每一天，每一夜！啊，何時完結！」她悲痛地叫。她聽見了樓下的笑聲和歌女底歌聲，覺得很遙遠。「我年青，我漂亮，我聰明，我有錢，但是我却這樣？是的，我年青……這些畜牲！」又聽見了笑聲，她罵

暑期的杭州小住回來後，蔣少祖底各種社會關係有了大的開展。他開始和金融界底人們接觸，其次又與官方底活動家接觸。官方活動家要他編一本關於國際問題的書，他拒絕了。隨後他自己編了這本書，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三三年，全中國注視着北方。「滿州國」在東北成立，同時日本侵佔熱河，向長城各口進軍。中國屈辱着——沒有力量還擊。一九三〇年以前的中國是處在內部底狂風暴雨里，一九三〇年以後的中國則在外來的凌辱里呻吟，昏迷搖盪。團結是一件艱苦的事業，它還得在幾年以後。在這一連串的喪魂落魄的日子里，社會動盪，青年們不安。青年們向已成的道路走去，繼續着他們底開關。……

在複雜的，尖銳的，甚至怪誕的各種關係里面生活，蔣少祖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理想家。這些複雜的、尖銳的關係不時遮掩了他底目標。但活動增加，自信增強，他相信他可以突擊過去。

從杭州回來後，懷疑和痛苦都過去，和外部世界的多面的接觸使他有了新鮮的、愉快的心境；這種心境是一個人生活在一個地方，和這個地方的關聯逐漸強固，不時從它享受到各種快樂、憤怒、思想，並且意識着這一切時所有的。他憎惡上海，不時發出憤怒的呼聲，但同時他覺得，在上海生活，是最愉快的。他底一切習慣，癖好，

都與上海不可分離。他不能設想他會過別種生活，即必需犧牲這些習慣和癖好的生活。

對一部份人殷勤有禮，對另一部份人冷淡驕傲，對第三部份人，即親近的朋友們談諧活潑，這給他以巨大的滿足。同時，劇場、咖啡店、回力球場、游泳池、好的食物和衣著也對他不可缺少。他在讀書的時候便有這種癖好的，後來的懷疑、貧窮、焦急和痛苦使他拋棄了這些，現在，境遇良好，他便又再回到這些上面來。

這個逐漸固定的生活使他較容易地抵抗了王桂英所帶來的那個不幸底襲擊。同時夏陸底行爲也把這個痛苦減輕了許多。他底生活和夏陸底行爲使他相信自己並未做錯。

王桂英底事情過去後，家庭生活恢復了平穩。蔣淑珍和蔣淑華去年在老人底示意下所寄給他的一筆錢他現在還沒有用完。他從報館，書店經常有收入。去日本以前的那些懷疑和痛苦是過去了。生活業已建立，工作愉快地進行着——他底工作除了寫作和繙譯以外主要的便是，用他自己底話說，和一切人接觸，試出自己是強者。

在和夏陸底衝突上，他試出了自己是強者。夏陸懷着極大的痛苦和仇恨攻擊着他，他發表文章打擊他，他是回擊得更重。夏陸攻擊他是機會主義者，他攻擊夏陸害幼稚病。夏陸攻擊他假頹廢，他攻擊夏陸不懂西歐文學。一個月不到，夏陸就沉默了。

蔣少祖精密地計算着金錢底收支，不再像少年時代那樣草率。有些青年要改正這些毛病是很難的，他們苦笑，呻吟，簡直令人頭痛，但蔣少祖很自然地便做到了這個。他明白並愛好他底生活，他對自己底生活有着堅強的意識。同時這個意識使他注

意到了父親底旦夕不保的財產；他決定找機會回一趟蘇州。

老人去年便要他回一檣蘇州，但仲總好像脫不開目前的生活和事務。他常常頭一天憂鬱地決定要回蘇州，第二天一忙，各處一跑，便把這個決定打消了，同時王桂英底事情增加了他底遲疑；他怕老人已經知道。

秋季到來的時候，蔣少祖活潑地出現在集會場所和交際場所，被熟人稱爲姣小的王子。這個綽號是從大英帝國底外相艾登來的；蔣少祖爲國聯調查團底來華攻擊過艾登。據說這個攻擊李頓爵士看到了，並且很表興趣。……

夏陸笨拙地，猛烈地撲擊着蔣少祖，但很快地便在王桂英底煩惱里沉默了。八月初旬，他接到了僅有的親人，年青的、活潑的弟弟在江西戰死的消息。接着，在十月末，加入了電影公司的王桂英離開了他。夏陸經歷到大的痛苦；他底心好像特別慣於吸收痛苦。夏陸開始對一些不注意，整天睡覺，或者整天在街上亂跑。他不再能忍受任何東西，他常常喝得大醉。

在和王桂英結合的最初的一個月里，他是那樣的快樂，對一切都顯得溫順可親，覺得人世並無災害和痛苦，覺得不和平的生活是不可想像的。他到處都笨拙地發笑，對工作拚命賣力——祇記住一件事：對蔣少祖的仇恨，他無疑地相信這個仇恨於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人是必需的——中國人，是受了仇恨底教育。同時他相信這個仇恨對

於他和王桂英底爲人是必需的；唯這個仇恨才能免除他底屈辱和王桂英底痛苦。但王桂英並不這樣想。發現了這個以後，夏陸很苦惱；但仍然做下去，表現了可驚的頑強和執拗。

但事情壞下去。錢不夠用，生活單調——王桂英不能忍受這種單調。她不再平靜，她每一分鐘都有新的不安。湖畔底不幸現在成爲真實的痛苦和恐怖了。她最初認爲夏陸底善良的，單純的愛情可以使她平靜，但後來發現這不可能。同時她覺得她所需要的並不是平靜的生活。她奢華、享樂、企圖忘記痛苦，並且，最壞的是，她不把她底痛苦告訴夏陸。很顯然的，從最初一天起他們之間便有着極大的距離。

夏陸痛苦地看着她底變異。她喜歡時髦的衣裳，常常要去看戲、跳舞。夏陸不會跳舞——什麼也不會。夏陸拚命找錢。痛苦地向她隱瞞他底貧窮。王桂英交游增多後，夏陸開始和她吵架——他老實地向她承認他底妒嫉。十月初，王桂英走進了電影公司底迷人的大門，維持到月底，他們分離了。

忍受着王桂英底離去，忍受着痛苦，夏陸表現了可驚的頑強與執拗，他認爲一切都是應該的，認爲自己并未做錯；他決不相信他們在結合底第一天便是荒謬的。他仍然相信王桂英底美好和善良，仍然相信愛情，因此他雖然知道一切，却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他們分離。他永遠不明白，這增加了他底痛苦，但他忍受痛苦底力量是可驚的。在痛苦中他頑強地思索追尋，他分析了一切，分析了王桂英底性格、歷史、和

他們底生活和需要，思索了全世界，但依然感不到他和王桂英爲什麼會分離。他能夠把這個分離原因說得極清楚，然而却不感到，不相信它們。

夏陸覺得無論如何，生活不能照原來的樣子過下去了。必需理解一切——必需從上海跑開。他寫信到北平 and 廣州去。十二月中旬，廣州底朋友來了信，夏陸向報館提出了辭職。

辭呈遲遲未獲批准。夏陸準備着離開上海，但由於奇怪的、殘酷的心情，希望再看見一次王桂英。然而沒有勇氣去找她，在街上和劇場里又不能遇見她……

正在這時，蔣少祖加入了上海新聞界和金融界組織的平津訪問團，上海各界對訪問團安排了盛大的歡送。由於蔣少祖底引誘，夏陸在這個晚間用報館底名義走進了熱鬧的銀行大廈，意外地發現了王桂英。她和戲劇界底人們同來，坐在最引人注意的位置里。

夏陸沒有能夠支持到底；他半途離席，走進了喧囂的街市。……

蔣少祖費了頗大的努力才獲到訪問團底位置。訪問團里都是資望很高的人。他們是：政府主辦的報紙主筆費正清先生，商報底金融欄主編、瘦長的、鴨嘴的方德昌先生，金融界和工商業界代表張明予先生，高傑先生，等等，等等。蔣少祖是他們里面的最年青的一個。蔣少祖底成功是得力於方德昌和高傑底推薦，後者在社會上以活動

經費底最大和態度底潑刺著名，前者則以漂亮的、出身高貴的太太著名。

上海各界似乎對這個團體抱着很大的熱情，他們確實想知道北方底實際情形。因為種種原因，提倡自由主義和信仰民主主義的蔣少祖便獲得了特殊的注意。文化界底某一些人們擁護他；很多年青的學生們則認為這個訪問團祇有他加入才有意義。

啓行以前的四天，上海各界假某銀行大廈歡宴訪問團。

這個宴會，除了盡義務的來賓以外，充滿了上海底最活躍，最愛熱鬧的男女們。這些男女們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無論何時都溫柔而感傷地表現他們是受不了；他們到處向人詢問中國底光明何時到來；沒有光明，——他們就不能生活。特別上海底這些男女們有這個特色。他們天黑以前便到來了，坐在銀行底華麗的客廳里，向別人伸訴或彼此談論着，他們對於上海底浮華萎靡是再也不能忍受了。來了一個談話的、中國通的美國記者，他們立刻把他包圍，供給他以各種消息，告訴他說他們希望的、國際底正義——他們是再也不能忍受了。

這時蔣少祖和瘦長的，鴨嘴的方德昌先生走進了客廳。有幾個人鼓掌。方德昌除了禮帽頻頻地點頭。蔣少祖知道大家是在歡迎他（對於羣衆底歡迎他是早已習慣，獲得了確定的意識，不再像生手似地熱情而驚擾了），臉上有文雅的，但特別憂愁的笑容。這個憂愁說：「我想到更多的東西，有更大的苦惱——事情並不如你們所想的那樣單純。但是你們底單純是多麼可愛啊！」他抓着禮帽柔軟而決斷地走向中國通的

美國記者蒂克，坐在他身邊，翹起腿，憂鬱地點着了烟。

「你們，」他向蒂克用溫和的、打頭的聲音說，「怎樣看法？」

蒂克咬着雪茄，在鬚鬚里面狡滑地微笑着，同時靈活地轉動着他底眼球。

「我們相當樂觀。你們怎樣看呢？」

「在你們美國底政策上說——即使在這一點上說，你們也沒有權利樂觀。」蔣少祖露出柔弱的，極其耽憂的神情說，好像他是非常痛苦，並且受不了，「首先在你們底經濟政策上說，你們美國也沒有權利樂觀。而日本，趁全世界經濟恐慌底機會來掠奪，他是看得準的——啊，是嗎？」他笑着轉問方德昌。

方德昌強有力地點了一下頭，然後帶着匆促的、散漫的神情和身邊的一個年青的女子說話。

蔣少祖在被人注視的時候總首先感到一種柔弱的、憂愁的情緒。最初他竭力克服這種情緒，顯出那種驕矜的、嚴冷的表情，但後來覺得，這種自制是淺薄的，便在適當的時機放任這種情緒，用愁苦的、溫柔的、非常耽憂的聲音說話。而在這種表露里他意識到自己底意志力是更深藏，更強韌的。

他向狡猾的蒂克說了很多，轉過頭去，開始笑着和那些華美的男女們談天。人繼續到來，聲音噪雜，烟霧更濃，電燈更亮，有秩序的談話停止了，肥胖的高傑先生異常粗暴地衝進了客廳，攢着濃眉向方德昌叫罵什麼。他底洪大的、粗暴的聲音煽起了

熱情，使廳里更噪雜。在他之後走進了幾個嚴肅的、瘦弱的人物，他們坐在角落里低聲談話。他們是新聞界人物，訪問團底中堅份子。蔣少祖和咬着雪茄的蒂克走向他們。

「哈囉，你們遲到呀！」蔣少祖談諧地、愉快地說，坐下來。「我耽愛的是我們會蒙在鼓里。」他皺眉，說。

「管他娘！」他們中間的一個回答。

「喂，蔣少祖蔣少祖！」高傑喊，胖大的身體擠過密集的桌椅；「聽說你底太太生虛了，對嗎？不然爲什麼不來？」

蔣少祖憂愁地笑着，未回答，但做手勢使他坐下。

這時一位擦得通紅的太太把椅子拖向這個團體，羞怯地笑着。她底頭髮，據她自己說，是梳成嘉寶底樣式的。

「我聽說，希特勒要重申領土要求，你們怎樣看？」她嘹亮地說，希望全廳都聽見。沒有要求回答，她笑着站起來，讓大家看見她，並且喊：「密斯楊，這里來呀！啊，全世界都要黑暗了！」她坐下來，憂愁地看着蔣少祖。

「王子，你回答她。」方德昌嘲弄地說。

蔣少祖幾乎是嚴厲地，用搜索的目光看了這位太太一眼，然後嘲諷地、憂愁地笑了。

客廳里更熱鬧。市政府代表來臨，大家鼓掌。隨後，在極大的騷鬧里，蔣少祖無

意中看門，看見了從門口走進來的黠麗的，態度活潑的王桂英。在她之前走有一位女子；她後面是兩位穿皮大衣的、態度悠閑的男人。侍役迎上前去，王桂英活潑地脫下大衣來交給他，笑着盼顧，看見了蔣少祖（顯然她知道他在這裏）。然後向一位跑近來的女子噉噉地說話，向最近的桌子走去。

穿皮大衣的、戴眼鏡的俊瘦的青年替她拉開了椅子

「謝謝您。」她笑着說。「啊，已經來了這麼多人！」她說，托着腮，笑着凝視空中。

蔣少祖露出了嚴冷表情

「她已經看見！是的，她服裝！夏陸離開上海了沒有？」他想；「很容易地，她變成了這樣！啊，怎樣是好，我有極大的悲哀，極大的感傷！——他向自己說，看着地面。

「停會你們講話吧——我，什麼也不想講！我講不出！——他慫恿地向大家說。

「當然你要講。我們根本不會說話！」

「啊，好吧，再說，讓我想想……」覺得王桂英在看他，他沉默了。
於是他露出特別愁苦的，柔弱的表情。

來客五彩繽紛，有長袍馬褂的大商人，有名貴的仕女，最多的是憂鬱的新聞界人

物和活潑的明星和名流，因此客廳里雖然異常熱鬧，空氣却並不統一。那些大商人圍住胖高傑談行情，並且遲鈍地看女人；那些女人在那里旁若無人地嘲笑——這些人，他們並不知道來這里幹什麼。而在這個五彩繽紛的場面後面，現實世界在繼續地展開。……

大家走入大廳，坐進筵席，宴會開始的時候，夏陸帶着渙散的神情走進來，悄悄地坐到記者們一起去，在市政府代表致詞的全部時間里，他凝視着坐在首席上的蔣少祖，因看不清楚他底臉而苦惱。而在蔣少祖站起來演說時，他看着左邊沉思——發現了王桂英。

他底臉變白，但凜肅而堅決。

王桂英始終沒有發現他。他所看到的王桂英不是蔣少祖所看到的美麗的、活潑的、賣弄風情的王桂英；他所看到的是帶着強烈的悲哀和驚悸出神地聆聽着蔣少祖底演說的王桂英。王桂英底這種神情使夏陸頓然明白了過去錯誤底所在，他們底結合底荒謬（在王桂英底活潑和對快樂的貪求里，他不能明白這個），以及王桂英底嚴重不幸。

蔣少祖帶着嚴肅的、憂愁的表情站起來，用低的、打顫的聲音開始說話，然後聲音提高——尖銳、憤怒、富有魅力。他說到中國底情況；說到國際底形勢和各大帝國底錯誤的、反民主的、違背了光榮的傳統的政策。但最使夏陸記得的幾句話是：「在

這一段時間里，無論長江、黃河，無論尼羅河、密細西比河都流去了無窮的逝水——大家難道還想停在原來的地方？在這一段時間里，無論何處都死去了無數的人民，又誕生了無數的人民，死的不能復活，錯誤不能挽回、但生的却要活下去！」接着蔣少祖在全場底肅靜里以打顫的聲音說：「難道中國人底求生的意志是錯誤的麼？」他停住，注視着場內。

而同時夏陸看到王桂英眼里的淚水，並且嘴部有酷烈的笑紋。

「他是虛偽的！在他心里有些什麼？我們兩人誰對？但一定是這樣：她永遠記着他，我不存在；我沒有給她不幸，也沒有給她幸福！我演了丑角，多麼可怕！」夏陸想，嘴唇打抖；「但對於我自己，我是的，我愛她！是的，她還愛他，而我愛她！這就是丑角，這就不幸，不過，看着吧。」他想。但這些思想祇是他底痛苦的、嫉妒的心靈對外來的打擊機械的反應；他不明白他所想的。然而感到一切無疑是這樣。他再注意蔣少祖底聲音，感到了什麼，又看着王桂英底強烈的臉。王桂英被她身邊一位女子遮住了，夏陸低下頭，慌亂地碰倒了酒杯。

身邊的一直在注意着他的一位朋友替他扶起酒杯，謹慎地，向他笑着。

「你底辭呈已經批准了？我們明天歡送你。」這位朋友說。

「我明天就走。」夏陸回答，憤怒地盼顧。

「她看見我沒有？她看見沒有？她能否知道？能否有這顆心？永遠永遠！」夏陸

想：「假如是我在演說，她怎樣想？假若我有這樣的能力，這樣，……是的，機會主義底能力，是的，她怎樣看我？難道蔣少祖真的成功了？是的，錯誤不會成功，不理解人生意底真實的人也不會成功，所以我是錯的，下賤的，不理解，靈魂狹小，啊，這些想頭多麼可怕！但是我要讚美蔣少祖，我不應該妒嫉——他是對的！我要和他和好，喚起他底感激，我要在這個感激里面生活！」

遭到可怕的打擊的夏陸這樣想，燃起了狂亂的情感，要見蔣少祖，要向他說一切。他挺直地坐着不動，面色死白。鼓掌聲沒有驚動他，宴會底喧笑沒有驚動他——這一切與他無關。但正是這一切使他燃起了這個狂亂的熱望。在王桂英向旁邊的女子帶着驚動的，疲乏的神情說笑的時候，他突然以燃燒的眼睛凝視着她，希望被她發見。

王桂英說了什麼，又看蔣少祖底方向，沉思着，眼睛半閉。

「我要向他說一切，我要她看見我，我要她向我哭！」夏陸瘋狂地想。

「你不吃麼？」朋友問他。

「啊，是的。我有事，馬上就要走。我要走。」夏陸回答。

「多可怕！不可能！一切都看不清楚了！不能脫離……對自己底悲苦的未來沒有認識，弟弟已經死去了！無論如何總可以，總能生存！那麼，我馬上走……但是要悄悄地走。」

「我走了，等下再談。」他向朋友說，異樣地笑了一下，站起來，看了王桂英一

眼，垂看頭，緊張地，悄悄地沿着牆壁走過去，挾在忙亂的侍役里面走出正門。

蔣少祖在走出來的時候，沒有找到王桂英，不知她什麼時候離去的，感到失望。但對於周圍的人們的禮貌和興趣使他立刻便攔開了這。「等下我作一個詳細的考慮，」他想，繼續地說笑，握手，鞠躬，並且露出極大的熱誠繼續和一位年青的，戴眼鏡的記者談話。這個談話是席間便開始的。這位記者目睹了春間發生的熱河底失陷，憤慨地向大家描述一切。他說到軍隊底窺敗，承德陷落時所發生的笑劇，人民底疾苦，和湯玉麟底逃亡。出門時他正說到潰敗底情形。大家都走散了，祇有蔣少祖一個人繼續和他談。蔣少祖站在門廊里，一面和大家鞠躬，握手，一面聽着他。年青的記者說得很興奮，甚至在蔣少祖和別人握手的時候也不停止。他霎着眼睛看着那些和蔣少祖握手的人們，不時憤怒地大口呼吸。這個年青的記者顯然企圖諂媚蔣少祖，但同時又想發現他底弱點。

他們走出門。蔣少祖在狂風里按緊帽子。

「那麼，怎樣呢？你說到湯玉麟部隊底汽車。」

記者因狂風而沉默；主要的因爲已經離開了人羣，他冷卻了剛才的熱情。

「總是這樣。我們三次被皮鞭打下來，跌在雪里。後來終於逃出來了。」他簡略地說。「關於這有一本書。老百姓在潰敗里表現了情緒！可恥的是馮庸大學底那些男女

將軍！」他加上說，憤恨地笑着，他搜索地看了蔣少祖一眼。

「啊！那本書，我看過。」蔣小祖悅意地笑了一笑。說，「好，就擱了你底時問，再見，啊！」

他向記者伸手。記者短促地凝視着他，然後輕輕地觸他底手（顯然這位記者此刻特別不習慣這些），轉身走開去。蔣少祖盼顧，下意識地希望看到王桂英，然後緩緩地沿路邊走開。

他坐上人力車。車子抗着風暴艱難地行走着，他開始思想。最先他想到王桂英，這是他出門時便安排好了的，但像常有的情形一樣，他卽刻便發覺這種事並無可想；當時的感覺已經是結論了：他在當時感覺到應該等一下想她，這便是結論。他當時覺得好像有嚴重的思慮存在，但現在却不再感覺到這了——他覺得失望。他不安地微笑着，在車上移動身體。

「還有什麼呢？幸而我們有一些經驗。她過着什麼樣的生活，上帝！她和夏陸在一起不是要較好麼？在現在，我是可以退讓的。還有什麼？她怎樣想？但我今天是勝利的！並且在將來，我也願意她勝利！」他慰藉地，自信地想。車子轉變，他機械地注視寂寞的百貨陳列櫥。

「很可能的……這是必然的，」他想，這些句子給他啓示了重大的意義。特別因爲風暴和寂寞的街道，這些空虛的字眼給他以重大的意義，他興奮地笑着。藏在大衣

底高領里，看着遠處，想到一二八時和王桂英在街上亂走的情形。「一切是怎樣的不同了啊！——他想。

接着他想到陳景惠日內就要分娩的事，想到自己假若沒有回來，應該怎樣安排，減少她底痛苦。細密地考慮了這個以後，他想到父親底來信：父親要他回家一趟。

他想了很久不能解決。家庭底紛亂令他憂鬱，其次，他怕父親已經知道了他和王桂英底事。最後他想到金錢對他底事業的幫助——把父親底財產考慮到自己底事業上來，這於蔣少祖是第一次。於是他又思索父親底來信。

他感到那種興奮，那種肉體底愉快，覺得一切都美好。他用快樂的聲音催車夫快點走。

父親來信底語氣是憂傷而溫和，顯然不知道他和王桂英底事，而且，由於金素痕底貪婪，顯然這筆財產是可能的。……

「這是可能的！並且這筆錢比落在金素痕手里要有意義得多！——這爹爹當然想到。：那麼，這中間還有別的因素沒有，啊，好大的風！」他快樂地喊車夫快走，亟於要把這個思想告訴陳景惠。——真是悲劇，老人是處在怎樣的危境里！所有的人都剝削他——他們蠶蝕蔣家！——尤其是混蛋王定和！所以我怎麼能夠不伸出手臂去！我要使這個形勢完全改變！是的，假若我願意，我能夠做到的！我要領一支生力軍到他們底隊伍里來——這個錢可以使爹爹滿意，可以使我做很多的事！」他快樂地想，「是的，

那麼還有四天，我明天去蘇州，後天再回來！是的……怎麼以前沒有想到！——他下車，拋給車夫一塊錢的票子（這於車夫簡直是意外），按緊帽子迅速地跑進門。

「在這樣的冬天，夜里起着風暴，有一個家，有一些愉快的計劃，這是多麼好的事啊！」上樓時他想。

他溫柔地喚醒陳景惠，笑着扶她坐起來，替她披上衣服，然後替她倒開水——他細緻地，快樂地走來走去，然後在床邊坐下來，抓住她底溫暖的手，向她低聲說話。

半醒的，疲倦的陳景惠柔媚地笑着聽他。顯然她覺得意外，因為夫妻間近。因為蔣少祖要去北方而情緒惡劣。她好久不知應該怎樣，但他愈往下說，她便愈顯得溫柔。

「我離開，大概一個月，我很耽心——你覺得怎樣，將來我再不離開！……」蔣少祖說，笑着。

「沒有什麼，我高興你去，真的。」陳景惠回答，幸福地笑了一笑。

「一切全過去了！現在是多麼好啊。不阻止他，因此他會想得更多，更關心。」她向自己說。

「外面是在起風？」她問，傾聽着。「能夠這樣，我真高興。從前我們都錯了。」

她柔弱地笑着說：「我們有了孩子。以後我要幫助你，真的，我原是有興趣的，要是生活好！對了，應該的，你明天去蘇州，說我問候爹爹。……啊，少祖，好大的風！」她說，露出驚異的表情。她底對外面的風暴的這個驚異的表情保證了這個家庭底強大的幸福；這個幸福好久便應該到來的。

蔣少祖明白這個，帶着有禮的，文雅的態度吻她底手；而覺得這種態度保證了幸福。

風暴搖撼樓房，玻璃打抖。

「風暴並不能摧毀我們！讓它來吧，你看，今天那些人多可笑，」蔣少祖在房里來回走着，壓着手指，興奮地低聲說：「我抨擊他們！我說，你們難道不知道你們在怎樣生活嗎？」他說，額上的皮膚向上遊動。

「不過，我覺得你不該招惹太多的仇人！像夏陸那樣，多可惜！」
「沒有什麼。我爲仇敵而存在。」他說，嘲諷地笑着看着她。

離開銀行大廈後，夏陸認定自己應該明天離開，於是去碼頭問船。這個行動減輕了他底痛苦。必需有所執着才能減輕痛苦；想到他是去問船，卽要離開這個邪惡可憎的都市，去到遙遠的，陌生的南方，他底痛苦便緩和了。而在到達江邊後，他感到蔣少祖和王桂英都是值得輕蔑的，恰如這個都市是值得輕蔑的；他覺得這個都市是蔣少祖

和王桂英底化身。

船明天晚上才能有。夏陸考慮了一下，覺得明天晚上走正好，然後數了身邊的錢，走進附近的酒店，離開酒店時便起了風暴。他毫無考慮，往江畔走去，降下了碼頭底石級，坐在欄杆旁的地上吸着烟。

黃埔江畔有燦爛的燈火。那在以前因汽艇底往來而熱鬧的江面此刻已經寧靜，風暴在激怒的水波上呼着。燈火輝煌的江輪泊在江心里；燈光照亮激怒的水波。遠處有汽笛底驚駭的尖叫，然後一切靜寂了，燈光減少，風暴在低空里猖獗着。

碼頭石級上已經沒有一個人。底下有寂寞的團船底巨大的，沉重的黑影，夏陸覺得它正在猛烈地搖盪，並且覺得全世界正在猛烈地搖盪。他藏在衣領里吸着煙，不時盼顧——希望不讓巡警發現。

這個風暴是令他那樣的狂熱、興奮。他覺得，風暴是偉大的，因此他底愛人和仇敵都渺小，都值得輕蔑。想到兩個鐘點以前他企圖和蔣少祖和解的軟弱的心情，他就憤怒地噴着鼻子。

夏陸因弟弟底死亡和王桂英底遺棄而頑強地思索了世界；他以前未曾做過這樣的思索。以前他覺得一切都是自然的，簡單的，甚至可以說是美好的，但在遭遇了不幸以後，他覺得他需要一個生活底原則。在他底眼前是混亂的自己。混亂的世界，沒有這個原則他便不能再生活。他要思索什麼行爲是好的，什麼行爲是壞的；什麼是高

貴，什麼是卑劣。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這樣的原則。這個頑強的努力——沒有結果——加深了他底痛苦。這個愈來愈抽象的思索每次總使他昏熱混亂；在他眼前世界崩頽下去了。

他問自己他應該做什麼。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於是他多次地覺得自己已經毀滅了。但立刻他又頑強地爬起來，重新思索，重新搏鬥。

現在，坐在冰冷的石級上抽煙，他又來做這個，他檢查過去底成績，反覆地使用着他自己發明的幾個術語，一層又一層地向上爬着。他跌了下來，又重新爬起，幾乎每次總經過這樣的程序。每次都從「我為什麼生存？」這個題目開始，然後想到別人底生存，向上爬——於是跌下來。

他接連地吸着煙，凝視着激怒的江面，因嚴寒而打抖，問：「我為什麼生存？別人需要我嗎？」

「恐怕要有警察來！」他想，憤怒地盼顧。

但意外地，違背了習慣的程序，他墮入了深遠的、恍惚的夢想。不再感到風暴、嚴寒、江水、警察。他覺得他看見了全人類，看見了它底活動。這個活動在灰色的透明的微光里進行着。他看見人類互相殘殺，看見流血，看見動搖的家庭生活，並且看見了戀愛、失戀。他一瞬間看見這一切，而在他企圖意識它們，把它們變成思索底對象時，它們消失了。於是他又感到風暴、嚴寒、江水、警察。

隨後他重新沉下去，重新上昇。他發了幾個問題。他抱着頭。忽然他聽到音樂，神聖的、莊嚴的音樂，而風暴在指揮這音樂。「哈，多麼好，這是心靈！」他想。在這個音樂里他又看見什麼——看見一個壯麗的山峯。在峯巔上，一位莊嚴的，長鬚鬚的老人坐在巨大的石椅子裏，左手托着腮，右手指着前面。這個老人坐在崇高的光輝里，智慧地、堅強地指示着人類底未來。音樂更美，心靈更豐富，風暴更猖獗，老人更崇高。……

「我爲這個生存！並不是爲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夏陸想，同時音樂和老人消失了，周圍好像在落雪。夏陸盼顧：沒有雪。立刻夏陸震動，看見了狂怒的、執着武器的羣衆；這個羣衆奔向人類底未來，旗幟在風暴里招展。

夏陸英雄地凝視着江水，於是羣衆隱沒了。

「我要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夏陸歎息着，想：「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本質上是如此……」他想，不知自己在想什麼。「怎樣到達？對了，工作，工作，工作！爲了弟弟底死！爲了這一代的無數的鮮血頭顱，不必記着女人和男人，多麼簡單！誰是對的？假若我工作，我便也是對的！我們生在怎樣的時代！還要記着自己是可恥的！生命祇能一次。是的，無論長江、黃河，都流去了無窮的逝水，我出生在那樣窮苦的家庭，我們弟兄兩個人到世上來探求真理，永遠離開了破落的家，連年老的母親都不顧，讓她死去，而鄰居募錢埋葬她！現在弟弟死了，爲了什麼死了？當然，

我活着——那麼我爲什麼活着，不是很明白？啊，媽媽和弟弟啊，你們底兒子和哥哥是好久都走錯了路了！但是爲什麼？……」夏陸說，憤怒地摔去了最後的烟頭。

「看黃埔江底怒濤啊！要生存，要活命啊！永遠不忘記這個風暴的冬夜！多麼冷！而假若要落雪！……中國啊，這是何等險惡的夜里！我們隨時都可以死去！——總之，讓一切不幸的人，殘廢的人，失去了人世底溫暖的人，被奪去最後一文錢的人！讓他們有個安身的地方吧！」

他站起來，留心着巡警，束緊了大衣，緩緩地走上石階。

四

早晨落雪。車到蘇州時，看見積雪的河岸和城廓，蔣少祖感動了。他想到，去年雖然經過兩次，他却有整整四年未踏上這片土地了。一切都不同了；沒有想到地，一切都不同了：現在，這片土地上，是靜靜地落着雪。……蔣少祖此刻所經驗到的深摯的感動，是祇有那些在外面鬪爭了多年，好像是意外地，好像僅是被吸引似地，突然地離開了自己把它當做生活、鬪爭、死亡的場所的外地，而回到故鄉來的人們才能理解的，而因爲這個回來是短促的，並因爲故鄉底土地上是落着雪的緣故，蔣少祖就特別地感動。他沒有坐車子，沿着落雪的街道步行回家。他含着嚴肅的、感動的笑

容觀察着街市；無論街市已經怎樣改變，每一個角落都能喚起他底回憶來。「是的，我們在這里跑過，阿菊跌倒了！我們是到文廟去看祭孔的！而這里，我在這里迷了路！真好玩，這樣小的圈子里也會迷路！……是的，一切好像是昨天，但是沒有從前的那些人們了！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死了，還是跑出去了呢？啊，遺忘了，正如蘇州的人們也遺忘了我們！我甚至不會講蘇州話了！不過，爹爹他們底生活是一定還沒有改變吧；他一定愈發憎惡這樣的街道店家，而不上街來了吧！從前他還干涉縣政的！是的，這樣！這里却還是那口井，在里面自殺過一個女人！是的，多殘酷的時間啊！」蔣少祖想，兩手安適地插在大衣荷包里，挾着手杖在迷茫的雪里行走着。

他帶着顯著的不安和畏懼走進門，但露出特別灑脫的風度在階前站下，抖去了衣服上的雪，他沒有發現他想要看見的人，就是說，他沒有看見老態可掬的，卑屈而狂喜的馮家貴。他走上台階，站下望着因落雪而更爲陰冷的大廳，嘆息着，壓着手指。最先發現他的是年青的，但蒼老的姨媽；在她前面走着她底大女孩阿芳；她們從廊後走出，走過大廳。

面對着陌生的男人，姨媽低頭；女孩也低頭。但女孩在偷看，認出了他，於是喜悅地、猜疑地喊叫媽媽。

姨媽站下來。蔣少祖憂愁地笑着，姨媽臉紅了；蔣少祖沒有說話，因此她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他。她受驚地笑着向前走。

「二少爺回了。」她低聲說，希望不讓蔣少祖聽見這個稱呼。隨後，如她所常做的，她轉身喚穿着顯得過於寬大的皮袍的，瘦而蒼白的女兒，要她行禮，並且喊二哥。顯然她企圖用這個行為減少她底委屈。幾年來她特別強烈地意識到：假若沒有孩子們，她便無法在這個家庭里生存了。

阿芳有禮地鞠了躬。她原來對這個優美的二哥底來臨存在着天真的喜悅的，但這個鞠躬使她變得畏懼而猜疑。她覺得媽媽所以要她鞠躬，是因為這個二哥帶來了什麼嚴重的事；她覺得媽媽又要向她講述不幸了：媽媽底不幸無論如何是很可怕的。她鞠躬好像成年的婦女。

蔣少祖拉着阿芳底手，笑着拍她，然後笑着往內走——他明白應該怎樣解除姨姨底困苦。轉進走廊，他迎面遇到了馮家貴。馮家貴因耽心大門而發慌地奔跑着，看見他，站下，喜悅而天真地笑了，在衣裳上面擦着手。

在說話之先，他喊住一個過路的男僕，威嚴地吩咐男僕去照應大門。

然後他向少主人鞠躬，問好。他是特別狂喜，這在他吩咐男僕的態度上就可以看出來：在這個態度上，他表示自己也是家庭底主人——平常他並不這樣的。平常，他和另外的僕人們中間有着微妙的感情關係，有時他甚至阿諛他們。

馮家貴極囁嚅地向蔣少祖問好，問他近來怎樣，身體怎樣，飲食怎樣，又問賢惠的少奶奶怎樣。他引蔣少祖走進蔣祖底書房。獻茶後，如蔣家人們所歡喜做的，

動情地笑着，伸出花白的頭來向蔣少祖耳語。

蔣少祖憂愁地笑着聽着他。

「大少爺簡直不得了！他瘋得那樣！大少奶奶狠心呢——，再有麼，老太爺近來身子壞！當然，精神怎麼會好呢？怎麼會呢？」他向蔣少祖生動地耳語着，同時做手勢。蔣少祖，在老人底口腔和頸部底腐蝕性的氣味里，愁苦地笑着。「下半年又欠租，三姑爺又蝕本！老太爺近來跟縣府里一個科長談得來！那個科長又借錢，早上還在這裡——那個科長大烟抽的兇！」

這時阿芳羞怯地走到門邊，說爹爹等二哥去。

馮家貴因發覺疏忽了職務而發慌（他以為唯有自己才能通報這個消息的），不安地笑着，大聲嘆息。

「唉，二少爺，去吧，去吧！這是多少年了啊！去吧！」他哭了，不害羞地看着阿芳。阿芳站在門邊，給面色激動的蔣少祖讓路。

「不差，你哭！什麼事情你哭！」阿芳憤怒地向馮家貴說：她怕不幸，因此馮家貴底啼哭令她發怒。

「你懂什麼啊，小姑娘！」

「我不懂，你懂……」阿芳憤怒地說，呼吸急促，並且眼睛發紅。
於是她可憐地啜泣起來，跑開去。

蔣少祖帶着嚴肅的，激動的面容走進父親底臥房。在門邊聽到老人吸水烟的聲音。跨進門感覺到父親射過來的尖銳的目光，露出了苦惱的微笑。他鎮壓着自己，尊敬地鞠躬，然後站住不動，苦惱地笑着凝視父親。他底笑容說：「我現在回來了，但祇停留一天，我祇是爲你而痛苦，我沒有做錯。隨便你怎樣吧！」

在父親簡單地微笑，垂下眼睛後，他才能觀看父親；雖然他一進門便看着父親，但父親底尖銳的目光使他什麼也不能看到。於是他看見了坐在火邊的衰老的、蒼白的、甚至在衣服底摺紋里都表現了大的頹唐的父親。他走到桌邊坐下來。

「找你回來，有幾件事談談。」老人低聲說，無表情地看着兒子。

「是的。」

沉默很久。

「你，媳婦要分娩了嗎？」

「是的。」蔣少祖回答。「是的，王桂英底事情他不知道。」他想。

「在上海，過得怎樣？」老人說，用老人所特有的，極其簡單的目光看着兒子底衣着。

「還好的。很忙。夏天想回來，又有朋友邀到杭州去了。」

啊，那麼，等下詳細談吧。你應該明白家里現在的情況。」老人忽然悽涼地

笑，揚動眉毛，眼里有慈愛的光輝——他明白兒子，他饒恕了他。

他明白兒子底逃避、戒備、和謊語。他明白兒子爲何幾年不回來，爲何現在又回來。在他底巨大的厄難里，他饒恕了這個兒子和叛徒。無論如何，較之所愛者，這個叛徒使他所受的痛苦要少得多。

並且這個兒子給他展示了一幅令他痛心的圖景；給他展示了年青人底獨立的生活和成就底圖景。特別在現在他對這個圖景有着智慧的，強烈的意識。老人頓然明白了半生的錯誤，向這個叛徒悽涼地、慈愛地笑了。

蔣少祖沒有料到這個。在父親底單純的微笑下面，他底心不可抑止地微顫着。他沉默着，低着頭，然後，不自覺地向父親笑了溫柔的微笑。在這個微笑里有女性的嫵媚。

「雪下的很大了。」他說，笑着。

老人看了看窗外，在火上搓着手。

「你曉得你哥哥底情形麼？」

「曉得。」

「他不回來，也由他去。這是冤孽……你看這個蘇州吧。」老人頓住，沒有說出他底孤獨和憂傷來。「你住幾天？」他問。

「我想明天走，隔一個月的樣子再來。景惠要分娩，其次我還有點事要到北平去

「一下。」

「你做些什麼事？」

蔣少祖憂愁地笑了笑。

「在報館里做事；報館里派我去北京一趟。」

「啊，北京！」老人突然峻烈地皺眉——老人憶起往昔。「日本人要打到北京了吧！有趣，有趣！」他憤怒地發笑。

「是在抵抗。」蔣少祖悅意地笑，說：「現在打過了長城，假若不抵抗，北京早要丟了。有很多的軍隊在那裏，政府一定可以抵抗的！」他誠懇地說，在父親面前，衷心地感到了政府底艱苦。

老人不回答，顯然不感到興趣。老人皺眉，沉默着，讓這個談話底空氣逝去；這個談話是他引起的。隨後他嘆息，用憂鬱的、低沉的聲音敘述家庭情形。他說這兩年什麼進款也沒有，假若再照這樣過三年，小孩子們便不會有的吃了，換句話說，他便不能再活下去。

他異常冷靜，但帶着極深的頹唐說，在這樣的年代，這樣的情況里，他甯可早死。他說他並未真的活着；他沒有死，祇是因爲小孩們。他說到他對小孩們底希望。他分析了小孩們底性格、興趣、和天資，說希望他們能夠自立，並且能夠狠心。「再過幾年，他們就能夠狠心的；不然他們會沒有的吃。」他說。

隨後他從抽屜里取出蔣純祖底來信來給蔣少祖看，問他注意到這個弟弟沒有。

蔣純祖在做練習的格子紙上拙劣地、歪斜地寫了一大篇。他寫信像做文章。顯然他也不知道應該向父親說些什麼，但他底感傷和狂亂的熱情令他寫了一大篇。首先他描寫學校周圍底風景，隨後他回憶在蘇州度過的兒時，於是，很快地，預言了他底悲涼的命運。信就在這里草率地停止。蔣少祖憂愁地看完，覺得這封信他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於父親却等於什麼也沒有說。

老人接過信去，簡單地笑了笑。

「字寫得太壞！」他說。「他很像你。」他加上說，攔開了信。

蔣少祖不安，因為父親說破了這個秘密：洞察了他底往昔的熱情，說破了他底心靈底秘密。他極不願意弟弟會像他，——極不願意承認他過去曾經這樣的幼稚。

他極不願意父親說破他在讀信時所有的不安的感覺。

「弟弟很天真。」他說。

老人簡單地笑了笑。

「他底心要深。有些像蔣祖。」

「他總看出來像誰——這有什麼意思！」蔣少祖想。因為某種不安，他又看信。這不過是極其一般的，在現在的青年里面。」他對自己說。

「純祖倒相當聰明。」他說。

「還是蠢！太蠢！總做蠢事，不討好，沒有人喜歡！」老人皺眉，說，兩腮嚴厲地下垂。「在你們這個國家，人不能老實！」他說。

然後他提起家務，用簡單的、冷靜的、嚴厲的目光觀察着蔣少祖底反應。他說到田地房租等等底近況，說預備提出一部份東西來給小孩們及未出嫁的女兒。說到這里他停止。他未提金素痕，並且未提對目前這個兒子底要求。他沒有閒話，但等待着回答。他咳嗽，望着窗外的雪，然後又撥火。

從這些表現，蔣少祖明白父親底目的是什麼，並且被感動。他笑了蔣家底兒女們底那種感傷的，怯弱的笑，開始精細地詢問家務，並且詢問父親底健康狀況。

像一個人回家後所常有的情形一樣，蔣少祖感到必需站出來整頓家務，使父親減少困苦。父親今天所表現的一切令他感動，他未料到父親會這樣的；未料到父親會如此冷靜、頹傷、而慈愛的。老人今天顯然避免着激動，極顯著地掩藏了對這個世界的憤怒。

蔣少祖想像了自己底叛逆和對父親底愛心，特別因為他昨夜還處在上海底豪華和雄心壯志里，特別因為現在是蘇州底落雪的、寂寞的冬日，他底心顫抖了；他覺得他要哭。父親底健康是顯著地損毀了；在這個寂寞的蘇州，在愁慘的老年里，兒女們都遠離，沒有慰藉，父親該是如何痛苦！但父親仍然屹立着，表現出這樣的冷靜和智慧，並且注意到了小孩們底天資和性格；不注意自己底健康，但注意小孩們底天資和性

格——他是懷着怎樣的心，企圖把剩餘的兒女們送到這個他已不能了解的世界上去搏鬥！

老人以簡單的目光嚴厲地注視着蔣少祖。

「你在想什麼？」他問。

「我想，……以後我要盡力幫助弟妹妹，假若爹爹能放心的話……」蔣少祖說，眼睛潮濕了。

老人轉過臉去。

「我想，爹爹要把財產找一個地方藏一些，爲了小孩。其次，對於大嫂。」老人搖手打斷了他。

「是的，當然這樣！不過你對於家裏面，這些年；」他頓住，皺眉看着他。老人怕激動。

這時，意外地，馮家貴通報老姑奶奶底來到。老人沒有聽清楚，又問了一句。隨後他明白了，面色陡然改變，顫抖着從火旁站了起來。蔣少祖感到不忍，在他之先跑出房。

「哥哥，親哥哥，哥哥……」老姑媽在門前激動地喊，小腳亂閃。老姑媽帶着十二歲的孫兒陸明棟。她和小孩身上都還有雪。

蔣少祖閃到旁邊——姑媽未能認識他。老人走出來，以手扶住門。

「什麼事嗎？」老人以顫抖的、宏大的聲音問。

蔣捷三並沒有料錯：果然妹妹是爲了蔣蔚祖底事情來蘇州的。蔣蔚祖夫婦底醜聞已經傳到了姑媽這里；因正義而憤怒的陸牧生忘記了蔣家姊妹底警戒，昨天晚上全盤地告訴了她。夜里姑媽未能睡眠，半夜起來向女兒說她要去蘇州。天在落雪，沈麗英哭着勸她，但她異常的執拗。她不能不挺身拯救蔣家；年老的哥哥在他心中像神。

老姑媽喚醒了放假在家的孫兒，深夜里坐車到和平門。陸牧生焦急而怨恨地送她上了火車。然後，在天剛亮的時候，陸牧生夫婦便跑到蔣家姊妹處。這個消息喚起了她們底恐怖。

老姑媽帶孫兒同行，因爲愛孫兒，因爲希望神仙般的哥哥被這幅圖畫——她底老年的孤苦和孫兒底幼小無依——感動。

老姑媽進門便激動地喊哥哥。蘇州底大而空洞的住宅現在特別令她淒涼，她憶起了蔣家底最煥赫的時代。陸明棟畏縮地跟着她走。廂母在車上曾經教他怎樣行禮，怎樣說話，但現在他已經完全忘記了。他覺得到蘇州來是最痛苦的事。

「哥哥，哥哥，可憐苦命的蔣家！」她哭，跑到哥哥底巨大的胸前。

老人臉變得蒼白。

「你說，什麼事，說！」老人痛苦地呼吸着，可怕地看着她。

老姑媽揩眼淚。開始敘述。老人離開門（現在他已經能夠站穩），憤怒地看着她。

「非教訓素痕一頓不可！非痛打她！叫蘇祖回來！」姑媽說。
蔣捷三冷笑了一聲。

「蔣家這樣淒涼，哥哥！這樣老年的苦境，你一生忠厚，爲兒孫做馬牛！……」蔣捷三仍然冷笑着，但眼里有了淚水。忽然他看妹妹和小孩，在眼淚里閃出了光采的、憐愛的、憐恤的微笑。

「明棟，叫舅爺！」姑媽說。

陸明棟畏縮地站着，臉死白。祖母搗他，他用發亮的眼睛看着她。然後他用鼻音低低叫了一聲。姑媽痛苦地、憤恨地歎息了一聲，又搗他。

「不要叫了，小孩子！」蔣捷三悲涼地笑着說，叫他們進房。
而姑媽發現了蔣少祖。

「怎麼是你！你怎麼回來！」他驚駭地叫，同時看着老人。老人皺眉，走進房，顯然老人不願意妹妹說出他底弱點來。「啊，好少祖，你看你多好！你多有志氣！可憐蘇祖呀！少祖，你要救救他，救救我們大家！……」姑媽又流淚，走了進去。

他們進房時老人正伏在桌上，疾速地寫字。他們沒有做聲。姑媽在火邊坐下來，低聲譴責孫兒，因孫兒不懂事而痛苦着。馮家貴捧着茶走進來，謙卑而憂愁地向姑媽

笑着。老人喊他站住。

老人疾速地寫完了信，轉身向着馮家貴。老人底臉色激動得可怕。

「馬上去南京，把這個信交給大少爺！他認得字——看他記不記得老子！」他說，咬着牙。

馮家貴好久不能懂得這個使命，遲疑着，愁慘地笑着。

「要不要給大奶奶看呢？她要看……」他問。

「混蛋！不許她看！先親自交給大少爺，看他是我底兒子不是！」老人咆哮，站了起來。

「是，是。」馮家貴發慌，鞠躬，退出去。

但他在門外向蔣少祖做手勢，蔣少祖走了出來。

「二少爺，叫我馬上去麼？」他憂愁地問。

「馬上去。」蔣少祖，看了父親底出諸絕望的憤怒的信，震動了。「就去。不要給大奶奶看。——看也不要緊。」他加上說。

「不，不！拚死都不給她看！寫些什麼？」他低聲問。

「叫大少爺回來。」

「啊，對，他回來！」馮家貴嘆息，露出哭相看着蔣少祖。接着就寶貴地捧着信，自信地、堅決地走開了；他底老腿在跨過門檻時顫抖着。

老人輪到床上去，用手墊着頭，不說話，看着空中。老人臉上有遲鈍的、痛苦的、頹唐的神色。用人端來參湯，這原是他吩咐的，因為他心里虛慌；但現在他不理會。姑媽喊他，他不回答。姑媽伏在床邊安慰他，摸他底發冷的額角，要他喝湯，他不回答；好像一切都不存在，他凝視着空際。姑媽懇求地看着蔣少祖，好像要蔣少祖，爲人子者，跪下去懇求——至少蔣少祖是這麼覺得。蔣少祖輕輕走到床邊，站住不動。

「燒口烟，叫姑娘燒口烟好不好？」姑媽說。

老人搖頭，但指櫃子。姑媽打開了櫃子，不知哥哥要什麼，情急地看着蔣少祖。

「抽煙。」老人說，掙出鑰匙來。

蔣少祖開了抽屜，取出文契，老人點頭。然後老人指床邊的小櫃子，姑媽取出烟具來。

老人抽烟，翻着文契。他檢出兩張來在烟燈上燒掉，大家惶惑地看着他。他所燒的是兩張租契，這家佃戶業已破落，不能償還了；嚴格治家的老人原來是並無燒掉的意思的：祇在現在他才完成了他底寬恕。想到這家佃戶底慘况，在燒的時候他大聲嘆息。以後他要參湯，並要兒子到床邊來。

「這七張，鎮江跟昆山的，先交給你。」他用低的、打抖的聲音說：「素痕知道。無論她怎樣吵——不許拿出來！你要早些回來。」老人停住看着他；「有些東西你下回來拿到上海，不，最好拿到鎮江去！記住你弟弟妹妹。……」他停頓着。

「我要寫好，那都是他們的。」他說。

「是的……。」

「你要爭氣，不許自私自利！」

蔣少祖看着文契，想到了各樣的困難，並且考慮到了父親死後底糾紛。父親底死亡是很可能的，他想最多不會超過一年。

他嚴肅地看着父親。

「我想，爹爹最好請一位律師——我上海有熟人——最好把一切都弄清楚。」他皺着眉頭說。他底意思是指遺囑。

但老人皺眉，嚴厲地看着他，不回答。

「我有我底辦法。我活了七十年！」他說，轉向着妹妹。顯然故意地如此。「那麼，你們在南京怎樣？」

「說來話長，哥哥。」姑媽嘆息望着窗子，在膝上擺好手，說，「自從慫妹婿去世後，一串痛苦的光陰！兒子死得早，……：……女兒呢，又是這樣！現在他們底生活呢，說良心話，倒還好，不過牧生脾氣壞，我在他們身上用了那麼多，現在他們好，

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房子房子給他們化去了。哥哥，孫兒孫女要長大成人，成家立業，我呢，也不久，怎麼能忍受現在這種樣子！哥哥，一串痛苦的光陰，您知道，您救了我，不然我活不到今天！借出去的錢收不回來，從前的南京人都死光窮光！您想，可憐吳家大房那樣慘，老頭子討飯！我們還沾親！」她說，揩眼淚；「二房三房做了官，兒子留洋了，就那樣狠心！哥哥，我們這輩人這樣命苦！」

「你住兩天罷。」蔣捷三說。「我要給小孩子一點東西。我先給你兩付手鐲看。」他說，指蔣少祖開櫥。

「是的，就是這個盒子。」他打開盒子，取出兩付巨大的綠玉的手鐲。「這是宋朝進貢的。要好好留着啊！」他懇切地說。在他心里，這手鐲是留給妹妹的紀念。

看見手鐲，姑媽又流淚。

「哥哥，可憐！」她說，「妹妹收了。要留給孫子娶媳婦。……」她忽然笑着像少女，看着發呆的陸明棟。

老人淒涼地笑了笑，然後看着兒子。

「少祖，那櫥里還有一個盒子，帶給景惠。叫她分娩以後就回家來住。她是好心人，你要細心。」老人說，然後轉身燒烟。

飯後，蔣少祖抽起了上海帶來的烟斗，想起了上海底一切，覺得它們在半天之內

變得遙遠了。他有些懷涼，坐在哥哥底書房里翻着哥哥底詩稿；窗外是蒙雪的、寂寞的花園。他丟下了詩稿，挾着手杖懶散地走進花園。

花園底純白與寧靜，那種肅穆的、深沉的寧靜令他感動。他含着憂愁的、怯弱的笑容走過披雪的樹木，來到荷花池邊。池里已經結着薄冰了。

他在池旁站了很久，凝視着樓宇，凝視着父親底這些蠢笨的工程，覺察到它們底腐朽與純潔，就柔弱地笑着；有了那種特別憂愁，特別優美的情感，覺得自己是洞察了人世底一切苦惱和不幸。隨後他向松林走去，繼續抽着烟。他少年時代底生活是與這個松林不可分離的。

松林在霧里矗立着，比四年前他回來時顯得更高大，更孤傲了。他踏着雪走過去，嗅着潮濕的樹香，來到了池邊。松樹頂上，有喜鵲噪叫而鼓翼，撥下雪來。

他冷靜而憂愁，想到自己底生活，想到昨夜所見的王桂英；開始意識到她底殺死小孩的行爲是可怖的，因而現在的生活是可怖的。

他峻烈地皺眉，凝視着池水。池水靜止無波，冷風吹着，樹上的雪花輕輕地飄到水里來。

他毅然地轉身走回去，在松樹間踏着雪踱走着，苦笑着。

「這有什麼留戀，這有什麼！因為社會對我們冷酷，所以我對她（王桂英）應該冷酷！我也許對不起她，但不是已經報償了麼？她不再能蠱惑我！」他想，苦笑着，

「也許吧，也許我能夠安慰老人一點……：……啊！好蠢的性格，好蠢的工程！他每年冬天要賙濟窮人，今年他幹不幹呢？」他說，於是愉快地站下來，望着樹頂上的喜鵲，向他吹着口哨。

「多麼動人的蘇州啊！真好玩，所謂故鄉！喂，小雀子！」他向喜鵲大聲說，隨後吃驚地笑着盼顧。他拾起石子來投喜鵲，喜鵲飛開了。「不過，很可能的，」他徘徊着，繼續想，「假若二十年後，我底事業成功，那麼，我就要住到這個地方來！在落雪的冬天，幾個朋友，一盆火，還有我底孩子們！多麼好啊，能夠休息是多麼好啊！這個世界，能夠奮鬥，原是多麼好啊！年青的幻想和錯覺，應該過去！記得幼時愛笑笑……，但是蘇州的那些姑娘們呢？莎士比亞說：『我們的小小的生命，都是做夢的資料』……」

他走回池邊，回過頭來，苦笑着看着自己所踏出的凌亂的足跡。……

他忽然看見老人底龐大的軀體昇上了假山石，向着松林。老人支着木杖，纏着大的圍巾，凝視着寂寞的園林。

老人在落雪的庭園中幽靈般地昇上假山石，這種情境，令蔣少祖吃驚。

蔣少祖看着父親，覺得父親看見了他。蔣少祖遲疑地向林外走來。

但老人沒有看他。老人凝視着松林底高處。蔣少祖轉身望高處，看見了覆雪的樹頂和炫目的、脹雪的天空。

「他在看什麼？看見什麼？」他想，一面向假山石走去。老人不動，垂下眼睛來看着他。老人目光明亮，眉心里有輕蔑的，愠怒的表情。

蔣少祖憂愁地笑着。

「爹爹不冷？看什麼？」

老人哼着。「看看。」他說，重新看着松林高處。

整個下午，姑媽和姨姨長談。姑媽同情姨姨，向姨姨說了南京底情形，說了她自己底生活和苦惱，然後詢問姨姨自己家里的情形。

姨姨遲疑了很久，她覺得向蔣家人說自己家里的情形是不對的。姑媽喚起了她底屈辱，她開始哭，說她家里窮，說她是賣到蔣家來的，說她已經兩年沒有回家。她和家人里都不識字，不能通信，她不能知道父母底存亡。她哭得像女孩，說她這樣的女人是該受雷殛的。她底小孩們恐怖地站在旁邊。

於是姑媽跟她出主意，說可以請蔣少祖寫信。但她回答說她不想寫信。

姑媽不忍，說她自己回南京時可以去鎮江看看。但姨娘懷疑，拒絕了。姑媽流淚，一定要把錢幣分給小孩們，和姨姨堅持了很久。以後姑媽吩咐孫兒伴小孩們去玩。但不幸的小孩們不肯出去，他們要站在母親身邊，守衛母親。

姑媽回前廳以後，姨姨就倒在床上。已經黃昏了，房裏映着雪光，小孩們和僕役們在房裏陰慘地走動着。姨姨叫大女兒關上門，然後喚小孩們到床邊。

她坐起來，開始向小孩們說話，然後向阿芳耳語。

阿芳知道這個不幸要來臨。她覺得這個不幸是已經確定了。她恐怖地、痛苦地站着垂着手，眼睛發閃。

「今朝知道麼？阿哥回來，姑媽回來，商量家里頭的事，家里頭快要遭難了！」母親向女兒耳語，「大哥瘋了，大嫂嫂要分家，要搶東西！阿芳，你大了，長成大人，要懂事，娘心里頭難過，活不久，阿芳，弟弟妹妹要靠你！」

阿芳恐怖地抓着自己底手，嗅着鼻子，忍住了啼哭。

「阿芳，要帶好弟弟妹妹！要學大人！阿芳可知道，娘是爹爹拿錢買來的！阿芳要知道……阿芳，說一句，說一句……」

阿芳恐怖地抓手，哭出了憤怒的聲音。全身搖抖着。小孩們啼哭。

母親抱起小女孩，把她壓在胸上，又抱男孩。阿芳哭着跑到窗邊，不要母親抱。

「媽媽，媽媽，我不許你說！你再說我就死！」阿芳跳脚，哭着，憤怒地大聲叫。

姨姨倒到床上去。女僕推門進來，拿着燈。

第二天上午蔣少祖回上海，應諾父親年後一定帶妻子回來幫忙料理家務。老人不適，發燒，沒有起床。晚上，馮家貴完成了任務，帶蔣蔚祖來家了。

老人喊進了癡呆的兒子，嚴厲地斥罵他。蔣蔚祖站着不動，好像沒有聽到，但忽然跪下來哭泣，請求父親饒恕。

然而第三天蔣蔚祖便又要去南京。於是憤怒的老人鎖上了蔣蔚祖。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七章

一

蔣捷三在絕望的憤怒中鎖起了蔣蔚祖，接着就準備用毒辣的方法打擊金素痕。他覺得，他做這一切是爲了小孩們。然而事實上，他所走的每一步都引向毀滅，摧毀了小孩們。他預備揭發金素痕底醜行，驅逐她。爲這個，他考慮了蔣蔚祖和孫兒阿順。他認爲蔣蔚祖已經沒有理智，時間一久便會忘却；而阿順，他現在是並不怎麼顧忌了，因爲蔣少祖已經有了小孩。

於是他向女兒們寫信詢問媳婦底情形。女兒們的回信使他擾亂。她們隨即來蘇州告訴他說金素痕不知怎麼已經知道了蔣蔚祖被鎖和蔣少祖來蘇州的事，準備對蔣家起訴。女兒們回南京後，蔣捷三寫信給南京底世交們，準備應付訴訟。他最初預備和女兒們一同去南京打擊金素痕的，女兒們，尤其蔣淑媛願意他這樣做，但他不能離開，因爲耽心蔣蔚祖。這樣過了一星期。蔣捷三整理了財產，在每一口箱子上都貼上了標

記，指明它們屬於哪一個小孩。但他決未想到蔣少祖所想的，即寫下一個確定的，能在法律上生效的東西。老人頭腦里沒有法律，沒有現代的政府，主要的，老人要活，沒有想到某一個嚴厲的、冷酷的東西會比他走得更快。

金素痕並沒有做什麼，但無疑地老人已處在不利的、被動的地位。別人總覺得老人不應該那樣做，因為大家後來證明，老人走的每一步都引向毀滅，但老人却祇能如此。這些嚴寒的日子於蘇州底有名的蔣家是極可怕的，全宅死滅無生氣，里面關着瘋人。時常有世交們來訪，安慰了他。這些紳士們像每年一樣地籌劃冬賑，蔣捷三像每年一樣地出了錢；以前幾年這件事都是由他領導的。

但打擊到來了，第一個打擊是他底世交，有名的蘇州風景區底主人底破產。這是由債務致成的；這個主人爲了使他底家宅永遠成爲風景區化費了無數的金錢，並且他底不長進的兒子在經營產業的事情上欺騙他。這個老人慈善、軟弱，愛好高潔的享樂和名譽，他底華麗的庭園和珠寶玩物摧毀了他，他希望被人敬愛，被天下人知道，這個善良的願望毀壞了他。事情是很悲慘的，他已經偷偷地，用蘇州人愛好的說法，從後門賣了兩個月的古董。

現在他坍倒了，縣政府封鎖了他底煥赫的庭園，並且要封他本人底住宅。

第二件打擊是蔣蔚祖底逃跑：蔣蔚祖破壞了窗戶，深夜逃跑了。

早晨，蔣捷三處在大的痛苦中，戰慄着，到處亂走。他在前廳里遇見了那位破產

了的，美髯的世交張述亭。張述亭昨晚深夜才離去，現在又來，求蔣捷三向縣政府勸用他底權威。

兩位老人二碗上都有着強烈的痛苦。兩位老人都陰慘可怕。蔣捷三暫時沒有說話，他引世交走進房。

「怎樣？」他用殘酷的聲音問。

張述亭坐下，托着腮，以火熱的小眼睛看着他，然後嘆息，燃鬚鬚，看着窗外。窗外，陽光照耀着晶瑩的積雪。

「你陪我去找縣長好不好？」美髯公說。

蔣捷三射過殘酷的目光來，輕蔑地笑着。在這種目光下，美髯公有罪地，軟弱地，小孩似地微笑了。

「那些光棍流氓，那些光棍……」美髯公笑着說，臉痛苦地打抖。

「老兄，我們各人碰命了……我不能替你出力了，我也沒有力氣……」蔣祖跑掉了。」蔣捷三用深沉無情的聲音說，注視着張述亭。

張述亭沉默，笑着，瘦而潔淨的老手在桌上打顫。他笑着站起來，又坐下，突然抱頭哭泣如小孩。蔣捷三殘酷地看着他。

「老兄，我們都完了，等着進棺材。」蔣捷三無情地說，搓手，並且微笑。

「我一生罪過難數，我是自招的，但是捷三啊，你難道也是的麼？」美髯公哭，

說，「捷三捷三，我們都是過去的人了。兒孫是兒孫啊！……」他抓住鬚鬚，小孩般號哭了起來。

他用衣袖揩眼淚，預備走開。

蔣捷三無情地笑着看着他，美髯公走出時他沒有動。但在美髯公跨出門檻時，他就突然站起來，大聲喊他。

「我陪你去縣政府！」他堅決地說。

「你自己……我也不想去了，我下鄉到女婿那邊去。你自己……？」美髯公說，有罪地笑着。

「我陪你去，我陪你去！」蔣捷三揮手，扶住桌子站了一下，快步走出來。

特別在自己不幸的時候能夠安慰別人，是一樁快樂和幸福。因為這證明了自己有能力，證明了自己底不幸並非由於自己無力。

並且這里還有友情和正義底幸福。無論如何，蔣捷三覺得張述亭是無錯的，因此別人不該傷害他：這是相愛的，尤其是相愛的老人們底邏輯，這是非常的簡單。兩位老人踏雪去縣政府。

蔣捷三嚴厲地走進縣政府，通報會縣長。中年的、禿頭的縣長笑着迎下台階，在鞠躬時用手按着胸請他們進客廳，坐下後，蔣捷三憤怒地看着縣長，立刻開始說到

本題，他說債務當然應該解決，一定可以解決，產業不該封。

縣長冷靜地，恭敬地回答說，這是訴訟底手續，他是奉了命令。

美髯公焦急地皺着眉，看着蔣捷三，又看着縣長。失望使他說出了屈辱的話。

「縣長。」他說：「我是老人，我一生在蘇州：我求……」

「什麼話！」蔣捷三憤怒地說，「我清楚，我要收拾這批光棍，哼！你縣政府包庇他們！」

於是蔣捷三發火，把自己底一切怒氣都發洩在這個不幸的縣長身上。美髯公着急地笑着，希望蔣捷三能夠說得和平一點。美髯公不時向縣長笑，好像說：「他總是這個樣子的，我們拿他有什麼法子呢！」

在蔣捷三的憤怒和張述亭的友善的笑容下，縣長先生就非常的爲難了。他被弄得激動了起來。他一時痛苦地、憤怒地笑着，一時又忍耐地、陪罪地笑着、漸漸地他就懂得了什麼，被張述亭感動了。回答張述亭底笑容，他瞭解地，親切地笑了一笑，好像說：「我曉得他總是發火的，你不要急，沒有關係！」

張述亭感激縣長，流下了眼淚。

蔣捷三，似乎已經發現了他們底暗號，變得更憤怒了。而且，他實罵起張述亭來了。張述亭，在這個責罵下，向縣長親切地、可憐地笑着，好像說：「你看，他連我都罵！」

縣長再不痛苦，他快樂起來了。縣長愉快地笑着，而且忽然地流下了眼淚。

張述亭小孩般哭了，同時又笑了。

「蔣老先生，……我覺得，做官難，做人更難啊！」縣長說，做着手勢。

於是蔣捷三底憤怒平息。

「是的，是的！好了！好了！封園子，住房不能封！」蔣捷三說，站起來，走了出去。在門外他有了眼淚。

……

蔣捷三迅速地走過在陽光下閃耀着的積雪的街道，張述亭跟着他。在巷口他們停了下來。

「捷三，麻煩你了……我回去看看。」美髯公說，有罪地笑着。

蔣捷三無表情地看着他。

「捷三，我放心你底蔚祖！」美髯公說，可憐地笑着。

蔣捷三遺憾地歎息了一聲。

「各人有命，老兄！」他用冷淡的大聲說，走了開去。

他回來，立刻有了決斷。

「馮家貴！」他在大廳里大聲說，「你替我馬上上南京！……記着，明天早車趕回來！」他說，走過馮家貴，走了進去。

蔣蔚祖在被鎖的一個星期里完全瘋狂，不吃，不睡，在夜里唱詩，啼哭。以前他還思想，現在他祇是絕望而焦急，除了想見到金素痕以外沒有別的慾望，他爲了孝順父親來家，現在爲了愛戀妻子而離去。他現在毫不怨恨金素痕，他祇想見到她，被她責罵，訴說自己因無能而受的痛苦，求她饒恕。

他化了兩天工夫偷偷地破壞了小窗戶，深夜里逃了出來。

金素痕已經從蘇州底朋友那裏知道了一切，放出了要起訴的空氣，但實際上並沒有做什麼。蔣蔚祖被鎖的這個消息令她愉快，她覺得她可以不被騷擾了，因此他除了盡量快樂以外一點都沒有想到要做什麼。她無需做什麼，因爲事情是於她有利的。這一個愉快，一直到今天還沒有過去。就要過年了，她異常的忙碌。

襤褸的，凍得發青的蔣蔚祖到家時，她正和姐姐及一個漂亮的律師從院落走出來。她穿着皮領的、細腰的大衣，因冬天的陽光而微笑，和律師高聲地笑着說話。蔣蔚祖跨進門廊看見了她，閃到門旁去。她發着笑聲走出，蔣蔚祖突然衝出來，使她舉手按着胸部，發出了恐怖的、尖利的叫聲，律師急忙地上前保護她。

但在認出是蔣蔚祖之後，律師就不快地笑着，縮回了手臂。

蔣蔚祖如乞丐，以乞丐底猜惡的目光凝視着律師。

「進去！」金素痕嚴厲地叫。

蔣蔚祖凝視着律師。

「哈，我捉到了！」他想。

金素痕脫下皮大衣轉身向內走。蔣蔚祖向律師笑着點頭，跟着她。

金素痕領他進房，猛力閉上門。

「怎麼又來了，鎖得不舒服嗎？」她說，坐下，托住面頰看着空中。

蔣蔚祖無表情地在房裏走了一圈，偷看着她，看見她眼里有淚水，感動了，忘記了剛才那個律師，蔣蔚祖凍餓得異常虛弱，但企圖感傷，假裝地思索着，忽然他向金素痕溫柔地笑了。

金素痕瞥了他一眼，她預備說什麼，但他已經在她面前跪下，抓住她底衣服了。他帶着虛假的痛苦啼哭了起來。

「什麼！什麼！你不換衣服嗎？你不要吃東西嗎？」金素痕嫌惡地推開他，叫，「阿順要你，你不去看他嗎？」她叫。她站起來走向門，蔣蔚祖跟着她跑。

「你坐一下，我找東西給你吃。」她說，走出去。

她在門口遇到了在手里抓着算盤的父親。這個父親向女兒諂媚地笑着。

「蔚祖來了！」金素痕低聲說。

「是的，是的，怎樣呢？」金小川彎腰諂媚地問。

「我不曉得。我要去蘇州！」

「啊，那麼，你問過他嗎？」

「什麼？」

金小川按住算盤珠，不讓它們滾動，拖女兒到窗邊。

「你要問清楚再上蘇州，好兒子，啊！」

金素痕嫌惡地向父親底笑臉看了一眼，脫開他底手，走到另一扇窗子面前，在太陽下抱住頭。

「人生好痛苦，好淒涼！」她想。「你叫用人弄點飯！」她說，疾速地走進去。

「蔚祖，我問你，你到南京來，爹爹准你嗎？」她笑着問。

「我逃的。」

「爺爺知道嗎？」

「他當然不知道。」

「你身上帶的有錢嗎？」

蔣蔚祖搖頭。

「好極了！」金素痕擊桌子，笑着，迅速地轉身走向窗邊。

「蔚祖！」她笑着說，但蔣蔚祖走近來，要吻她，她小孩般皺眉，推他，最後要

他把臉揩乾淨。

他們接吻。金素痕跑出去，又跑進來，要蔣蔚祖吃東西，換衣服。

下午，金素痕帶蔣蔚祖到奶媽處看小孩。蔣蔚祖抱住小孩痛哭。以後金素痕帶他出光華門，領他走進一座舊污的、陰暗的房子。這是金素痕孀母底房子，孀母底兒子不在家，他底房間空着。金素痕和孀母商議了一下，領蔣蔚祖走進房。

蔣蔚祖不慣陌生的地方，在房裏亂走亂碰。但金素痕底撫慰令他安靜。金素痕向他說她要去蘇州，因此這兩天他必得在這裏住。

她向他說好晚上再來，把房門上了鎖。蔣蔚祖彼安慰，沒有注意到房門底上鎖，睡去了。

這是一串急劇的，充滿自信的行動；在這個行動裏金素痕顯得生氣蓬勃。她知道她要做什麼，她明白她決不會失敗。

果然不出她意料；到家時，黃昏，她遇到了馮家貴。

蔣家底老僕焦急地、茫然地站在院落裏，看見她，向她鞠躬，並且向她卑微地微笑。

「大奶奶！有封信，有封信……」

金素痕輕蔑地看了信。

「你來幹什麼？」她把信摔在地上。

「大奶奶，我找大少爺，信裏寫的，大少爺！」馮家貴說，檢起信來。

「大少爺？他在蘇州鎖着呀！」

「啊啊，大奶奶，發慈悲，」僕人鞠躬，開始哭泣；「老太爺底命根，大奶奶……」

今天早上來南京的，大奶奶，找一找，發慈悲。……」

「我哪裏找去，叫你底老太爺來找！」

馮家貴蒙住臉大聲啼哭着。金素痕冷笑，拋給他五塊錢，走了進去。

馮家貴看着她走進去，咬牙齒，隨即撕毀她底鈔票像她拋信一樣把它拋在地上。

馮家貴老腿打抖，露出了不可侵犯的憤怒的、莊嚴的表情，走了出去。

金素痕冷笑着回到房裏來，坐在桌邊。笑容未離開，她熱烈地流淚。她是非常地

激動：從此她要勝利，壓倒有名的蔣家姊妹們，從此她要走一條險惡的道路了。她流

淚，覺得她同情而且憐憫老人。「爹爹啊！」她溫柔地喊。她流淚，因為人生太淒涼。

忽然一顆石子擊在窗框上。接着又是一顆，躍進窗戶落在地板上。並且滾到痰盂

邊。金素痕向窗戶轉身，看見了立在菜地裏的馮家貴。夕陽底金紅的光輝照耀着菜

地，和菜地後的溷濁的小河。馮家貴仰視着窗戶，他底銀白的光頭在霞光裏發閃。

紅光照在金素痕臉上。金素痕向山邊的落日看了一眼，靜靜地站了起來。

馮家貴仰着頭向她仇恨地笑着，垂着手，手里有石子，馮家貴底笑容表示，他現

在是什麼都不在乎了。

「這個老頭子這幾十年怎樣過活的？」金素痕嚴肅地想，看着夕陽，「我們是怎

樣過活的？我們活着，吵着，爲了什麼？」她想。

「馮家貴，你回去，說……」她停頓了，因爲，在莊嚴的落日裏，有了放棄一切

的柔弱的心情。她凝視着下面的白髮的老人。「馮家貴，你回去，說我就來蘇州！」她大聲叫，猛力閉上窗戶。

她在窗戶裏凝視着馮家貴。白髮的老人放下石子，拖衣袖揩了眼淚，轉身向泛着紅光的寧靜如夢的小河蹣跚地走去。她大聲嘆息，頹然坐下。

晚上她去安慰蔣蔚祖。她明白，給他的撫慰愈多，他底忍耐便愈持久。她告訴他，爲了試驗他底心，她要鎖上他，假若他這兩天內要逃跑，那麼她便永遠和他分離。好像她是爲了愛情而鎖上他；因爲老人是爲了愛情而鎖上他的。於是，發瘋的蔣蔚祖從這一把鎖逃進另一把鎖。

金素痕，洗去了臉上的脂粉，穿上了黑衣，頭上戴了白絨花，妝扮得像寡婦，乘夜車到蘇州去。

二

馮家貴在車裏打瞌睡，午夜到蘇州。蔣捷三沒有睡，招他進房，老僕人氣促，不能說話，蔣捷三帶着冷酷的笑容看着他。

馮家貴顯然不能說出一句中肯的話來；情緒窒息他，並且他不敢判斷。

「大奶奶說要來蘇州，她說，那時候我在……」

「哪個要來蘇州？」主人輕輕地槌桌子。憤怒地問。

「她，大奶奶。」

於是馮家貴說了一切，說到他怎樣拋石子，看大少爺不在房裏，因為金家的人不許他進房。說到他怎樣地撕去了鈔票；他激動地笑着。死得這是替主人保持了威嚴。最後他說，小姐們說，一定在大奶奶那裏。

蔣捷三無表情地聽他說完，揮他出去。但隨即又找回他，要他坐下來。

馮家貴遲疑地坐了下來，坐在板凳邊上。

「馮家貴，你跟我三十年了，你自己記得嗎？」老人在桌邊走動着，低聲說。

「記不清楚了，老太爺！……」馮家貴大聲回答，甜蜜地笑着。「老太爺，你不坐？」他問。

「嗯。你家裏現在還有人嗎？」

「沒有了，老太爺，旱災水災，兵荒馬亂，……」他大聲說。

蔣捷三徘徊得更焦燥了。

「馮家貴，將來你打算怎樣？」

「啊，將來嗎！」他大聲說，「還不是——跟着老太爺。」他堅決地大聲說。蔣捷三幾乎不可覺察地皺了皺眉，走到燈台旁邊站下來。

「馮家貴，不要這樣想！」他感動地說。「馮家貴，你看我又怎樣？……我們還

不是一樣，我們是老朋友！……」他說，沉思地笑着，即刻便變得嚴肅。

「你在我這裏還有兩千塊錢，現在你要嗎？那回你那個姪子來，他不說要買田嗎？」他又走動起來，說。

「哪裏，老太爺！老太爺目前爲難！」馮家貴說，發慌地笑着。

「也罷。……我要留給你，馮家貴。我給你田好不好？」

「都由老太爺做主！」馮家貴說。「老太爺請睡，人一定在，不要急。」他說，笑了一笑。

蔣捷三撥火盆，然後繼續徘徊着。

馮家貴離去後，女僕端進參湯來，然後姨姨來。蔣捷三沒有向她說話，她在燒烟以後便離去。

蔣捷三躺下了，又開始徘徊。他持着木杖走出房來，在家宅底各處徘徊着。

他走進花園，走過靜靜的枯樹。是晴朗的、寒冷的夜，積雪未融，園裏有着寧靜的、寒冷的白光。蔣捷三走上假山石，仰頭觀看星座。

「四十年來家國——阿——三千里地山河！」蔣捷三大聲唱，然後哭了起來。

金素痕早晨到蘇州，她作寡婦的妝束，對這個異常的感動，在這個接近年夜的、嚴寒的、積雪的夜裏，她有淒涼的心情，沿路她沒有睡，她伏在車窗口底刺骨的寒風

裏，對自己輕輕地說話，憐恤着自己，想着自己底未來。

到蘇州後，她底這個對自己的憐愛使她心情冷酷。

「我不下手，別人就要下手了！那麼就死無葬身之地！」進門時她對自己說。開門的僕人用驚慌的眼睛看着她，但她沒有注意。

「老太爺呢？」她問，有些慌，迅速地跑上台階。

老人迎出大廳，在神座旁邊站下。老人用那種目光看着她，在這種目光之下，金素痕不能看見老人自身。金素痕慌亂，笑着盼顧，立刻就悲傷地哭了起來，對於她自己底命運，她的確是異常悲傷的。

「爹爹，我要蔚祖！」她哭，說：「阿順要蔚祖！」

蔣捷三站在香案旁，可怕地審察着她底妝束，在她底哭聲里笑出了痛苦的、辛辣的聲音。

「爹爹，我要蔚祖呀，你把他埋在哪里呀！」金素痕跳腳，叫。

老人憤怒地笑着。

「蔚祖在南京。」他說。

「哪個說他在南京呀！我都知道，我好苦命呀！……你們合夥欺我……老太爺，你還我蔚祖！你不能欺侮孤兒寡婦呀！」

蔣捷三瘋狂地、憤怒地笑着，突然地轉身走進房，把金素痕關在門外。

僕役們擁在走廊上。姨姨牽小孩擠出來；她要向金素痕表示她們母子底存在。金素痕捶門，然後站住不動。

她明白她這個表演是不夠成功的。她止住哭聲，憤怒地看着大家，下頷戰慄着。

「滾開，你們這些混蛋！」她叫，但大家站着不動。

「非得報仇不可！想一個法子！一個法子！」金素痕向自己說

「爹爹，你要再躲着，我就上街去喊，蔚祖怎麼就死了呀！」她捶着門，尖利地叫了起來。

突然地，老人打開了門。老人想到，兒子可能已經被媳婦害死。他打開門，閉緊了嘴，痛苦地呼吸着。……

「你要什麼？」他用微弱的聲音說，痛苦地笑着。

「我要蔚祖！孤兒寡婦要沾！我要蔚祖呀！」

「潑婦！……」老人微弱地說，笑着，看了大家一眼。

「沒有！」忽然他厲聲吼。好像這個聲音是從他底整個的身體里面發出來的。他猛力閉門。金素痕拚命地抵着門，衝了進去。

姨姨底小男孩恐怖地大哭了起來。

老人喊僕人們。大家向前跑，但金素痕砸出茶杯來。老人衝出來，喊僕人打她，但她把老人關在門外。

老人死寂地扶着板壁站在門前，傳來了男孩單調的，恐佈的哭聲，僕人們在恐懼里站着不動。忽然門打開，蒼白的、兇惡的金素痕站在門內，在腋下挾着田契文件，在手里抓着硯台。她準備搏鬥。

老人看着文契，看着打開了的櫥，於是向她撲去。她閃開，跑進大廳。

「抓住她，抓住她！」老人叫，抓住了門柱。

馮家貴向她跑去，但被她推倒了。

「你還出蔚祖來，法院里面見！」金素痕叫，跑出了大廳。

蔣捷三扶着門柱，垂下光禿的、巨大的頭顱，昏迷了，姨姨跑過來，哭着。抱住了他，馮家貴大聲地啼哭起來。

阿芳迅速地走過來。阿芳臉色嚴厲，走到父親底腳邊跪下。

爲了兒女們，又爲了身邊的這弱小的一羣，蔣捷三支持住了。他在第三天，就是農曆除夕的前一天動身到南京來。

文契幾乎被搶光，兒子生死不明——這個家庭是破散了；小孩們是不能生活下去了。但他，蔣捷三底老命還在，他必需最後一次地站起來。於是他站起來，——去做他底最後的一擲。

在動身以前，他命令馮家貴向上海、南京發了電報。他要女兒們尋訪蔣蔚祖，要

王定和蔣少祖去南京。

優秀的女兒們又一次鵝立在下關車站，又一次跟着火車奔跑，尖聲呼喊。老人帶着馮家貴下車，沉默着走過月台。

想到一年前抬下二十口箱子來的情景，蔣淑華哭着。

大家到老宅來。蔣捷三遲鈍地坐在椅子上，靜聽着大家底意見。大家一致地認為蔣蔚祖在金素痕那里。

蔣秀菊說她買通了金家底一個用人，這個用人曾經看見過蔣蔚祖。

蔣捷三吩咐僕人去找金小川和金素痕。

下午王定和趕到，當着大家交給老人一筆錢。大家覺得，在老人底厄難里，王定和底這個行動是光榮的。

蔣家底人們全體聚在老宅裏；熟人們都趕來了，小報記者也混在中間。在如此優秀的女兒們和如此時髦的女婿們中間，蔣捷三坐在大椅子裏，好像是一件奇蹟；好像蔣捷三是從另外的世界裏來的。大家預料要發生什麼可驚的事。全宅充滿了熱躁和不安。蔣蔚祖所愛的花壇被毀滅了。

金小川來，說女兒不在家。但他還未謙虛完畢，作寡婦妝束的金素痕便牽着三歲的兒子靜靜地走過門來了。

父親和女兒原來都很猶豫：父親要女兒去，女兒要父親去。父親覺得是應該自己

去，上車了，但女兒跟着便上了車。

她已獲得了一切，在她後面有官僚的朋友和法律，她無可懼怕。但她有些不安，覺得需要考慮一下。終於她底野心勝利。想到蔣家姊妹們在她面前所處的狼狽的地位，她便異常快樂。

金小川明白蔣捷三底憤怒。他顯得很卑屈，想證明這件事是不值得大做的。蔣捷三點着頭。蔣淑媛走出來罵他，於是大家看見了金素痕。

蔣捷三瞥了金素痕一眼，看見蒼白的、戴孝的孫兒，就移動身體，垂下眼睛。

金素痕注意地看着老人，牽着惶惑的小孩走了過來。

老人凝視着孫兒，忽然他向孫兒招手。小孩恐懼着，於是金素痕低聲向他說了什麼，推他上前。

蔣捷三彎腰抱起小孩來，憤怒地折下他頭上的孝帶，拋在地上，然後他使小孩坐在膝上，露出了不可覺察的微笑，吻了他一下。

「阿順，告訴爺爺呀！」金素痕說。

孱弱的小孩不能忍受這麼多人這種空氣於他是殘酷的，他試着掙扎，咬有手指。

蔣秀菊突然繞過桌子，笑着抱過小孩來。他做得很迅速。她向小孩笑着，準備問話，但金素痕兇狠地把小孩奪了過去。小孩啼哭起來。

「把阿順抱到房裏去。」老人迅速地低聲向女兒們說。

「不行。」金素痕回答。

「抱過去。」

蔣秀菊上前抱小孩，但金素痕狠狠地笑着推開她。小孩哭聲更大了。

金小川惱怒地皺着眉，站起來抱小孩，向小孩發出嗚嗚的聲音。但王定和接到了蔣捷三底眼光，迅速地、憤怒地劫過小孩來，擠進房去。蔣淑珍和蔣秀菊走進房。

金素痕冷笑着，臉變白了，老人命令關大門。

金小川提起皮袍向蔣捷三走，有罪地笑着；蔣捷三冷酷地看着他，並且猛力擊桌子。這個衰老的軀體此刻以前一直死寂地坐在椅子裏，但現在它震動了。

金小川做出不以爲然的笑容，坐下來。

「親家，我看你是……」他大聲說，好像唱歌；顯然他故意大聲說。

但金素痕憤怒地打斷了他。

「怎麼樣？怎麼樣？我要人，老頭子！」金素痕叉腰，大聲說。

老人看了她一眼，使她沉寂。全宅靜寂無聲。

在這種目光和這種沉寂下，金素痕覺得自己剛才講錯了。她覺得她不該講剛才那種兇狠的話，而應該講悲哀的話。她又預備講什麼，但老人喝住了她。聽見房內的阿順底哭聲，她痛苦得打抖。

她嘴唇發青，向前走了一步，老人又喝住她。

「跪下來！」老人吼。

「放屁，沒有這麼容易！」金素痕叫，「你謀害蔚祖！謀害阿順……」

「跪下來！」

金素痕盼顧，瞥見了憤怒的婦女們和抱着手臂的男子們——沒有援助。她看父親：金小川坐着，好像在打瞌睡。

她戰抖，跳腳，向房裏衝去——被男子們擋住。她暴亂像野獸了。

忽然她放聲大哭。

「捆起來！」蔣捷三吼。

「哪個敢……」金素痕叫。

但接着她跪下來了。

她開始了哭訴。她好像不覺得周圍有人，——好像這是一個悲哀的，神祕的境界，她哭訴她底悲苦。她說她後悔不該嫁給蔣家，她說她所受的欺凌和痛苦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蔣捷三冷酷地凝視着她。

忽然金小川激驟地站起來，向蔣捷三打躬。

「罷，罷，罷！算我對不住你！算我對不住女兒！」他帶着執拗的表情大聲說，「小事化大事，弄成這樣子了，再下去大家不好看！」

「你滾開！」

「好的，好，我滾開，人命在你手裏！」金小川說，提着袍子跑了兩步，「喂，你們要開門讓我走呀！」

「爹，不放他！」蔣淑媛叫。

「沒有你的話；跪下！」蔣捷三拍桌子，向站起來了的金素痕叫。

金小川提着袍子往外走。女兒又跪下，他回頭看了一下，大聲嘆息，眼裏有了淚水。

「我們大家都是可憐人哪，蔣家老太爺！」他往回跑了兩步，做揖，叫。然後全身發抖（顯然他故意如此）跑了出去。

金素痕又站起來，大聲喊父親，要父親叫警察。但門已關上。蔣淑媛冷酷地走上前來，推她跪下。

金素痕冷笑着，帶着不尋常的冷靜跪了下來；好像她是用這個動作來輕蔑蔣家。

蔣捷三沉默了很久。

「說，蔣祖在哪里？」他問。

「我怎麼知道？這要問你們蔣家了。」

「在哪里？」蔣捷三厲聲吼。

「不知道！」金素痕厲聲回答。

蔣捷三沉默着，兩腮下垂。

「你搶的東西在哪里？交出來！」

「不知道！三條人命在你們手里，好一個蔣家！」

「跪好！不要臉的東西！傷風敗俗，強盜人家！」

金素痕冷笑着，覺得自己已經不必再跪，就站起來，冷笑着盼顧。

蔣捷三站起來，摔下了繩子。蔣淑媛彎腰拾繩子，同時喊僕人，於是，絕望的金素痕就向她衝過來了。

媽媽、老姑媽撲了過來。蔣淑珍衝了過去，又退了回來，一半是因爲憤怒，一半是因爲恐怖戰慄着。蔣淑華憤怒地笑着站在旁邊，不停地向男子們叫着，但他們，男子們，顯得非常的猶豫。看見了蔣淑媛臉上的血，蔣淑華就衝過去了；但即刻就被金素痕推了出來。

她們，叫着，喘息着，充滿了殺氣。男子們叫喊着，跟着她們打轉，但沒有人能夠解開她們。……

蒼白的、憤怒而榮耀的蔣秀菊從房里跑了出來。

「大家聽好，剛才阿順說他看見過爸爸！」她高聲叫，同時，在大家底注視下，顯得羞怯而驕傲。

聽見了這個叫聲，痛心的金素痕就掙開了撕着她底頭髮的蔣淑媛，埋頭向蔣捷三

攆去，和他一同倒下了！

大家發出了叫喊，然後寂靜了。

……

男子們扶老人進房，並且拉開了婦女們。汪卓倫帶着憐恤的，厭惡的表情扶起金素痕來，好像她是什麼可憐的，污穢的東西。金素痕叫着要小孩，汪卓倫就把小孩抱出來交給了她。

金素痕緊緊地抱住了啜泣的小孩，忘記了另外的一切，俯下了她底流血的臉，熱切地，帶着強大的飢渴，吻着他，然後哭起來，低聲喊了「兒啊！」顯然的，小孩對於她，一個母親，有什麼意義，祇有她自己知道。

「想想你底兒子將來會怎樣。」汪卓倫憐恤地說——他不能從他底感情脫開，因此不能注意到金素痕底心——然後輕輕地、確信地走向發白的、瘦弱的蔣淑華。

在這個灼燒的病症後，悲哀和溫柔來到了蔣家底婦女們中間。金素痕離去了，大半的熟人們離去了，僕人們收拾了剛才做爲戰場的堂屋。男子們謹慎地走來走去，婦女們坐在後房，於是無限的悲哀和溫柔來臨。

她們覺得，剛才的一切是可怕而可恥的。她們覺得，她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在這個世界上，這種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

「其實是不必的，其實可以想辦法。即使沒有辦法，我們也能夠照舊活下去。可憐的是父親，對於他，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們總該爲了他。」她們想。

大家不說話，躺着，或坐着。

蔣淑珍歎息了一聲。

「明天過年了。」她輕輕地說。

大家不回答，好像沒有聽見。

「過年了，又是一年！爭來爭去又有什麼呢？金素痕就是搶光了又能怎樣？她會過得好些麼？」她們想；「是的，從此以後是完了，多麼慘，而且多麼淒涼！究竟爲了什麼呢？爲了孩子們麼？曉得他們將來怎樣！」

「我們要留爹爹過年。……」蔣淑華說，蒙住臉，表現出無限的苦楚。

忽然沈麗英站了起來，癡迷地笑着。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她高聲唱，流着淚，迅速地走進前房。蔣淑華哭了。

老人在燒熱和昏沉里想到了心愛的、聰明的、孝順的兒子蔣蔚祖。

「他大概沒有出事，是的，一定平安，然而曉得他現在在哪裡，也許他又在街上亂哭亂跑了，也許他逃到什麼地方，也許他挨餓，受凍，老孃會把他趕出來，他又沒

有錢回蘇州！我曉得兒子，他不瘋，他很知恥，不會來找姐姐妹妹！那麼怎麼辦呢？啊？啊？」老人想，轉身朝內，不理走到床邊來的人。「可憐忠厚的人，可憐一生忠厚，嬌生慣養，哪里知道人世底艱辛！可憐少年時多聰明伶俐！啊，不要臉的女人一定會把他趕到街上，叫他來向我胡說，但是他不會來！他心里多麼純潔多麼知恥！他在哪里啊？又凍又餓！」

蔣捷三昏沉地想着，不停地轉着身體，驅去一切到床邊來的人。人們常常有奇特的想像，愛情和仇恨燃燒這想像，使它迅速地變成真實的——蔣捷三此刻淒涼地想到兒子在街上流浪的情景，立刻他覺得這是無疑的。他閉着眼睛，看到了兒子底可怕的样子。他看到兒子乞丐似地睡在街角。他反覆地想着金素痕底話，覺得這是無疑的。

他睜開眼睛：蔣淑華站在床邊。

「淑華，剛才素痕不是說，人家說蔣祖在街上討飯嗎？你們看見過他沒有？」他問。

「爹爹，沒有這話——你聽錯了！」蔣淑華驚駭地回答。

老人沉默着。

「他一定在金家！」

老人用簡單的目光看着女兒。

「女人已經搶到了東西，還留住他幹什麼？她們不會害死他嗎？」他問。

「爹爹，不會的！……禽獸都不會這樣做的！」蔣淑華說，有了眼淚。

「你們就不能出力嗎？」老人說，轉身向內。老人看見：天落雪，兒子在街角凍死。「完了！完了！」他大聲說。

蔣淑華輕輕地哭着。蔣秀菊走進來，臉上有憐恤的、憤怒的表情。

「叫卓倫來！」老人說。蔣淑華走出去，蔣秀菊坐下來替他捶胸膛。

「卓倫，你去找八府塘吳洞賓先生，找他帶你去警察局。」蔣捷三說，閉上眼睛。「你問局里看見蔚祖沒有，在大街小巷，火車站輪船碼頭，你請他們留心。」他一面在衣袋里摸索看。「這是蔚祖底照片。」他用打抖的聲音說，看着照片。……

汪卓倫輕輕地走到門邊，老人又喊他。

「要是他們沒有看見，你請吳洞賓先生叫局里派幾個警察給我。挨年近節的，……好，卓倫，你快回來。」

蔣捷三閉上了眼睛，搖手叫女兒停止捶胸。

「純祖沒有進城嗎？」他問。

「他明天早上才准進城。——爹爹，你過過年回蘇州。」

老人不回答，脆弱地顫動着。蔣蔚祖受凍的幻象又在擾擾他了。

「啊，兒孫兒孫！啊，兒孫兒孫！全靠爾門自己啊！能記着，你們就記着，安樂時記着災難！」老人大聲說。

女兒們中間有了低的，抑制着的啜泣聲。

老人假睡，在幻象里戰慄着，直到黃昏。老人吩咐女兒們暫時回家。王定和夫婦最先離去，其次是蔣秀菊、她需要回學校。

剩下蔣淑珍和蔣淑華。汪卓倫回來，帶來了三位警察，老人坐起來，吩咐開飯。老人陪拘謹的、年青的警察們一同吃飯，飯後老人吩咐女兒女婿回家。

老人顯然要帶警察上街。汪卓倫請求代替他做，但他拒絕了。大家堅持要陪他，他就發怒。女兒們異常痛心，在她們眼里，父親是因受傷而乖戾，不近人情了。但大家無法挽留。蔣淑珍請警察進房，說了很多，請他們關照老人。

蔣捷三圍上大圍巾，扶着木杖，攜帶了大手電，天黑時領着警察們上街找尋蔣蔚祖。人類底最大的特性便是常常在熱情的想像底支配下作種種勞碌。這些勞碌有的增進生活，有的破壞生活，但大半徒然。看見一生自辛勞，看見老年的破滅，看見堅強的、森嚴的、安心立命的老人底心脆弱得像在戀愛的少年，看見他底脆弱的心底最後的幻象怎樣燃燒，又怎樣熄滅——看見這些是苦惱的。

在這個晚上，熟人們假若看見蔣捷三，便不能認識他。他高大，裹在卑微的黑衣

服里，臉上有某種異常的顏色，和一切人們無關，走過一切人們身邊，像一座活的紀念碑。更特殊的是在他身邊走着三位黑衣的警察，他們像在守護這座活的紀念碑。

他臉上有那種顏色。他底臉整個地顯得發黑，顯出憎惡、疲乏、興奮和焦灼。他向人堆里遲鈍地眺望着，證明了那里沒有蔣蔚祖，便遲鈍地移開去。警察們焦灼地跟着他。他們希望休息，覺得這個老人是在發瘋。

蔣捷三遲鈍地，冷淡地。執拗地走進了金小川家，不理會堂屋裏坐着的人們，向各個房里張望，最後偵警察們上樓。

全宅的人們都跑出來，湧在樓梯口看這個有名的老人。老人慢慢地上樓，猛力推開每一扇房門。沒有看見第一間房里的妖冶的女人，沒有聽見她底笑聲和吃驚的叫聲，走向金素痕底臥房。

他用同樣頑強的姿勢猛力地推開門。他底心因希望而發抖。

房里亮着燈，但沒有人。他走進去，看櫥後，看床下，又打開櫥來搜查。看見周圍儘是蘇州底古董，他動手搜查文契。

他向金小川要鑰匙。金小川說鑰匙在女兒身邊。他點頭，看着周圍的古董，沒有說話，遲笨地走出來。在樓梯口遇到了那些好奇的眼光，他就憤怒地皺眉。

警察們莫名其妙地跟着他走出來。

他是非常的失望，他四肢軟弱，頭眩暈。他又看見他底蔣蔚祖在寒風里倒在路

邊。他沿小路走去，用手電照射着；時常照見躺在屋檐下的、無家可歸的窮人，他在驚駭里好久地照着他們，於是給他們拋下幾塊錢。他們穿過大街。已經過了九點。小巷子里黑暗而靜寂。寒風在哭咽。

這個不幸的老人就是這樣沉默而頑強地走下去。他每次總覺得蔣蔚祖躺在街角，但每次總失望。失望和痛苦已經超過了限度，但他頑強地在寒風里走下去。

又走了一個鐘點。警察們不能忍耐了，公推他們中間的會說話的一個和他交涉。「老先生，」這個瘦長的警察畢恭畢敬地說，手貼在褲縫上，在寒風里抖索着，「其實你明天來還是一樣的。我們明天都來。小姐們等您回去。再麼，我們好銷差。」

蔣捷三用手電照着他，他流淚，霎眼睛：他害眼病。

「我給你們錢。」蔣捷三頑固地低聲說。

「啊，哪里話，老先生，我們職務！」警察笑；同時他底兩位伙伴幫着他笑。「冷哪，老先生，您老不冷嗎？」他說，接住了錢。

「老先生，要過年了，悽悽涼涼的。」警察活潑地說，隨着電光跨着大步。

蔣捷三照射每個門廊，每個壁角，向前走去。他少年時曾經和這一帶地方很熟悉，妹妹底家原來就在這一帶的。少年時他曾經帶着驕傲的、頑強的心情走過這些小街，——它們到現在還沒有變樣子。這些灰磚砌成的老式的房屋已經矗立了一百年——時間是流駛得如此之快。在走過一個頹敗的庭園時，蔣捷三看見了他所熟悉的

那棵巨松。這棵偉大的樹豎在天空裏，在寒風里發出粗糙的聲音，黑壓壓地覆壓着，守衛着頹敗的庭園。

「這是烏衣巷，這是宰相家！」蔣捷三想。

他懷着恐懼的情緒看着大樹和寒天底星斗。走開這座廢墟時他哭泣——他自己不知道他哭泣。他又回頭看着樹。寒風尖利地吹噓着，巨樹發響……

「這是烏衣巷，這是宰相家！」他低聲說，站住不動了。近處有狗吠。

「老先生，大樹，三百年了！」警察快樂地說，顯然有些恐懼。

蔣捷三站着不動。寒風吹起了他底圍巾。突然他看見樹上坐着人，並且吊着人。他看見樹上吊着帶烏紗帽的宰相和一個女人。他看見他底蔣蔚祖坐在樹上，在笑，腿在樹枝間搖擺。

「他是死了，我底蔣祖！」老人想，他底手電落了下來。

「有鬼，」他說，「有鬼，有鬼，那里，你們看！」

警察們擠在一起，假裝不在乎。

「老先生，不是……啊，快些，你拿手電照！照呀！」

蔣捷三站着，顫抖着，警察們互相搶手電，但手電已經跌壞。

「老先生……我說……我們走……」警察之一說。

「怕什麼呀！」瘦的，害眼病的，活潑的警察說。「我就不怕，看吧。」於是他

兩腿抖着向顛倒的圍牆走去，並且叫出聲音來。他在逞強，但他在和自己開玩笑，這個好人！立刻他恐怖地跑回來，抓着他底伙伴。

「不要怕！」蔣捷三以空洞的大聲說。

年青的警察們發覺他是最勇敢的，就圍住他：有人抓住他。可憐的老人伸手保護他們。他繼續看見鬼們底活動，繼續看見他底可憐的蔣蔚祖：他底腿在樹枝間搖擺。他站着，信仰自己全生涯底正直，向鬼們禱告着。寒風吹噓，狗們遠遠近近地嗚咽着。

「各位死人，各位尊神，我蔣捷三就要來了！」蔣捷三以空洞的大聲說。警察們恐怖地看着他，在他身邊戰慄着。

「走呀，走呀！倒楣！……」

「怕什麼？」蔣捷三厲聲說。於是繼續以可怕的，非人的聲音向大樹說話。

他把警察害得回去生病。他究竟看見什麼？他究竟想些什麼？他究竟懷念什麼？說些什麼？——沒有人知道，警察們不敢聽，並且不能懂得。他說了很多，顯然他確信自己要死了，而這是解脫和安慰。

他是和這棵偉大的樹一樣，在嚴寒的黑夜里產生了奇異的，可怖的，迷人的東西。蔣捷三看見自己底瘦長的，黑鬚的父親走下樹，向他走來。

「你不要找蔣祖，他平安。你也苦夠了——這個世界完了！——父親說。

「我一生有錯嗎？」蔣捷三問。

父親笑而不答，然後點頭，隱去。

「我一生有錯嗎？」蔣捷三問。

「老先生，那邊有人來了！」警察說。他們互相挨緊，現在已不是鬼，而是蔣捷三底發瘋令他們恐怖了。看見有燈籠走近，他們高興起來。

但蔣捷三站着不動。不看見燈籠。

「蔚祖！蔚祖！這是烏衣巷，這是宰相家！」蔣捷三說，轉身迅速地走去。「蔚祖！蔚祖啊！」他喊。

午夜後，恐怖的，發燒的警察們送蔣捷三到家。老人慘白，冰冷，不停地說着話，倚在兩位哭着的女兒身上走進房。

「給警察一點錢，多一點！……」老人做手勢，「他們駭死了！……蔚祖啊！兒啊！」

瘦長的，害眼的，活潑的警察在堂屋裏向汪卓倫高聲講鬼。他們都確信他們看見了鬼。他們敢賭一隻雞。

蔣淑珍走出來，哭着，數鈔票。

「謝謝各位。」她可憐地說。「沒有預備東西吃，家庭不幸……」她說，揩着眼淚。

但警察們不接受，因為他們已經共同經歷了這個家庭底苦難。他們跑掉了。

三

蔣捷三第二天堅持要回蘇州：他想像蔣蔚祖已經回蘇州。

在不幸的父親追逐着他底幽靈奔跑的時候，蔣蔚祖依然被鎖在那間房里。金素痕每天來看他，有時帶着小孩。在這些爭鬧後，特別在妝扮了寡婦後，金素痕對小孩及丈夫發生了悽切的感情；並且有了某種熱愛。在小孩被蔣家底人們搶奪後，她發現了小孩在她心上的存在，感到痛苦。以前她祇是出錢養小孩，和養一匹狗沒有什麼分別，但現在她覺得小孩對於她底淒涼的心和悲慘的生活是異常的重要。於是她把小孩從奶媽處帶回家，好幾夜抱着他睡在身邊！醒來時感到他底柔軟的小軀體，每次總熱烈地感傷。她百般撫愛小孩——一切是已經鑄成了，她對小孩發生了幾乎是肉體的情愛。她發覺自己年歲增大，華美的時代已經過去，於是這種急劇的情愛給她以安慰；但又給她以新的痛苦。

在金素痕底生涯里一切都是急劇的，她所從而生長的是一個多變的、荒唐的世界。她是逞強的女人，她底愚頑的心里有着一一些可悲的東西，這些東西支配她一生。在這次的爭鬧後，一切已經無法挽回，她是確定地勝利了。她很痛苦，感到悲

裏，常常想：怎麼會變成這樣呢？爲了什麼呢？而最不幸的，是她此後必得擔負蔣蔚祖底命運。蔣蔚祖此後除了是她底發瘋的丈夫外，不再是別的什麼了。

常常的，在某種非人力所能戰勝的，殘酷的形勢下面，人們底意志力變得無用，人們就求助於坦白的、謙遜的心靈；每個人底心里總有這一份東西的。現在，這個以殘酷著名的婦人開始求助於這一份東西。她在深夜里醒着，靜靜地躺着，覺得自己底毀滅了的良知正在復甦。

她好幾天孤獨着，除了去看蔣蔚祖。她好像已經忘去了她底美麗的思想和感情。她穿着凌亂的衣服上街，忙着替小孩買東西，並且對一切朋友冷淡。蔣家底人們隨後便知道了這些，然而他們譏笑她虛偽。

初一下午，她帶小孩去看蔣蔚祖，給他帶去了年食和一個平凡的婦人所能有的愛心。她在蔣蔚祖房里坐了很久，看他以令人難受的姿勢撫愛小孩，對他說一些最簡單的話。

她問他覺不覺得有病，問他想吃什麼。最後問他這幾天想些什麼。

蔣蔚祖思索着，他總是思索着。他不回答，走來走去。他這幾天在想着父親。他對金素痕保持着傲慢不遜的態度。

現在他覺得他對金素痕是很有權威的。他覺得金素痕已經向他屈服了。

「一個女人算得什麼！在這個世上最大的恩愛是父子！」他走來走去，想着，「

我簡直是禽獸，她在騙我！她這兩天倒不開玩笑，但是爲什麼她讓我關在這里？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海闊天空！我是記得那一對燕子的！牠們明年春天一定要飛回蘇州！」他想。

他露出愁慘的，柔弱的表情。

「你要怎樣？要不要下鄉去住？我想你隔幾天回蘇州看看。你回蘇州的時候就說你三十晚上才到我這里，好不好？」金素痕說，懇切地看着他。

蔣蔚祖露出兇殘的表情。

「不回！不回！」他說。「但是爲什麼我要說慌？混賬東西！」他說。

「哪個叫你說謊呀！隨便你好了，又不是我叫你來的！」金素痕說，痛苦得顫抖。

「你要怎樣？」蔣蔚祖暴戾地說，看着她。「哈，我們底兒子！」他說，看着阿順。然後他兇惡地走向衣櫃。「我一天不死，你一天也不要想快快活活地嫁人！有本領你毒死我！」

於是他又開始思索。他瞥見桌上的軟糕，就站住不動，開始懷疑那上面有毒藥。他笑，搖頭，抓起軟糕來。

「阿順，吃！」他說。

金素痕恐懼地看着他。看見她底表情，他更就確信。小孩畏縮地伸手接糕，他縮回手來，遞給金素痕。「你吃！」他厲聲說。

「何必呢，蔚祖！……」金素痕說，流下了羞辱的眼淚。

「吃！」

金素痕接過糕來，痛苦地吃了一口，然後看着他。

「啊，啊！這次又上當！」蔣蔚祖說：「能生能死，是大丈夫！」

「蔚祖！蔚祖！」金素痕痛苦地叫。「多麼傷心啊！」她哭，跺着腳。

小孩恐怖地哭起來。

「你傷心，我不傷心！不許哭，我死了你才不哭！」他厲聲說。「阿順，不哭，不要學她，她不要臉！」他溫和地，然而威嚇地向小孩說，「不要學她，也不要學我，做強盜，做賊，殺人放火都好，就是不要學我！你底父母是禽獸，你是小禽獸！」他在小孩底哭聲里大聲說，「這是畜性底世界，你是小畜性啊！我真高興，你是小畜性，將來你當兵，一槍打死！」

金素痕，像一個母親應該做的，驚恐地抱起小孩來，並且蒙住了他底耳朵。她驚恐地可憐地看着蔣蔚祖，同時想起了汪卓倫底話：「想想你底兒子將來會怎樣。」

「蔚祖，」她說，她底嘴唇打抖；「你可憐我，你可憐我一點……」她難受地轉過身子去。

她抱着小孩站起來，嚴肅而悲哀。蔣蔚祖站着不動，沒有表情。他們聽見了四近的繁密的鞭炮聲。

他們聽見了慶賀新年的、繁密的鞭炮聲。在南京這個平坦的大城，在這些和平的
年夜，鞭炮聲密集如激浪，遼闊如海洋。安祥的、和平靜穆的香烟籠罩着這個大城。
於是在金素痕底豐滿的唇邊顯出一個虔敬的、淒涼的笑容。接着她低低地哭了。
而蔣蔚祖走向窗邊，凝視着樓下。

「啊，這樣密的燈光，這樣濃的烟氣；又是一年，在異鄉度過了！」他含着淚水向
自己說；「這個世界多麼和平！我要回蘇州啊！我要回去，在祖宗底墳墓旁生，又在
那里死啊！」

金素痕離開時沒有再鎖門。蔣蔚祖睡去，夢見了蘇州底落雪的庭園：夢見父親張
着兩手如黑翅，在這個庭園里奔逐着。隨後他夢見父親穿着珠紅袍，走上了一輛華美
的馬車，而從車窗里探出二姨底慈愛的、悲哀的臉來。在半醒里他繼續做着這些夢。
他突然坐起來，繼續着他底永無休止的思想。窗上有安祥的微光，近處有嘹亮的雞
鳴。

他覺得他是處在一個奇異的世界里，他覺得雞鳴是一隊矮小的兵士所吹的喇叭。
他最近常常想到這一隊兵士：矮小，活潑，莊嚴，灰色。他覺得這個奇異的世界正在
進行着什麼神奇的事。

黎明的微光感動了他，他底臉溫柔而羞怯。

那種渴慕的、溫柔的光輝，如黎明時初醒的小鳥，飛翔在他底臉上。小孩般的微笑出現在他底臉上。他想到蘇州底落雪的庭園，想到花怎樣開放，他怎樣酒醉，一瞬間他意識到他底生活里的所有的溫柔。他想到和平的、燈燭輝煌的年夜，以及妹妹所唱的歌……。

他在心裏唱着這些歌。同時他聽到鷄鳴，那隊矮小、活潑、但灰色，嚴厲的奇異的兵士在破損了的道路上開了過去。

他皺着眉，帶着瘋人的狡猾盼顧着。

「夠了，夠了！看她找不找我，她跑不掉，一定的！我要回蘇州！」

他帶着恐懼的、憤怒的神情穿上衣服，冷得打抖，走下床來，打開了門。

「世人都道神仙好，祇有嬌妻忘不了，君在日日說恩愛，君死又隨人去了！好了好了，好便是了，不好便不了！」他說，看着房內，然後蹣手蹣腳地走下了樓梯。

他東張西望，偷偷地打開大門走出，跑過街道。

街道寂靜有霜，空氣鮮美，地上有鞭炮皮。天上有暗紅色的，稀薄的霞照。

「好極了，這便是自由！」被冷氣刺戟得興奮起來的蔣蔚祖想。「好極了，簡直算不了什麼，通達人生，我一無罣礙，回蘇州，我就上山出家！哈，多麼冷！多麼好！自由！」

頭髮和鬚鬚凌亂的、慘白的、穿舊皮袍的蔣蔚祖沿着熟悉的道路走去，太陽升起

時到達了和平門車站。

他站下，遲疑着。他沒有錢，從蘇州來南京時的那個經驗令他恐懼。他站在柔弱的、發紅的陽光下，站在柵欄邊，看着站內的人羣：他懼怕人羣。他喃喃自語，希望想出一個法子來。

他覺得所有的人都認識他，並且企圖侮辱他，他狡猾地、苦楚地笑着，不敢進車站。

「啊，有了，頂多兩天，我走路！」他想，笑着。「滾開！」他向身邊的骯髒的小孩說。

周樹是忙碌的、喧鬧的、因早晨而新鮮的人羣：一列火車過站了。公共汽車繞着大圈子在陽光下面停住，車窗閃灼着，發出了悅耳的鈴聲。人力車在圈外奔跑着。白袖的、年青的警察嚴厲地守衛着種植着花木的圓坪……

蔣蔚祖機械地看着從公共汽車上走下來的人們。

他看見一個穿着草色呢大衣的，胖胖的少年在一個婦人之後擠下車來。這個少年提着包裹，憤怒地、傲慢不遜地和一個中年男子擁擠，好像他非先下車不可，好像每一秒鐘於他都是極可貴的。下車後他就束緊大衣向前奔跑。他底頭髮覆在額上，他底臉上有着狂熱的表情。

「啊 純祖弟！」蔣蔚祖想，移動了一步，用那種目光凝視着弟弟，以致於弟弟

立刻便回頭看他，認出了他。

蔣純祖底大衣是舊污而破損。他把腰帶束得極緊：顯然他愛好那種苗條的風韻。他向哥哥急劇地笑，即刻便露出極其嚴肅的表情來。他不知道怎樣才恰當，因此他底表情帶着少年人慣有的誇張。

「哥哥，你，你怎麼在這裏？」

「我要回蘇州。」蔣蔚祖看着他，不滿意，冷淡地說。

「他們找你呀！」

「哪個找我？」蔣蔚祖嚴厲地說。「你上哪兒去？」他問。

「我去看同學，在那邊。爹爹前天才回蘇州呀！」

「我曉得。」

蔣純祖把包裹換一個手，焦灼地瞥了一下要去的方向，憐憫地看着哥哥。少年人底特色便是同時有很多心願，很多表現；他們永遠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

「多麼快樂的早晨！看，別人走到我前面去了！怎麼辦呢？啊，多麼不幸！」他想。

「哥哥，你這些天在哪裏？——你怎麼不買票？爹爹說你沒有拿錢，你有錢麼？嫂嫂給你錢麼？」他不停地問，以興奮的眼光看着哥哥。「啊，多麼快樂的早晨，太陽鮮紅有霜，唱歌是多麼快樂！」同時他想。

「我沒有錢。」蔣蔚祖露出厭惡的神情來說。弟弟底興奮的聲令他厭惡。蔣純祖看着哥哥，於是脫開了他底混亂的激動，開始了嚴肅的思索。

接着，帶着他底嚴肅的、堅決的神情，他取出了錢，遞給哥哥。

蔣蔚祖感動了。

「阿弟，你告訴他們，說蔚祖哥去了！」他溫柔地說，靠在欄杆上。

「好的。」蔣純祖回答，嚴肅地看着他。「你要吃東西麼？」蔣純祖問。

「說我到蘇州做和尚去了。」

蔣純祖沉默着。

「哥哥，」忽然他說，帶着他底那種激烈的表情，「你不應該這樣想！而且你不能這樣想！祇有你一個人……是爹爹底安慰！——他說，好像飽經憂患的成人，但同時帶着那種女孩似的單純。……並且我們大家都愛着你，並不祇……」他想說：「並不只是一個女人！」他流出了眼淚。

蔣蔚祖悲哀地哭着

「弟弟啊！」他說

「我替你買票吧！」蔣純祖說。

「不，我自己買！」蔣蔚祖厲聲地說。「你走吧，我自己買！」他說。

蔣純祖悲傷地笑了一笑，看着遠處。

「哥哥，告訴爹爹，我記罷他！」他說，含着眼淚笑了一笑。顯然他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是的，但是唱歌有什麼快樂！」他想。走了開去。

由於自尊心的原故，蔣蔚祖又開始仇恨弟弟，而且心裏非常傲慢，他走進車站，在人羣感到恐怖，又退了出來。於是他決定步行回蘇州。……是嚴寒的、凍結的、晴朗而無風的日子，他底這個荒唐的旅程開始了。

他底這個旅程給蔣家的人們以可怕的不幸，他們多年以後還要爲它戰慄，隨後多年，他底這個旅程在南京和蘇州這部份社會裏成了有名的故事。

發覺路程遙遠無窮，他並不失望，那種強大的內心渴望引導着他向前。沒有一個好心腸的人能想像他是怎樣走下來的：嚴冬，生病，無錢。人們設想他在錢用盡了之後是餓了幾天的，有些人設想他曾經討過飯，住在破廟和化子窩裏。……

他的確在過鎮江時便討飯，但還有另外的遭遇。某一夜一個老年的車站旗手收留了他，給了他爐火和食物。另一夜他躺在一個農家底屋檐下，結果被農家收留。剛剛過年，而在這些較爲平安的歲月，施捨是較易得到的。但他是異常的怕羞，每次總要給錢，或者臨走時向別人啼哭——並且他總不肯說出他底姓名。來處和去處，他怕羞辱他底父親。

過鎮江時他開始乞討。在這種較大的城市裏，生活紛擾，蔣蔚祖不再遇到古樸的

憐憫和善良。他知道鎮江有親戚和佃戶，但他不去；他怕羞辱父親。

但到了開始乞討的時候，向陌生的，無善心的人們乞討，蔣蔚祖倒並不羞澀；他事是異常的頑強執拗。

過鎮江後，他因偷竊麵餅而挨了打，隨後他失去了皮袍。

一方面他羞恥，怕別人知道姓名，怕見到熟人，怕上火車，一方面他有了一顆爲一個乞丐所有的狠毒的、執拗的心。

他覺得自己已經走了無數的路，他相信蘇州已經不遠。然而同時他覺得他永不能回到蘇州。他，蔣蔚祖，已經在地獄裏無恥地活過，因此再不能回到往昔的天堂。

想到父親底可怕的痛苦，他不願回蘇州。然而他還是繼續行走，因爲，在這個世界上，也無處可去。無數的列車馳過他底身邊，在地平線上或黑色的林際留下了烟雲。他偶然地注意到周圍的農家休耕的、積水的田地，和某一株樹。他偶然地注意到了它們，便覺得它們是熟識的，或是夢見過的，於是它們永遠生存在他底心中。天陰，冷風吹着樹木。每個早晨都有鮮紅的，短命的太陽，地上有霜——這些蔣蔚祖永遠記得。而每次的鷄鳴使他聽到那隊矮小、灰色、嚴厲的兵士底喇叭。

他不再能行走，躺倒在常州站上了。

同時，南京和蘇州電報交馳。首先是蔣淑珍打電報回蘇州，其次是那個惶恐的金素痕，她底電報說：「蔚祖已回吳，身無半文。」

老人打電報詢問詳情，並且托車站通知各站，但各站都說不知道。於是馮家貴又開始奔波。他找到南京，又沿路找回來。

黎明時車過常州，兩眼發紅的、憔悴的馮家貴蹣跚地走下車來。冷風吹得他搖擺着。

他在待車處的角落裏發見了成爲乞丐的蔣蔚祖（老人底幻象變成了真實！），抱住了他，脫下厚重的棉袍來覆在他底身上。蔣蔚祖在骯髒的稻草上醒來，看見了這個撫育自己長大的老人，哭着像小孩。

馮家貴在站上打了電話給蘇州。

蔣捷三在接到車站底通知後便迅速地往外走。他看不清楚門，看不清楚台階和通路，好幾次幾乎碰倒。他在陰鬱的冷風裏跑過了小院落，他環好圍巾，跑出門廊。

他底臉發青，他哮喘着。顯然，不幸已經超過了這個堅強的老人底限度；顯然，他是用最後的精力來作這個行動了。

他站在台階下面，嘴唇打抖，看見了蹣跚着的、穿着內衣的馮家貴，和馮家貴身後的轎子。他向轎子撲去。

轎子停下來，馮家貴冷得打抖，扶出了臭污的、浮腫的乞丐蔣蔚祖。

蔣捷三把大圍巾給馮家貴，同時接觸到了兒子底可怕的目光。

這個目光說了一切。蔣捷三可怕地寂靜着，看着兒子。蔣蔚祖掙開馮家貴向父親走來，顯然要跪下，於是老人放聲大哭把他抱住。

蔣蔚祖在父親底手臂裏大哭。

「爹啊，你不鎖我啦！……」蔣蔚祖大聲叫；響徹街道。

「不鎖，兒，不鎖……好慘啊蔣捷三！」

蔣捷三脫開兒子奔上台階，撞在門上，然後抓住門框，垂下了他底白髮的、巨大的、流血的頭顱。

第八章

一

蔣捷三在蔣蔚祖到家的第二天黎明逝世。

蔣捷三昏迷至午夜，呼吸困難，喉管里有斷續的、微弱的響聲，午夜後，姨姨領小孩們跪到床前來。麻木的、駭昏了的蔣蔚祖跪在踏板上。馮家貴在廳里招呼醫生們。全宅各處點着燈火。

僕人們帶着顯著的興奮，帶着強制的莊嚴表情各處走動着，時而聚在過道里，時而穿過在枝幹上掛着汽燈的，彎屈而枯萎的樹木，互相傳遞消息和命令：這些消息和命令都是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他們動情地相信謠言，裝做忙碌，互相發怒；他們覺得自己底生活祇在這個晚上是最美好，最有意義的。除了一個最高的東西外，一切規律都破壞了；他們興奮，自由，莊嚴，汽燈掛在樹間，冬夜顯得神聖，生命顯出意義。突然有人造謠說金素痕來了，於是大家向外跑；同時有人走進姨姨底臥房，在古

舊傢器底神聖的暗影里進行着偷竊。

世交們來探訪，坐在大廳里，沒有人招待他們。馮家貴變得悍厲而陰沉，他覺得有聲音在他心里呼喚他，他是在捍衛着這個頹敗的蔣家。他覺得他已是蔣家底主宰。他賣古董，和一切人接洽，他發命令，捉拿偷竊……他請出姨姨來招待客人。

他嚴厲，陰沉，覺得瀕死的主人必能同意他所做的一切。

姨姨委縮地走出房門，低着頭向客人們說話，啜泣着。所說的話是無意義的，但這個行動使她動情地從麻痺里醒來，意識到自己已經是這個家宅底主人。她迅速地走向馮家貴，好像要問他她底這個覺醒是不是對的。馮家貴嚴厲地看着她。

「我問你，怎麼樣，怎麼樣了？啊，菩薩可憐見……」姨姨說。

馮家貴表示不信任似地搖頭。

「沒有錢，姨娘，我賣古董。」馮家貴大聲說，兇狠地盼顧。

姨姨失望了。馮家貴底態度使她失去了自信。但她立刻又動情，施展出女性底感情的才能來，因為目前所處的地位於她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她少女般笑着，拖老僕人到牆邊，歇息着，向他耳語。

「馮家貴，你自己清楚，你辦的可是對！蔣家全仗你……」

馮家貴攢着眉毛，並且眼睛發閃。

「唔，唔……可不是要給南京發電報？」他陰沉地說。

媧媧望着他。

發覺這個家宅另有主人，媧媧想起了老人底悲慘，哭了。

「馮家貴，慢慢叫發電呀！不會的……想想，不吉利的……馮家貴！……」

馮家貴露出柔弱的、憐憫的神情看着她。她哭着向房門跑去。

「造孽！」馮家貴大聲說，捶自己底頭，兇狠地走進了大廳。

商人們坐在大廳底幽暗的角落里，有些是與辦喪事有關的，有些是來接洽古董的。此外還有整潔的、疲乏的、期待被雇的年青婦女們。這些人密密地坐成一排，他們底形體不可分辨，但有無數幽暗的、期待的眼睛在閃耀着。

黎明前，大廳里有了一陣死寂。全宅燈火更亮，僕人們停止了興奮的走動。大家知道嚴重的節目正在那間點着七八隻蠟燭的房間里進行着。

老人在略微恢復知覺後，便吩咐點更多的蠟燭；他嫌房里太暗。其次他做手勢叫跪着的小孩們走開。

小孩們走開，蔣捷三略微側頭，在胸前做什麼手勢，以帶着思索的，然而空虛的眼睛凝視着窗台上的和桌上的蠟燭。蔣蔚祖跪在踏板上，眼睛跟着他底視線移動；而在父親向他看時，他就抬起蒼白的臉：眼里有嚴肅的光輝。媧媧跪着，扶着床欄，手在抖。馮家貴分開擁在門前的僕人們，表現他底權威，輕輕地走進房；認爲這個房間是崇高的，露出了莊嚴的表情。

老僕人手垂在兩邊，侮慢的莊嚴表情消失了，走到踏板前面跪下。

房間明亮而寂靜，全宅籠罩着莊嚴的死寂。

在這種寂靜里，蔣蔚祖突然出聲說話。聲音尖銳，大家沒有聽清楚他是說什麼，老人躺在高枕上，眼睛望着空中。死亡已經來臨，老人不感到有人在身邊，眼睛望着空中，大家感到一種恐懼，這種恐懼是被成爲一切苦難底根源的兒子用那種尖銳的聲音叫出的：大家恐懼老人將不說一句話而離開。

老人對生人冷淡，甚至仇恨。老人意識到死亡：自己底死亡，世上一切都要死亡。好像強烈的一生要用沉默來結束，好像他底心里有智慧的光：他看清，並理解他已走的路和要去的路。

他底喉管里有着響聲。他用這種眼光凝視着蔣蔚祖。

「他不認得我！」蔣蔚祖恐怖地想。

「爹爹！爹爹！」他叫。強烈的、生活的、希望的光明照澈了他底黑暗的心靈。老人底嘴唇和眉毛微動，但眼光未動。蔣蔚祖凝視着父親，一瞬間明白了世界底簡單，並明白了他底全部生活底真理，嘴邊浮起了智慧的、頑強的、悲哀的容容。

老人看着他底臉，眼光變動，點了頭。

「爹爹，我這樣對嗎？」他問。

老人點頭。

「爹爹怪我嗎？」

老人痛苦地皺了一下眉。

「沒有：沒有：叫他們！」老人艱苦地說，沉默了，呼吸微弱。

寂靜又來臨。蔣蔚祖底內心在強烈地激盪，他不再感到父親會死去。他覺得這個神聖的房間里現有的一切是不可能變化的。

但老人抬手，擦擊着。這個英雄的生命底結束來臨了。在這個最後的瞬間他有了什麼慾望，心里有了某種光明，他在掙扎，眼光熾熱。這里到來了英勇的生活底交響樂的回響。大家恐怖地看着這個。

老人發現蠟燭太多，吩咐吹熄兩支。

「要把後院的池塘修一修。我葬在虎邱山，我要葬在……」老人窒息了，又沉默。

「爹爹我有話說！我有話說！」蔣蔚祖叫。

但他沒有說出什麼來。大的迷惑出現在他底臉上。

姨姨在嗚咽，因為老人沒有說到她和她底小孩們應該怎樣生活。

發覺老人底眼光停在自己臉上，她恐怖地中止了嗚咽。

「老太爺，我們怎麼辦呀？」突然地，她叫。

在這個可怕的絕叫下，蔣捷三開始咽氣。……

「老太爺，請您放心，您放心！」馮家貴用深沉洪亮的聲音說。

「放心，放心！」姨姨說，開始了猛烈的嚎啕。

「去了，去了！我沒有說清楚，這不行，我沒有說！」蔣蔚祖想，「從此家破人亡！一切都完了！而我沒有說！」

「爹爹！爹爹！從此我要做一個人！」他叫，站起來往外面跑，跌在門邊，被僕人們扶起。

女僕們開始哭號。由於和平地生活着的人民所有的那種對死亡的，沉痛的，悲涼的理解，或由於希望在煥赫的喪事里被雇用，坐在大廳里，婦女們開始哭號。門廊里吹起了刺耳的薄銅喇叭。僕人們沉默地奔跑着。

阿芳們坐在後院的石階上，沒有人招呼他們。起初他們在啜泣，後來最小的兩個在阿芳身上睡去。黎明時，花園里的汽燈光發白，冷風吹過樹間，未睡的男孩和阿芳聽見了前院里的哭聲。

阿芳停止了她爲睡眠的弟妹們所唱的淒涼的、溫柔的、關於小白兔的歌。男孩推醒了弟妹們。

瘦弱的阿芳毅然地站起來走下台階。好像她已等待了很久。她在冷風裏抖索着。看見依舊是花木園林，看見暗影和微光，看見慘白的汽燈，她猛然心酸，啜泣起來。

小孩們抖索着，最小的因寒凍而生病。明亮的星塵在天頂閃耀，他們開始啼哭。

他們在黎明的樹間（多麼熟悉，何等淒慘的樹木啊！）啣接地向前廳走來。

他們穿過走廊。僕人們擁擠在門邊，到處有哭聲。他們底這個悲哀的、堅決的、稚弱的隊伍使全廳歸於沉默。他們底孤伶、幼小、自覺和堅決使擁擠門口的僕役、商人、婦女們讓路。

二

在蔣蔚祖逃走後這半個月內，與一切人所想的完全相反，金素痕度着痛苦的、惶恐的、於她底熱烈的一生是難忘的一段時間。

似乎她以前從未因蔣蔚祖而這樣不安。她以前，在糊塗的英雄心願和熾烈的財產慾望下是那樣的殘酷、自私，而易於自慰。但現在她悲傷、銷沉、柔弱、愛兒子，希望和蔣家和解。

她希望蔣蔚祖歸來。後來希望得到他平安的消息。她向蘇州發了那個電報，沒有顧忌到她所念念不忘的人世底利害，沒有想到這個電報是揭露了她底可恥的騙局。她要丈夫，她以為現在要醫好丈夫是非常容易的。

一個女人，在她變得孤獨，僅僅成爲一個妻子和母親時，她把世界看得如此簡

現在她特別不能忘記她和蔣蔚祖之間的無窮的、深刻的締結。在最近一年，她是認爲他們之間是毫無牽掛的。也許在當時是毫無牽掛的，但從老人到南京，從阿順被蔣家姊妹們殘酷地爭奪時起便完全不同了。在蔣蔚祖發瘋最兇，因而她最荒唐的那些日子里，她底麻木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內心底風暴，那些狠毒的、虛偽的情感使她相信她和蔣蔚祖原來並無關聯，而關聯祇是家庭和財產。但隨後，正是家庭和財產支配她，使她明白了她從此必得擔當蔣蔚祖底不幸的命運。在悲傷中她開始盡一個妻子底職責，不相信這個婚姻底宿命的苦難，認爲祇要她做一切便會美好——她是太順利，太無忌，太過於享受美好了。

她所需要的，並不是霉爛的生活。雖然這種生活顯付榮華；她所需要的是煊赫的家庭地位，財產，和對親族的支配權。她覺得她有這種家政的天才，幾年來她爲它而鬪爭。但這個鬪爭，陪伴着於一個熱烈的女人是那樣難於捨棄的慾望，使她投靠於她底父親和她底財產替她安排好了的南京社會，於是她來了那種荒唐的、絕望的霉爛；她熱亂地盤旋，認爲自己是自由的天使，在南京底酒肉迷宮里棲下。由這種勢力她得到財產，也由這種勢力，她毀滅了她底家庭，毀滅了她底蒙昧的希望。

她慣於虛偽，慣於赤裸裸地自私，因爲她認爲她是靠自己，也就是靠這個社會上一切有利於自己的人生活着的，但現在，在財產到手，蔣蔚祖逃跑後，她發現自己是

孤獨的——可怕地孤獨，除了有兒子和丈夫。

朋友、親戚、和情人都是互相利用，現在，因為蔣蔚祖逃跑，這場戲是散了，她想。她覺得她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徹底地獻身荒唐，扮演一場更大的戲，再得到喝彩和榮華——這些是都在等待着她的；但是假若如此，她底兒子，她底淒涼的未來怎樣安排呢？於是，並不是由於她底意志，她走向第二條路，即找回蔣蔚祖，醫好他，並和老人和解。

她所想像的與老頭子的和解，是非常動人的。她決定立即回蘇州。她假定蔣蔚祖是平安的，於是她攜帶了一幅和平的圖畫回蘇州。虛偽的人必需在心中自有自我底真摯，這里便是金素痕底真實，像荒唐的日子在她心里發生的略有教養的女性底感傷主義一樣，像結婚初期和後來在蘇州一段時間里對蔣蔚祖發出的嘲諷的溫柔一樣。她想老頭子不會拒絕和解，因為一個寧靜無爲的暮年對於任何老人都是一種安慰，一種必需。這幅和平的圖畫是：主婦底權威，老人底悠閑，丈夫底服從；家宅底修整，改建，財產底整理和花園底繁榮。這個圖畫是十分舊式的，和她在南京所過的生活全然相反。和平要在廢墟上建立起來。

這幅圖畫多年來就招喚她，但她得到的是另一幅：——究竟誰是真實的，很難明白。但現在她動身了。

由於命運底奇怪的作祟，她恰好在老人死去的當天到達蘇州。

黎明時，姐姐送她到下關上車。和一切人隔絕後，她和姐姐有較好的感情。她們沉默地走進月台，嚴肅而親切，顯然她們已說完了她們各自底一切，並且互相理解。實際上金素痕是昨天晚上才說了她底一切的。

名譽極壞的兩姊妹在車站上所表現的感情，是動人的。

黎明，吹着冷風，車燈熄滅，列車停在微光里，顯出黑色的輪廓。男僕搬行李上車，金素痕抱着小孩在車門邊和姐姐低語。惟有心思繁重的婦女才能這樣感人地低語的。小孩包在皮氈里，伏在母親肩上。看着月台內。風吹起小孩底皮氈，絲帽帶，吹起兩位婦人底凌亂的髮絲來。

金素痕繼續低聲說話，顯然在此刻傾訴心腹是一種需要。她把手放在姐姐肩上。汽笛響了。好像出征的兵士，好像離鄉的浪子，金素痕眼裏淚光閃耀。她把小孩交給姐姐，姐姐吻小孩。

「放心，妹妹，總要寬心，……啊！」姐姐說。

「當然！要不然我活不到今天……」金素痕說，意外地露出了諷刺的笑容，抱着小孩跑向車門。

車子滾動，金素痕從二等車底末一個窗口探出頭來，向姐姐搖手。

「要是好，我夏天來南京看你們！」她用嘹亮的高聲說。

列車在晨曦底莊嚴里駛入莊嚴的、閃着沼澤的、灰黃的原野。金素痕激動地歎息

着，向小孩說話。

「阿順，回來哪，我們回來哪。爹爹好，爺爺好，蘇州是天堂哪！花園，大廳，全是你的……」

金素痕恰好接到電報之前，尤其在蔣家姐妹到來之前到蘇州，這個偶然唯有用她底希望和脆弱的良心可以解釋。

轎子進巷時，陽光溫暖，冷風在牆頭上吹拂，阿順入睡，金素痕銳敏地感到和平生活底甜蜜。冷風吹着枯藤，是一種和平，遠處的賣花的歌唱，又是一種和平。磚牆上的老苔好像鏤刻了蘇州入底多年的感傷的夢。金素痕底心在敏銳地跳動着——這一切和平不是她底，馬上就要決定了。

她怎樣生活下去？怎樣的一個戰役啊！

她即刻看見了蔣家底僕人們。最先是姨姨房里的中年的女僕。女僕站下來，以哭過的、驚恐的眼睛看着她；即刻笑了柔順的、諂媚的笑。

同時金素痕看見兩個男子抬着治喪用的布幔走過去。她駭怕了，彎出身體來，以懷疑的、火熱的眼睛看着女僕。

「大少爺在家？」她問，聲音戰慄而嘶啞。

「在家……老太爺過……過……」女僕哭，惶恐地看了她一眼，轉身走回去，轎

子走動着。金素痕發白，眼里有火絨。

「大奶奶，家里沒人問事，大奶奶……」女僕在轎旁走動，哭着，乞憐地說，好像求金素痕不要損害她。

隨後她偷看金素痕，似乎不敢相信她所哭訴的是真的，假若金素痕不願意它是真的話。「我怎樣辦呢？在你面前，我還是哭好呢，還是不哭好呢？」她底疑問的眼睛問。她又開始哭。

但金素痕沒有注意到她。金素痕混亂地痛苦着，覺得整個的巷子在旋轉；她不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不明白一切。

另外的僕人匆促地走過來，向她鞠躬。走近門，尖利的喇叭聲——她覺得似乎是某一個僕人在和她開玩笑——衝擊她，使她驚動。

她帶着憤怒的表情跳下了轎子，把小孩交給女僕，但即刻又想到小孩會被謀害，於是奪了回來。她疾步跑上台階，看見棺材在動工。她皺眉，盼顧，聽見里面有隱隱的哭聲；而一聲轟響把她驚醒。

這個轟響是僕人們底喊聲。好像是故意的，他們整齊地喊：

「大奶奶到！」

金素痕走入大廳，簡單地想到那麼有德的老人已經不在，開始啼哭，在僕人們底奇異的注視中走進正房。

姨姨跑出，站在門邊恐怖地看着她，隨後大哭。

好像眼淚能和解一切，好像眼淚能使人正直而勇敢，她們在老人床前大哭。

金素痕交出啼哭的阿順，伏在老人床邊傾訴她的悲哀、苦難、和不被理解。她說祇有死者能理解她，她說死者生前當她如親生女，而她無以圖報；她覺得一切是如此。

姨姨在哭，但同時在聽她；她底虛偽使她戰慄，她當然覺得金素痕虛偽。

姨姨覺得金素痕底所謂親生女底意義便是有權攫取一切財物。但金素痕此刻確實並未這樣想，她祇覺得死者和她最親切。老人生前的那些智慧的眼光，簡單的態度，高傲的沉默，使她此刻覺得她是被理解的，正如親生女是被理解的。

而且，無疑的，她底悲哀的大哭，是一種愛情上的競爭；常常是如此的，却取了這個人底一切的人，認為這個人於自己的生涯是重要的，認為自己在這個人底愛情上也應該佔先。

常常有兒女們劫奪了父母底一切，給父母以最惡劣，最羞辱的境遇，但在父母死亡時哭泣如孝子，覺得他們之間原是相愛的，常常最虐待父母底兒子在這種感情底競爭上最動人。

金素痕哭泣，撕頭髮，捶胸膛，高聲地咒罵天地，……

「我底爹爹呀，爹爹呀！」

蔣蔚祖，火燄似地，幽靈似地，出現在門邊，嘴角溼潤着，以冷酷的眼光凝視着金素痕——他辨識人間底一切虛偽，而現在有冷酷的力量。

金素痕熱烈地看着他，女孩般哭着，向他點頭。

金素痕看了姨姨一眼，她站在那裡發癡，怕姨姨看見這中間的感情，金素痕站起來，走向蔣蔚祖。

「可憐！我正在想過幾年好日子，……可憐！」她向丈夫說，翹着嘴；顯然她所要說的並不是這個。她底眼光說：「怎麼你就這樣站着呀！」

「爹爹去了呀！」金素痕可憐地說，又啼哭。

蔣蔚祖冷酷地看着她，在胸前用力搓手。

有了一瞬間的沉寂。老人穿着大袍子躺在床上，臉上蓋着紙，床前點着油燈。老人彷彿說：「我知道你們！你們所想的，所要做的——我都知道！我在這裡，在這裡，但我與你們無關！哭罷，哭罷，啊！」

太陽照進房來。傳來了刺耳的喇叭聲。周圍好像有什麼光輝在飛舞，金素痕一瞬間感到巨大的惶恐和空虛。

「什麼？死了嗎？誰死了？什麼？」她想，看着姨姨，看着冷酷的蔣蔚祖。「我死了嗎？我？沒有，……我怎樣？」

她坐下，舉手蓋住臉。

於是，從她底最內面的感情起，作爲天使來到蘇州的金素痕就變成了兇悍的魔鬼。這種轉變，在她底內心過程上，可以用她所體會到的那個突然的，可怕的空虛來解釋。她所感覺到的是那種東西：首先是希望的破滅，其次是大的絕滅。這個女人底致命的創傷是在於她總祇感到自己活着，而感不到別人底生命和需要。她所有的是播弄一切生命形式的絕高的技巧。在剛才那個瞬間，她感到自己是死去了，感到可怕的孤獨。隨後她便要求活下去了，於是做出了驚人的一切。她底周圍全是敵對者；但她底痛苦是：蔣蔚祖拒絕和她共同活下去。她必需覺得一切是爲了他，但他渺茫地逃亡。以後的日子，是她底追求，和蔣蔚祖底辛辣的逃亡。

她從老頭子底死亡所給予的打擊下站起來，走出房，陰沉而殘忍。她目光四射，沉思着；她內面有風暴。她找到馮家貴，用簡短的、冷靜的話句詢問一切。

馮家貴好久不回答。看樣子他是疲乏而恍惚。他在思索，並整理各種印象，想到某個小孩的頭髮，遲鈍地思索着這頭髮。這是奇怪的，他沒有想到大事，却想到頭髮。但他覺得目前的這個女人應當同意他。

金素痕冷冷地問他，但他悲哀地笑着，說了關於頭髮的話：阿芳撕脫了自己底頭

髮。這個蔣家底後裔底頭髮令他悲慟了一整天，但金素痕覺得他故意如此說。顯然老人已不適於管理事務，至少他需要休息。

金素痕皺着眉，直捷了當地問他鑰匙在哪里。

於是馮家貴看着她。那種嚴厲的光芒從他底疲乏的，陷在皺紋里的眼睛里射了出來。他好像不懂，並且不認識金素痕。他短促地發笑，吹動鬍鬚。金素痕看見了他底嘴唇底顫抖。

「說呀！」

「大奶奶，不能……人要有氣節！老太爺雖死猶生！」

金素痕殘酷地看着他。

「大家都要來！……我是人，大奶奶，我是蔣家！」

金素痕猛烈地拍桌子。老人伸直身體，表示不屈服，顫抖着。

「混蛋，你做威做福，馬上替我滾！」

馮家貴痛苦地在腰里摸索着鑰匙。他拋下了鑰匙。顯然他希望，在他底高貴的痛苦中，他不發一語而走開，但他走到門邊便大哭。他大哭，因為是他請老主人放心，老主人才離去的。

金素痕聳肩。而蔣蔚祖悄悄地走進書房，背着手。

「你還用得着來麼？」他用細弱的聲音問。

「廢話少說！」金素痕皺眉，說。

「我蔣蔚祖不是很對不起你麼？」蔣蔚祖說，笑着。「要說的沒有說，要做的沒有做！不該來的都來，該來的又去了！除了金錢和賈淫，一個女人心里還有些什麼？」蔣蔚祖說，歎息了一聲。

金素痕憤怒地向外走。「他是中了毒！」她想，站住了。

「蔚祖，我問你，我們兩人還是離婚呢，還是好好地過活？」她說。「要麼你老是一個人去胡思亂想胡說八道，要麼你不准半分懷疑我！我，金素痕，除了爲了阿順跟你以外沒有別人！說！」她厲聲說。

「還是胡說八道呢還是好好地過活，那麼你，還是妄做胡爲呢還是好好地過活？」蔣蔚祖帶着做作的笑容問。

金素痕銳利地看了他一眼，企圖辨別他是否在發瘋。

「還是假仁假義呢還是正直爲人？還是謀害了一個人又在他屍首面前大哭呢還是跳長江？」蔣蔚祖難看地笑着，企圖掩飾雄辯的情熱，似乎有些羞怯，用細弱的聲音說。

「他發瘋，不明白我！」金素痕想，淚水打濕了她底蒼白的臉。

「蔚祖！」她喊。

蔣蔚祖笑了。

「可憐的蔚祖！可憐的，可憐不識人間的艱難……」她噙泣，說。

「真的哭，還是假的？」蔣蔚祖想，變得嚴肅。

「素痕，各人有各人底路！」他轉身向着窗外。

金素痕噙泣着上前替他扣衣扣，他嚴肅地看着窗外。

窗外在搭蘆席棚。一是金的還是銀的？」蔣蔚祖想。

蔣家底人們晚上到達。

在這一整天里，由於金素痕底指揮，全宅起了大的變化。金素痕，像新任的將軍清除舊的參謀部一樣，褫奪了馮家貴底權柄，使他在大哭後喝醉，帶着他底對蔣家的忠心跌入泥污。其次金素痕威脅了姨姨，認為她竊去了很多財物，但金素痕底最大的努力還是化在丈夫身上：她竭力使他傾向她，以便應付未來的戰爭。

金素痕整理了財產，並指定了僕人管理事務。她打開一切房間，打開一切箱籠和櫥櫃，盡好的先拿。在晚上來臨以前，在蔣家底悲傷的人們到達以前，她底第一批財物已經在運往南京的途中了；里面有古玩、珠寶、皮貨、以及貴重的古木器。這批財物佔了一節火車，轟動了蘇州。

隨後，金素痕施展了她底家政的天才，或者說，爭權奪利的殘酷的手腕，因為她底這種天才，像幹練，殘忍，而無德性的將軍們底天才一樣，是祇適於戰爭，而不適

於和平的。她佈置了一切。……總之，在蔣家底不幸的人們來到時，他們所看到的是一幅意外的，驚心動魄的圖景：多重的、深邃的布幔，輝煌的燭火，坐在院落里摺錫箔的婦女們，忙碌的僕役；門前的鼓聲和喇叭，布幔深處的哭聲，和大廳中央的煊赫的靈位。

蔣捷三被包在入棺材的衣服里，躺在靈位後，沉默地演着主角。

「這是顯赫的生涯底終結，這是靈魂底永恆的道路，這是天國底慈祥的照耀，這是權勢、財產、兒孫、往昔的榮華和淒涼底回憶！但這是地獄底幽明兼半的火燄！」這幅動人的圖景說。

薄銅喇叭狂鳴。……

蔣家底人們，是並未想到金素痕會到得如此之早的。他們在接到電報後便集齊勳身。他們以為會在車站上遇到金素痕，他們決定不理她。隨後他們以為金素痕是遲了。很高興，但依然有些懷疑——沒有人說破這個于悲慟的心靈是可恥的競爭的祕密。

馮家貴，從黃昏起，便站在月台內等待著。他喝得大醉，到晚上還未醒，在冷風里敞露着瘦弱的，彎曲的胸脯，抱着手站在欄杆旁。站上的人認識他，有人來和他談話，他露出輕蔑的表情轉過臉去。

這個喝醉了的老頭子現在是分外地傲慢不遜，因為他是在等待蔣家底有名的人們，他相信，在這個最後的場面里，蔣家底人們必會勝利，正如遜位的皇帝相信正義必會勝利。他看來很沉靜，但內心燃燒着憤怒的火燄。一切生活與他無關，被他底神聖的職務所輕蔑。他凝視着站外，磨動着下顎。

他身上是這樣髒，這樣襤褸、凌亂。但他有動人的思想。他頑固地站在糾紛的、相識的與不相識的人們當中如一座碑石，如一座標記蔣家底戰鬥的碑石。在他頂上照耀着豪慶的、幽暗的吊燈；在他後面是蘇州站底陳舊的棧房。遠處，越過河流，是黑暗的、渺茫的曠野。

人來了又去了，燈光在冷風里淒涼地搖閃着；列車來了又去了，但喝醉了的老頭子以同樣的姿勢靠着欄杆站着。

他愈等待就愈相信金素痕底渺小和蔣家底偉大。這個偉大活在他底心里，而從蘇州底城垣和居民們底冬夜的淒涼的燈火得到證實。

因為他，馮家貴，是在這個蘇州，這個蔣家生活了三十年。在老年的心里，蘇州就是蔣家。正直的過去，點綴着不絕的辛勤，點綴着孩子們底純潔的溫柔，點綴着由摒棄情慾而來的淒涼的慰藉，這個過去，是給子着抵抗最後的風險的莫大的自信力的。實際上，很顯然的，馮家貴底站在這裏，是祇等於一座廢墟，因為，最近數年來，他是和他底偶像蔣捷三一樣，被剝奪了一切，而今天，他是什麼都不剩留了。但

這座廢墟，祇要他還在蘇州，還在等待被他撫育長大的年青的人們，他是絕不會損失他底愚頑的自信力的。

蘇州於他是古舊的蘇州，這片土地上是散佈着蔣捷三底赫赫聲名；這些冬夜的燈火所照耀的，是通往田間的羊腸小道；年青的人們於他是純潔的、敬畏人生的孩子們——由於這種想像，這個喝醉了的生着小鬍鬚的老人是充滿了崇高的情感，變得偉大了。

「我要教他們怎樣做！我要教他們呀！我看見您（他看見蔣捷三），您要保佑他們，他們是好孩子！您要保佑蘇州！您要保佑我，他們有錯我要教訓他們，您不在了呀！我也不久了！神明吩咐的我要做完！……」

他出神地凝視着遠處；顯然他想起了這片土地底蠻荒的時代和他底孩子們底溫柔的童年時代。在這種凝神里，老人未想到自己。正因為未想到自己（像一切中國人一樣，馮家貴底少年時代是充滿災難的，他底家被毀滅了；而由於一種奇怪的機運，他和蔣捷三，這兩顆舊世紀的星宿，碰頭了。），馮家貴開始低低地啜泣。

老人顯然喝得太多了。風冷，他掩上胸脯。

站上敲了鐘。隨後聽見了汽笛尖叫和沉重的車聲。馮家貴英勇地抖了身體，走向月台邊。列車在臨近時轉彎，顯露了車窗底興奮的燈火。

馮家貴奇怪地笑了一下，又歎息着。

車停住，有人湧上前，有人躍下車門，襤褸的、凌亂的馮家貴站着不動。蔣純祖躍下車門，站住，跳腳，並且盼顧，眼里有野獸的光芒。接着，蔣秀菊牽起美麗的大衣飄下車門。里面有蔣淑珍底喊聲。

他底孩子們！馮家貴突然大叫了一聲，驚駭了所有的人，衝了過去。

他沒有考慮到他應該怎樣表達一切。見到「他底孩子們」，他是過度地激動。他底激動的、毀滅的、可怕的样子把蔣家底人們擲進了深淵。悲哀原是存在的，但他底樣子激起了更大的悲哀，和巨大的恐怖。

這個樣子是表示了古老的蔣家底毀滅——財產底毀滅！和等待在前進的路上的，巨大的苦難！

「素痕來了嗎？」蔣淑珍底尖銳的聲音問。

「你們不要擾他。」蔣淑華焦急地低聲說。

「爲什麼你弄成這個樣子？沒有別人嗎？」蔣淑媛用憤怒的，戰抖的聲音問。

馮家貴點頭，看着他底孩子們，大哭了。

很多人圍攏來。

「馮家貴，你怎麼這個時候喝醉了！」蔣淑媛嚴厲地說，向前走去。

「聽我說罷，聽我說罷！」馮家貴叫，「去捉強盜，搶光了啊！」

老媽媽、姑媽、和蔣淑珍啼哭。

「馮家貴，打她！」上轎子時，聽了馮家貴底報告，王定和憤怒地說。

馮家貴不做聲。他把蔣淑珍底小女孩抱在手裏大步走着路。抱着這個蔣家底後裔，他顯得有力，恢復了他底悍厲與陰沉。

大門敞開，燈火輝煌，喇叭狂鳴，呈顯出金素痕所創造的不朽的畫面。婦女們向里面奔跑，開始大哭。大廳肅靜，靈位後面有姨姨底哭聲。蒼白的、嚴厲的、戴孝的金素痕走出靈位，冷靜地凝視着蔣家底哭泣的人們。孝子裝束的蔣蔚祖寂靜地伏在靈前。

他們，蔣家底人們，不約而同地不看金素痕，哭着向內奔跑，以悲哀底激流，把他們底哭泣的合唱加到姨姨底獨唱里去。金素痕在靈位旁邊站着不動，蔣蔚祖死寂地伏在靈前。……

剩下了尊嚴的男子們。

馮家貴進門時便交卸了小孩，此刻他垂着手，看着金素痕。

「她敢不跪！」他憤怒地低聲說，看着男子們，好像問：「現在動手打嗎？」王定和下顎顫慄。

「馮家貴，你去招呼事情。」他嚴厲地低聲說。

馮家貴機械地向前走了一步。他盼顧，然後凝視老主人底大相片。於是 在這個

野生的老人身上，到來了安靜。他底悍厲和憤怒消失。他露出了安命的，老年的姿勢。他走向靈位，看相片，剪去燭花。他底眼睛里顫動着淒涼的眼淚。

「老太爺，我要跟你來了。」他低聲說，走了出去。

四

在蔣家底婦女們哭泣着的全部時間里，金素痕站着不動，手搭在供桌上，而蔣蔚祖跪在靈旁。由於蔣蔚祖這樣地跪着，由於這裡是她所生活、並經營了兩年的蘇州，金素痕對蔣家底人們是有着理直氣壯的、優越的仇恨。這種仇恨是這樣的強烈，以致她站着如化石。

但突然這種仇恨心理奇妙地改變了。她不自主地，想起了什麼似地，抱歉地笑着，走向王定和。她在他旁邊坐下來，支着腮，並且翹起左腿。

「我沒有想到你們來的這麼遲！」她說，興高采烈地笑着。「這麼遲，把擔子放在我一個人身上，我早上就來了，我沒有接到電報，我是來看爹爹的。可憐，丟下了我們！」她說，笑着，一面揩眼淚。

「是的。」王定和在齒縫里說，看了她一眼，好像問：「還有話說嗎？」
金素痕轉向傅蒲生。

「什麼都光了！馮家貴賣古董！從前我們笑人家，如今我們被人笑，真是料不到啊！」她笑着揩眼淚。

她不知道爲什麼要走向男子們。她自己不理解這個動機，她走向她底仇敵們，悲哀、譴責、微笑、流淚、那樣溫柔，覺得他們原是她底朋友。

這是在人們中間常常發生的。她是那樣的興奮、生動、感到刺心的、銳利的快慰。

「啊，蒲生，看着這些小孩子，你曉得是多難受啊！」

傅蒲生在他底嚴肅里簡單地笑了笑，覺得是她底話，而不是她底話底意義，要求他如此。

「多麼難受啊，是不是？」她向王定和說。

「你想，我們這些做兒女的，將來怎麼辦呢？」金素痕說。「我是來看爹爹的。我沒有料到，簡直我昏了，爹爹死的時候說，蔚祖，素痕，你們要好好地……」於是她哽住，低頭揩眼淚。

「他說了什麼沒有？」傅蒲生動情地問。

王定和使眼色，於是傅蒲生變得冷淡、正經、並且露出悲哀。金素痕盼顧、沉默了。從側面走過來的汪卓倫替她解了圍。

她喊住汪卓倫，顯然故意地，拖他到角落里。

「是的，啊，是的！」在她底言語底急流里，汪卓倫皺着眉點頭。「是的，原是如此。」

「我要去看阿順，我忘了他——他還沒有吃東西！」

「應該吃點東西。」汪卓倫憂愁地說。「小孩子不能餓。」他加上說。他皺着眉看着她走開，然後整理在剛才搬桌子的時候揉皺了的中山服。

於是，並沒有互相約定，蔣家底人們做了一種適宜的分散，然後，在深夜里，聚到男子們底臥房里來。婦女們，在聚齊之先，是在紙錢和孝衣底工場里的——在花園里搭了涼棚，點着汽燈。她們坐在雇用的女工們中間，帶着嚴肅的、悲痛的、不可侵犯的神情沉默地工作着。蔣淑珍底哭腫了的眼睛已經不能看清楚針線，但她堅持要做。當她因疲乏而眩暈顫抖時，大半是故意，她用針刺破了手指。

她企圖不讓別人覺察，但流血使她不自主地做出那種恐怖的表现——蔣淑珍，是像一切這種和平的、胆小的中國婦女一樣，怕流血的。沈麗英覺察了，由於悲哀的熱烈的激情，做了一個突然的動作，把她從桌子邊拖開。她們跌躓着隱進枯索的花木蔣淑珍，瞥了她底後花園，小孩般哭着哼着。

「千萬要替活着的着想！」沈麗英熱烈地低聲說，她底臉，由於感情底誇張，在微光下變成灰白。顯然的，當人們脫離灰白的日常生活，走進這些嚴重的節目時，他們是樂於誇張悲苦的：這種誇張，是帶來了感情的陶醉。

蔣淑珍明白她底意思——這個意思很模糊，但蔣淑珍明白：她不能死。她搖頭。於是那種嚴肅，那種關於死的思想，來到她底版上。

「跟我來。」她用陰鬱的、平靜的聲音說。

她們走進男子們底臥房。姊妹們都已經在這裡。姨姨可憐地倒在椅子上，大家向姨姨問話。這種審問是殘酷的。

姨姨駭怕、疲弱、回答問題，投出乞憐的眼光。

蔣家底人們開始討論，不時被深刻的、令人胆寒的沉默中斷。最後的問題是：到底還剩有多少財產？王定和表示這現在祇有金素痕和蔣少祖明白，而蔣少祖還沒有回來的消息——就是說，事情是無法解決的。

蔣淑媛說她已大略檢查了一下，並且和金素痕談了一下，留給未成年的小孩們的財產是還有的。

大家沉默着，姨姨哭着。

「那麼，到底爹爹臨死時一個字，一句話都沒有麼？」蔣淑媛問。她已問了無數次。

「沒有。……真的沒有。」姨姨恐怖地說。

「一句話，……在那以前沒有說麼？」蔣淑媛皺眉，憤怒地問。

「妹妹，你老問這有什麼意思！」蔣淑華帶着嫌惡說，臉紅了。「姨姨說過了：

沒有。」她加上說，臉更紅。

「是的，我不問！」蔣淑媛冷冷地回答。

「我並非叫你不問，而是我……」蔣淑華笑着，企圖壓制憤怒，顫抖着，「我說，大家已經夠可憐了，要替孤兒……」她哭。壓制哭泣，她聳起了瘦削的肩膀。

蔣淑媛嚴厲地沉默了。

「你怎樣想？」王定和不快地問汪卓倫。

汪卓倫搖頭，不回答。

「你們蔣家底事情叫人無法下手，我老實說，全是你們平日疏忽，驕奢！」王定和嚴厲地說。

「我去找蔚祖談。」他帶着冷笑走出房門。

接着，傅蒲生嚴肅地站起來，向蔣淑媛做手勢，走出房門。在傅蒲生心中有着一個熱望，他認為現在活動底時機已經來臨。他引蔣淑媛到門廊邊的暗影里。他輕輕地掩上廊道底巨大的門，向蔣淑媛熱情地笑了一笑。

顯然傅蒲生是陶醉着。財產擄起熱情，他是處在熱戀的狀態里。在這個戀愛里，他是認為一切都虛偽，而自己是真實的。

他不相信蔣家底財產已無剩餘，他向蔣淑媛指出，它們還有很多在蔣少祖手里。

是的。」蔣淑媛說。她底銳利的眼光問：「怎樣呢？」

傅蒲生憂愁地笑了笑，搖着手。

「這是一定要打官司。金素痕要逼迫交出來，你看吧。再說，盡現在這裏所有的！」他捲衣袖，劈下手掌去，「盡現在這裏所有的，也值二十萬！還有這個房子！」他抓起手來，並且用力提起，好像他抓起了房子，「我意思是，我們不能放鬆！不過這祇當你底面才說！」

「我不相信。」

傅蒲生愁悶地笑着。

「你不相信？爹爹死得這樣慘，爲誰死的？金素痕，你，憑你底決斷力和手段，不能積極麼？我們在法律上有老媽，有秀菊，有純祖！你想，這是爲老人家爭氣！我真痛心，爹爹回來對我那樣好，我却怠忽而無以酬報！你想，因爲，你想，我這個人就是一生疏懶，什麼都丟了！大家說我冥頑，好，我傅蒲生就冥頑！但是這回不同了！我在南京就抱定了決心！」

蔣淑媛，不爲這種熱情和自我表現所動，簡單地笑了笑，說：「再談，」向內走。

「喂，你看，你聽我說！（蔣淑媛站住）——你聽我說，來來來！」傅蒲生招手，同時向前跑，「我說，這樣冷，你穿得太單！」

「我不冷。」蔣淑媛看了他一眼，走進去。

傅蒲生憤怒地聳肩。愁悶地想了一下，他向後院走去。但在轉彎處遇見了金素

痕。

「你？哪里去？」金素痕瞭解地笑着，問。

「正在找你！正在找你。」傅蒲生說，於是拖金素痕到牆邊。這個戀愛者是預備去幹不大光明的事的，沒有料到會撞見金素痕；但此刻他又異常高興見到她。於是，他向她熱烈地說話，傾吐心腹。

「正在找你！告訴你我是多麼耽心，多麼着意！大家都說我這個人沒有定見，好，我傅蒲生就沒有定見！但是我却沒有偏見。老實問你，素痕，你，我，捫心說話，是仇人不是？」他熱情地說，重新捲起了衣袖，準備劈下手掌去。

「你說呢？」金素痕說，有趣地笑着。

「我說不是，如何？」傅蒲生跳躍，彎腰，劈下手掌去。「我告訴你，打官司是爲不可免者！我問你，清清楚楚，蔣家現在還剩幾文？」

「傅蒲生，我也不清楚呀！」

「不要喊我傅蒲生，素痕，我今天心里是那麼難受，像你一樣，哭都哭不出來了！啊啊，生前淒涼，身後淒慘啊！我是多麼怕這條人生之路啊！你說，要是打官司，你怎樣？」

金素痕以陶醉的，但無情的眼光看着這個陶醉的好人。

「打官司，你幫不幫我的忙？」她說，諷刺地笑着。

「說不上說不上。我是局外人，我是客觀的。——問你，蔣祖呢？」

「他？睡了。他有病。」金素痕憐惜地說。

「睡了？找找去吧，跟大老板王定和談天呢！」傅蒲生，交出了這個情報，準備接受報酬。

「哦，不過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傅蒲生，在這個世上，要求同情，嚇！」

「是的，是的，山外青山樓外樓！冷的很，你不冷嗎？」

顯然的，在金素痕面前，傅蒲生這個財產底戀人，是還欠缺老練的。金素痕帶着諷刺的陶醉的笑容走開去。

在這個夜里，是有着各樣的悲哀、各樣的興奮與陶醉。在蔣捷三底死亡前面，這些人是赤裸裸地顯出了生命。

蔣淑珍陰鬱而平靜地陶醉於死滅；沈麗英陶醉於那種熱情，那種奇特的悲哀的享樂；傅蒲生陶醉於分贓；王定和夫婦陶醉於權力、侮慢、和鬥爭。金素痕陶醉於一切人底陶醉，因為在這場戲里，她所演的是優越的主角；蔣蔚祖則陶醉於侮弄人世。

蔣蔚祖房里異常明亮。王定和推門，敲門，聽見憤怒的聲音和柔軟的、奇怪的脚步聲。「我知道他一定是這樣！」王定和冷笑着想。

「誰？」蔣蔚祖厲聲問。

「我，蔚祖。」

「你是誰？」

「定和，你開門。」

靜寂很久，好像蔣蔚祖在思索，或採取防禦。王定和突然感到嚴肅和尊敬，嘴邊的冷笑消失了。「他在想什麼？他怎樣過活？」他想，雲着眼睛。門門打開了，隨即有了蔣蔚祖向後逃跑的柔軟的脚步聲。推開門，王定和看見了奇特的圖景，這個圖景告訴他蔣蔚祖在怎樣生活。

蔣蔚祖，在普遍的驚亂里，如意地造成了他底巢穴。這是一個深沉的巢穴。桌上、床上、地上、架子上、散亂着白色的衣服和白色的被單。在白色的浪濤里，人間底王者安置了他底大座位——他底父親底太師椅。在座位周圍，桌上、几上、架子上是點着蠟燭——一共有十四支，它們底搖閃的、喜悅的光輝照耀着白色的波濤。而人間底王者、航行者坐在中央。

他剛才就是從白被單上逃到椅子上去的。他要讓王定和看見他坐在中央。王定和皺了眉，站着不動，因為無處下脚。

蔣蔚祖裹緊皮袍，蛇在椅子上，嚴厲地看着他。

「啊，蔚祖！」王定和說，有了憐惜的微笑。

「進來！開門！」蔣蔚祖細聲說。

王定和踢開被單，走向床鋪，坐下來。蔣蔚祖嚴厲地看着他。

在蠟燭底光明中，蔣蔚祖底拉着短而硬的鬚鬚的、蒼白的臉是異常動人。少年時代的秀麗和溫柔是突然地消失，這個臉孔是變得嚴厲、狂熱、頹廢而冷酷。他，坐在這個洞穴中央的蔣蔚祖，是脫離了他底少年的熱情和優柔，而成爲侮弄人間的詩人和王者——這不是王定和憑人生戰場上的經驗所能瞭解的。

蔣蔚祖轉向他，帶着他底全部威力。

「蔚祖，蔚祖，傷心啊！」王定和，這個戰士，以淒涼的聲音喚。

「我們直捷了當地說吧。你有什麼話說呢？」

「你底病，好些了嗎？心里覺得怎樣？爲什麼弄成這樣，點這麼多蠟燭？」

「因爲人間太黑暗。」蔣蔚祖嚴肅地說。

「是的，人間黑暗。你在想些什麼呢？」

蔣蔚祖輕蔑地笑了笑，在他底王座上做了手勢。

「我不跟你說。你不懂！」他說，轉過臉去。

但即刻他又轉過身來，帶着狂熱。

「假若你死了，你覺得如何？假若你死了，別人跑來哭，把東西搶光——假託孝順之名，孔孟之道，而你還愛這些人嗎，要是你又活轉來的話？他們是你底兒女嗎？」他跳下座位，赤脚走上波濤，「你們夫婦間有愛情嗎？你們兄弟間有信義嗎？」

你們父子間有慈愛嗎？」他帶着那種抨擊的，誇張的態度說，「姦淫就是愛情呀！搶劫就是孝順呀！」

「蔚祖，你真的這樣說還是假的？我很傷心！」王定和，帶着難看的笑，正直地說。

「祇要一個人還有一顆心！啊，如此如此！」

「蔚祖，媽媽說你必得跟素痕離婚！」王定和嚴厲地說。

蔣蔚祖思索了一下。

「什麼把戲？你想騙我嗎？我，蔣蔚祖，從來沒有結婚，所以也不離婚！」他細聲說，走回坐位。「你們要分得幾文錢嗎？」他侮慢地問。

「爹爹臨死時說的話，你不記得？」王定和揚起眉毛，憤怒地笑着，說，「又，在南京他說，蔚祖得離婚？」

「他說什麼？胡說！」蔣蔚祖咆哮。

「唉！如果你還有知覺，記住你底父親是怎樣愛你啊！」

蔣蔚祖嚴厲了。

「記住你底父親是怎樣生，怎樣死的啊！」

「記住你自己的父親是怎樣生，怎樣死的啊！」門外，金素痕底嘲弄的聲音說。

「開門，蔚祖！」她權威地命令。

「誰？」蔣蔚祖嚴厲地問。

於是他跳到波濤上，開了門，又跳回來，坐上他底王座，像王定和來時一樣。金素痕猛力推開門。

「怎麼不睡覺？停下又叫天叫地的！怎麼你又弄成這樣子！哪個叫你點這麼多的蠟燭！」她高聲說，走進來，踢開了白衣服和白被單。

「混蛋！」蔣蔚祖咆哮。「你搶東西搶完了嗎？」

王定和，滿意這句瘋人的話，站起來，冷笑着向外走。

「定和姐夫，請您稍待。」金素痕，以唱歌的腔調說。

王定和冷靜地站下來，站在白色的堆積物中，看着金素痕。

「你們說的，我全聽到！你們做的，我全知道，姐夫，死人停在廳里，天快亮了，現在是打開窗戶說亮話的時候！你們說我拿了東西，我說你們拿了；我們要弄清楚，對得起死人。請你告訴太太小姐們，趁老人沒有人殮，我們分家！」

王定和沉默很久。

「就說這個嗎？」他細聲問，笑着。

「分家，混蛋，我不許分家！」蔣蔚祖，從他底王座里跳起來，咆哮着。

「蔚祖！」金素痕厲聲說。

「都滾出去！哦，多漂亮的強盜呀！」

蔣秀菊和蔣淑珍出現在門口。蔣淑珍陰鬱地，麻木地凝視着。蔣秀菊，看見哥哥如此痛苦，哭起來，跑進房。顯然的，她有這種激動：以爲她底愛情和悲傷會壓倒金素痕。

「我底可憐的哥哥啊！」這個純潔的愛情之說爭者，停在桌邊，舉手蒙臉，抽抽着，說。

「嚇，可憐！」蔣蔚祖說，輕蔑地看着她。

「哥哥，哥哥，祇有你底心，我底心，我們底心……」金素痕諷刺地笑着。

「哎呀，你底心，他底心，你們底心，哎呀！」她尖聲怪氣地摹倣着滑稽地扭動着腰支，感到陶醉的歡樂，走出房。

在門邊，蔣淑珍以她底陰鬱的，充滿死滅的思想的眼睛注視着她。
後院有叫聲。僕人報告馮家貴和一個男僕打架。

老頭子醉了，但依然從床上爬起；這是由於多年來的強有力的習慣，他不覺得他底深夜出巡已經毫無意義；他望念蔣家底安寧。他披着衣服，蹣跚着，走進吹着冷風的花園。

在夢里他夢見主人。現在，他穿過假山石。這裡沒有燈光，黑暗的，寒冷的，主

人底花園令他悲傷。像多年來每次一樣，他提着標着紅字的燈籠走過假山石。仔細地察看着。

這種辛苦的夜間工作是這個老獨身者底快樂之一，因為在深夜里他可以更親切地觀看蔣家和感到蔣家，感到美麗的生命是呼吸在他底保護下。家裏有更夫，蔣捷三多年前便免除了他底這件工作，但他慣於失眠，不願放棄這個快樂。

這個夜里，脆弱而憂傷，他覺得他底這個快樂是沒有多久了。他遠離了孝衣和紙錢底工場，標着燈籠走進最幽僻的處所，而在茅亭邊的石橋上停下，回望光亮處。他聽見微弱的、安靜日、神祕的聲音，好像花園在呼吸。於是，他吹熄燈籠，站在黑暗中。

他聽見那種安寧；一種神祕，一種夢境。在這個家宅里，現在是有着兩個詩人和王者，一個是蔣蔚祖，一個便是他，馮家貴。他底記憶，他底愛情，他底傻瓜的忠貞使他得到了這個位置。當蔣蔚祖坐在他底燭光中時，他，馮家貴，吹熄了燈籠站在水流乾枯的石橋上。寒冷的，薄明的花園是他底王座。

他束緊棉襖，蹲下來，面向着光明的方向。他在笑，臉上的枯索的皺紋疊了起來；那種明白的，真率的，傻瓜的笑。「我曉得我底弱點和你們底強處，我早就曉得！我也曾警戒過自己！但是我就是這樣！而且，祇有這樣，才頂好！」這種笑容

說

音。

男僕叉腰站着，野獸般盼顧着，在蔣淑媛底命令下就縛。

在馮家貴倒下去，在这一切進行着的時候，是有一種深沉的寂靜籠罩着人們；燈光在風里搖閃，暗影搖閃。蔣淑媛用刺耳的尖聲發了命令。

蔣淑珍，聽說馮家貴和人打架，感到銳利的痛苦，從昏倦里醒轉，提着衣服，跑進了花園。但正當她驚怖地跑到時，馮家貴倒下了，在石頭上碰出聲音，流出了鮮血。她看見了這一切。她凝視着鮮血，沒有發出任何聲音——這是可怕的——倒在蔣秀菊肩上。但她底眼睛還睜着，凝視着鮮血。

蔣秀菊沒有十分注意她。沒有人注意到她底這種凝視。她好像要記住這種流血：從一個活的生命流出來的鮮血。

當馮家貴被扶起時，蔣淑珍向前走了一步，站在暗影里，眼里有懷疑的，痛苦的，嫌惡的表情。她覺得她底臉上有血。她覺得她底喉管里有血。「爲什麼他流血？是你們使他流血的嗎？是我嗎？爲什麼你們使他流血？」她底懷疑的，嫌惡的表情說。她覺得全部生活，全部愛情都崩毀了，上面染着人血。於是，她幽靈般走回來，倒在床上。

她閉上眼睛，看見了血。

「不看，不看！想別的事情！多傷心，爹爹丟下我們了，怎麼辦呢？小孩子怎麼

辦呢？還欠馮家貴工錢。他是祇有一個人，在我們家里一生！他難道不想自己有一個家嗎？他年青時難道沒有一些事情嗎？血！那樣敬重，那樣好！血——不，不是血啊！」她痛苦地叫：「淌了血，一個人能活嗎？他那樣動彈，淌血，他們打架，有仇嗎？不准偷東西，就打人嗎？就是偷，又有什麼關係，能偷多少呢！血！……你看那血！」

她在血底想像——死亡底恐怖里矚目地睡去。

九

黎明來到前，經過了計謀、討論、說服，直接的衝突爆發了。蔣淑媛叫醒了哭泣了的母親，告訴了她應該怎樣做，領她走出臥房。

母親走着罵着。罵女兒，罵女婿，罵蔣少祖——但未罵媳婦。走到媳婦門前，她開始高聲地叫喊起來。

「是愈過愈狂了呀！連我也忘記了呀！」她叫。

蔣淑媛焦急地制止她，但她舉手要打人。

她是胡塗，性急，恐懼。

「小婊子呀！你狂了呀！」

金素痕打開門，站在門檻後

「媽！」她叫。看見了蔣淑媛，她冷笑，走回房。

「那麼進來吧！」她說。

「媽，您老人家聽清楚，您老人家辛苦一生，還是享享福好！當您老人家面，我們分家！您老人家以後到蔚祖那里住！」她大聲說，然後冷笑着看着蔣淑媛。

「素痕，你太欺人！」蔣淑媛說。

「什麼？」

「你做威做福，挾天子令諸侯！」

「嚇——！」

「你混蛋！」

「你混蛋！」

於是，在婦女們心里，妒嫉的憤怒的情熱爆發，她們變白，喘氣，叫罵了起來。同時老婦人開始叫嚷，舉手要打人。她是要兩個人都打。但她們不理她，她大哭，跌到椅子里去。叫罵繼續着，瘋狂而陶醉。蔣家底人們擁進了房。僕人們全體圍在門前。

看見這麼多敵人，金素痕就沉醉了。她突然沉默，使蔣淑媛沉默。她故意地，帶着諷刺的，快樂的笑容在房里走動着，開抽屜，翻衣櫃。她是這樣的有把握，沉醉於

這個鬥爭，企圖延長這個給予刺心的愉快的時間，在房里走動着，而穿過仇敵們，使他們讓路。

房里的人們是全在沉醉中。傅蒲生臉上有那種得意的笑容，好像表示，金素痕底這種行爲，是曾經預先和他商量過了的；他的確覺得如此。

「好，現在你們都在，我們出去說！」金素痕抓着一張信箋，笑着，低聲說，覺得這里全是朋友；全是給她以熱烈的撫愛的人。「淑珍姐呢？」她問，笑着走出房的確的，假若不是那種逼人的，外在的嚴肅，她就要笑着伸舌頭了；因為她是這樣的快樂。

她走進靈堂，大家跟着她。蔣淑媛走得很快，走到她前面，企圖解除自己底被動地位；并且，走進靈堂，這也是一種愛情的競爭。

靈堂，點着少數的燭火，在黎明前，是森嚴而寂靜。雇用的，老年的尼姑在幔前燒着紙錢。金素痕和蔣淑媛同時走近供桌，同時看着老人底遺像。

金素痕皺眉，抖頭髮，笑着露出牙齒來。她底這種精力，這種氣焰，以及她剛才的那個奇怪的，幾乎是友誼的快樂的微笑，令人感到她必會勝利；她，這個醉了的女人，是以她底無上的精力和熱情，在死亡底莊嚴的場所嬉戲。

「當着這個地方，我們才能說實話，是不是？」她露出單純的，直爽的態度來，嘹亮地說。她底下顫在顫慄。她打開手中的信箋。

聽到這個宣言，王定和就表示輕蔑和失望，轉身走到椅子前面坐下。他支起頭，用腳輕輕地拍地面。除了蔣淑媛外，大家都坐下，并且扶母親坐下。有了短促的寂靜。皮膚鬆弛的，大眼的，驚怪的老尼抬頭看着他們。

「她說什麼？」母親問，伸頭到女兒嘴邊。

「說鬼話。」王定和回答，未抬頭，繼續用腳輕輕拍地面。

「什麼！素痕！你敢說！」母親大叫，跳了起來。

金素痕抬頭，又回到紙箋上去。她底臉沉思而冷酷。

「這里是定和姐夫底賬。這里是二弟拿去的，鎮江車站左邊，正街，洪家坊，」她用流暢的，清楚的低聲說，「這里，南京，嚴家橋，石婆巷，水西門，在你們手里。這里……現在我們弄清楚。也是爹爹底宿願。」她說，抬起頭來。

「我先問你，你把田契搶到哪里去了，素痕！」蔣淑媛嚴厲地說。

「那你請問蔣少祖！」

「爹爹親口跟我說過，下關的地皮……」

「老人家親口跟我說，」金素痕，帶著從容不迫的微笑，看了一下遺像，說：「南京的房子是留給阿順的，我也不多爭，要是這一點你們都不清楚，我們就打官司好了。」她笑，好像提到了親密的朋友。

「你放屁！」王定和，突然從他底輕蔑的，沉思的姿勢里跳起來，叫。

金素痕快樂地笑着看着他，大家站起來，從他們底倦怠和惶惑里站起來；風暴已經來臨了，蔣秀菊和傅蒲生向前走了幾步，站下來看着。沈麗英，帶着那種大的沉醉，盼顧着，尋覓同情者。汪卓倫走向布幔，好像準備走到布幔裏面去；他底嘴唇緊閉着。蔣淑華靠在椅臂上，而以突然的，頹唐的姿勢舉手掩住了臉。

老姑媽安慰嫂嫂坐下，自己向前走來。但又走回，向嫂嫂耳語。在目前的這種形勢，這種緊張里，老媽媽是已經無力瞭解了，不敢說話，但姑媽却是精明的。

風暴來臨，展開了心靈底陣勢。有眼睛在左邊的壁角閃耀，那是小孩們。蔣純祖站在布幔前，臉上有非常的緊張和陶醉。

金素痕，向這個陣勢投以輕蔑的眼光，剪下燭花來，笑着。有了短促的靜寂。在這個靜寂里，蔣家底人們覺得，以他們底殉道的心在父親底靈堂里，他們必會勝利。

當金素痕以鋒利的，憤怒的聲音發言時，蔣淑華頹唐地站在椅子前面，以手蒙着臉，感到她底姊妹們底興奮的，痛苦的呼吸，感到金素痕底興奮的，痛苦的呼吸。感到連神聖的死者和幼小的靈魂們一起，靈堂里有迫人的，沉重的呼吸。而一瞬間，十分明確地，她在心里感到對她底傲慢，仇敵金素痕的憐憫。這種感情在金素痕說話時照亮了她底心。她更緊地蒙住了臉。

「可憐！可憐！你說些什麼！你又能得到什麼？你多麼得意啊，但是是多麼可憐！爲什麼不知道自己底渺小，爲什麼虛偽得這般高興！可憐的東西，在我底心里，

你是夠不上恨的啊！請你聽聽我底心，我祝福你青春的年紀，享樂、和愛情，愚蠢、和聰明——帶着重重的枷鎖，你們這些無視地獄的奴才啊！」蔣淑華想。

「我聽着，我聽着，我永遠是聽着，你們演說吧！」蔣淑華傷心地對自己說。

「爲什麼你們當日自私自利，爲什麼你們今天又假仁假義！把心拿出來！我金素痕問天無愧，不怕說實話！」金素痕說。

「你娼婦，你賤貨！」王定和叫。

「嚇，你娼婦，你賤貨！」金素痕吟哦。「沒有多話說，不分家，爹爹就進不成棺材！聽好，這是我說的！」她高聲叫。

「你可憐啊！」蔣淑華發出了她底淒切的，哽咽的聲音。

有了寂靜。蔣淑華底聲音照耀這個地獄，激起了哭泣。沈麗英哭泣，覺得這正是自己所要求的。並且，意外地，蔣淑媛哭泣，跑到姐姐底身邊。

「可憐的東西，在我心里，你是夠不上恨的啊！我但替你祝福，輕輕的年紀，享受、放蕩，愚蠢、小聰明，金素痕，你將來會知道的啊！」嗚咽着，蔣淑華說。

金素痕，沒有料到這個，喘息着，看着她。

但接着爭鬥又開始，因爲蔣家底人們是從悲哀汲取了力量。蔣家底人們從道德，良心，對死者的感情及人世底利害上辯論，從死者底苦難及小孩們底悲苦上辯論；金素痕則站在更正直的立場上辯論，因爲她是曾經操持家務，和老人共甘苦的長媳。將

來在法庭上他們也如此辯論的，不同的是，現在，他們是在較量他們底心靈，而死者底靈魂——活在他們心中，並且成爲可怕的嚴厲的威脅的——是法官。

正因爲死者底陰間的，嚴厲的注視，他們才辯論得如此之多的；因爲，在地獄之前敢於說話，便是正直底證明。

他們是爭辯得如此的激烈。顯然的，他們都不想到人間底法庭去起訴。憑藉地獄底力量，金素痕企圖使蔣家底人們從此銷聲匿跡，憑藉地獄底力量，蔣家底人們企圖爭回財產。但他們，在爭吵叫罵中，是並不感到地獄的。

於是，地獄底幽靈出現了。

差不多是同時，從廊道兩邊，走進了陰慘的蔣淑珍和蔣蔚祖。大姐蔣淑珍靜靜地沿着布幔回供桌走來，向他們投出懷疑的，嫌惡的眼光。她在老尼身邊站下來，以這樣的目光望着。

蔣蔚祖，戴着禮帽，圍着父親的大圍巾，背着手站在暗影里，投出了冷酷的注視。一個思想，一種狂熱在他底臉上出現了。他底尖削的嘴邊有了奇特的笑紋。

蔣秀菊向蔣淑珍走來，而傅浦生向蔣蔚祖走來，他們希望這兩位幽靈讚同他們各人底理想。蔣蔚祖聽着，皺着眉，向傅浦生露出了牙齒。

「住嘴！」他向金素痕和蔣淑媛叫——一種狂熱的尖細的聲音：「多漂亮，在死人面前斂財！借鬼斂財！替我都跪下！」

沉默了。蔣淑珍底恐怖的，懷疑的眼睛向他看着。他狂笑了一聲，金素痕向他走來，發出了權威的、嚴厲的聲音。

蔣蔚祖，好像怕她，退後了兩步。

「你們不是人！」他細聲叫。「替我在爹爹前面跪下！」
又有靜寂。狂熱的擾亂，心靈底恐怖；黎明的灰白的光明照進靈堂來，有風，殘燭搖閃着。蔣蔚祖凜冽地站着。

從蔣淑珍眼里，投出了恐怖的，疑問的，嫌惡的光芒。

「你們不怕死嗎？」這個眼光問。

靜寂着。於是有了老姑媽底哭聲。於是蔣淑華和沈麗英哭。

「混賬東西，瞧瞧看吧！一金素痕，這個喜劇底失敗了的主角，痛苦地顫抖着，快步走出靈堂。

大家哭着跑進布幔——在這之前，他們是不敢向里面看一眼的。老尼燒了紙錢，低低地唸出聲音來。

在布幔里，在屍體旁邊，大家發見哭得失去知覺的姨姨躺在地上，而阿芳站在旁邊；女孩眼里閃耀着和蔣淑珍底同樣的表情。

大家扶起姨姨來，恐怖地高聲啼哭着。

慘白的、孤獨的、迷醉的蔣純祖依然站在布幔前。他看見這一切，以可怕的敏銳感覺了這一切，站在黎明底微光里，沒有哭泣的慾求。

他底工作是看，並感覺這一切，這件工作使他慘白，迷醉。在這件工作里，他底年少的感傷不夠應用了，他完全被動，但自覺地記憶了這一切。——覺得它們將是極重要的。他混亂，怯弱，心里狂熱。首先他認為金素痕是可惡的，但後來，她煽動了他底狂熱，使他認為她是真的英雄。在這個少年的，野獸的，狂熱的心里，一個浪潮擊退另一個浪潮，善惡的觀念是不能固定的。

蔣淑華在她底憐憫里哭泣時，他，這個野獸，是猛然感到絕望——可怕的絕望。蔣蔚祖高聲喊叫時，他顫慄着，期待發生可怕的事：更大的狂風暴雨。大家恐怖地大哭，而蔣蔚祖和蔣淑珍木然地站在靈前時，在黎明的冷風里，他感到喜悅和恐怖。他覺得善良的姐姐和不幸的哥哥是可親而又可怕的朋友。

於是在少年的狂熱和迷醉里，人間底地獄展開了它底全部圖景。他覺得到處有火燄，幽暗的，絕望的火燄……

「我逃不逃？」他想，但不敢動腳，怕踏到火燄上去。

「他們不動。要是我一動，他們會不會追我？」望着哥哥姐姐，他想。「不，不會，我說，大哥，大姐，我們是相愛的。」他想，站在絕望中。

終於他向前走動。——他不知怎樣能夠走動了的。

「爹爹，他寧着我！但是我們是永別了！」
他恐怖地，怯弱地走到姐姐面前。

姐姐陰鬱地看着他。

他看着哥哥。

哥哥冷酷地看着他。

蔣純祖，突然溫柔地，怯弱地笑了，悄悄地走出了靈堂。

「我從此失去了一切。」他想。他明白這話底意義。他走進黎明的花園。

他在寒冷和微光中走過低垂的，枯萎的花木，走過骯髒的草坪，走過假山石，在上面坐了一下，走進了陰暗而潮濕的松林。

樹幹是潮溼的，草上有露珠。頂上蓋着繁密的，昏暗的枝桠，天空露出淡藍色。地上有松實和枯黃的松針，周圍是濃郁的，寒冷的香氣——一種深邃，一種理想，一種渺茫的夢幻。

蔣純祖扇動破污的大衣，像烏雀扇動翅膀，踏着潮草走近池塘。他在溼草上坐下來，覺得這樣好些。

「我要在清水里照一照自己。」他突然想，站起來，走到水邊，彎下腰。「呵！水是臭的！」他想，看見了水里的亂髮的，瘦削的影子。

「我一點也不美，一點也不！」他迷亂地想，歎息着，坐在池邊。「我從此失去

一切了！」他想，笑着溫柔的迷惑的笑。

太陽升起來，天空有美麗的雲霞，有水滴從樹上滴下。

蔣純祖變得虔敬。在孤寂和寒冷里久久地坐着，變得安靜，深邃。他坐着不動，不看什麼，感到一切，感到黎明，花木，水溼，香氣……這一切都被甜美的悲哀染得更柔和。

牆外，遠處，有婦女底清脆的歌叫聲。花園在深沉的靜寂中，蔣純祖感到它底渴望的呼吸；感到冬日離去，春天到來的鮮美的氣息，而在這個氣息下面沉睡着致命的悲哀。一切少年人，都深深地感到這鮮美的氣息，和沉睡在它下面的致命的悲哀，一位虔敬的，美麗的，悲哀的女性象徵着少年們底將來的命運。……

「是的，我現在又安靜了！在黎明里，在樹林里，一切是多麼好！」他想，有着迷戀的，溫柔的心情。「我知道他們會這樣，我心里很悲傷，我知道我底命運很淒涼——比方說，這個世界是渺茫的，我站在它底邊上，望着那不可見的遠方，前面是昇起來的太陽，我什麼都不帶，一切都不顧忌，我就出發了！」他輕輕地，溫柔地向自己描寫着，笑着。他要眼淚，於是就來了眼淚；他要歌聲，於是就來了歌聲。他覺得有誰——那個悲傷的，美麗的誰——在愛撫他，他輕輕地向她說着他自己底「一切秘密」，而且流着淚。「我是很壞的：我心里是很壞的！」他說。於是這個誰回答他說：「不，你是最好，最可愛的！」「不，不，也許是的能，不過我偷過別人底東

西，在那天……」他說。但那個誰向他笑，並且說：「你底心是好的，你不應該受苦！」……「啊，謝謝，謝謝，是的，」他點着頭。「一定要唱，美麗的，你一定要唱……」從此回到故鄉里！」他唱。「是的，是的，前進！前進啊！」他熱情地叫了起來；他是在指揮着一隊兵士。忽然他回頭，看見了汪卓倫，臉紅了。他紅着臉站了起來。

汪卓倫，顯然是聽見了他底胡說，含着憂鬱的，誠懇的微笑看着他。在長輩們臉上，蔣純祖從未見過這種微笑的。汪卓倫頭髮蓬亂而柔軟，好像小孩，眼里有柔和的光輝；顯得頹唐而溫柔。

「你一個人在這裏嗎？一他問，笑着。

「我一個人。」蔣純祖回答，流下了淒涼的、感激的眼淚。

六

蔣少祖和他底團體在一月下旬回到上海來。蔣少祖到家時，正是小孩出生的第三天。

訪問團，蔣少祖稱它為旅行團，是在內部和外部的傾軋、排擠里奔波了一個多月，而疲勞了；無聲無聞地回到了上海。參加這種團體，而把整個的心血積極地用在

它上面，人是會變得頹廢的，所以蔣少祖就以諷刺的態度對待它。他寫文章寄到上海來發表，在文章里一次都沒有提到訪問團。這些文章，是關於長城的戰爭和冀東底政情的，里面抨擊了很多人。

這些文章，多半是在那種從業者底熟練下寫出來的，它們是極一般的文字，里面應該有的東西都有。蔣少祖是在疲勞的心情下寫了它們的。但它們在飢餓的青年們里激起了反響，開闢了道路。

關於北平的學生運動，蔣少祖寫了有名的文字。

這篇文字，蔣少祖記得，是在天津底一家旅館里寫的。他記得，天極冷，落着雪，大家都出去了。黃昏，他憤怒地走進房來，喊開水，沒有；喊生火，沒有。他坐下來，想到段祺瑞時代的北平，想到南方愈來愈猛烈的戰爭，沉痛而悲涼地提起筆來。他像害着熱病。寫完後，他立刻跑到郵局去。郵局已經關門，他就到街上去喝得大醉。

他帶着憤怒的，失望的，疲倦的心情回來。他預感到有一個戰爭，要決定他底成敗的，在等待着。因為一切還沒有頭緒，他就壓下了他底激動，但保留着一個思想，就是，在這個人間，假若不武裝着全副的冷酷，他便會失敗。

在寫那篇關於學生運動的文字後，他明顯地感覺到內心底那種對神秘的事物的渴望；他覺得目前的這些鬥爭，即使勝利了，也還是平凡的。這種神秘的渴望，在嘗到

了人世鬥爭底滋味後，重新燃燒在他心里了；它是多年來被人間底利害鬥爭壓下去的。

在他所接觸的中國底險惡和迷亂中，蔣少祖看不到出路；他祇能在理智上相信這出路，於是情慾提出了反動。他覺得所有的人都沒有出路，青年們在暗紅色的、險惡的背景——這是他底「神祕」底想像——中瞎撞，走向滅亡。他開始確定了他對某些人物的認識，認為他們虛偽，崇拜偶像，沒有思索的熱力——在以前，他是沒有能力如此肯定的。

在這種神祕的渴望下，他底心靈轉向古代。一種內啓，一種風格，一個突發的導向宗教或毀滅的情熱，和一場火熱的戀情，構成了莊嚴的、崇高的畫幅。在這個畫幅里，古代底殘酷和奴役純潔如聖女。

人們愛古代，因為古代已經淨化，瑣碎的痛苦也已變成了牧歌。人們是生活在今天底瑣碎的痛苦，雜亂的熱望，殘酷的鬭爭中，他們需要一個祭壇。

蔣少祖在他底祭壇上看見了心靈底獨立和自由。在蔣少祖，這是一個痛苦的命題。他現在覺得，他寧願拋棄民族底苦難和鬥爭——這些與他，蔣少祖，究竟有什麼關係呢？——而要求心靈底獨立和自由。

在回來的路上，蔣少祖想到，在家里等待着他的，是一個新生的嬰兒，認為這又是一種枷鎖，心情冷酷起來。他覺得他還是需要王桂英，而不需要一個家。他帶着惱

怒的憐恤回顧了他底過去，回顧了他底在離上海前的對陳景惠的愛情。

船到上海時已經黃昏，蔣少祖渴望休息，但想到家里現在不可能有休息——她，那個小孩，出生了沒有呢？——感到惱怒。

進門，他看見了隣人們。但他們，在他們底煩惱和事務中，好像不認識他，從他們底臉上他看不到什麼消息。

「他們還是這樣過活！」他想，轉彎走上樓。

他走得很慢，很鎮定，在思想。這種鎮定令他自己奇怪。上到樓梯底最末一級，他聽見了嬰兒底啼哭，站住了。

「是它，它在這里了！」蔣少祖想。一爲什麼？它在這個世上了！」他露出牙齒，帶着野獸的，衝動的表情，推開了房門。

「景惠，景惠！」他叫，大步跑了進去。

蔣少祖一瞬間經歷到那種迷失，在這種迷失里，好像喝醉了一樣，他假哭，假笑，用尖細的假聲說話。在他底衝動里，他看到了非常的、新異的景像，被某種強大的力量壓迫着，哭出了怪異的聲音。好像是那種強大的東西在他體內啼哭。

他底冷酷的心境意外地散失了。在突然襲來的衝動的，混雜的情感底支配下，他認爲他看見了某種奇異的新生。

許久以來，蔣少祖，在他底隱秘的內心苦惱里，渴望一個懺悔的對象；這個對象

必需絕對地同情他，完成他。這個對象在他底世界裏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不能向朋友們懺悔；因為沒有那種純潔的友情。他不能向妻子懺悔，因為他必需使她覺得他是不可侵犯的。並且他不能在自己內心懺悔，因為他恐懼孤獨。他變得冷酷，疲乏，渴望神祕。在他走上這個樓梯時，他是處在憂愁的、疏懶的心情中，沒有感到有什麼非常的東西在等待他，並且覺得新生的生命是枷鎖；這裏的思致是那種平常的，家庭的，社會的意義。他已經倦厭的。但他聽到了這個新生命底哭聲，心里有什麼東西爆發，站住了；這裏的思考是神祕的，精神的，人生的意義。

他衝進房來，沒有看清楚什麼，但看到了新生者底純潔的譴責。這正是他所需要的。他走到床邊，發現床上多了一個生命，看見了那張打皺的，粉紅色的小臉，笑着彎了腰——哭出奇怪的聲音來。

憔悴的，經歷了大的憂思的陳景惠靠在枕頭上，以安靜的喜悅的目光看着他，她底生命所顯示的這種重大的意義令她喜悅，她唇邊有笑紋。她毫不驚異蔣少祖底激動，因為，在苦難之後，在她所完成的奇蹟之後，任何奇蹟都是她所等得的。

她笑着，投出溫柔的，明亮的，嘲諷的目光。

「你，你怎樣？」蔣少祖問。

她搖頭，表示現在她已不想提及那已經過去了的痛苦和憂愁。

「啊，我知道，我知道！」蔣少祖，帶着那種沉醉的激動的表現，說，用力抓住

床欄，垂下頭來。他笑出了聲音。他知道這一切底意義。他劫奪般地抱起小孩來走到窗邊。小孩在絨被里搖動四肢，啼哭着。

「我，你底父親，欺騙過一個女人，殺死那比你先來的，你瞧！」蔣少祖，帶着那種現代人底熱狂的表情——這種熱狂急劇地在苦悶上開花，但很少結實——在心里說。「你瞧我欺騙過，偷竊過，不仁不義，而我反而得到名望！你將怎樣，我底兒子？」（小孩啼哭着。）「假若不能饒恕，你就報復吧。」他說。堅決地，嚴肅地看着空中。

「過來！過來！」陳景惠譴責地喊。

「啊，好的！他叫什麼名字呢？」蔣少祖問，顯得非常嚴肅。

「我沒有想出來呢。」

「叫做，叫做寄吧。寄信的寄。」

「爲什麼叫寄信的寄呢？」

蔣少祖沉默了，露出了苦惱。

「是寄託的寄。」他說，放下小孩，坐下來。

「寄託？我思想。你知道我是多麼急的等着啊！剛才我想，我們底生活已經完全改變了！一條曲折的路。你曾經跟我說，我們要經歷一種不平常的奮鬥，我現在懂了。」陳景惠說。以感傷的，柔媚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在她底移動手臂的柔和的姿勢

里，有着那種盛妝婦女底嬌飾的風韻；好像她在暗示，在現在這種狀況下，她所失去的是必得要償補，而那種迷人的，浮華的生活又可以恢復了。

蔣少祖銳敏地捉住了她底這個動作，凝視着她，彷彿不認識她。

「她在一種新的狀況下。……是的，應該滿足她。」他想。

「在我心里，這次的旅行使我很淒涼。」他說，看着地面。

「那麼，以後不出去吧。在我底身邊。……」陳景惠說。雖然她底情緒是真實的，却帶着那種柔媚的，浮華的風韻；這種風韻令他沉醉。她笑着，輕輕地舐嘴唇，閉上了眼睛——這些動作是在動人的自覺里做出來的。

蔣少祖看了她一眼。

「她什麼時候學會了這些？」他困惑地想。

「我是多麼淒涼，多麼疲乏啊！是的，像以前一樣，我要在你身邊休息。」他熱情地說，爲了克服困惑，並證實自己底熱情，他俯身吻她。

在蔣少祖和陳景惠之間，由於他們底不同的道路，失去了真實。並且，對這種不真實，他們是無力認識的。孩子誕生，蔣少祖從北方歸來，他們之間起了顯著的變化；陳景惠已經和蔣少祖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了。在以前，蔣少祖以自己底意志爲意志，感不到什麼不真實，而現在，由於新的生命，新的要求，蔣少祖又感到對陳景惠的敬意和愛情；在他自身底惶惑里，沒有勇氣判明他們底真實的境況。他覺得他們之

間是美滿的，覺得人間底關係是祇有如此的，說着淒涼的，撫慰的話。但他心里却有着和所說的話無關的，冷的，神祕的苦惱。他用行動來調和它們。

陳景惠，是寄託在什麼上面而生活的，現在她底要求是什麼，他沒有去想。「她什麼時候學會了這些。」他困惑地想。但即刻他克服了困惑。在熱病般的懺悔後，他需要大的安寧。很少人能夠真去發瘋，蔣少祖，在他底心靈所創造的神祕下，滿足了。

「就叫他寄吧，啊！」陳景惠說。

陳景惠記起了電報和快信，取出了它們。蔣少祖迅速地看完了，坐進籐椅，點燃香烟。他臉上有了愁悶的表情。

陳景惠不安地看着他，企圖轉移他底注意，抱起嬰兒來。女僕進來，提着朋友送的禮物，並且交出名片。蔣少祖才看名片，走到桌前去洗臉。然後走到外房，打開罩着黃色的紗罩的台燈。

「又是一個打擊！在這個人世間，要武裝着全幅的冷酷！」他想，下頷顫慄着。

「少祖！少祖！」陳景惠喊。

「什麼事？」

「你進來，不要丟我一個人。」

「看見了人類底命運！如此而已！」蔣少祖想，走進房。

「你準備回一趟蘇州嗎？」

「你看呢？」蔣少祖問，爲了說話。

「我看你後天去。她們，會說閒話的。」陳景惠說，撫慰地笑着。

女僕遞進一封未封口的信來。蔣少祖打開，看了，憤怒地撕碎了它。

「送信的呢？」

「走了。」

「什麼信？」陳景惠問。

「要我明天去談話。把戲馬上就來了，混賬東西！」

「你不去呢？」

「我明天去蘇州！——你覺得怎樣？」他用溫和的聲音問。

蔣少祖坐在藤椅里，在黑暗中吸煙，思索到深夜。陳景惠和小孩已經睡去，周圍寧靜而深沉。蔣少祖昏倦，忘記自己是在哪里，覺得自己是在寒冷的，苦難的北方；又覺得自己是在幽密的森林中。他看見父親抱着新生的嬰兒走來，臉上有他所熟悉的，輕蔑而嘲弄的表情。「小孩是我生的！」蔣少祖向老人說——在昏昏的夢境里，蔣少祖底思想簡單幼稚如小兒。他想到王桂英，於是看見了她；她在奔跑。「是我的，我的！」蔣少祖想，他吸煙，盼顧，戰慄着。

「我算是倦透了！」他想。「精神底獨立和自由！而且冷酷！在殺人的時代，流血的時代！」他矇矓地想。

「可憐的很！可憐，我！」他想，警覺了，「怎麼，我可憐嗎？」

他感到憐憫的，親愛的，悲傷的情緒——在倦乏里他底心靈作着單純的，善良的活動。突然他站起來，覺得彷彿脫下了一層殼。他回頭，看這個殼在不在椅子上——一種簡單的幻覺。他走到床邊，低頭吻小孩。祇在倦乏和黑暗中，他帶着虔敬，帶着真實的愛情和懺悔吻小孩。

而他底心里有着真正的神祕的經歷。

七

蔣少祖到蘇州時，正逢老人做二七。老人已經棄世半月。金素痕，王定和夫婦及傅浦生已經回南京，着手在法庭起訴。剩餘的珠寶玩物已經當作紀念品分配了，小孩們得了一些。蔣淑珍，蔣淑華，及蔣秀菊留在蘇州。

蔣淑珍，半月來，依然留在她底恐怖的陰鬱中，吃得很少，不能睡眠，生命沒有醒轉。她底唯一的工作是照護負傷的，可憐的馮家貴。她帶着麻木的安寧坐在馮家貴底小房里，看他吃藥：在他吃藥後她才能安心。她給了馮家貴一雙古老的玉手鐲作紀

念，馮家貴把它們藏在枕頭下面。

最可怕的，是她從那個夜里起，便沒有哭過。她總好像在沉思。在她面前，姊妹們痛苦，覺得有罪。即使活潑的，動人的傅鐘芬都不能安慰她。

小孩們過着他們自己底生活。他們在苦難和恐怖旁邊偷偷地遊戲，因為生命太強旺。陸明棟以他底奇異的熱狂的惡作劇娛樂傅鐘芬。蔣純祖到處生怯地找尋陸積玉，痛苦地等待機會，但即使機會來臨，他也沒有勇氣說話。永遠沒有勇氣說話，永遠駭呆，羞怯——留下了難忘的，苦悶的印象。

傅鐘芬知道媽媽在痛苦，有禮地，殷勤地對待着媽媽。假若女兒在她面前是活潑的，強烈的，蔣淑珍或許不會如此痛苦，但女兒對她殷勤有禮，好像盡義務——這種義務是在女兒底年齡所能感覺到的。家庭底經常的痛苦和人間底殘酷的鬭爭使母女間失去了活潑的，生動的關係。傅鐘芬懼怕這種痛苦和殘酷，她到母親身邊來，祇是爲了可以安心地離開，去玩耍。

二七前兩天，陸明棟姊弟回南京。蔣少祖到蘇州的當天，蔣純祖和傅鐘芬正準備回南京；學校已經開學很久了。少年們顯得非常的黯澹。祇在此刻，他們才明確地，深刻地感到，他們已永遠失去了他們底父親和外祖父，永不能回到這個蘇州來了。

他們走到靈堂里叩頭，然後向大家辭行。大家覺得黯澹；不能留住他們送老人入土。

少年們有着各樣的耽心：學校、旅途，以及沒有勇氣忍受離別蘇州的痛苦等等。那種意識：他們將永遠離開蘇州，令他們恐怖。

蔣純祖恍惚地從花園走進大廳。在高大的門檻上絆倒了。但即刻就爬起來，看跌破了的手肘，用舌頭舐去血污。蔣淑珍站在布幔後看着他。

他敏捷地，不在意地，野獸似地舐去了血污。他絲毫不感到這罐肉體底痛苦。他迷惑地回看後園：他在回憶着他底不可復返的幼年，並記憶着這個花園，這條路，這所家宅。

「從這里走，這條路還有，下雨，那個古物花下面。」蔣純祖想，依照着幼時的印象，把玫瑰花稱做古物花，「再在那里，馮家貴捉到一個烏龜！別了，別了！爹爹啊，永別了！」

「你，手上破了嗎？」蔣淑珍以苦悶的小聲問。

蔣純祖看着她，怕說話會帶來眼淚，沒有回答。

穿着孝衣的，緊張的傅鐘芬躡出布幔來。

「小舅，小舅，快點！快點！我要哭了！」她用壓抑的大聲叫，跑了兩步。

蔣純祖是故意延宕着這個重要的時間的，但她，傅鐘芬，却希望這個時間快點結束。看見媽媽，她站住，露出矜持的，憤怒的表情。

「你快點！」她用做作的尖聲向蔣純祖說。

蔣純祖沉默地跨過門檻，走進靈堂。看見父親底照片，一瞬間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是完全孤零了。

「要是我走到供桌後面去告別呢？」他想，嗅着鼻子。有誰給他披上孝衣，並且引他到靈前。他機械地服從着跪下叩頭。

「永別了！」他想，站起來，感到大家都在看他，恐怖着。

他看着傅鐘芬在莊嚴地叩頭，看着人們在走動，看着燭火在跳躍，不明瞭它們底意義，不明瞭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他不明瞭自己將要做什麼，但感到恐怖。

「就是這樣嗎？就是嗎？還有呢？」他想，盼顧着。

傅鐘芬站起來，垂着手，眼睛發光，看着媽媽。

蔣淑珍帶着幾乎是嚴峻的神情向他們走來。

「來了，要發生了！」蔣純祖想，但不知要發生什麼。

他脫下孝衣，把它抓在手里，顫抖着。這種顫抖使蔣淑珍痛苦得發白。

突然門口傳來了尖利喇叭聲。

「好了！好了！」蔣純祖想。感到解救，感到可以從這種凝聚的、靜止的、恐怖的處境中脫出來了。他把孝衣拋在椅子上，迅速地轉過身來。

蔣少祖帶着嚴峻的神情走了進來，大衣披在手上。姊妹們發出微弱的叫聲，向他跑來，把他圍住。蔣淑珍走了一步，站住，凝視着他。

傅鐘芬、在這種移動里，疾步跑向媽媽，張開了嘴。

蔣少祖在姊妹們底圈子里帶着強烈的表情盼顧着，注意了遺像，挽聯，花圈，和站在那裡不動的蔣淑珍母女。他低下了眉毛，不回答任何問話，凝視着蔣淑珍。因為蔣淑珍底沉默表現了一切，他走向蔣淑珍。

「姐姐！」他說。

蔣淑珍微笑——淒涼的，平靜的微笑。

「你，孩子生了嗎？」她問。

「生了，男孩。」蔣少祖說，注意到站在附近的，沉到深沉的幻想里的，呼吸急促的蔣純祖。

「弟弟！」他喊。

「媽媽，過了時間！」傅鐘芬焦急地提示着，希望留下來，希望赦免。

「他們要回南京了！」蔣淑華說。

「弟弟，過尔。」蔣少祖說，看了遺像一眼，笑着，喘息着。

蔣純祖未動，顫抖着，在哭——淚水落到地上。

他底淚水給這個別離和聚合以重大的意義。大家寂靜着。大家盼待蔣少祖有所行動。這是必不可免的，蔣少祖將要有重大的行動；使大家瞭解家庭底苦難底深度和剩餘的力量底強度。

在這個瞬間的靜寂里，蔣淑珍嘴唇顫抖着，眼里有了光輝。她凝視着蔣少祖，表示了對蔣少祖那嚴重的要求，證實目前的苦難和力量。

這種慾望，在這個靜寂里，來到蔣淑珍底死滅了半個月的柔弱的心里。這個慾望帶來了悲涼，沉痛，和希望之火。蔣淑珍在顫抖，生命底光明在回復。她凝視着蔣少祖，表白了在父親靈前，在弟弟和女兒底離別前的她底要求。

她帶着怯弱的笑容凝視着蔣少祖。

「弟弟！」蔣少祖又喊，眼里有了眼淚，在蔣淑珍底目光下，惶急地盼顧。

「他們要走了！」蔣淑珍低聲說。

「哥哥，我要走了！」蔣純祖突然大聲說，帶着熱愛和淒涼看着哥哥。

蔣純祖大步向外跑去。

「純祖！純祖！」蔣淑華喊。

蔣淑珍看往外跑的蔣純祖，又看蔣少祖，帶着悲哀的，最後的威力，向蔣少祖啓示這一切底意義。傅鐘芬着急，呼吸急促，突然帶着親愛，衝動抓住了媽媽。

「媽媽，我走不走？我走不走？媽媽，你不要苦，不要難受！」她大聲說，啼哭了。

蔣淑珍在女兒底拖曳下搖擺，凝視着蔣少祖，向他表白這個意義。

「姐姐，我難受！」蔣少祖喘息着，說；大步地衝到靈前，看着照片，然後他走

入布幔，在棺材前面垂頭。

「爹爹，饒恕我！」他說。

蔣淑珍追着他。聽見他底懺悔，蔣淑珍大聲啼哭了。

她，蔣淑珍，在大家底驚駭的目光下，把頭撞在木柱上，大聲啼哭了。隨後她迅速地跑向女兒，抓住了她底手。

「鐘芬，記着！記着！」

「媽，媽媽！」

「走 我送你們！」蔣淑珍，在新的希望，新的生命下醒着，堅決地大聲說，不理會阻攔，牽着女兒走出了大廳。

蔣純祖坐在門前的台階上，抱着頭，在告別。

「永別了，爹爹！永別了，這條路，賣花，白蘭花！永別了，沒有太陽，沒有風雨，兒時的淒涼的夢！啊，永別了，一切一切！」

第九章

一

一九三四年初，蔣少祖所生活的中國，也就是蔣淑珍們所生活的中國，這片土地，這個政治，和這中間的廣漠的人民，是處在更緊迫的厄難裏面。厄難，水深火熱，以及其他類似字眼，是已經無法表達出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底生活底意義，因為，從賣鴉片和不許賣鴉片的那個精神的戰爭開始，中國人便面對了現代的劫難：他們已經蠢笨地鬥爭了一百年。

在這一百年內，生活展開了現代底圖景，但這個現代底圖景是在廢墟上拼湊起來的。在人民底生活裏，這也一樣。

在這個生活裏所發生的複雜的鬥爭和潮流，從而人民底，生活底出路，是明瞭易解的。但當代的英雄們却常常迷惑。因而，到後來，由於他們各自底生活，有些人走上了偏激的，滅亡的道路，在自己底酒杯裏陶醉，而承當一個世紀的人民底憎惡。那

些苟安生活，樸素生活。豬狗般生活的人民，是永遠正確，不會迷惑的。但歷史的個人，那些英雄們，却完全相反。

在以前，英雄們多少是無辜的，好像人類底祖先在他們自身底情慾裏犯錯是無辜的，但最近十年，英雄們已經成長，自己覺得是操着最高的理性的武器。因此，在最近十年中，他們是經受着嚴酷，試驗……

一九三四年一月，王朝底末代，年青的溥儀，組織了滿州帝國，登極稱帝。同時日本進逼冀東，進兵察東。……

這些，都存入檔案，並記在大事年表裏面。南京市民們，是生活在麻將牌，胡蝶女士，通姦，情殺，分家，上吊，跳井裏面，生活在他們自己底煩惱中。

生活是煩惱的，空虛的，然而實在的，南京底生活有着繁複的花樣，每一個人都膠着在他自己底花樣裏，大部份人操着祖傳的生業。高利貸，土地糾紛，機房，官場底小小的角逐，以及特別活躍的律師事務所，時局底變動不爲人們所關心。

金素痕起訴，蔣家和金家底官司開始，它是在最熱鬧的場面裏開始……金家和另一位名律師家底婚姻訴訟是已經發展到驚心動魄的程度了。先是在報紙上登大幅廣告互相抨擊，漫罵。雙方罵到了祖先。一余豈好辯，余不得已也！——金小川在報上說。隨後，金小川發動了他底在南京社裏，根深蒂固的勢力，衝進了對方底家宅，毀壞了能夠毀壞的，並俘虜了對方底最小的兒子。當天晚上，警察來到金小川家，金小川

挺身走進了警察局。第二天他回來，釋放了擄來的小孩，同時在報上登了廣告，嚴斥並且鄭重聲明。

對方則在法院裏採取報復，使金小川損失了金錢。

開庭時，是空前的熱鬧。這些都在晚報及日報底社會新聞版裏傳播了出去。所以當金素痕底氣魄雄大的訴訟提出來時，南京底人們對金家底精力是感到非常的驚異。在這個社會裏，人們對於金錢和權勢底對法律的操縱是非常的理解；社會底興味便在這裏。晚報上說：金素痕是法律學士，丈夫瘋了，死去的蔣捷三留下了一百萬以上的財產，蔣家底一百萬以上的財產和金家底頑強的權勢，以及有着瘋子丈夫的金素痕：這便是興味底所在。

這個熱鬧的場面威脅了蔣家。金家底空前的戰亂紀錄威脅了蔣家。蔣家底人們，連精明的王定和在內，在這個戰爭裏，雖然洞悉一切利害，却相信正義；因為只有在正義上面，他們底希望才能找到附託。他們失敗在第一擊裏，成了被告。

蔣家底人們好容易才戰勝了懷疑底深沉的痛苦。他們收集了金家底戰亂紀錄，這個戰亂記錄於他們是可怕的，他們，安份的，高尚的家庭，怎麼能夠也幹這些卑劣的事呢？

他們開始和金家底仇敵——名律師鄭成來往。

他們，在那種尊敬的，希望的情緒裏歡迎了他們底同盟者。

春天，煩悶的，晴朗的天氣，在王定和家裏，有燕子在樑上築巢——這種天氣他們永遠記得。當王定和引鄭成進房時，蔣家底人們是坐在靜寂中。

完全和蔣家底人們底悲觀的想像相反，高大的鄭成以充確着精力的爽快的態度走進房來，面孔打皺而發紅，眼睛笑着，流露出愉快和滿足。他坐下來，支起腿，無拘束地盼顧着，發出了響亮的聲音——響亮得可驚。

這位律師，以他底樂觀的，愉快的，豪宕的態度，以他底響亮的聲音，顯然是雄辯的天才。人們從他身上看不出憂愁和苦難。

但他臉上有深的，活潑的皺紋。像一切從事社會活動的人們一樣，這種深的，活潑的皺紋顯示了愁苦和運思。這些人們，在他們自己底家裏，或許會悲戚，灰心，陰沉和憤怒，但他們，由於這個社會的理性幹練，或由於對人生戰場的樂觀的、虛無主義的戀愛，決不把那種姿態帶到他們底戰場上來。僅僅是一些外形——衣着和步態——底運用，便足以使他們顯得自信，樂觀，有魄力。

對於他底這種態度，蔣家底沉默的婦女們露出驚訝。她們真想安慰他，然後被安慰的，但他底態度回答說：「這種懦弱的夢想，完全不可能！」

蔣少祖，遇到這樣的對手，有大的激動，但他露出冷靜的、注意的，銳利的態度和他說話。在全部時間裏，蔣少祖說話極少，在心裏判斷着這個人。

鄭成笑着，豪爽地轉動着身體，輪流地看了每個人——顯然的，這種風度是他底

最大的快樂——說述了金小川底技倆。

「老實說，南京還沒有到可以隨便殺人放火的地步，否則我早就跑掉了！」他結束說，做了有力的手勢，笑着。

「那麼，金小川那些把戲，你受得了麼？你是吃過虧的。」蔣淑華帶着顯著的憂，說。

「啊，啊！」律師搖頭，又搖手。「不幸的祇是我底女兒。我送她到杭州去了。」

「她好麼？」蔣淑華像感到了這位女子底悲哀。

「啊，啊！」律師用靜肅的，沉思的眼光凝視着蔣淑華，好像說：「我曉得你們底感情，我完全經歷過！」

「那麼，你們有那種糾纏不清，鏖而不捨的力量麼？」律師突然用一種原氣充沛的高聲說。他說這句話，帶着享樂的風韻，好像在唱歌。

「大概有吧。」蔣少祖低聲說，凝視着他。

「請你告訴我你們底狀況。」律師說。

蔣少祖看了王定和一眼。王定和雲着眼睛，注意着蔣少祖。有了沉默。在蔣少祖和王定和底短促的互相凝視裏，喚醒了財產的，家庭的，社會名譽的仇恨。從王桂英底不幸後，他們還未在一起過；並且，直到現在，他們還未互相說一句話。

蔣淑媛冷笑了一下，然後開始說話；向鄭成說了他們蔣家底情況。

她說，第一，產業大半在金素痕手裏，其次，老人無遺囑，而蔣蔚祖無法回轉，最後，金素痕抓到證據，否認蔣少祖底權利。

「什麼呢？」鄭成，帶着律師底精明，問。

「因為少祖小時候過繼給我們大伯，雖然後來我們大伯死了。」

「金素痕有什麼證據？」

「信呀！大伯底房契呀！」王定和輕蔑地說。

在這個對話底全部時間裏，蔣少祖皺着眉頭向着窗外。有燕子在陽光裏飛翔，他想到燕子，同時臉上有嚴峻的，輕蔑的表情。別人如此談到他，使他憤怒。王定和說話時，他突然向着王定和。

「我要表示，我並不要一點點東西……。」他用細尖的聲音說。

王定和看着他。姊妹們震動了。眼淚，沉痛底宣言，出現在蔣淑珍眼裏。

「我到南京來，只是因為這是我，爲人子者底義務。」蔣少祖說。

「我們沒有說你呀！」蔣淑媛憤怒地叫。

「鄭先生，我們外面談。」王定和站起來。冷靜地說。

律師站起來，笑着點頭，在這種禮節裏有快樂，彎腰走出去。

「少祖！你怎麼這樣？」蔣淑珍說，淚水流下來。

蔣少祖含着有力的笑容向着窗外，然後站起來，未說什麼，走出去。

「我是在過着我底內部的，孤獨的生活！」他想，挾着手杖走下了台階。

在春日的，熱鬧的陽光下，車輛不絕地來往，街上有騷擾的，生動的聲音。蔣少祖閉着眼睛走下台階，覺得周圍一切都忙碌，內心有溫柔，臉上有嚴肅的，感動的表情的。

這個春日於他是重要的。他以後再不能有這樣的經歷：神祕的，溫柔的渴求和銳利的，肉體底快感。意外地，偶然地，蔣少祖得到了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在遇到它的時候，人們認為正是自己所尋求的。當蔣少祖從窗戶裏凝視着的時候，他以為這不是平常的日子和平常的天氣，但當他走下台階時，從他底憤怒底消失，從他底心底突然的顫抖和歌唱，——他看見，並感覺到了周圍的一切——他覺得這個上全是神聖的。

於是他看，感覺，記憶周圍的一切，覺得忘記了這一切，是不可補救的損失，這獨自覺帶來了瞬間的光明。在這個光明裏，樹木，燕子，陽光，悠遠的雲；車輛，男女，塵埃：變成了在他底精神支配下的，他底內心底風景。他以後再不能如此感到它們。

「是的，我過着內心的，孤獨的生活！」他想，走到街上。

「沒有必要去為他們煩惱，是的，這是那種無靈魂的俗惡的人——有些清高，啊！」他對鄭成下了結論，結束了這個人所給他的煩惱。

有車輛滾過他身邊，他沒有去辨認是什麼一種車輛，但覺得車上載着鮮麗的陽光。他看見活潑的女孩底綠絨帽上有陽光。於是他開始不看一切，而在顫動的情感裏感到一切，覺得心裏有詩歌；這種進程在他是神祕的，不知爲什麼，他覺得這是不可告人的。他底心靈在重復着一種努力：企圖掩藏自己底情緒，而滲透外界一切底情緒。在這種努力有成效的時候，他看見了一切：城垣，車輛，竹籬，樹木，却感到失去它們的恐懼；但在這種努力被疏忽的時候，他就感到內心有詩歌，不看到一切，却看到女孩絨帽上的喜悅的陽光。

「是的，是這樣的，我不能失去這一刻鐘！啊，時間，假若你能夠停住！」他說。他想到王桂英，想到父親，十分奇怪的，因想到他們而快樂。那種強烈的快感在他身上發生，這種快感使他簡單而輕鬆地意識到犯罪底誘惑和快樂。

「啊，這種豐富的時間，怎麼能夠再得到！」他盼顧，想攫取什麼。汽車馳過他身邊，裏面有豔冶的，光耀的顏色。於是到處有豔冶的，光耀的顏色。他恐懼，然而快樂。

「但是，我底這些，別人都沒有權利知道！」他想。

他嘆息，下頷顫抖，走了回來。

在這個意外的，奇異的春天上午，他所經歷的歡樂與神祕，攫取的慾求與擾亂，和豔冶的，光耀的顏色，女孩絨帽上的陽光，車輛，城牆……結合在一起，深刻地

曾在他的底生命中。像一切現代人一樣，蔣少祖經歷到這種偶然的，短促的冒險——他們叫它做心靈的冒險——由於永恆的煩惱和迷惑，把這個偶然的，短促的冒險當作全生活底最大的啓示和肯定。

第一次開庭時，蔣少祖到了場。以後他便退出了這個無望的訴訟。

律師是鄭成介紹的（他自己堅決不肯幹）。鄭成並且向蔣家指示了通向法庭內部的大路。從這些指示，蔣家底人們明白了何以鄭成有這種樂業的活潑的精神，而不以失敗爲失敗。鄭成，在女兒底婚事上，雖然被欺，但在律師底事業上，却是成功的。他是成功的，因爲他底這件官司，和另外一些官司，已經花費開來，決不會有勝負，決不會以勝負結束。而拖延時間，是金小川底致命傷。通到法庭內部的大路，是敞開着的，因而通到社會的路也輝煌。像在蔣家底人們裏獲得成功一樣，鄭成在社會上獲得了成功。

他在和金小川吵架的廣告上說，他是和惡魔戰爭。道德的社會相信他是如此。並且他底樂觀的從業精神給了人們以大的感動。

但蔣家底人們缺乏這種精神，缺乏這種強固的社會聯繫。並且，和金素痕比較，他們不能算是有錢的。沒有誰肯贖出這一筆費用來。在王定和夫婦和蔣少祖之間起着鬭爭。

開庭以前，大家設法和蔣蔚祖見了面——沒有從這個神奇的，頹唐的人得到結果。在開庭的時候，他們是違背了律師底叮囑，違背了法院底精神的。老母親在堂上哭，叫，罵，把一切都弄混亂了。

法院宣布調查，並且封閉財產。差不多全部的財產都失蹤了，金素痕證明它是在王定和和蔣少祖手裏。王定和和蔣少祖則證明相反的。於是法院封閉了洪武街，小西門，及蘇州底老宅。母親被騙出洪武街，遷到蔣淑珍家裏來。

第一次開庭後，在失望中，蔣家內部起了反省，整理，和鬥爭，第一件事是籌錢，因為姨姨和他底可憐的小孩們逃往鎮江，需要錢，孤獨地蹲在蘇州的馮家貴需要錢，打官司需要錢。

蔣淑媛和蔣少祖談判了一個上午沒有結果。傅蒲生在家裏和蔣淑珍吵架，因為在幾個女婿中，他所得到的最少。蔣淑華猶豫着，徵求着丈夫底意見，處在痛苦中：她記得在她結婚時父親連了二十口箱子來的那件事。

蔣少祖，這半個月內，最初住在洪武街老宅，然後搬到陸牧生家。他和陸牧生有較好的感情。蔣淑媛接他去，他拒絕了。他整天在外面找朋友。

開庭後第二天上午，蔣淑媛來陸牧生家找蔣少祖。她和沈麗英親密地談了來意（她對沈麗英表現了非常的親密），找蔣少祖上樓。

「麗英，我請你們不要上樓：跟姑媽說。麗英，我們都是可憐的。」她說，動情

地上樓。

陽光照在被小孩們弄得非常凌亂的桌上。後面院子裏傳來機房伙計底淫蕩的歌聲。

「住在這樣壞的環境裏，多可怕啊！」蔣淑媛，在瞬間的對墮落的恐懼裏，想。蔣少祖嚴峻地慢步上樓。

蔣少祖，在他內底生活裏，是憎惡凡庸的塵世的人。他對財產，家庭，親戚，有過思索。由於憎惡和自愛，他渴望摒絕這一切。但摒絕又是不可能的，他底事業也需要它們。在這幾天的思索裏，他經歷到大的苦悶，因為在根本上，他是想保留他已得到的財產的。這種苦悶是他亟欲逃避的，因此，在這種苦悶底支配下，他思索了人生底本質——近來他常常如此——而脫開了實際的問題：財產。每次的思想工作都走着這個路程。

他底對人生的思索，使他憎惡王定和夫婦。顯然王定和夫婦想欺騙他。顯然這個官司是無望的。他，蔣少祖，有大的雄心，神祕的，寶貴的經歷，他，在他底情熱裏，不受一切道德觀念底束縛。

他想起了十天前的那個春日的上午所給他的啓示。先是溫柔的愛慕，其次是妖冶的顏色，所給他的啓示。

「這一條路，就不是平凡的頭腦所能理解的路。做國民公敵吧，啊！」他想。

爲什麼我有這種苦悶！在他們面前我還不能超脫嗎？所以應該安靜地對付他們，然後，我回上海。」

「他們是不理解一種對財產的新的觀念的。」上樓時他向自己說。

他站下來同時聽見後院的淫蕩的歌聲，覺得理解這種苦悶的情慾，感到快慰。並覺得他底這種觀念是新的道路。他以爲蔣淑媛毫不妨礙他。

他不理解，正是蔣淑媛在面前，他才對這個歌聲如此想。正是蔣淑媛底被這個歌聲引起的憂戚的表情使他如此想。

「少祖，你聽，住在這種地方，小孩子們怎麼得了！多討厭啊！」蔣淑媛愁悶地，不安地笑着說。

「也不過如此！」蔣少祖低聲說，笑了一笑，坐下來，隨手翻開了小學生底課本。

「少祖，爲什麼你不住到我那裏去？這樣使麗英他們犯嫌。我想跟你好好地談一次。好幾年來，我們沒有好好地談過話。你不要岔嘴：：：我問你，你底計劃怎樣？」蔣淑媛，在自己底親切的感情底支配下，笑着，疾速地說，臉發紅。

「什麼計劃？」蔣少祖問，用透明的眼光看着她，課本擱在膝上。

「你自己底打算，跟我們家裏底計劃。我們並不是沒有力氣也並不是沒有人才。我們家裏指望你了，你怎樣想？」

在這種熱情底攻擊下，蔣少祖皺着眉，閃避地盼顧。

蔣淑媛不安地移動着，抓起課本來翻閱，又放下，在這種沉默下，他們明顯地感到了彼此的感情。蔣少祖底眉頭向上顫動。

「說，少祖，怎樣？啊！」蔣淑媛問，把課本放在膝上；並且把蔣少祖手裏的課本奪了過來。

他露出了急迫，臉更紅。有感情底風暴跟在後面。

「我底計劃嗎？那是實行不了的。」蔣少祖銷沉地說。

「怎樣呢？」

「要先把全權交給我。」

「啊，那很容易，把全權交給你。」蔣淑媛迅速地說，懼怕這句話，因此不知自己說什麼。「本來就交給你了。東西都在你手裏。……」她沉默，眼淚裏流着汗水。

蔣少祖站起來，背着徘徊。後院繼續有歌聲傳來。

「住在這個地方，多不好啊！」蔣淑媛用不安的聲調說，企圖緩和這個嚴重的瞬間，並企圖給蔣少祖啓示一種必需的善良。

「我只想負我自己底責任。在法律上，我脫離這種關係，金素痕有證據不承認我底關係，法院當然同意她，況且，你們也承認那種證據。」蔣少祖說。

「啊，少祖，原來爲了這個！何必計較呢？」

「不是計較不計較。而是實際問題。」

「少祖，少祖，你坐下，你坐！」蔣淑媛說，嘴唇顫動着如因焦渴而衰弱的人。蔣少祖站着向着她，她親切地，愛撫地，急劇地做着手勢要他坐下。

蔣少祖木坐下，她把椅子拖近。然後，她抓起茶杯來，猛力地壓茶杯。

「可憐爹爹……」她痛苦地說，眼窪裏淌汗更多了。

隨後，她表現出那種痛苦的忍耐，向蔣少祖撫慰地笑着。她壓着茶杯。

「少祖，我求你，不要誤會。那天定和後來很懊悔。他後來向我說：『要是少祖肯出力。……』」她放開茶杯，推着椅子。「你坐下。我要你坐下囉！」她懇求地叫，有嬌柔的，憤怒的表情。

蔣少祖坐下來。

「少祖，你祇說一句話，一句！想想從前我們怎樣對待你。」

「我不是忘恩負義的。」蔣少祖冷淡地，快慰地說。

「不是這樣講！……可憐我心口痛！」蔣淑媛揉着胸口，閉上了眼睛。「痛，啊，要死了！」她叫。

她站起來又坐下，淌着汗，並且發白。

「她真的痛嗎？」蔣少祖想。

「少祖，你要可憐蘇州的孤兒寡婦！就是不看死人底面子，也要看活人！看

我！」蔣淑媛向着他，開始覺得有希望。

她底慾望和強烈的激動使她不相信失望是可能的。並且她信仰她從那個歌聲所啓示的善良。

「怎樣，啊！」

「法院事實上已經判決，我在法律上脫離這種關係。」蔣少祖憤怒地說。

「啊！啊！」蔣淑媛沉默了。「那麼，爲人子底心呢？」

蔣少祖，沉默着，不屑說話。

「啊，那麼呢？」蔣淑媛曖昧地問，從弟弟底沉默又看出了希望。

「不必過問別人底心吧。」

「啊，少祖，你太使我難受！」蔣淑媛叫。「那麼，既然你不願意，官司我們來打，你應該交出東西來才是！」她說，閉上眼睛，好像受不住。

「什麼東西？」蔣少祖閃避地問。

「房子，地皮，鎮江，崑山的！」

「哪個說在我手裏？」

「是在你手裏哩！」

「我不願意和你們爭辯！」

「你，少祖」蔣淑媛猛力地壓膝蓋，於是書落在地上。她急劇地笑着。「你看

我這樣痛苦！你小時候那樣溫和，你要感覺到別人底心！這麼多年，我們待你不虧。爲了王桂英那點小事，爲了一個墮落的女人，就變成這樣麼？生你的媽，你的弟弟妹妹，都不顧了麼？你成家了，成名了，就不要我們了麼？二十年來一場夢，好傷心呀！」她叫，做了手勢，又閉上眼睛。

蔣少祖站着，痛苦地笑着，看着她。

「這對驕傲的夫婦今天也會知道痛苦，好極了，王桂英怎樣？」蔣少祖想。

「蔣少祖，不能回心了麼？」蔣淑媛嚴重地問。

「我担負秀菊和純祖底費用。」蔣少祖說，走到窗邊。

蔣淑媛顫抖了。

「你非交出來不可！」她高聲叫，拍桌子。「傷天害理，狼心狗肺！」她叫，站起來，跑下了樓梯。

蔣少祖聽見了她在樓下的叫罵聲和沈麗英底勸慰聲，他發肩，坐下來翻課本。但忽然他發現萎縮的，緊張的陸明棟站在門邊。

蔣少祖嚴厲地看着陸明棟。少年畏縮，但站着不動。

「下去！」蔣少祖厲聲說。

陸明棟轉身下樓。

「你是什麼東西！」他在樓梯上尖聲罵。

蔣少祖突然顫抖，站起來。這種打擊是他從未料到過的。陸明棟底叫聲使他感到可怕的屈辱。他徘徊着，流着淚，——他從未想到有在小孩底咒罵下流淚的可能。他想到剛才的淫蕩的歌聲，迅速地理解了小孩底尖銳的情愁，並發覺了和這緊密關聯的自己底情愁。這種發現使他經歷到鋒利的痛苦。

「在這種環境裏長大的小孩，是多可怕啊！可怕啊！」他想，撫慰着自己。

二

晚上，傅蒲生喝醉了，穿着拖鞋在房裏走動着。他大聲喊叫着，要蔣淑珍到前房來。他們在下午曾經吵了架。

「出來！有話跟你講，出來！」他咆哮着，幌着拳頭。

他不停地走動，不停地咆哮——做鬼臉，幌拳頭。蔣淑珍陰鬱地走出來，用哭腫了的眼睛看着他：

「你坐下！」傅蒲生咆哮。

「我不想坐。我要睡了。」蔣淑珍說，掠着頭髮。她坐下來，嘆息了一聲。

「我問你，你還跟我生氣不？你說！」

「廢話！」蔣淑珍說。

「我問你！」傅蒲生轉着眼睛看她，又走動起來。「我問你，我在蘇州拿了什麼？他們說我拿了什麼？笑話，我傅蒲生會偷東西！」

蔣淑珍麻木地看着他。

傅蒲生走動着，發笑，做鬼臉，斷斷續續地咆哮着。

「祇有你心腸好！祇有我蠢！我們恰好是一對！我問你，早兩年，別人都偷，都騙，都搶——橫豎老頭子，嚇！爲什麼我做呆子！照理你是大女兒，而老太爺又對我好！現在反落得笑話，說我偷，問你，除了那金鍊子，還有什麼？」這個傅蒲生，這個財產底失戀者，帶着那種奇特的得意在他底妻子面前咆哮着，覺得他有絕對的權利，而他底妻子有絕對的義務，有屈服的，悔過的義務。

他咆哮着，走動着，咆哮着，渴望——那種焦急的渴望——蔣淑珍悔過。

「你還跟我吵！你不安慰我！我是一個樂天家，否則早就死了！你說！」他大聲說，敞開了衣服，引誘地微笑着——他引誘蔣淑珍懺悔——「而在部裏，別人底太太都神通廣大，你却不能幫我活動半分！」

「我沒有那樣不要臉呀！」蔣淑珍憤怒地叫。

「頭腦腐敗！腐敗！老實說，我希望天下大亂！你要是再這樣腐敗，就經不起淘汰！我要是再這樣呆，也要被淘汰！你不安慰我，不幫助我！」他又腰站着，噴出惡濁的酒氣來，同時眼睛溫和地笑着，引誘蔣淑珍懺悔。

「你饒了我好不好！」蔣淑珍說，不看他，向後房走去。
傅蒲生急迫地抓住她。

「你要悔過！你要悔過！」他咆哮，並且怪異地笑着。

蔣淑珍憤怒地掙脫了。傅蒲生又腰、臉上了有了嚴肅的，思索的表情。

「她常常要想想，讓她去想想。……不然就太笨了！」他想，走到桌前來。「我自己也要悔過。」他想，活潑地彎着手，皺起了左頰。

但忽然他活潑地跳起來。

「鐘芬，這邊來，唱歌給我聽！」他向對面房裏用甜密的聲音大聲叫。

回答是憤怒的蹣腳聲和焦急的哭叫聲。傅鐘芬正因做不起筆記來而痛苦着，父親底騷擾使他混亂。

「鬼爸爸！鬼爸爸呀！人家底算術呀！」她叫，接着是假的哭聲。接着 在一種強制裏完全寂靜了。

傅蒲生底醉臉因女兒底這種生動的表现而柔和，有了慈愛的，愉快的，嘲諷的笑容。

「過來，鐘芬，做不起來明天請病假！」他快樂地叫。

有了椅子翻倒的聲音，好像椅子是被憤怒而快樂地推倒的。解放了的傅鐘芬活潑地，輕快地跑進房。

父親用溺愛的鬼臉歡迎了頑皮的女兒。顯然的，這是這個家庭底最平常的，最生動的畫面。

星期六晚上，蔣秀菊來看姐姐們。她按着內心底次序跑了三個地方，在九點鐘的時候回學校。

她先去蔣淑媛，其次到蔣淑珍家，最後到蔣淑華家。她最後去看蔣淑華，因為在蔣淑華身邊她能夠得到較多「和平」。

蔣秀菊所讀的教會女中，在南京社會裏，是眩耀着一種浪漫的色彩。南京底人們，由於惶惑和嫉恨異端，是憎恨着把幾百個少女聚在一起這種宗教的，學術的企業的。因此這個女中在社會上就處着奇怪的地位：年青的男子們把它看成迷惑的泉源和溫柔犯罪的處所——他們很多年都不能克復這種惡頑——，另一些人把它看成妖精底巢穴，第三部份人則在自身底惶惑裏歌頌它，顯示出愛好自由的高尚的風貌來。在南京社會裏，幾乎沒有一件事業不籠罩着烟霧的。在這種怪誕的霧障裏，教會女中底學生，這些富家女兒們，是快樂而可悲。音樂和繪畫不是人格教養底必需，而是虛榮；她們奢侈、時髦、自由，在這個霧障裏前進——她們底真實的課業，是在離開學校以後才開始的，或者是學校外面進行着的。

但這個女中也並不像南京社會所想像的那樣可驚歎。這些少女們有各自的煩惱和

憂愁 意志底缺乏，金錢的，家庭的苦惱。在這個上面，她們是處在社會底實際地位上，雖然南京底人們一見到一個少女進入這個學校，便把她歸入漂游嬉戲的一類。南京底人們從這個學校所聽到的，是鋼琴聲——他們覺得可怕——所見到的，是口紅，皮包，時髦的衣妝……

蔣秀菊底進入這個學校，是得力於蔣淑媛底意志，因為她需要一個榮華的妹妹。蔣秀菊順從這條路，覺得它是美好的。她信教，唱詩，彈鋼琴，做新的衣妝——和大家一樣，但她還不能把這些看成她底道路。她對這些順從、嚴肅，但易於倦厭，因為她不可能脫開她底苦惱的家庭。

用那種認真的，鬼鬼祟祟的小聲在草場底角落裏——時常是月夜——和朋友談論她底苦惱，是她底生活裏面的最大的真實。人們批評她很難進步，很難被環境改變，但實際上，她底環境並不是鋼琴、唱歌，而是另一種琴、另一種歌：隱祕的、嚴肅的憂愁和苦惱。這是大半女學生們所彈唱的，但它總是被另一種聲音所掩沒。

她對家庭有一種自覺，但她底感情的努力不能挽救什麼。榮華的、優美的、魅人的外形掩藏着一個怯弱的心。時常這種外形給她一種力量，一種思想和行爲，像她在和王桂英底關係上所表現的，但在家庭裏，她總是樸素的女兒。

父親死後，她底憂愁更深。她不知道她底將來怎樣——因為她底將來並不寄託在學校底風習上——她沉默着，思索着。她時常思索上帝，因為她嚴肅而順從，並且這

裏有一種外形的力量和享受，但在關於她底前途的思索上，她所憑藉的只能是她自己。她自己是：蔣家底樸素的女兒和教會女中華貴的學生。

她底思索底結果是：「在我心裏只有我自己。」這個結果是經過不小的艱辛得來的，它對她有着特殊的意義。她現在才想到，並理解到，在她心裏只有她自己。這個結論於她頗為可怕，因為她覺得它推翻了以前的一切為家庭，為朋友所做的努力，和以前的一切輕易的信仰。她發覺她以前的信仰虛偽，發覺在這個可怕的人間，一切都是為了自己。

但最後，這個結論使她滿足了。因為這個結論使她明白了一切權利和義務。

她憔悴，沉默，帶着她底堅毅和謹慎，在這個晚上巡禮了她底姐姐們。蔣淑媛告訴她說，蔣少祖答應承當她以後的生活，她沒有回答。蔣淑珍詢問她底情形，她沉默着。帶着她底結論的更大的信心，她到蔣淑華處來。

蔣淑華懷孕，病着，在桌前剪紙花娛樂着自己。汪卓倫在後面房裏和蔣少祖談着話。

蔣秀菊安靜地坐下來，聽見了蔣少祖底說話聲，微微地皺了眉。

「明天回去嗎？」蔣淑華問，放開了剪刀。

「不，坐一下——我想坐一下就走。」她慎重地說。

「你看我剪的花，妹妹。」蔣淑華說，小孩般彎起嘴唇來，用剪刀挑起了紙花。

顯然她內心已經獲得了平靜，在她底精巧的紙花上，她灌注了最大的興趣。她希望妹妹欣賞這花；從這個行爲，她向妹妹暗示了對煩惱的問題的她底保證。

「你看，這花，啊！圓的要疊起來，這裏可以拉開來。……明天我要找黃紙頭，蛋黃色的，透明的你有嗎？」她在燈上照着花。她底手柔弱地愉快地顫動着。她臉上有了特別耀眼的幸福的微笑。她歎息了一聲，笑着沉默，看着妹妹，好像說：「真的，我確實告訴你，美的，善的，幸福的並未離開我們！」

蔣秀菊嚴肅地，疑問地，看着她。

蔣淑華咳嗽着，喘着氣。

「我担心生產會發病。」她說，甜蜜地笑着。

「她底快樂是真的嗎？是的，因為她心裏只有她自己。她痛苦，也祇是她自己。」蔣秀菊想。

「妹妹，你不做聲，你想什麼？」

「不想什麼。……我煩得很。」

「怎樣煩呢？」

「她現在是多麼不能理解別人啊！」蔣秀菊想。

「我是想，在我心裏只有我自己。我只關心我自己一個人。」蔣秀菊左臉打皺，帶着幾乎是憤怒的表情，說。

蔣淑華沉默着，沒有思索這話底意義，但被妹妹底不尋常的表情所吸引，笑着向着妹妹。

「怎樣講呢？」終於她問。

蔣秀菊不回答，露出了反省的，敏銳的表情，眼裏有光輝。

「那麼，在你底心裏，沒有我們麼？」蔣淑華安靜地，溫柔地笑着，問。

「我不願受欺，也不欺人。」蔣秀菊冷靜地受欺地說，用光輝的眼睛看着姐姐蔣淑華突然變得嚴肅，剛才的溫柔愉快消逝了。她底蒼白的，秀美的臉嚴峻起來，她底眉頭打皺。

「你不願受欺，也不欺人。……是的，不願！……」她帶着強烈的表現自語着，嗅了鼻子，撫弄着紙花。

「妹妹，」忽然她笑着說，「我決定把爹爹底東西還出來，給你們，給姨姨，我正要找你來談。」她笑，眼裏有了淚水。她底微笑很幸福，證實了她底心靈底和平。顯然這個決定經歷了極大的痛苦的。

蔣秀菊嚴謹地沉默着。

「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因為你犧牲你自己。而人底心裏，都已經腐敗了！」蔣秀菊說，面孔發紅，帶着那種勇敢和那種怯懦——它們表現在聲音裏，表現在眼睛底光輝和手臂底顫動裏。

蔣淑華感動地向着妹妹。

「真的，我確實告訴你，美的，善的，幸福的並未離開我們！」她底眼光說，她們沉默着。

「姐姐，謝謝你，不過我不想要什麼。一回答姐姐底眼光，蔣秀菊低聲說，又紅了臉。

「正在我們心裏，牠要指導我們，幫助我們。我感覺到。」蔣秀菊感動地想。忽然她抬頭，向姐姐微笑，——帶着熱情，帶着教會女生底出俗的風韻。

在兩姊妹作着這種心靈底鬥爭，而享受着各自底矜持的幸福時，蔣少祖和汪卓倫在後房繼續着他們底談話。說話涉及政治，像常有的情形一樣，蔣少祖和汪卓倫，兩個不相同的，彼此都從未想到過他們之間的關聯的人，在偶然的遇合之下，被偶然的機緣引動，彼此都企圖說服對方，感到了他們之間底重要的聯繫。這種新發現的聯繫對於蔣少祖是重要的，因為他底生命從而達到了社會底獨特的一隅；對於汪卓倫是重要的，因為他熱中於他底新生的理想，他認為蔣少祖沒有理由摒棄這種理想。談話熱烈而緊張，他們沒有注意到前房的姊妹間底低微的、柔和的聲音。

汪卓倫在結婚後發現到這種真理；他，汪卓倫，有了一切使自己幸福的條件，但還需要一種東西，需要這個社會溫柔地告訴他說：他是幸福的，並在一種充滿活力的光明中證實給他看：他是幸福的。他做着這種努力，忍耐、忠實、謙遜，對人們存着

年青的，近乎幼稚的理想。但這個社會並不溫柔，它告訴他是幸福的，却用着殘酷的聲音。他悽惋，頑強地哀傷，但他底理想堅強：他有一切使自己幸福的條件。他憐憫一切人，理解他們底陷落底根由，明白他們底不幸——爲了要使他底幸福成爲可能的，他迅速地抬起頭來，看到了他底已經被他疏忽了十年的苦難的國家。

在結婚以前，他疏懶、憂鬱、對社會讓步，希望就這樣生活到暮年。但婚後，他發現了，他以前所以會如此，是因爲他沒有可以站起來的地盤，並且沒有需要站起來的責任。現在他有了這些。以前他是這個世界上的暗澹的、甜密而悽惋的漂泊者，現在他是嚴格的公民——他覺得是如此。在他內心深處，他的確願意自己是一個漂泊者；但這種願望又喚起恐懼。

雖然他很快地便平靜了，但過去十年的生活，漂泊者底寂寞的歌，却繼續地在他心裏唱着。在恐懼和迷惑的風險裏，汪卓倫需要，因此得到了思想的、希望的、社會熱情的嚴酷的武裝。

他嚴正地、積極地走進了這個社會，這個國家，帶着他底重新開花的青春的理想。他底對自己底純潔的信心使他看見了希望。就在這種姿態裏，他和蔣少祖發生了這個熱烈的談話。他認爲蔣少祖現在和自己已經很接近，必定會在心裏承認自己所想的——這種理想，這種迷惑。

就在今天下午，汪卓倫以那種歉疚而正直的態度接受了他底妻子底決定：把財產

分給親戚們。蔣少祖預備明天回上海，來看蔣淑華。蔣淑華快樂地告訴了他他們底決定，他笑着，內心有着強烈的震盪，伴着汪卓倫走進了後房，從他底內心底強烈的激盪，提出了於汪卓倫是尖銳的話題，政府和政治。顯然他希望打擊這個以自己底滿足震盪了他的汪卓倫。

汪卓倫底平靜、信心，他底憂鬱的笑容，使他警戒起來。於是他底態度更尖銳了。

蔣少祖說着目前的狼狽墮落，無希望。說了陰謀和醜行。汪卓倫嚴肅地看着他，有時憂鬱地笑着。

「他說得悲觀已極，但他自己又不悲觀。他怎樣想？」汪卓倫想，「所以他必定在心裏同意我。因為他以為我們故意告訴他分出東西來的事使他過不去，所以他這樣逞強，這樣說。是的。她在前面剪花……我要找一個機會說明白！」他想。

汪卓倫不時在熱烈的談話裏想：「她在前面剪花。」裏有溫柔的表情。房間佈置得樸素而清爽，燈光比任何時候都明亮。這是在這種家庭裏所能見到的最大的幸福，假若這位主人不再要求別的什麼的話。

汪卓倫仔細地拂去桌上的烟灰，聽着蔣少祖說話。他在談北方底情形。

「所以，對於這一切，你也看出希望，看出光明麼？」蔣少祖問，作了結論。他底下頷在顫抖——顯然他習慣這樣地表現自己。「啊，讓我在他底安樂窩裏說反叛的

話！」忽然他想。「你也如此想麼？」他強烈地笑着問。

他臉上似乎有瘋狂的痕跡。他底內心底震盪，他底妬嫉和憤怒，是這樣的強烈。「是的，是的，我承認！」汪卓倫疾速地說，笑着，「但是就沒有辦法了麼？我並不認爲前途如此悲觀。總有一條路的……首先要統一起來。一個國家，首先要有武力和工業。有了這些，改變起來是很快的。」他皺着眉頭說，笑着，這個笑容裏有悽惋，有漂泊者底歌，好像他原是願意否決這些話的，但又不得不如此說。而正是這種表情，給了他底話以極大的魅力，這種率真後面有着顯著的嚴酷，表明一個人從痛苦中得來，並帶着痛苦表現着的東西，是不可能輕易地放棄的。

蔣少祖摩着下顎，向着他，希奇他底表現。他，蔣少祖，以前不感到這些話有意義，但從汪卓倫底表現，他感到了它們底生命、活力、和色彩。「現在還有這種想法，並且想得這樣認真！所以這個社會是多麼複雜而廣闊！但我要問他這個！」他想，諷刺地笑着摩動着下顎。

「我問你，你是不是第一個這樣想？不是的。每一個人，他們，誰不有理想？你要看到他們心裏。社會有一個客觀的形勢，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有理想的，但一走下去就改變了！問你，在你們海軍部裏，難道最初沒有所謂理想麼？——縱然是自私的？現在不是也有麼？但是能怎樣呢？日本入底勢力，各帝國主義底勢力，財閥和軍閥底勢力！」蔣少祖雄辯地做着手勢，「帝國底理想，財閥和軍閥底理想，你底，

是市民社會底理想！」蔣少祖面部閃耀着光彩，沉默了。「我承認這種市民理想底存在！」他想。「誰的理想是真的呢？」他笑着問，王卓倫窘迫地笑着——這種笑容是他底最大的特色。

王卓倫沒有注意到蔣少祖底強烈的表情，但感到窘迫，感到自己底情感被逼迫。他怕談話失去理智。但看見了蔣少祖昂奮地預備着繼續說，他就疾速地笑着搖頭，眼裏露出了熱情。

「我說的——我說的是大多數中國人底理想。」他說，竭力緩和他底聲音笑着，「所以，雖然重複，却一定要達到，也許正因為重複，一定要達到！」他說，又笑了。懷僂一笑，顯然他不大習慣說這些話。「她在前面剪花。」他想，聽着蔣少祖激烈的話，露出了羞怯和溫柔。

「是的，我們互相說服——但他心裏究竟怎樣想呢？他真的不看到我所看到的嗎？這，是可能的嗎？」王卓倫嚴肅地想，閉緊了嘴，有了漠然的恐懼。

他閉緊了他底長着硬鬚的、魅人的嘴，焦急地等待着蔣少祖說完。

「那麼，少祖，在你心裏，你覺得應該如何呢？我是不知道的，因為我已經很多年……」他川微笑封閉了他自己底話。他是想求助於人間底親愛與溫柔了。他底眼睛笑着如蜜餞的酸梅。

「他是怎樣，心裏怎樣？」他恐懼地問着自己，看着嚴峻的蔣少祖。他恐懼自己

是孤獨的；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在這個上面是孤獨的。在短促的寂靜裏，他感到了這個孤獨底憂傷的、漂泊的意義。「與世無爭是多麼好啊！」他想，「臉上有了習慣的甜美、憂鬱、而有力的表情。」

「富國強兵嗎？我不想。」蔣少祖嘲諷地回答。注意到汪卓倫底甜美的笑容，恢復了安靜。

汪卓倫底妥協的、溫柔的、因此顯得有力的面部表情使蔣少祖覺得他們之間原是不可爭論的，使他笑着靜默；但同時使他感到某種惶惑，如一個慾望強烈的人在謙遜的、悽惋的心靈底沉默前所常常感到的一樣。

「和他這種人是無可爭論的，這真有些可怕！」他想，因惶惑而嚴峻。

「你，你自己怎樣想呢？」汪卓倫親切地問。

「不過想找一條路罷了。」蔣少祖憂愁地說，看了汪卓倫一眼，忽然他想到了所經歷的春日底煩惱、情慾、和殘酷。「不過，找一條路。」他露出更深的憂愁說。

「我們都在找一條路。」汪卓倫希望地凝視他。

當汪卓倫求助於人間底溫柔 and 憂傷時，蔣少祖惶惑，求助於人間底殘酷了。他無法回答對方底這句話。他站起來，壓着手指，帶着敏銳的、嚴厲的表情向着窗外。

「找一條路！對！這麼多年，他是很煩惱的。他不說他心裏的意思。也許他是很孤獨，沒有人理解他。是的。……她怎麼還在剪花？她不應該那樣高興地告訴他，不

過，這種決定是多麼好啊！」汪卓倫想，想到中午，當他努力安靜地回答着蔣淑華底決定，說自己也是這樣想時的蔣淑華底激動和不滿足，和當他激動地、淒涼地說明了他所感到的意義時的蔣淑華底眼淚。她跑到床邊，抓帳子揩眼淚，並埋頭在帳子裏。他垂下眼睛，在桌上劃着。然後，他向着蔣少祖。

「少祖，怎麼，疲倦了嗎？」他說，希望蔣少祖注意到自己底坦率的、愛憐的眼光。

「沒有。」蔣少祖回答，不看他。

「明天動身嗎？」

「是的。」

沉默了。

「來信給我們，啊！……其實呢，每一個人都是爲了自己。」汪卓倫低聲說，憂鬱地笑着。

「你也爲了自己嗎？」蔣少祖疾速地轉身，問，皺着眉

「怎麼不？」汪卓倫說，歡樂地揚起了眉毛，而眼睛潮潤。於是他站起來，微笑着，伴蔣少祖走進前房。蔣少祖在門邊拿帽子，他們聽見了蔣秀菊底疲倦的、憂鬱的話聲。

「她在！」蔣少祖想，走出來。

「你來了嗎？」

「我剛來。我馬上就走。」蔣秀菊回答，臉微紅，重新露出那種勇敢而又法儒的神情。

「你們學校裏，好嗎？」

蔣秀菊不答，但因為不安的情緒，站了起來。

「她們學校裏也亂的很，……」蔣淑華快樂地插嘴。但蔣少祖鞠躬，向外走去。

「是的，聽說。」蔣少祖笑，脫帽，鞠躬，然後向外走。顯然的，這個動作成功地掩飾了他底狼狽。

汪卓倫送他出去。蔣淑華想喊叫什麼，但跑到門前停住了。

房裏沉寂，兩姊妹無言。蔣少祖唐突的動作使她們感到她們底一切都是錯誤的。但她們又無法說明她們究竟怎樣錯誤。剛才的愛憐、希望、幸福和矜持都一瞬間消滅在突然襲來的廣漠的空虛中了。

燈光明亮，顯得空虛。蔣淑華以暗澹的眼睛看着桌上的精巧的紙花。這些在溫柔中剪成的紙花是凋謝在突然襲來的、廣漠的空虛中了。

蔣秀菊，懼怕這種空虛，但露出了蔣家女兒底安命態度。不流露絲毫的感情，像她走進這間房時一樣，向姐姐告辭。她輕輕地走了出去。

「她是長成大人了，她是變了！一送走妹妹，蔣淑華想，「我們究竟應該怎樣

辦？究竟應該怎樣！可怕啊！」她嗅着紙花，然後掙開它們，焦躁地走進後房。

聽見汪卓倫走進來，她重新跑出。

「你和少祖說些什麼？我跟秀菊談這件事，但是她很執拗，很執拗！」她迅速地、急切地、混亂地說，紅着臉，像小女孩，「我覺得怕！我有些怕！我覺得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她說，激動地閉上了眼睛，然後她哭了起來。

汪卓倫站着，淒涼地笑着，看着她。

三

第一次開庭後，事情就耽擱了下來。法院裏的人認為這件訴訟是幾年來最複雜的。蔣家有勝利底可能，假如它不把它內部底矛盾和軟弱暴露給公眾，並且讓頑強的金素痕抓在手裏的話。假若它，蔣家，有集中的力量和意志，並且肯拋出大量的金錢的話，它便可以澄清這個戰場。但現在機會失去了。

金素痕已經站穩。她底弱點是第一場，這一場已經過去了。這個女人，是有着非常的、特異的對訴訟的愛好的；一切戰爭於她都是愉快的；人間底鬥爭是給了她以那種非常美味的酒，非常的陶醉。但在第一場戰爭後，她是疲弱，頹唐了下來。社會底眼睛，財產底眼睛，貪饕的男性底眼睛固執地注視着她，使她永遠要做出那種自信

的、冷笑的、意氣高揚的態度來，以掩藏她底可怕的頹唐。她底暴亂的熱情給她帶來了那麼多的苦痛，以前不被覺察的，現在暴露了。在以前史年青的時候，在希望在前閃耀的時候，表現成爲冷酷的意志和人生底享樂的，現在變成了暴亂的情熱，從對蔣蔚祖的失敗，發生了動搖、呻吟、女人的痛苦，和無常的、精神的病症。

她不能失去蔣蔚祖了。在財產底陷窠裏，不能從形式上失去他，在一個女人底痛苦上，不能從內心裏失去他。前者是很簡單的，因爲蔣蔚祖總是她底丈夫；後者則糾纏得可怕了！——金素痕變得永不滿足，失去了對自己的控制力。

蔣蔚祖來南京，自己選擇房子，住在下關：這間房子臨江、孤獨、簡陋。他不許修理，並且不要一切陳設，除了他自己所高興，所創造的。開庭時他作爲金素痕底丈夫出席，不說一句話，母親在被告席裏對他哭喊地咆哮，他顯出不耐煩，沒有終庭使離席。他時常戴着破帽子在街上漂流，用錢來交結野小孩和流氓。他時常睡在破廟裏，那是流氓們賭博的處所。在家裏，白天，他關上窗戶，點着無數的蠟燭，並且常把衣服和被單堆在地上、床上、櫃子上。這種輝煌的、神祕的、帝王的境界是他那天在蘇州發見的。有誰干涉他，他便兇暴地咆哮。

在春天，陰雨的天氣，蔣蔚祖坐在他底王座上，諦聽着雨聲和人聲，諦聽着江流聲，激發着內心底憂傷，唱着歌，唱着詩。

他在桌前貼了一張白紙，上面寫着：「今後惟切實做人而已。」

他知道金素痕會來，他知道他和金素痕互相間的地位已經掉換了。金素痕，在這個多雨的春季，每隔兩天必定來一次下關；她底這種行爲是成了精神上的病症。她底最初的努力便是將蔣蔚祖離開這間陰暗的屋子，在這個失敗後，她便努力使蔣蔚祖同意她底房間陳設，其次她要求蔣蔚祖不把房間弄亂——然而這一切全失敗了。

於是金素痕聲明說，要是他，蔣蔚祖不照她所說的去做的話，她便永不再來。

蔣蔚祖看出她底決心，答應了她：不弄亂房間，並且不點蠟燭。但不到一星期他便又醉醺醺地在燭光間唱起歌來了。這次他是永不再放棄了。

在南京，在財產底陷窄裏，存在着種種怪誕的、暴亂的夫妻生活。頹唐的金素痕又開始了放縱，然而，無論怎樣，她總無法忘記她底孩子和這個蒼白的、狂熱的、憂鬱的蔣蔚祖。說這是一種戀，是也可以的；走了應走的路，這個蒼白的、狂熱的、憂鬱的蔣蔚祖對這個辛辣而自私的金素痕就變成了蠢惑的惡魔，並且變成了心靈底陰慘的控制者了。在他們之間，不是黑暗的迷亂，便是絕望的空虛。那種絕望的空虛，較之人間底血肉的痛苦的，是要可怕得多的。常常的，對於人類，陰慘酷烈的地獄，較之漂渺廣漠的死的彼岸，是要可愛得多的。

金素痕和蔣蔚祖，是如地獄的幽靈似地互相糾纏着，看不清一切，看不清在他們身邊，廣大的南京是在營着怎樣的生活。

這天黃昏，陰雨，喝得大醉的金素痕到來的時候，瘦削的、蒼白的蔣蔚祖正伏在

窗檯上，拋東西給窗下的襁褓的小孩們。窗戶裏面是照耀着熊熊的燭光。

顯然這些小孩們都和蔣蔚祖熟悉，並且喜愛他。當他拋下撕碎的布條和毛票來的時候，他們就發出歡呼，在泥濘裏爭奪。蔣蔚祖，當他拋下東西去的時候，他底眼睛快樂地閃爍着。這種閃爍有一種特殊迷人的地方。這種閃爍暫時緩和了他底殘冷的、無表情的面部。

「不要叫！」他用尖細的灼燒的聲音叫。

「蔣蔚祖，蔣蔚祖！多一點，蔣蔚祖！……你底老婆，蔣蔚祖！」金素痕下車時，孩子們叫。

蔣蔚祖用眯着眼睛看了金素痕一下，向孩子們搖頭，繼續拋下銅元和毛票來。

「好呀！好呀！」孩子們在泥濘裏搶奪着，滾在一起，蔣蔚祖歡樂地大聲叫。

金素痕站在雨裏，提着綢衣，憤怒得發抖。

「混蛋，他故意這樣叫！」她想。

她兇惡地驅趕了孩子們。她捉到了一個，奪回了毛票和銅元，並且舉手向他底鼻子打去。

「蔣蔚祖！啊啊！蔣蔚祖……」小孩哭喊，向蔣蔚祖求救。

金素痕抬頭看丈夫，小孩就逃開了。襁褓的小孩們跑過柏油路，雨在陰暗裏落着，小孩們齊聲唱歌。

「蔣蔚祖，天大的悶葫蘆，

蔣蔚祖，討個老婆滑都都，

天大的悶葫蘆！」

細雨在陰暗裏落着。蔣蔚祖底憂鬱的、蒼白的臉向着孩子們。他向孩子們搖手，然後從窗口消失了。金素痕髮上和肩上都打濕了。她蒙着臉，站在陰暗裏。忽然她尖叫了一聲，上前衝開了門，腳纏在飄曳的綢衣裏，跑上了狹窄的、腐朽的樓梯。

蔣蔚祖坐在從蘇州運來的、父親底大坐椅裏，腳擱在桌子上。周圍是輝煌的，搖閃的燭光。他底眼睛低着，他底臉陰沈。

他處在無慾望狀態，沒有注意金素痕上樓。他在用心靈諦聽，聽見雨聲和從後窗傳來的長江底悲慘的呼吼。他覺得在這一切聲音之外有腳步聲，他抬起眼睛，但立刻又低下。

「蔚祖！」潮濕的金素痕站在燭光中，做着痛恨的，要從地上跳起來的姿勢，以尖銳的，嚴厲的聲音叫。然後失聲哭泣了，跑向床。

蔣蔚祖睜開了眼睛，失去了眼睛底迅速的、活潑的閃瞬，靜止地、懶惰地、淡漠地看着她。

金素痕從床上猛力跳起來，大聲哭叫，撞東西，跳着腳在房裏亂竄——可怕의瘋狂。但她忽然寂靜。她跑向門，打開，把偷看着的女僕殘酷地踢下樓梯去。女僕叫

喊，她猛力閉門，寂靜地站在門前。可以覺察到她底豐滿的身體在這種寂靜裏的燃燒般的顫抖。蔣蔚祖站起來，露出牙齒，向着他底蠟燭。

窗外已經黑暗了，雨落着。金素痕向着燭光。

「原來這些蠟燭是這麼好！原來這房裏一切是這麼好！這麼好！」她忽然想。這些蠟燭，這房裏凌亂的一切，在她底酒醉裏，喚起了她底肉體底歡快的顫抖，憤怒的發作突然過去，她是柔弱，深深的憂傷。她睜大了眼睛，好像有些吃驚。她跑向蔣蔚祖，抓住了他。

「爲什麼你這樣！你這樣！爲什麼你這樣可恨，可恨，永不清醒！爲什麼留給我這麼多的侮辱！啊！侮辱，侮辱，侮辱呀！」她搖幌着起。「我做壞事，做惡事！做不要臉的事，全是因爲你，我底永生永世的冤孽呀！爲什麼你不想想，你不想想！爲什麼你像死人，像鬼，啊，你像鬼！」她恐怖地叫，凝視着蔣蔚祖底搖動的、可怖的臉。

「原來這樣可怕，這個房間！我不是人？是不是？這裏多麼陰慘！」她想。

她睜大眼睛看着他。「你說話！」她說，誇張着她底恐怖。

「你喝醉了。」蔣蔚祖說，做出了冷酷的表情。

「說話，說話，你再說！我說過，叫你說你就說！」金素痕帶着誇張的恐怖，叫。

但蔣蔚祖沉默着。

「我叫你說！」她厲聲叫。

蔣蔚祖陰冷地向着她。「今天決不受騙！」他想，凝神，希望聽見江流底悲慘的、孤獨的呼吼。

「我跟你說過一千次，你總叫我難受，尤其你……金素痕急迫着，流下虛偽的眼淚。一再不做聲，再叫我害怕，我就打你了！」她說。

蔣蔚祖底面部猜忌地動了一下，她舉手打他底耳光。他脫開，並且推翻椅子，金素痕顫抖着，脫下皮鞋向他砸去。他閃到床上，順手拉倒了帳子，坐在帳子底凌亂的堆積中，他忽然抬起臉來，帶着驕傲，帶着瘋人的冷靜。

「你不許動！」他用尖銳的聲音命令。

金素痕赤着左脚躍過了翻倒了的椅子，脫下了另一隻皮鞋來抓在手裏，在那種奇怪的嫉妬顫抖着。她拚命地撕皮鞋，一面發出痛苦的聲音來。

「你不許動！你聽！」蔣蔚祖仰着臉，大聲說。

蔣蔚祖叫金素痕聽，有了靜寂。外面吹着風，孤獨的屋子是在風雨中。金素痕得到提示，皮鞋從手裏落下，注意到了在這個孤獨的屋子外面作孤獨的運轉的廣漠的世界，聽見了她所要求的，聽見人在攫取着什麼又遺棄着什麼的江流底深沉而遙遠的呼吼。房裏燭光搖閃，蔣蔚祖仰着面孔，緊張而冷酷。在這種孤獨中，一切怪誕的行

動都是可能的，一切虛偽的假想都可能實現；金素痕叫了一聲，倒在地上了，在這個瞬間金素痕寧是感到奇異的自由和歡樂，熱情是做著瘋狂的飛翔，而假意的頹唐和哀憐是被這個激烈的動作變成了奇蹟的真實了。她流淚、戰慄，並且笑着諷刺而辛辣的笑，聽見了深遠的風雨聲，感到自己是起伏在黑暗的波濤中；經歷到絕望底快樂。

是在這個深沉的、孤獨的洞穴中，瘋狂而瀕於毀滅的生命作着侈奢的嬉戲。蔣蔚祖對這一切，對自己底嚴厲而尖銳的聲音是有着極大的酷愛。他樂於看見在他底喊叫下，金素痕倒在地下；在這一切裏，在風雨、悲泣、燭光、朦朧的暗影和他自己底冷酷的、表現出獨特的對生命的意識的動作裏，是有着他底壯烈的詩。

金素痕底身體蹲伏在暗影裏，但赤裸的脚在燭光下顫動着。沒有任何言語，任何人間底言語都將破壞這個虛偽而又真實，瘋狂而又自知的境界。

「維持着這個時間吧！不要過去，留住！這是多麼好！」在風裏搖閃、傾斜的燭光說：「想想吧，假若這個時間過去，會有什麼到來？好可怕！」

「你聽見了沒有？你聽見了什麼？」蔣蔚祖笑着，說話了，「你還喜歡漂亮的衣服嗎？你還喜歡身外長物，富貴榮華，勾心鬥角，——還喜歡嗎？車馬水龍，筵席歌舞，男女追逐，嚇，多麼好！有人等你去吃酒，你去嗎？你哭，你祇在這裏才敢哭！這個世界上，豈有你哭的地方！」他笑着。他底眼睛活潑地閃爍着。

金素痕虛偽地呻吟着

「豈有我哭的地方，哭的地方！哭也要地方嗎？」她想，於是，在這個對生活的思想裏，那個虛偽的境界破滅了。她恐懼地掙扎着，發出了虛偽的呻吟。「好苦啊！好苦啊！」她虛偽地想，企圖恢復剛才的位置。

「我還喜歡那些東西，那些人嗎？我什麼時候喜歡的？」她想。在這個思想底下，她底心冷靜地說：「風、雨、瘋子丈夫，瘋子我，多麼可怕！」

「爲什麼沒有我哭的地方？我跟你說過！」她忽然站起來，憤怒地叫。然後她沉默，環顧着，看見了剛才不曾看見的：燭光、桌子、剝落的牆壁、翻倒的椅子；並聽見了清晰的雨聲。這一切剛才組成了那個奇蹟的境界。但現在還原成生活的、平常的、平常的。她覺得在它們之間，在牆壁和椅子之間，在椅子和床鋪之間，在它們之上，是存在着絕對的空虛。她赤着腳，站住不動。雨聲清晰：水滴落在石階上。

她轉身向着瘋人，希望從他得到拯救。

蔣蔚祖打開後窗，站在窗邊。風吹進來，燭光閃搖；江流底呼聲更大。蔣蔚祖有安適的、沉思的表情。他底發亮的眼睛作着空虛的凝視。

金素痕想到應該哀求蔣蔚祖，使他動情。這是一條正常的路，被哀求的蔣蔚祖將激動而醒轉，因此便可以達到她，金素痕底希望：過一種正直的生活。但這種努力在金素痕又是極難做到的。必須有真摯的激動，死滅的呼喚，用一種辛辣而高尚的計

謀，使瘋人回到初婚的回憶和少年的憧憬。

金素痕站着，集中着她底力量。

對破滅恐怖的意思和最後的希望所放射的那種光明，可能使金素痕在這一次——她剛發過瘋——成爲純潔的；蔣蔚祖是就在面前靜靜地站着，好像在等待。但這個女人有一種假想，她認爲一個強烈的動作可以達到內心底真實，在希望底鼓勵下，和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極不相稱地，她是在理智地考慮着她應做的動作。在剛才所經歷的一切之後，她是過於空虛和疲乏了，那種渴望，那種燃燒，是非從外部激起不可。她在喚醒悲哀，採擷她底最傷心的記憶——沒有感到目前的景况是最傷心的。她聽雨聲：不滴落在石階上。酒醉已經過去，夜已經深沉了。

她想到，在她年輕的時候，她曾經被父親無理地侮辱過。她覺得這是很傷心的：現在的一切從那時就開始了。她記得，晴朗的天氣，坐着馬車，她被父親從馬車上推下來，叫着說：「我不要你這個婊子女兒！」她沒有哭，獨自尋路回家。她記得是晴朗的天氣，春天的空氣裏浸透了深深的、少女女兒底悲傷。……

她癡癡地站着，覺得她是悲哀的。她向着蔣蔚祖，這個人是給了她那麼多財產和那麼多苦痛！她聽見雨聲。……

「蔚祖……」她用悲涼的大聲說。同時焦燥，混亂，失去了悲哀。

空虛站在她和蔣蔚祖之間。

「不，不成，不成！怎麼辦！一切都完了！」她想。

她叫喚着，悲哀地搖着頭。假想幫助了虛偽的悲痛。在另一面，真實的悲痛是：混亂、焦急，感不到蔣蔚祖底生命，得不到心靈底深刻的和諧，在這個瞬間，她發覺了自己多日以來並未感到蔣蔚祖底生命。她所需要的蔣蔚祖是魔鬼的蔣蔚祖和天使的蔣蔚祖，却不是痛苦的人的蔣蔚祖。

蔣蔚祖懷疑地、淡漠地看着她，警戒着自己不要受騙。

金素痕呻吟着，混亂地流着淚，帶着她底痛苦，把這種痛苦當作向蔣蔚祖悲悔懇求的純潔的、苦難的底妻子痛苦，投身在蔣蔚祖底腳下。

「我知道你心腸慈悲，我知道你爲人高潔，再不能忍受了，蔚祖！」她說，「記得從前嗎？記得你講的那些故事嗎？蔚祖！我是苦極了，我祇有你，對天發誓，要是說假話，我金素痕就死無葬身之地！我祇有你啊，我底蔚祖……」觸動了命運底永劫的創痛，金素痕伏在蔣蔚祖腳下高聲啼哭了。

蔣蔚祖牽着她底手，皺着眉頭仔細地聽着她底哭訴，以瘋人底心靈分辨何者是真。聽到最後，他眼裏露出了悽涼的微笑。

「是的，是的。」他喃喃地說。

「那麼蔚祖，可憐的蔚祖，你醒醒，醒醒，從今以後……」

「不是可憐的蔚祖。」蔣蔚祖細聲說，思索起來。於是他臉上有了一種冷的、可怖

的表情，他底眼睛瞪着，面頰抽搐着。

「醒醒，醒醒，不然我們要永遠分開了！」金素痕仰着頭說。

「永遠分開算得了什麼！你要耍花頭你去吧……蔣蔚祖今後惟正直爲人而已！」蔣蔚祖大聲說。

在金素痕底混亂的、徒然的、熱戀般的悲訴和哄騙裏，蔣蔚祖底姊妹的心轉向了他自己底道路，得到了防禦。他把孤獨的自己推向一個更大的、更嚴酷的孤獨，得到那種信念，卽他是永亘地孤獨。他仰起臉來，聽見了在深深的、深深的夜裏，江流底悲慘的、遙遠的呼吼。

「聽吧！你們聽吧！」他底仰着的面孔說。

金素痕柔弱地，失望地站了起來，痛恨剛才的虛僞——她所追求的、無法理解的蔣蔚祖使她虛僞——頹喪地倒到床上去。

這個夜晚，和其他無數的夜晚，是充滿着熱情底暴發、絕望的瘋狂的而顯得虛僞的追求，是充滿着瘋人底冷酷的哲學，和金素痕底悲悔、哭泣、咒罵、哄騙、愛撫。……

第十章

一

汪卓倫在他底生活上最有發展的這半年，正是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曖昧地起伏着，日本強調親善，全中國瀰漫着焦灼的痛苦，密雲不雨的時期。從春季到夏季，報紙上刊載着無數的中日事件，同時不斷地暗示出政府底決心和青年們底悲憤的鬥爭，預示着，在這片土地上，有什麼東西將要到來。

在這半年，汪卓倫底敏銳的心是生活在這種焦灼的痛苦里面。他是第一次生活在這里面，於是就永遠生活在這里面了。他自覺地找尋着出路。最令他憤慨的，是在他里面埋沒了多年的海軍部里，是充滿着無聊的、自私的鬥爭。這個，如他們所自稱的，沒有海，也沒有軍的部裏，是充滿着衙門底疲憊的、喧囂的、腐舊的氣味。這種氣味在中國到處可以嗅到。

在海軍部底宮殿式的、輝煌的建築物底門口，是進出着漂亮的、年青的官員們，

衛兵行着敬禮。公文每日堆積下來，遲遲地分發出去，遲調軍艦和調整人事。如衆所周知的，海軍，新式的戰艦、配備、和訓練到了中國，是像模特兒進入了中國底藝術學校一樣，變成了難於說明的、中國的貨色。那些軍艦底樣式和歷史是很可笑的，然而又是莊嚴的。如大家所感覺到的，海軍，和一切到中國來的近代的東西，是沉重的中國底滑稽而嚴肅的痛苦。

汪卓倫在海軍部里蹲了多年，沒有昇遷，也不想昇遷。周圍的一切是使他深深的覺得憂鬱。他待人很好，有着女性的、深刻的溫良，但總要糾纏到各種爭吵里去，尤其是關於金錢和人事的爭吵。有時他發怒。他覺得他底發怒是正常的，但別人却認爲他總在不該發怒的時候發怒。他發怒是因爲他底做人的權利受到了侮辱和損害，但按照這個社會底規則，人却應該在搶奪別人的時候發怒。汪卓倫是孤獨的——在這個社會里，人們是看到了各種樣式的孤獨——沒有嗜好，厭惡交際。因此長官不注意他，祇是時常和他爲難。他沿着他底軌道進行着。他結了婚，他底結婚不能說是不幸福的；現在他熱情地、嚴肅地、帶着他底可愛的單純，準備做父親了。

結婚底幸福啓示了他以某種真理。他渴望這個社會證明給他看：他是幸福的。嚴重的未來是閃耀着但又隱沒，引起了熱情和焦灼的痛苦。他用他底單純的，悽惋的態度處理這個痛苦，好像說：「看吧，即使一切全沒有了，即使將來是可怕的，我底生命總存在，我總是最理解，最容忍，最溫良的。」在以前他覺得社會與他無關，但現

在他捲入他底民族底苦難和積極的情熱里去了。

在海軍部底環境里所過的多年的生活引起了他的底某種理想。他厭惡的是這個海軍部，他理想的是承得起國民底願望的，氣魄雄大的海軍部。他覺得中國假若要成爲現代的國家，海軍——是高於一切的。這個嚴肅的偏見是被單純的青春的熱情養育着的。

一月來，他加入了海軍部所舉辦的訓練班，赴鎮江受訓。他底這個行爲招致了同事們底猜疑和非難。最初長官阻礙他，其次蔣淑華反對他，但他委婉而固執地表明：他要加入訓練班，否則便離開海軍部。四個星期後他回來了，健康愉快。發現他並無從這個受訓升官的意圖，同事們就減少了非難。

但他是有着企圖的，雖然說不清企圖什麼——這是那種在平靜發展的生命里逐漸增強着的渴望。回來後他深深地感到痛苦，發覺這個世界是如此地對待他，發覺他已經再不能安心立命地埋沒在公文堆中了。生活是再不能照舊繼續下去了，青春，——
短促的，遲暮的青春是就要消失了。

於是又到來了憂鬱、反動——漂泊着底寂寞的歌不是要好些麼？無希望的孤獨不是要比現在的這種處境要好些，要美些麼？

憂鬱、壞心情、夫妻間底小小的不調和、財產底煩惱，和這個世界底腐敗、沒落。但一個偶然的事件把他吸引到廣漠的天地中去，他經歷了他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激動，瞥見了榮耀的未來。

四月初，緊接着汪精衛在日內瓦發表了溥儀稱帝的原文，向國聯抗議以後，日本派軍事特使來南京。由於奇異的心理，南京官方允諾了日本特使底請求，佈置了一個小小的軍艦檢閱。優秀的、聰明的、知道怎樣做才合式的汪精衛陪同着日本特使檢閱了軍艦和其他幾隻停泊在下關的軍艦。……

汪精衛向日本特使表示，這並不是一個軍事性質或政治性質的檢閱，而是一個「友誼的欣賞」——這個說法奇異、曖昧，但適合於說話者底心理和女性的天才。雖然是一個友誼的欣賞，或正因為是一個友誼的欣賞，海軍部在接到通知後忙碌起來了。海軍部最初憤怒，認為這是侮辱；由於不知從哪里來的暗示，大家都覺得這是在「替別人擦靴子」。但同時便展開了緊張的工作，希望讓日本人看見漂亮的、愉快的貨色，因為汪精衛願意如此。

汪卓倫譏諷說這是讓日本人看看他們底出品在中國並沒有被弄髒——大家都知道，軍艦是日本製造的。汪卓倫陰鬱而辛辣地到處反覆着這個譏諷。在這種他覺得可笑的忙碌里，他經歷到那種銳利的辛辣的快感。他沒有思想，有時陰鬱，有時興奮，到處打聽關於這件事的笑話，笑話是非常的多。處在怪誕的地位上的敏感的國民，是慣於把他們底悲憤變成諷刺的。

汪卓倫變成了出色的諷刺家。在興奮里，他走進別的辦公室，用諷刺攻擊那些老於世故的、認為一切都是辦公事的同事們。他結識了幾個同志攻擊這些麻木者。當

他回家的時候，在路上，他第一次痛切地想到國民底麻木底可怕。

他想這種麻木是就在他周圍，密密地圍繞如牆壁，但他平常很少思索它。他記不起他會否思索它。他在春天的、喧鬧的、黃昏的街上靜靜地走着，想到周圍的人們，生活着，發出聲音，而不知道生活和聲音底意義，并且根本不關心正在威脅着他們底生存的，重大的事件，覺得憤怒。他覺得他是在一個極狹窄、極窒息的地域里行走，看不見任何光明，任何覺醒，看不見浩蕩的江流和高聳的山峯，一切都僵冷、虛偽、自私、麻木、灰色，威脅着他底淒涼的生機。

他開始懷疑他自己是否已經麻木。他忽然覺得自己已經麻木。他記起來，對於檢閱海軍這件事，他完全沒有去思想。而他底隨便的諷刺是遮蓋了事情底嚴肅的意義。他忽然酸楚起來，覺得這件事情是應該使人痛哭的。

他皺着眉，閉緊嘴唇，大步地在街上走着。

「是的，隨隨便便地對付一下，罵一下鬧一下，就像蔣少祖說的，過上幾年就完了！就埋在那里，自私可憐，爭權奪利，麻木不仁！哪一個人不會有過理想？爲什麼我今天那樣隨隨便便地興奮？這個麻木不仁的世界，有什麼事值得興奮？——他嚴嚴地想。「我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但我總是一個人！，我覺得麻木的冷風四面八方地吹着我，吹着我！」他用兵士的姿勢在街上走着，感到從彩色的霓虹，從車輛，行人，有麻木的冷風吹出來，這種冷風掃蕩了這個國度，吹着他，愛着而又恨着這個國度的

汪卓倫——他以兵士的大步行走。「我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但總是一個人，我有權利，也有責任！」他嚴肅地想，以兵士的大步行走。他忽然踴躍，希望捉住向他襲來的麻木。隨即又看着前面大步行走。

「我要跟她說。」進門時他想，歎息了一聲。

他溫柔地、有力地聳着肩，在門檻上站了一下，眼里有酸澀的光輝，走了進來。桌上擺着晚餐，燈光沉靜地照耀着。汪卓倫覺得這個房間，他底家，像一個淒涼的海島，近處的街市喧嘩與遠處的兵營底號聲像海洋底兇險的浪濤。他輕輕地走到桌前。

蔣淑華聽見聲音，疲倦地從後房走了出來。

汪卓倫坐下來，嚴肅地看了插在窗邊的精巧的紙花一眼。

「我等了好久好久。」蔣淑華憂愁地說，顯然有些不滿。

「今天我遲了，因為部里發生了一件事。」汪卓倫說，看着妻子，試探地是否有興趣，是否聽出了他底聲調底嚴肅。蔣淑華疲倦地吃着飯：她顯然沒有興趣。

「不跟她說嗎？不，要說。但是說什麼？」汪卓倫苦惱地想。吃着飯沒有說話。「我又不舒服了。」蔣淑華說。「總是沒有味道，倦得很。」她沉思着加上說。

「是的。要早一點休息！」汪卓倫怕自己底話虛偽，誠懇地看着她。

「我寫了一封信給少祖，你看好吧？」

「好的。怎樣寫？：：不，筆下給我看。」

但蔣淑華露出了不快的、矜持的表情，一定要他即刻就看：顯然她認爲自己這個行動是有意義的、重大的。信里充滿了憂鬱。蔣淑華回憶過去，講到蘇州底花，請求蔣少祖不要忘記這些花，並不要忘记她們。這種憂傷的傾訴，這種淒涼的回憶使汪卓倫感到了蔣淑華近來的內心生活。他好久便把她底內心生活認爲是當然如此的，疏忽了它。看完以後，他凝視了信上的秀麗的字跡好久。

「怎樣？」蔣淑華露出熱切的、妬嫉的表情，問。

汪卓倫抬頭，向她動情地笑了。

但即刻他嚴肅了。

「怎樣？」蔣淑華問。

「很好，很好。」汪卓倫說，內心有痛苦。「爲什麼我這樣疏忽。爲什麼她和我分離得這樣遠？爲什麼她不看到這一切的無益，不看到更重大的東西？不過在她，這是非常重要的……怎麼辦呢，她爲這個而生活？我不應該自私，那麼，什麼是有價值的？我要跟她說。」他想。

「怕少祖那個人未必注意這些的。」他帶着含蓄的柔軟的表情說。

「何以見得？」

「因爲，人的生活不同，心和心之間就不能相通。」他笑，用笑容證明這話底意義。

蔣淑華懷疑地看了他一眼，嚴峻地皺著眉。

「要是果然如此，當初就不該！」她說，長聲歎息，有了眼淚。

「淑華！」他嘆。他底酸楚的，朝濕的眼睛說：「看吧，我在這里，即使一切全沒有了，我總存在，我總是最理解，最溫良的！」

「你們部里有什麼事？」蔣淑華勉強地問。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汪卓倫說。詫異自己底心情底突然的改變，盼顧周圍：周圍的一切給了這種改變以有力的證實。「是的，我才注意到，這里是桌子，晚餐，紙花，她，不是什麼國民，社會，那些意義原是虛偽的，我有什麼要求？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明天將和今天一樣，和昨天一樣，而在這里，沒有另外的——祇有這一切，我底一切，這才是真實的。」他想。

「不過，你這樣跟少祖寫，你是對的。」他說，臉上有有力的、柔軟的表情。

他底動作和緩、有力、柔和，這是他底最大的特色。這種動作和表情是與急劇的動作表情不同的。後者盡量地、誇張地表現一切，前者却含蓄地暗示一切。「我現在和你在一起，感到你底心，我已經丟開了別的了，你曉得。我認為祇有你底歡喜和苦惱，和我們所創造的一切，是最重要的。你，明白嗎？」汪卓倫底這種表情說。

蔣淑華嚴肅地注意着他。她明白這些，但還需要一件東西；她底天性需要汪卓倫給這些以外部的、具體的、言語的證明。

「他們還攻擊你嗎？」她問。

「倒是我攻擊了別人，今天。」汪卓倫柔和地笑着說——怕自己又要諷刺，「明天汪精衛要陪日本人檢閱海軍！我覺得這是無益的！」他說了一切。但是站在平常的、普通的立場上，沒有提及他今天一整天所經歷的內心波動。他好像有這樣的企圖：讓蔣淑華感到他底這一切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我祇想到你。我在這裏才感到平安。」他誠懇地說，作了結束。他怕虛偽。

「是的，真是討厭！」蔣淑華說，得到了證明，滿足地，幸福地笑了，在桌上按住了他底手。

汪卓倫看着她。當她這樣地表現時，汪卓倫，在他心里響着另一種聲音，不能滿足了。

「不過我今天很激動。」他皺着眉，誠懇地說；「我一進門就想向你說。我今天錯了！」同一他底眼光問：「但是怎樣才是對的呢？」

第二天，汪卓倫陰鬱地走進海軍部，覺得這個地方再不能適合他；忘記檢閱的事。但當他剛剛坐下時，他底精明的上司就愉快地走進來，用響亮的聲音向他說，因為臨時缺人，部里決定派二十個人到江上去，他們這一部份決定派他

汪卓倫站起來，表明自己不想去。上司快活地打斷他，說他非去不可，因為他儀

表最好，且受過訓練。

「啊，受過訓練！」汪卓倫想，坐下來。

於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樣，汪卓倫沒有了自己底意志，機械地隨着這個大的機器運轉。於是，汪卓倫換上了海軍中尉底白色的軍服，出門上了汽車。他覺得今天特別不能習慣這個漂亮的、帶着裝飾的制服，走路時不停地、機械地摸着衣領。

是晴朗的，愉快的日子。汪卓倫下車時覺得自己輕鬆、靈活、快樂、而有些惆悵。在這個大的機器里他沒有意志。他撫摸着衣角和領章，帶着青春的甜美的意識環視着自己底挺拔的衣裝，感到空氣在陽光下喜悅地顫動，企圖證明這一切底意義，證明領章、袖扣、花紋、空氣、陽光、和自己底意義。

那種陰鬱的心理是迅速地消失了。活動帶來了肉體的愉快。他祇是還有些惆悵，覺得他底周圍和他自身里面總有一種不明確的東西存在着。汪卓倫是顯露了那種幼稚的、單純的心靈底特殊的軟弱，但那種惆悵給他一種啓示，使他覺得他就要做一種努力，就要見到非常的、不平凡的景像，而得到非常的東西。

他和朋友們走下石階。凝視了在江面上展開的，巨大的場面。他看見了——首先看見了激動的、閃灼的、浩蕩的大江波濤；陽光在波濤上閃耀。他底內心底啓示變得鮮明；他覺得像波濤一般鮮明。

他皺着眉，閉緊着嘴唇，走下了清潔的台階，兩旁列着兵士。他和同事們上了揚

着旗幟的、漂亮的小汽艇。

江面上有另外兩隻汽艇在行駛，它們所駛過的水面上留着長長的明亮的波痕。好像大江里出現了兩條激動着的新奇的河流。正面排列着五隻軍艦，每隻相距一百米。達，艦首向西，揚着旗幟。圍繞着它們，停泊着小的礮艦和魚雷艦。魚雷艦正在緩緩地移動，艦首向着江岸。

汪卓倫們底汽艇向江心駛去時，最前面的一隻戰艦，寧海艦上面揚起了軍樂。同船的人們底臉孔嚴肅了，但汪卓倫露出了就變的、恍惚的微笑。他就變他會太愉快；照他所習慣的，他企圖抑制住他底內心底豐富的顫動。軍艦在試樂。汽艇駛過，先是一隻，其次是更明亮的一隻，上面有人向他們招手。汪卓倫底眼睛被耀眼的波濤惑住了。他轉頭向着江岸。看見了碼頭，街道，密集的房屋和行人，在春天底早晨，陽光下有幾千種閃光，幾千種色采。

「多麼豐富，多麼美！」汪卓倫想。

「汪卓倫，有人喊你！」朋友向他說。

汽艇在寧海艦旁停住，送五個人上去。然後馳過寧海艦底艦首。從寧海艦底欄杆上有人活潑地招呼着汪卓倫。汪卓倫站起來，但汽艇搖幌，他又坐下。在這種場合被人認出而招呼是一種強烈的幸福。笑容好久留在他臉上。他注視着離開着的，在江里顯得雄偉的寧海艦。

另一艘軍艦上有了軍樂，好像歡迎這隻靈活的、充滿着青春的活力的汽艇。

汪卓倫同時注意着一切。注意艦上的走動着的忙碌的人們，注意艦身和沉重的江波，注意陽光下的迷人的南京城，注意他底嚴肅的、興奮的同事們。周圍是幾千種色采，幾千種閃光，在汪卓倫心里是保育着那種單純的青春的力量。這一切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要是我能夠在他們排起隊來以前到達艦上，我就是最幸福的！」他想

他們向它馳去的軍艦上底人們在興奮地動作着，顯然準備列隊。汪卓倫覺得自己假若能在列隊之前，即在艦上的活潑狀態中到達艦上，便是最幸福的。希望隱藏他底熱情，並且不讓同事們發覺他底思想，他看了同事們，但他在他們臉上發現了同樣的熱情，同樣的思想。

「我們準備做什麼？他們要讓我做什麼？」他想，因為強大的幸福而感到恐懼。

於是他嚴肅地，輕捷地登上甲板，看了一切人們，露出那種容忍的、鎮定的、有力的表情來，準備接受這個新異的世界底任何命令。但他心里有恐懼。走過光滑的甲板時，那個光采的、閃灼的世界被他遺忘了，他所注意的是周圍的有力的、新異的世界。他用他底全部力量去融洽這個世界，因此自覺地壓抑了他底單純的幸福感。

「他們要讓我做什麼？——我這樣的人？」他想。

瘦長的，焦燥的艦長向他們走來，向他們笑着。他使他們注意到艦上的一切。注意到人手底缺乏。艦長說：有很多人生病了。這是一艘一千多噸的，陳舊的驅逐艦。

「制服不整齊。昨天我們一夜洗了。」艦長示威地說——汪卓倫覺得是如此——於是走開去，在甲板各處發出他底粗糙的聲音來。

水手們開始列隊。他們底動作、注視、制服、手，需要做最後一次的檢查。他們站在陽光下，但並不感到陽光；他們底相異的臉上有着相同的安靜的、渙散的、無期待的表情。同事們走到艦首去。汪卓倫退到欄杆旁邊站下來，注意着進行的這個世界。

他即刻便明白了這個世界，覺得它是他每天在南京，在辦公室里和街上見到的。他發覺，對這個世界，他是沒有熱烈地期待或熱烈地反抗的必要和可能的。內心底熱潮和詩歌消失了。他安靜，優美地靠在欄杆上，覺得安靜就是幸福。

現在他覺得，在他這樣的年齡，剛才的那種內心底熱潮是可笑的。剛才，在汽艇上，他覺得能在水手們列隊之前到達艦上是最大的幸福。他在水手們列隊之先到了艦上，但他並不幸福，並未達到他所預想的活躍的、自然的、陽光閃耀的圖景。他所見到的是：水兵們靜靜地列着隊，讓長官檢查制服、眼睛和手掌。而這一切，是準備給日本人看的。

他現在才重新想到這一切是給日本人看的，這艘驅逐艦也是日本建造的：它曾經開到福建去鎮壓過叛逆。汪卓倫露出了中年人底那種鎮定和悠閑，注意着水兵們。

原书缺页

「好的。」汪卓倫回答。

檢閱開始了，汪卓倫注意着江岸。江岸全部顯露在燦爛的陽光下，傳來了軍樂聲，汪卓倫看見了檢閱的輝煌的集團降下了臺階。寧海艦放發了禮砲。汪卓倫看着寧海艦底高舉的砲口，但突然感到巨大的震動，並感到在他旁邊有細小的東西飛落下來——他所在的驅逐艦放發了禮砲。接着又是一砲。江面沉寂了，波濤沉重地拍擊着艦身。輝煌的汽艇，離開江岸時，寧海艦上突然地，好像從明亮的天空里擊下來，爆發了軍樂。

汽艇疾速地駛過光明的江面。

寧海艦底軍樂振作着，長久地繼續着：是這個遼闊的江面底唯一的聲音。在這個聲音，或這個沉寂里，江面上是籠罩着深沉的莊嚴，而春天的微風顯得溫柔。從汪卓倫所站的艦梯口，可以看見寧海艦上的整齊的、白色的行列，和在行列前面從容地走動着的人們。

汪卓倫底眼睛停留在寧海艦上。他在猜想寧海艦上的各種人們底各種心境，并辨認在走動着的幾個顯赫的人物里，誰是汪精衛。當檢閱的集團從寧海艦降下汽艇時，汪卓倫底心中又爆發了熱望。他希望他們一定到驅逐艦上來。他是在渴望着得到一種崇高的莊嚴的東西，雖然他不知道是什麼。這是在來到江邊時便得到啓示的。他即刻飛離了他所站立的平凡的、可厭惡的、無從使力的世界，而感到那種迫人的莊嚴。江

面上的一切活動是造成了這種莊嚴。無論這個活動本身是怎樣的意義，在活動者們，每個生命本身，却是有着獨特的意義的。這種輝煌，這種莊嚴征服了一切，征服了特殊地軟弱的汪卓倫。於是瞬間前的一切意義，一切內心活動，被目前的新的意義掩沒了。在汽艇向驅逐艦駛來，而艦上軍樂鳴奏時，汪卓倫熱烈地惶惑地感到來着的人們是偉大的人們，嚴肅地閉緊着嘴。軍樂重新顯得遼闊，雄大，優美，汪卓倫敏捷地盼顧了一下，就心着周圍會有錯失，感到了在這個江面上，這個民族正在使着它底全部力量和他自身底弱點及某種可以感到的，巨大的東西作着抗爭。

在被疎忽的時間里，從南京底背後，昇起了明亮得耀眼的雲羣。這個雲羣迅速地昇起來，張開了巨大的雙翼，在奇蹟般的時間里，下降，蓋住了南京城，並且向江面推進。沒有力量可以阻攔它，這個明亮、迅速、龐大的雲彩底隊伍。它更下降，罩住了江面，於是瞬間前的千百種色彩和閃光消失了。江面是籠罩在靜穆的白光里，江風變得沉重起來。

江風吹着登艦的喧赫的人們。漂亮的汪精衛在艦梯上停了一下，用半閉的眼睛緩緩地環視，並且微微地點頭。風吹着他，在靜穆的白光里，他顯得很憂愁。

從第一個瞬間起，汪卓倫便嚴肅地凝視着汪精衛。

甲板上哄亮地叫了立正。汪卓倫立正，看着汪精衛。

「你是不是，如周圍的一切和你自己所顯示的，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你覺得怎

樣？你覺得這一切有什麼意義？」汪卓倫底嚴肅的明亮的眼睛問。

在檢閱團登上艦梯時，艦上是有着軍樂聲，但汪卓倫却覺得周圍是異常的沉靜。檢閱團：汪精衛、日本特使、海軍官員、外交官員們通過汪卓倫身邊，不注意他底存在。在他們眼里，汪卓倫和艦上的一切人都是陳列物。

但汪卓倫底眼睛，和其他一切人底眼睛，注視着檢閱團。

在檢閱者們以從容的、莊嚴的、享樂的步態走近行列時，有洪亮的聲音喊了敬禮，水兵們底手掌整齊地舉到帽緣。水兵們底不同的，但有着相同的表情的眼睛作着注視；他們是一直在注視着的、注視——在靜穆的白光里，在江風里，在努力振作着的軍樂聲里，在他們底堅強的橫隊里，這種注視對於他們自己是莊嚴的。他們末思索面前的是怎樣的人們，但在周圍這堅強的一切里，他們必需注視，而證實面前的是偉大的人們——這堅強的一切底對象和工具的偉大的人們。那些各各不同的、明亮的眼睛，是充滿着一種迷人的吸力的，它們在不同的瞬間是照耀着千百種不同的生活的。水兵們，是感覺到那種把它全部表露出來的、深刻的莊嚴。他們底眼睛好像說：「我們是有力、莊嚴、能夠承担那堆在我們肩上的沉重的一切的，看吧，我們站着，承担住了！我們是樂意向自己證實這個的！……是的，我們全體！」

汪精衛走在日本特使身邊，憂愁地點着頭，好像耽心水兵們會突然把敬禮的手放下來。他是有着那種優美的、深刻的、騎士的和情人的風度的。如人們所感覺到的，

這個煊赫的人物，是在內心里把微賤的民衆和抽象的國家想像成他底中世紀的情人的。他底那種憂戚，那種好像是很柔弱的就憂，那種不得已的微笑，就是從這種嬌媚的，然而可驚的想像力來的。在此刻，他是無疑地在想像着水兵們底苦難，和從這條陳舊的軍艦所顯示的，中國底苦難，就是說，他底情人底苦難，因而也是他，甘於承擔苦難的汪精衛底苦難。由於富貴的人們底奢侈的、舊式傳奇那般迷人的、奇妙的心里，在得到這種苦難的自覺後，他便顯得特別黯澹、疲乏、感傷了。這個人底嬌嫩的面孔是最適於這種表情的。但顯然祇是和別人一道他才集中精神地做這種表情；現在，無疑地，他是想用這種表情感動走在他身邊的、冷靜的仇敵。他不時看着這個冷靜的日本人。他底眼睛潮濕了，而微笑，甜蜜的、憂愁的微笑留在脣邊。

因此，汪精衛爲什麼要領日本人到這條陳舊不堪的驅逐艦上來作友誼的欣賞，是很容易明白了。顯然他是企圖使日本人從這種破舊的景像，和忍耐的、苦撐門面的努力，並從他底悲劇的面容得到關於中國底悲劇的啓示。在汪精衛底想像里，那種古舊的、遺老們的大家庭在行將破滅時所表現的奢華和坦白、忍耐和淒涼，是這個人間底最動人的戲劇。根據這種古國底情感，這個騎士和情人的汪精衛就安排了他底這場幻想的、心理學的，或說頹廢派藝術的外交。

但這個日本人却缺乏這種浪漫。他是嚴厲的，有些憂鬱。顯然他是日本底出色的國民，是那種明白一切權利和義務的、乾脆的自我主義者。他顯得他在這方面的教養

是很夠的，在走過行列時，他毫無動作或表情，他不看水兵們，也不看汪精衛。他祇是挺直地、生硬地在光滑的甲板上走過去。他是嚴厲的；特別在發覺汪精衛向他啓示浪漫的幻想時，他是嚴厲的。

走完全兵底行列，汪精衛就憂愁地看着江面，好像想起了什麼事，皺着眉，掏出手巾來，並且仔細地摺好，揩了鼻子。

「什麼時候，太陽被遮住了呢？」汪精衛，藏好了手帕。憂鬱地、耽憂地向年青的翻譯說，然後眼睛變得明亮，看着日本人

翻譯執行了職務。在翻譯的時候，汪精衛看着日本人，皺着眼睛，耽心日本人了解這句話底深刻的含義。但顯然的，這個深刻的含義，即太陽，日本底國徽被遮住了，是他在說了之後才想起的。

日本人簡單地抬，抬頭。那種動作，是很像一個軍官在觀察天氣。

瘦長的、有些駝背的艦長筆直地站在他們底旁邊，聽見了汪精衛底話，眼里有喜悅的、抑制不住的光輝。他是了解這句話底深刻的含義的。上帝恰好把他安排在他所站的位置上。他是得到了那一種天啓，一種思想，一種光榮，那是像太太們聽見了關於新式大衣的好消息一般，可以使他底生活豐富半個月的。

汪精衛 注意到了日本底這種態度，憂愁地嘆息了一聲。

「日本人多麼笨！或許他裝假！」忠心的艦長想。

走近礮塔，汪精衛就向日本人指示了大砲底陳舊。這次日本人懂了，臉上露出了讚許的笑容。於是汪精衛多情地、耽愛地、哀憐地看着日本人。

「這個砲，也是能夠放的，並且準備和這艦上的人們一同滅亡。我們中國人是不怕地獄，熟悉受苦的，他們要悲哀地滅亡，感動全世界！啊啊，多麼痛心，我底心是怎樣的顫動呀，看見這個悲壯的未來！假若你，親愛的先生，愛人，和仇敵，不理解的底這個受苦的衰弱的心靈，不理解人類底莫大的悲哀，不理解周圍的這一切，我所讓你看的這一切底動人的意義的話！啊啊，我底愛人，我們最好是哭泣，哭泣！」汪精衛底哀憐的、潮濕的、詩歌般的眼睛說。

日本人低下眼睛，不看一切。

「走吧，好，走吧。請。」汪精衛溫柔地笑着說。

軍樂鳴奏着。

汪卓倫是在注意着站得筆直的、困苦的水兵們。然後軍樂奏着，他抬頭向着砲塔；以明亮的白雲作背景，陳舊的大砲高舉着。汪卓倫眼里有了淚水；汪精衛不再拘束他了，在十分鐘以內，汪精衛已經給了他以身邊的平常的人的印象。他仰頭向着砲塔，汪精衛走近他時他依然向着砲塔。奮激的軍樂，立正的水兵們，砲塔、白雲、和他自己——這便是一切。他底靜穆！眼里有淚水。他是感到，在這個天空下，這個民族正在使着它底全部力量和某種巨大的、無可比擬的東西作着抗爭。它，這個民族，

不怕顯露自己底弱點，所以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攔這種抗爭。

他是一直惶惑地、嚴肅地注意着汪精衛的，但現在他沒有發覺這個汪精衛底走近來。在時間底成熟里，那種外部的莊嚴和威力是消失了。水兵們顯然有些渙散。而汪卓倫是在那種內心底突然的激奮里，感到更大更深的，並且是自由的莊嚴。

汪精衛注意到了他。他立正，皺眉，用恭敬的、懷疑的眼光看着汪精衛。於是汪卓倫在汪精衛眼里有了存在；因為他底潮濕的眼睛。汪精衛向日文雅地微笑了。

「你，覺得還滿意嗎？」汪精衛問。

這句問話，是使軟弱的汪卓倫心里起了強烈的、幸福的顫動。

「報告院長，滿意。」汪卓倫說，感到是另外的東西在自己嘴里發音。用懷疑的眼光看汪精衛。

「是我對，還是你對？我是受了騙嗎？」他底眼光問。

檢閱者們站成小小的圈子，注意着這個軍官。汪卓倫窘迫了，小孩般皺眉。

「他，看着這一切，而爲他底國家底命運感動了。」汪精衛，通過翻譯人員向日本人說，帶着在全部檢閱的時間里第一次出現的誇耀的愉快笑容。

日本人點頭。汪精衛皺眉，面孔又黯澹了。

風吹着。汪精衛恍然若有所失地環顧，感到了風，點了一下頭，好像感謝風。隨後他向身後輕輕地點頭，在風里文弱地優美地走下扶梯。

汪卓倫重新向着砲塔。廠上行着靜穆的、悲哀的笑容。

軍樂繼續鳴奏着，但汪卓倫聽見了沉重的江波。從靜穆的白雲里射出了一道陽光，艦橋輝煌地閃耀着。在不遠的江面上有了另一道陽光，同時第三道照耀在遙遠的浦口岸上。在純潔的、靜穆的空氣里，金色的春天的陽光放射着好像展開着的輝煌的扇子。江波激盪着，從沉重的灰黯里向陽光跳躍着；一切波濤都從灰黯里向燦爛的陽光跳躍着，舉着它們底白色的頭。汪卓倫同時看見了在蒙烟的，稠密的南京城上，照耀着兩道陽光。遠處，紫金山天文臺底金頂，在一道陽光里閃耀着。

汪卓倫站着不動，感到艦上有了輕鬆的、愉快的空氣，感到艦身是在波濤里愉快地搖擺着。他注意着在陽光里向一艘魚雷艦馳去的汽艇。魚雷艦什麼時候到正面來了，現在它在和寧海艦交換着旗號。檢閱者們上了魚雷艦後，江上就轟震着馬達聲和波浪聲，寧海艦移動艦首，向六合的方向駛去。其次，兩艘礮艦腳接地向同一方向駛去。但這艘驅逐艦沒有移動，艦上籠罩着休憩的安靜。顯然這一切都是計劃好了的。小小的艦隊在江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濤。

艦隊移轉時，汪卓倫注意到了船在遠處江岸的、赤裸着大礮的、各帝國底軍艦。

一道陽光投射在進行着的艦隊上。寧海艦底雄偉的艦橋上，旗手挺拔地站在陽光里。汪卓倫帶着最大的感激，以酸濕的眼睛凝視着進行在諸帝國底軍艦間的、中國底哀頑的、小小的艦隊。陽光時而在這艘艦，閃耀，時而在那艘；有時在礮塔和艦

橋上，有時在艦尾。汪卓倫看着這個艦隊，好像兒子看着他底離別的母親：由於這個離別，他和他底母親是都交給了殘酷的、未可知的命運。

艦上籠罩着寂靜。大家都在看着駛去的艦隊。

「他媽的它們去了，一直開到日本！」在汪卓倫身邊，一個強壯的水兵大聲說。汪卓倫流淚了。

「多麼好！去了！」汪卓倫含着眼淚向自己說，「假若有一天真的這樣去了，也許就在明天，在今天晚上，外面就是廣闊的海洋！是鋼鐵的，是血和肉的，是記着祖先和後代的，不勝利就不要回來！不勝利就和敵人一起沉沒！我也要去，我就要出發！」汪卓倫，感激着，想，並感到身邊的那個水兵，和艦上的一切人們都這樣想！「是的，我看見了什麼是最高貴的，當那個砲口鏗在白雲下，我感到了生命，理想，權利！我也感到了什麼是最偉大的，這里，是我們底百姓，我們底首都，我們底祖國！」他想。他望着陽光燦爛的遠處：艦隊消失了。

「唉——那個日本鬼啊！」在他身邊，水兵大聲說。

甲板上有談話聲和凌亂的脚步聲。艦長快活地穿過了水兵們，有趣地在陽光下眯着眼睛。

「你們不錯！今天不錯！」他大聲向水手們說，帶着天真的豪興，像賭棍誇耀自己底牌。

「啊，他是這樣管理他底下！」汪卓倫回頭，想。

艦長快活地走向他，不停地點着頭。

「老兄，恭喜！他跟你說什麼？」艦長大聲問。

同事們和愉快的水兵們圍繞了汪卓倫。

「沒有說什麼。」汪卓倫回答，怕顯得傲慢，笑着。但這種笑容是溫良的、苦難的人們底笑容，憂鬱而深沉，閃耀着辛酸和屈辱，並且閃耀着嚴肅的抗議。

「說什麼呀！又不是祕密！」

「沒有說什麼。」汪卓倫固執地說，帶着同樣的笑容。

「我聽見他說：太陽被遮住了，但是日本人不曉得！你們覺得怎樣？」艦長環顧，說。「啊，太陽被遮住，好極了！」

汪卓倫沉默着，以責難的、親切的、淒涼的眼睛凝視他。

外部的世界所貴重、所肯定的，正是汪卓倫對它感到惶惑、羞慚、和惱怒的，因為汪精衛底那兩句話，汪卓倫在半月內便升了級，並且得到了一種含着譏諷、嫉妬、和讚美的榮譽。汪卓倫深深地感到屈辱，每次遇到這種恩寵，總經歷到汪精衛向他問話時的那種混雜的、軟弱的情感；每次總給以沉默，給以責難的、親切的、淒涼的注視。……

在這段時期里，蔣少祖感到，在他底周圍，世界是展開着，運動着，好像戲劇。對這個世界，他底工作是冷靜的觀察。這個觀察是每一代人都企圖做到的，但祇有少數的智慧的心靈能夠做到。這種工作是需要殉道的，明澈的，不可思議的精神。並需要澈底的孤獨。

蔣少祖是在他底生活里造成了這種他以為必需的孤獨。但也許不是他造成了孤獨，而是孤獨造成了他。他是處在當代中國底最激動的社會圈子裏，他底活動能力是頗為可驚的，但這種活動是在他底哲學理解成手段的活動，即隱藏自我，不求別人瞭解，因而激厲自我的活動。所以這種活動是使他英勇地走進了孤獨。並且使他感到，在他底銳利的心靈之前，世界是如戲劇般運動着。

理解一切因果，安靜地坐在自己底書桌前的時候，仔細地回想着半個鐘點以前在公共場所的自己底行為和別人底行為，並且揣摩着這些行為，設計着更美好。場面：談話、動作、掌聲、微笑、感謝的然而威嚴的視線——這些，是蔣少祖底最大的快樂，是照耀着他底青春底峯頂的無上的光明。

他覺得他所得到的孤獨的思想將引他到荒涼的、偉大的曠野里面去。他是正在走進去，不時瞥見它底神秘的遠景。他採擷了花朵，有了詩歌，感到了人類底熱情和慾望，在時間底急流里所散發，所凝聚的芳香。他覺得別人沒有權利知道他心里的這一切，正如尼采底著作，詩的靈感底泉源，別人是沒有權利理解的——那種心靈底權

利。孤獨是給他底生活散發了芳香。在這個上面，他是熱烈的、放縱的，正如他本來是這樣。

因此，蔣少祖在外部的事件里，是冷酷起來了；永不把惶惑顯示給別人，永不求理解，永遠利用世界，和世俗戰爭！但這種成功，是得力於他底放縱的內心的。在他愈冷酷的時候，他底內心便愈熱熾。正是這種內心底熱情和哲學，使他能夠鎮壓了過去的控訴，並且獲得了進行他那種戰爭的力量。

在這個時代，一切這種自由的進步，都顯露出激進的色彩。中國底東西，常常是強烈的、血質的。在这一切以外，還加上了一種非這個中國所熟悉的靈活和華美，蔣少祖獲得了羣衆。

蔣少祖是國際問題專家，在經濟上有着好幾家報館底經常的接濟。並且在這年春天，他獲得了這個圈子里的出色的女性底注意。這一切，在上海，是把這個年青人放在有利的，迷人的位置上。他最初加入了在政治界里名譽不好的派別，然後脫離了，加入了另一個。他是進行着所謂人民陣線的活動。在他心里，是有着愈來愈強烈的政權的野心。……

蔣少祖所獲得的那些女人們底注意，是使他自己也吃驚的，因此他趕快戒備，而露出乖頑和順從來了。他接到一個不知名的女子底來信，要他公開地談一談戀愛問題。其後又接到一兩封，是某個知名的女子寫來的，在信里熱情地提出了好幾個

原书缺页

孩子相處的時候，她也不能忘記她是處在怎樣的世界里，不能忘記她和這個世界的相互的要求和撫慰。如蔣少祖常常發覺的，在媽媽不在的時候，陳惠京是時常坐在搖籃邊，在鏡子前妝飾着自己，並且妝飾着小孩，向小孩笑着那種與其說是母親，不如說是感情熾巧的諂媚者底笑容。好像她企圖把小孩造成那種她新近才發現的，最能夠造成一個恩寵的世界的模樣。

和小孩之間所表現的這種情形，是更強地表現在和蔣少祖的關係里。微笑、議論、批評、苛責和恐嚇。冰冷的意志，和花言巧語是同時使用着，造成了使蔣少祖舒適而又苦惱的，一個女性所能創造的最高的、迷離的世界。最初是物質的奢侈，其次是對一切事件的堅強的干涉和參與。

陳景惠，在她底可驚的進展里，抓牢了她底已有的和應有的一切，而造成了一種不可摧毀的理論基礎。上海底一切和蔣少祖底一切，刺激了這個理論底誕生。在她底生活里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她底思想運用得這樣靈活，並且接觸得這樣廣泛。首先她檢討了她底一切朋友的生活，隨後她記起了她以前所不敢想的，她以為最好的生活。她從這些里面抉出了她底理想。

對於蔣少祖底聲名，她現在是敢於肯定了，她是渴望着那個輝煌的位置。於是在這種努力里，她底教養、知識、意志、和熱情都得到了正當的歸宿。

蔣少祖是樂於這個，也對這個苦惱的。陳景惠所造成的溫柔的世界——這是以前

未曾有過的——使他快樂，但在這種溫柔里，却又有着某種不安定的東西。好像他們底家庭是因新的生命而照耀着光明，却又從深深的基礎里動盪着。好像這個光明的家庭是被從不知什麼地方來的寒風膨脹着，吹撲着。

蔣少祖還沒有意識地去思索這些，因為他是非常的忙，並且對家庭生活底一切總是不覺地逃避。他用習慣的惱怒、嘲諷、尊敬、懷疑和自慰來對付這些。當陳景惠向他妬嫉地襲擊的時候，他還是這樣。如常有的情形一樣，這個在外面的世界裏是明確地進攻着的人，在自己家里却總是逃避着。

陳景惠活動到他底社會圈子裏去了，在這個活動里，陳景惠顯露了非常的現實手腕。她原是信仰蔣少祖底才能和成功的，而在和蔣少祖底周圍的接觸里，這種信仰便在可驚的熱情底支配下變成了那種女性的迷信了。在這些活動里，她意識到她是天才底代表人，用非常的現實手腕替她底丈夫開闢着道路；雖然在回到了被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寒風吹襲着的家里去時，夫妻間底感情並不和諧。

虛榮和野心，是像大風一樣，吹走了陳景惠心里的一切怯弱和懷疑。但蔣少祖是不願承認她底權利的，即使所有的人都讚美她，他也不願承認。在他覺得有保留的必要的時候，他就對她露出古怪的、尊敬的態度。這種態度最初很稀少，但愈來愈繁密。朋友們都覺得，蔣少祖是太不能明白他底太太在事業上的價值了；但蔣少祖覺得，除了他自己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明白她在家庭里的價值，即給他造成了這樣一個

不安的、苦惱的世界。

陳景惠底價值是被公認了，於是，不管蔣少祖底心意怎樣，她和他一同，以矜持的、冷靜的態度出現在公共集會里了。

在這幾個月里，上海底活動是非常的多。航空救國、衛生救國、跳舞救國，還有幾千種名目。這些救國的東西，是和北方的惡劣的政局相應，出現在上海，而作為上海這個世界在壯烈的史詩里所唱出的詩篇的。蔣少祖對這一切是憤怒而苦惱，他覺得他是處在渺茫中，但同時他更積極地活動着，因為活動增強自信。

五月初，蔣少祖對他底年青的羣衆做了一次關於法西斯政治的演講。這次演講是爾家和蔣少祖們有關係的報館和一個職業協會發起的，地點依然在那次歡迎訪問團的銀行大廈。

這是蔣少祖第一次作這種公開的大演講。這件事證明了他底成功。

蔣少祖，在確定了這件事後，首先便想到是否可以讓陳景惠到場。無疑的，她自己是一定要去的。

晚上回家的時候，他發現她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她剛從什麼地方回來，沒有換衣服，並且顯然坐下來便沒有移動，在那里興奮地等待着。她用疑問的、不滿的眼光注意着蔣少祖。蔣少祖向她看了一眼，走進內房。

好久沒有動靜。陳景惠依然坐着。保持着她底豔麗的、繁複的衣妝。隨後她堅決

她走進內房。

「我疲倦了！」她柔和地說，笑了笑，坐在搖籃邊。

「從前你說：我倦得很！現在你却說：我疲倦了！」蔣少祖想，看了她一眼。

「小寄在睡覺，奶媽出去了，還在睡覺。」

「你，買了什麼東西嗎？」蔣少祖，露出不自然的、掩藏的目光，瞥着房內。

「我何需買東西！自然有人送來。」

說了這個，陳景惠就環顧，她底打着口紅的嘴邊顯出了輕蔑的紋路。

蔣少祖看着她，同時抓緊了椅背。

「我今天在街上看見了王桂英。」忽然她說，聲調變得倔強，眼里射出了惱怒的光輝。

蔣少祖嚴厲了，猛力地推開了椅子。

陳景惠輕蔑地笑了笑。

「不管你怎樣，你不願意你底妻子提起這件事，是不對的！」陳景惠站起來，高聲說，「你是一個專制的魔王，一直到今天，還忽略別人底生命！」

「住嘴！」

「我不是喜歡鬧事的！我信仰你，但是你侮辱我，你底妻子！」她走上前來。「你所有的我沒有，我底一切則完全交給你！我沒有犯錯，我沒有！是我替你在社會

上掩藏這件事的，不是別人，雖然我相信你對我的愛情……」她沉默了，她皺眉，變得粗戾，難看。高漲的熱情使她底臉重新發紅。

蔣少祖懷疑地、激怒地向着她。

「剛才，我不過跟你說我看見了這個人，像你說看見了什麼人一樣。假若你也能把這件事情認爲是過去了的創傷……我今天是太不小心了。我是太不小心了。一她用顫抖的聲音說，眼里有了淚水，走向椅子，蒙住了臉。「你，明天有一個講演嗎？」於是她撫慰地問。

「你，心里覺得怎樣？」蔣少祖皺着眉，問。

「不要關心我。」她說，悽涼地笑了。「問你自己底事。什麼是重要的？」她說，以那種溫柔 and 精緻，注意着自己底呼吸、動作、聲音。她聳動肩膀，胸部顫抖着。

「啊，多麼可貴的感情！怎樣？究竟經過了什麼事？」蔣少祖想。

「少祖，記住創傷。」陳景惠動情地說，看了搖籃一眼。在她底臉上，代替剛才的難看的粗戾，出現了豐富的、迷人的表情。

蔣少祖看着她，那種近於懺悔和愛情的，但又不確定的東西，在他心里顫抖了起來。

「明天的演講，你去，啊！」他說。

「我，要去的。」她回答，看着他。她底眼光說：「爲了你，我要去的。」

蔣少祖，好像明瞭自己應該回答什麼，上前擁抱了她。但當她底激動的身體——這個女子現在是多麼容易激動！在她底豐富的情熱里，她是到處都發現她底生命底美麗的意義——在他底胸前顫抖着時，他便突然感到了鋒利的苦惱。

他沒有理會他底苦惱，愛撫着她。脫開她後，他在房里徘徊了起來。

「我底事業需要你。」他溫柔地說，即刻痛苦地走出房，蒙着臉站在壁前。

「一切是已經怎樣了？什麼時候開始的？」他想。

因爲人們不願過那種灰白的生活，又不能脫離它，人們便想從這種生活里創造出他們所想像的東西來。各種熱情是在這里面撞擊着，造成了人們所不能「磨不願理解」的痛苦。爲了企圖得到某種難以說明的東西，人們就利用過去的創傷來激發熱情，而掩藏現實和利己。

「一切是已經怎樣了？……但不是很好麼？但不是也有好的東西麼？所以，她是有價值的，在我底事業里。」那個可怕的痛苦緩和以後，蔣少祖想。

房里有嬰兒底哭聲。蔣少祖走了進去。陳景惠抱着嬰兒，那種姿勢，好像要把嬰兒獻給誰。陳景惠低語着，笑着，帶着戲劇的風韻。

「你看小寄，多可憐的，小寄，」她說，揚起眉毛來。臉上有短促的迷惑，她盼望，似乎她體會到了某種空虛。「啊，他是多麼像你，在你高興的時候，啊，也像

我！」她加上說，企圖填補這個空虛。

但她靜默了，以嚴肅的，疑問的眼光看着小孩。這個沉默填補了空虛。

蔣少祖站在旁邊，露出了尊敬的、愁悶的表情，看着她。

蔣少祖和陳景惠走進會場時，臉上有類似的表情，他們臉上都有着嚴峻的、沉思的表情。陳景惠精心地考慮了，她底衣妝怎樣才能在這種場合顯得樸素而莊嚴。她是激動地思索過，怎樣的一種風姿，才能表達出她所認識了的一切：智識、教養、地位、社會關係。在這種激動的考慮以後，走進會場時，她就變得冷靜。她是有些恐懼，但在廊道里走了幾步以後，意識到自己仍然把握着生活里的最好的部份，她便冷靜而嚴峻了。這種外貌是顯得大於她底年齡，但在這個社會里，人們是奇怪地長久地停滯，又奇怪地飛速成長的。這種外貌，是使她變得很像那些在公共場所常常出現的、謀取婦女解放的婦女們了。

「是的，我一切都沒有弄錯！大家要注意到青色衣服和我底表情。臨時我才覺得完全應該像這樣……在我心里，是有着權力！」走過喧嘩的會場時，陳景惠想。她是偶然地用「權力」這個字表明了 she 心里的東西，但在這種表明里，她底生命是明朗了。她決未獲得權力底男性的觀念，但她是確實地領有了權力底女性的感情。

「不要看別人。就是熟人也不要看，這里是和別處不同的。」她想，嚴峻地向著

講壇，感到她底英勇而鎮定的蔣少祖是走在她底身邊，感到無數的目光，對它們感到敵意，走過會場。

「並不是我要求他們，而是他們要求我。」她想，回答着在她心里激動着的，爲一個處在不和諧的高位上的女性所有的企圖諂媚全世界的，又與全世界敵視着的感情。回答這些目光，她露出從容、嚴肅、和冷淡。沒有人知道，在她心里，是燃燒着關於她自身的赤裸裸的思想。正是在這種場合，因爲防禦底需要，她底思想才變得如此的明確、赤裸。

「我決沒有錯！他們爲什麼不鼓掌呢？」她想，皺着眉走到講壇前面。她看了蔣少祖一眼，然後以煩惱的、搜尋的目光，環視着場內。

蔣少祖沒有看她，走到講壇邊去和兩位朋友低聲談話。陳景惠走過去，向朋友輕輕地點頭，笑了一下，然後又露出煩惱的表情。

「爲什麼這些人這樣地走來走去？」她說。

蔣少祖看了她一眼，好像說：「我明白你。」走進左邊的房間，又走出來。

在蔣少祖憂愁地安靜地走上講壇時，場內起了掌聲。陳景惠向着場內，煩惱地看見了在左側坐着的幾個漂亮的年青女子。

「太陽，是從那邊照進來。」她向朋友說，指着窗戶，然後莊嚴地坐下來。

「這些人懂得什麼？還不是出風頭！多麼糟啊！」她想，「多麼糟啊！少祖怎樣

想。但是他是蠢得很，一定不懂得這個！難道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麼？我要向他說明，……是白。」她煩惱地坐着。現在她是在心里明白了她在這個世界里的任務了，她在這里，雖然是榮譽者，却更是憎惡者和防衛者，她煩惱地冷靜地坐着。

蔣少祖向臺下微笑着，然後又變得憂愁。他是在憂愁和他如此地聯繫着的這些人們不理解他。在他底微笑里，他是原諒了他們。他盼顧！場內，注意到了射在場側的、明亮的陽光，和陽光里的某種迷人的豔麗的顏色。他突然感到他底心靈又有了一個冒險的經歷。於是他短促地閉上了眼睛。在他臉上有蒼白的、柔弱的、女性的神情。

「這一切對我祇是一種抽象！誰能懂得？所以，對於他們，我也祇是一種抽象！啊，這個世界！」他想。

於是，在那種使上海一切演說家羨慕的、可貴的安靜和細緻里，蔣少祖開始了演講。他臉上有蒼白的、嘲諷的微笑，好像他是在嘲諷着面前的這個「抽象」的世界。他底這一切使場內安靜了，給場內投進了一種愉快的空氣。好像是蔣少祖和這一切人之間，雖然相互強烈的存在，却因為是抽象的存在，所以永遠互相取予，互相調和。蔣少祖底這種哲學是成功的。他感到了鋒銳的快樂，正如企圖相互抽象存在而不能的夫婦關係給了他以鋒銳的苦惱一樣。

蔣少祖鼓動了必需的熱情。……陽光在豔麗的顏色上安靜地照耀着。

他敘述了法西斯政治底歷史基礎和希特勒個人底性格、歷史。在他描述着國會縱

火的時候，由於他底活潑的諷刺，場內不絕地有掌聲。

他停下來，微笑着，等待掌聲過去。

「我們所檢討的是法西斯政治，它是資本主義底總危機，和德國的國民性與歷史傳統造成的。」他收斂了笑容，嚴肅地說，「希特勒對捷克，對波蘭，對北非和東南歐的領土要求，是不能像現在這樣對付，是決不能在資本主義底一切政治外交里獲得解決的。這就是歐洲底祕密。如此，人類底痛苦將沒有終止。」他用富於表情的低聲說，看着場內。「如此看來，中國底事情也不是從它本身能夠解決的。以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以民族主義對民族主義——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要從痛苦中走出來，我們就要看得更遠，人類底渺茫的遠方！」他以手指前面。「同時，力量就在我們心里。民族解放，是社會的解放！」他有力地說。

蔣少祖在鼓掌聲中憂愁地、安靜地走下了講壇，好像無論他向這個世界表白了什麼和取得了什麼，他口己心里總另有一個奇異的世界似的。羣衆站起來，湧出門，場內充滿了紛擾。他在講臺邊略站了一站，皺着眉凝視着這種紛擾。

「啊，吃不消，吃不消！」他向朋友迅速地走來，笑着說。

陳景惠用一個愛撫的微笑迎着他。和走進會場時完全相反，現在，當場內紛擾起來的時候，她感到她是獲得了解放，有了享受外面的春天的陽光的一切可能，——較之目前的這個使她緊張的世界，她是寧願需要自然的、恬適的東西的。每次的鼓

掌（這些掌聲都是她所希望的）都使她漠然地不安，現在，這一切是過去了，於是她用那種樸素的微笑歡迎了蔣少祖。

這個微笑使蔣少祖幸福。那種休憩的安寧是來到了他底心里。他覺得很意外。他愉快地笑着，看了她一眼。

「我是真的明白了她底價值！」他想。

但當發現有幾個年青的男女向他走來時，他重新露出了憂愁的、疑問的表情。這幾個年青的男女，是屬於喜歡保留名人底簽字的一類的，他們要求蔣少祖簽字。男學生們是直率而恭敬，但女孩們却露出那種熱情的羞怯來，互相笑着，猶豫不前。陳景惠提着上衣站着，向她們笑着瞭解的、讚可的、優美的微笑，如在交際場中應做的，但她心里是憤恨和輕蔑。

「蔣先生，請你……」女學生說，笑着伸舌頭。

「啊，啊，好的！」

蔣少祖匆促地說，接過她底美麗而精巧的簽名簿來。

「你們學校里，有各種活動嗎？」突然地，陳景惠走上前來，笑着高聲問。

「我們學校里很不滿意……。」女學生嚴肅地回答。還想說什麼，但止住了。

「啊！」陳景惠笑着點頭。

「這些學生多麼單純可愛！」學生們走開後，她快樂地向蔣少祖說。

陳景惠，對這個世界，首先是希望，其次是惱恨。但因爲隨後一個小小的機緣，她感到她底姿影是依然在這個世界上輝耀着，對這個世界底色彩和價值得到了結論。在學生們走開後，望着空曠了的會場，她臉上有嚴肅的、興奮的笑容，好像她極想跳躍起來攫住那擺在空曠里的，別人所不能看見的一切。

當他們走過廊道，經過會客室門口時，一個朋友從會客室出來，攔住了他們。一個盛妝的、滿面笑容的年青的女子站在門內。朋友向這位女子介紹了蔣少祖夫婦。

蔣少祖露出一種躊躇來。陳景惠注意到這種躊躇，笑着走近這位女子。

在那種不安的、仇恨的情緒露出了微光時，由於新經驗，陳景惠就興高彩烈地笑着，表現出賢淑的風韻來，走向這位女子。

「她懷疑我！可惡！」蔣少祖想，皺着眉頭走進來。

他們拉開椅子在圓棹旁邊坐下來。那位朋友，盡着上海的騎士的職責，替這位美麗的女性拉開了椅子。蔣少祖在桌上搓着手，皺着眉頭聽着陳景惠和這位女子底談話。

陳景惠底寒暄，問話，和答話幾乎佔領了全部的時間。

這位女子，就是給蔣少祖寫信來的那一位，她希望結識蔣少祖。她是那種在革命底潮流里流浪過的、糊塗的、但美麗而敏銳的女性里面的一個。她底女性的才能使人原諒她底一切愚頑。她底美麗浪漫使人們把她底小聰明當做無上的革命的智慧。人們

可以看出來，在她底身世里，是有着無數的痛苦，但由於反省能力底缺乏，她輕易地便忘記了這些。

她托着腮，笑着，不時看着蔣少祖，回答着陳景惠底問話。陳景惠底熱情使她臉上有沉思的、嚴肅的表情。她不時用手巾擦嘴唇。她極注意嘴唇；對於一個修飾過的嘴唇能表達什麼和啓發什麼，她是有着極高的領悟的。她在笑的時候便垂下眼睛。她底整個的身體，是好像黏在什麼一種看不見的東西上。而在這一切里面，在這種膠黏里面，是顯露出一個拘束着的、經常的、嚴肅的衝動。這種東西感動了蔣少祖。

「這個女子有一種深沉……這種女子，適於做一個最好的聽話者，適於那些藝術的、宗教的、哲學的談話！她聽着，一面注意着自己，微笑是含蓄的，並且她常常舐嘴唇！」蔣少祖想。愁悶地看着陳景惠。「她到底有什麼價值？」他苦惱地想。

「蔣先生什麼時候在日本？」這位女子笑着問。

「我們……」陳景惠說，但沉默了。

「那是四年以前。你去過日本嗎？」蔣少祖問，快樂地笑着。

「沒有。我很想去。」她輕輕地笑，舐着嘴唇。

「多麼好的風度！完全看不出寫那封信的熱情，但是可以感到！我沒有想到會是這樣的！」蔣少祖想，同時，由於一種自覺，瞥了陳景惠一眼，露出了深重的憂愁。

「這個時代太令人苦悶了。」這位女子說。

快。

「因此便要追求，我從你每一部份都看出來！」蔣少祖想，看着她感到銳利的愉

「也沒有什麼。」他嚴肅地說。「現在幾點鐘了？」他問陳景惠。

「十一點。」陳景惠看着錶，冷淡地回答。

「好，再見。」蔣少祖說，有了澈底思索一切的要求，站了起來。

「好，再見。」這位女子笑着站起來，柔和地說，低下了眼睛。

在她底身體各部份，蔣少祖看出來一種拘束着的衝動。這種衝動，在一切條件具備的時候，就會衝破任何法律，而燃燒成狂熾的火燄。這位女子身上的一切都啓示着這種火燄。蔣少祖有着快感、恐懼、和迷惑，從她身邊走開。

「請您時常指教。」這位女子說。

「蔣先生當然要指教。」朋友愉快地說。

「哪里，太客氣了。」陳景惠嫵媚地笑着，說。

蔣少祖疑問地向陳景惠看了一眼，然後恭敬地向這位女子鞠躬，走了出來。

「我要思索這一切，這一切！」走到街上，他想。

「這位密斯楊很坦白，啊！」陳景惠說，挽住了他底手臂。

「是的！」

「今天我很高興！」

「你不覺得疲倦嗎？」蔣少祖突然用虛偽的、憂鬱的聲音說。「啊，你不疲倦，這樣很好……我覺得，我們兩個人，是孤獨地在這個世界裏鬭爭着，鬥爭着，現在又回來了！」他用那種特別憂鬱的聲音說。

第十一章

陸牧生失業了。依靠着岳母或積蓄和妻子底首飾，在他失業的時候，這個家庭度着苦惱的生活。

孤孀的岳母便在這上面建築了她底權威。她用她底積蓄放債，與房子、土會——做南京底老人們所能做的一切。這些老人們，他們必需做這些才能維持生活。這些老人們，在南京社會裏，是有着看不見的、可驚的勢力，堂皇的、政治的南京就是在這些老人們底幽暗的生活經管裏建築起來的。但老人們自己對這個毫無知覺；他們都是前代的遺民。他們之中的煥赫者是金小川的一類，他們多半是可憐的、孤零的老人。

將家底婚母，從二十三歲起，便度着孤孀的生活，她底一切是極艱苦地建立起來的——特別因為她是一個軟弱的女人。幾十年來，在她心中的最強的渴望，便是老年

的統治權。最近幾年，她和女兒女婿不停地爭吵，爭取這個統治權。不時的，在這個家庭裏，兩種觀念所燃起的火燄，撲擊着。陸牧生夫婦認爲老人應該退隱，但老人感到，在他們底生活裏，她是真實的基礎。

在陸牧生賦閑的第二個月裏，夏天，大家的心情都壞，陸牧生和老人之間又起了一次激烈的爭吵。陸牧生打碎房裏一切磁器，出去了。三天沒有回來。老人準備下鄉看姪女，但沈麗英底哭泣和懇求留住了她。

和解了以後，又過了半個月。老人不願因女婿底失業而放棄她底生活節目。她依然上會、收帳、打牌……

下鄉以前，老人領孫兒陸明棟到夫子廟去找一個船戶要債。

三年前，她借給了這個多少有點親戚瓜葛的船戶五百塊錢。這個船戶以前做生意，但被秦淮河底繁榮蠱惑，把生意丟掉，湊了足夠建造一隻大花船的錢，到河滩來碰運氣了。但當他照着別入底樣子，節衣縮食地、狠狠地過活着，把第一隻花船放到河裏去的時候，恰好在這個時候，市政府頒佈了困難時期取締娛樂的命令。接着河水發臭了。於是，這個可憐的冒險家，便陷到人們常常看到的那種不幸裏面去了。花船，原是寄託了一切好夢的，是空虛地泊在河畔，泊在這個船夫底棚屋後面；當風雨摧毀了他底棚屋時，他便不得不把他底可憐的家遷到船裏去，支起鍋爐來。

如人們所常見的，這些簡單的人，不冒險就要滅亡，而冒險，正直的冒險，僅僅

才開始，就把一切全粉碎了。消耗了他們底最後的精力，他們便屈服了，於是被棄置在什麼一個角落裏，和這個喧騷鬧動的世界除了債務以外沒有別的聯繫，但給這個世界添了一個沉默的、靜止的、駭人的洞窟。

蔣家底姑母已經有半年未來索債。最後一次的痛苦使她退避了；與其說是她寬恕了這個不幸的冒險家，寧是她懼怕痛苦。但金錢的損失使她更痛苦。她決定在下鄉前把這件公案——用她自己底話說——弄清楚。她帶陸明棟回來，顯然的，她企圖使孫兒認識這件公案，而在將來繼承她底事業。

但這個最後的審判對於秦淮河畔的沉默了的不幸者毫無影響。這個不幸者用駭人的沉默和麻木接待了她，像接待來自這個人間的任何事物一樣。

是南京底酷熱的天氣。老人在夜裏腹算了帳目，想了對方底窮苦和自己應該採取的態度，清早便動身。她答應陸明棟在要到錢——即使是一塊錢——以後便上奇芳閣吃包子。她是的確期待着這個小小的歡宴的，因為，要到錢，即使是少數的錢，緩和了她底良心底痛苦和金錢的痛苦，那種愉快，她是熟悉的，是值得慶祝的。

她不願驚擾別人，在巷口便下了車。內心底準備使她有着矜持的、剛復的表情；但她底脚步是焦燥的。

她敲門，輕輕地呼喚着。她明白這種痛苦，想到在門內會有什麼在等待着她，她就發慌；她低下了眼睛，眼裏有淚水。「我這個人真太不中用！——她想重新露出了剛

復的表情。

「天太熱！太熱！」她自語着。忽然她發覺，她在心裏準備着的不是別的，而是啼哭的、悲哀的感情。

隣家的麻臉婦人向她搖手，又搖頭，然後指示旁邊的發臭的小巷，好像所指示的東西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陸明棟扶着祖母走進了發臭的小巷。

他們看見牆壁已經坍塌。老人伸頭向牆內看，同時聽見了巷口有嘔噓的聲音。

剛才的那個婦人，因為一種難於說明的激動，走到巷口來，向老人神祕地做着手勢指示着河邊。

姑媽點頭，又向破牆裏面看。

「怎麼弄成了這樣？那些東西那裏去了？……這還了得！」她驚嚇地說，看着破牆裏面的可怕的不幸。

「奶，臭得很！」陸明棟說，皺着眉。

「這還了得！」姑媽想，忘記了向巷口的婦人致謝，走過了巷子，看見了任太陽下浮着骯髒的泡沫的綠色的河，同時聞到了更重濁的臭氣。姑媽掏出手帕來掩着鼻子，在看見晒成黑色的花船和船內的東西時站住了。那個隣家的麻臉婦人，因為好奇，走出了自家底後門，站在門前的陰影裏。

酷烈的太陽蒸發着河上的臭氣。從兩岸的密集的房屋底腐蝕了的骨架下，經過拉

圾堆，黑色的臭水向河裏流着，在陽光下發亮。周圍是深深的，夏日的寂靜和困倦。河岸上奔跑着野狗。遠處有劇場底鑼鼓聲；楣柱脫落的、腐朽的花船繫在河邊。

姑媽最初看見的，是窗內的一個赤裸的、焦黑的身體，它底右肩暴露在陽光裏。從這個肩上望進去，姑媽看見了垂着的灰色的、破爛的布幅。船頭上有着幾片爛了的木板。此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

姑媽躊躇地站着，覺得無力跨過面前的發臭的水塘。船上無動靜；沒有絲毫生命底表徵。那個赤裸的、骨峻峻的、焦黑而彎曲的上身依然停在窗口，好像它是決不會再動一下的了。

隣婦發出了一個喊聲。接着又叫了兩聲——用那種非常單調的聲音。

最後，隣婦焦急起來，走到花船底踏板前，彎腰向着窗內。於是那個可怕的上身運動了，有一顆頭髮稀落的、沉重的頭探出窗子來，向河岸瞥了一眼。

「周得福！」姑媽，鼓起了她底所有的勇氣，叫。

「爹老人家下來。」隣婦說，由於奇怪的理由，露出了敬畏的神情，走到旁邊去。

周得福向姑媽凝望着。當他認出時，他底嘴——假若還能夠叫做一張嘴的話——張開來，流下了涎水，而他底頭顫，像木球在彈簧上一般，在他底細長的頸子上顫動着。長久地，這個周得福顫動着，流着涎水。他用那種可怕的、無表情的眼光注視着

河岸，漸漸地有了激動，他底手開始在窗檻上抓掃。

姑媽發慌，全身流汗了。

「周得福……聽說你，我來看看你！」她喊。

「老人家，進來坐。」周得福發出聲音來，說，於是縮進頭去。姑媽看見窗口的那個上身在哮喘。

「他叫您老人家上去。」隣婦皺着眉，敬畏地說。

「不，請您轉告，說我走了！」姑媽說，流淚了。

「也實在……」隣婦說，「周得福！周得福！」她喊。

這次探出了一個女人底浮腫的臉來，臉上有做出來的笑容。

「沈三太太，您要是不嫌髒……」她，周得福在這個人間的法定的同盟者，諂媚地笑着，說。

當她移動時，姑媽看見她是同樣的赤裸着，戰慄了。

「不，不……我來看看！」姑媽說，摸出了錢袋。「請您交給她——真是這事。」

「請問您老太太是他們底什麼人？」隣婦為難地，殷勤地笑着，問。

姑媽臉發白，踩到泥濘裏去，搖幌了一下，向上面走去。

但陸明棟依然站着，滿臉流汗，疑問地、苦悶地看花船，或者說，曾經是花船的

這個駭人的洞窟。姑媽回頭喊他。

陸明棟是被周得福底女人底那種樣子駭住了。周得福底女人，當姑媽把鈔票遞給鄰婦的時候，便火熱地望視着，而且伸出赤裸的上身來。陸明棟感到了強大的苦悶。

「拿來，兩塊錢，我看見的！」這個赤裸着的女人叫。

隣婦底臉上有痛苦和嫌惡，把錢交給陸明棟，轉身走開去。

陸明棟，帶着極大的虔敬，和極單純的少年的謙遜，走上了踏板，把錢交給那隻可怕地伸着的手。陸明棟看着這隻手，覺得這隻手有某種神聖，在心裏懷着敬畏。交了錢，他站在踏板上，以閃灼的眼睛盼顧。他覺得這個世界是起了某種變化了。

「謝謝你，大少爺！」這個女人突然用假的、溫柔的聲音說，笑着像少女。

陸明棟咬着牙，勇毅地咬着牙，跳下了踏板。

「明棟，我叫你，聽見了沒有？」在巷口，蒼白的、眩暈的姑媽厲聲說。

「走，死囚！來要債反貼本！我是行善，人家曉得了又要說我不中用！不准告訴別人，知道不知道？」她憤怒地說，走出了巷子。

「但是，也的確想不到！」姑媽變了聲音，自語着。「可憐原是好好的生意人，偏是心裏一動，看上了秦淮河！說起來倒是我害了他！當初要是不借給他，他也不會造什麼船的！可憐秦淮河當初那般光景，哪一天不花天酒地。但是害了多少性命啊！」她煩惱地說。

顯然她心裏有着苦悶。剛才的那一切是很可怕的，姑媽已經失去了那種準備哭泣的，悲哀的感情。她經歷着那種苦悶，覺得在心裏有什麼東西沒有弄清楚，並且不能忘掉，她恍惚地，煩惱地自語着。

「這還了得！」她想。她沒有把這個思想用任何一種方式說出來，因為怕陸明棟知道她底弱點。她暫時不能明白這個思想底意義，但覺得對於這個人間，對於她自己，她必需經常存着嚴厲的警惕。

在來到那條河岸以前，姑媽爲金錢和道德痛苦，在離開河岸後，她裝做爲金錢和道德痛苦，並自以爲是真的——姑媽喜歡把一切都弄清楚——心裏却有着渺茫的、不確定的苦悶。

她不能讓這種苦悶繼續下去，像一切老人一樣，她不能讓任何一種陌生的東西進到她底固定了的，清楚明白的心裏來。於是，代替那個計劃好了的，慶祝金錢的、道德的、凱旋的歡宴，她走進了夫子廟一家菜館，要了香腸和酒。

陸明棟露出深沉的、勇毅的神情喝着酒。姑媽沉默地看着他，一點都不阻攔。

像每年一樣，姑媽到龍潭鄉間去作消夏的小住，享受單純的親戚關係所給予的溫暖，權力 和我是存在着，生活着的這個信念——這些於姑媽都是必需的。用她自己底話說，她是去看姨姪女。她用興奮的聲音說這句話，臉上帶着嬌矜的、歡樂的光

采，因為她在這句話裏說明了別人用另一種方式說明的，強烈的東西。

人們時常看見孤零的老太婆，精明而興奮地在街上走着，提有為老年人所特有的，個青年人感到苦惱的行李——白布包袱之類，而用大聲和所遇見的一切熟人說：她是去看姨姪女。人們覺得這是無謂的——看姨姪女。老太婆們不能用另一個字眼來說。但老太婆們是在這裏說明了她為它活着的那個強烈的，主要的東西。在這個世界上，沉默使人們距離，言語——人們祇能使用自己底那一句話——也不能使人們互相交通。

在南京底有名的苦熱裏，老太婆不知疲倦，到處跑着。姑媽到龍潭去，安排好了應該遺忘什麼，和應該得到什麼。於是姑媽果然就滿足了。

姑媽很有做客的嗜好。姑媽有着做客的全套的語言和風致，有時還有眼淚，但姑媽正是在這一切裏面才經歷到可驚的真實和感動。當她帶着假的笑容向她底姨姪女高聲地誇張並假造一切生活底苦惱時，她眼裏就有淚水；並且由於她所感到的「看姨姪女」的歡樂，她在心裏真的哭了。

「這一年來，我老太婆無時不在想你啊！秀英，我底兒子！你曉得老太爺是死了啊！」

姨姪女屬於蔣家底支系。每個人的生涯裏總有一段辛辣的故事吧，於是，在這些辛辣之後，窮困，秀英嫁到鄉下來了。丈夫是很有趣的矮子，並且是勤勞的好人，叫做黃潤福。五年前，龍潭底人們是不知道有叫做黃潤福的這個競爭者的，但現在，由

於命運底犒賞，黃潤福夫婦就建立了他們底王國了。

黃潤福是想不到人們爲什麼會進城的。姑媽底姨姪女，和從前生活過、夢想過的地方隔絕了，心裏有着深深的寂寞。但她也能夠被安慰，因爲她覺得她是能夠服從黃潤福的。黃潤福在龍潭街上有一棟房子，舊了；在小坡下有一座新建的、寬敞的草房，就住在草房裏。現代的人們是沒有這種享受了，在你看到這種草房，這種大的、發出亮的竹椅子，這種好客的主人，和屬於這主人的周圍的一切土地，一切山坡，一切稻子和一切瓜果時，你便知道這種享受是什麼了。

黃潤福和親戚們沒有來往，因爲他們從前欺凌過他。他和什麼人都不來往，但用一種可驚的禮節歡迎着拜訪者。那種禮節底力量真是可驚的，因爲，在你所沒有注意的時間裏，一切甜食、蜜餞、瓜果，都在污黑而發亮的大桌子上陳列出來了；就連那繫在柳樹下的驢子都動着蹄子和耳朵，並且溫柔地嘶鳴着，表現出這種歡迎來了。但這些糖果和蜜餞，多半是黃潤福自己吃掉的，他是非常好吃，有一個可驚的舌頭和一個可驚的胃。

姑媽很安慰地感到，在這個鄉間，在黃潤福夫婦這裏，一切都沒有變化。姑媽感到，這兩年來，她底一切全變化了，惟有這裏沒有變化。在這片領土裏，她是依然享有着從前的一切：一切殷勤，一切客氣，一切感情底誇張，和一切深遠的情懷——寂靜的、憂鬱的、古舊的情懷。

姑媽領陸明棟和蔣純祖同來。第一天，姑媽和姪女談論蘇州底事和自己底一切苦惱。第二天，黃潤福把姑媽扶上驢子，大家到塘邊去釣魚。

在茅亭裏，姪女替姑媽捶彎魚釣，而從這個想起沈麗英和蔣淑珍來：她們，在三年以前，曾在這個茅亭裏釣魚，曾在這裏把針捶彎，當作魚鈎。姑媽把魚鈎投到水裏，看着水面大聲地說着話，姪女臉上有着安靜的、憂鬱的表情。黃潤福捲着褲管坐在木凳上，從布袋裏掏出花生和酸梅來——這個布袋是掛在驢子身上的，上面有着動物底騷氣——吃着，同時凝神地聽着姑媽。

驢子繫在茅亭旁邊。兩位少年是投到遠遠的田地裏去了。

「釣魚要有耐性。」姑媽大聲說，看着水面，「這一年，秀英，我是多麼想你啊！我夢見你馱着稻草，又夢見你生了小孩子了。你什麼時候就要生呀？」

姪女臉上有嚴肅的，特別嚴肅的笑容，看着水面。因為某種情緒，她底手動了一下。

「麗英怎樣？」她問。

「她苦啊！她太軟弱。爲人不能太軟弱。牧生這個人，把事情丟了——昨天我跟你說了的。秀英，在她們幾個人裏，到頭來還是你好啊！」姑媽說，淒涼地笑着；而因為酷熱的緣故，好久地保持着這個笑容。「魚來了，看我這個老太婆！」她拉動魚鈎，又放下去。

「姑媽，您要放遠……您請嘗嘗梅子。」黃潤福甜蜜地笑着說。

「看，還叫姑媽，我知道你要吃光了！」秀英，向丈夫說，憂鬱地笑着。

黃潤福有罪地笑着，藏起了梅子，然後拍了幾下衣服，站了起來。

「姑媽，看我來釣吧！」他說，甜蜜地笑着。接了釣桿，坐了下來，他就變得
多話了。同時姑媽也多話：姑媽憐愛地笑着。於是，他們兩個人就不停地、輪流地說
着。秀英憂愁地笑着，聽着他們。

「你想想啊，姑媽，從孫傳芳過龍潭那年子起，我就祇進過一次城！秀英進過三
次城，有一次，姑媽您過五十歲！……啊，魚來吃了！」

「你動得太快了！」姑媽精明地說。「孫傳芳打南京的時候，我們母女帶明棟
到龍潭來避難，那才避得巧啊！山底下整夜地開火，……」姑媽說，看着輝煌的田
野。「就是潤福記性好！那時候阿龍逃掉了，去當警察，還帶着王家的姑娘，是吧？」
姑媽向秀英說。「革命軍進南京城的時候，大砲對着鼓樓開，又對着洋鬼子底教會
開！……老太爺在蘇州就急死了，淑媛她們相信教會呀！」

「提起你們蘇州來囉，真是，唉！」黃潤福說，大聲歎息，「以我鄉下人看來，
姑媽，不是說見外的話，我是不讚成那些小姐們的！」他說，但顯然「蘇州」使他感
到榮耀。他看了秀英一眼，顯然，在這裏，這個固執的好人和他底妻子有着鬥爭。「
不過，老太爺一生一世，那樣大的一個家，又那樣有錢，唉，天不公道啊！……魚請

「直不吃了！」

「是啊，要是天公道，金素痕那樣人家早就遭雷殛火燒了！你想虧祖……」姑媽停住了，發現秀英在流淚。

秀英向着水面，肩膀靠着亭柱，用衣角揩着眼淚，竭力壓制着自己底激動。姑媽一靜默，她就哭出聲音來了。

「兒啊！可憐，兒啊！」姑媽說。

秀英突然轉過身子來，跌到坐椅裏去，蒙了臉，抽咽着。

「我們底……老太爺啊！」她，這個「蔣家底女兒」，哭着，說。

黃潤福憐憫地看着她。顯然這個好人一時不會想到她底哭泣和自己有什麼關係。

「唉，哭有什麼用啊！」他難受地大聲說。「……看，魚來了！」他站起來，提起了釣桿：他釣到了一條魚。姑媽，正在揩着眼淚，向着魚憐愛地笑了。

……

在暑熱裏面，田野裏有着乾枯的、灼燒的氣息。蔣純祖和陸明棟沿着稻田裏面的彎屈的小路向茅亭走來。蔣純祖是挾着兩個很大的西瓜，陸明棟，手裏拿着枝條，沿路鞭打着稻穗。他們兩個人都興奮、發赤、流着汗。

「你哪裏弄來的西瓜啊！」黃潤福歡心地叫。

「我們偷來的！」陸明棟回答，顯然他覺得光榮。

「唉，我們自己有西瓜啊！」黃潤福說，甜蜜地笑着。

「沒有關係……」蔣純祖說，但站住，而且臉紅了。

秀英，他底陌生的、遠房的姐姐，用淚濕的、悲涼的眼睛看着他，使他臉紅了。他放下了西瓜，走到水邊，有了眼淚。

「純祖，我們釣到了魚！」姑媽說。

「嗯。」他回答，看着水面。

在少年們底周圍，一切都顯得單純、明朗、興奮，鐵道邊有着最強大的興奮，陸明棟有着對火車的狂熱——特別有着對雄壯的機關車的狂熱。一切都不明瞭，也來不及去明瞭，但一切都有意義。平原，絲延到天邊的、金黃色的稻田，綠色的邱陵，和點綴在這中間的美麗的池沼。樹叢，村莊，和在午後突然襲來的雄壯的雷雨。生命激動着，生命在突進。

從強烈的快感突然墮進痛灼的悲涼，從興奮墮到沮喪，又從沮喪回到興奮，年輕的生命好像浪潮。這一切激盪沒有什麼顯著的理由，祇是他們需要如此；他們在心裏作着對這個世界的最初的，最灼痛的思索，永遠覺得前面有一個聲音在呼喚。

蔣純祖更驕傲些，統治着陸明棟，要他服從他底熱情的法律和不斷的、強烈的奇想。陸明棟柔順地服從他，對他有着一種奇特的愛情。蔣純祖爲這種愛情，這種情慾

苦悶，並且嫉妬，於是和陸明棟吵架了。

年青人底尖銳的、突然的感情。突然經歷到那種巨大的苦悶和頹喪。他們不知道怎樣才能和周圍的一切調和，他們覺得周圍的一切祇在參與他們底內心戰爭這一點上才有意義。他們常常恐怖地感到自己不潔淨。

雷雨繼續到黃昏。雷雨底全部時間裏，他們站在門邊，興奮着，注視着激動的、灰暗的平原。雷雨止歇，沒有吃晚飯，他們就跑開了。

他們穿過稻田，向遠處的鐵路走去。他們兩個人，同樣的，心裏有澄明的、潔淨的感情，並且十分溫柔。雲彩在天空化開，被夕照映成了紅色。路邊，稻穗垂着，滴着水。

蔣純祖神聖地沉默着。陸明棟發出了尖銳的、歡悅的叫喊，於是蔣純祖立刻就有了強烈的嫉妬：他覺得這種尖銳的歡悅正是他所神聖地藏匿在心中的。他覺得陸明棟不應該有這種感情，他感到強大的屈辱。內心底純淨和諧和立刻毀壞了。但他仍然沉默着。

蔣純祖沉默着，有着深刻的內省與情感的計謀。

陸明棟，因為他底叫喊沒有得到蔣純祖底任何讚同，感到苦痛，於是又叫喊。他們穿過潮濕的，被夕照映成了紅色的，美麗的稻田，走上邱陵，眺望着鐵道。蔣純祖沉默着，蓄藏着感情的殘酷的陰謀。

「他不歡喜我了！」陸明棟痛苦地想。

他們站在草坡上。蔣純祖以驕傲的、英雄的姿勢站在潮濕的深草中，向着夕陽。蔣純祖底表情宣佈，面前的這激動心靈的偉大的一切，陸明棟不知道。也不應該知道。

陸明棟，在可怕的苦惱中，跑了兩步，大聲地向着坡下的吃着草的水牛喊叫起來。蔣純祖露出了輕蔑的表情，在潮濕的草上坐了下來，抬頭向着天空。

「他怎麼會懂得這些？這些是我的！這一切全是我的！多麼美，多麼淒涼啊！多麼悲哀，多麼淒涼啊！」

蔣純祖需要淒涼，於是有了淒涼。並且感到，陸明棟雖然分享了那種快樂，却分享不到這種淒涼。像人們爭奪物質底財富一樣，青年們殘酷地爭奪着感情底財富。

夕照消逝了。平原黯澹下來，寂靜，深沉，四處有水流聲，蔣純祖覺得淒涼。近處有喊叫聲，先是婦女底快樂的聲音，接着是男子底快樂的聲音。右邊的莊院裏傳來了鑼鼓聲。左邊，很孤零的，有小孩在田邊啼哭着。火車發出轟聲出現在遠處。

可以看見，在灰黃的、豐滿的、廣漠的稻田裏，五個以上的池塘閃着白光。

陸明棟，羞怯不安地在蔣純祖身邊坐下來，胆小地看着蔣純祖。

「你爲什麼不說話？」他低聲問，觸了蔣純祖底手。

「你先回去！我要到那邊去！」蔣純祖冷酷地說，站了起來。

「到哪裏去？」

「鐵路那邊。」

他們聽到了火車底轟聲。

「爲什麼……不要我去呢？」陸明棟用啜哭的聲音說。那個被宣告了死刑的狂熱的愛情，在他底聲音裏顫抖着。

「你回去！」蔣純祖裝出淡漠的樣子來，說，手插在褲袋裏。他吹了一下口哨，向坡下走去。

「我不回去！……你一個人怎麼回來呢？」陸明棟可憐地說。

蔣純祖傲慢地轉過身來。

「我夜裏回來。」他說。

「帶我去吧！祇要這一回帶我去，我就一生都感激你，我要犧牲一切！一切！」陸明棟底怯弱的表情說。有了眼淚。

看見眼淚，蔣純祖感到快樂。他把他底朋友們曾經加在他底身上的羞辱——他經常地蒙受這種可怕的羞辱——同樣地加到陸明棟身上，感到快樂。

「你回去吧！」他說，衝下了草坡。

「他走了！我一個人了！」陸明棟想，突然哭出野獸般的聲音來。

蔣純祖，這個新興的貴族，聽見了他底奴隸底哭聲，不回頭，感到快樂。

「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你這個狗日的！無家可歸的！」陸明棟叫罵。

蔣純祖回頭看着他。

「混賬東西！」他戰慄，大聲喊。

陸明棟哭着向回跑。蔣純祖站着，猛然感到可怕的失望和空虛。

火車發出騷亂的大聲穿過着平原。蔣純祖回頭，看見了車窗底燈光。

「停住！停住！」蔣純祖在心裏大聲喊。

火車迅速地移動着。蔣純祖凝視着，突然向火車狂奔。他感到周圍像海洋。他感到周圍濃黑，起伏着波濤，而火車像戰艦，憤怒地馳過波濤。

火車馳過去了。車窗底燈光在黑暗中閃爍着，表徵着人類底戰鬥，人類底最高的情熱。並且蔣純祖想像了車窗內的一切顏色和溫柔，感到了迫切的渴慕。火車變過邱陵，消失了，蔣純祖跑到鐵道上。他彎腰撫摸着鐵道，鐵道是熱的，震動着。

周圍突然有深沉的寂靜。——蔣純祖覺得如此。於是他坐在鐵道上，想起了剛才和陸明棟底衝突。

「我爲什麼跑起來？剛才我做了什麼事，一定做了什麼事，我錯了！但是剛才怎樣？怎樣？」他想，捧着頭。「多麼可怕啊！做一個人多麼可怕啊！他是不明白的，他年輕！但是我也年輕！怎麼辦？我是沒有家了，什麼也沒有！但是像魯濱遜那樣是最好的，那是多淒涼，多美，多麼好啊！我要一個海島，要一個海，要一隻槍！……」

但是，他罵我沒有關係，我剛才爲什麼罵他！他母親是多麼苦啊，所以我是這個世上最壞的、最壞的壞蛋！我沒有希望了！」他喚醒了痛苦，在鐵道上徘徊着，立刻便痛苦得打抖了——那種年青人底尖銳的痛苦。他打自己，撕着頭髮，虛偽地哭出聲音來。「我要一個海島，一個海，一隻槍，要，要！這樣才沒有人知道我心裏的壞想頭！我不想讀書，我不想！我要！要！我的！不是你們的！」他高聲向自己說。並且伸手擊打他底假想的仇敵。

「但是，周圍多靜啊！爲什麼人要說苦呢？」他站住，用溫柔的低聲向自己說。「該死！該死！爲什麼？好極了！」他溫柔地笑着說，想像自己是最動人的少女。

忽然他聽到陸明棟在近處用胆怯的低聲喊他。

「什麼事？我在這裏！」他回答；聲音有些顫抖。

「要你去吃飯，他們……」陸明棟走近來，用鼻音說，但沒有說完，被一個從天空來的強烈的紅光驚住了。

一顆巨大的隕星飛過低空，強烈的紅光照亮了平原。極短促，極明亮，紅色的光輝照亮地面的一切，隕星馳過低空。可以聽到它底磨擦空氣的響聲，它落在南京底方向。

陸明棟跑向蔣純祖，蔣純祖向鐵道外跑。周圍騰起了驚異的喊聲。

「小舅，落在南京，你看！」陸明棟細聲叫。

隕星落下了，周圍底怪異的喊聲，却繼續着——人們是被激動了，從平原底各處從各自底巢穴裏跑出來，喊叫着。特別因為這些喊聲，將純祖突然變冷靜，作着強人的反省，意識地掩藏着自己心裏的最神異的、最美的東西。將純祖站着不動，注視着紅光消失了的方向，聽着喊聲，感到這一切，證實了自己底動人的存在。感到隕星底紅光所激發的自己底最好的、最美的東西，是別人所不能明瞭，並且是任何表情都不能傳達的。他神聖地，帶着一種奇特的冷靜站着不動，好像表示他早就知道這個，並且他所等待的就是這個。

他輕蔑對這個隕星、也就是對他底俊美的心靈所發出的一切喊聲，一切評論。他覺得他是對的，因為在這個精神底競爭上，他毫無嫉妒。他嚴肅地看着陸明棟。

「我們回去吧。他們在吃晚飯？」他輕柔地問，用這種聲調抑制了陸明棟底興奮。

陸明棟看着他，好像覺得，吃晚飯這件事，在這個世界上，是不可能的。

「我餓了，回去吧，明棟。」蔣純祖輕柔地，帶着自覺的、可愛的虛偽說。好像他企圖證實，吃晚飯這件事，在今天，是特別優美動人的。

姑媽滿足了，於是重新想起城裏的一切，想到女兒，親戚，馬將牌，債務。想到擁擠的、石塊鋪成的街道，和每天下午的賣糖粥的擔子；這個賣糖粥的熟識姑媽，像

熟識街上的一切人一樣。姑媽生了懷鄉病；在姑媽，南京底夏天生活，是可以用賣糖粥的底那張瘦長的、淌汗的、嚴肅的臉來代表的。於是姑媽告辭了姨姪女，像每年一樣，說：明年再來。

黎明時，姑媽騎着驢子，在驢子的屁股上繫着大的藍布包袱，裏面有瓜果，雞蛋，和其他一切，像每年一樣，穿過田野向車站走去。兩位少年走在前面，提着包裏。黃潤福夫婦走在後面；黃潤福敞着胸膛，捲着褲管，手裏提着粗木杖。露珠在稻穗上閃耀着，空氣新鮮、涼爽，姑媽嚴肅，心裏有惆悵，但覺得威風。

姑媽昨夜跟少年們講了她哥哥底故事和牛郎織女底故事。此刻大家都不再想起這些故事，但姑媽感到她昨夜講了什麼，不是講了故事，而是講了生活底悲慘。大家沉默地在田間前進着，姑媽看着遠處，感到憂愁。這片寂靜的、深沉的、美麗的，於姑媽是過於美麗的田野令姑媽淒涼，她不知道，坐在驢子上，她要到哪裏去。今年的夏季是過去了；姑媽想。明年怎樣呢？住在這裏，也死在這裏，不是很好麼？

姑媽沉默着，看着經過身邊的一棵孤獨的、彎屈的，但豐滿的柳樹。

「這棵樹！」姑媽突然說，嚴肅地笑了一笑。但大家不注意這棵樹。姑媽無法說出她從這棵樹所感到的，即這棵樹是孤獨的、彎屈的，然而豐滿的；再過幾年的時間，它，這棵樹就要倒下了。

秀英微笑着，希望姑媽不要淒涼。

太陽昇起來——赤紅的火球，黃色的田野上照耀着淡紅的、隆重的、威嚴的光輝；好像向這個光輝的、偉大的統治者致敬，廣漠的田野裏到處都閃起了水濕底光芒。有雲彩從東方的地平線昇起來。輕輕吹拂的風變成灼熱的了。蟬在四處鳴叫着。但人們看見，在樹叢和小的山巒——江南的柔美的山巒——背後，依然割據着暗影。各處的莊院冒着烟。

田野深處，有憂鬱的，男性的歌聲唱出來了：低緩的、和平的、憂鬱的、獨自尋思的、無可安慰的，好像表示，對於這種莊嚴的早晨，他們，中國底繼承祖先而生活着的人們，是已經歷過無數次了，雖然沒有倦厭，却已經失望了。他們是不願再受熱情底欺騙了，他們是，和平地，憂鬱地，獨自尋思地，無可安慰地——在心裏藏着夢幻。

「我說，姑媽啊！」黃潤福，榮耀地走在驢子後面，說，聽着田裏的歌聲。

「是的，是的，兒啊！」姑媽，在驢子上困難地斜過身子來，憐愛地笑着，說，姑媽很精明，但同時她也懂得黃潤福底「我說」是指什麼：姑媽精明地聽了歌聲。

「姑媽，我是說……」黃潤福甜蜜地笑着，說，他底厚嘴唇有些顫抖了。「……」在鄉下，秀英是寂寞呢！……姑媽，說句笑話，她一直到今天都不會管家……「黃潤福爲難地笑着，說。」

「但是，我是懂得她底心的啊！」黃潤福說，變得嚴肅，聽着田裏的悲涼的歌

聲。

「是的，兒啊！」姑媽說，聽着歌聲。

……

走進車站，秀英就向前面跑去。精明的姑媽立刻爬下了驢子，追了過去。她們搶着買票……秀英羞恥得紅了臉，……最後，秀英看着蔣純祖。

她招手喚蔣純祖走到一邊去。蔣純祖心裏激動而甜蜜：特別因為是美麗的夏日，他對這個安靜的、單純的女子有了那種強烈的愛情。他覺得羞恥，同時又覺得甜蜜，走到她底面前。

這個單純的女人自己也羞恥得紅了臉，並且有了眼淚。

「這個你拿着……」她小聲說，塞過一個紙包來。蔣純祖莫名其妙地全着了，感到大的幸福。他企圖拒絕，但沒有勇氣。他底羞恥的、恍惚的樣子使秀英非常的痛苦。

「純祖啊，……你回去跟叔珍姐姐，叔華姐姐她們說……」她慌亂地說，紅着臉。「……你要她們……來玩！」

「好……」蔣純祖單純地說，畏懼地看了她一眼。「不過……這個……！」他抬了一下抓着紙包的手，說。

「哦，純祖弟啊……不，不要緊的！」她說，揩着眼淚，低着頭走了開去。

蔣純祖皺着眉把紙包塞到口袋裏去。他繼續感到強大的幸福：他是在戀愛。火車剛動時，黃潤福扶秀英騎上了驢子，蔣純祖就傷心得偷偷地哭起來了。

姑媽去了。秀英說：「一有空就來啊！」姑媽說：「一定來，放心，兒啊！」

第十二章

秋天，蔣淑華生了男孩，身體更壞了。蔣淑珍和沈麗英在冬天的時候又懷了孕。蔣少祖夫婦沒有來南京；訴訟沒有結果；老人們生着病，懷念一種說不明白的東西，好像是懷念故鄉。這半年，蔣家底人們底唯一的興奮便是蔣淑媛替妹妹蔣秀菊做媒，而被蔣秀菊拒絕了的事。蔣秀菊顯得是毫不考慮就拒絕，在姐姐們和親戚們里面惹起了長久的議論。

蔣秀菊看到了各個家庭底缺陷和不幸，認為自己，沒有任何保留地，應該完全不同。教會女中底戀愛的風波，對她沒有影響，同學們認為她頭腦守舊，但她却認為沒有一件戀愛是嚴肅而有意義的。父親死後，她是突然地認識了金錢底力量和周圍的墮落和醜惡。如人們在這種少女身上所常常看到的，蔣秀菊，在最初的朦朧的夢想之後，退了回來，着眼於嚴肅的實際了。她底原則是：她心里祇有她自己。她覺得除非

有錢，她不能戀愛，或結婚，而現在她沒有錢。於是，那種絕對的高傲來到了她底心里。

她不大到姐姐們那里去了。但常去看發瘋的哥哥。她想：孤獨很好。

蔣蔚祖很可憐地懼怕一切人，憎恨一切人。但正因爲懼怕，正因爲他並不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冷酷，他不能脫離。因爲金素痕還需要他，他不能脫離。將近過年的時候，他過活得極緊張。他異常詭密地偵察着：金素痕是否還需要他。

他證明金素痕不頂需要他。總之，他沒有得到肯定的確證，也沒有得到否定的。意志底缺乏就在於沒有力量造成一種事實底確證或心靈底確證，在瘋人更是這樣。

蔣蔚祖養成了他底思索的習慣。他先在房里亂走，把一切東西都弄亂或破壞，然後不動地躺在這些凌亂的東西中間。在他有疑問的時候，他就又站起來，再弄亂。如此直到這種凌亂肯定了他底思想，或者說，他底思想肯定了這種凌亂的時候爲止。

又是在陰雨的、嚴寒的夜里。昨夜金素痕在這里哭過，今天他，蔣蔚祖，在這里思索着。他把椅子翻倒，把被單和衣服拖到地上，肯定金素痕底悲哀是假的。但爲什麼要做假？他想，不能解答，於是把椅子推到床邊去，把一件衣服撕破。六隻蠟燭照耀着，蒼白的蔣蔚祖僵直地躺在地板上。

他忽然搥地板，叫出兩聲野獸的聲音。

遵照金素痕底囑咐，用人站在門外監視着。但到深夜時，她找到了可以安心的理

由，下去睡了。

蔣蔚祖槌地板，叫出野獸的聲音。

他站起來，把桌子翻倒，他坐在桌子上，舉手蒙着臉，聽見了風聲和雨聲。

「又是一年了！爹爹底屍骨要爛了！他也等得急了！」他想。

「來吧！來吧！這里來吧！」他覺得，在遙遠的風聲和江濤聲里，有這樣的一個聲音在呼喚着他。這個聲音一年來便呼喚着他，今夜顯得特別親切。

「我來了！來了！」蔣蔚祖說，拉動地下的雜亂的被單，躺下去。

「昨天她說：『我們總要分離的，有什麼關係！』怎樣？好極了！那麼我是否要殺死她？」他想，望着燭光。「不讓她活着！活着比死還難受，又有阿順！那麼，我怎麼辦？」

在這個人間底深淵底極底下，深沉的寂靜里，蔣蔚祖聽見了遠處的江濤底悲慘的吼聲。

「不要想！什麼都不要！我到蘇州去！到爹爹墳上去！到寒山廟里去！」他說，於是站起來，吹熄了兩隻蠟燭，把地上的一切全踢亂。然後又躺下去，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我把這個房子燒了！這樣我就不會再留戀了！」他想。

他閉着眼睛躺了一會。然後站起來，緊張地把一件毛絨衣加在身上，又打了一個

包裹，數了數身上的錢。他挾着包裹，望着燭光。

「阿順啊，我是不仁不義！」他說，取了一隻蠟燭，但又放下，盼顧着。

「這個人間有何留戀！」他說，露出了冷酷的表情。

「是的，何所留戀！不仁不義，男盜女娼！與其被人侮辱，當不如歸去啊！」他說，拿起蠟燭來。

「啊，辭別了，這個人間！辭別了，可憐的素痕！」他大聲說，淒涼地流着淚。他底手顫抖着。他挾着包袱走到門前，打開了門，拿蠟燭向外面照了一下。然後他走回來，迅速地，強制着自己，點燃了帳子。他屏息地看着帳子燃燒。火焰衝到帳頂，他發出了野獸般的絕望的叫聲。

蔣蔚祖明白了他所做的事情底意義，明白了火燄底意義，明白他是從此失去一切了。他恐怖地上前拉帳子，但屋頂底蘆蓆已經着了火。他在烟里跑了幾步，又叫了一聲，怕被別人發覺，逃了出去。

跑到荒僻的街角時，他回頭，看見火燄已經昇在屋頂上。火燄衝到空中，在寒風里撲擊着。舊朽的、孤獨的屋子燒着了，蔣蔚祖底洞穴，蔣蔚祖底地獄和天堂燒着了。四近有了激動的人聲。好像被什麼力量支配着似地，蔣蔚祖戰慄着跪了下來，向火燄叩了一個頭。

在這個大的力量前面，蔣蔚祖屈服了。好像驕傲的青年屈服於愛情，這個人間底

輕蔑者屈服於對人間的淒涼的棧戀，蔣蔚祖覺得自己是不可饒恕的，將來也不可饒恕。於是他沒有力量回到故鄉去了。爲了尋求恩澤和饒恕，他走向毀滅，消失在南京底那一大批不幸的人們中間了；這些不幸的人們，是被南京當做它底渣滓而使用着的。

人們常常以爲自己是因真理而冷酷有力的。瘋人更覺得自己是因真理而冷酷有力的，直到最後，他才明白自己底可憐的戀情。蔣蔚祖流落到街頭去了；最初和幾個這種同伴住在和平門的破廟里，後來被趕走，逃到南京附近的板橋去。最後，在第二年春天，他又在南京出現，醉着，穿着乞丐的破衣，疲勞而怨毒，幹着下賤的生業。

金素痕找尋了一些時，確信蔣蔚祖是死在什麼地方了，確信自己，在這個人間，失去了往昔的寄託，明日的希望，主要的，瘋狂的伴侶，是孤零了。這樣地設想了，悲哭了以後，她就從這一場可怕的惡夢里醒來了。她在下關底另一間屋子里佈置了蔣蔚祖底靈堂，好幾天帶着五歲的男孩在那里廝守着。法院開庭的時候，她，寡婦，帶着阿順去……。她在庭上哭了。

接着，二月間，她就嫁給了一位年青的律師。

一面是靈堂，一面是婚禮。金素痕從這種悲劇中取得了她底生活權利。她確實是愛着那個不幸的書生，可憐的瘋人的。她相信她是替蔣蔚祖底寡婦孤兒找尋出路，她心里非常悲哀。

金素痕，預見到這個結婚底完全的勢利和冷酷，抓緊了這個悲哀。除了這個悲哀，她在人間是沒有別的東西了。一種可怕的劇痛，預示了她底將來底不幸。於是，過去的一切，就被一種純潔的光輝所照耀，變成了詩和圖畫。

她誠實地懺悔着，她底悲哀的熱情吞噬了一切。在某一天早晨從惡夢里醒來的時候，蔣蔚祖就變成純潔的天神活在她心里了。

「我有多少罪惡！」她想，帶小孩上車，到下關底靈堂里來。

她沉默地走進靈堂，坐下來悲傷地望着蔣蔚祖底照片。她做手勢叫佣人點蠟燭。她做手勢叫小孩叩頭，小孩恐懼着。她站起來，把小孩按在地上，同時她哭了。

「阿順，阿順，爹爹去了！」她哭，說。

於是她望着照片，

「可憐的蔚祖歸去了！」她說，低下頭來。「留下了我們，受不盡的辛苦……：蔚祖！蔚祖！你總知道我底心！我是你底素痕，無論在這個人間，還是在……：九泉！蔚祖，一切都完了，我們做了一場惡夢！我們在應該相愛的時候沒有能夠愛，現在你去了，而我也不久了，我是一個罪惡的女人！……：從此，我要在這個萬惡的人間……：啊，不，蔚祖，你什麼都曉得，你不能就這樣丟下我啊！」在痛灼的悲傷里，金素痕叫了起來。隨即她倒在椅子裏。

漸漸地，在時間底沖洗里，金素痕就得到了寧靜的悲哀。用一種非常的力量，

這個女人壓下了可怕的迷亂，結了婚，照舊過活着。夜晚睡去，白天醒來，可憐的金素痕就覺得自己已經平安了。

三月中旬的一天，陽光照耀着的、新鮮的早晨，蔣秀菊經過中華路去看一個朋友。她是美麗、俊雅、新鮮，提着小巧的皮包，像每次一樣，沉思着走着路。在中華路中段，當她過街時，她遇見了列隊進城的軍校底學生們。他們整齊地在道路中央前進着，唱着歌，並且喊口號。蔣秀菊皺着眉站下來，讓他們通過。

這個嚴肅的、進行着的、年青的男子們底隊伍，是突然地在蔣秀菊底沉靜的心里惹起了一種混合着歡樂的恐懼。她莊嚴地站着，望着對面的屋簷：屋簷照在陽光里。她感到通過着她底身邊的男子們都在看她；她在這些目光里，就像屋簷在陽光下。她突然地，恐懼而歡樂地，感到了這個春天的早晨底全部的美麗，並感到自己是年青、驕傲、美麗，在面前擺着一切。

軍校底學生們通過着，唱着歌。

「他們到哪裡去？這麼早！」蔣秀菊輕蔑而又溫柔地想，望着對面的屋簷。「但是我管他們到哪裡去！」她想。

「我現在要出征。我愛人要同行……」軍校底學生們通過空曠的道路，整齊地踏着皮鞋，由長官發了號令，以粗啞的、無表情的聲音唱着歌。

「我現在要出征，我愛人要同行！」他們機械地搖擺着手臂，唱着歌；陽光輝耀着；在陽光里，站着一個嬌美的女郎。好像祇是爲了這個，他們才列隊到街上來，並且唱歌的。

蔣秀菊被吸引，不覺地看着他們。她接觸到了幾對明亮的、匆促的眼睛。有人紅着臉，皺着眉，閉緊着嘴巴，連過蔣秀菊面前，因爲覺得一個這麼大的男子在街上唱歌是可羞的，尤其在一個少女面前唱什麼「愛人要同行」是可羞的。蔣秀菊臉紅了，立刻轉身沿人行道走去。

「啊，他們真有趣！」她想。「但是，我喜歡孤獨！」她溫柔地向自己說，看着面前的道路上的陽光。

「收復國土！」隊伍繼續通過，發出了咆哮。

蔣秀菊站下來重新看着他們。她覺得，在這個洪大的喊聲下，她失去了什麼。失去了什麼細緻的、溫柔的東西。這個洪大的喊聲佔領了街道，於是街道、陽光、雀、興奮的人們，遺忘了她，蔣秀菊。

隊伍通過着。兩旁停着車輛和人們，隊伍流動着，像無波的、峻急的河流。蔣秀菊幾乎不可覺察地皺了眉，有了煩惱的表情，沿着屋簷走去。

「大家說中國要亡了。有誰負責這些人底命運？有誰負責我底命運呢？」她想。但心里感到，是這些人自己，負責這些人底命運，是她自己，負責她，蔣秀菊底命

運。因為她，蔣秀菊，和這些人，都活着。因為是春天，並且陽光是這樣的美。

「我應該安靜，否則就不好了！」她在心里說；這是對瞬間前所感到的一切說的。像青年男子們不敢有過多的激情一樣，少女們不敢有過多的春天、陽光、煩惱；她走進了石塊鋪成的街道。陽光在附近的玻璃窗上閃耀着，遠處有喊聲。

她聽見了迎面來的鑼聲，看見了從十字街口向這邊轉彎的、激動着的人羣，首先是襤褸的、叫囂的孩子們。在人羣上面，在陽光里捲垂着藍色的、白色的幔帳和黃色的旗幟。因為道路太窄，她在一家店舖門前站了下來，以便讓這個出喪的行列通過。

這個隊伍，前面的一段是雜亂而紛擾的，展覽着窮苦的人們。像一切出喪的隊伍一樣，祇在最後面才出現那種必需的悲哀與莊嚴；在前面，幔帳和旗幟飄揚着或捲垂着，展覽着富有，也展覽着貧窮。敲鑼的是一個粗野的老頭子，他跑在最前面。其次是鞭炮，不絕的鞭炮；襤褸的孩子們鑽到大人們底踏動着的腳下去，搶奪着鞭炮。街道兩邊站滿了觀眾。

蔣秀菊，露出了那種高傲的、疲乏的樣子，皺着眉站了下來。在這個熱鬧的街上，她充份地感到自己是教會女中底學生。她覺得這里一切都無聊。正因為這里的一切，她想起了自己底朋友們。在紛擾的、煩惱的城市里，高傲的人們慣於想到自己有些什麼，以和各種引誘和刺激抗衡。

蔣秀菊不耐煩地注視着行列。她嫌惡那些鞭炮。想到將要看見孝子和棺材，她就震動了一下，低下了眼睛。

「多麼討厭！」教會女生想，望着前面：窮苦的人們抗着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走近來了。看到那最前面的一個，蔣秀菊就驚嚇起來，把皮包提到嘴邊。她跑了一步又站下。隨後她不顧一切地叫起來，衝了過去。

她所看到的，就是那個已經死了好幾個月的蔣蔚祖！

蔣蔚祖麻木地，蹣跚地走着路，抗着「王祥臥冰」。他底頭髮那樣長，他底臉上塗着泥污和鼻涕。他所穿的衣服——假若還能叫做衣服——在一個叫花子身上，是很適當的，但在蔣家底兒子身上，是駭人的。破布片垂着，胸部和肩頭都露了出來；下身的布片垂到膝蓋，露出了破爛的腿。

在他底疲倦的眼睛里，是有着一種沉醉的神情。他是什麼也不看，生怕落後，蹣跚地走着路——拖着他底屍體。好像他並不是走在人羣里，好像他是走在荒野里，因為目標還沒到達，所以他還爬着。一個內心的目的，一點點埋藏在死灰里的微弱的火花，是可以拖着一個屍體在荒野里走這麼多路的呀！

這個怨鬼，是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在南京，出現在他底妹妹面前了：爲了贖罪，抗着二十四孝圖！

蔣秀菊，在認出哥哥來的那瞬間，和驚嚇一同，心里有恐懼的感情，覺得，一個

教會女生，在這麼多人面前，認一個乞丐做哥哥，是可怕的。所以她跑了一步又站下。

立刻她爲這感情而感到空前的、燃燒般的痛苦。爲了這個宿命的感情，她底潔白的生命是有了一個痛苦的創傷。人們時常看到，安靜地生活着的人們，突然地、不爲什麼地就倦厭起來、痛苦起來，感到無可安慰，就是因爲過去的祕密的傷口又在流血了的緣故。

當她如火簇一般地，在衆人底駭異下跑上前去的時候，她底創痛是已經無可挽救了。爲了消滅這個不潔的創痛，她抓住了這個乞丐，哭出聲音來了。她底皮包落在地上。她以燃燒着的、恐怖的眼睛盼顧着。

蔣蔚祖麻木地看着她。爲什麼，他既是在荒野里行路，還會被人拉住呢？但妹妹底哭聲和恐怖的眼睛使他顫抖了起來。他顫抖起來，好像要逃脫，但露出了無力的、乞憐的、小孩般的表情，二十四孝圖跌下來了。

人們圍成圈子。立刻有襁褓的小孩搶起了二十四孝圖抗在肩上。出喪的行列照舊地前進着。

「阿哥，阿哥，阿哥呀！」蔣秀菊，帶着所有的愛情和沉痛，大聲叫。

在這個叫聲下，那種消失了很久的人間的情感在蔣蔚祖心里甦醒了。他眼里有了淚水，他發白，暈過去，倒在蔣秀菊底勇敢的、迅速的手臂里。

「他是你什麼人？」一個老頭子輕輕地、冷淡地問。

「是我哥哥！」蔣秀菊嚴厲地回答，凝視着附近的玻璃窗上的閃耀的陽光。

二

蔣蔚祖被運到蔣淑珍家，而甦醒過來之後，懷孕的蔣淑珍，就坐在床邊哭着。蔣秀菊蒼白，帶着嚴厲的表情——對於別人底，和她自己底錯誤她都不能饒恕——，坐在椅子裏。

另一邊房裏，蔣淑媛和男子們在緊張地商量着這件事。第一，是不是要把金素痕結婚的事情告訴蔣蔚祖；第二，是不是應該把這個消息讓金素痕知道。

傅蒲生和蔣淑珍一樣，認為不能夠告訴蔣蔚祖，因為顯然的，蔣蔚祖是爲了對金素痕的希望才活着的。蔣淑媛則認為能夠告訴，她底理由是：假若還存在着希望，蔣蔚祖便不會出走，而告訴他，就可以使他完全斷念，這樣就可以控訴金素痕重婚，而在訴訟上取得勝利。

至於「是否應該告訴金素痕」，大家認為，首先應該決定是否應該告訴蔣蔚祖。大家低聲爭論了很久。蔣淑媛底獨斷的態度佔了優勢，傅蒲生搖手，沉默了。

「你們到底怎樣想？」蔣淑媛帶着不滿足的表情，看着陸牧生，問。

大家覺得，她特別看着陸牧生，即在這個問題里不起作用的人，是有着特殊的意義的。

大家沉默着，因為對於蔣家事情，誰也不能負責。

「你們到底覺得怎樣？」蔣淑媛問。

「看定和回來……」傅蒲生說，但發現了蔣淑媛臉上的煩悶的表情，就搖手，憤怒地沉默了。

蔣淑媛沉默地坐了一下，走出房去。她走到對面的門邊，伸手招了蔣淑珍。

坐在椅子裏的蔣秀菊，眼睛明亮，露出顯著的仇恨，看着蔣淑媛。但蔣淑媛沒有注意。

蔣淑珍走出來揉着眼睛。

「我想告訴蔣祖。」蔣淑媛冷靜地說。

蔣淑珍同情地看着她，沒有注意她底表情，也沒有注意她說什麼。因為對於她，除了可怕的痛苦以外，說別的，是不可能的。

「你怎樣想？我告訴蔣祖。」

「他睡了。」蔣淑珍說，迷暈地、小心地看着房門。

蔣淑媛皺眉，拖她走到桌子前面。

「告訴蔣祖，叫他死心，說姨子嫁人了。」蔣淑媛惱怒地說，看着姐姐。

「啊……不，妹妹，你害死他——你要他命！你簡直不是人！」蔣淑珍憤怒地小聲叫，向妹妹投了怨毒的一眼，低聲哭着，走進房去。

蔣淑媛靠在桌上，冷笑着看着門。

傅蒲生走出來，走着向蔣淑媛搖手，表示說：「我們不談。走進了蔣蔚祖睡着的房間。」

「我非告訴不可！」蔣淑媛憤怒地說，走到門邊。蔣蔚祖睜着眼睛躺在床上。蔣淑珍喚他，他不答，他望着帳頂。他皺着眉，又奇怪地微笑。他底臉上露出了簡單的、希望的表情。

「蔚祖——蔚祖！」蔣淑珍叫，哭着。

「大姐，你不要哭！」蔣秀菊清楚地、冷淡地說，看了門邊的蔣淑媛一眼。但蔣淑珍沒有聽見。

「蔚祖，你聽我說，蔚祖，別人告訴你的話，你都不要信！蔚祖……」蔣淑珍哭着說。

蔣淑媛輕蔑地笑着，走進房來。傅蒲生又向她搖手，她避開，走到床邊。蔣秀菊靜靜地看着她。

「蔚祖！」她喊。

蔣蔚祖無表情的眼睛向着她。

「淑媛！」蔣淑珍嚴厲地叫，顫抖着。

「蔚祖，你死心吧，素痕嫁人了！」蔣淑媛說，含着輕蔑的微笑。

蔣蔚祖看着她，又看着蔣淑珍，然後閉上了眼睛。

「你好好養病，病好了，我們替你再要人……！」蔣淑媛說。

「狠心狗肺！」蔣淑珍低聲罵，走到後面去。

於是，蔣蔚祖睜開眼睛，以可怕的眼光，看着他們。

「哥哥，不要聽她底話！」蔣秀菊憤怒地叫。

蔣蔚祖向她點頭。

「沒有關係，她當然要嫁人。」他低聲說，含着淒涼的，柔弱的微笑。

蔣蔚祖重新逃跑了。逃跑的第二天底夜里，他找到了金素痕底住宅，來到田野里，站在她底樓下，仰頭看着輝煌的窗戶。

他穿着長衫，背着手，站在雜草里，仰頭看着窗戶。從窗戶里送出留聲機底歌聲來。夜里有涼風，晴朗，下弦的月亮在城牆上面照耀着，荒棄了的田地被污濁的小河割斷，各處點綴着低矮的茅屋和垃圾堆，野狗在中間奔馳嚎叫。月亮在城牆上照耀，城牆底陰沉的黑影在擴張着。污濁的小河閃着磷光。

面對着蔣蔚祖的，是四個明亮的窗戶。左邊一個窗戶里有着麻將牌底聲音和歡笑聲。第二個窗戶沉靜着。第三個，蔣蔚祖所找到的金素痕底窗戶，垂着粉紅色的窗簾，

傳出留聲機底尖利的歌聲來。一個男子底聲音在和着唱，接着又是一個。蔣蔚祖聽見了均勻地踏在地板上的男子底脚步聲。這個窗戶底樓下，是彎屈的樓梯，從下面的窗戶，蔣蔚祖看見一個女僕捧着東西奔跑着。

粉紅色的窗簾被拉開了，撥下了一盆水來，水滴濺在蔣蔚祖底身上。接着，金素痕底身上出現在窗口，向着月亮。然後一個男子出現在她底身邊，用手輕輕地敲她底肩膀。

金素痕沉默着。那個男子低聲唱着什麼，從窗口消失了。於是金素痕輕輕地拉了一下窗簾，轉身向着房內。

那種復仇的感情，在蔣蔚祖心中燃燒起來，給他以最後的支持，使他總能夠站着。現在是完全的絕望了——瘋人明白——因而是完全的復仇。

月亮昇高了，蔣蔚祖在亂草裏坐了下來，想着復仇。窗戶里面已經安靜了，燈光顯得更明亮。蔣蔚祖看見那個穿西裝的男子迅速地跑下了樓梯。……

窗里的燈光熄滅了。蔣蔚祖緊張地站了起來，於是聽見了一聲尖利的、恐怖的叫聲。蔣蔚祖靜靜地抱着手，站住不動。

金素痕出現在窗口，認出了蔣蔚祖——他正在站起來——發出那個尖利的、恐怖的叫聲。以後是完全的寂靜。金素痕在窗口站住不動，望着下面。

從這個叫聲，蔣蔚祖感到了難以說明的滿足。他仰頭看着金素痕；明白他底目的

是達到了。於是他迅速地轉身，在月光下踏着荒草走去。

金素痕發出了恐怖的、求救的喊聲。蔣蔚祖回頭看了一下，靜靜地踏着荒草走去。

……
深夜兩點鐘，蔣蔚祖走出挹江門。

街道很靜寂，警察在各處站着；不時有小包車射出強烈的電光來馳過街道。四圍有稀落的燈光，街道兩邊，行道燈底整齊的電綫在空中延長到遠處，由疎而密，在遠處的十字路口匯合成了繁密的星羣。不可分辨的遠處有沉重的、遲鈍的馬達聲。

出城時，蔣蔚祖被警察攔住。蔣蔚祖安靜地站下來，警察寂寞地走近來，在他底身上搜查。蔣蔚祖安靜地看着警察肩上的發閃的槍刺。

「你夜里爲什麼在外面走？」警察疲乏地，嚴厲地問。

「我回家。」蔣蔚祖安靜地回答。

蔣蔚祖扣好了衣服，走出城門，覺得離別了什麼，回頭，看見了矗立在遠處的天空里美麗的、紅色的霓虹燈。

他凝視着這個霓虹燈。於是在他底冰冷了的心里，第一次地，對這個城市有了一個完整的印象。在以前，在他燃燒着的時候，這個城市所展示給他的是腐爛的濃瘴、痛苦的誘惑、欺凌和侮辱；但現在他明白了這個城市是一個整體的存在，那些燈光

是它底生命，而那個沉重的、遲鈍的馬達聲是它底呼吸。

他走到十字路口，向警衛台底綠燈看了一眼，轉身沿江邊走去，聽見了江濤聲——另一種呼吸。

從最近的碼頭，苦力們抗着貨物向貨倉走去。在朦朧的燈光和月色下，移動着他們底沉重的、陰鬱的身影。他們，在夜底寂靜里，發出哮喘聲和輕微的吭哨聲來。

但蔣蔚祖對這一切是淡漠的，對那敷在城市上空薄薄的白光，他是淡漠的；對江濤底幽暗的閃光，他是淡漠的；對他底往昔的巢穴，那一片荒涼的廢墟，他是淡漠的。因為這個世界已經不需要他了，他才覺得這個世界是完整的。因為他底呼吸已經不屬於這個世界了——假若一切種類的仇恨和愛情，是這個世界底呼吸的話——他才覺得這個世界是完整的。

他在暖的和、沉寂的春夜里前行着。但他感到溫暖，不感到沉寂——魅人的沉寂；不感到一切，他底思想，是淡漠的、烟影一般的、隨便的。

「這是我點火燒掉的。」走過廢墟，他想，沒有停留。「那一盞燈壞了，……我聽見輪船的叫聲……那個警察看着我，不許我回家……這裡又是一個警察，那邊却是沒有人，一片荒涼了，……我回家！」

他走得快起來。在他走近荒涼的江邊的時候，他是完全虛脫了，沒有思想，望着在朦朧的月光下發亮的峻急的江流，但不感到它底意義。他爬上了懸崖，望着底下的

兇猛的旋渦。南京底沉重的呼吸聲消失了，一切聲音消失了，雖然江濤在下面怒吼，他却站在絕對的靜寂中。對於他，一切都死寂、冷漠、無意義。

「那下面是多麼亮！」他想。「我死了！」一個低的、冰冷的聲音在他心里說。迅速地，被某種巨大的力量壓迫着，他蹲下來，躍下了懸崖，兇險的旋渦立刻就把他吞沒了。

朦朧的月色照着城市和江流。那個呼吸，人間底呼吸，沉重的、遲鈍的、安靜的、在深夜里繼續着。

「是人，還是鬼？」金素痕昏迷地想。「是鬼！……我欠他的！」

她向床跑去，但碰在櫃子上。她打開燈，又跑到窗邊，蔣蔚祖已在迷茫的月色里消失了。她跑到房中央站下來，顫抖着，流着汗。

佣人走進來，問她什麼事。金素痕被開門聲驚嚇，倒在沙發里，縮作一團。她脫下皮鞋來，向佣人摔去，然後舉手捶自己的胸脯。

「你……看窗外……」她窒息着說，「水！水！……你帶阿順來……不，不要帶他……你坐在这里……」她用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

她無聲地蹲伏在沙發上顫抖了很久，眼睛望着前面，好像望着可怕的深淵。

然後她爬到床上去，未脫衣服，拖被蓋蓋上。她做手勢叫佣人去找主人。佣人

後，她又跑到窗邊，由於恐怖的幻覺，他發現蔣蔚祖仍然站在草地裏。她顫抖着，猛力關上窗戶。但即刻她覺得蔣蔚祖在她身後，她回頭，看見蔣蔚祖在床邊消失——她底新婚的床鋪。她拚全力衝到門邊，覺得頸項被扼住了。她衝在門上，發出了一聲窒悶的喊叫。

她底丈夫回來的時候，她走伏在床上，用被蓋家住頭。聽見響聲，她頸抖起來，但不能移動。那個富有的年青的律師掀開被蓋來，發現她底履已經抓破。爲了抵禦怨鬼，金素痕是抓破了自己底履，並且把手指咬出血來了。

金素痕恐怖地看着律師。

「讓我死！讓我死！」好久之後，她突然振作起來，叫，跑到窗邊，推開了窗戶。

「你這是幹什麼？……」年青的律師，他底驚嚇已經過去了，向她走了一步，陰沉地說。

「滾開！滾開！」

「你這是爲什麼？……我們可以分離的。」律師嫉妬而仇恨，低聲說，嘴邊有輕蔑的笑紋，看着她。

這個男子，不覺地，從最初起，便肯定了金素痕底不潔。聽見這種仇恨的聲音，金素痕便疾速地回過頭來。「他說我們可以分離？」她想。一種冷酷出現在她底履

上。這種冷酷使她鎮壓了她心中的怨鬼。這種人世的冷酷是鎮壓了陰間的恐怖。較之怨鬼，金素痕還是害怕人世。很可能的，假若人世能給予她一點點真誠和溫柔的話，她便會追逐怨鬼，而死去的。但現在相反。……

於是那種冷酷的鎮定來到她心里了。假若活着已經是這麼可怕，那麼地獄便是無所謂的。她必須消滅，或隱藏這種人間的可怕，於是那種力量來到她底身上。無疑的，在她沒有尋到或造成人間底溫柔以前，她是不能去尋求或製造陰間底溫柔的。她是爲溫柔而生的；任何一種溫柔。她要活着。

她又看了一下窗外；沒有東西。她歎息了，蒙住「臉」。

而且，她哭起來——爲了「人」底溫柔。

「我剛才看見窗子外面有鬼！」她哭，說，「而這全是因爲你……所以你要送我到上海去，我們到上海去！」

那個男子，肯定了「她」底不潔，輕蔑的笑紋依然留在嘴邊。但終於，他顯得溫和，走向她。

「窗外根本沒有東西，你看！」他說，向窗外看了一眼。

「全是因爲你！你跑出去打牌！」金素痕帶着那種可愛的蠻橫，叫。

「下次一定陪你了。……」律師頹唐地笑着，說。

金素痕推開了他。

「我們明天到上海去。」金素痕說，坐在沙發上。

「我不許！」年青的律師，帶着那種官僚的嚴厲，說，因為金素痕剛才推開了他。「你把窗子關上。我不和你爭論，我要明天去！」金素痕冷冷地說。

「唉，蔣祖，你也饒了我吧。……」她在心里悽涼地說，一面穿上了拖鞋。律師覺得愁悶，無聊，又不想睡，於是重新打開了留聲機。他和着留聲機唱了起來，在房裡徘徊着。……

金素痕幾天後去上海了。農曆三月間，觀音菩薩生日的時候，她曾經從上海寫信並匯錢給她底嬌母，要她在神廟里替她敬香、佈施。顯然的，這個可憐的女人，覺得這樣做是可以安慰她底創破的心的。蔣蔚祖曾經回到蔣家，第三天又逃走，從此失蹤的消息，在她離開南京的前一天曾經被蔣秀菊帶來，她不肯相信，但有着漠然的恐怖。於是以後她便一直未回南京。

蔣蔚祖從此就沒有騷擾她了。她在上海買了房子，謹慎地過活着，直到一九三七年的空前的毀滅到來的時候。這個可憐的女人，她底生涯中的燦爛的時日，是過去了。她在南京和蘇州所做的那些擾動，是變成傳說了。人們很少能明白藏在這個傳奇底下的痛苦和毀滅。金素痕，在往後的時日，是抓住了剩下來的東西——金錢，而小心地、順從地過活了。

蔣蔚祖失蹤以後，蔣家姊妹都處在恐怖中，她們互相爭吵。蔣淑媛曾經派人到金素痕家去偵察，但沒有結果。蔣淑珍病倒了。第四天早晨，即金素痕鬧鬼的第三天，蔣秀菊來找金素痕。

她信仰她底誠實和哀痛，認為金素痕決不能抵禦這種誠實和哀痛。她認為這種誠實和哀痛是超於一切利害關係的。她決心說出一切。她臉上有緊張的、嚴肅的、感動的表情。

她上樓，敲門，聽見了回答，推開門。金素痕蹲在房間中央收拾着箱子，各處堆着衣物。瘦弱的、蒼白的、驚惶的阿順站在桌旁。桌上擺着糖果，但他不吃。

看見是蔣秀菊，金素痕就懷疑地站起來，笑了一笑。金素痕披着短的大衣，帶子一直拖到地上。她底臉上貼着紗布。

蔣秀菊，在第一個瞬間，就決定了要做什麼：她看住了不幸的小孩。她底目光變得嚴厲。她走向沙發坐下來。又看着小孩，皺着眉。

命素痕，顯然有些慌亂，拋開了幾件衣服，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遮住了蔣秀菊底射向小孩的視線。

「這樣早。」她說，笑了笑。

「嫂嫂——我還是叫你嫂嫂，因為阿順是我底姪子。」蔣秀菊嚴正地、高貴地說——一個年輕，未出嫁的女子，她第一次用這種社會的、英勇的態度說話。明白她現在不是爲自己說話。她心里就有力量，她感到她已經把金素痕抓在手中了。她看了金素痕。「我問你，我很誠懇，一點都沒有侮辱你的意思，你看得出——我問你，你知道我哥哥是真的死了，所以才結婚的嗎？」

在金素痕心里，發生了一陣冰冷的戰慄——她現在是弱者。

「他當然……」金素痕回答，停頓，想着什麼，看着地面。

「我抓住她了！」蔣秀菊興奮地想，輕輕地嘆息了一聲。

「那麼他底屍首呢？不，你聽我說，我和你沒有仇，別人和你有仇，我却同情你……也許你並不需要我底同情，不是嗎？」她說，感到心里顫動着友情。

「你們找到……屍首嗎？」金素痕嘴唇灰白，低聲問，頹喪地看了她一眼。

「他沒有死。」

「怎麼？——阿順，你聽，她們說爹爹沒有死。」金素痕匆促地轉過身子去低聲向小孩說。

「他當了叫花子，好幾個月，四天前他回來了，……我三姐告訴他你結婚了……」

「瞎說……」

「你聽吧，三姐告訴他，於是第二天他就跑掉了。你不知道嗎？你憑良心說，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嗎？」

「他？四天前？」金素痕說，一種恐怖來到她底臉上，她拉衣服，站起來又坐下。
「阿順，她們說爹爹回來了。」她匆促地向小孩說，藉以表明這一切是不可信的；但她底匆促的聲音和動作證明了她底恐怖。

小孩，發出一種細弱的，窒悶的聲音，哭了起來。

「他當了叫花子，人家出喪，他替人家扛二十四孝，我在中華路遇見……」蔣秀菊激動地說，但被金素痕打斷了。

金素痕，被小孩底哭聲刺激，猛然站起來，冷酷地看着小孩。

「哭什麼？滾出去！」她向小孩叫。她以陰暗的眼睛凝視着窗外的明亮的陽光。
蔣秀菊，沒在她底純潔的歡喜里，看着她。看着窗外。那種青春的自覺特別生動地來到她底心里，她想到，她將是正義的、純潔的、良心平和的——在陽光下行走。

「我們大家都有罪……」她說，笑了笑，同時有了眼淚。

「蔣秀菊！」金素痕憤怒地叫，「我不聽你們底謠言！我認不得你……」
蔣秀菊失望地看着金素痕。

「其實我很同情你……」她慢慢地低聲說，垂下了眼睛，她底上唇顫動着。
「我不認識你！……阿順，過來！」金素痕抱起小孩來，向衣櫃走去。

「我不怕你侮辱，你總有一天明白你自己，而感謝我……」蔣秀菊說，激動地笑着，看着阿順，感到美麗的陽光、空氣、街道，感到一切顏色和一切聲音，感到這些都屬於自己，感到自己假若在這里蒙受侮辱，便必會在外面，在心里，在上帝那里得到報償，於是又流淚。

「我底哥哥底可憐的一生，留下這一個孩子，而他那般愛你……有拿這樣的忘恩負義報答愛情的嗎？」她說，站着，哭了起來。

「你還太年輕，小姐。」金素痕輕輕地回答，沒有轉身。

「我希望你幸福！」蔣秀菊驕傲地說，活潑地擺了一下頭，側着上身走出門。她走到街道上，站下來，望着蔚藍的天空，覺得自己在這個天空底下，已經完成了一件最好的工作。

但她突然有悲哀。陽光照在玻璃窗上，照在車輪上，塵埃在霧靄中飛揚——她突然有渺茫的悲哀。

「我剛才說了這些，這樣說，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簡直像一個社會上的女人！我不是已經不純潔了！是不是過去的一切都失去了！我並不假，那麼我錯不錯？」她想。她到生病的蔣淑華處來，向她述說剛才的一切——但沒有說出自己所感覺，所思想的。

「我爽爽快快地問她，我又看着阿順！我看出來她很害怕！『那麼他底屍首呢，

假若依你說，他死了！」我問她了。她很慌，我沒有料到。「她興奮地說，臉發紅，『我說『我沒有侮辱你的意思，我不是你的仇人！你是不會隨隨便便就結婚的吧。』好，在她發慌的時候，我一口氣一起告訴了她。好久好久她坐着不動。後來她完全否認！當然她是要完全否認的，是不是？你想想看！她其實可憐的很！』她興奮地，快樂地說，『這樣看來，哥哥當然沒有到她那里去了……』她停住了。「但是，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她小心地說。「阿順可憐極了，將來不知怎樣……」因剛才的快樂而不安，她加上說；但又覺得自己虛偽。因為她此刻心里毫無痛苦。第一次的嚴肅的、勝利的社會活動，是在她心里造成了那麼大的快樂與興奮。

她不安地看着蔣淑華。

蔣淑華躺在高枕頭上，臉色蒼白，眼里有陰沉的火燄，望着帳頂。

她拖白色的被單蓋好手臂，嘴邊有了不可覺察的笑紋。

「他死了。」她輕輕地說，凝望着窗外。

蔣秀菊覺得自己有罪，沉默着。

桌上有金魚缸和牡丹花。窗上插着新剪的紙花。在櫃子頂上，燃着的檀香在金色的、精緻的圓香爐里悄悄地冒着烟，那種幽寂的、潔淨的香氣，散佈在空氣中。

陽光照在床邊的地板上。從遠處傳來的市場底騷鬧，給這個陽光以特殊的意義。嬰孩在搖籃里發出了哭聲。蔣秀菊以謹慎的目光看着搖籃，突然地明白了什麼，

嚴肅地抱起裹在黃色的棉綢里的小孩來。

小孩伸動四肢，柔嫩的、粉紅色的眉頭打皺。

「不要把你身上弄髒。」蔣淑華說。唇上有同一的不可覺察的笑紋。

「不，沒有關係。——我喜歡。」蔣秀菊嚴肅地低聲說，抽開了小孩底尿布。她露出了抑制的歡喜，把尿布上的黃色的排泄拿給蔣淑華看；她底眼光請求蔣淑華饒恕什麼，蔣淑華明白，向她微笑着。於是她嚴肅地、沉思地、熟稔地替小孩做着一切。

第十三章

從春天到冬天，有無數的事件刺激着南京底人們。汪精衛被刺，藏本失跡。燕子的日本軍艦擄下了砲衣，人們傳說：除了教導總隊以外，南京沒有軍隊。南京底市民們在興奮和恐懼中生活着，在謠言中生活着，他們模糊地感覺到，城里和郊外，是在祕密地進行着軍事的工程，因為各個險要的地方：雨花台、台城、紫金山……都封鎖了。而在京滬綫和蘇嘉綫，是建築着所謂興登堡防線。侵略者底鐵騎迫近來了。

在上海、廣州、北平，掀起了學生運動底怒潮：青年們要求政府領導抗日。

在這種巨大的興奮里，冬天，蔣少祖離開了他底工作，到蘇州來結束他底私人事務，這種緊張使他感到有清醒的必要，使他感到，劃時代的偉大的事件即將到來，他應該找一個時間沉思一下，並且結束私人的事務。蘇州底房契在他底手里，訴訟現在已不再防礙這個房子底出賣，同時蘇州有人願意出相當的價錢買它。他覺得假若這個

機會錯過了，便又要延宕下去並且可能發生新的糾葛。於是臘月中旬他和陳景惠到蘇州來。

到蘇州的時候，他覺得奇異：爲什麼他恰恰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全中國都冒着燄的熱烈的「前夜」和落着雪的嚴寒的冬天來蘇州。但他想，暫時地離開那熱烈而煩擾的一切，在落雪的古城里走着，清醒地意識着生命底自由，是快樂的。

他抱着小孩在雪里走出車站，意識到這個世界沒有辜負他，他也沒有辜負這個世界，心里有大的恬適。

陳景惠，穿着灰色的冬季的短大衣和男子的皮靴，手插在衣袋里，快樂地在雪里走着；聽着那種清醒的聲音，有嚴肅的，感動的表情。

「我覺得滿足，現在最好！」她帶着這種表情說。

「是的！」蔣少祖回答。「你看那邊，雪蓋沒了一切……」停了一下，他加上說。

發現陳景惠所想、所感到的，正是自己所想、所感到的，蔣少祖感動了。他們覺得現在最好，因爲現在祇有他們兩個人，而他們兩個人，又是這樣的和諧。這是多時未曾有過的。因此那種新婚，那種蜜月，特別寬容地，又來到這對夫婦當中，頒給犒賞了——但他們都帶着大的嚴肅，因爲他們已經飽經風霜，明白人世；他們明白這些東西是不能輕易觸動的。

他們在旅館里住下來，然後出去找人接洽。下午，由介紹人領着，那個買主到旅館里來了。

這個買主進來的時候，蔣少祖正躺在藤椅里看報，一面在考慮着自己底渴望故居的憂鬱的心情。門被推開，蔣少祖放下報紙，吃驚了——他決未料到，要買這一座有名的房子的，是一個面孔呆滯的，穿得臃腫而破舊的鄉下老頭子。

介紹人認識蔣少祖，走進房，問了一句報紙上有什麼消息，拿出一種小城里的人們對都會的人們的恭敬態度來，輕輕地坐下。但那個老頭子，鼻涕掛在鬍鬚上，却在門前站着。這個老頭子，手抄在棉背心里，如人們在諷刺中國的漫畫里常看見的，以一種呆鈍的，不放心的眼光看了一下房內。從他底笨重的釘鞋上，雪和泥溶在一起，在地氈上淌着。

「進來……」介紹人，以一種命令的態度說。

陳景惠坐在炭火旁，懷疑地，惱怒地看着這個不敬的老頭。

「是……蔣家二公子？」老頭狐疑地走進房來，問。

「你底房子，我們家兒子要買。……是不是你做主？」他直率地問，沒有坐下來。

「我們底房子！」陳景惠生氣地回答。

她看了蔣少祖一眼，然後，有一種爲幹練的婦女們所有的謙遜的、快活的表情出

現在她底畫着假的眉毛的臉上。她站起來，倒茶，並且請老頭坐下。

「上海人，多麼能幹啊！」那個穿着馬褂的年青的介紹人底羨慕的表情說。

「這裡的天氣，冷得多哪！」陳景惠向介紹人說，笑着。「我剛才還以為他不是的……真料不到！」她說，看了老頭一眼。那種活潑的精力流露在她底姿態上。

但老頭，好像沒有聽見這句話似的，旁若無人地坐着不動。

陳景惠從皮夾里取出文契來——在她丈夫底事業上，她已站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了。

「你看看。」她笑着遞給老頭，然後她撥火。

陳景惠，穿着精緻的、綠色的拖鞋，在這個溫暖的房間里非常自在的地走動着，好像魚在春季的水里；又取了什麼，向着少祖低語着。蔣少祖嚴肅地點了頭，然後拿起報紙來，遮住臉。

老頭，在抓住文契的時候，眼睛發亮。並且手腕顫抖。他把紙張展開來，舉到鼻子上面，看着，喉嚨里發出感動的聲音來。人們會覺得，他是抓住了一個王國。

陳景惠，好像這樣的看法正是她所歡喜的，站在火旁，賢良地笑着。

看完文契，老頭向蔣少祖投了一道感歎的、譴責的、銳利的目光。

「不肖的子孫呀！」這個目光說。

「是哇，是哇！……蔣捷三！」老頭說，但即刻露出冷淡的表情來，左手抄進棉

背心，看着火。

「要不要去看一看房子！」陳景惠笑着問。

「啊！啊！不要，用不着！早就看過……」老頭着急地說。並且突然地眼紅了臉。

於是老頭就固執地盯着那個年青的介紹人，要他先開口。蔣少祖知道，這個介紹人，是一個一直在教私塾的，抽大煙的傢伙，而這個冷酷的老頭，則曾經是他底亡父底奴僕。蔣少祖記得有一次，他底亡父曾經在大廳里痛罵這個老頭，因為他貪財、愚笨、在事務上做騙。蔣少祖時刻記起來，他底亡父曾經咆哮着向這個老頭說：「各人底命是前生注定的！」把他趕了出去。想起了這個，並且想到了老頭進門時所說的話——「我們家兒子要買！」——蔣少祖就非常地憂鬱了。他目前並不需要錢，但他又怕房產會再起糾紛；他不知應該怎樣才好。他憂鬱地沉思着，同時老頭已經和陳景惠開始談判了。

老頭所出的價錢是無可非議的。不過，在七千塊錢的零頭上，陳景惠和老頭發生了爭論。爭論到最後，老頭說，他是還記着「老太爺」的，因此還願意再加一千。陳景惠想說什麼，但沒有能說出來；她臉紅了，因為屈辱和憤怒，她流下了眼淚。

「你是買給你底兒子的吧！」蔣少祖丟了報紙，憤怒地說，看着老頭。

「豈敢，豈敢！」老頭說，卑賤地笑着，並且欠着腰站了起來。

「我們蔣家從來不懂得零頭，要麼是整數，要麼就拉倒！」蔣少祖說，憤怒得顫抖着，重新拿起報紙來。

於是，在蔣少祖底這種高傲下，老頭就屈服了。老頭和介紹人出去以後，蔣少祖就丟下報紙，看着窗戶。老頭底屈服使他快樂，但同時他心里又非常的痛苦。

陳景惠謹慎地沉默着，走到窗邊。已經黃昏了，院子里，山茶花紅着，雪花密密地、沉重地飄落着。

「少祖，雪下大了。」陳景惠說。

「少祖……風雪夜歸人啊！」她說，感動地笑着。

「是的！」蔣少祖說，站了起來。「爲什麼要做一個現代人？爲什麼要做一個中國人？」他說，走到壁前。

早晨，在一尺多厚的積雪里，在寒冷的西北風里，蔣少祖夫婦走進了他們底已經出賣了的、荒涼的家園。

大門已經堵死了，台階上積着雪。於是他們繞到後面去。旁門半掩着。蔣少祖輕輕地推開來，走了進去。她注意到門上的新補的木料；顯然的，在這裏，人類仍然活着。

走進門，看不見路，站在雪里，蔣少祖夫婦接觸到一個荒涼的、純潔的、寂靜的

世界。近處，坍塌的僕役們底櫥房的左邊，一株山茶在白雪里崛起，放開着嬌美的紅花。靠近姨姨底樓房，站着着蒙雪的梅樹，花開放着。樓房後面，假山石全部都埋在雪里——在各處，有黑色的、赤裸的、枯零的樹木站着，西北風在庭園里吹出一種淒涼的、怨怒的聲音來。掛着枯葉的枯樹在顫抖。一隻孤獨的麻雀，叫出了焦急的、哀憐的聲音，在雪上飛着。

看見了這一切，蔣少祖便相信了這一切，當往昔的、兒時的圖景在他心里閃耀起來的那個瞬間，他露出了那種嚴肅的、神聖的、英勇的態度，站着。蔣少祖好久不能思想，並且不能知覺，在他底心里此刻是有着怎樣的感情，但他相信，他此刻的內心底一切是他過去所未曾有過的，並且是他一生中最好的。那種深沉的、反抗一切人生批評家底意見，但又服從目前的世界和命運的，豐富的表情，出現在他底臉上。

在過於年輕的時日，人們是常常玩忽而不敬的，因為人生是侈奢地陳列在他們底面前。但飽經心靈底憂患後，人們遇到了一種東西，立刻就覺得這種東西是過去所失去的——唱着輓歌——是將來所沒有的——這個世界是充滿了過錯——是自己正在找尋的，而且，是啓發正直的懺悔，衡量人格的。好像是，必需在凝視了這種東西，站在這種東西面前衡量了自己之後，人們才能有力量在罪惡和怯懦中重新站起來，在世界上行走。

「我相信，任何高貴的人，在遇到這個時，也是這樣！」蔣少祖想。

陳景惠，睜大了驚異的、不安的眼睛，抱着小孩，望着面前的一切。無數代的中國人底命運，是在這一切里展現出來的。小孩，因肅靜和寒冷而緊張，驚異地看着樓房，那上面，兩扇玻璃窗斜斜地掛在窗柱上，它們底上面的一半蓋着雪。

蔣少祖謹慎地用手杖探路，向樓房走去。他回顧他所踏出的，清晰的腳印。他注意到，在他底身邊，有一棵傾倒了的樹：當他經過的時候，這棵樹底一根枝條輕輕地、但強韌地從雪里彈了起來，於是，泥土和草根底氣息散播在空氣中。

而在樹底右邊，有小的、凌亂的足印連到樓房里。顯然是那個赤腳的小孩底足跡。

「哪里來的小孩呢？」蔣少祖想。「但是我把它賣了！不過過去的一切，是無可賣的，而在我心里，是正常的。幸而我來了，否則將是多麼大的損失！……是的，那些松樹更高，沒有人動它們，但是將來會不會還存在呢？一根枝子彈起來，從雪里彈起來，雖然樹倒了，枝條却彈起來，這就是生活，沒有任何道德標準能夠衡量我！但在這里，有一個衡量——而這種理性，是我底最好的，也是僅有的財產，經過罪惡、欺凌、偏見……無論怎樣，我現在是多麼安靜！」他想。他看見，從側面的樓房底敞開的門里，跑出了兩個窮苦的、赤腳的小孩。他們每個在腋下挾着一些破爛的木板。顯然，他們是檢了這些，回去燒火的。

看見蔣少祖夫婦，小孩們有恐懼的表情，站住不動了。

蔣少祖看着他們皺起了眉頭，因為他們打斷了他底思想，並且給他顯示了他所不樂意的他自己底不幸，和別人底不幸。他向樓房走去，於是，有一種深沉的憂鬱來襲擊他，使他忘記了小孩。他預料着他將要在樓房里看見什麼，預料着大量的不幸將要使他驚愕而悲痛。但看見，才是實現，他向樓房走去。這個樓房，是曾經整天地充滿着一個女人底哭聲的。

「到這裏來的，一切希望都要放棄！」蔣少祖對自己說。但他所想的並不是他底真實。因為，在他底前面，是有着燈赫的道路……

兩個小孩，看見他向門內走，便疾速地在雪上飛奔起來，逃開了。

「這就是蔣家！」他走進門，站住了。他觀看着，驚異起來了，因為，除了左邊一間房里堆着破爛的傢器和木板外，其餘的房間和他們所站立的中堂，是並不怎麼骯髒的，顯然幾天前還有人打掃過。傢具是沒有了。但在樓梯口的牆壁旁，却有一張舊的椅子，上面放着兩顆白菜。蔣少祖想起了馮家貴，不安起來。

「怎麼他住在這邊呢？不會的！但是小孩怎麼不把白菜偷去？這個老人他在哪兒？怎麼生活的？」他想。他走到右邊房門口，張望了一下，站了下來。

「少祖，沒有人！」陳景惠驚異地說。

蔣少祖看着她，因為感到，在她底聲音之後，有一種他所從未經歷過的寂靜在周

團降落了下來。隨即他屏息地向樓梯走去。他拿起一顆白菜來看了一看，皺着眉走上了樓梯。

「是了，一定的！但是他怎樣生活的？怎麼不知道有人偷東西？」他想，覺得像嗅到了一種氣味：馮家貴底氣味和人底生活底溫暖而腐蝕的氣味——然而，有一種寒冷，使他底背脊戰慄。

當他昇到了彎屈而彫花，但污黑了的欄杆旁邊時，通過欄杆，他看見了在煙黑的牆壁旁有一個小的爐灶，而地上有灰燼和燒了一半的、焦黑的柴。顯然老人住在這裏，在這裏煮食物的。他走上去，回頭看了一眼陳景惠，走向爐灶。他發現，在爐灶後面，有一口破了邊的小鐵鍋，里面承着一點水。

不自覺地，由於內心底聲音，他低聲地喚了馮家貴底名子，——像他小時候，在冤屈的時候總這麼喚的。

他走上前去，懷着敬畏和恐懼——他很少對別人的生活有這種感情——輕輕地推開了房門。

房里，除了一張舊床以外，沒有別的傢器。馮家貴——老年的、蒼白的、嚴峻的馮家貴躺在床上，蓋着可憐的破棉絮；棉絮有一半落在地上。在地板中央，放着蔣家底打了補綻的、紅字的大燈籠。從糊着紙的窗戶，那種白色的、純潔的、寒冷的光明透了進來。

蔣少祖走到床前，彎腰拉起地上的棉絮，但即刻站直，他發現——馮家貴死了。馮家貴，蒼白地、嚴峻地躺在純潔、寒冷、而透明的白光里，顯然死去不久，因為在床邊的地板上，還放着一碗水。而且，蔣少祖覺得那種人底生活底腐蝕而溫暖的氣味仍然留在空氣中。

馮家貴是冷峻、嚴厲，然而有安寧，所以蔣少祖看着他，覺得他是活着。陳景惠走到門邊，看見了蔣少祖底姿勢，就心小孩，立刻避開了。大的沉寂降臨了。蔣少祖內心寂靜着。於是，好像恰恰是在等待着他的，他覺得生活底腐蝕而溫暖的氣味散去了，冷的、死亡的氣息從馮家貴發散了出來。

「二少爺，你到底來了，我一生毫無遺憾，我去了！」蔣少祖覺得馮家貴這樣說。懷着敬畏，蔣少祖輕輕地掀起破棉絮來。他看見馮家貴是整齊地穿着破爛的棉襖和棉褲，並且腳上有鞋子。顯然的，老人是穿好了衣服才離開的。

蔣少祖底臉灰白，戰慄，他覺得這種死寂是可怕的，並且覺得，在這個人間，他是孤零了，而孤零，特別是死寂無聲——這種死寂把他也吞沒——是可怕的，於是哭出了灼痛的、短促的聲音來。

他抑住了哭聲，猛力抬頭，覺得周圍改變了，覺得周圍有了生活的、溫暖的、進取的氣息。

「我信仰理性！」他抬起臉來小聲說。

「那麼，馮家貴，我底父親，讓我埋葬你！我不願再說別的，也不願再想別的，因爲在你底面前，我不敢虛僞！」

馮家貴蒼白地、嚴峻地、安寧地躺着——他底死亡像他底生活一樣簡單。

「我埋葬了他！」黃昏時，蔣少祖離開了馮家貴底墳墓，想。掘墓的工人們已經離去了。遵照着中國人民底意志，蔣少祖是買了紙錢和鞭炮，自己提在手里，送馮家貴到山邊來的。現在，紙錢還在冒烟。在積雪上散佈着黑色的斑點。新的墳墓，黑色的土邱，在純白的積雪里崛起着。墳墓後面，是蓋着雪的矮的野棗樹和蠻橫的荊棘叢。蔣少祖沉靜地、陰鬱地、看着棺材落下土坑，從工人手里拿過鋤頭來，第一個推土到坑里去……。工人離開以後，他在雪地上站着，看着身邊的墳墓。這個墳墓是沒有墓碑的。在他底兩邊，展開着雪的曠野，在他前面，房屋密集的、蒙雪的蘇州城開始點上了燈火。

曠野底各處，有沼澤在閃光，有烟霧在凝聚，有莊院在冒烟。在左邊，是運河支流底灰黃色的細線，春季和夏季，是可以看見遠航米船底風帆的。更遠的地方，和天空的天宇相接，看得見太湖底灰色的水線。

蘇州城底燈火，在漸濃的黑暗里，明亮起來，並且繁密起來，白色的微光映在低空里了。站在荒涼里，任何人類村落底燈火，是給予溫暖、淒涼、和安慰的。人們在

初戀里，就經歷到這種渴慕的感情。

蔣少祖，手插在衣袋里，在坟墓底近旁站着。他是有着很多東西的，像一切人一樣，他任何時候都把這些東西帶在心里；但現在，他覺得這一切極不可信任，他是孤獨而憂傷。

「：無論任何墓碑都不適於這個坟墓。告訴斯巴達，我們睡在這里？或者，我們生活過，工作過，現在安息了！又或者，這里睡着的，是一個勤勞的人？這個時代底唯一的錯誤，就在於忽略了無數的生命，而在他們終結時——找不到一個名稱！啊，多麼憂鬱啊！這個人底一生，和我底一生，有什麼不同？對了，這個人底一生，和我底一生，有什麼不同？誰饒恕誰？誰有意義？誰是對的？」馮家貴底苦笑的、滑稽的面孔在他心里出現，向他說，「你看，二少爺，踢了我底腿呀！」——他皺眉，看着坟墓。他敬畏地、但懷疑地看着坟墓。

「他不在了，他什麼時候不在的？這一切什麼時候開始的？現在怎樣了？」他想——突然站在巨大的空虛中。

於是蔣少祖，本能地逃避這種空虛，向坡下走去。

「我埋葬了他！」走到大路上的時候，蔣少祖想。「一切就是這樣偶然。幾千年的生活，到現在，連一個名稱也沒有！但是我明白這個時代底錯誤，我認爲像這樣的死，是高貴的！」逃避那種空虛，他想，「有誰能明白這種高貴？每個人都有他自己

底意義！所以這個時代，這樣的革命，是浸在可恥的偏見中！一個生命，就是一個豐富的世界，怎麼能夠機械地劃一起來。而這種沉默的、微賤的死，是最高貴的！」他想，覺得很真實，然而心里又不信任。但他並未意識到這種不信任。

特別是愛好個人底英雄事業的人，在這種時候有這種思想，歌頌微賤的沉默。或者是因為他們早已遠離了這種微賤的沉默，感到痛苦，或者是因為他們企圖逃避痛苦。這種痛苦在近代是不能解釋到良心上面，或任何道德情操上面去的，這種痛苦，是由於人們覺得，他們底生活有缺陷——他們想着微賤的沉默，逃避這種缺陷。

但他們心里又不能信任。他們在一切微賤的沉默旁邊作這種思想，因為他們永遠在戰爭，而懼怕失敗。微賤的沉默，常常給自我的英雄們以慰藉；它使他們得到了一種武器。他們認為這種武器，對於當代，是致命的。但這里的所謂當代，是指他們底仇敵們而言，並不把他們自己包括在內。他們，在心靈底最初的、豐富的感動以後，作着哲學底思辯，於是，盡可能地，把這種「微賤的沉默」的武器抓在手中。而因為這，他們更祇覺得這個武器真實，而不去意識到自己心里的不信任。

「我們信仰理性，但也感到這種沉默的生和死底極其高貴的內容。」走進城門，看見溫暖的燈火，和在雪上走着的稠密的行人，蔣少祖感到自己重新抓住了一切，於是他底思想活潑了起來，「人們是生活在偏見中，我也一樣，但很明顯的，一切意義並不因偏見而消滅。人們不能看見真正的人民生活——這種內容——中國是太痛苦了，

但正因此，我們不能抹殺一切夢想，一切慰籍，一切藝術和文化；在人民生活底深處，每一種都有詩和藝術，好像是神祕的！革命要尊重詩！每一種都是痛苦的，也是高貴的，沒有質的分別，但在量上面，誰多些呢？請你們明白我是對的！」他憤怒地想，走過故鄉底街道。

「我們搭晚車到鎮江去。」推開門，他憂鬱地低聲向陳景惠說。想到他和蘇州已經再無瓜葛，馮家貴底蒼白的臉便重新閃顯在他底眼前，於是他剛才走過的曠野，街道，燈光，便在他底心里有了特殊的意義。他感到濃烈的淒涼。

「小寄睡了嗎？我們要愛惜時間。」他振作起來，說，看着燈。

蔣少祖夫婦來到車站時，上海學生們底赴南京請願的隊伍正被阻攔在站上。車站底燭光完全熄滅了，好像，這個國家，是已經到臨了戒嚴的、戰爭的狀態。列車停在不遠的站外，月台上、月台附近、和路軌上擁擠了人，發出了噪雜的聲音。蔣少祖夫婦走近車站時，警察正在用槍托驅趕月台上的人羣。而從列車那邊，雷鳴一般，發出了學生們底豪壯的歌聲。

在積着雪的平原里，在呼吼的寒風里，黑壓壓的列車停着，從窗口伸出密密的旗幟來。旗幟揮動着，歌聲突然爆發，站內的人羣沉默了。警察們向列車跑去，發出了武器碰撞的聲音。從路軌上，照出了兩隻手电底電光，於是，像開玩笑似的，有無

數道的電光從列車向這兩隻手電射來，把兩個警察可憐地暴露在強烈的白光中。

機關車是被學生們佔領了的。他們拉響汽笛。隨後，他們把車輛駛動——車輛慢慢地駛動，載着憤怒的歌聲。警察們向天空鳴槍，於是車輛又停止。

學生們從列車向車站跑來。他們立刻就圍住了警察們。最初是雜亂的叫嚷，最後，一個洪亮的、悲憤的聲音鎮壓了一切。

「你們可以向我們放槍！可以向你們底兄弟姊妹們放槍，因為別人叫你們放槍！但是，同志，日本人也向我們放槍，向我們底兄弟姊妹們放槍，向你們放槍！」

「走開！走開！」警察叫。

「開過去！」從列車上面，發出了吼聲。

「我們要死，也死在敵人底槍彈下！」那個青年在大風里發出了野獸一般的嚎叫。

「我們請你們讓開！」一個女子底鎮定的、勇敢的聲音說。

在吼叫的寒風里，汽笛放出了挑戰的尖叫。學生們跑回列車，車輛重新駛動，歌聲再暴發。警察們向天空放槍，但列車鎮定地駛進車站，駛過了車站。車頭上的和窗口的旗幟在寒風里展開，激怒地撲打，招展着。

「我警告你們，前面有車子開來！」從月台上，一個嚴厲的聲音叫。

「我警告你們，你們底生命握在日本人和漢奸手中！」從窗口，一個嚴厲的聲音

回答。

「你們底生命……！」月台上的那個官吏，以憤怒的、激越的大聲叫，但突然頓住，憤怒地轉身，經過蔣少祖身邊走進了車站。

列車停住了，因為有人發覺前面的路軌已經被掘斷了。從車頭上，發出了叫喊的大聲，於是請願者們擁下了車輛。他們，沉默着，迎着尖利的寒風，向積雪的曠野跑去。車內，洪亮的歌聲繼續着。被這歌聲所陶醉，在雪地里，沉默的一羣向遠處跑去。

歌聲響着，一切聲音都沉默了。除了大家所凝視的，那在雪地向遠處跑去的一羣以外，一切動作都停止了。冬季底風暴在高空鳴響着。

即使人們在戰亂的年代曾經看到過同樣的英勇，也決未注意過這種畫面，這種歌聲，這種動作，這種巨大的沉默——風暴是在高空鳴響着。警察和羣衆，在月台上和路軌上站着，凝視着跑動的一羣，可以看到，在白雪上，圍巾和女性底旗袍翻飛着。

但很快地，有一種寒冷的東西，在不被注意的瞬間侵襲了車站。人們好像因那跑遠去的一羣而覺得孤單，因缺乏那種熱情和意志而覺得孤單；警察們和官吏們，因不能執行任何一種戰鬥而覺得孤單。列車里面的人們覺得孤單，因為分離了他們底同志們，因為在歌聲中間，他們突然地感覺到，一切種類的生活，是難以動搖的。

蔣少祖看着列車，覺得孤單，覺得這個蘇州，這片平原，以它底頑固的、平常的

生活冷淡地對待着年青的人們底這種英勇。

蔣少祖，在走進入羣底最初瞬間，便獲得了嚴肅的安靜，他覺得他和這個新的世界的聯繫，是堅強的。這種孤單襲擊他時，他有了溫柔的憐憫的感情。

他想到，在羅馬共和時代，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家，因了替一個無辜者向暴君抗辯的緣故——這種抗辯是輕率而熱情的——而流亡了出去。他穿着單薄的衣裳走出了羅馬，在身邊除一本柏拉圖底著作以外沒有任何東西。他流浪到遙遠的邊域中去，受盡了侮辱與損害。但終於他回到羅馬了，是帶着光輝的勞績回來的，走進了石築的圓形劇場，當着皇帝，元老院，和公民們，發表了他底勝利的演說，教導從罪惡、偏見與無知中拯救人類。

「……我們終於要勝利，雖然現在遭受着侮辱與損害！我是看見了青年入底英勇了，但務必使他們感到他們不是孤獨的！」他想，沒有想到要做什麼，走下了月台。

「我怎樣幫助他們呢？」站在雪里，他想。那種光榮感在他心里顫動着，雖然他沒有意識到。狂風搖動他，他站着，覺得自己堅強，安靜，優美。

但在這時候，他聽到了一個勝利的、尖銳的、狂喜的喊聲。一位女子從路軌上跑了過來，在風暴里發出了這種喊聲。

「我告訴你們……」她跑動着，舉起了手臂，「我告訴你們，我們找到了！我們

重新裝好了！」她叫，狂跑着，好像祇要叫完她所要叫的，她便可以死去。

一個警察發出了叫聲。但車內底勝利的狂喊掩沒了一切。

蔣少祖流淚了。

「我經歷了我底生命底最好的時光！我告訴你們，我們找到了！」他向自己說。

從雪地裏，那一羣歡呼着跑回來，然後，列車駛動了。列車發出有節奏的、輕脆的、愉快的聲音駛動着——在它加速時，這種有節奏的、輕脆的聲音便變成了緩緩的、沉重的車輛聲，好像地下有雷鳴。從永不疲倦的青年們，趾快的歌聲爆發了出來。異常意外的，月台上的激動的人們發出了喊聲。於是青年們發出了喊聲，感謝這個虐待了他們的蘇州。

在列車馳過去以後，月台上有了騷擾，燈光明亮了——在電話房里，人聲噪雜着。這時，突然的，蘇州底學生們湧進了車站——但他們來得太遲了。

他們猶豫了一下，緊張地噪雜着。他們是抬了食物來的，當他們下了決心時，他們便丟下食物，湧下了月台，向積雪底平原奔去，一面發出喊叫。

「傻子，他們追得上嗎？」在蔣少祖身邊，一位先生說。

「他們追得上的。」蔣少祖冷靜地回答，看着跑去的一羣，直到他們消失。在月台上苦力們和小孩子們，搶奪着學生們丟下的饅頭。警察驅趕着他們。在這

種噪雜里，蔣少祖冷冷地站着不動。

風吹襲着，月台逐漸安靜了。陳景惠抱着小孩走到蔣少祖身邊。

「你聽見那個女學生底聲音沒有？多好啊！」她說。

「聽見的。」

「我覺得我不能夠說什麼！」使陳景惠意外，蔣少祖突然以尖細的、興奮的聲音說，「我說不出來我底感覺。請願是不會成功的。能否到南京是一個問題——這個車子，要衝過這麼多的陣線。但是這個行動，對於學生們自己，對於中國，是神聖的！人需要生長，熱情需要試鍊！我覺得安靜，覺得美麗，覺得堅強！我並且能夠覺得我是純潔的！羣衆底行動就是民族底理性！」他把陳景惠當作他底熱情的對象，興奮地說着，但他忽然沉默了。

「她也想到這些麼？」他想。

他又想到馮家貴。在善良的感情中，覺得自己有罪。

「我們到南京去吧。看看……把錢交給淑珍姐，由她替弟妹妹們保管——我決定給他們。因為我們不需要。」他溫和地，但堅決地說，同時抱過小孩來，在仁愛的、善良的感情中，輕輕地吻着小孩——小孩睜着明亮的眼睛，看着燈光……

「告訴我，什麼事？你曉得，我總是說，高興，就是不高興；不高興，就是高興！快樂，就是不快樂，不快樂，就是快樂，懂得嗎？」傅鐘芬向陸積玉大聲說。

除夕的夜晚，陸積玉在家里受了委屈，被那種簡單的、犧牲一切的淒涼的思想所支配，走到落雪的、霧氣朦朧的、響着鞭炮的街上來，並且走到蔣淑珍家里。看見傅鐘芬底華美和活潑，她就默默地站下，覺得自己就是外面的那個蒙蒙的落雪的暗夜，——覺得人生在冬天的夜里是特別的淒涼，流下了淚水。傅鐘芬跑出，嚴肅地、感動地站下來，看着她，然後慢慢地挨近她，露出了堅決與友愛，向她說話。

蔣淑珍，忍受着一切黯澹的思想，站在桌旁看着少女們。聽到傅鐘芬底話，她眼里有光輝，同時一個嘲弄的、溫柔而羞怯的微笑出現在她底乾枯的嘴邊。好像這些話很使她羞怯。……

她走過來，塞了一個紅紙包在陸積玉手里。陸積玉臉紅，失措，低下了頭。

蔣淑珍安靜，虔敬而嚴肅。在蠟燭底搖閃的、堂皇的光明下，她底黑緞皮襖閃着光輝，她自己感覺到這光輝。

「鐘芬，送積玉姐姐回家——就要回來，叫舅舅來！」

「但是，我沒有傘。我不要傘，媽媽！」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喝醉了的傅蒲生在房里唱着，在客人們中間打着圈子。

「下雪，多麼好！」走到街上，傅鐘芬說，右手摟着陸積玉底頸子，左手提着袍角。她們走在雪里。

街道因除夕而荒涼，充滿了煙霧。燈光照在勻整的、潔白的雪上。雪片輕輕地降落，各處有鞭炮聲。一輛馬車顛簸了過去，馬跳躍着，噴着熱氣。少女們沿着新鮮的車轍行走。

「你看，大家都在過年！積玉，你這樣！對了，這樣！」傅鐘芬強迫陸積玉摟住自己底頸子，「我想，這樣子多好！要是沒有過年，我就不想活了！我們明天要到夫子廟去，你去嗎？」於是傅鐘芬興奮地沉默了。她聽着自己底新皮鞋所踏出的清晰的聲音。在這種聲音里，她寄託了她底全部的幸福；假使有誰要妨礙這種聲音，誰便不可饒恕。她嚴肅地，但任意地踐踏了幾下，試驗着這聲音，「啊，我怕時間過去！時間會過去！」她嚴肅地低聲叫，於是又沉默。

陸積玉心思很繁重。她覺得腳冷，覺得膠鞋透水，想到假若自己有一雙皮鞋的話……但她立刻又羞恥。然後，從她底恍惚的、煩悶的臉上，有一種忍從的、堅決的東西透露了出來。

「從明天起，我就十六歲了。要是不讓我昇學，我就死去。是的，就死，因為活地傳着受罪，人總要死——假若在下雪的夜里，聽見這些爆竹聲，死去是多麼好啊！好像所有的人和你告別，你含着眼淚，大家跑到你底床前，你就不孤零了！」陸積玉想，未聽見傅鐘芬又說什麼。

「他們說，日本人總有一天要打到南京來——我不相信。」傅鐘芬搖頭。「啊，我想起來了！」傅鐘芬快樂地叫，「我底媽媽說，你底媽媽在小時候會在地上磕雪人！她說磕出來像的很好玩，你底媽媽在小時候！會磕雪人，多好玩！」傅鐘芬反覆地說，因為覺得媽媽會磕雪人，是一件奇蹟。

「她從前什麼都愛鬧。」陸積玉老成地說，在這個批評里，她感覺到一種親愛的、淒切的、袒護的感情。女孩在這樣地說到她們底媽媽時，女孩便長成大人了。陸積玉嚴肅地感到這個，而這種感覺增加了她所想像的死亡底意義。

她想到，廣漠的世界上，從黑暗的天空里密密地落下雪來；在房內，有爐火，很多人低聲哭着，然而已經遲了。

「多可憐，多可惜，從此去了！」她在心里摹仿着很多人底悲傷的聲音，說。

「我們輕輕地走，輕輕地走，多好玩呀！」傅鐘芬說。……「哦，我聞你，我想——你奶奶會要我磕頭嗎？我頂討厭磕頭了，尤其過年的時候還要磕頭！」傅鐘芬嫌惡地說。

這時從她們後面，叫出了一個尖利的、瘋狂的聲音來。她們驚嚇地跳開來，於是那個偷聽了好久的頑皮的陸明棟跑了過去，踢着雪，跳着，唱着歌。

「死東西呀！死囚呀！嚇死我了呀！當兵擋砲子子的呀！」傅鐘芬蹲下來，「哭叫着。

陸積玉，因為自己底對悲傷的、美麗的死亡的想像，因為從黑暗的天空中是密密落着雪的緣故，寬恕了那個可惡的頑童，同時以悲傷的、溫柔的眼睛看着傅鐘芬。鐘芬，在這個時間里，對於她是值得憐憫的，但同時是陌生的。十字街頭燃放着鞭炮，後面的店家燃放着鞭炮，濃烟在雪上瀰漫着。從深黑的天空里，大雪無聲地降落，飄過安靜的、甜美的燈光……

蔣淑珍送蔣少祖和蔣純祖出門。在門口站下來，用眼光制止了蔣少祖。

「看見你們夫婦，看見小寄，看見你們兄弟，我就喜歡，我真是說不出來我這兩天的喜歡，打個比方說，我覺得我底心又活了！」蔣淑珍熱烈地可憐他低聲說，抓住了蔣少祖底手臂。「在現在的中國，各人的生活是不同的，這是沒有法子的事，但是我們爲誰而活呢？所以一定要記望我們，給我們信，又要小心危險，你做的事頂危險，你說那兩個女學生慘不慘啊！」她提到了她幾天看到的、被兩個警察侮辱了的女學生。「蔣祖的事，我總記在心里，當初我——對不起爹爹啊！我就希望他早日解

脫！如今是一年了，好不容易又一年！可憐的蔚祖是在天堂里，他是純潔的人啊！我總記在心里，我也不是想報仇！爲什麼要報仇呢？各人底苦都夠了，我祇想我們想個法子，從金素痕手裏把阿順要回來！再比方馮家貴，要不是你去蘇州！少祖，你真好啊！」她沉默，望着街心，她原諒了弟弟底一切了。「告訴我，蘇州怎樣了呢？」蔣淑珍，流着淚，低聲問。

蔣少祖有憂愁的、溫柔的、順從的笑容，像他少年時在這個姐姐面前常常有的。

「多麼快的日子啊！想不到你們都長成這樣了！」在一種幻夢的狀態里，蔣淑珍說，嘴邊有淒楚的微笑。

在蔣少祖臉上，出現了一種抗議的表情。——他不願姐姐這樣說。

「姐姐，你放心。」他說，笑着。

「在如今的中國，什麼事能夠放心呢？有誰管我們底命運呢？——但是我不該說多了！明天你來！那麼，純祖，明天早上你來！」她向嚴肅地站在旁邊的蔣純祖說。

「我來。」

「你想，讀書問題解決了！你千萬不要鬧什麼運動。」

蔣純祖沉默着，嘲弄地笑着。

「好，弟弟，恭喜你們！」她說，走到街邊，站在雪里。

「恭喜，姐姐。」蔣少祖回答，跨到街心去。

「穆淑珍站在雪里，嘆息着，看着他們消失。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兩個弟弟，並且覺得，在這個除夕的荒涼的街道上，祇有她底兩個弟弟在行走，她嘆息着感謝神明。」

蔣少祖和蔣純祖好久沉默着。他們互相覺得陌生，懷着不安。蔣純祖覺得，哥哥走在她旁邊，妨礙了他底熱烈而淒涼的孤獨。他是好久便準備着在這個落雪的年夜里享受這種孤獨的。他需要自由，深深地走到雪里去。蔣少祖和蔣純祖臉上，同樣地有着矜持的神情。

「你在課餘的時候，讀些什麼書？」蔣少祖拘謹地問，拍去了肩上的雪。

「功課太繁重，什麼書都不能讀。」蔣純祖回答，好像早已準備好了一樣。「我想你在上海寄一點書給我——什麼書都好！」他說，那種對一切人的親愛的感情，對哥哥發生了出來，他眼里有虛榮的、滿足的光輝。

「好的。多讀一點書。」

「我想到上海去讀書。」

蔣少祖沉默着。

「暫時不必去吧。」

「我們學校里，我們什麼都得不到。我和幾個同學在一起……。」他說，興奮

「暫時，應該安心。」蔣少祖說，顯然在想着別的。

蔣純祖看了哥哥一眼，覺得自己底興奮被冷淡，覺得自己底可恥已經被哥哥發現，那種對一切人的仇恨感情，對哥哥發生了出來。

「你到淑媛姐姐那邊去嗎？一走到十字路口，蔣少祖問。

「他討厭我。」蔣純祖屈辱地想。

「我去。」他說。他轉身走開，但在街邊站下來，看着哥哥消失。他有些淒涼，但同時覺得哥哥可怕。

「一個人，怎麼能夠變成那樣呢？但是我懂得，他有淒涼藏在心里。是的，是的！但是，一個人，是不是應該驕傲而不仁慈？我多麼孤零！」他向遠處望去。街上迷茫着雪和霧，沒有任何行人。於是他完全忘記了哥哥和一切人，祇感覺着自己——熱烈的生命。他覺得迷茫的雪和霧，遠處的燈光，深邃的、深邃的天空，全爲他而存在，具有特殊的意義。他解下大衣帶，敞開大衣，在雪中走去。「我走、走、走，走到遠遠的地方去！我要找一片完全荒涼的地方，除了雪和天以外，祇有我自已。」於是，爲了從周圍的現實的一切脫離，他用習慣的方法痛苦着自己，想着他底孤零，他底不幸，他底淒涼。最後，一種熱情，帶着一種歡悅，在他心中燃燒了起來。

他覺得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可愛的、美麗的、豐富的。一切都在顫動着，一切都

在歌唱，他，蔣純祖，在歌唱中光榮地行走，在雪中行走，像遠處的那個神奇的、哀傷的、美麗的、穿着白色的大圍裙的、捧着花束的少女。他想到，一束火柴在黑暗中擦亮了，照着白雪；在火柴將滅的時候，這位白衣的少女走了過去；火柴熄滅，天上降下了花朵。以後，這個少女在雪中奔跑，找尋一個人，當然，這個人是蔣純祖。

「她跑得那般快！裙子飛揚起來，但是，我在這裡！是的，我要忠心，要在她面前死去，血流在雪上！於是她把花朵堆在我身上。但是我看見窗戶又亮了，照着雪，茫茫的雪！我聽見了歌聲，我走進了宮殿，我抽出了我底劍，像拿破崙底劍！我要拯救這個世界，而除非他們伏在我底腳下，我是決不饒恕！……多好啊！燈光多好啊！雪多好啊！世界多好啊！但是，她，從西伯利亞來，叫什麼名字呢？對了，叫蘇菲亞！啊，蘇菲亞，我底蘇菲亞！」他說，點着頭。

他走上了大路。寬闊的街道、雪、烟霧、和燈光，給他造成了一個優美的、純淨的世界。他跳了一下，在雪上滑行起來。然後，大半由於故意的，他跌在雪里，在雪里滾動，伏在雪里。

「多麼冷啊！好極了！」他想，伏在雪里望着遠處的燈光。

「現在是深夜了！人們又過去一年了！還差幾分鐘，人們又送走一年了！在這一年內，他們做了些什麼呢？將來，他們會怎樣呢？」他悽惻地想，忘記了他底蘇菲亞了。了天天啼哭、吵架、罵人、希望，柴米油鹽，生活是這樣嗎？我將來也要這過驛

活嗎？」他在雪里支着腮，想。「中國是充滿危險了！很多人死去了！很多人爲了他們底祖國，受盡了侮辱！暴風雨是要來了！我要永遠離開這個地方，這些人！但是，怎樣呢？我將要怎樣過活，怎樣死去呢？」他說，雪悄悄地落下來，蓋在他底身上，他覺得幸福。「聽着這些爆竹吧，啊，啊！到了，街上一個人也沒有！爆竹是多麼響！多麼密！雪是多麼密！而南京是多麼大，多麼大！夜是多麼深啊！我終於要離開你們啊，但是有什麼法子呢？南京！南京！南京！」他說，站了起來。

他走到街道中央去，用手比在嘴上吹着喇叭，並且唱着歌，大步地走着。

原 书 空 白 页

第十四章

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了西安事變。

汪精衛在去年十一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時被刺，然後出國，政權的鬥爭，也就是決定這個國家將被什麼力量統一，並且象徵的鬥爭，告了段落。學生運動底怒潮繼續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接着是七君子案件。覺醒了的人們，失去了故鄉的人們，以及悲憤祖國的人們，對政府所要求的，是抵抗侵略者。這個強大的要求促成了在政治關係上頗為複雜的西安事變。

南京市民們，在汪精衛被刺時憐憫過；在藏本事件時慌亂過；在學生們衝破了無數的防線來到戒嚴的南京時悲哀過——他們覺得，和平，是不可企望了。但在根本上，他們依然銷沉，對學生運動和汪精衛被刺同樣的淡漠。

而在這一聯串的鬥爭裏，南京找到了可以依託的人物；中國底公民們，找到了他

們底領袖。因此，西安事變，是在南京造成了空前的政治性的緊張。

蔣家底人們，忙碌着蔣秀菊底訂婚；在訂婚的早晨，傳出了西安事變底消息。

對於蔣秀菊，如人們所常常經歷的，那個被朦朧地期待着的、並且驕傲地防禦着的東西突然地到來了，於是一切都清楚明白了。「是的，我都想過了，應該是這樣」蔣秀菊想，走進了訂婚底禮堂。

蔣秀菊在夏季畢業。畢業前後，她常常和朋友們到金陵大學去，在唱歌和基督教底講習裏，認識了一個神學學生。於是，那種憂鬱病，那種幻想，便來襲擊了；於是她便常常一個人去唱歌了。而且因為畢業後無處可去，她便徬徨起來了。

她覺得她現在很軟弱，懼怕世界上的一切東西。她跟一個英國神父學習神學。一面想到，到潔淨的修道院裏去，是很好的。

她向蔣淑華哭露過這些她自己已覺得是不可能的思想，企圖證明它們是可能的。生病的蔣淑華激烈地譏笑了她。蔣家底姊妹們都認為蔣秀菊是已經到了拋開「鬼知道是什麼把戲」的基督教的年齡了。蔣淑媛和沈麗英都是曾經——那還是孫傳芳的時候——接近過這種「鬼知道是什麼把戲」的基督教的。沈麗英快樂地說：「你看，什麼基督教！」在說話的時候她看了自己底身體，向蔣秀菊證明，在她底身上，是沒有什麼基督教的。

蔣秀菊本能地看了她底身體，當然，她並不想在她身上找到基督教的、半截袖子的藍布袍子上，是找不出基督教來的，在那張興奮得發紅，然而愁苦的、常常掩藏着羞恥的臉上，是找不出基督教來的；沈麗英自己覺得這是非常值得快活的，但蔣秀菊，在一種內心底感動下，呆呆地站住了。

「難道都是這樣嗎？」蔣秀菊非常憂鬱地想。

「我還是想昇學。」她堅決地說，走出了房間。沈麗英正在和大家談論汪精衛，她們非常憐憫汪精衛，因為覺得流血是痛苦的。

「我覺得街上的人都在恨我，怎樣辦呢？一切都煩悶起來了！這幾個月多煩悶，但是我要等待，我要慎重……其實，我不應該懷疑他！」蔣秀菊向自己說。

晚上，那個神學學生以喜悅的，但嚴肅的態度迎接了她，他們走到花園裏去。這個神學學生，是慎重地考驗着自己，而不會感到蔣秀菊底一切思想的。除了覺得愛情底忠實在呼吸着，並給予溫柔的果實以外，這個神學學生，甚至不會想到蔣秀菊會有思想。戀愛的男子，時而沉醉着，時而充滿實際的思想，忘記去想到，在身邊走着，是一個實際的生命。

他們走到槐樹深處的石檯前。槐樹開着花，從附近的樓房，燈光照在槐樹上。那種戀愛的人們常常要想念的槐花底芳香，散播在夏夜底空氣中。鋼琴在樓房裏奏着柔和的舞曲。另一座燈光輝煌的樓房裏，傳來了女性底興奮的歌聲。在花園裏，很多戀

人們緩緩地走動着。在這塊土地上，主教們和神父們，是按照着他們歐洲底精神和生活觀念建造起這個伊甸園來的。在這塊土地上，中國底青年男女們是充份地感覺着這種優美的。但他們是在外國底樣式裏思想着自己祖國底財寶的，在他們心裏，是充滿了他們祖國底寶貝的一切。

比方，蔣秀菊，在驚異地、沉思地站在這裏的時候，看見那些滿足地走動着的戀人們，就想：「多麼討厭！多麼不知恥！難道我也是這樣嗎？——他們好像多快樂！他們不知要做出什麼事情來！怪不得姐姐們說我，多麼可怕啊！」

但在蔣秀菊底記憶裏，今天晚上，却是美麗的，完全美麗的。她永遠記得槐樹底芳香。

「你坐坐嗎？」那個叫做王倫的神學學生殷勤地說。

蔣秀菊，因為發現周圍的凳子上都坐着戀人們，覺得戀愛是完全散播在空氣中了，覺得戀愛是太不祕密了，心裏有着痛苦。「但是我不怕。」她想，坐了下來。「他一定也要坐下來，叫別人看見的！他爲什麼要坐下來！」蔣秀菊不滿地想。她底驚異的、嚴肅的眼睛閃着光輝。

「你聽那琴聲多美啊！」王倫溫柔地說，坐了下來。

但蔣秀菊不注意琴聲，不覺得它美麗。

「我想告訴你，我對人生怎樣想法。」王倫說，顯然他已經嚴肅地思索過他所要

說的，「在現在的中國，一個人應該有一個事業，而我們都是在這個範圍以內……但是，我想問你……你答應我嗎？」他以震顫的、不安的低聲問。嘴邊顯出了痛苦的笑紋；同時，他找尋蔣秀菊底手。

蔣秀菊輕輕地避開了手，而以一個強烈的動作，舉手蒙住了臉。

他們沉默很久。鋼琴奏着舞曲。……

「你答應我嗎？」這個青年，投出希望的目光，動着嘴唇，問。

「我不知道。」蔣秀菊軟弱地說，湧出了眼淚。但她心裏有憤怒，有強烈的思想。「他說這個，難道就是這樣嗎？難道像別人一樣，像這裏坐着的這些人一樣嗎？我不能控制他呢？能不能控制將來呢？是的，他有錢，我也有錢，我可以繼續讀書！那麼是這樣嗎？能夠担保嗎？」

「你想什麼？」王倫問。他祇是理智地問一問。他不曾感到她會有思想。

「我想繼續讀書……」蔣秀菊垂着頭說。

「那是當然的。」青年說，沉默了。「那麼你答應了。」他溫柔地說，但他心裏是焦急和痛苦。「你知道我底信仰，我們共同的信仰，我們……底主。」他說，沉默，因為覺得說這個是虛偽的。「我們信仰……一個純潔的理想，況且，一種事業……」他破碎地說。

「這裏有風，多麼香的花啊！」他說，振作起來；「在現在的世界，是比不上

古代了，像你所理想的，」他說，以爲他底愛人理想古代。「在這個世界上，是金錢和利害關係統治着一切，我們雖然不想弄錢，不想統治，但我們總要注意把生活弄舒適，有了地位和安靜的生活，然後才能從事工作，比方宗教的研究、哲學的研究！空想，是不成的！把身體去拚命，埋沒在別人腳底下，固然算是忠實了，但是沒有結果，也是不成的！永遠的愛情，是精神的愛情，在古代，是那個樣子，在現代，却是這個樣子，……你覺得對嗎？」他問，笑着抓住了蔣秀菊底手，她未避開。

「我覺得你像馬麗底畫片，看着我，真的！」這個青年，在卸去了思想底重担以後，活潑了起來，殷勤地笑着說。

蔣秀菊嚴肅地看着他。「我像嗎？是的，我像。」想到了鏡子裏面的自己，她想，熱情在她心裏顫動着。

「那麼，若瑟，你覺得我說的對嗎？」
蔣秀菊點了一下頭。

「那麼，真好！年底畢業，我想先找點事做，然後出國，希洛神父幫助我——我並不想用我父親底錢。我研究宗教哲學或者研究宗教史，還沒有一定。你覺得哪一樣好？」

「宗教史好。」蔣秀菊說，同時覺得自己應該有學識，覺得痛苦。

「那麼，就是宗教史，」王倫盼顧，「My dear！」他說，迅速地吻了她。

蔣秀菊沒有來得及防備，顫抖着。然後，她低下了頭。

「你不應該這樣！」她憤怒地說。

王倫頑皮地笑着，跳了起來，折下了槐花，把槐花撒在蔣秀菊底身上。蔣秀菊檢起了一支槐花，輕輕地嗅着，聽見了輕鬆的、圓潤的舞曲。她嘆息了。

「在人生底道路上，這是一個段落了！」她想。「爲什麼這樣快？爲什麼不留下？……不過我是突然安靜了！周圍已經沒有人了。……現在是多麼好啊！爲什麼要怕別人底批評呢？現在是多麼好啊！」

「生活是很美麗的，是不是？」王倫，站在她底面前，說，並且笑着向她伸手。「啊！沒有人了！」蔣秀菊警惕地想。琴聲、歌聲、夏夜底甜蜜的涼風和她心裏的青春的热情使她戰顫着。她逃開王倫，站了起來，走到面前的槐樹下。在微弱的光線下，她底眼睛睜大，她臉上有嚴肅的、癡幻的表情。

「若瑟，若瑟，你怎麼？」

「啊！多麼安靜！但是青春會失去嗎？」她以癡幻的小聲說。但同時覺得說得不對。

「……那麼，享受吧，你，若瑟！」王倫熱情地笑着，苦惱地說，向她伸出手來。

蔣秀菊，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覺得一切都好，一切都柔美、溶化，一切都犯

罪：覺得有熱的、潮濕的面龐壓在自己底臉上。她輕輕地睜開眼睛，證實了什麼，又閉上。鋼琴室裏的燈光熄滅了，他們站在黑暗中。

蔣秀菊沒有地方訴說自己底軟弱的、羞恥的、擾亂的感情，因此露出堅決的神情來。好久以後，她觀察到一切人都是如此的，安心了。姐姐們底非議被她底冷淡的外表壓伏了。但她內心很痛苦，覺得孤獨；以前她覺得孤獨很好，但現在，真的孤獨，她覺得是可怕的。直到訂婚的提議被對方底家長提給蔣淑珍以後，她底處境才改善。

一經對方的家長提議，蔣家姊妹們就樂意，多情地參與起這件事情來了，因為覺得，現在是正式的了。這個提議是蔣秀菊自己爭取的，她覺得應該合法，她無力長久地承當犯罪的、痛苦的感覺。

訂婚的前一天晚上，完全由自己底意志安排好了一切的蔣秀菊坐在姐姐們當中；那種歡樂的空氣，是瀰漫着。大家談論訂婚底儀式，主張這樣，又主張那樣——總之，主張她們自己所奉行過的樣子，除了大花轎。蔣淑華以無力的，但譏諷的口吻問蔣秀菊，爲什麼要在平常的儀式以外，還要另外舉行一個教會的儀式；並且問她這是不是對方底主意。

蔣淑華，秋天以來，便又生着病，今天第一次坐起來，包在皮袍裏面，提着小手爐。說話的時候，她疲勞而激烈地笑着，一面摩擦着小手爐。很顯著的，在她底譏諷

的口吻下面，藏着冷酷的憤怒。

「要的，我們底信仰。還有人事關係。」蔣秀菊，以一種淡漠的、鎮沉的聲音回答，同時輕輕地皺了眉。

「小姐，花花綠綠的玩意啊！」蔣淑華說，帶着敵意的笑容轉過頭去。

「你不要說，年青的人總是喜歡的，不然，像我們這樣子才喜歡嗎？過去了，我們是！」沈麗英說，天真地笑着，希望蔣秀菊歡喜。

「要是爹爹在世……」蔣淑華說。

「爹爹不會干涉我的。」蔣秀菊回答，看着這個虛弱的、激烈的姐姐，好像企圖使姐姐明白，提到爹爹，她是更有理由；並且，幸福和痛苦，是每個人自己的。

蔣淑華恍惚了一下，然後輕蔑地笑了。她懂得妹妹底暗示，她並且記得一切。

「她是多苦啊！」蔣秀菊，注意到了這個姐姐臉上的蒼白和愁苦，吃驚地想。

「老頑固！老頑固！我們都是老頑固！」沈麗英笑着說，走向蔣淑華，又走向蔣淑珍，搖着頭。「是嗎，老頑固？」

「我們都老了。」蔣淑珍，悲哀地笑着，說。

「你們爲什麼這樣說，難道我不會老嗎？」蔣秀菊含着淚水，低着頭，用戰顫的聲音說。她真的希望自己變老，她覺得，離開姐姐們，離開往昔的一切，是悲哀的。剛才的嚴肅和矜持都消失了，她是露出一種非常可憐的樣子來，使姊姊們覺得，茫茫

個世界上，她是需要幫助的小孩，並且使姐姐們覺得，掌握着金錢，出了那麼多主意的，決不是她。……

清早，晴朗而寒冷，大家到教堂去。未婚夫婦是預備先到教堂接受頌詞，然後再去安排世俗的歡宴的。街上是呈現着興奮的、緊張的景象，但大家沒有覺察。街邊擁着很多的人在看報，冬天的發紅的陽光照耀着，一種寂靜統治着他們。這種特殊的寂靜吸引了傅蒲生，他走近去，伸長頸子看了一下。立刻，大家發現他在顫抖，他擠進了閱報的人羣。大家走了過去。

他擠出來，臉發紅，哮喘着。一種強烈的笑容出現在他底臉上。他覺得笑是錯誤的，想忍住；但，好像小孩一樣，他無法抵抗某種誘惑。他癡癡地張開了嘴，但沒有聲音。他拚命地和這個笑的情緒鬥爭着。

「訂什麼婚，完了！」他企圖嚴厲，警察似地伸出了雙手，但嘴唇牽動了起來，那個笑，在引誘着他。「委員長被扣了！張學良幹的：完了！」他笑了兩聲，看着街心，變得嚴厲。

「什麼，委員長！」

「他被關在西安了！中國完了！」他搖動雙手。

「啊，這還了得！」沈麗英叫，立刻跑向閱報處，但什麼也沒有看，又跑回來。

「我告訴過你！我早就告訴過你！」陸牧生看報回來，而紅耳赤地大聲說，全街

都聽見。

「這還了得！張學良！」

「張學良是什麼人？」傅鐘芬問。

「王八蛋，混賬東西！比豬狗不如！跟婊子胡蝶跳舞，丟掉東三省！不抵抗將軍！花花公子！」傅蒲生大聲說，全街都聽見。

傅鐘芬嚴肅地點了一下頭，明白了張學良是什麼人。

少年們，在一種快樂的興奮裏，衝動地看着街道、行人、車輛、陽光，覺得這個沉悶的世界，是在突然之間變成新鮮而有意義的了；覺得不尋常的日子，悲哀和歡樂，是到來了。他們用神聖的、嚴重的、灼燒的眼光看着一切，在這樣的日光下，南京假若突然陷下去，都不是奇異的。他們覺得每個人都在心裏想哭着中國底命運。

陸牧生，露出傲岸的、憤怒的態度來，站着看着遠處。

「麗英，我暫時不去——我到黨部去！」他冷淡地大聲說。有了眼淚，轉過身子去。

「牧生，秀菊要不高興的！」沈麗英，從她底政治熱情中醒轉來，尖聲叫。

但陸牧生不回頭。

「也吧，探探消息！——真是可憐！」她說，同情中國，流淚了。

「南京這麼多生靈，就寄託在他一個人身上啊！」蔣淑珍淒涼地說。傅蒲生憤怒

地看着她。

穿着黃色的緞袍和高跟鞋的、燙着頭髮的蔣秀菊沒有被這些擾亂驚動，她是在專心地控制着自己。她站在台下專心地、低聲地回答着神父底問話，說，這件婚事，她是憑自己底心決定的，並且明白一切義務。神父在台上溫和地、嚴肅地傾着身體，向訂婚夫婦祝福。她垂下眼睛，看着手裏的花束。

「他們剛才是在說蔣委員長被扣了嗎？但是這與我沒有關係，感謝上帝，我做得不錯，而且，今天天氣這樣好！」她想。

同學們和信徒們擁上來圍住了訂婚夫婦，並且拋擲花朵。蔣秀菊，恰像一個中國底新娘，垂着眼睛，莊重地站着。在她身邊，她底未婚夫笑着幸福的、有些傻氣的笑。

神父走下講壇，從袋裏取出了報紙。很多人向報紙擁去。

「在這個美滿的大地上，榮耀的主賜給了春天……」在混亂和喧嚷裏，一個活潑的、畫着眉毛的、挾着皮包的教會女生高聲地唱。

「中國要亡了，爲什麼他們還唱歌？」陸明棟站在牆邊，眼裏有野獸的光芒，想。

蔣家姊妹們在牆邊站着，笑着欣賞着蔣秀菊，並且想到，在這個老舊的教堂裏，

她們曾經有過的、青春的時日。她們高興妹妹底出色的衣妝，高興她底莊重，高興她底溫和和窗上的鮮美的陽光，並且高興她們心裏有悲哀。而那種政治的熱情，在沈麗英底臉上閃耀着，她不時看着講壇邊的讀報的人們。

蔣秀菊莊重地向姐姐們走來，她底未婚夫笑着走在她底後面。

「著瑟！」蔣淑媛溫柔地喊。

蔣秀菊站下來，嚴肅地看着她們。

「今天天氣多好啊！」那個神學學生，快樂地、殷勤地，向大家說。

「小娘，告訴你，委員長被抓起來了！」傅鐘芬大聲說。

「是嗎？」蔣秀菊說，沉默了。發現蔣少祖夫婦沒有來，她非常的懊惱。

這時，成長了的、因西安事變而態度陰沉的蔣純祖走進了教堂，向各處看了一眼，眼光落在一個興奮地笑着的、美麗的女子身上，露出了輕微的惶惑，然後向這邊走來。他走得輕悄而陰沉，顯出了一種絕對的傲慢。因為，遵照着人類底教義，政治底情熱和民族底悲憤是具有着絕對的權力來輕蔑青春底奢華和嬉戲的。

如蔣純祖所看到的，這裏是擦着口紅，笑着，唱着歌的——雖然這一切使他祕密地煩惱——因此，這裏是可憎惡的。

「弟弟，怎麼才來呀？」蔣秀菊，露出讚美的表情，問，認為弟弟是小孩。

「她們照例這樣問！連她也學會了！」蔣純祖想。

「才來。」他說。

「車子很擠嗎？」

「不怎麼擠。」

「你怎麼不高興呀！」蔣淑媛問。

蔣純祖不答。

「有什麼事值得高興呢？」停了一會，他回答，含着敵意看了未來的姐夫一眼。然後陰沉地向着窗外。

蔣秀菊溫柔地笑着，表示她是瞭解這種不高興的。「真的，有什麼高興呢？」忽然她想，但依然瞭解地笑着，看着弟弟。「是的，是什麼時候！假若中國亡了，我今天、今天、以及將來的一切不是都失去了嗎？怎麼我沒有想到呢？剛才又是怎樣的？」她底笑容消失了，她轉頭看着窗外。在燦爛的冬季的陽光下，鴿子在低空裏飛着。「爲什麼呢？這些人笑着，讚美我，也能幫助我嗎？但是我從來就沒有得到幫助！並且少祖哥不來，一定是看不起我！在這麼多人的面前，我祇有笑！但是一切豈不是確定了嗎？是的，從現在起，我不是失去自由了嗎？像那些飛着的鴿子，那種自由……？」她想，露出憂鬱的恍惚的表情。

「你想什麼呀，若瑟？」蔣淑媛問，當着衆人底面，不覺地對妹妹改換了稱呼。「弟弟，我問你，張學良把委員長扣起來，你知道詳細的情形嗎？」蔣秀菊，使

大家覺得意外，憂鬱地問。顯然的，假如弟弟不讚同她，她便要覺得痛苦。

蔣純祖看着她，感動得臉紅。

「我聽他們說……」他皺着眉，覺得自己在說謊。「他們說是共產黨！」他看窗外，露出了深思的表情。他心裏覺得很痛苦。

「是共產黨嗎？」那個神學學生快樂地問：他對蔣純祖很有禮貌。

蔣純祖陌生地看着他，不回答。

「好了，我們走了！大家等着！」蔣淑媛說。

「那麼，弟弟，你要高興一點。」蔣秀菊，落在大家後面，憂愁地向蔣純祖說，並且微笑了。這微笑表示，既然知道了這件嚴重的不幸，既然大家都知道，因為大家都在生活着的緣故，弟弟應該快樂一點。他們擁在陽光下的、噪雜的街邊，上了汽車。

在訂婚的筵席裏，五十個以上的客人，發生了關於時局的辯論。漂亮的訂婚禮——蔣秀菊所安排的——變成了時局討論會，很使蔣秀菊苦惱。她不明白何以她不會感到時局，何以這個國家這樣的欺凌她。她更強烈地覺得，不感到中國底憂患，是可羞的。

在這個爭論裏，教會底人們持着冷靜的態度，蔣秀菊底未婚夫屬於這一邊，他們

認爲，無論中國怎樣，他們總是有前途的。屬於另一邊，與奮地爭執着的，是官吏們和婦女們。

冷峻的、眼裏閃着光芒的汪卓倫向大家低聲地報告着他所得到的消息。

「……現在要組織討逆軍司令部，」他說，「何應欽任總司令；其次，現在要發動政治和外交，因爲共產黨站在背後，再後面，站着蘇聯。他們是要報仇的，所以有一個動盪，就是發動進攻的話，他們就會殺死我們底領袖……」汪卓倫說，他沉默，無意中看着蔣秀菊。

「俄國……蘇聯爲什麼要干涉我們中國呢？」沈麗英銳聲問，手握在胸前。

「那是他們底世界革命政策！他們是我們底仇人！」汪卓倫回答。

汪卓倫有着冷峻的、疲勞的神情。他臉上有深的皺紋，輕輕地顫動着。沈麗英兢兢地地看着他。

「上海非常混亂，半個月以前就弄得烏烟瘴氣，蔣少祖這般人！他們要援助七君子！」王定和嚴厲地說，沒有顧慮到在身邊的、慶祝着青春的，是蔣少祖底姊妹們，「而對於中國，他們是澈底的破壞，澈底的！學生們就是他們鬧起來的！我們固然要批評自己，但是今天我們要團結在一個旗幟底下！我個人年來遭遇太多。」他點煙，他底手腕顫抖着，「我個人從今天起，要站在祖國底立場上！下午我就回上海，我要和他們鬥爭到底，他們這般人，沒有一個是有信實，有道德的！中國需要大屠

殺！需要恐怖政策！需要任何人來屠殺！日本人來屠殺！」他憤怒地說，支着下巴，猛烈地吸着煙。

蔣純祖，坐在狼藉着的杯盤前面，興奮地、灼燒地看着他。

「假若空軍去轟炸呢？」一個客人，大聲問。

「要直接轟炸延安！」王倫堅決地說，然後微笑。

「爲什麼呢？難道我還是小孩子嗎？難道我沒有做出這一切來嗎？難道今天我不是主人嗎？難道……這樣好，能夠損失嗎？」蔣秀菊苦惱地想，看着大家。

並且，在不被人注意的時候，她喝下兩杯酒去。

「我想，我們這些人，是要和中國一同滅亡了！」她突然地說，「臉發白，憤怒地、奇異地笑着。

大家看着她。但她，在悲憤和快樂相混合的奇特的情緒裏，轉身向着窗外。

「我說了！但是我們，祇是我們，却要活下去！」她興奮地想，覺得大家都在看着她，覺得她是勝利了。

她底未婚夫，讚美地笑着，看着她。

但在經過了疲勞的、混亂的白天——大家在男家打牌，開留聲機和播音機，不停地談論着——以後，晚上，蔣秀菊對蔣淑珍哭了。

「爲什麼我獨獨這樣受欺，這樣命苦呢？尤其二哥，爲什麼這樣看不起我呢——

你不要說，我知道！他狠心腸，我不感謝……他！自從大哥去後，我們是變成孤獨的人了！在這個世界上，安慰是這麼少！這麼少！大家像以爲我多快活的！我祇有對你！對你！我覺得甚麼都不能夠挽回了……」底下的話是「我不自由了！」但她沒有說，並且她即刻便譴責了這個思想。

「秀菊，秀菊！你底好日子！」蔣淑珍流淚，說。

「是的，姐姐，謝謝你，謝謝你！我知道的。」蔣秀菊溫柔地、淒涼地回答。她靜默了。這個大約靜默給她啓示，她必得忍受的人生底長途和苦重的、無窮的義務。

「是的，他們都這樣說！難道誰有錯嗎？」蔣純祖在離開筵席以後，走到院落裏，在陽光下，想，他問誰有錯，他並不肯定誰有錯，但總覺得誰有錯。「是的，是的，我明白！我要公正，我要好好的！」——天啊！給我勇氣！我一定要好好地做人！好好地，爲了祖國，爲了人類！」他向街上走去，走到閱報欄下面，帶着年青人底善良的祝福，重新地把報紙看了一遍。

二

對於西安事變，蔣少祖持着激烈的陰沉的態度。在家裏，他時常表現出單純的樂

觀。他得到很多材料，緊張地注意着時局，並且活動着。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得到了兩個特殊的材料，於是緩和了自己底活動。他判斷這個事變將和平解決，他勸年青人說，應該樂觀。

十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和上海底市民們狂歡着慶祝領袖底脫險，蔣少祖被一個中學邀請，作了一次講演。他精細地分析了這個事件底各方面，判斷說，和平解決，是中國統一底開始。但他自己心裏却有着狐疑和苦惱。

「但何必把我們心裏的毒藥都分給純潔的年青人呢？」他想。

心顯出深深的憂鬱與疲勞。他以前未曾有過這樣的心境。他覺得他是被什麼一個巨大無比的東西拖得太久了；他覺得他是受了希望底哄騙；他覺得，這樣匆匆地、盲目的奔跑，是不必的；他覺得他已經經歷過人類所有的一切了。他渴望安息，渴望一種不明白的東西。——就是說，他渴望人世底更大的賜予，這個賜予是不可能的。他想：拿破崙也未曾得到過這種東西。

人類底各種思潮，和內心底叛逆的感情，是智識者底弱點。蔣少祖覺得反抗當代底一切是他底義務，並且，是他底權利。蔣少祖活躍地參加政治，然而政治使他迷惑。他認為反抗文化底機械主義是他底使命，走到驕傲的神祕主義旁邊，又走到正直的理性主義旁邊去。同時在某些方面他又保守的。他在內心反對着文字改革和年青人底對往昔的無知。有一些時候，他覺得他是神聖的，光明在他內心照耀。另一些時

候，他覺得他是錯誤的，然而相信這種錯誤是爲行動所必需的：他找到了更高的審判，摒絕了內心底審判。就在這些漩渦裏，他匆促地生活了十年。中國沒有替他鋪好平坦的道路。

那種嫉妒的感情是燃燒着，即使在理性底旗幟下也燃燒着；並且，甜美的希望，是誘惑着，即使在內、底神祕的皈依下也誘惑着。他明白他底一切行爲都是在這種燃燒和誘惑之下做出來的，雖然這些行爲完成了公衆底目的。

現在，他疲勞、憂鬱、銷沉，明白了這些。他覺得他應該寬恕仇敵，而去安靜，發現自己。但想到仇敵，因爲並非具體的、肉身的仇敵，他底嫉妒和憎惡又燃燒了起來。

「誠實地說，誰明白共產主義是什麼？牠是什麼？牠要給什麼樣的文化？並且，社會革命究竟是什麼？把革命交給人民，人民是什麼？那些無識的人，懂得理想嗎？革命以後再啓發理想嗎？」西安事變後好幾天，他想着——大半坐在火盆旁，「比方，對法國革命底評價，不是一般地太熱情，因爲虛僞了嗎？對十月革命，不是也一樣嗎？造成了少數的特權階級！在哪裏？人們說，人類整體是不會錯的！當然，因爲一切批評都在人類範圍以內，並且，它就是如此！——所以，它不會錯的！但爲什麼不承認超歷史的批評法則？比方，假如伽太基戰勝了羅馬，那麼人類會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會有怎樣的理想？很可能的，伽太基戰勝了羅馬！那麼，我們底生命不是虛

無的玩笑嗎？是的，虛無的玩笑，匆促的年華，希望底欺騙！無窮的煩惱！什麼暴風雨底時代，我明白你了！從去年這個時候在蘇州到今天在上海，坐在這裏！啊，我有些什麼！我是厭倦了啊！我還要受騙嗎，讓別人去做官發財。」蔣少祖想。

「生活，不就是這樣的生活嗎？以後還不是這樣嗎？毀壞什麼呢？又建設什麼呢？有什麼不同嗎？我們都說反對封建，是的！然而生活自身是本然的！況且每一種權力都不能代表人民，人民永遠和權力不相容，不是服從就是反抗——於是永遠循環，而我們，空拋了年華，塵俗的事務！年來是疲倦了啊！……即使把權力給我，我也是祇有服從權力底本質的！於是，在人類史上沒有好的時代，永遠不會有真正完全的時代！啊，人生，輕輕的、輕輕的，這種脚步呀！」

「我不受暴風雨底欺騙了，然而我要心靈底平靜和自由！持着這個，我公正地處理人生底事務！」蔣少祖想。

好幾天他沒有出門。他坐在桌前，翻出一切舊的東西來，他編好了他底文件和藏書。在某一本書裏發現了王桂英在一二八以前寄給他的一封信，他反復地看了好久，然後燒去。接着他把姐姐們寄給他的信統統燒去。一張兒時的照片，剃了光頭，穿着大棉袍的，他看了很久，在背面題了這樣的字：「二十年以後，我還能認識你。」然後藏了起來。蔣秀菊訂婚底照片被他粗心地放到書籍一起去，但死去的哥哥底照片却被他珍藏了起來。然後他整理金錢。他堅持不讓陳景惠參與他底這些工作。他在房裏

久久地徘徊着，感到安靜、恬美、和心靈底溫柔。

人們是會在過去的生活裏發現無窮的東西，以照耀目前的生活的。蔣少祖現在覺得過去是困苦的、無知的，因而是美麗的。他記得，在五年前，他曾經在風雨中跑了二十里路去看一個朋友。現在他已經不會有這樣的熱情了。並且那個朋友就在那一年便死去了。他想到，最近一年來，他從未想起過這個朋友。他覺得自己也會被一切人忘去，像這個朋友所遭遇的一樣。對過去的淒涼的回憶肯定了他目前的憂鬱與疲勞，並且在這種心情上照耀着一種嚴肅的光輝。

「耶穌是這樣死去的——他沒有看見天國，並且他知道了天國是不可能的！」他想。

新年的夜晚，爲了避免朋友們擾亂，蔣少祖夫婦把小孩留給傭人照管，出去看戲。散場以後，他們在街上亂走。然後，爲了避免遇到熟人，蔣少祖提議到跳舞場裏去坐坐。陳景惠高興這個提議，露出非常的興奮來。

這還是一個和平的新年。人們不能知道明年的事、從一二八以後，逐年地，上海狂熱起來，特別對過年這件事狂熱起來，因爲，明天的事，是不能知道的。上海底尋樂的人們覺得現在是世紀末，應該尋求新奇的刺戟，而在頹唐和淒涼裏，刺戟是特別甜美的。觀察家們統計了上海婦女底衣妝，說是每年有三百二十四種樣式發明出來；小報上並且討論，婦女底大腿，還是赤裸好。還是不赤裸好。尋求刺戟的人們同時就

大聲地喊叫毀滅，要大家準備好頭顱去給敵人砍掉了——這杯酒，也是很甜美的。中國底人民是在黑暗中討生活；這般冒險家底感覺，是不錯的；空前的毀滅即將到來！走進門廊，在沉醉的、迷茫的燈光下陳景惠脫下了大衣，交給侍役。但蔣少祖拒絕了侍役，一個穿西裝的、擦着胭脂的年青人——蔣少祖覺得他擦着胭脂。陳景惠遲疑了一下，考慮是否要取回大衣。她吩咐把大衣掛好，侍役優雅地鞠了躬。一些漂亮的男女們，挽着手跑過了門廊。蔣少祖夫婦聽到了沉醉的、迷茫的、柔軟的音樂聲。蔣少祖露出了淡漠的、安靜的表情。

「它不能再誘惑我！但是我必需走下去！」他想，推開了彈簧門，在柔軟的地氈上向咖啡廳走去。他們看見了在舞池裏擾動着的豐富的、五采的、迷茫的漩渦。

「過去的失去了！明天的，又不能知道；現在不是最真實的嗎？應該歡樂啊！怎樣？」蔣少祖想，嘴邊有嘲諷的笑紋。

「我們去跳吧。」他說，笑着。

「我根本就不會！我都忘記了！」陳景惠說，興奮地、羞怯地笑着。蔣少祖覺得她特別可愛。

他們走了下去——捲入了那個擾動着的、五彩的、迷茫的漩渦。紙花、汽球、和垂花汽球下面的美麗的國旗，從頂上紛紛地落了下來，落在這個漩渦裏。汽球浮動着，好像大的泡沫。人們底臉孔也好像泡沫。燈光逐漸暗澹，後來有了紫色和藍色相

混合的燈光——很悽慘的。後來有了粉紅色的燈光，這是落日底光華。

有甜蜜的、濃郁的香氣，有迷茫的、軟弱的音樂，有那種好像笑的笑——有迷茫的軟弱的肉體和靈魂，這個現世底宗教裁判所。那個異教徒的蔣少祖捲到漩渦裏去了。沒有多久他又漂浮了過來，他臉上有着激烈的、疲勞的神情，陳景惠則安寧地微笑着。他們又消失了，然後又浮了過來。在蔣少祖臉上，有了懶散的、迷茫的表情；長的、紅色的紙條落在他底肩上。最後，就在那個藍而紫的，很悽慘的燈光下面，他們帶着一個汽球浮了過來。

突然燈光完全熄滅了。音樂繼續着，顯得嘹亮。這個迷茫的漩渦在黑暗中顫抖着。各處有接吻的聲音。

蔣少祖吻了陳景惠。但同時有了劇烈的痛苦。

「爲什麼要在黑暗裏面？」他想。

突然，在舞池正面，出現了四個血紅色的大字：1937。音樂轉成了疾速的旋律。在血紅的光明下，人羣發出了強大的歡聲。各處有叫喊聲，歡迎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萬歲！」一個婦女底尖銳的聲音喊。

「萬歲！」

「萬歲！」

音樂奏着：「上帝把我們二人，造成了一個泥人，擁抱着……」那個五彩的、迷

茫的漩渦在汽球、國旗、紙花底紛飛下作着更急疾的擾動。

陳景惠，在快樂的激動下發出了歡聲，並且叫了萬歲。但蔣少祖看着紅字，有了激烈的笑容。

「一九三七！誰能知道一九三七？但生命並非兒戲！我要蹂躪你們，攻擊你們，侮辱你們，走下去！……」在歡聲中，他想，含着激烈的笑容。於是他帶着強烈的、侮弄人世的快樂的心情被捲進了漩渦。他毫不懷疑地認為他是在侮弄着周圍的一切和這個世上的一切；他毫不懷疑地認為他底快樂愈強，他使對周圍底庸俗侮辱、攻擊、蹂躪得愈兇。

「在我底周圍，是荒野呢還是人類？是怎樣的荒野啊！……啊，人生，輕輕的，輕輕的，這種脚步呀！」

原 书 空 白 页

第十五章

一

第二年春天，蔣家底母親死去了。老人在最後的十年，活得無聲無嗅。她孤獨地住在蔣淑珍家底後面的、陳老了的房間里，有半年沒有出門，因生命底衰頓而放棄了一切嗜好，這些嗜好是：打牌、吃零食、罵人、摔東西。她孤獨地坐在堆滿了女兒們送來的糖食的房間里，整個冬天捧着水煙袋，以柔弱的，然而可怕的表情看着跑到她底門前來的孩子們——孩子們覺得她是可怕的。於是在春天，她睡倒，死去了。

七月間，蔣淑華病重了。汪卓倫有半個月沒有去海軍部，在家里看護着蔣淑華，並且照料小孩。七月初，部里對他有徵言，他預備辭職，但在整理了自己所剩下來的財產以後，他忍耐了下去。汪卓倫，不知因為什麼緣故，不會治理財產，並且他們夫婦都因為在求內心底幸福的緣故而對這個世界用了太多「感情，以致於僅僅四年，他們便弄光了蔣捷三給他們從蘇州運來的一切東西。最初他們分給蔣秀菊，並且出錢打

官司，後來他們分給在鎮江底姨娘和她底可憐的兒女們；最後，她們分給一切讚美他們的人，分給蔣淑珍、蔣淑媛，和沈麗英。到一九三七年，老母親底喪事以後，大家都叫窮。汪卓倫夫婦是落在貧窮里了。但直到汪卓倫準備辭職，整理了家務以後，他們才發現了他們底真實的處境。現在是假若汪卓倫不工作，他們便無法生活了。而且即使工作，他們也要嚴格地節省，因為小孩底出生增加了負擔，並且蔣淑華底醫藥佔去了薪水底大部份。蔣淑華病重時，汪卓倫做了十年來未曾做過的事：向蔣淑媛告貸了。

蔣淑華，一年來遭受着加重的疾病折磨，並且在心里遭受着更大的折磨。她覺得自己孤獨無依，覺得汪卓倫不理解她，雖然那般尊重她。蔣淑華覺得她底感情和思想不能和周圍溶洽，覺得周圍的一切都遠離了她。在姊妹間蔣淑華時常感傷，時而刻薄——沈麗英開玩笑叫她做林黛玉。在生病期間蔣淑華妒嫉一切人，刻薄一切人。

七月初的某天，她向汪卓倫說：不必再請醫生——生和死都是一樣的。

汪卓倫多夜未睡，失去了健康，顯得恍惚、疲勞、頹唐。他照例溫和地安慰了蔣淑華。但在離開床邊以後，他晚上有了冷酷的表情。

一年來，這種冷酷的表情常常出現在他底臉上，代替了從前的單純的、小孩般的溫柔。他瘦弱、挺直、激烈而疲勞。他走到前房躺到椅子里去，舉手遮住了眼睛。

「我是冷的，冰冷的！我已經沒有了愛情！」汪卓倫想仰起臉來，凝視着屋頂。然後他閉上眼睛休息着。

個人抱着小孩進房，他睜開了眼睛。他看了小孩很久。

「帶他到外面去——陰涼的地方！」他用乾燥的聲音說。

但這句話被蔣淑華聽見了。

「抱進來！外面大太陽……」她喘息，說。

汪卓倫皺着眉，抱小孩進房。

「他是我的！我……不許！」蔣淑華衰弱地說，但眼里有火燄。她伸手接過小孩去，汪卓倫注意到，她底手在顫抖。

「又是感情用事！」汪卓倫想，看着她。

「……他是我的……你看吧……我只要活着一天，我不許別人侮辱他！不許別人用那些方法教育他！把他變得愚蠢，變得呆板！變成吃飯的機器，不像人！」蔣淑華說，喘息着，強烈的仇恨在她底衰弱的臉上閃耀着。

「……在這個世界上，只剩下我和他，還想奪去嗎，早知道如此……就不應該生，不應該有這些希望！不應該聚合！我覺得世界像沙漠，筵席早就散了！假若蘇州還有我一點點，我就馬上去……爲什麼不呢？」

「又是懷鄉病！」汪卓倫想。

「……生和死在我是一樣的！這世界沒有情義。」她停頓，看着前面。「無論如何，我總是我爹爹底女兒，我是的！」她驕傲地說，然後恍惚地望着帳子。

汪卓倫突然發覺蔣淑華並沒有把他和她聯繫起來，於是感到痛苦。他發覺她是在控訴他，當妒嫉和仇恨的情緒在他底心里刺痛起來的時候，他就從冷漠中醒轉，笑了淒涼的笑。但他沒有說什麼，他怕激動蔣淑華。

「人生，淒涼的長夢啊！」蔣淑華說。

「我能夠失去她嗎？能夠嗎？失去她，我還有什麼？那麼，現在怎樣辦？」汪卓倫恐懼地想。

「是的，淒涼的長夢。」汪卓倫溫柔地、淒涼地說，感到情愛復活了，感到不會失去她。

「但我們總要把這個夢做完。我們將來要安息。……淑華，你現在要安靜，靜養。」他彎了腰，扶住床欄，向她說。

「是的，我有……我不會失去……因為我祇對她一個人才這樣說話。」他想，溫柔地笑着。

「我能夠安靜嗎？我心里有一團火！」蔣淑華說。同時她問自己，「他能夠理解我嗎？他不假嗎？」

「在人世，已經不能分辨真與假！」她說，嘴邊也有淒涼的笑紋。

「淑華……」汪卓倫明白了她底意思。

「淑華，我汪卓倫用我底良心說……我是冷的！我已經冷了！」他改變了聲調，

流淚了，覺得自己是說了最可怕的話。「是的，我對人間已經冰冷！我自己很明白。」蔣淑華淒涼地笑着看着他。突然笑容消失，露出了恐懼和憐憫相混合的嚴肅的表情。她用破單替汪卓倫揩眼淚，把小孩交給汪卓倫，然後垂下頭去。

汪卓倫抱小孩走出來，臉上又有了冷酷的表情。

「爲什麼我要說呢？……欺騙不是更好嗎？但是我有責任，有義務！」他想。

下午雷雨。蔣淑華昏沉地躺着。汪卓倫坐在床邊的椅子裏，手里抓着一本書，看着窗外的雷雨。他站起來，到前房去關窗戶，然後去廚房看藥。走回來的時候光線陰暗，雷雨猛烈，他臉上異常的激動。他坐下來看着昏沉的蔣淑華，然後通過窗戶望着天空。

光線如黃昏。陰沉，然而激動。雷雨發出喊叫般的聲音撲擊了過來。閃電破裂重雲，暴雨在低空滾過。窗外，蔣淑華所種植的洋槐樹在風暴中搖曳，帶着水滴擊打着窗玻璃。人類的聲音完全絕滅了。

汪卓倫感到自己是在海洋中。海洋陰沉而激怒，他底孤獨的破船在作着絕望的飄流。雷雨使他遺忘了現實生活底一切困苦，悲壯和勇敢的情緒在他胸中抬頭了。他含着悲哀的、激動的笑容看着窗外。小孩在床邊啼哭，他抱起小孩來，抱在胸前，站在房的中央。

「在這個破船中間，我和她，我們要飄流到哪裏去呢？」他想，嚴肅地看着天空。

「但是，我記得……」他想，望向雷雨深處，記起了在他和蔣淑華初次談話的時候，也是下着雷雨。蔣淑華坐在桌前，玩弄着一朵白蘭花，向他說，她喜歡鄉村。他記得，聽見這句話，那種強大的，幾乎是不可信任的幸福在他心里顫動着，特別因為窗外是雷雨。他並且想起淋得透濕的蔣純祖跑到窗前來，搖動槐樹——也是這樣的槐樹。——是的，我完全記得……從那時候起，我們開始了飄流，我要做一個女人底最好的丈夫！但是我底飄流，我們底新的生命，我們底孩子，我們底一切，我們疲倦了，受盡了譏嘲，互相不理解！而現在她倒下了！我們要飄流到哪里去呢？誰替這個新的生命負責？把他交給誰呢？我是得到了我所應該得到的，我已經滿足了，已經疲倦了，但是他呢？那麼我要活下去！把這個破船渡到岸邊……是的，他和他……我們！」

他眼里有了淚水。他強烈地皺眉，吻了小孩。在他低頭向小孩時，他覺得他底周圍在搖盪——他底船在激怒的波濤中搖盪着。

蔣淑華發出了短促的、可怕的聲音。他跑到床前，放下了小孩。

「淑華！淑華！」他痛苦地叫。

蔣淑華睜開眼睛，同時小孩啼哭。

「我去了！我要去……卓倫：我，」她用短促的、可怕的聲音說。

汪卓倫跪下來。他覺得他底周圍已經靜止，不再搖盪了。

蔣淑華看着他，指窗外，然後指小孩。汪卓倫明白她底意思，尖銳的痛苦使他昏

迷。

這對夫婦，他們沒有力量分離。就在上午，他們還生活在他們底生活所造成的感情里面，那互相不滿足，互相攻擊，防禦，他們是誠實得可驚，這種感情好像幽谷。但夜晚，蔣淑華病危，他們投在一起，用他們所有的力量表白他們不能分離。假若他們還能哭，他們便哭，假若他們還能說話，他們便說話。深夜里，汪卓倫覺得一切都錯了；覺得他不該失去理智，不該表白，肯定那個可怕的東西。覺得不該使蔣淑華肯定一切已經無可挽回。他重新沉默，企圖用最後的理智表露出一種信仰來。然後他覺得，因為他底錯失，一切都遲了。但當蔣淑華死亡下去，又掙扎起來，重新要求表白時，他就跪在床前，悲痛地答覆了一切，在內心底交戰里產生了正視死亡的勇氣。

姑媽和蔣家姊妹們來到汪卓倫家。她們最先坐在後房，然後退到前房，揩着眼淚，沉默着。她們無事做，同時覺得應該有事做；他們全心地替汪卓倫痛苦。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夜。當蔣淑華重新擾動，說話的時候，她們全體都來到後房。燈光明亮，汪卓倫跪在床前。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汪卓倫以單調的、孤獨的聲音喃喃地說。

蔣淑華、靠在枕頭上，做着痛苦的手勢。她好久不能表達清楚。她指前房，指她姐們，然後她寂靜。在寂靜中，汪卓倫顫抖着。

「我對你……有罪。」蔣淑華衰弱地說。

「爲什麼想這些呢？我甘心，我覺得頂好，我幸福。相信我。要安靜。」汪卓倫以單調的、孤獨的聲音說。「我這樣說不是承認了嗎？」汪卓倫恐怖地想。「沒有這回事，沒有，淑華！」他大聲說，喉里有淚水。他底聲音證明：他承認了那個可怕的東西。

「我害了你。……在最初，我就不該……你在，我去了，而困苦顛連的一生……我怎能丟下這顆心，我怎能夠，卓倫！」蔣淑華掙扎着說。

汪卓倫顫抖着。他抓住床邊，垂下頭去。他冷酸地覺得痛苦已經達到了最大的限度，於是他抬頭，用嚴肅的目光重新看着蔣淑華。

「接受我們底命運！這是每個人都有的！我不會再在這個世上尋找另外的東西，相信我！」他底目光說。在劇烈的內心鬥爭以後，他相信他們都無錯；他承認了，並且承担了那個可怕的东西。嚴肅的勇氣在他臉上出現了。

但蔣淑華，雖然說着、表現着她對那個可怕的东西的認識，却不願相信；因此不願明白汪卓倫底眼光。在恐怖和苦悶中，蔣淑華渴望溫柔。

她向着汪卓倫。

「難道他還不能明白我？是的，是的，我要看看。」她寂靜了，於是覺得世界已經寂靜了。她覺得周圍落着黃色的雨，水滴傳出單調的、寂寞的聲音來。她覺得身上

沾了污泥，她努力移動，想擺脫這污泥，但不可能，她感到大的苦悶。她聽見有單調的、淒涼的鐘聲，最初好像是房內底鐘聲，後來就變成了不在什麼地方却在空漠中響着的鐘聲。覺得是蘇州的鐘聲時，她感到她所渴望的溫柔；鐘聲——模糊的，然而確然存在的——在空漠中響着時，她心里突然安靜。她覺得，她已經在沒有注意的時間里擺脫了那可怖的污泥。她依然在凝視着汪卓倫。那種嚴肅來到她底臉上。她懂得了，並且承認了汪卓倫底眼光所說給她的。「是的，我不再說什麼了！我一無遺憾。我丟得下這顆心！」她想。

「淑華！」汪卓倫，在蔣淑華底沉默里，有了恐怖，企圖否認他所承認的，喊。蔣淑華看着他。在嘴邊露出了安靜的笑紋。

「要水嗎？」

蔣淑華看着他，不答。

「孩子，他睡了！」汪卓倫溫柔地說。「我不會再尋找什麼另外的東西的了，淑華，我不會的！」他加上說，回答着她底眼光——他以為她底眼光要求他回答這個。

蔣淑華明白他在喊她，輕輕地點了頭，看着姊妹們。然後她軟弱下去……

姊妹們走到床前。蔣淑華悄悄地死去了。於是大家悲痛地啼哭起來。但汪卓倫無聲，他伸手蓋住了蔣淑華底冷了的眼睛。證明了她確實已經離去，他在大家底哭聲中站起來，走進了前房。他打開帳子，看着酣睡的小孩。

「現在她去了，我們什麼也沒有了，在這個世界上……」他想，突然哭出猛烈的、可怕的聲音來。

蔣淑華死去的第三天，爆發了蘆溝橋事變。汪卓倫埋葬了妻子，在七月十五號重新到部辦公，不感覺到這個事變，這個席卷全國的猛烈的潮流有什麼意義。從七月到八月，汪卓倫銷沉地沉默地到部辦公，晚上回來照護小孩，並整理蔣淑華底遺物。蔣家姊妹們和少數的幾個朋友替他痛苦，常來看他，但他並不需要這個。他希望孤獨。他希望一個人坐在房里，坐在燈下，坐到深夜。

他在考慮怎樣消磨他底剩餘的生命。他懊悔財產底散失，因為假若有錢他便可以一個人帶小孩到什麼一個鄉間去。他記得蔣淑華底話：「我喜歡鄉下。」——但現在他必需工作下去，償還債務。在南京底普遍的擾動中，他淡漠、沉默，認為自己這個世界除了金錢底債務和為父的債務以外再無牽聯；但同時他高興這個世界底擾動，高興這個世界底普遍的不幸，高興它底徹底的毀滅。

上海戰爭爆發，政府頒佈了疏散令，南京陡然緊張，充滿了預測和謠言。從七月到八月，人們是在懷疑中，懷疑戰爭是否會實現；但八月十三以後，人們就開始逃難，或準備逃難了。八月十五日，南京被轟炸：模範監獄、國府、和車站附近中彈，南京全城慌亂……

有人往鄉間走，有人往內地走。最初是少數富有的人們，然後是公務員底家庭和一般的市民們。南京底人們三十年來逃亡過多次，一次是辛亥革命，一次是孫傳芳渡江，一次是一二八上海戰爭。但他們每次都又回來了，重新彌補、締造他們底生活。在動亂的時代，他們除了自己以外，是不再信任任何事物了，因此，在八一三的最初，他們是不相信仇敵底決心和他們底民族底決心的；他們以爲這次還是會和以前每次一樣，不久就又回來，彌補創破了的，締造毀壞了的，照舊過活下去的。他們這樣想是當然的，因爲在他們底生活沒有改變的時候，他們底心是不會改變的；直到遙遠的後來，他們底心還是沒有改變，以頑強的力量，他們在異鄉締造了臨時的南京生活，他們以爲是臨時的。凡不是自願從南京出走，凡是被迫從南京出走的人們，是直到生命底最後，還渴念着故鄉，在懷念的柔和的光明中，把往昔的痛苦變成無上的歡樂的。從南京出走以後，青年們是佔領這個世界了；在南京留下了慘澹地經營了的產業和祖墳的人們，是被剝奪了一切歡樂了。所以，在他們，這些慘澹地經營着生活的人們明白了——很快便明白了——這次的毀滅底巨大、持續、與頑強時，他們便明白了這次的離開南京是什麼意義。半個月不到，老人們底論證，孫傳芳時代底慘淒的暗影，從而希望和安慰，便被掃蕩無遺了：被江南平原上的空前的激動所掃蕩，被愛國的情緒所掃蕩，被強烈的，孤注一擲的青年們所掃蕩。

八月到九月，空軍出動，軍隊出動，青年們出動；市民們不絕地向內地流亡。在

中國展開了空前的局面。南京街道上通過着兵士，通過着車輛，通過着流徙的隊伍，通過着青年們。政府被主張投降的漢奸們所包圍，民族底領導者以頑強的力量克服這個包圍；流徙的人們，出動的人們，普遍全國的新異的興奮和堅強的意志支持着政府底領導者衝出了這個包圍。從現在起，這個民族走上了英勇的、光明的道路……

八月廿一日，王定和來南京二十一日，蔣少祖夫婦來南京。大家準備去漢口。但汪卓倫安靜，淡漠，從未想到他有重新締造生活的可能。他每天經過激動的街道，每天遇到向內地出發的熟人們，每天被蔣淑珍們苦苦地勸慰，但不想動；不覺得在他周圍進行着的一切對他有意義；更沒有想到他有被這個激動捲去的可能。他覺得現在有兩個絕對對立的世界存在着。一個是他周圍的一切，一個就是他自己。他是冷淡、輕蔑、虛無，站在激動的海洋中。

但八月二十一日，他奉到命令，調他代理某艘魚雷艦底艦長，並且限三天以內到任，出發。他即刻上了辭呈。他底這個舉措被斥為怯弱與臨陣脫逃，沒有被允許。但他並不以怯弱與臨陣脫逃為羞，相反的，他覺得高興。他很簡單地覺得被這個世界如此斥責，就是證明了，他對蔣淑華的堅強的愛情——覺得高興。晚上他經過激動的街道——炎熱的街上擠滿了人，在聽播音機——回到家里。

他走進門，通過院落，輕輕地嘆息着，解開了上衣，他發現房里有人在走動。在他走近房門時，蔣淑珍與奮地跑了出來。

「我們等你多久！」她說，眼睛發光。但看見了汪卓倫底悲哀的微笑，她竟哭了。

王定和坐在椅子上，嚴肅地看着他。他向王定和點了頭，把上衣擰到床上去。然後坐下來。

王定和和蔣淑珍沉默着，看着他，要求着他底聲音或動作——他覺得是如此。但他很冷靜，表明一切在他都不可能，並且堅決地相信，他們應該順從他。

「你，還是不決定嗎？」王定和以顫抖的低聲問，欠着上身，燒着煙。「或者你決定，在危急的時候一定離開？」他問。

「我沒有決定。」汪卓倫低聲回答；煥散，無興趣，不願談話。

「我今天早晨到南京，決定後天送淑媛到漢口去。我在上海的東西，是完全丟了，所以我自己也要到漢口去。……我全都光了。」王定和吸煙，冷靜地說，但面頰突然強烈地顫抖。

汪卓倫歎息，看着他。

「這是清清楚楚的了。不止我們一兩個人，我服從政府。一王定和說。『你們部里有新的消息嗎？你不可以辭職，和我們一道去嗎？牧生、蒲生，都準備走的，部里遣散……我們總可以另外想法子，你也來幫忙。』王定和說，看着他。

「我們是軍事機關。」汪卓倫回答。

「卓倫，這樣固執！張心如不也是海軍部的！」蔣淑珍焦燥地說。
汪卓倫閉緊着嘴唇。

「逃到後方去？」他突然用怪異的聲調問。

「避難啊，卓倫！」蔣淑珍說。

「是的，避難……」他說，停頓，凝視着地板。——但是，有的人是可以避難的，有的人却避不了難。我不想離開……」他說。他底意思是說，他喜歡災難；因為在他底身上，再不能有更重的災難了。同時他想到他辭職的事，想：假若批准的話，他到那里去。在辭職的當時，他是並未想到他要到那里去的；他很覺得，對這個世界，他底責任是冷漠地站在旁邊。「那麼，現在可以想想，我究竟應該怎樣？但是因為我不希望一切東西，我留在南京。」他想。

「我留在南京。」他說。

「部里不許麼？」

「部里是沒有能力不許我的，要走，我還是可以走，但是我不走。」他停頓，以發亮眼睛凝視着蔣淑珍。「……你們是應該走的，因為你們有家庭兒女，你們要過活，還有一些人是可以走的，因為他們根本是投機取巧，苟且偷生的東西，他們沒有價值！」他說，露出激烈的嫉恨的微笑。「你們走了，他們走了，那麼，留下這座南京城給我！不走的人要保衛這座南京城的！在南京，有我們底祖墳，幾百代人生活下

來的南京城！假若政府不能保衛南京城，就對不住祖先！假若是臨陣脫逃，投機取巧的東西，就沒有資格再在南京，將來也沒有資格到南京！他們底兒女要替他們羞恥！……我在街上走，我就替他們羞恥！」他說，激烈而流汗，站起來向着窗外。

「我說了些什麼？是的，是這樣！」他想，「我什麼都不需要！我服從命令！」蔣淑珍覺得他在罵她，不安起來。

「是的……我們這些人是可憐的！但是有什麼法子呢？——她羞愧地說，聲音里有眼淚。

「我沒有講你，姐姐。」汪卓倫誠懇地喊，向着她：「我怎麼能夠講你們呢？」

「我不同意你底話，你要知道實際情形：南京是守不住的。」王定和說

「豈有祖墳是守不住的！我讚成戰爭延長！我讚成轟炸，轟炸，再轟炸！我讚成一個大大的毀滅，毀掉一切麻木不仁的東西！毀掉一切髒臭的東西，南京需要澈底的洗刷！中國人應該爲兒孫着想！」他說，走到桌邊，轉身看着王定和。

他好久沒有這樣激動過了。他未曾想到這種激動是可能的，因爲在蔣淑華死後，他所派給自己底以後的生涯，是銷沉的、冷漠的生活。戰爭爆發以來，他從未想過這個戰爭有什麼意義，但現在，在這種嚴厲和激動中，他明白了戰爭底意義；明白了轟炸、軍隊、流徙的人們，以及他昨天所接到的命令對於他有什麼意義。

「我把孩子托給你們好不好？」他憂鬱地問，接着他說了一切

「那麼，現在我決定去！」他說，「在平時，艦長是一個肥缺，但現在他們却用得着我！」他憂鬱地笑，抬起頭來。

「那麼，你不是要去打仗麼？」蔣淑珍問。

「是在打仗啊！」

「那麼你怎麼辦？怎麼辦？」

「孩子托你，好嗎？」汪卓倫溫柔地、堅決地說。

「不是我私心，……你自己怎麼辦？怎麼辦？」蔣淑珍站起來走到桌邊。

「去打仗啊！」

「你會打仗麼？真的？不騙我！可憐要是淑華在，不會讓你打仗……」蔣淑珍說，突然明白了他們所說的事情是什麼意義，哭了起來。

汪卓倫下頷顫抖，憐憫地看着她。

「我自然會打仗的。」他嘲諷地、悲哀地說。

王定和長久地凝視着他，突然站起來，皺眉，眼里有淚水，臉打抖。

「我很慚愧，卓倫。我想到我丟掉一點是值得什麼的，我不會忘記今天。」他說，難看地笑着。汪卓倫第一次看見，這個男子在眼淚中笑着這種痛苦的、真率的笑。

「我三天以內出發，孩子交給你們。……那麼，我底生命便再無什麼價值。」汪卓倫低聲說，覺得一切都透明清楚；覺得自己明白了過去、現在、未來，並且明白人，

世底一切愛情、友誼、希望和失望。汪卓倫皺着眉，靜穆地向着窗外。

二

沈麗英心情愴惶：沒有錢，不知是否應該走。聽見汪卓倫要向相反的方向出發，她就跑來看汪卓倫，然後姑媽追來看汪卓倫。汪卓倫冷靜地安慰她們，勸她們離開南京。從汪卓倫處回家時，在人力車上，姑媽哭着；沈麗英驚歎，發癡，感到無論如何，不能明白這個世界。

「這怎麼得了！我們應該怎樣辦！沒有人管我們，各人底心是差得這樣遠，從此以後，我們怎樣生活？」她想。

陸牧生已在家中，冷靜、蒼白。陸牧生向她說，已經弄到船票，她們明天得上船。

「錢呢？」沈麗英膽怯地問。

「錢，有。」

「你呢？」

「我暫時不走。政府底命令。」陸牧生忍耐地、冷靜地回答，嚴肅地站在旁邊。

「可憐，淑華，你死得好！」沈麗英說，哭起來，走到床前。

「我不走！我老了，一生一世在南京！什麼都在南京！也死在南京！我不能在外鄉受罪！」姑媽大聲叫，向樓梯走去。

「非走不可！」陸牧生嚴厲地低聲說。

「媽！」沈麗英叫，「媽，女兒會孝敬你！你要走！我們都走！」

「炸死我也不走！」姑媽大聲叫。

「要走……媽，要走！」沈麗英哭着大聲說。

「不理她！她當然走！」陸牧生揮手，低聲說，然後走出去。

姑媽到床上睡下來，想起了往昔，想起了故世的人們，哭着。大家勸慰她，她不理會，不肯起來。老人在悲苦的心情中，願望就這樣睡到要離開的人們都離開了，兒女們都離開了的時候，願望他們離開以後孤獨地在淒涼的家宅中死去，而使離開了的兒女們，永遠地負着罪孽和悲涼。但在明白了這個希望底實際的可怕時，她企圖把陸明棟擺在身邊。

「你們問明棟，要是他走，我就走！明棟，兒啊，你不是不走嗎？一她哭着說。

陸明棟高大，瘦削，嚴肅地站在床前。

「我走。」他憤怒地說，以輕蔑的目光看着祖母。

姑媽吃驚，看着他。

「忘恩負義的東西啊！異鄉有財寶嗎？」

「奶奶，我決不想再蹲南京一天！我討厭南京！我討厭我們住的這個地方；這不是人住的地方！我們隔壁有婊子！左邊天天打架！爲什麼還要留戀？」年青人激烈地、嚴肅地說；這個年青人從未如此說過話。「這一點點財產也值得留戀嗎？難道我們要葬在這個地方嗎？所以我要走！」他說。

年青的人們，是在這種家宅里，感覺到腐爛底尖銳的痛苦；那些淫穢的、卑污的事物是引誘着年青人。使他們處在苦悶中。當風暴襲來的時候，他們就嚴肅地站在風暴中，明白了什麼是神聖的，甘願毀滅了。當他們有了寄託，發現廣漠的世界與無窮的未來時，他們就有力最走出苦悶，而嚴肅地宣言了。陸明棟就是這樣地站着，流汗，臉紅，流淚，發表了他底宣言。他說他不願有財產，不願再讀書；他說學校是可惡的。他說他要離開；假若大家不離開，他便一個人離開。

但他又非常感傷了。未吃午飯他便走出去，晚上才回家。他走遍了他所熟悉的街道與風景，向它們淒涼地告了別。

沈麗英，被兒子底宣言感動，覺得這個地方的確不適宜生活，覺得在將來所受的痛苦里，也會有快樂，於是振作起來，收拾東西，準備食物，把大票子換成毛票——在這種忙碌里，一切是改變了；她是非去不可了。

蔣少祖夫婦，看過了姐姐們和汪卓倫，到她這里來的時候，她是站在凌亂的東西

中間，衣袖高高地捲起，發紅，流着汗。太陽照在敞開的箱籠上，房里揚着灰塵。

「啊，你們來了！」她叫，拋下了手里的衣服；「淑華去了，她去了！我們如今……！」她在箱籠間跨了一步，哭泣着像小孩。

陳景惠對這個不頂熟悉的表姐妹流淚，疾速抱着小孩進房。蔣少祖抓住草帽在手里，疲乏地、愉快地笑着，——戰爭使他愉快，姑媽衝下樓時，預見到姑媽要對他做什麼，就露出了嘲諷的微笑。

「我們明天走了！」回答姑媽底激動，他說。

沈麗英坐下來，把小孩抱在膝上，特別因為安寧的生活已被破壞，她露出了滿足的、嚴肅的神情。凌亂的房間，即將開始的逃亡，襯着沈麗英底抱着小孩的休憩的、嚴肅的神情——她明白這個休憩底短促和可貴——給予了動人的、特殊的印象。

「你知道卓倫要走麼？」沈麗英愛撫着小孩，問。

「知道。去看過他。」蔣少祖回答，嚴肅地笑着。

「我們中間還出了這樣一個人！……」沈麗英大聲說，停頓了一下。「我是個女子！啊，我們是無用的人！……」她說，她底眼睛甜蜜地笑着，覺得這個短促的休憩是好的。她吻了小孩。

陳景惠攔着扇子，笑着說了什麼，蔣少祖沒有聽清楚。蔣少祖疲乏地看着姑媽，她在翻箱子，又在揩眼淚。蔣少祖注意到箱子里面的舊式的、大紅的綢衣。

「這個衣裳是你底麼？」他忽然狡猾地問。

「是我底！該死！」沈麗英說，責備他，但看着他，希望他再說。

「是坐大花轎用的吧？」蔣少祖狡猾地皺着眼睛，問。

「沒有出息！」沈麗英說，臉紅了，快樂地笑着。

陳景惠拿起網衣，把它抖開來，快樂地笑出了聲音。沈麗英笑着看着網衣。姑媽簡單地笑着。太陽照在網衣上，房里閃動着紅光。

發胖的、弄得骯髒的陸積玉端水走進房來，看見展開着的紅衣，站了下來。她看着母親，又看着陳景惠，然後向洗臉架走去。蔣少祖笑着轉身，碰在她底面盆上，水潑了下來。

「啊，對不起！」蔣少祖愉快地叫，但隨即就懷疑地看着不笑的、嚴肅的陸積玉。沈麗英皺眉看着女兒，用眼光提示她她應有的禮貌。

「沒有關係……」陸積玉說，猛然臉紅。她回頭看了那件堆在箱子裏的網衣一眼，垂下了眼臉。沈麗英明白她底眼光底意義，感到痛苦。陸積玉深沉而細心，明白母親底一切：常常的，母親爲自己底第二次的結婚而對女兒歉疚，感到痛苦。常常她爲這個對女兒發怒。

「你不會讓開一點走嗎？」她皺着眉，壓制住憤怒，說。

陸積玉迅速地往外走去。

「有什麼希奇！馬上什麼東西都光了！」她低聲抗議，看了那件發着光采的紅衣裳一眼，走出房。

「盡講些令人痛心的話！……」沈麗英說，突然哽咽了起來。

陳景惠接過小孩去。

「多麼快：一剎那就是十年了，少祖！」沈麗英說。聽見床上自己底小孩在哭，跑過去喂奶。蔣少祖疲乏地、嚴肅地看着她。陸牧生喘息着走進房來。

「啊，你們來了！……船票又漲了！又漲了！戰事吃緊……快！快！今天夜里十二點鐘上船！——他大聲說，走過去把每個箱子都閉起來，他底廠在打抖。

「你走麼？」蔣少祖問。

「我不走，政府底命令。」陸牧生皺着眉頭，不滿地說。

「那麼……漢口再見！」蔣少祖懶洋洋地笑着說。

沈麗英和姑媽跑到門邊。

「漢口見……各人平安，少祖！」她說，又要哭。「忘記告訴你，純祖不肯走！你一定要想法子，少祖！」她說。

陸明棟找到了他底最好的朋友——每個少年都有一個，並且祇有一個最好的朋友——向他辭別；然後和這個朋友同去走馬路，走北極閣和玄武湖，向南京辭別。陸

明棟心里充滿了感激，沿路向這個朋友低而熱切地說着話；這個朋友也和他一樣。他們很好吃，半天內吃了很多東西；他們說要吃光南京所有的他們最愛好的東西——但這範圍也是很小的，沒有越出蓮蓬、豆沙饅頭、冰捧等等的可憐的東西底界限。回到城內時，他們吃得發脹了，躊躇而憂鬱；但陸明棟，不知道什麼是限度，再次地要求那種激情。他把自己弄得憂鬱而痛苦，不明白一切，他認為這個晚上是值得紀念的，他以後要永不忘却。他到處，在內心和外部找尋值得紀念的東西，因而弄得一團糟。回來時，已經晚上八點鐘。他非常悲傷——主要地因為他是這樣混亂——慢慢地行走着。快到家時，他看見他所熟悉的那個買豆腐的人家正在搬家，門前停着板車，很多女人圍着大聲說話。

「他們也要走了！從此我見不到他們了！」陸明棟想，站下來。明白了這里有值得紀念的東西。

板車堆滿了東西，前面拴着一匹瘦小的馬。板車流動了，於是周圍爆發了告別的叫喊。

「來日見，鄰居！」

「來日見！」躺在板車上的男子以深沉的大聲回答，憂鬱地笑着。有一扇門打開了，露出燈光，奔出一個肥胖的女子來。

「你們走啦！這麼快就走啦！」這個肥胖的女子衝到板車前，叫。

「我們下鄉……各位鄰居，來日見！」車上的抱着小孩的女子大聲地叫，聲音非常尖銳。大家站在街邊叫喊，板車馳到街口，還在叫喊。板車在燈光明亮的地方轉彎了，消失了。

陸明棟感到這一切是非常的，他因自己沒有權利叫一聲而苦惱。他確實記得，並且樂於記得，在他所經歷的一切苦惱中，沒有一件是和這種苦惱相同的。

「他們這些人多麼相愛啊！」他想，沮喪地走進門。

全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他。行李和箱籠堆在台階上，鄰居們笑着站在小的院落中，各處有燈光。姑媽已經跑過了一切地方，告辭了她底南京。沈麗英已經藏好了錢——她要

把丈夫留在南京，獨自負擔這個家庭向異鄉流徙。陸積玉抱着奶兒，冷靜地站在箱籠旁。

陸牧生走進來，興奮着，說汽車已到了。在他後面跟着挑夫們。

陸積玉不放心挑夫，伸出空閒的右手提起一口箱子往外面走。陸明棟注意到她沒有回頭。陸明棟因猶豫——他想上樓去看看——而被斥責，提起了一件什麼，張望着向外面走去。

陸積玉抱着小孩，站在汽車旁，冷靜地指揮着挑夫安放行李。沈麗英會把一切弄亂，姑媽則更心慌，但陸積玉却專心而冷靜，把一切弄得非常好。沈麗英站下來，款息着，怕妨礙女兒，感激地看着女兒。

他們上汽車時，鄰居們叫喊起來：祝一路平安。

「謝謝各位！」姑媽伸手，說，掏出手帕來準備流淚，但未流淚。

鄰居們叫喊時，陸明棟感到窘迫。汽車馳動，陸明棟偷偷地歎息了。他把這個叫喊和剛才聽見的叫喊比較，覺得不同，雖然說不出怎樣不同。他未被這些叫喊感動。但感到窘迫，因為這些人熟悉他底一切，他也熟悉他們。他想着剛才的那隻板車在燈光明亮的十字街口轉彎的情景。汽車馳出小街，轉變向下關馳去。

陸明棟覺得他和舊的一切是永遠分離了，這個汽車奔馳，他是去尋求新的城市，新的江流，和新的幸福。和尖銳地感覺着這些同時，那個轉過十字路口的板車在他底面前閃耀着。

輪船還泊在江心。他們在碼頭上停下來。碼頭附近是像清晨的菜市一般擁擠。沈麗英焦躁、憂愁，催丈夫打聽消息。陸牧生走開以後，沈麗英穿過街道去買東西，走回來時，在人行道邊上，她看了迎着她來的一位婦人一眼，因為這位婦人正在看她。她繼續走了兩步，懷疑起來，回過頭去，這位婦人也在回頭看她。這位婦人是金素痕。沈麗英站下來，流着汗，內心有歡喜和仇恨相混合的激動。在她右邊，人們擁擠地通過着，在她左邊，是碼頭底斜坡、燈光、和黑暗的江流。在她底激動里，她明白了身邊的一切意義，覺得自己正直。

金素痕燙着髮，穿着短袖的藍綢袍，憔悴而蒼白，眼睛陷凹。看着這個十年如一

日的沈麗英時，她眼里有興奮的表情。這興奮在她底憔悴的臉上是特別地顯著。但即刻這興奮就消失了。她走近了兩步，疲乏地笑着。

沈麗英特別地注意到了她底疲乏，因為自己是這樣的興奮，因為自己和患難的蔣家一起生活了十年，像一天，最後，因為右邊是南京，左邊是江流——她一瞬間尖銳地感覺到這個，——她即將離去，再生活十年，像一天。

「你是麗英？」金素痕問。

「素痕！是的，你……」沈麗英興奮地說。

「你們逃難麼？」金素痕憂愁地問，有了恍惚的表情，好像在想什麼。

「我們到漢口去！」沈麗英大聲說，企圖表明她並未忘記蔣家底仇恨。

「我也到漢口去……」金素痕猶豫着，憂愁地、恍惚地微笑着。金素痕不感覺到周圍的一切。

「阿順呢？」沈麗英，企圖表白仇恨，憐憫地、輕蔑地問。

金素痕沉默，臉打抖；但即刻又恍惚地、憂愁地笑着。

「阿順，他死了！」她低聲說。她沉默，以那種坦白的眼光看着沈麗英，以致於沈麗英即刻便忘記了仇恨，悲憫了起來；她不能確知她為什麼悲憫起來——是為那死去的、不幸的孩子還是為失去了孩子的金素痕，或者是為蔣家，為她們這些活着的人和那些死去的人！

「啊！啊！」沈麗英說，覺得明白了一切；明白了她們這些人，並且明白了金素痕。她受驚地看着金素痕。「你怎樣難受？你說說看，說說看……」這個眼光說。

但這個兇悍的、銳利的、破壞了蔣家的金素痕站着不動，好像已經遺忘了一切，憔悴的臉上有淡淡的、憂鬱的、難以說明的、可以叫做微笑的表情。

「媽媽死了！淑華也……去了，她死了！」沈麗英大聲說，覺得金素痕是悲哀而失望的，覺得金素痕聽到這個一定會悔恨而啼哭，像她曾經悔恨而啼哭一樣。

「啊！」金素痕說，無意中遲鈍地望着江心，那里，在輪船底明亮的燈火下，閃耀着沉重的波濤。「啊，淑華！」她說，顯然在回憶。「那麼你們還好嗎，這兩年？」

「我們還好！你呢？」

「我要到漢口去……」金素痕說，好像她所能知道的關於自己的事，祇是她要到漢口去。

陸積玉找尋着母親，拖着小孩跑了過來，認出了金素痕，嚴肅地站下。

「媽，要上船了！」她冷淡地說；她是對金素痕冷淡。

「那麼我不就誤你們……」金素痕說，用同樣的、不變的日光看着陸積玉懷中的小孩。「這是你底嗎？」她問沈麗英。

「我底……素痕我問你。」沈麗英說，但沉默，動着嘴唇。

在她們身邊，噪雜的人們陸續地通過着。

「人生一場夢，麗英。」金素痕用不變的目光看着她，回答她要問的，說 有嘲諷的淡淡的笑容。

「是啊 人生一場夢！」沈麗英說，有了眼淚。

金素痕沒有點頭，沒有表情，沒有表示什麼，又看了小孩一眼，向街心走去。沈麗英看着她。沈麗英高興她在離開南京前最後遇到的熟人是金素痕；她覺得這個相遇使她幸福；她要再生活十年，像一天。

「你也知道了！可憐醒得太遲了！時候是來了，這一天是來了！」沈麗英向家人疾速地走去，低語着。

「快一點，上船了！」陸明棟憤怒地、尖銳地叫。

沈麗英跑向陸牧生。

「叫什麼！我心跳！……牧生，媽，我看見那個鬼！」她喘息着，說。

「哪個？」

「金素痕！阿順死了！她後悔了！（她覺得金素痕剛才曾經向她說：『我後悔了！』）她瘦了，完全不像從前！」聽見阿順已死，姑媽哭了。沈麗英提起箱子跟着挑夫走，擠在人羣里，繼續大聲地說話，使大家都聽見；「也有這一天！這一天來了！十年的光陰，財產！……還是我們好，什麼也沒有……」她流淚，回頭看南京。

「啊，可憐的南京！」她高聲說。從眼淚里看出去，她看見南京蒙在熱霧里，柔

和而委屈；他可憐這個南京，可憐她們多年的生活。

「媽媽！」陸明棟，覺得羞恥，憤怒地叫。

蔣少祖在戰爭底興奮中間離開了上海，計畫着到武漢去展開工作，覺得多年來的暗澹的生活告了段落，嚴肅、輕鬆而安靜。要不是這樣的心情，他不會來看親戚們的。但在看了汪卓倫以後，他有了暗澹的思想，並且懷念蔣淑華。汪卓倫底虛無的、冷靜的面容驚擾了他，雖然在戰爭期間他從未想到自己有和這種虛無同感的可能。於是他想到，在情熱底激流下面，有着一個冰冷的潮流。但他不能明白這個冰冷的潮流底確實的意義。

陸積玉底神情，和她走出房間時所說的話，使他更明白地看見了這個冰冷的潮流。傅蒲生夫婦後天動身。蔣淑珍有很多事情要解決。晚上，蔣秀菊和蔣純祖來傅蒲生家。蔣純祖在春天的時候就因為打破了學校底後門出去喝酒而被學校開除，改進了一個私立中學；現在他是來向姐姐要錢，預備明天動身去上海參加工作的。蔣淑珍希望蔣少祖能夠挽留他。她信仰蔣少祖有這個能力。在蔣純祖到來以前，蔣少祖躺在房裏看報，一面沉思者。

他問自己：這個戰爭能支持多久？擺在前面的，有哪幾種可能？假若半途妥協了，中國底命運將怎樣？

「……從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個人底命運便和中國不可分離，從來沒有休息！我們底目的是很單純的，那麼，現在我看見了這個民族戰爭，看見了無數的軍隊和青年表現了這種意志，於是現在的道路是，這個民族戰爭走向徹底……它必須毀壞一切回頭底可能，像山嶽黨送掉路易十六。」他想。「是的，我們現在底工作……是的，那個冰冷的潮流就是這樣的意義，它是自覺的，它是內發的，然而祇能走一段路，那麼，我們底工作就是毀壞一切回頭底可能，領這個潮流走到它自己并未想到的地方去！」

「但另一面，從個人看，每一個時候都是過渡，人生並無真實的價值！」接着他想。「假若價值就是上面想的那個，是不可能的！」（他想到汪卓倫底冷靜的眼光）「我們總要求一些東西：要求什麼，我現在不知道：我現在究竟怎樣，我也不知道。人生底賞罰是不公平的。怎樣才叫賞罰，也很難說！那麼，在這個荒涼的人生沙漠里，犧牲與不犧牲，也沒有真實的標準。一種直觀就是標準。按照世俗的標準說，我是不願犧牲自己的——像汪卓倫那樣因絕望而飄流，在直觀的標準說，也不夠犧牲；那麼，亡故的人和飄零的人是一種，我是一種，我受着希望底欺騙，也還有別人對我的希望——騙着別人！是的，對戰爭我是熱烈的，事實如此！我個人却是這樣看的：一個民族是絕對的，個人却不是絕對的！那麼，在這個荒淡的人世，我要抓住權力，爲自己，騙自己，也就是爲別人，騙別人——然而却並不騙這個民族的！是

的，應該如此！難道還玩少年男女底把戲嗎？」他想。

蔣淑珍抱着汪卓倫底小孩進房。他眼睛發紅，顯然剛剛哭過。但她勉強地笑着。

「他來了！阿靜！阿靜，抱抱！」她說，憐憫地看着蔣少祖。

「他爸爸呢？」

「他把東西都拿過來了！他明天早上動身了！」

「他沒有說什麼嗎？」蔣少祖抱過小孩來，問，希望地看着姐姐。他希望汪卓倫曾經說過什麼，關於將來的。

「……他叫我們不要耽心，一有機會，他就來漢口的。……他沒有說什麼！」蔣淑珍流淚，說，但悲哀地笑着。……「我不是怕累，……顯見得我這個人沒有良心！淑華假若……」她說，無力說下去，揩了眼淚。

蔣少祖避免看姐姐，內心有悲哀，並且感到溫柔和孤零。蔣少祖眼睛濕潤，吻了小孩，同時感到那在上海、南京、和京滬沿綫展開着的一切完全屬於一個冰冷的潮流。小孩面孔溫熱，他感動地明白了這個冰冷的潮流。

「謝謝，這一次是澈底的！這一次是成功了！」他想。

蔣純祖，在動亂中成長，早熟，有着毀滅的、孤獨的、悲涼的思想。渴望從這孤獨、悲涼、和毀滅底極底里得到榮譽和無所不容的愛情。他憎惡他所處的苦悶的現實

生活；這種苦悶和憎惡，在最近半年是那樣尖銳，使他瀕於絕望——一個人底初期的絕望。南京底生活窒息青年們，蔣純祖找不到思想和生活底出路，并且驕傲；六月初，他想到逃走，隨後想到自殺。他在這種思想里沉緬了一個月；這種思想給他以激動和驕傲，所以他沒有實行。學期完結時，他迷戀了一個女同學，但他怯弱而驕傲，沒有表達。暑假開始時，這個女同學退學到漢口去了，於是整個七月間，蔣純祖沒有離開學校；他每天下午到附近的山上去，坐在一所廟宇底多苔的牆壁下，讀書，祕密地寫什麼，或者凝視山下的在暑熱中閃灼着的池塘。蔣淑華底死，深深地刺激了他，他在內心猛烈地做着工作，毀壞了一切。他的結論是：在人間，祇有死才是真實的；但他無需去找死，因為他終於要死。

因此他做什麼都可以，做什麼都不必懼怕——不必懼怕良心和道德。但當他爲自己底慾望開始做什麼，以及做了什麼時，他總有漠然的恐懼；不知恐懼什麼，但覺得自己是不能再活下去。

他後來明白，毀壞得如此澈底，於他是有益的。但現在他在恐怖和苦悶中生活，沒有援助和依恃。「假若我自殺了，那麼我是驕傲的，但是假若因爲我不配做一個人而死了，那怎麼辦呢？我要找一個純潔的時間去死！」他在日記里寫。但他終於沒有找到一個純潔的時間。

上海戰爭爆發，蔣純祖讀到了幾本關於這個民族戰爭的哲學的、政治的著作，狂

熱起來了。每個人都曾經在年青的時候讀到過這樣的著作，——他們以後再不會讀到了。於是，從這幾本著作，世界是改變了，世界是熱烈的，煥發着光明；蔣純祖覺得，現在他被拯救了，有了純潔的時間。南京在戰爭中激動的時候，蔣純祖是在狂喜的光明中，懷着大的虔敬注視着一切。他決意和一個同學一路去上海。

於是蔣純祖迅速地脫開了過去的陰暗和苦悶。到姐姐家來，但不願明白姐姐，不願聽清楚姐姐底任何話，恐怕再遇到那個陰暗和苦悶。覺得他家里的一切人都代表着這個陰暗和苦悶。

他冷靜、戒備、最後一次地來姐姐家——他認為是最後一次。

蔣秀菊憂鬱地坐在房中，蔣純祖走進來，張望了一下。

「大姐呢？」不看蔣秀菊，他問。

「她在對面……姐姐，弟弟來了！」蔣秀菊站起來，高聲喊。

「你是一定要去的？」蔣秀菊，帶着那種嚴肅與耽憂相混合的表情，問。

蔣純祖看着她，不答。他決意努力忍受這個最後的陰暗。他聽到背後有疾速的腳步聲。他戒備地笑着轉身。蔣淑珍，準備了那種悲切的、嚴重的感情，怕擾亂這感情，進門便站下，沉默地看着這個弟弟。

「我們決定後天走了！……」蔣淑珍說，呼吸急促，「你呢？」

「我祇要一點點錢。」蔣純祖冷靜地說，走到桌邊，懷疑地看着她。

蔣淑珍有憤怒的、焦急的表情。蔣少祖抱着小孩進房。蔣純祖冷靜地看了他，看了小孩。蔣純祖怕陰暗，他底目光變得掩藏。

「你來了。」蔣少祖說。

「怎麼阿靜在這里？」蔣純祖看了小孩，問，避免談到本題。

「你不曉得麼？他爹爹要到江陰去了！要去打仗……」蔣淑珍說，於是說了一切。「不過他是非去不可的，因為有命令……」蔣淑珍說，看着弟弟，使他明白。……「啊，你看阿靜多乖，多可憐！沒有哭一聲！」她動情地說，求救於愛情，希望這種最善的感情能夠打動弟弟。

蔣純祖眼睛發光，沒有聽她，並且戒備着哥哥，他拍手，抱過小孩來，吻了小孩。

「你是要到上海去麼？」蔣少祖問。

「是的。」

沉默了。

「你過來，我跟你談談。」蔣少祖說，點了煙，走出房。

蔣純祖放開小孩，陪着哥哥。他知道姐姐在流淚，但假裝沒有看見。他皺着眉，臉上有假的笑容。

「看你說些什麼？」他憤怒地想，同時想到了街上的光明和激動——他即刻就要去了！——跟着哥哥走進房。

傅鍾芬跑進房。

「小舅！」她興奮地喊。

「你出去一下。」蔣純祖嚴肅地說。

「是的，你出去一下——你坐。」蔣少祖說。

蔣純祖坐下來，向着窗外。

「你要去上海麼？你去做什麼？」蔣少祖問。

蔣純祖堅決地看着他：他底目光回答了他去做什麼。

「你上海有熟人麼？」

「有。沒有，也沒有關係。」

「你知道上海有危險麼？假若有危險，你怎麼辦？」

「那時再看吧。」

又沉默了。蔣少祖沉思地看着弟弟，心里有憤怒。他相信弟弟是沒有理智的。蔣純祖則冷靜地看着哥哥，等待一個機會發洩自己底輕蔑與憤恨。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底行動對自己有什麼意義。蔣純祖感到不滿，他底被傷害了的自尊心在燃燒着。

「你這半年做些什麼？那邊爲什麼開除你？」蔣少祖以家長底態度問。

「他們要開除我，因爲我不守他們底紀律！」蔣純祖回答，極端輕蔑地說「他們底紀律」這幾個字。

「你還有一年半就畢業了吧？到漢口繼續讀書不行麼？你應該繼續讀書。」

「我猜到你要這樣說，果然不錯！」蔣純祖興奮地想。

「一個人，假若死了，還讀什麼書呢？」他以尖銳的聲音回答，戰慄着，不知道自己說什麼，但感到說了極有意義的話。

他以爲哥哥受驚動。但哥哥開了燈，冷靜地看着他。

「他沒有聽見麼？」他想。

「你明白你自己麼？」蔣少祖問，輕輕地皺着眉。

「我明白我自己。」蔣純祖回答。「我並且明白一切人！」他興奮而輕蔑地加上說，不能抑制自己，說了這個，他感到他果然明白一切人，他們底悲哀和快樂，並且愛一切人。但他所愛的一切人里面現在沒有了哥哥。他望着這個不可澈透的，冷淡的哥哥。

「淺薄的東西！現在全是這樣淺薄！」蔣少祖想。

「我有幾句話要說，此外一切隨便你。」他說，點煙。「要仔細考慮你底行動，因爲別人不能替你負責；」他做手勢阻攔弟弟，「別人可以引誘你，說得好聽一點，領導你，但不能替你負責，一個人要有一個信仰，不能淺薄浮囂地亂來！」他露出了嚴厲的、威脅的表情，「你有信仰麼？你信仰什麼？」他憤怒地問。

「我信仰人民。」蔣純祖被哥哥刺激着，驕傲地回答——像一切一九三七年的青

年一樣地回答。滿意這個字：人民。

蔣少祖冷笑了一聲。

「你從哪里學到這個信仰？」

「我從生活，從這些人底生活。」蔣純祖回答——像一切一九三七年的青年一樣地回答。滿意這個字：生活。

「你看一些什麼書？」

「沒有看什麼書！」蔣純祖堅決地回答。

「你走上了一條道路，別人領你去做犧牲。」蔣少祖說，並不真的以為「人民」和「生活」是無辜犧牲底標誌，但覺得弟弟的是被領去做犧牲的——他信仰他底這個感覺，因為覺得自己明白弟弟。他表面上安靜、冷淡，心里却因了對弟弟的敵意而痛苦着。「你應該首先懂得，然後再信仰。你知道，我們都是吃這個虧的，現在輪到了你。」他微笑着，說。

「你吃過怎樣的虧？」蔣純祖懷疑起來，問。

有一種興奮出現在蔣少祖底半閉的眼睛里，微笑留在他底臉上。

「人民是一個抽象的字眼，生活，又不是年青人所能明白的。」他說，彈着煙。「你要知道，假借人民底名義，各種勢力在鬭爭，每一種勢力都要吸收青年。當然，現在是除了漢奸以外每一種勢力都支持戰爭，但這個世界你明白麼？也許不能支

持一年！那時候就全國分裂了，各種人都乘機取利，各種人都要抓取你們青年，各種人都說人民！……我討厭那批惡棍的陰謀！」他說。

蔣純祖沉默着。在長久的沉默中，突然地、無故地對哥哥親切了起來。

「是的，我有一個時候想死，想死，想自殺。……啊，那樣！」蔣純祖熱情地向哥哥說，同時感到說不清楚。他想了一想那種陰暗的苦悶——想到他常常坐在它下面的那座廟宇底潮濕的牆壁和山下的那個閃光的池塘。「我沒有出路！我不願受欺凌！假若他們開除我的話，那我是對的，我高興！爲什麼不！而……」他說，在熱情里戰慄着，笑出聲音來。

蔣少祖看着他，然後重新變得嚴肅而活潑。

「你去上海嗎？」他問。

蔣純祖感到一種冰冷的東西，困窘着，覺得自己有錯。

「你去上海？」

「我去……我要去。」

蔣淑珍站在門口聽了很久，蔣純祖沒有覺察。聽到了這樣的回答，蔣淑珍走了進來。

「弟弟啊！你不可憐我們嗎？」蔣淑珍紅着臉，大聲問。

蔣純祖站起來，看着姐姐。特別因爲感到了那個冰冷的東西，覺得自己有錯的緣

故，蔣純祖可憐姐姐。

蔣淑珍，明白這個機會，抓住了弟弟底手，用力地握緊。

「我們生死存亡——你不關心嗎？」她用含淚的聲音大聲說。

「是的，我關心你們！」蔣純祖想，流淚了。

「我要去上海！」蔣純祖堅決地、動情地說；「我並不是不關心你們，但是我自已祇有這樣，你們無論如何不能知道，我也說不明白！……」他說。

蔣純祖看入姐姐底含淚的眼睛。蔣淑珍憐憫而憂愁，相信着自己，不相信弟弟會違背自己，因此沒有懂得弟弟底話。

「讓他去吧。」蔣少祖愁悶地笑着，說，他站在旁邊。

「唯獨你一個人……唯獨你一個人向上海去！」蔣淑珍說，哀愁地笑着，不明白自己說了什麼，但覺得那個悲哀的東西是迫切了。

「讓他去……不過戰事一危急，你就來漢口！」

「是的。我準備這樣。」蔣純祖說，嘴唇焦渴地顫抖着。

因為蔣少祖也這樣說，蔣淑珍就失去了主張，她想到了蔣純祖底內心。她看着蔣少祖，好像問：「我不錯嗎？」她十年前失去一個弟弟，接着又失去了一個，現在是第三個了。她想到了弟弟底要求和快樂，她底眼光問：「我底希望是錯的嗎？」

「大姐，我去，啊！」蔣純祖誠懇地說，看着她。

蔣淑珍哭了。

「你們都對！都對！都去！我們不能希望你們一點點，我不能擔保我會不會！」

「大祖！」蔣純祖喊。

「我要隨着爹爹媽媽去……在異鄉就不能生活！」她坐下來，蒙住臉啼哭。

蔣純祖淒涼地歎息，感到了那個苦悶的、暗澹的東西。

「你需要多少錢？」蔣少祖問。

蔣淑珍放開手，看着他們。她忍住哭泣，站起來，揉着胸脯，然後從衣袋里掏出了紙包來。

「這個給你……」她說，哽咽着，打開了紙包；她底眼淚滴在燦爛的金飾上。她取一個大的指環遞給了蔣純祖。「你要懂得，從此以後，各人……」她說，一面打開了皮夾。

「我不要這個！」蔣純祖說，露出了嫌惡的表情。但同時伸手接過指環來。指環潮濕而溫熱，蔣純祖臉紅，好像被別人捉住了的犯錯的女孩。他看指環，看姐姐，又看指環。

「我不要……這個！」他以顫慄的、求饒的聲音說。夢想的青年，在金錢上，經歷着這種可怕的痛苦。他想拒絕，但又想留下；他底臉發白了。

但傅鐘芬進房時，他迅速地藏起了指環。蔣淑珍在檢查皮夾，他坐下來，抱住了

頭：這個暗澹的世界是試驗了他，破壞了他底高傲的、龐大的熱情。

蔣少祖和蔣淑珍走了出去，他覺得他們是去商量他。繫着小的綠結子的傅鐘芬不安地在床邊坐下，蔣秀菊走了進來。

蔣純祖陰沉地抱着頭，不看她們。

「弟弟，非走不可嗎？」

蔣純祖不答，蔣秀菊溫和地微笑着。

「弟弟，要走嗎？」她彎腰，問。

「要走。」蔣純祖冷淡地回答。

「他當然要走！他絲毫不掛念我們！」傅鐘芬憤恨地大聲說。

「你知道什麼！」蔣純祖憤怒地說，站起來，走出房。

「要走嗎？」傅蒲生走在門口，憂愁地小聲問。好像談論秘密。

蔣純祖點頭，看着院落對面的鄰家的燈火。蔣淑珍從後面跑出來，站下，嚴肅地

看着他。

「是不是一定要走？」她慢慢地，冷靜地問。她閉上了眼睛。她底衰枯的臉悲哀而靜穆。

「要去。」蔣純祖回答，明白，並同情這種悲哀和靜穆，看着鄰家底燈火。

蔣淑珍臉部微微地牽動，看着弟弟。蔣淑珍貪婪地看着弟弟。但蔣純祖沒有看

她。傅蒲生愁悶地笑着站在旁邊。

「弟弟，大姐喊你！」蔣秀菊，以爲姐姐在喊弟弟，不滿弟弟底這種態度，憤怒地說。

蔣純祖回頭接住了蔣淑珍遞給他的鈔票，冷淡地看着蔣秀菊。

「弟弟你要記住這個大姐！」蔣秀菊，在那種道德底激動下，嚴厲地說。

蔣純祖無表情，看着她。

「你要記住，這個大姐愛你——不是容易的！」蔣秀菊皺着眉說。

「你祇曉得讀『小婦人』！」蔣純祖想，走了過去。

蔣淑珍有差怯的、淒涼的、謙讓的微笑。

「我算什麼……弟弟啊！凡事要多想想……」她說。「我們在漢口等你，我們等你……」她說，溫柔地笑着，又有了眼淚。

蔣純祖離開姐姐家時，已經是夜深了。小街已經寧靜，照着幽暗的燈光，有涼風吹着。像每個夏夜一樣，每家屋簷下睡着赤膊的男子們：他們躺在椅子、竹床、或門板上，顯出各種粗笨的、難看的姿勢，粗聲地打着鼾——今年的南京底夏季是非常的熱。大街同樣的寧靜，但不時有車輛馳過，揚起灰塵，在微風里，行道樹底茂密的枝葉輕輕搖擺着。有的店鋪亮着；黑暗的空中，霓虹閃爍着。在繁華的南京，這個深

夜，普遍的是深沈的寧靜，這種寧靜使蔣純祖覺得一切都不尋常。他覺得，這種寧靜指揮、並且思索戰爭，並且預示暴風雨；這種寧靜證實了他心里的最美好的、最堅強的東西——她剛才把這個最美、最強的東西永遠從暗澹和苦悶里搶救了出來。

十字街口很多人擁擠着聽播音機。播音機底女性的聲音優美而嘹亮，人羣靜默着。蔣純祖站下來，聽見是勝利的消息，注意到了人們底大的靜默，向前走去。南京靜默着，看見，並且準備承擔未來的艱苦和犧牲。

「中國，不幸的中國啊，讓我們前進！」蔣純祖說，在空曠的街上跨着大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